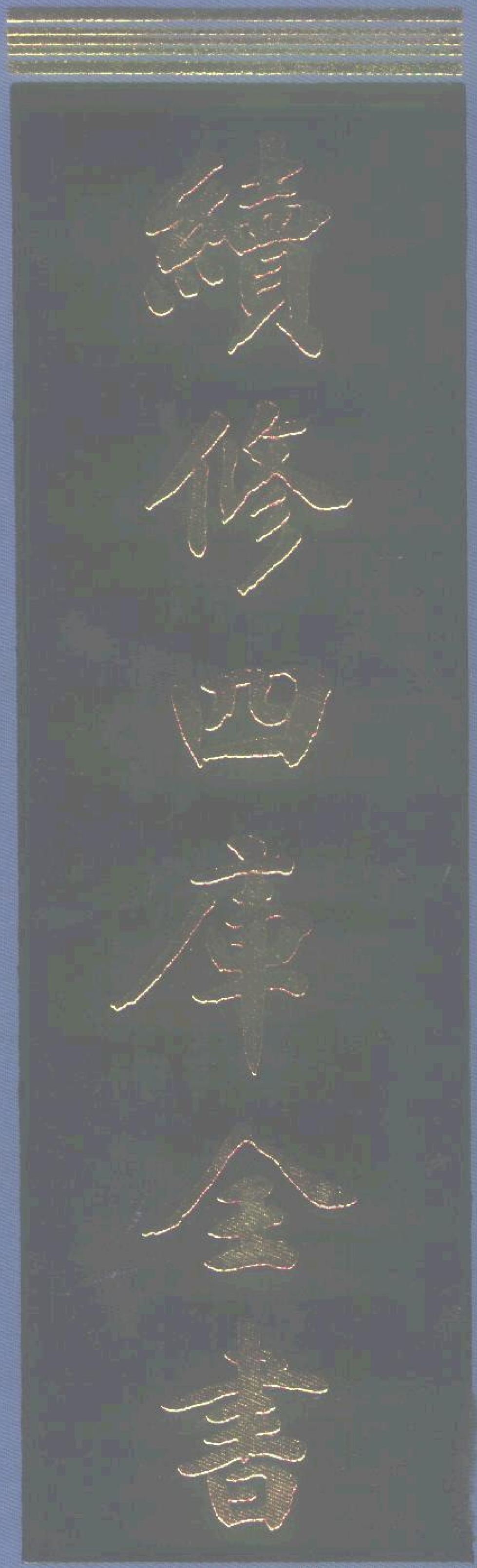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六三・子部・兵家類

武備志二百四十卷（卷一至卷七十五）〔明〕茅元儀撰……

武備志叙

茅止生童子時散家粟數萬石賑荒義聲聞天下已攻舉子業古文辭爲東南名士冠居恒念國家御宇歷四戊申而贏金甌無缺萬曆間東夷西夏播滇告變幸而勝之五爲兵訣爲戰略爲陣練制爲軍資乘爲占度載其目三百八十有奇懸國門見者稍稍奇之矣志大綱略言兵事邊事蓋且三年而其槀心危慮患深所撰武備志始成書

日佃宴安武事不講氣運乘除必有豐敗慷慨激烈思所以振長策而銷亂萌聞者或目爲狂抑謂奢闊之談無何奴酋陷撫順我師出討敗績元戎及朝鮮從征部曲百夫長而上死者六百人士馬以澤

量若蕉乃與孝廉宋獻孺上書當路言兵事邊事蓋且三年而其槀心危慮患深所撰武備志始成書懸國門見者稍稍奇之矣志大綱五爲兵訣爲戰略爲陣練制爲軍資乘爲占度載其目三百八十有奇有圖有說天時地利人和無不審諦翔實可裨緩急其自序云士大夫不習兵之故有五是易而自窄睚而自用震而自棄惰而自陷深中膏盲之疾夫奴酋覬覦遼非一日已併毛憐諸衛取其勍

印又割海西之半而重賄北虜收
土蠻爲助奪地界逋貢市增車價
一切無如之何彼目中寧有我耶
儻頓之餘計安遼莫如守而善守
者遭齮齕去賊已沒瀋陽遼陽朝
議尚泄泄以起廢爭論皆于遼事
無所短長之人甚且借遼引進私
昵撫臣領兵寄安危係焉率取諸
素貴要人目不知邊與虜爲何狀
姑嘗試之而植黨恣臆失任怨任
勞之臣竟不敢問除河北賊易除
朝中賊難豈不信哉止生從祖父

來世有祿位於朝多倜儻大節未
竟其施是以眷眷國恩爲綢繆桑
土計令志早行三年有成寧渠一
敗塗地至此奴酋往入寇殺戮彰
威抄掠滿載而還頃據遼陽我之
堅城深池火器諸械悉爲彼有扼
金復海蓋通漕之地因糧于我遼
首尾受敵薊門兵將出關關內山
隘小道可入虜騎者不但一喜峰
口降夷開門納奴酋其心既二將
乘隙內訌而關腹背受敵宣大河
南山東西撫臣提兵移鎮聽援人

心動搖奸黠蠢動如仁義中興眞
命諸賊勢所必有而畿表裏受敵
天下事岌岌乎殆哉賴
宗廟社稷之靈遼以北無虞是志
也亡羊補牢猶爲未晚也
皆

天啓元年辛酉仲夏南京太常寺
卿京山李維楨誤

武備志序

歸安茅君止生繽其大父鹿門先
生父二岑先生之業既彬彬然以
文學世其家矣挾筴遊兩都所至
與其賢士大夫議論相上下亡不
人人以通材投分與君友而君精
練朝典傍洽治術幾如古之王儉
崔寔之流而又明於當世之務抵
掌而談天下大計卽久在交戟內
者自視恒不如嘗試與筴成敗程
得失又亡不如燭炤數計而篡卜
也鹿門先生當嘉靖中感倭變究

極兵家之學其書多秘諸枕中君自少得而私習之比長而志在四方蒿目時事所至訪其奇材劒客與之討論而肄習故于兵家者言得以批其肯綮而探其潭奥即嘐嘐唶宿將與君語又亡不願奉鞬橐而北面君者自頃遼左之事起薦紳先生思欲佐明主撻伐之威往往相首而畫兵事顧介冑所肄人視若老生之常談而其他奇經秘牒又多散見于蠹簡深宬于名山未有能網羅而得其大全者君廼慨然出其篋中書以生平之所擘畫者門分戶列手自排纘且與友人傅君遠度輩揚榷而論次之自兵訣至占度凡爲部者五爲目者一百八十有四爲卷者二百有四十爲言者二百餘萬而古今所載兵家者言亡不有以提其要而鉤其玄陳其道而列其器苞而舉之亡遺蘊矣既成名之曰武備志乃函其目以示余而屬爲之弁余方負痾卧林中從几上試一目之睜眙而未能乙也

金版珠鈐之秘君既已不惜盡剖
之余又何以酬君問乃姑敘君所
爲著述之大指撮其厓略書之
今天子方繼千歲之統維萬世之
安而東夷胆茹數逆執事之顏行
以侵敗王略至略至厪

當宁拊髀而太息今且日
御法宮召諸大臣計所以伸九伐
訖
天討者君之此書令誠得備
乙夜之覽眞可以毗贊
廟謨決勝千里之外諸薦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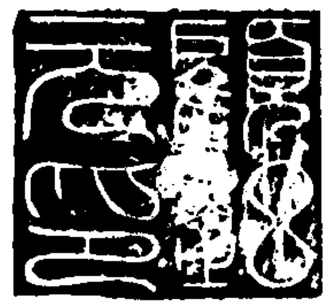
得此書而研味之所資以運帷幄
之籌借前郗之箸者不啻如握寶
符而祠黃石所謂虜在吾目中此
之謂也君之有功于當世者何其
偉哉雖然君方且跨騰風雲拓其
祖父未竟之緒繩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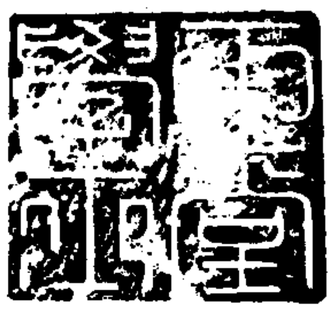
鴻業揚光紫微不刋之典垂諸日
月將不可爲量數茲志其玄豹之
一斑也遂欲執鞚鈐以赤幟異君
淺之乎知君者矣

曾

天啓元年辛酉夏日南京吏部右

侍郎江寧顧起元撰





武備志序

予嘗習龍門蘭臺言綱羅散失捃典則觀示來者無所不受職矣兵家之言闕如也豈兵陰道也非以明民將故愚之抑建元始間犂庭空幕威靈殫於武服黔首如在湯火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於勢不能譎諫於分不敢直書使人於儻蕩忽恍之間默示其不言之教耶我

神宗皇帝久道化成壬癸間輔臣講求史學開局授簡庀事編摹子

從友人茅止生所讀河渠典禮經籍職官諸志彬彬質有其文而兵家言闕如也於是建夷匪茹墮名城係旄倪蹧蹋撫順逼瀋陽剏宿將一奇倩子墨客卿條上方略瑣尾小序者百有數十而武事睹如繁星之麗天聚米之指掌矣昔衛靈之問陣也吾夫子退然以未學對今亡論夾谷一會仡仡壯猷所刪贊修定六經易之師書之苗之胤詩之干城之彤弓之六月之采薇采芑春秋之伐之戰或以羽舞文告潤干戈之猛或以韜鈐技擊要盟誓之成雖兵氣之光不能銷爲日月血流漂杵未免寢至江河夫子痛之夫子不諱言武也且也筆不盡筆削不盡削使其門人素嫻

文學如游如夏不得贊一辭若曰彼惡知武備而亦因以爲戒云爾他日居夷則曰何陋浮海則曰其由夫豈無備而能若是故曰吾志在春秋後之儒者不明乎夫子之志匡坐而說詩書皐比而講周易

郤敵而恃正心誠意退虜而口誦孝經鄙韋跗爲麤人笑鍼砭爲嗜伍伍言緩視以養望繩趨矩步以邀名國日衰制日亂法日刓敝而若人者奉頭蒙面藏身鱗甲之間不距不躍娇娇姝姝煖煖夫治天下亦安用此拘儒爲哉予嘗謂宰相必犹八

卦皆兵符也河圖洛書皆兵數也金木水火土皆兵資也耰鉏弧矢皆兵器也井田狩獵皆兵法也風壇坫邊豆大房皆兵事之坐作進退周旋上下也戰陣者陰陽之律也勝負者消長之機也雷霆之嚮嘽焞焞者天保日升月恒之轉局也既書此質成止生而并以爲武備志導若夫歷代兵制之沿革與

祖宗神機京營之事宜金匱石室
寧無一二流落人間與其過而廢
之也旁加勾稽小有緒正成一家
言子竊有志而未之逮也止生家
世鼎貴所知交皆大仗行名下士
才氣可驅使馬班而其所序述義
例謹嚴紀律整暇不數中壘青蔡
臨邛犢鼻心血嘔於此志梓材不
惜子錢勉旃無南向讓三西向讓
再無令後世爲我武不揚明無人
哉止生序志僑寓鍾山

漢書也縣官勿忍茀廢更給筆札
卒成之進爲正史夫志則史之流
而武備又始終乎文德者也事之
殷也志之行也不寧倒屣問奇戶
屨恒滿奴運不長漢過不先必將
有底按成算者禽薙獸獮裕如也
戰勝之賀不在廟謨而在草澤逢
掖此書告成之日矣

眚

天啓辛酉夏日浙江提刑按察使
司副使蘭陵張師繹撰

武備志序

竊聞之自黃帝涿鹿之役而天下始開兵又二千餘年至春秋戰國時而其言始盛然龐襍紛駕莫之齊也至漢而始命秘閣掄次之然其言分而不合又將千年而爲宋或踰也書成爲

元儀始輯武備志其分部五曰兵訣評曰戰略考曰陣練制曰軍資乘曰占度載全于宋合于漢自黃帝以來之言無不具也而又出于獨手成于壯年古今之編纂家莫神宗時始命曾宣靖公亮開館編輯爲武經總要然其言偏而不全又將四百年而爲本朝孝宗時馬端肅文升始欲申明其學然僅能傳宣靖之書而未能廣也又將二百年而防風茅子

今上天啓之辛酉東師敗績天下岌岌然憂兵余作而告茅子曰務學者致用師古者濟今敢以國家之憂質之吾子茅子憮然曰儀世服朝寵幼憤國弱故學其學而欲以拓彊闢宇暢

二祖之遐威今東夷小醜乘虛
狃遂以爲執事憂然儀不得用其
身欲人用其言以
國之辱故不量而纂述豈敢一日
已吾之首兵訣者如醫之探腑臟
論脉理也次戰略者如醫之舉舊
案宗往法也次陣練者如醫之辨
藥性講泡製也次軍資者如醫之
分寒溫定丸散也終占度者如醫
之考壯弱斷死生也然必先考其
壯弱斷其死生而後可以分寒溫

定丸散欲分寒溫定丸散然後
藥性泡製之方如是而志有所疑
則以往事參之智有所窮則以往
事通之以是而合之腑臟受病之
原脉理精微之際莫不符也余蹴
然起曰吾知之矣今日之事占氣
之所旺度地之所要以爲之基然
後究軍資之實明陣練之法以濟
夫用則因機而應之古人之善將者
其揆一也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天之祚
明我知之矣乃識而弁之

皆
天啓辛酉夏日雲南澂江府知府
同郡郎文暎撰

武備志序

防風茅子輯武備志獻得觀厥成焉其大凡五曰兵訣評十八卷曰戰略考三十一卷曰陣練制四十一卷曰軍資乘五十五卷曰占度五卷曰四十卷其載九十六卷合爲二百四十卷其

析目一百八十有六其爲言二百萬其所採之書二千餘種而秘圖寫本不與焉破先人之藏書垂萬卷而四方之搜討傳借不與焉其爲日凡十五年而畢志一慮則始于萬曆巳未竟于天啓辛酉書成

獻序之序曰豐墻墝下弗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之樹膚垓淺弗橛也風怒雨號拔必先之故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以其舛之在乎素也書曰惟事事乃有其備有備無患況于武乎放勳戢干史曰乃武偃服漢東豚食楚虎以其備之不待用也以其忘之是以亡也嗚呼今之天下尚忍言哉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今之備也不備則需乎震吳在床下喪其資斧今之漁命也命不漁則恃乎

艮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今之勢也今之勢尚忍言哉詩不云乎維此聖人瞻言百里惟彼愚人覆狂以喜今夫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于地甫出近郊僵尸齊丘誰之過歟不備故也昔者新莽將士百萬授甲者四十二萬人虎豹犀象爲之衛言兵者六十三家爲之佐然而敗于昆陽者人心不固故也今純祐滅浹幾三百年民耕分域之田工受高曾之矩苟非豺狼孰爲獸

散乃縣官武嬉積歲莫計執事醉
詩書之殘瀋事邏豆之有司蹶張
材官隸而役之人不自好亦復淪
胥八政之師星昭日皎莫或剔之
孰能繹之吁嗟四顧彼醜之殭夫
抗弦驟騎戎狄之性固心決膽不

如昔雄殉利赴色戎狄之情略遠
計大不如昔雄且風雨之驟電雷
之轟中原之所遜也而遲回瞻顧
失其性合黨連部長驅無顧中原
之所畏也而戀微乖衆失其情枯
而使摧朽而使拉弱夫能之不備

其堅以張敵氣我實與之嗚呼今
之天下尚忍言哉雖然猶可爲也
水火相息二女同居此兩虜之勢
也因其勢緩其圖急其備大君有
命開國承家小人弗用此天子之
漁命也輯其成因而致之弗勞而
功倍君子豹變小人革面此天下
之備也盡天下而備之何有于小
醜茅子之志則盡矣其言述而不
作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
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勗

之哉聽其言受其成之人也乃序而告之

皆

天啓辛酉夏日平陵宋獻撰

武備志叙

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一割以下之腥血特命眞人授之必得造太平也夫不得已而用之必得已而不自已之日廼能圖之不然臨饑索耕臨衣索織有是理哉

下生民久矣乃武而乃文黃帝不五十二戰得天下安能衣冠制度作天子乎虞不誅四凶何以重華武不懸獨夫何以大定儒家曰此以仁義用甲兵者也即顓頊以甲兵用而七雄爭長如沸如逐自非始

皇帝内耕外戰安能東諸侯盡繫
組于頸走關西哉漢高知兵所以
鷄棲壩上疲重瞳於四方漢武知
兵所以虎視中原勤出師於異域
唐代太宗呼吸戰陣變動如神掃
陳隋而鼎新之不然破家爲國豈

獨讓二郎哉至我明
高皇帝洗宇宙羶風驅胡元而擒
誠藏諒神武不殺於戲千古至仁
不殺正神武之兵訣也故曰飭治
以文者在戡亂以武也萬世君相
大法也有一代英雄之君必有一

代將帥之臣且文人領武事者大
半如太公管子文章鉅公能知其
晴晝州兵井戰者過熟哉他如孫
吳彭韓諸君子未臨陣而生死向
背已瞭然目中矣梁父卧吟三分
戰勝曹瞞司馬用兵通鬼神者何
獨怯此茅廬中人耶李家衛公排
捷令古當其告西嶽大王時已囊
中裹黃石矣趙氏天下自非厥後
岳將軍韓將軍二三大夫爲之持
住我不知道學諸公捍金人於何
地本朝徐劉常傅山嶽名臣提三

尺劍而從龍肘後宿有玅策突如禍生土木天地震搖一司馬厝乾坤於不壞于忠肅豈直一儒書生而已哉厥後嘉靖朝沿海告變七省幾沉胡襄懋散金錢如泥沙搆姦雄如豚鼠兵家間法用之最精俞戚名帥悉出帳下而襄懋自奏方略多歸茅觀察觀察鹿門氏今防風茅元儀其孫也茅子壯年志四方慨東鄙喪師海內幾不知有兵輯武備志一兵訣評二戰略考三陣練制四軍資乘五占度載兵甲不煩借箸山川無勞聚米出家乘之五車傾胸藏之八斗立義定名制器尚象用詭以實取效以驗卓乎古今上將之符籙哉覽斯志也塊荃之下有生人詩書之間有帥氣輯於萬曆末季成於新大子龍飛天啓之元年臣子譚兵之日正主上銷兵之時蓋兵不譚雖欲銷安得哉於戲兵金也釜鬵耕鐵皆金也刀幣銖泉皆金也金即皆兵也人一日無釜鬵耕鐵不能殺

萬物而資人之生一日無刀幣銖泉不能生萬人而救物之死是人安能一日去兵哉何獨於治天下而疑之是養天下之性命無如兵譚兵不啻農師數桑麻而課之種也坊天下之不禮義亦無如兵譚兵如理舊家事得叙之

兵不啻學帥嚴膠序而訓之治也豈獨師三軍也哉吾于武備志三感矣毋曰若輩書生譚闔外事於戲安見目不辨方輿手不親金鐵胸不知武庫爲眞書生哉且平日縱橫昂上擊刺腕間毛穎君不知劍術至此耶舟也儒冠而將種者譚兵如理舊家事得叙之

啻

天啓辛酉夏日江東傅汝舟撰

武備志自序

國家自受命以來承平者二百五十載士大夫無所寄其精神雜出於理學聲歌工文博物之場而布衣在下不得顯於時亦就士大夫之所喜而爲之不如此則不得附工其學自本朝始判焉若水火而洪宣以來文帥之權又日重是以不知者制所知限其學而責其效也故東胡一日起士大夫相顧惶駭文士投袂而言者武弁能介而馳者即以爲可將上以此求下以此應計無所之則靦顏而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嗟乎

明無兩具也使士大夫遊塾就傳日未窺書之日父不以教師不以傳而能握筆縱橫屈伸如意乎今日之縱橫屈伸者未必皆所教所

傳也而非教傳又不得故竊願朝野之士及時而習之猶可作三年之艾無徒高其氣而自欺爲也今士大夫不習之故大約有五一曰易而不玩古之兵家流不下百餘種而今之所存者唯數家數家之奇之法出於井田八門六花之類而自棄夫營陣之制始於握奇握迹置而不問嘗見臨事者竭晝夜之勞畫而僅得古人之什一始信不如資古者之便而利也一曰震效獨名將制勝之方以爲已陳之中變化權奇用之無涯而士大夫以爲坦率共布不足深研是六莁不堪以究理而賸壁本口授之外有別妙也一曰挾冊而自用古者今之師也故周官有萬世可行者而漢唐宋之美法至今有司舉之而輒皆其支緒但其命名變制俱欲以愚敵目新士氣而附會者遂崇之如秘籙天書士大夫不深維其意明考其法而遂以爲必不可窮究之事至於進退之次搏擊之方稽之唐宋之莁文及占傳之秘術皆

不能出近日名將之上又以震古而不屑蹈今若是則何術而可合乎一曰惰而自窘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而制器繕甲攻守水火以至立營設壘刁牧餽餉各有成法有古勝於今者既狥近而廢討

有今勝於古者又狥人而不專是不知藥性而欲講衛生之術也故任有司之見欺而不知視將吏之蹈危而不察甚至草創兒戲以兵爲弄率由此也一曰昧而自陋占天度地不特於兵也而兵爲甚士大夫既不習天官之言又不講阨塞之勢一朝領中權視術士之紛紜而不知折衷撫天下之形勢而不知緩急欲悍然爲之而違天背地必不能也余竊悲之爲作兵訣評兵訣無過於六家爲疏其滯而

又刪舊註之煩標其要而又明舊解之悞若衛公問答太白虎鈐二經所以注疏六家者也并表而出之曾宣靖以爲深而難究馬端肅以爲隱而莫窮庶其免矣爲作戰略見於史傳或彙之

成書而患於疎略或署之以目而患於鎖割今循時而譜之固有一事而備數法亦有倚古而繹新心者皆可得也一曰陣練制古之陣圖散在方冊舉而合之而又陳異同之說使明者之自索其進退賞

罰之法古今異制而同意皆所以習耳目也搏擊馳射之法雅俗異說而同情皆所以習手足也合之而教戰有方矣爲之作軍資乘軍

一曰馬並羅其法使用者無缺則疲卒可以當銳師矣一曰占度載占之言甚雜雜則簡其明中者度之事煩煩則撮其條著者立譚之頃而可以盡陰陽之變指掌之中而可以料四海之形則變而化之

不可測矣合五者而名曰武備志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三代之所以爲有道之長也自武備弛而文事遂不可保故昔人有言我不爲此君安得坐譚乎嗟乎使一人之獨爲此國家亦何幸焉嘗考良攻一曰守一曰水一曰火一曰餉

將之多遠莫如春秋戰國近莫如
三國六季而滿漢唐宋之末其將亦
勝於盛時何也此寄精神之說也
時之所需在彼則工者必多特患
不豫耳曹子桓有言先帝以世方
擾亂教余學射非英雄之先識乎
處承平之日其孰能之

岩

天啓辛酉夏日防風茅元儀撰

武備志凡例

凡○乃微玅處
凡丶乃緊關處
凡‖乃一篇綱領
凡——乃分段條目
凡、、乃隱微處

武備志總目

兵訣評　一十八卷
戰略考　三十三卷
陣練制　四十一卷
軍資乘　五十三卷
占度載　九十三卷
已上五種共二百四十卷

兵訣評　一卷
孫子　一卷
吳子　一卷
司馬法　一卷
三略　一卷
六韜　一卷
尉繚子　二卷
李衛公問對　三卷
太白陰經　三卷
虎鈐經　三卷
戰略考　三卷

武備志總目

春秋　一卷
戰國　一卷
西漢　二卷
東漢　二卷
三國　四卷
晉　二卷
宋　一卷
齊　一卷
梁　二卷
陳　一卷
隋　一卷
唐　六卷
五代　二卷
北宋　三卷
南宋　三卷
元　一卷
陣練制　陣

積卒五營圖
太乙直銳圓方曲陣八陣凡六圖
伏羲師卦師卦九軍陣凡二圖
黃帝縱布握奇陣握奇九軍陣握奇營衛凡三圖
風后握奇陣圖
曾公亮演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已上合一卷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增五行爲三才陣凡二圖
周禮大閱立表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小國一軍陣次國二軍陣大國三軍師天子六軍師凡十一圖
鄭魚麗陣兩車布列法二十五車布列魚麗法魚麗三軍陣凡三圖
楚軍一陣布列法十五陣爲偏法荊尸陣凡三圖
晉四軍陣五軍陣崇卒陣凡三圖
吳九乘爲偏法鵝父陣凡二圖 已上合一卷
管仲內政陣圖
齊莊公伐衛陣圖
司馬法握奇營圖
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營圖
孫武子乘之陣乘之陣方車輪采置鴈行陣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方卦乘之分八陣配合河圖數凡三圖
裴緒演孫武子方圓牝牡衝方車輪采置鴈行陣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常山首尾相救陣凡二圖
戰國人象棋一面布陣六十四陣內外四層布爲圓陣凡三圖
韓信垓下五軍陣圖
諸葛亮魚腹江八陣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

四衝方曲圓直銳凡七圖
諸葛亮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騎兵滾陣
騎兵歸營凡三圖　已上合一卷
耦兵家八陣圖序
耦兵家八陣圖說
耦兵家八陣辯正
耦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辯
耦兵家八陣伍法辯　已上合一卷
諸葛亮彌牟八陣圖
李筌演諸葛亮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陣凡八圖
正義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通鑑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張燁分配瞿塘八陣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諸葛亮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陣凡六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陣凡七圖

張燁演諸葛亮土方金圓水曲木直火銳陣凡五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鈎連蟠曲六陣鈎連蟠曲凡二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配周制車乘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當頭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下營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翼陣圖
馬隆偏廂車偏廂車營凡二圖
張燁演馬隆偏廂車陣圖　已上合一卷
李靖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八陣爲六以諸葛亮八陣爲六舊法內環之圓外畫之方變爲六花陣六花七軍車徒布列陣凡四圖
李靖六花開方教閱六花方圓曲直銳陣凡六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李靖六花陣圖
耦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爲六花陣圖
李靖六花陣行軍次第圖

李靖七軍行引圖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
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杜祐布列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李靖十二辰陣圖
杜祐演李靖變四門鴈行七門雙門八門四天張翼蛇行陣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圖
宋真宗常陣圖
宋神宗一軍布列法陣戰法九軍布列法牝牡衝方車輪罘罳鴈行陣容輜重方陣凡十圖　已上合一卷
許洞飛鶻長虹重霞八卦陣凡四圖　已上合一卷
王驥立伍陣圖　已上合一卷
趙本學分陣隊定將校發行結陣營柵初布陣斂兵待敵嚴陣挑戰先鋒應敵敵攻左哨敵攻兩哨再合右奇迭戰三合左奇迭戰四合中軍迭戰五合三軍大戰戰勝追功收兵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混元陣圖以下俱徠兵家
天圓地方陣圖
滿天星陣圖
三才捷陣圖
一字陣圖
出師二翼陣圖
四正陣圖
四隅陣圖

五陣圖
五軍營陣圖
五形陣圖
梅花陣圖
正五形陣圖
五形方陣圖
五形攢陣圖
五花營陣圖
六甲陣圖
八門陣圖
奇變八門陣圖
九鎖連環陣圖
長蛇陣圖
交鋒大衝陣圖
車輪陣圖
禦虜戰守四方陣圖
禦虜房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陣圖
八卦陣圖
實假虛陣圖
中虛陣圖
追虜三出一堵墻圖
勦虜出兵陣圖　已上合一卷

練

選士　一卷　去取分別
編伍　二卷　編步兵　編騎兵
縣令　五卷　禁令　編車兵　編水兵
教旗　八卷　賞罰　唐李筌法　唐李靖　宋制
元許洞法　本朝俞大猷法　附王鶴鳴號令說
教藝　九卷　弓　刀　槍　牌　筅　狼筅　比較　拳　鎗　劒　銳鈀
已上五種共二十五卷

軍資乘

營

營制　二卷

李靖偃月營法圖　李靖法
李筌握奇營法圖　李靖方營法圖
李筌偃月營法圖　裴緒法
諸家九營法　李筌太白一營法圖
許洞六甲營法圖
戚繼光方營圖

戚繼光車營法圖
戚繼光步營法圖
戚繼光野營法圖
諸家水軍營法圖
戚繼光馬營法圖
戚繼光輜重法圖
戚繼光水軍營圖
附安營器

營算
營地
營規
夜營
晴營 已上合一卷
已上六種共三卷
戰

軍行 一卷
渡險
齎糧
尋水
候探
烽火
鄉導 已上合一卷
審時
布戰

料敵
應戰
設險
入伐
受降
符契 已上合一卷
旌旗 三卷
器械 五卷
弩牌 刀劍 弓 雜鎗箭 鎧
矢 藏弓箭具 棒棍 簡

蒺藜骨朶 蒜頭骨朶 鐵鏈夾棒
飛撾 飛鈎 飛鎚
鏡鈀 傷杷 扒
狼筅 大斧 鏟
車盔 甲
望樓 無敵神牌 飛輪
蒺藜 拒馬木

祭禡 一卷
已上一十八種共一十二卷

攻
措置條件
器具圖說 已上合二卷

守
- 城制
- 約束
- 需備
- 措應　已上二種共二卷
- 器式　一卷
- 堡約

已上合一卷

水
- 水利
- 水平　二卷
- 戰船
- 濟水　二卷
- 禁涉
- 海候

已上合二卷

火

已上六種共六卷

製火器法　二卷
- 火藥賦
- 提磺法
- 製火線藥
- 火攻神藥法品
- 神火藥
- 無敵毒龍火藥
- 飛火藥
- 爛火藥
- 三火合一藥
- 火信
- 礮火藥
- 日起火藥
- 噴火藥
- 鉛銃火藥
- 萬般毒水火藥

製具　試驗　提硝法　製火藥方　製扁線藥　火攻從藥　毒火二未　烈火藥　法火藥　逆風火藥　火種　銳用常藥　起火藥　夜起火藥　一炷香　三十六天罡碎藥

慢藥　附諸雜方

用火器法　一卷　風候　兵戒　地利　器宜　敵演

火器圖說　十二卷　棄砲　礮法

滾　磚　膛器　會獸

已上三種共

餉

屯田令制　已上合一卷

屯田水利　三卷

河漕　一卷
海運
車運
騎運
人運　已上合一卷
米鹽
宴犒
礦砂　已上合一卷
醫藥　三卷

已上一十一種共一十一卷

馬
相形
相毛
齒訣
芻水
醫藥
禁忌　已上合一卷
簡別

結束
馳驟
征調
厩牧
貢市
虜產　已上合一卷
已上一十三種共二卷

占度載
占

占天　一卷
占日　三卷
占月　二卷
占星　七卷
占雲氣　二卷
占風雨　二卷
占風　二卷
占蒙霧
占紅霓

占霞
占雨雹
占雷電
占霜露
占氷雪　已上合一卷
占五行　一卷
太乙　八卷　太乙廟算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
奇門　五卷　奇門玄覽　景祐遁甲符應經纂
六壬　四卷　六壬直指　六壬軍帳賦

六壬兵帳鈐玄
六壬兵占　一卷　占神光　占旗
占刀　占鎗倒
祿占
占剪鷄
占田螺　一卷
選擇　一卷
厭禳　一卷
已上二十一種共四十一卷

度
方輿　十五卷　一統圖　北直
江西　南直　浙江
福建　湖廣　河南
山西　陝西　四川
山東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鎮戍　五卷
山西　延綏
固原　甘肅
海防　十卷
日本入犯圖
廣東沿海總圖
廣東兵險考
福建沿海總圖
福建沿海四郡一州分圖
福建兵險考
浙江沿海總圖
浙江兵險考
南直隸沿海總圖
南直隸沿海六郡分圖
薊鎮　遼東
宣府　大同
寧夏
諸家論記
輿地總圖
沿海山沙圖
廣東沿海六郡分圖
廣東事宜

南直隸兵險考
山東沿海總圖
山東兵險考
遼陽沿海圖
遼陽事宜

江防　四卷
沿江信地
太湖防論
四夷　十七卷
西域圖
西南海夷圖
安南圖
北虜考
采顏考
哈密考

南直隸事宜
山東沿海二郡分圖
山東事宜
遼陽兵險考

江防圖
江防論
太湖圖

四夷總圖
沙漠圖
東南海夷圖
日本圖
朝鮮圖
女直考
日本考
土魯番考

西番考
海外諸國考
朝鮮考
航海　一卷
已上六種共五十二卷
西域諸國考
安南考

武備志卷目
第一卷　已下俱兵訣評
孫子
第二卷
吳子
第三卷
司馬法
第四卷
三略
第五卷
六韜一
第六卷
六韜二
第七卷
六韜三
第八卷
尉繚子一
第九卷

尉繚子二
第十卷
李衛公問對
第十一卷
李衛公問對
第十二卷
李衛公問對三
第十三卷
太白陰經一
第十四卷
太白陰經二
第十五卷
太白陰經三
第十六卷
虎鈐經一
第十七卷
虎鈐經二
第十八卷
虎鈐經三
第十九卷　已下俱戰略考
春秋
第二十卷
戰國
第二十一卷
西漢一
第二十二卷
西漢二
第二十三卷
東漢一
第二十四卷
東漢二
第二十五卷
三國一
第二十六卷
三國二
第二十七卷

武備志卷目　十九

第三十二卷
齊
第三十三卷
梁一
第三十四卷
梁二
第三十五卷
陳
第三十六卷

三國三
第二十八卷
三國四
第二十九卷
晉一
第三十卷
晉二
第三十一卷
宋

武備志卷目　二十

第四十一卷
唐五
第四十二卷
唐六
第四十三卷
五代一
第四十四卷
五代二
第四十五卷

隋
第三十七卷
唐一
第三十八卷
唐二
第三十九卷
唐三
第四十卷
唐四

北宋一
第四十六卷
北宋二
第四十七卷
北宋三
第四十八卷
南宋一
第四十九卷
南宋二

第五十卷
南宋三
第五十一卷
元
第五十二卷
陣一
第五十三卷
陣二
第五十四卷

已下俱陣練制　陣

陣三
第五十五卷
陣四
第五十六卷
陣五
第五十七卷
陣六
第五十八卷
陣七

第五十九卷
陣八
第六十卷
陣九
第六十一卷
陣十
第六十二卷
陣十一
第六十三卷

陣十二
第六十四卷
陣十三
第六十五卷
陣十四
第六十六卷
陣十五
第六十七卷
陣十六
第六十八卷 已下俱陣練制 練選士
第六十九卷
編伍一
第七十卷
編伍二
第七十一卷
懸令一
第七十二卷
懸令二
第七十三卷
懸令三
第七十四卷
懸令四
第七十五卷
懸令五
第七十六卷
教旗一
第七十七卷
教旗二
第七十八卷
教旗三
第七十九卷
教旗四
第八十卷
教旗五
第八十一卷

武備志卷目
教旗六
第八十二卷
教旗七
第八十三卷
教旗八
第八十四卷
教藝一
第八十五卷
教藝二
第八十六卷
教藝三
第八十七卷
教藝四
第八十八卷
教藝五
第八十九卷
教藝六
第九十卷
教藝七
第九十一卷
教藝八
第九十二卷
教藝九
第九十三卷　已下俱軍資乘
營制一
第九十四卷
營制二
第九十五卷
營算　營地　營規　夜營　暗營
第九十六卷　已下俱軍資乘戰
軍行
第九十七卷
渡險　齋糧　尋水　候探　烽火　鄉導
第九十八卷
審時　布戰　料敵　應戰　設險　人伐
受降　符契

第九十九卷
旌旗一
第一百卷
旌旗二
第一百一卷
旌旗三
第一百二卷
器械一
第一百三卷
器械二
第一百四卷
器械三
第一百五卷
器械四
第一百六卷
器械五
第一百七卷
祭禡

第一百八卷 已下俱軍資乘 攻
措置條件 器具圖說一
第一百九卷
器具圖說二
第一百一十卷 已下俱軍資乘 守
城制
第一百一十一卷
約束 需備 措應
第一百一十二卷
器式一
第一百一十三卷
器式二
第一百一十四卷
堡約一
第一百一十五卷
堡約二
第一百一十六卷 已下俱軍資乘 水
水利 水平 戰船上

武備志卷目
第一百一十七卷　戰船下
第一百一十八卷　濟水　禁涉　海候
第一百一十九卷　已下俱軍資乘　火製火器法一
第一百二十卷　製火器法二
第一百二十一卷　用火器法
第一百二十二卷　火器圖說一
第一百二十三卷　火器圖說二
第一百二十四卷　火器圖說三
第一百二十五卷　火器圖說四

武備志卷目
第一百二十六卷　火器圖說五
第一百二十七卷　火器圖說六
第一百二十八卷　火器圖說七
第一百二十九卷　火器圖說八
第一百三十卷　火器圖說九
第一百三十一卷　火器圖說十
第一百三十二卷　火器圖說十一
第一百三十三卷　火器圖說十二
第一百三十四卷　火器圖說十三

第一百三十五卷 已下俱軍資乘 餉
屯田古法 屯田今制
第一百三十六卷
屯田水利一
第一百三十七卷
屯田水利二
第一百三十八卷
屯田水利三
第一百三十九卷
河漕一
第一百四十卷
河漕二
第一百四十一卷
海運 車運 騎運 人運
第一百四十二卷
米鹽 宴犒 礦砂
第一百四十三卷
醫藥一

第一百四十四卷
醫藥二
第一百四十五卷
醫藥三
第一百四十六卷 已下俱軍資乘 馬
相形 相毛 齒訣 芻水 醫藥 禁忌
第一百四十七卷
簡別 結束 馳驟 征調 廐牧 貢市
虜產
第一百四十八卷 已下俱占度載 占
占天
第一百四十九卷
占日一
第一百五十卷
占日二
第一百五十一卷
占日三
第一百五十二卷

占月一
第一百五十三卷
占月二
第一百五十四卷
占星一
第一百五十五卷
占星二
第一百五十六卷
占星三

第一百五十七卷
占星四
第一百五十八卷
占星五
第一百五十九卷
占星六
第一百六十卷
占星七
第一百六十一卷

占雲氣一
第一百六十二卷
占雲氣二
第一百六十三卷
占風雨一
第一百六十四卷
占風雨二
第一百六十五卷
占風一

第一百六十六卷
占風二
第一百六十七卷
占蒙霧　占虹霓　占霞
占雷電　占霜露　占水雪
第一百六十八卷
占五行
第一百六十九卷
太乙廟算一

第一百七十卷
太乙廟算二
第一百七十一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一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二
第一百七十二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三
第一百七十三卷 右五十六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四
第一百七十四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五
第一百七十五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六
第一百七十六卷
奇門玄覽一
第一百七十七卷
奇門玄覽二
第一百七十九卷
景祐遁甲符應經纂一
第一百八十卷
景祐遁甲符應經纂二
第一百八十一卷
景祐遁甲符應經纂三
第一百八十二卷
六壬直指
第一百八十三卷
六壬軍帳賦
第一百八十四卷
六壬兵帳鈐玄
第一百八十五卷
六壬兵占
第一百八十六卷
祿占
第一百八十七卷
選擇

第一百八十八卷
厭禳
第一百八十九卷　已下俱占度載　度
方輿一
第一百九十卷
方輿二
第一百九十一卷
方輿三
第一百九十二卷
方輿四
第一百九十三卷
方輿五
第一百九十四卷
方輿六
第一百九十五卷
方輿七
第一百九十六卷
方輿八

第一百九十七卷
方輿九
第一百九十八卷
方輿十
第一百九十九卷
方輿十一
第二百卷
方輿十二
第二百一卷
方輿十三
第二百二卷
方輿十四
第二百三卷
方輿十五
第二百四卷
鎮戍一
第二百五卷
鎮戍二

第二百六卷　鎮戍三
第二百七卷　鎮戍四
第二百八卷　鎮戍五
第二百九卷　海防一
第二百一十卷　海防二
第二百一十一卷　海防三
第二百一十二卷　海防四
第二百一十三卷　海防五
第二百一十四卷　海防六

第二百一十五卷　海防七
第二百一十六卷　海防八
第二百一十七卷　海防九
第二百一十八卷　海防十
第二百一十九卷　江防一
第二百二十卷　江防二
第二百二十一卷　江防三
第二百二十二卷　江防四
第二百二十三卷　四夷一

第二百二十四卷
四夷二
第二百二十五卷
四夷三
第二百二十六卷
四夷四
第二百二十七卷
四夷五
第二百二十八卷
四夷六
第二百二十九卷
四夷七
第二百三十卷
四夷八
第二百三十一卷
四夷九
第二百三十二卷
四夷十

第二百三十三卷
四夷十一
第二百三十四卷
四夷十二
第二百三十五卷
四夷十三
第二百三十六卷
四夷十四
第二百三十七卷
四夷十五
第二百三十八卷
四夷十六
第二百三十九卷
四夷十七
第二百四十卷
航海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評

茅子曰、自古談兵者、必首孫武子、故曹孟德手註之、又爲兵家接要二十萬言、大約集諸家而闡明孫子者也、世有武侯新書者亦所以明孫子然廣書也、無所短長、孟德書不傳、然孫子在、有心者可以意迎之、他書可弗傳也、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謂五家爲孫子註疏可也、故首孫武子、次吳子、以其言核于諸家也、次司馬法、次韜、次略、以備制也、次尉繚子、以其得用兵之意、可以輔諸家而行也、終之以李衛公問答、李筌太白陰經、許洞虎鈐經、以其言皆所以申明六家、猶易之有京焦、春秋之有三傳也、太白本八卷、錄其三、虎鈐本二十卷、錄其五、以其餘談制數非訣也、合九家而爲兵訣評要之學兵訣者、學孫子焉可矣、

孫武子

吳子
司馬法
六韜
三略
尉繚子
李衛公問對
太白陰經
虎鈐經

孫武子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虛實第六
軍爭第七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始計第一　定計然後爲行兵決事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時以制其宜、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死地宜戰、生地宜守、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部曲有制、分官有道、費用有主、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之未必聞、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而行、天時地利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兼大將言、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

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强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吾於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第二　作其氣而不使久戰、

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

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私家之困如此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公家之困如此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芑稭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車戰則賞其先得者而雜乘之則用亦足矣又且所獲車中之兵亦益足矣是謂勝敵而益強取勝于敵而益已之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敵將相交而伐之其次伐兵敵兵已形而伐之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治櫓轅轀車四輪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與敵相拒則築土附城使可登焉又三月而

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全爭人爭勝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若勢不若人則避之若以小而堅敵乎大大則必爲大敵所擒矣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患於君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不可以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軍爲所縻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亂已之軍而引

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軍形第四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先爲敵人不可勝我之形、以待敵人可勝之形而乘之、）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自已制勝之形、可以知而爲之、若敵人無可乘之形、則不可必爲也、）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爲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不爲敵所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其所處之地、而忖度其遠近險易廣狹之形、既度其地、即量其強弱多寡之人力焉、既量其力、即用其

機械變詐之術數焉、惟有數斯可稱、而不弱矣、惟相稱斯可求勝、而不負矣、）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此勝兵之節制、有必勝之形、重稱銖之輕而不相佯也、敗兵反是、故勝兵之與人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而其形不可測也、）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伍爲數、各有統制、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各有節制、則不治矣、）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旌旗金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以我之實、擊彼之虛、則如以礦石投鳥卵之易矣、）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

無窮如天地、不竭若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此就奇正之中、舉其勢與節而言之、謂於激水之疾、有以漂石者、可以觀勢焉、固甚于險

也於鷙鳥之疾有以毀折也於鳥雀可以觀節焉固甚于短也故善戰者法此以布陣其立隊相去各十步隔一隊立一隊其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聽鼓聲而動聽角聲爲號是其勢之險而難禦如引滿之近不至於遠而短近只在五十步之內如發機之近不至於遠而有失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强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强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既以利誘之而使之來又以吾之本兵待之而擊其敗焉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敵人之死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寡矣

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

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第七　審軍之所宜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門稱和門者、以和於衆而後舉也、交和者、以兩軍門相對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自迂途而去、而以所利者誘人、使之貪戀、則我雖後人而發、得以先人而至、故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

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各往廓地分利、各守懸權而動、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就敵言、擊人敵之耳目也、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

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此言用兵有九變而略舉其五事如此言水毀之圮地不可止四通之衢地宜盟會一云當以前篇高陵勿向八句及此篇絕地無留一句為九變而此段圮地無舍四句特九地篇文誤在此耳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智者之慮事見利而慮及其害如此但見以所害參所利則事務可伸以所利參所害則患難可解而使民安業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者謂勇戰而必於死者可設伏以殺之臨敵而必于生者可掩襲而擄之性之忿速者可陵侮以致其來性之廉潔者可誣辱以激其出性之仁慈愛人者惟恐殺傷士卒可煩苛以擾之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三處軍之法有四相敵之法有四相敵之法有四相敵

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上流有雨水而泡沫至者恐有暴水必待水定而後可涉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此以上皆論處軍之法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欲誘我進而擊也其所居易者利也居平易之地者以利誘我也衆樹動者來也斬木通道而來衆草多障者疑也以草爲屏障使我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掩而來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步兵來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經營軍壘辭卑而益備者進也潛進辭强而進驅者退也潛退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期戰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倚兵仗而立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呼以將無勇略而軍士恐懼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鉦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懸炊於舍者窮寇欲決戰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徐與衆人言者以素失其心而欲收之也數賞者窘也恐其窘乏而去也數罰者困也因其困疲而厲之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將驁疎不精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不合戰又不解去必謹察之相敵之上皆論兵非貴並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又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使足以併其力料其敵取勝於人而已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

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曰

知此則知勝不知此則不知勝
知道不知道不可者不可

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上言地形此言兵情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不知量力則戰敗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因念不知其能否必至崩墜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地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地形有九、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爲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可往可來則爲交錯之地諸侯之地三面連屬鄰國若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人之城邑多者爲重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

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如彼圍者）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勿與輕敵）輕地則無止（不可留止）爭地則無攻（不可攻城延緩之）交地則無絕（不可阻絕）衢地則合交（遣使通和）重地則掠（掠取糧食）圮地則行（宜速行去）圍地則謀（塞闕示弱）死地則戰（併力決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何以能如此宜深思之）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言敵入我境當先奪其所愛之便道糧食而據守以待之進退自聽乎我矣）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此下論爲客之道言其初入敵境深入則心專矣掠野則食足矣）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投兵士于危地而無所往則自然死戰而不爲奔走其力必盡其心不懼矣）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脩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此順之也）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至死無他意也）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此順之者所以治也）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相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二人（使不得已也使不得不然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此言將帥之所以治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不知帥之理亦不出此）如登高而去其梯（不知帥避也）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險者死通也死者生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

散地吾將一其心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爲客者入深則衆心專一人淺則衆心散是故去國越境而師本危絕之地也然有衢地重地輕地圍地死地之別焉吾於散地則使之一心輕地則使之連屬爭地則疾趨其後交地則謹守以待衢地則厚幣結交重地則掠野繼食圮地則進途弗留圍地則塞闕激士死地則示之不活使奮擊求生若兵情在圍地則思奮鬬過陷于危則從吾之計故當敵不得已則思奮鬬過陷于危則從吾之計故當爲權變也以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

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此三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加于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誠知九地而征伐大國則其兵衆不得會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爭交合彼既不得爭交干天下之權力可以伸已之私而兵威加于敵國矣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于害然後能爲勝敗事故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廟廊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則早期焉發于外無待于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攻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若敵營在草澤而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此說非無益也止謂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晝夜風止、不可發火、當乘時發火、恐遲則敵自燒斷而易止也）發火當以兵從之、若夜風發火、則不可從、恐敵有伏兵而反為其所從也、凡軍必知五火之變、（凡設攻人之具皆當知之）而以數守之、（言必當知五火之變、推四星之度數、嚴為守備、以防人之攻我之計而已也）火可以從、不可以徙、為攻人、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此借水以贊火之功也、言以火助攻者、其威甚著、以水助攻者、其勢莫禦、然水僅可以絕敵之糧道、與救援之險要蓄積、豈能如火之奪敵之人畜財用耶）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火佐攻、水佐攻、皆能成功、故明主必慮之、良將必修之、）

明主慮之、良將修之、（言以火而戰勝攻取、亦士卒之用命也、若不修其功而賞留、費留而終不賞、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此言火攻殺傷甚衆、非有萬全之利則不動、非危急不得已則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蓋主不可因怒興師、將不可因慍致戰、必其合於利而後動、否則當止矣、何也怒可復喜、慍可復悅、若因怒興師以亡國、則不可復存矣、因慍致戰以殺衆、則不可復生矣、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用間第十三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征戰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戰、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祈求不可象於事、事類不可驗於度、度數必取於人、人間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潛結敵之官人）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佯為虛假之事）生間者、反報也、（使歸而以我之情報敵）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

南公以為非者以未能此耳

相因之用甚微

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名起衛人從曾子事魯君去魯適魏乃著吳子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對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縫革被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

君安用此也、斬離、猶言裁制以而不、求能用者、若以皮革戰車之具、備進戰退守譬如伏雞之搏貍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于義矣、儻尸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酺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鬬土四面、拓地千里、皆

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者、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交兵接刃而勝乎人者、比守較之爲易、堅壁固壘而勝乎人者、比戰較之爲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曰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可立而見豈但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不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

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鬬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

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愼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綱而迫之左右角之陵稍遠也馳而後之掩之於後也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其所由之路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奪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

王者恤人私

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不待占卜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遽剖氷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儻渴務以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舫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

豪越人能生人之不死亦此意也故曰戰培傾覆

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審察必眞且當時宜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陳顯有功之人使居之中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以我一倍之兵可擊敵十倍之兵必使之倉皇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誾誾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趨其危而乘之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

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兵無節制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輕字妙）

鑽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膏油也所以潤車者鑽鐵也所以固車者）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一部兵法盡此二語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一前一後）左右（兵雖斷絕）皆台（皆應麾旌）雖（雖絕成陣兵亦成陣勢）解（解散也）復（復合也）皆應（皆應麾旌）雖（雖與士卒）散成行（成行也）與之安（安處也）與之危（危處也）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言三者皆任用於將之所令在爲將者處之有道）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

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兵戰之地言必死也坐之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怒吾能奮勇以受敵而無敗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兵無技能戰不便）由於不教也故常至於死且敗焉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可圓也）而方之（可方也）坐而起之（坐一起也）行而止之（或行或止也）左而右之（麾左）

千古短式

麾右前而後之。或前或後也。或分而合之。或能分能合也。結而解之。時聚時散也。每變皆習。令習熟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龍頭。天龍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此星旗之名也。左青龍者。蛟龍曰旂也。右白虎者。熊虎曰旗也。前朱雀者。鳥隼曰旟也。後玄武者。龜蛇曰旐也。招搖。星名。在北斗傍。梗河之工。此中軍之旗。在中央者。故曰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人但知水戰須風。而不知凡戰皆須風。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開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刻剔其毛鬣。使之輕疎通也。謹落四下。使之輕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初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襲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者必輕合。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

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

以下諸篇盡戰

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懼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失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從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材、因其形之變

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衆譁譁、旌旗煩亂、其足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其見利恐不得、此爲惑將、雖衆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吳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吾寡、爲之柰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阨者、道路狹隘也、險者、山阪峻絶也、阻者、坑坎高下也、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一人之謀也、此非但用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乃聖人之謀慮也、能備車騎之力、聖人之謀慮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之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敵若堅守壁壘以固其兵、吾當急行間諜以觀其謀慮、彼若聽我使之說解釋而去、則已、不聽信吾說、而斬吾使焚吾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則先揣其心矣、

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更迭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法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施、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使我之銳卒、反出于谷外則先揣其心矣、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貴隆高之地、賤卑下之處、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者、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須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謀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冀壙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視狼顧、恐其暴起而害之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能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武備志卷三

兵訣評

司馬法

齊威王追論成周大司馬之法、附司馬穰苴書。

仁本第一

天子之義第二

定爵第三

嚴位第四

用衆第五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權之出於戰者、非中人所能也、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人隨其所向也、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違農時、不歷民所以愛吾民也、背農作之時、不經歷疲病之時、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隣國之民也、兼愛本國隣國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追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縱作從、不戰而退軍爲綏、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吾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以六德因時合衆而教之、以爲民紀之道、先王之

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取法天地自然之道、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內來服、獄彌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諸侯不職、是敗天王之功而使之危于上也、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

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伯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勝形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諸侯以財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利同患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會合諸侯以發明天子之禁令者九憑弱犯寡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聲罪致討暴內陵外則壇之易其壇墠而更置其君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潛師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意和也方向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侵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侵犯爲士者從上命則受上賞不受上命則上戮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以仁愛爲制勝之道後教化可以復行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具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多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

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軍、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用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絶、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温、在朝恭以遜、修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

廢德無簡民賞、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民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戎軍三年不典、藉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偃武於靈臺之下、

定爵第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令、訊厥衆、求厥枝、方慮極物、比方謀慮、推極物情、變嫌推疑、變置所嫌、推明所疑、養力索巧、休養民力、索用巧訐、因心之動、因民心而動衆心、凡戰固衆相利、堅固衆心、相慶便利、治亂進止、觀兵治亂、審兵進止、服正成恥、服從正道、成就恥心、約法省罰、簡約法制、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殺小罪則犯小罪者懼而決勝矣、況犯大罪者不因以自奮乎、

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爲五慮、順天奉時、奉寒暑之時、則天順、阜財因敵、因糧于敵、則財阜、懌衆勉若、若、順也、勉順衆心、則衆悅、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以弓矢而禦以殳矛戈戟而助、是右兵也、以守、以

凡五兵五當、上文五兵、各有所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强、見物與佯、是謂兩之、見敵物即效之、與之相佯、謂兩利而不使獨有、主固勉若視敵而舉、主將固當勉順衆心、又當視敵虛實而舉、

將心、心也、衆心、心、同此心、馬牛車兵佚飽、力也、同此力、致惟豫、戰惟節、將、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惟豫惟節、故能如此、故、

凡戰智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敵人所欲所能者、吾則反廢之、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言當定時日、占龜兆、而行事又微密也、衆有因生美、是謂有財、衆人之有財有、相接之上、當果敢敏捷、居國和、在軍法、法度齊一、刃上察、凡事明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要見知方、刃上見信、

凡陳行、惟疏、行列疏朗、則便擊刺、戰惟密、戰鬬密固、則力自一、兵惟雜、長短相雜、人教厚、教以忠厚、靜乃治、安靜、則整治、威利章、威嚴

謂戰權、凡事執兩端而酌之、

凡戰問遠、用問以察之、觀邇、觀、探望以盈貴信惡疑、作兵義、振作其義氣、作事時、因時、因天時、因財、因其制宜、使人惠、遺忘士衆、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寬廣刃上果以敏、兵刃相接之上、當果敢敏捷、居國和、在軍法、法度齊一、刃上察、凡事明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要見知方、刃上見信、

凡陳行、惟疏、行列疏朗、則便擊刺、戰惟密、戰鬬密固、則力自一、兵惟雜、長短相雜、則難犯、人教厚、教以忠厚、靜乃治、安靜、則整治、威利章、威嚴

之用利於章顯相守義則人勉以義相守則人勸勉慮多成則人服就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以時中之道服行之則軍事次第可治物既章目乃明軍士之目明辨矣旗幟物色章別則退無疑見敵無謀謀宜先定聽誅無詛其名無變其旌旗號恐惑衆也重中有聽候誅戮者無詛詐名無變易旗號恐惑衆也心事善則長惟善則長久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强誓內作章明則八畜發而强滅厲祥庶厲不祥之事當滅息之恐生疑惑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强成基一天下之形形據人莫不說是謂兼得其人斯則英雄皆說歸乎我而我可兼用之矣

二曰權成其溢成就其盈溢之志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奪其喜好之使彼自內應之一曰人賢人二曰正正道三曰辭辭命四曰巧七政攻五曰火火攻六曰水水攻七曰兵兵器是謂七攻滅厲人也所以榮利恥死是謂四守貨利慕恥死戮四者皆以勵將士容色積威不過改意使之謹守而不敢犯者也容色以親人積威以臨人不過欲人更改志意以爲善也凡此道也惟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辱身人人正正辭辭火火言四者之用貴得其宜不可妄用也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戰法

凡人之形因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人之行衆人之所能行者試之以名法惟求與行必合于善然後行之若行法而不能行於天下必身先自將之若行不行自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若行法而可行因使勿遺忘之焉再三令之必使行之成章而後已人生之宜謂之法乃人生之所宜者非强人之事也

凡治亂之道治軍國壞亂之道一曰一法令二曰仁三曰信四曰義五曰變知變通六曰專七曰因懼而戒因欲而事階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立法立軍國之法一曰受量能容受二曰法三曰立守定四曰疾五曰御其服治甲冑等服六曰等其色別旂章之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已曰專法自已出與下畏法曰法使人畏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不聽小謀不爭小利日圖成功而行事微妙爲正道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凡戰事合止道矣若勢不行則專一以行之則法令以齊之人不相信則誠一以孚之若怠則不信于人則不復行之事自古之政也

御軍之法盡此篇

五字盡戰道

此篇文多幽晦宜詳體之

常規妙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嚴、整、政欲栗、栗、戰、力欲窕、窕、輕、氣欲閉、心欲一、

凡戰之道、等道義、差等道義之、人而用之、立而進者、坐、進跪、坐而進者、立、縱橫、察名實、立進俯、俯其身、畏則密、畏敵則密、陳以待之、危則坐、危、難則蹲坐以待之、令其易起、遠者視之、則不畏、敵遠而瞭視之、則不畏、則衆不散、位下左、兵事尚右、故軍右下、甲帶甲者居右、位爲下、左位以左爲尊、故坐視徐行之、跪而誓戒之、行必徐緩、位逮徒甲、位法下逮徒卒甲士、籌以輕重、籌度輕重而定其位、振振馬嘷、振起乘馬、呼嘷不止、徒甲有畏心、則亦密陳以待其定、跪坐坐服、則膝行而寬誓之、跪而誓戒、皆用寬舒、鐸止之、則以鐸聲爲節止、呼嘷而起、鼓之而進、鼓之必寬舒、起嘷鼓而進、則以推之、枚形似著銜於口、結於項後、以止諠譁者、誓枚令衆預備乾糧也、若坐時欲稟事、必膝行而推移執戮、禁顧嘷、以先之、回顧者執戮以禁之、然又必譟呼以先之、若視之、既有勝敵之心、又有畏敵之心、則皆可取利、若一途焉、軍中惟此兩心皆定爲勝、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爲之職、惟權以輕重、籌度輕重而定其位、振振馬嘷、徒甲畏亦密之、振起乘馬、呼嘷不止、徒甲有畏心、則亦密陳以待其定、跪坐坐服、則膝行而寬誓之、跪而誓戒、皆用寬舒、鐸止之、則以鐸聲爲節止、呼嘷而起、鼓之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若（順也、時勢可勝與否、下文執略是也）當順以待之、又當順天（誓戒三軍、當預一（在三日之前）人之禁、無過（禁止一人之令、當皆在瞬息之間）三日、（警戒卒、當預在半日之內）卒之警、無過分日、（人心順）凡戰三軍之戒、無過

大勇也、堪任大敵堪久、信也、堪于持久讓以和人、謂之勇、謂之信、讓和厚則人自治、遜自與我相治、自予以不循、不循理之事、爭心自興、則人引以自歸、爭賢以爲人、爭相賢譽、則惟知說其心、效其力、總結上文、言不止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設其形勢以觀敵動作、若敵人微弱而靜則擊之、若堅强而靜則避之、擊其勞倦避其閒窕擊其强靜、敵人大擊之、若小懼是恐懼則目謹者宜避之、自古之政也、

用衆第五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兵寡宜固陳、兵衆宜整治、寡利煩衆

實戰之道盡此

衆寡之道盡此

利、正寡者利煩數變化、正衆者利正治不亂、用衆進止用寡進退、用衆在進止整齊、用寡進退疾速、衆以合寡則遠衆而鬬之、我衆敵寡而與之合而鬬其戰、宜遠衆於外而鬬其一處、所謂圍師必鬬也、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人疑兵更迭擊敵則以我之寡、待敵之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若衆人疑懼則宜自用權、擅地利則釋之、擅利則釋旗迎而返之、去旗鼓迎而反擊之、受、衆敵若衆兵若衆而不能當、敵若衆則相其衆而受其衆、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敵若寡少若謹畏則且觀之開之、以觀其動、

凡戰背風背高、使風在後也、右高左險、右宜山陵、左宜險隘、歷沛歷圮、兼舍環龜、遇形似環龜之地、亦并舍之、皆不可止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設其形勢以觀敵動作、若事、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若循其意、勿鼓進吾兵、以待敵衆之攻則屯而伺之、敵若攻我則屯作、爲何如、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或用衆、或用寡、或兵不動而伺之、進退以觀其治、潛師襲之以擊其疑、敵疑其疑否、觀其動而觀其疑、敵疑其動作以觀否、以靜而觀其怠、安靜其怠否、觀其動而觀其固、一進一退以觀敵陳之固否、以觀危而觀其懼、危而迫之以觀其懼否、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選良材以次其兵、節食、是謂開人之意、所以益吾人之強、棄任棄、志奮、自古之政也、以棄其負任之物、約持糧食、示必死、所以開示衆意、使專

武備志　卷之三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韜一

文韜

文師第一
盈虛第二
國務第三
大禮第四
明傳第五
六守第六
守土第七
守國第八
上賢第九
舉賢第十
賞罰第十一
兵道第十二

武韜

防風茅元儀

發啓第十三
文啓第十四
文伐第十五
順啓第十六
三疑第十七
龍韜
王翼第十八
論將第十九
選將第二十
立將第二十一
將威第二十二
勵軍第二十三
陰符第二十四
陰書第二十五
軍勢第二十六
奇兵第二十七
五音第二十八
兵徵第二十九
農器第三十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三陣第三十二
疾戰第三十三
必出第三十四
軍略第三十五
臨境第三十六
動靜第三十七
金鼓第三十八
絕糧第三十九
略地第四十
火戰第四十一
壘虛第四十二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突戰第四十四
敵強第四十五

敵武第四十六
烏雲山第四十七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少衆第四十九
分險第五十
犬韜
分合第五十一
武鋒第五十二
練士第五十三

教戰第五十四
均兵第五十五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武騎士第五十七
戰車第五十八
戰騎第五十九
戰步第六十

文韜　文師第一　文王初遇呂尚立以爲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問前人卜兆曾致此否、）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于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釣有三等權術始）香餌必有死魚、（香餌魚以餌取魚、）死魚必有死士、（死士以祿取人、）等以祿、重祿之下、必有死士、等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之權、（等以祿、取人之權、）官、等以權、（官、等以權、官人必因人

其才之大小而異任、等于田魚之大小而異用之權、大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淵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直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

取天下者盡此一言

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以德而誘人歸者也、固其所獨見而獨樂者也、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惟聖人有獨見、故慮人各有所歸、而立爲收斂人心之法焉、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盈虛第二　氣化盈虛、皆人事所致、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指氣運言、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

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尊也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務第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

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使民不失常生之務、是利之也、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予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

已、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第四　君臣之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沉、（爲下之禮、沉伏、臨而無遠、無遠於民、沉守定、）爲上唯周、（周徧、）爲下唯定、（安定、）周則無隱、（無隱於君、）爲上唯臨、（臨在上之禮、蒞臨、）爲下唯沉、（沉在下之禮、）臨而無遠、沉而無隱、君臣之禮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臨在上之禮、蒞臨、）爲下唯沉、（沉在下之禮、）臨而無遠、（無遠於民、）沉而無隱、（無隱於君、）爲上唯周、（周徧、）爲下唯定、（分守安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柔和節制而又先之寧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喜、勿逆而拒、（勿妄于聽信而許之勿逆其不可而拒之、）

非聖人不能道

止者是不起者是不

只及只過

詩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及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第五　文王欲明傳於武王者、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

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自止而不進矣、）柔而靜、有所守、（守所恭而敬、非僞恭、）強而弱、（不過強、）忍而剛、（不過忍、）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第六　人君當守仁義忠信勇謀之六者、

文王問太公曰、君主國民者、其所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

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重任而觀其無轉志使之而觀其無隱情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試以事變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財用足而無所憂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于君都無大于國六守長則君昌百王千聖之所不肯明言太公一句道破

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第七

文王謂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之御其四旁之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國柄以益之是壑已深而又掘之丘已高而又附之也無舍本而治末國本在柄若借人國柄是舍其本而徒治其末矣日中必彗乾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若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于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踈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絶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人道若此天道亦然

守國第八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皆然也此言仁聖出處之道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所在民固大矣因其

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聖人乃發之以陰而爲兵、刑會之以陽而爲德、澤聖人先倡于上而天下和之、倡和之極、則斯民反復于常道之中、自然皆得而無失、莫進而爭、亦莫退而遜矣、

上賢第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

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强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强勇輕戰、僥幸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

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爲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詞、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于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

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强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君臣定名分、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强、文王曰、善哉、

舉賢第十

文士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于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

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第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于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第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心專一者能獨往獨來無敵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於慮亡樂者非樂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曷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

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言兵之所以勝之術在乎我者宜密無使其知而通而吾又不可不知彼之機而速乘之也

武韜 發啓第十三 發民之啓憂道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脇予憂民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

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見其顯者、知其晻者、而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見其作外、作內、而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見其所疏、知其所親、而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以智謀勇利而利天下者、天下之人、自以智謀勇利啓之、若以智謀勇利害天下者、天下之人、必閉之而不敵矣、何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鸞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俯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

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利、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啓第十四　以文治文王、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守、執也、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遁、聖人無所憂慮吝嗇而萬民自得所自聚集、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

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不自表著也、其功地、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煩、刑煩則民憂、民憂則流亡、

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鳴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大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爲常、

文伐第十五　以文事伐人之法、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國鮮不亡、七日、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日、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飭聖人、國乃大偷、使自尊大、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與之相信、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

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爲乏、陰內智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收彼豪傑納彼智勇、以益高其氣更微于計

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驕其志而因謀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美女犬馬大勢皆亂臣之所致

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伐、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人外相敵國內侵、

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怫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三疑第十七　武王疑者三、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愼謀、用財、因敵而能愼我之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喑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以吾心之智生財、由是以賢而致衆、以衆而致賢、以賢與相、然

鬼神所忌

大旨時若耳智衆皆因致

王矣、

兵訣評

六韜二

龍韜　王翼第十八　王者行師、必用人以爲羽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師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

防風茅元儀輯

冷着要着

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服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如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壘、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議論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犯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游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

冷着要着

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謀、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其目一十八等

論將第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

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之也、急而心速者、可久持之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摄之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事煩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

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兩國不有一亡、則必有一破軍殺將、此見將之關係最重、武王曰、善哉、

選將第二十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作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内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

情者、外若詳細而中無情實、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恍恍而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嘖嘖而反靜慤者、外貌嚴厲而中反沉靜愿慤、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出外克稱任使、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能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衆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

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

温良爲善此語甚善

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而勿坐、士未食而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戒弗必死不唯仁愛亦且當機

此非要挾以變君臣之常體不可不一明言也

將威第二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賞及於小則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用罰詳審、則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民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監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勵軍第二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惡退聞鼓聲而喜、樂進爲之奈何、

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途、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

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

陰符第二十四　人主陰爲符以通將意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告者、聞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陰書第二十五　君將又有陰書、以通陰符之所不能盡、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

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

以一書分作三部、使三人各操一分、送與一人知之而三人雖操亦不知情也、

軍勢第二十六　軍行遲速之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

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聞敵之情、則思議之、見敵之情、則思圖之、知敵之情、則思困之、辯敵之情、則思危之、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

地盈縮、因以爲常、萬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

王曰善哉、

奇兵第二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爲變動不測之計、不深草蓊蘙者、所以遁逃也、處軍於此、爲逃遁之備、深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止禦敵人之車騎、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借險阻之勢爲助、拘澤窮窞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疾戰以破敵謀之精微、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踰水而戰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讙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乘機以擊敵之前擒敵之後、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絕敵糧道、謬號令

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便眺望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往來潛默、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

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第二十八　兵家、察五音之理、以佐勝之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眞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宮屬於中方之土神、商屬西方之金神、角屬東方之木神、徵屬南方之火神、羽屬北方之水神、此乃道之經常者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各以其勝者而攻不勝者也　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而無治、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之道、天地自然之道、與六甲各有五行、法五行之相克、以制剛強　克分微妙之神、五行皆天地之神、分屬甲乙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甲屬青龍、火神曰朱雀、土神曰勾陳、金神曰白虎、水神曰玄武、是也、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其聲應乎角音之管、是敵陣木神用事矣、當以白虎方日時勝之、蓋角聲屬木、白虎屬金、以金能克木、位日時勝之、餘此、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言候於五音外而得之、又有微相者、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角屬木、木枹鼓以木爲之、聞敵人枹鼓之音、則知爲角應、見火光者徵也、徵屬火、故聞敵人之枹鼓、則知爲徵應、見敵人之火光、則知爲徵應、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商屬金、金以金爲之、聞敵人之金鐵聲、則知爲商應、呼之音者羽也、嘯呼屬口、口屬水、羽聲似水之靜而應、寂寞無聲者宮也、宮屬土、土聲性重而不勝者也　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而無治、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之道、天地自然之道、與六甲各有五行、法五行之相克、以制剛強　克分微妙之神、五行皆天地之神、分屬甲乙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甲屬青龍、火神曰朱雀、土神曰勾陳、金神曰白虎、水神曰玄武、是也、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其聲應乎角音之管、是敵陣木神用事矣、當以白虎方日時勝之、蓋角聲屬木、白虎屬金、以金能克木、位日時勝之、餘此、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言候於五音外而得之、又有微相者、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角屬木、木枹鼓以木爲之、聞敵人枹鼓之音、則知爲角應、見火光者徵也、徵屬火、故聞敵人之枹鼓、則知爲徵應、見敵人之火光、則知爲徵應、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商屬金、金以金爲之、聞敵人之金鐵聲、則知爲商應、呼之音者羽也、嘯呼屬口、口屬水、羽聲似水之靜而應、寂寞無聲者宮也、宮屬土、土聲性重而不勝者也　此五音

兵徵第二十九　兵家勝負之徵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爲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詳、士卒所告、凡三軍恍懼、士卒畏法、敬

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逮、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

東南者陽西北者陰

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此勝負之徵、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也、

見於地也

武王曰、善哉、

農器第三十　以農器喻兵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脩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言攻守之器具、盡於農人之事、相爲符合、耒耜者、其行

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鉏耨之具、其矛戟也、簑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鑊鍾斧鋸、斨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維、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鎒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

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墐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六畜闢、其田野、窕其處所、不使傑居、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每日限其尺寸之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予天下兵事盡此五篇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孰

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車上之蔽、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亦車上之蔽、一百四十四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

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從旁衝擊者也）三十六乘、螳螂虫名、有奮擊之勢、故取之、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此上俱論車此下俱論器方首鐵棓維胷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一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

四寸、廣八尺、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瞋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挺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

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欲其通也、以環利通索張之、欲其圍也、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圖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天浮、此言飛江及天浮鐵螳螂之用、以濟大海、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三百枚、環利小徽纙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韜二

板結梟鉏鎡、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棧張之、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蒺藜、鑽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斐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檐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棧、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椽棧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大千戟櫓一千、矛楯二千、脩治攻具、砥礪兵器、爲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三陳第三十二　天地人、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兵家取此象、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兵家取此利、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

疾戰第三十三　受圍疾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爲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以武車驍騎亂其軍而與敵人攻其陣矣、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必出第三十四　受圍必出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

其論明悉

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鬬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銳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

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堠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閣與天潢以濟我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焼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後軍該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

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壍、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鉗鈕鋸、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聲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而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

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驚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動靜第三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隘塞不守斥堠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

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金鼓第三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隘塞不守斥堠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戒而約

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敵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進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肱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絕道第三十九　敵人絕我糧道而禦人之策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地如是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窓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人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出慎勿與戰絕具糧

略地第四十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裡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人所在地勢地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官室、
蒙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
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辜在一人如此則天下
和服、預先分軍三處、其大城置一空缺、使得出走、
吾以一軍要擊之、以一軍禦其別軍、以一軍
入城、於其老弱獨
在者撫之而勿殺、武王曰善哉、

火戰第四十一　此言用火攻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茂
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
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我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

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
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
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荷至、即引軍而
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
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
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
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
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
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虛壘第四十二　敵人以虛壘疑我而我應之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
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
望、以觀敵人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
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
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

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
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
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
則必敗矣、

武備志卷六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六韜三終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林中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突戰第四十四　衝突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吾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柰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强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吾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吾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强第四十五　敵人强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强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柰何、

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第四十六　敵人武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馬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于左右、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第四十六　敵人武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馬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于左右、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第四十六　敵人武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馬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

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第四十六　敵人武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馬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第四十六　敵人武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馬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于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因敵使、精微爲寶、當用金玉下敵使而求其途、又不可被其誤、武王曰、敵人知我

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于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强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烏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少衆第四十九　以少衆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勝强、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强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

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分險第五十　遇險阻而分守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此言處山險之法、處水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此言險之法、以武衝

壘陣之法唯和尚原最勝以險戰故也

爲前後、列其强弩、令行皆固、衝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强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陣、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此上言險戰之法、武王曰、善哉、總之處險之法、必合處山處水而言、當使不窮于險、而得乘險以寬其力、

犬韜　分合第五十一　三軍既分而又合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前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武鋒第五十二　選用勇武鋒銳以待敵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備擊者更當詳之

練士第五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强梁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言能寇暴敵兵也、有王臣失勢、復欲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讐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婿入虜、欲揚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

共十一卒用其力者六用其心者五心有時缺力無時之練兵首不可不知

分其長則其技愈精合其黨則其心必固

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言其待命于上也）、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教戰第五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揮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于天下、武王曰、善哉、

均兵第五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司候也、所以踵敗軍、絶糧道、擊便寇也、故軍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先反言之）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此騎與步、各成行陣而言）勢相當、則易（地）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十騎當一車、險（地）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又申言車騎之勝步卒如此）武王曰、車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車之車數如此）吏、五車一長、十車一長、十車一

治衆如治寡

易則車騎險則騎步聖人莫易

視之若迂一字不可易

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以騎易戰、險戰之陳法、如此、

武王曰、善哉、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此言車戰用武士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

敦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第五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敦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第五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填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

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

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
騎前馳旁驅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第五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
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
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
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
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
變易衣服其軍可竟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鬬薄
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
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使
無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絶
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
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
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
亂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
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强弩或擊其兩旁或絶其
前後敵將可擒此騎之十勝也言十勝而止有八或脫簡也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韜三　十三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韜三　十四

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
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
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傍又絶我後此騎之
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于天井
頓于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
遠彼弱可以擊我强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
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
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于兩水之間敵居
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絶我糧道往而無以還
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
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
騎之陷地也此九者地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陷敗也
避闇將之所以遠

戰步第六十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
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
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吾惟堅
陣疾戰材士强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

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攔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强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步不當車即此可見

武備志卷七

防風芳元儀輯

兵訣評

三畧

本太公所作、黃石公嘗推演之授于子房矣

上畧

中畧

下畧

上畧

夫主將之法、務擇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議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蚤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

若無施加之法則天下只宜柔矣不可不深思之

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弱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免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不惑四網羅之敵國有賢士則四面得而勿有敵網羅致之敵得於衆敵不使用不使敵用地則自不居而勿守有城不宜立而勿取既可立敵衆而不自宜拔而勿久敵久城不處爲知利之所在始爲謀爲攻敵之事皆已有之而不使將士知其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已爲天子伴各自保其城各處其土自保令士自處終焉使有禮尊其君而不知以禮下其民祖祖爲親上世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知以祖祖固斯民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牧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併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士卒同心則我能以全取勝而敵莫我當者亦全因乎此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

者殘之敵人殘滅之貪者豐之將貪者足其財用欲者使之使其遂意畏者隱之隱而不露謀者近之與之親近讒者覆之覆而不用毀者復之反復審之反復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獲固守之得堅固之處則守之獲阨塞之得艱難之處則屯兵獲城割之割地賞功獲財散之分裂封功地裂之分裂封功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單下以驕之敵佚去之引去以避之敵陵待之當待其衰敵暴緩之敵悖義之以義服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順理舉事以挫敵氣因勢破之因勢出奇以破敵衆放言過之軍中放言敵勢則過謫之

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揮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死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故將

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已而治人已猶泊而人必周洽推惠施恩上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爲表罰爲裡表裏就言先後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家之命也將能致勝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

之慮負薪之言芻蕘者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前代事迹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策士從之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窺內則禍不制

則入營、則衆奸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

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良將之厚於養士、有不改易於養身者、）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三千里、無二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亾國、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爲恩、令上下昏僞、躬正顏、以獲窩官、是謂盜端、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讖曰、強宗聚奸、無位而尊、威而不振、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諠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軍、是謂國姦、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

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軍讖曰、善善強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已、舉措代功、誹謗盛德、誣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已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聽、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

萌王聘儒賢。數雄乃遷。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嚴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中畧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不待禮賞有功之人而自勸。蓋盡美而無害者也。）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戰鬬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覇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辨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當以恩禮。不以財貨。）故義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

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當以恩禮。不以財貨。）故義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畧

兵之備。而無戰鬬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覇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辨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當以恩禮。不以財貨。）故義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畧

主深曉上畧。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畧。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畧。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畧。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味。以悅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

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亾之階。位乃所以弱之
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覇者之畧、故覇者之國乃所以奪之
主秘焉、權勢之主、秘而不洩、
作、其論馭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畧之勢也、故勢

下畧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虫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

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垂、微者危之階、垂者亾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心。體聖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昌、樂身者不久而亾、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

對踐夫差皆降體也

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已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

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難求致不肖其路近。易致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功高出於人而下皆盡其力、而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令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

治怨。是謂逆天。使怨者治怨。人、必違天理、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尊之、貪鄙者、富、富之、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脇。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亾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已、則建殊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聖王之用兵、非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集衆、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余嘗言禮勝於恩正謂此也

徵語

徵語

斃則不止外矣危哉

殃害之外更有不全名一着姤人者可思

徵語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一
魏人、鬼谷高弟、因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
天官第一
兵談第二
制談第三
戰威第四
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令第十五
束伍令第十六
經卒令第十七
勤卒令第十八
將令第十九
踵軍令第二十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天官第一

防風茅元儀輯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尅德、刑旺德、生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低池淺、守弱、則取

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爲絕地向阪陣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黃帝言先聽信于鬼神不若先稽我之智謀是謂之天官者不過盡我人事而已

兵談第二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廣狹以城稱人多寡以人稱粟多寡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于外備主于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三者相稱無異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遂于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惟秘遂若此故其開啟之也大用之不流于輕窕小用之不待于恢張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不起一日之師不待一日患在千里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令人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央央而去羊角旋風也行兵之勢如總持木弩發機迅疾而不可禦如旋風直上而不可遏則人人騰躍凌駕張其膽絕其疑堂堂然決勝而往矣

制談第三　談兵家之制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言兵乃制之不定者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車衆十五爲偏五偏爲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

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復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外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拘矢折矛拖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登之深水絕過之堅陣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亾舟楫絕江湖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强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縱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一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有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敢當其前莫敢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耳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重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內無人以定其經制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駬之駃彼駑馬鬐脣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諸國之助我戰者若駑馬之鬐脣與角逐耳何能續吾軍氣以當敵國良驥騄駬之疾速哉吾用天下之用以爲用吾制天下之制以爲制修吾號令明吾賞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

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中國之制奚矣、

齊治之類

戰威第四　論用戰之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

也、破軍殺將、乘闔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

論立將受命　越江河　四曰論、

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也、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修舉行陳、重加刑戮、此

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擊敵人之虛而奪其氣、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奪者心之機也、

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難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不遽改、小疑無中、不得中止、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惑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體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

注令而出此數語

結士心不出此數語

主兵柄不出此

事不選、則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鬬欲齊、王國富民、覇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亾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服士心不出此

攻取權第五　攻取之法、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力分與專反、心疑與靜反、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上而不動、下動決下而不禁、上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剋、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鬬、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侮敵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罰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

徹乎微乎

靜論

不勝、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而起、爭私結怨應兵必不得已、但應之於不得已、怨結難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及其止息、尤當防備不虞、兵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鬬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

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亾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敵人分險而守、其心不欲戰、敵人與我挑戰者、其氣必不全、敵人忿怒與我格鬬者、其兵必不勝、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而起、爭私結怨應兵必不得已、但應之於不得已、怨結難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及其止息、尤當防備不虞、兵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鬬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

霸王之何審此已

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應酬敵人也周密、總率三軍也極至、則雖去備而實有備、雖去威而實有威故能勝人、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凡伍什百千萬之長、隨死隨代、不可久虛、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欲速集其兵、必集敵境、期集于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害、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攻、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荅未張、渠荅乃木螳螂鐵蒺之類、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

守權第六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進據城郭邊圍、退不據郵亭障隧、而以禦敵、非善守者也、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客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能利器、盡收於郭中、又收民窖廩毀民廬屋、而人城保守、使敵氣十百而主氣不半、敵人來攻、必見傷殘之甚矣、此言不足守城之意、國者其所爲有如此、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欲其力專、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守者之勇勝于敵矣、故爲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此言守城又要外援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堅而救誠、則有可守之機、人皆扞蔽其城、而盡其資財血力以守矣、城者期年之城、守餘于攻者、救餘於守者、其城可守期年、而守者救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其力又有餘、則城可保矣、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

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敵人以重兵頓於城下。有救必能開其圍。守者常出城決戰。據其要害險塞之地。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救者且勿與敵交戰。糧道與守者中外相應而已。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然此救者。又當示敵以救之不誠焉。示之以不誠。所以顯倒敵人而陰待之者也。敵不前進。而守者可以出戰。不得止禦矣。此守權之謂也。此守城權變之說也。

十二陵第七

憑陵敵人之事十有二。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于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侮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亾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賞罰第八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由一人定議於上。止誅禁而不爲暴虐。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大國務農戰之政。次國務救守之具。小國務養民之事。農戰不外索權。救存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務農戰則其威自足。而不必外索他人之威權。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若戰者必以充之。是市租所以供給戰守者也。無千乘之資助。必有百乘之市法以足用也。凡誅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殺有罪。當上及大人。賞有功。當下及小人。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也。賞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

則身死國亡。是興亡安危。應在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蒙衝、戰船也。渠答、行馬蒺藜之類、不備而欲攻守、是不用善言之軍、而見聞俱無者、由其國無市法、故其用有不足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市必有主百貨之官、其法賤者市之貴者賣之、以限制乎士人、不得以其物而極貴賤也。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市雖有出而無官以主之、則賤時不賣、貴時不賣、以致物價騰踴而用不足也。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

戰也。起兵直使、甲胄生虮虱者、必爲吾所效用也。所以然者、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入死、後有憚也。喻言士卒所以畏吾之威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戰斧。陳開百里、武主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凶星合竈兆、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

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行軍有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戰斧。陳開百里、武主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凶星合竈兆、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

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三十里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望之赤者赭之（赭用白、吾亦以白土飾之、敵用赤、吾亦以赤土飾之、欲以混其旗號也）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重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兵訣評

尉繚子二終

將理第九（爲將者理斷獄訟之事、至道存焉）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因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君子近察因情以救其死、其有厭射聽斷而不入鉤金束矢者亦不追咎、故善審因之情、不待箠

楚而因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因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皆可賂免）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

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全良民十萬、而聚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爲危也、

原官第十

官者、事之所主爲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貴爵富祿必稱尊卑之體也、好善罰惡、正比法會計、民之具也、或正議國法之會、或比擬國法之會、此乃校計萬民之具、均井地、節賦斂、取與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輕重、臣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奸之術也、審開塞、守一道、爲政之要也、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伎也、伎十一也、知其數則必十而用一矣、知彼弱者、強之體也、自體強、故知敵弱、知彼動者、靜之決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沮豆同制、天子之會也、天子會同諸侯之道遊說間諜無自入、正議之術也、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臣繼世承王之命也、更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徼訟、國無商賈、何王之至也、何王道之至極、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

治本第十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縷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本器有液、金器有腥、此奇異淫巧之事、聖人不爲也、聖人飲於土、食於土、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裋褐不蔽

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饑寒、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酗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十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爲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爲

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爲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光揮）、三曰洪叙（洪大倫叙）、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言無敵）、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言易足）、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戰權第十二（戰陳權變之法）

兵法者、千人而成武、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支、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不得以威接戰）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制勝自我）、則可勝敵矣、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爲勝負、此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矣兵道者、必先圖謀不知止之敗、何在乎必往哉、若貪其有功而輕進以求戰、則敵亦謀所以止我之往、而或得制勝矣、豈宜輕進如此）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敵求戰不知止而輕從之、見而輕加之、以主人不敢當、我亦不知止而輕陵之、必然反受其敗而喪失戰權矣、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凡兵勢爲人所奪、士無全氣而難守、自此兵意也、

計練第二

戰、衆心先自恐懼者、士不堅心而離交而輒敗、皆因制勝無人而行兵無道故也、

謀攻第三

重刑令第十三

軍、

凡行軍不謹言、則致偷失、軍機凌犯無節、則致破傷、士卒急暴、如水潰雷擊、則致紊

居則威之、兵道極矣、（惟衆心向往不疑、則非恐者不前、則我非奪者而可加之、且又明見敵情而可從之、敵氣爲我所奪而自處高地、則情與勢兼得、而可威加于敵矣、）其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

（大旨謂兵在于先而一人不可要進）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此法不講必不可御軍

百人者止見先人之戰身後之刑

伍制令第十四　制立什伍之法令、

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伍

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罪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有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千令相私者哉、

千古不能越

分塞令第十五　軍中分塞之政令、

軍中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量人之衆寡、與地之廣狹而使柱與道相望、以禁止行人、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者、

似酷實寄可不力而行之

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束伍令第十六　約束軍伍之法令、

束伍之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自失一伍而得敵一伍者、功罪相當、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之罪、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十人之將、得誅伯人之長萬人之將、得

此法亦不可不講

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

經卒令第十七　經理士卒之法令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伍章士卒用五色之章以爲表紀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

五行置章於腰遠者置于上近者置于下欲其易見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士卒將吏無有非其所統之人而錯襍于行伍者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將吏與士卒同罪鼓行交鬬則前行進爲犯難後行退爲辱衆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其經也言其有經理之令故也

勒卒令第十八　勒馭士卒之法令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

古之鈴法實爲此

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左奮擊者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右奮擊者一步一鼓步也徐步十步一鼓趨鼓也疾趨音不絕驚鼓也馳驚之鼓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喧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爲大戰之法教成試

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夫蚤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其舉有疑而不疑舉動本有可疑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所往本可信而不信其致有遲疾而不遲疾致敵本當或遲或速而不遲疾是二者戰之累也

將令第十九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令行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誅、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踵軍令第二十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去所表之地、踵軍之表、與大軍之表、相合、然後起而相應、踵軍享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與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方行、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內也、與軍既行、則境內之民、皆不許行、以防泄漏軍情、但惟持節者得行、然亦必待戰合表起而行、蓋凡欲戰者、當先安靜境內、使勿泄漏、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之長、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成五人、其甲首即行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此責行長、備羅地者自揭、其伍內互揭之、免其罪、此責備同伍者、言羅列于地而不進戰者、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右、右軍章左、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

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爲鼓、以旄爲金、以竿爲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百長、百長教成、合之千長、千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之陣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立一表、柱既陣去表百步而決、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驚習戰以成其節爲之賞罰、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鬬、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倩、輕甲曰輕、人馬不帶曰輕兵、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前軍絕行亂陣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併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車、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爲固、以逆以止也、逆敵人止舍軍、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全其部曲使行列之曲折相從各有所分之

之部而不混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以金鼓興起有功、招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陳車之法、接連前矛、使不斷續、馬冒其目、使不驚馳、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力卒之用、經理三軍、部曲之全、將不指麾、教之已成、而有犯不敢擅動、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予不舍、教之已成、而有犯令者、罪之不舍、令者罪之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幣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軍不出於閫、組甲不出於橐、而威服天下矣、兵有五致、爲將忘家、踰

北襲邑攸用也、常令非追逐敗北、襲取城邑之時所用、益此時貴出奇、制勝而常令不可拘矣、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前後不次行軍之道、故紊亂先後者、必斬之、常陳陣法畫此

日內向、向敵有立陳者、曰外嚮、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車諸語訣

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立坐二陳相參以進止、不可皆立皆坐、而將居中、以主之、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道也、先以正兵合戰、而後以奇兵扼絕之、陳之斧鉞、餘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枹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秘虛實秘者、兵之體也、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離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邊縣聞大軍之備戰則禁止行人以安境內、戈甲、在內之卒、出戍於邊、令以軍器發日後將吏及出縣界者以坐後戍法、此治戍卒後期出境之罪、兵戍邊一歲、遂亡歸不候代者、法比正軍、逃亡之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

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不言亦同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領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三軍大戰、若大將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軍功者戍三歲、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爲餽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此言卒有逃五人及逃者之吏皆罰之人糧以爲是有一軍之逃名而因罰有二實者歸者同舍之虛自竭民歲歲爲軍實之出也國內空蹄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鬬則吏

聞其言　未免河　漢據其　道可役　鬼神

卒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制節、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禁止逃亡、有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武備志卷十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一

按李靖兵法世無完書、或謂其出於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多鄙淺、然宋熙寧間、立之學官、至武舉亦列之七書以試士、

上篇

中篇

下篇

上篇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遠、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

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隆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少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爲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可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譁而不一眞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以推乎天也太宗晚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凡三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凡有二軍而敵止一軍則以一軍爲正兵一軍爲奇兵凡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耳唯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凡三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凡有二軍而敵止一軍則以一軍爲正兵一軍爲奇兵凡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以奇爲奇、以正爲正、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衆、皆知其正之爲正、而不知其奇之爲奇、則其爲敵所制也、必矣、故曰、出奇制勝、而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信然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

以奇爲奇、以正爲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信然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

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而勿罰、佯北以誘敵、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而勿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

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而勿罰、佯北以誘敵、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而勿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

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其四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其

此爲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

此爲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

也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大陳之間又容小陳以前爲後以後爲前敵若擊吾之尾則以後爲前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降此孰有繼之者乎

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伍而終於八此何謂也

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起於伍而終於八此何謂也

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起於伍而終於八此何謂也

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爲一井十井爲一丘因以制兵故非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以前後左右中五處爲空虛不用之地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以四隅之法以

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伍人爲伍治民以五家爲一軌故治兵亦以五人爲一伍以下准此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亦猶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二廣左右二軍名其法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脫左則受之日入而脫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子乘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卒百人是廣法一乘之人數較偏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軍行在車之右者即以車挾轅而戰皆周制也凡軍行左轅爲法則故挾轅而爲戰備馬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伍人爲伍治民以五家爲一軌故治兵亦以五人爲一伍以下准此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亦猶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二廣左右二軍名其法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脫左則受之日入而脫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子乘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卒百人是廣法一乘之人數較偏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軍行在車之右者即以車挾轅而戰皆周制也凡軍行左轅爲法則故挾轅而爲戰備馬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

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中而脫左則受之日入而脫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子乘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卒百人是廣法一乘之人數較偏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軍行在車之右者即以車挾轅而戰皆周制也凡軍行左轅爲法則故挾轅而爲戰備馬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

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

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巧爲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二廣左右二軍名其法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脫左則受之日入而脫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子乘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卒百人是廣法一乘之人數較偏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軍行在車之右者即以車挾轅而戰皆周制也凡軍行左轅爲法則故挾轅而爲戰備馬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

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非智者不知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車五人、庇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攻車守車二乘凡用百人、輿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輕車重車各一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宗道及阿史那杜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酋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兵馬、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酋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酋而示之漢、漢而示之酋、彼不知酋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酋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自此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

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于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爲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强弩掎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于馬馬利于速闘、漢長於弩、弩利於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

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杜爾、及執失思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番情順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番人皆爲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

中篇

防風茅元儀輯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以爲諸將當以此敎諸將、

太宗曰、朕設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鬬、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要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譟、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迨、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以正爲奇者、敵勢常虛、我勢常實、常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

今教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一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軍校教士之法、一人學成、教之十人、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蓋古者以車十五乘爲一偏、言以偏居先而伍即隨之、承車之空而彌縫其闕、文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以尺板爲籍、以爲士卒功次之符驗也、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又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餘甚所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四隅四落相爲鉤、連而不斷、曲折爲對待而不參錯、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步數之法、下定於地、地體方、故步亦方、上應於天、天體圓、故綴亦圓也、雖陣勢變化而兵亦不亂、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

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駐隊即前所謂戰鋒隊也言與上二隊相去一戰隊以繼之前進以五十步爲節限即不得過各五十步爲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然亦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籠其鎗而蹲跪以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振鼓爲節使之三次呼噪三次擊刺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我軍去敵自三十步至五十步爲率以控制敵人之變動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臨戰時更爲節止前正後奇觀敵何如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以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旂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問軍中五方之旗各從其青黃赤白黑一定之色此爲正兵乎且旌旗旛麾各以分合爲變化其隊數何如乃爲得宜也

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三隊合爲一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軍之分合以旗爲號欲令三隊合爲一則令兩旗相交爲號欲令五旗相交爲號欲十隊合爲一則令四旗相交爲號欲五隊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三有合必有分故又以角聲爲號而開其旗五交之旗開則前十隊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二合爲一者復散而爲十二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三兵當分散之時則以散爲正而合爲奇合聚之時則以合爲正而散爲奇三散五合復歸于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三令五申

所宜也、三次命令、五次申論、三令之散、五令之合、四頭八尾之法、乃可復令歸於正兵、如此則八陣中教習此、咪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耳、其實同一馬騎、但各立名號、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以前後中分爲三覆轉、不言左右兩廂者、舉前後中以見其餘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軍中表說、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娵訾十二辰之次、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鋭之形、以一陣爲以五陣分金木土火而爲方圓曲直鋭之形、即五行陣也、下營之法、每陳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鋭、實因地形使然、因地方形勢不同、故預習之以待用、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

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言古有此言否
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
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兵家以先爲陽以後爲陰若敵在先而吾居後必俟敵人之陽節竭盡吾軍之陰乘其機而奪之此兵家用陰陽之微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牝爲陰而設右隊之兵以爲牝牡爲陽而設左隊之兵以爲牡早爲陽而或順天道以用早晏爲陰而或順天道以用晏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示敵以形者在奇不在正擊敵服勝者在正不在奇形敵用奇擊敵用正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太宗曰四陣蛇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行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愼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

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世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藉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爲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爲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數一楊于斬一莊賈非如魏絳戮楊干穰苴斬莊賈亦推赤誠在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

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秉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寘爲下乘謀之下者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東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

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蔽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行馬即木蝗也

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

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卷十

武備志卷十二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三　終

下篇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一吉破甲古心）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搖則敵乘衆而至矣故

防風茅元儀輯

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絕井天澗井天陷天隙天陷天隙）若澗井天陷天隙天之地及如牢天羅天牢天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說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戒也陛下聖謂宜宣

（不之長能加故遂久）

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爲寡軍聚不聚爲孤旅當分而不能分爲寡軍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寡軍

之謂乎吳漢爲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爲萬代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論大凡用兵若敵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覺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

術柰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强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難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已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已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已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已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舍生禀血鼓作爭鬬雖死不省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鬬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

一目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將何御之、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有損否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

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亡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洩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讐、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爲奮耳、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

懷其舊豈爲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籍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

爲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明智之將）不以爲法、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并宜生心事看出）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爲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綏者不戰而退還之名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敵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遂、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

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爲宗深靖曰臣嘗分爲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奪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其書與李勣、

武備志卷十三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一

唐李筌作、摘其論兵法者三十二篇、餘見別類

防風茅元儀輯

天無陰陽篇第一
地無險阻篇第二
人無勇怯篇第三
主有道德篇第四
國有強富篇第五
賢有遇時篇第六
將有智謀篇第七
術有陰經篇第八
數有探心篇第九
政有誅強篇第十
善師篇第十
貴和篇第十二
廟勝篇第十三
沉謀篇第十四
子卒篇第十五
選士篇第十六
勵士篇第十七
刑賞篇第十八
地勢篇第十九
兵刑篇第二十
作戰篇第二十一
攻守篇第二十二
行人篇第二十三
擇才篇第二十四
授鉞篇第二十五
部署篇第二十六
將軍篇第二十七
陣將篇第二十八
隊將篇第二十九
征馬篇第三十
鑒人貌篇第三十一

誓衆軍令篇第三十二

天無陰陽篇第一

經曰天圓地方本無陰陽陰陽既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人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爲萬物所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爲萬物而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爲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爲深蕩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浮

石沉木堅金流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來草木甲折而積廩之粟不萌秋天雨霜百卉是殫而蒙蔽之草木不傷陰陽寒暑不爲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爲陰陽而變之哉昔王莽招天下善韜鈐者六十三家悉補軍吏備於行間及昆陽敗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雹雨下樹木折偃當是之時豈三門不典五將不廢耶亭亭白奸錯亂出居營內爲賊所逼營中豪傑悉遁去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然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擄財物被掠桓譚語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事有何情哉太公曰任賢使能則不日月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責功賞勞則不禱祠而得福人無厚德而用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幸於天時無智無慮而侯於雲氣少勇少力而望於天福怯不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之

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虛無之形不可以決勝負不可制死生故良將不法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曰明王聖主賢君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之於度必須求之於人吳起曰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不爲人害人事不起不爲人始天時者敵國水旱災害虫蝗霜雷荒亂之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太公曰聖人之所生也欲正後世故作

爲。謫。書。而。寄。勝。負。於。天。時。無。益。於。兵。也。夫。如。是。則。天道之於兵，有何傷陰陽哉、

地無險阻篇第二

經曰、地利者爲兵之助、尤近於天時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逆德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門、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居左孟門、右太華、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荒淫敗政、武殺之、秦之地、左崤函、右北隴、終南太華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後、刑政不道、子嬰迎降於軹道、姚泓面縛於霸上、吳之居、五嶺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滄海、右衡山、德義不修、吳主終於歸命侯、陳主卒於長城、蜀之分、左巫峽、右邛僰、南有瀘淇之障、北有劍閣之險、時無英雄、劉禪不能守、李勢不能固、由此而言、天時不能佐、無道之主、地利不能守、亂世之國、雖明主能知之、智將能守之、地實有險易哉、

人無勇怯篇第三

經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弱、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浇薄、海岱人壯、淮泗人懦、崆峒人武、燕趙人銳、涼隴人勇、韓魏人厚、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圓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莘關、社洪之將北於戲水、則秦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艾陵、長晉於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亮撮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僵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秦軍、虜王離、殺蘇角、威振海內、諸將俯伏、莫敢仰窺、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橫藏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而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多詐、越人浇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恤孤之衆、凡九年滅吳、以弱爲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浇薄、燕趙人銳、嶽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則燕之人何得而稱銳、涼隴之人勇、符堅擁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鞭定偃江水、恃其勇也、及淮泗之敗、草行露宿夜

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將至則凉隴之人何得而稱勇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賞則死能移人恒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經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天下無所歸其功五帝則法天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其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仁義廢霸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廢戰國出而尚譎詐聖人之道不足以理則用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術不足以理則用權權不法以理則用勢勢用則大兼小強吞弱周建一千八百諸侯其後併爲六國連兵結難戰爭始起六國之君踈道德而親權勢權勢行則不得親道德廢則不得不踈理其然也惟聖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衡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衡用兵則萬物不能撓不撓則神清神清者智之泉智平者心之符神清智平乃能形萬物之情人主之形萬物之情財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不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則天閼於理失於小人則物罹其殃故曰人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舜以干戚而服苗魯以泮宮而來淮夷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霸以力勝者強強兵滅霸兵絕帝王之兵前無敵於天下人主之道信其然也

國有強富篇第五

經曰國之所富強者審權以操柄審數以御人課農者術之在事而富在粟計戰者權之在謀而強在兵故曰興兵而伐叛則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強按兵而勸農則粟爵任粟爵任則國富國富國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謀不足以成其強古者聖

此等語非漢後人所能辦

人法天而皇、賢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霸、乘天之時、因地之利、用人之力、可以富強、乘天之時者、春樹穀、秋植麥、夏長成冬、備藏、因地之利者、辨燥濕、別土宜、疏泉源、瀦瀇溝洫、國有天地之饒而人不足於食器械不備也、國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於財、商工不備也、通四遠之珍異、以有易無、謂之商旅、餘力以長地、財用資軍實、謂之農夫、理絲麻成其衣服、謂之女工、雲夢之毛羽、黔溪之丹砂、荊楊之皮革骨象、江衡之楠梓、會稽之竹箭、燕齊之魚

鹽蕘裘旃豫之漆絲絺紵、鄭之刀、宋之節、吳越之劍、魯之削、燕之角、荊之幹、汾湖之箭、吳越之金錫、此地之利也、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完丘、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越之具區、楚之雲夢、齊之鉅野、宋之孟諸、此地之良也、共居其地、非有災害疾病而貧賤者、非惰而奢、共居其地、世無奇業而獨富貴者、非儉則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使然也、同實而相兼者、強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強或弱者、理亂使然也、苟有

道理地足容身、士人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財貨可聚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貧、不患無財、不患強禦、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湯武征伐而服諸侯、國愚則智可必強、國智則力可以強、用智者可於強於內而富於外、用力者富於內而強於外、是以漢武帝平百粵以爲國圃、却羌胡以爲國園、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駼騄駬實於外廐、匹庶乘堅良、民間厭橘柚、此謂智於內而富於外也、秦孝公行墾草之令、使商

不能羅、農不得糶、廢逆旅、一山澤、貴酒肉之賈、重開市之賦、使農逸而商勞、行之數年而倉廩實、人知禮義、至於始皇、以爲軍資、東向而吞諸侯、此謂力富於內而強於外者也、故知霸王之業、非智不戰、非農不贍、過此以往、富強者未之有也、

賢有遇時篇第六

經曰、賢人之生於世也、無籍地、無貴宗、無奇狀、無智名、無勇功、或賢而或愚、年癡而乍醒、不可以事迹有不可以人物得、其得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

智同、信得而言順、如覆水之於地、先流其濕、如燎火之於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湯得之於鬲飪之間、自升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孟津之賣餕、周得之於垂綸之下、伐紂而立武庚、伍員被髮徒跣、挾弓持矢、乞食於吳王、闔閭嚮風而高其義、下階而迎之、三日無語而言無復疑者、范蠡生於五尸之墟、爲結童時、內視若盲、反聽若聾、時人謂之狂、丈夫文種來覩而知其賢、扣門請謁、相與歸覇於地戶、管夷吾來縛魯齊桓

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委之以政、韓信淮陰之怯夫、南鄭之亡卒、漢高歸之以計、故曰人君之心如鑒鏡、如渟泉、眞明於中、形物於外、則使收賢任能不失其時也、非心之見、非智之知、因人視之、借人聽之、其猶眩瞽瞍以瞻、散招聾天以韶、武玄黃宮徵無貫於心、欲求得人而幸其覇、未之有也、是以五帝得其道而興、三王失其道而廢、廢興之道在人之心、遭賢之時非在於兵、強地廣人殷國富也、

將有志謀篇第七

經曰、太古之初、伯皇氏至子容成氏、不令而民自化、不罰而民自齊、不賞而人自勸、不知怒、不知喜、怡然若赤子、庖犧氏神農氏、教而不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誅而不怒、蓋三王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殷衰湯武王道德廢、智謀用、秦用商鞅李斯之智而併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樊崇曹操任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

而敗魏武、先主任諸葛孔明之智而王西蜀、晉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桎高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南吳、符堅任王猛之智定八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氏任歡之銳、梁任王僧辨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熲之智而面縛陳後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汗有國有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帝業者也、故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理四字介乎先天之道以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先福於重關之內、虞患於杳冥之外者、將之智謀也、

術有陰經篇第八

經曰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研諸侯之慮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量莫難於周知揣莫難於悉舉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聖人能任之征有百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師善之善者也夫太公止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用戰伐用計謀者荒惑敵國之主陰遣諜臣以事之尤之以巫祝使其尊鬼神也重其綵色文綉使其賤

糴而易之貴糴其菽粟使空其倉廩遺之美好使榮其志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樓竭其財疲其力移其心易其性使變更謠俗侈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教愛人而與官無功而與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居而自順令出而不行信蓍龜卜筮鬼神禱祠讒諛諂佞奇伎貨財行於門戶其所謂是者皆所謂非也皆是離君臣之際塞忠讜之路然後淫之以色玩之以利娛之以樂養之以味以信爲欺以不信爲信以忠爲詐以不忠爲忠諍

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居草野以小人居廊廟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謂未戰以陰謀經之其國已可破矣以兵縱之其君可虜其國可嚢其城可拔其衆可潰故湯用此而殷紂戮越用此而吳國墟楚用此而陳蔡舉之晉用此而智氏殘韓用此而東周分儒生之言兵皆曰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之業萬乘之君無破亡之兆昔夏廣而殷狹殷大而用小越弱而吳強所謂不戰而勝者陰經之術夜行之道文武之數

聖人昭然獨見怡然獨喜其在茲乎

數有探心篇第九

經曰古者隣國烽烟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樂其居後世洗風長而淳朴散權智用而譎詐生隣國往來專用間謀縱橫之士專隱括之人入矣徐守仁義社稷丘墟魯尊儒墨宗廟殄滅非達奧智慧不能禦伐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見物情不能成名才賢不明不能用兵

名實不眞、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闔揣摩飛箝抵戲之篇、以教蘇秦張儀、游說諸侯之國、而採諸侯之心、於是術數行焉、夫用探心之數者、必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計謀成敗、渾如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靜其志同人之心、察其容聽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既得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於有所愛惡知止去就從欲而攻之陰慮而陽發、必虛往而實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因其心、聰明則不可察聽、此人者皆本同其道、而未異其表同其道人所欲聽異其表聽表而不曉如此則不測淺不測深吾得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或

武備志卷一百三十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一　十五

戰國人技量不出範圍

說到獨字方神

故曰聖人用獨

上駟中駟之說

馬事一

武備志卷一百三十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一　十六

武備志卷一百三十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一　十六

溱之無使復反、如養由基之操弓、逢蒙之挾矢、其發無不中的者、其猶設罝罘以羅魚兔、張其會礫、其要脇、其虛動、必衝繼而挂目、亦奚有所遺哉、然採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採勇士之心必以義、勿以懼、採智士之心必以忠誠、勿以欺殆、採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採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常、採好財之心必以賄賂、勿以廉貞、夫與智者言、必依於博智有涯而博無涯則智不可以測與博者言依於辨博陳古而辨應今則古不可御今與貴者言依於勢貴位高而勢制高則位不可以禁勢與富者言依與物富積財而物方寶則財不足以易寶與貧者言依於利貧匿之而利豐贍則乏不可以周豐與賤者言依於謙賤人謙而降下則賤不可以語謙與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懼而敢剛毅則勇不可以懼剛與愚者言依於銳愚質而銳聰明則不可察聽此人者皆本同其道而未異其表同其道人所欲聽異其表聽表而不曉如此則不測淺不測深吾得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或縱或橫如偃枯木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停水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從哉夫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則制於人者制命也制人之術避人之所長攻人之所短見已之所長、藏已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其爪牙禽之動必先其嘴距螫虫之動必先其毒水虫之動必先其甲夫禽獸虫蟻之屬尚用其所長以制物況於智士乎夫人好言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縱橫術之好談名法者必以權橫挫之必

爭其始合其終摧其牙落其角使無出吾之右徐以慶吊以言憂喜其心使其神不得爲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榮華聲色喜悅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言弔則悲與賤者言慶則悅悅其心迎其意或慶又或弔以感其志情變於內者形先於外當以其所見而觀其隱所謂測隱探心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而無此者不足以成霸王之業也

政有誅強篇第十

經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焉所謂亂軍豪家強臣昏姻嬖昵爲吾下吏權軍之勢擅將之威公政私討上發謀下詛議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貪如狼強不可制者是謂亂軍皆誅之是故文宣王誅少正卯於兩觀而魯國清田穰苴斬莊賈於表下而定齊魏絳戮楊干於亂行而諸侯服項籍斬宋義於帳中而天下怖夫誅豪者益其威戮強者增其權威權生豪強之身而不在於士卒之庸豪強有兼才者則駕而御之教而道之如畜鷙鳥養猛獸必節其飢飽剪其爪縻其足呼而隨之嗾而走之牢籠其心使馴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長惡恣其武縱其心橫其志使禍盈於三軍怨流於百姓然後誅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者善人之資爲國之將爲國之師不誅豪強何以成軍之威哉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善師篇第十一

經曰、兵非道德仁義者、雖覇有天下、君子不處也、周德既衰、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始於魯隱公、齊以伎擊强、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說以孫吳爲宗、惟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謂齊之伎擊、是亾國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困之兵、秦之銳士、是蹈利之兵、至於齊桓晉文之師、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故齊之伎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黃帝獨立中央而勝四帝、所謂善師者不陣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桀擒紂、所謂善陣者不戰也、齊桓公南服强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所爲善戰者不敗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相與奔秦請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國、所謂善敗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殷周並至末代、苟任詐力以決去貪賤、孫吳韓白之徒、皆身被刑戮、子孫不傳於後、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民之害也、

貴和篇第十二

經曰、先王之道、用和爲貴、貴和重人、不尚戰也、春秋左傳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加、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軍之衆、無所用也、是故晉悼公使魏絳和諸戎、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姜戎氏亦歸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晉惠公爲不侵不叛之臣、於是有崤之師、譬如捕鹿者、晉人捕之、戎人角之、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義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謀勝人、有權之主、能以勢制人、戰勝易、和勝難、語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戢而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

震故有衣裳之會無有軟血之盟有兵車之會未嘗有大戰之名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者先王所以舉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文德以懷之懷之不服飾玉帛以啖之啖之不來然後命上將練車馬銳兵甲攻具無備出其不意所謂叛而必討服而必柔既懷既柔可以示德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則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也

廟勝篇第十三

經曰天貴持盈不失陰陽四時之綱紀地貴定順不失生長平均之所宜人貴節事調和陰陽布告時令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盡其忠信從其政令故曰天道無災不可先來地道無殃不可先唱人事無失不可先伐四時相承水旱愆和冬雷夏霜飛蟲衆苗天災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潤下五菜不樹八穀不成地殃也重賦苛政高臺深池興役遇時禽酒色荒遠君子昵小人用兵好征伐人殃也必見天災又覩地殃傍觀人殃不則天

不可動不法地不可行征伐不和於人不可成天贊其時地資其財人定其謀盡見其陽玅察其陰兵先戰而後求勝故曰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多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以觀之勝負易見矣

沉謀篇第十四

經曰善用兵者非信義不立非陰謀不勝非奇正不列非詭譎不戰謀藏於心事見於迹心與迹同者敗心與迹異者勝故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迹示小心謀取迹示與或其眞疑其詐二者不決則強弱不分虛乎若玄雲之無象濛乎若滄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智術所不能窮卜筮所不能占而況於將乎夫善戰者勝敗生於兩陳之間其謀也策不足聽其勝也形不足觀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賊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故曰至事不說而大兵不言微乎神乎故能通天地之理備萬物之情是故貪

者利之、使其難厭、强者卑之、使其驕矜、親者離之、使其携貳、難厭則失政、驕矜則虞守廢、携貳則謀臣去、周文離殷而商紂弑、勾踐卑吳而夫差戮、漢相離楚而項藉亡、是故屈諸侯者以言、殺諸侯者以策、夫善用兵者、攻其愛、敵必從、擣其虛、敵必隨、多其方、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速隨不得城守分、備不得并兵、則我逸而敵勞、敵寡而我衆、夫以佚繫勞者武之順、以勞繫佚者武之逆、以衆繫寡者武之勝、以寡繫衆者武之敗、能以佚繫勞、以衆繫寡者、吾所以得全勝矣、夫竭三軍之氣、奪一將之心、疲萬人之力、斷千里之糧者、不在武行陣之勢、而在握志算之中、窄兮觸兮而卷之不盈於懷袖、沉兮密兮而舒之可經於淮海、五寸之鍵、能制開闔、方寸之心、能易成敗、智固萬物而不殆、始遺順天而信人、察始而知終、則謀何患乎不從哉

子卒篇第十五

經曰、占者用人之力、一歲不過三日、籍斂不過十一、公劉好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太王好色、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是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冤獄、武王作師、士無其死、古之善子卒者未有不成、能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國必有親愛禮信之義、然後人以饑餓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而後以死易生、人之所守戰、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於人者厚也、上施厚則人報之易、厚士之於將、非有骨肉之親、戰至死不衰者、上之所加施於人者厚也、上施厚者、冒鋒鏑、賞千兩、死不旋踵、必以恩信養之、禮恕道之、小惠漸之如慈父之育愛子也、故救其阽危、極其塗炭、卑身下士、齊其甘苦、親臨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揮扇、登不乘馬、暑不張蓋、軍幕未辦、將不言渴、以妻子補縫於行間、以身分工於作達、將不言渴、以妻子補縫於行間、以身分工於作役、簞醪之賜、必役於河、挾纊之言、必巡於軍、是以人喜金鐸之聲、卒鼓勇敢之氣者、非惡生而樂死、思欲致命以報之於將也、是故視卒如嬰兒、可以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生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是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曰、夫妻諸可攻齊、一僕庶可攻魯王、翦李牧吳起田單穰苴竟以此術而兵强於諸侯、

選士篇第十六

經曰、部六軍之衆、署百萬之師、而無選鋒、渾而雜用則智者無所施其計、辯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施其敢、力者無所施其壯、無異獨行中原、亦奚取於勝敗哉、軍無選鋒曰北、夫選士以賞、賞得其進也、用士以刑、刑懼其退也、古之善選士者縣賞於中軍之門、有沉深容謀慮出人表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智囊之士、有辭從理衡、飛箱闡闔、能知人之性、奪人之心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聞問請謁之情性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間謀之士、有知山川井泉水草次舍道路迂直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鄉導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詭譎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伎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五札、戈矛劒戟、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擢黿鼉、挑身捕虜、塞撫旗鼓者、上賞、得而撫之、名曰猛殷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堡、出入廬舍、而無形迹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矯捷之士、有往還三百里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二百斤、行五十步者、上賞、四百二十斤者、次賞、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下賞、得而存之、名曰伎術之士、天下才士之用、皆盡其才、任其道、計謀使智囊之士、談說使說辯之士、離親合疎、使間謀之士、深入諸侯之境、使鄉

道之士、建造五兵、使伎巧之士、摧鋒捕虜、守危攻强、使猛殷之士、掩襲侵掠、使矯捷之士、探報計期、使疾足之士、破堅陷剛、使巨力之士、誣愚惑癡、使伎術之士、此謂任才之道、選士之術也、一王之后、五霸之辟、得其道而興、與失其道而亡、興亡之道、不在人主聰明文思、其在選士任能之當才也、

勵士篇第十七

經曰、感激人之心、勵士之氣、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令人安死、在於以

戰勸戰以士勵士夫木石無心猶可動況於人乎古先帝王霸有天下戰勝於外班師較功集衆於中軍之門上功賜以金章紫綬錫以錦綵之衣縚帛以豐儉爲準坐以重茵上席享以太牢飲以醇酒父母妻子皆賜紋綬之服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飲以酣酒大將軍奉賜偏將軍奉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奮不顧身攻超百萬斷元戎之首搴大將軍之旗功高於人錫以上賞子孫後嗣長稱鄉大夫之家父母妻子皆受重賞牢席有差

衆士咸知其次功賜之銀章朱綬紋綾之服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飲以醽酒偏將軍奉賜子將軍奉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某乙等勇冠三軍才輕百戰斬驍雄之首奪虎豹之旗功出於人錫以次賞子孫後嗣長爲勛給之家父母妻子皆受榮賞牢席有差衆士咸知其下功賜以布帛之衣坐以單席享以雞豚飲以醽酒其父母妻子立而無賞坐而無席子將軍奉賜卒長奉觴大將軍令於衆曰戰士

勉旃次功退而復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坐受勉旃次功退而復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坐受曰某乙少猛寡殺尊師長之命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身受殊賞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下功退而復坐夫如是勵之一會則鄉勉黨里勉鄰父勉子妻勉夫二會則縣勉朋州勉友三會則行路相勉聞金鼓之聲相踐而出鄰邦敵國邑無堅城何患乎不勵哉

刑賞篇第十八

經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刑輔謬而奸不犯

其人淳也、武湯鑒五刑傷四肢、以謬輔刑而奸不息、其人薄也、有虞氏非仁也、湯武非暴也、其道異者時也、古之善理天下者不賞仁賞仁則爭爲施而國亂不賞智賞智則爭爲謀而政亂不賞忠賞忠則爭爲直而軍亂不賞能賞能則爭爲巧而事亂不賞勇賞勇則曾爲先而陣亂夫蒞政以仁權謀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臨敵以勇此五者士之常賞常賞則致爭爭則政亂亂則非刑不治故曰賞者忠信之薄亂之所由生刑者忠信之戒禁之所由成刑多而賞少則無賞、賞刑過則不善賞過則多奸、王者以賞禁奸、以刑禁勸善、求過不求善而人自爲善、賞文也、刑武也、文武者軍之法國之柄據罪而制刑按功而設賞、賞一功而千萬人悅、刑一罪而千萬人懼、賞無私善刑無私罪、是謂軍國之法、生殺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殺國必強能生不能殺國必亡、又曰能生死而能救敗者王也、刑賞之術無私于人常公于世、以爲其道也、非自立于堯舜之時非自逃于桀紂之朝用得之則天下治用失之則天下亂理亂之道在于刑賞不在于人君過此以往雖彌綸宇宙纏絡萬品生殺之外聖人精而不言哉、

地勢篇第十九

經曰善戰人者以地強、以勢勝如轉圓石于千仞之蹊者地勢然也、千仞者險之地、圓石者轉之勢、地無千仞而有圓石置之窞塘之中則不能復轉、勢、地有千仞而無圓石投之以方稜楨編則不能復移、地不因險不能轉圓石石不能圓不能赴深蹊、

故曰兵者因地而強、地者因兵而出善用兵者高丘勿向、背丘勿迎、負陰抱陽、養生處實則無百疾、是故諸侯自戰于其地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曰輕地、彼此皆利曰爭地、彼我可往曰交地、三屬諸侯之國曰衢地、深入背人城邑多曰重地、山林沮澤險阻曰圮地、出入紆隘彼寡可以擊吾衆者曰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曰死地故曰、散地無戰、輕地無留、爭地無功、交地無絕、衢地則合、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城有所

不攻、計不合也、地有所不爭、不聽、不使于事也、九地之勢、九事之權、良將行之、智將行之、智將遵之而旅將非之、欲幸全勝、非龜魚舞蛇未之隹也、

兵行篇第二十

經曰、夫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于形、智謀計事依于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細、形無物而不能鑒、神無物而不能察、形誑而惑事其外、神密而

員事其內、觀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滅灶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當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帔冠諸樹株、形其強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鳧氏之冶金爲方爲員或鼎或鍾土金無常性因功以爲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者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形不因神、不能爲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爲智謀、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者也、

作戰篇第二十一

經曰、古之善戰人者如轉木石之性、員則行、方則止、行者非能行而行勢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止勢不得不止、夫善戰人者自鬬于其地則止而止勢不得不止、夫善戰人者自鬬于其地則散投之于死地則戰、散者非能散而散勢不得不散戰者非能戰而戰勢不得不戰、行止不立于木

石而制在于人、散戰不在于人而制在于勢、此因勢之戰人也、夫未見利而戰、雖衆必敗、見利而戰、雖寡必勝、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長是也、見利則起、無利則止、見利乘時、帝王之資、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害、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此因利之戰人也、夫戰者左山澤右丘陵、將高而下、處生擊死、此平陸之戰人也、過敵無迫于水、彼知不克、致死于我、困獸

猶鬬蜂蠆有毒況于人乎俟半濟而擊之先者知克後者慕之莪有鬬心敵逆水而來迎之于水內此水上之戰人也左右山陵溪谷隘狹與敵相遇我則金鼓蔽山旗幟依林登高遠斥出沒人馬此山谷之戰人也勢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陸者戰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勝以地強以謀取乃勢之戰人者如建瓶水于高宇之上無復滯留有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矣

攻守篇第二十二

武備志卷二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三

經曰地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所以養人城所以守不足攻有餘力受焉所以守外得愛焉所以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日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粟未盡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拔者守之至也大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老弱爲一軍三軍無使相遇壯男遇壯女則費力而奸生志散而力不專強壯遇老弱則老使壯者悲弱使強者憐悲憐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戰故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

行人篇第二十三

經曰國君擇日登壇拜大將軍繕甲兵具卒乘出則破人之國欺人之軍殺人之親虜人之俘而贏糧萬里行于敵人之境而不知敵人之情者主之過也將之罪也敵情不可求于星象不可求于卜筮可求之于人事昔殷之興也伊尹爲夏之庖厨周之興也呂望爲殷之釣叟秦之

武備志卷二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四

帝也李斯爲東山之獵夫漢之王也韓信爲楚之亡卒魏之伯也苟彧爲袁紹弄臣晉之禪也賈充任魏魏之起崔浩家晉收而用之故能臣七君而帝天下夫賢人出奔必有佐人持君之衡是以決度優有扈孤幼甲尊驩兜成釣權三苗推移佞桀崇侯諂紂優倡感晉故曰三賢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范蠡存而越伯晉殺人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將能收敵國之人任之以索其情戰何患乎未克故曰羅其英敵國傾羅其雄

敵國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夫行人之用者有三一曰因敵國之人來觀我釁我厚賂之使倒其事二曰因敵之人亡官得罪來奔于我高其爵重其祿察其辭覆其事實而任之虛而誅之以為鄉導三曰吾使行人觀敵國之君左右執事執賢執愚中外近臣孰貪孰廉舍人謁者孰君子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隨之可就吾事夫三軍之重者莫重于行人三軍之密者莫密于行人行人之謀未發而泄以告之者皆死謀發之日削其藁焚其草金

其口木其舌無使內謀之泄若隼鳥之入重林無其蹤如游魚之赴深潭無其跡離朱倪首不見其形師曠傾耳不聆其音微乎微乎鬱與纖塵俱飛其飽食醉酒勇力輕合之將而見行人之事乎

釋才篇第二十四

經曰人稟元氣所生陰陽而成淳和平淡元氣也聰明俊傑陰陽也淳和不達權變聰明不識至道夫人柔順安忍失其決斷可與修節難與權宜強悍剛勇失於積惡可以守難難與持久貞良畏慎失于孤疑可與守成難與謀始清介廉潔失于拘局可與立節難與變通情性沉靜失于遲回可與深慮難與應接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者不能計謀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夫人有八性不同仁義忠信智勇貪愚仁者好施義者好親忠者好直信者好守智者好謀勇者好決貪者好取愚者好矜人若合于仁義則天下親合于忠信則四海賓合于智勇則諸侯臣合于貪愚則受制于人

仁義可以謀從智勇可以謀衡從成者王衡成者伯伯王之道不在于兵強士勇之際而在于仁義智勇之間此謂偏才之人未足以言大將若能以柔以剛能翕能張英而有勇雄而有謀員而能轉還而能端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八通之人可足以言大將故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是謂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係之不可不察也明主所以擇人者量其才通其周監其貌厚而貴察其心貞而明居高遠望徐視審聽神其形

聚其糒、若山之高不可極、若淵之深不可測、然後察其賢愚、擇其智勇、事乃可任也、夫擇聖以道、擇賢以德、擇智以謀、擇勇以名、擇貪以利、擇奸以間隙、擇愚以危事、或同而觀其道、或異而觀其德、或權變而觀其謀、或攻取而觀其勇、或才而觀其利、或押闔而觀其間隙、或恐懼而觀其危事、故曰、欲取其來、先察其往、欲求其古、先察其今、先察而任者在、先任而察者亡、昔市倫自肯于晉、晉察而用之、滕薛伊尹自干于湯、湯察而用之、放桀、智能之士不在遠近、仁者不困危無以廣其德、智士不棄時無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代以立其義、伯者不強敵以遺其患、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于代、夫無萬人智者、不可栖于萬人之上、故曰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任者、則軍覆矣、三軍既覆而疑、則諸侯之難至矣、如是、則君不虛王、臣不虛貴、所謂君道知臣、臣道知術知事者也、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授鉞篇第二十五

經曰、國有疆場之役、天子居正殿、召將軍詔之曰、朕以不德、謬承天運、使戎狄擾攘、草竊邊垂、日肝忘食、憂在寢寐、勞將軍之武師、師以應之、將軍再拜受詔、乃令太史卜齋三日、于廟拂龜、太史擇日

以授斧鉞、君入廟北面而立、親操鉞、以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上至於上、將軍制之、復操斧以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下至於泉、將軍制之、將軍既授命、跪而答君曰、臣聞治國不可外理、理軍不可從內御、二心不可以事君、凝志則可以應敵、臣既授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無垂言之命于臣、臣不敢將軍、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於將軍、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

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電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于内是以將軍乃縞素避舍請罪于君君命舍

部署篇第二十六

經曰兵有四正四奇總有八陣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以正合以奇勝餘奇爲握奇聚散之事勢節制之變也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一萬二千五百象十二月五百象閏餘窮陰極陽備物成功征不義伐無道聖人得之以興亂人得之以廢廢興存

立昏明之術皆由兵也司馬穰苴曰五五爲部二伍爲部部隊也一軍凡二百五十隊十以三爲奇風后曰餘奇爲握奇軍故一軍以二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也十有五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一百七十五隊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一百九十三人七分五銖軍有二十二隊欠七人以爲一陣之總管舉一軍則千軍可知矣

將軍篇第二十七

經曰將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不可不察也一人大將軍智信仁勇嚴賢明者任之二人副大將軍智信仁勇嚴忠敬平直者任之一主軍糧一主兵馬四人總軍嚴勇諒識軍容者任之二人主左右虞候二人主押衛八人子將明行陣辨金鼓曉部署者任之八人大將軍別奏一十六人副大將軍兼八人總管別奏一十六人子將兼並忠勇驍果兼一孝義有勢能者任之二人判官深沉密謀計事情傳者任之偏僻者

不可任也一主軍糧一主軍馬典簿四人行謹厚明書算明理體者任之一人主兵馬一人主軍令斷決罪一人主軍儀掌賓客祭祀

陣將篇第二十八

經曰古者主立於陽大夫立於陰是以臣不得窺君下不得窺上則君臣上下之道格矣夫智鈞則不能相侵力鈞則不能相勝權鈞則不能相懸道同則不能相君性同則不能相生情異則理情同則亂任軍將以智任陣將以勇以勇以智謀何得

不從哉、一人偏將軍勇猛果敢揮戈舞劒力制百人輕合好鬬者任之、二人副偏將軍明鬬於敵有死戰力守成規而不失者任之、四人子將目明旌旗耳察金鼓心存威德者任之、二人虞候心多詭譎陰伏探覘非常伺察動靜飛符走檄安忍好殺者任之、二人承局差點均平無漏無失科舉必中者任之、六人偏將軍別奏一十二人偏將軍傔六人副將軍別奏一十二人副偏將軍傔八人虞候傔並忠厚孝義驍勇果敢藝能者任之、

一人判官主財帛倉庫出納軍器刑書公平者任之、二人典簿明書算謹厚者任之、

隊將篇第二十九

經曰、智者之使慮也必雙其耳瞽其目迷其心然後用其命如驅羣羊驅往驅來莫知其所之師興之日登高去其梯入諸侯之境登其梁役之以事勿告之以言勿語之以利勿告之以害則士何得其二心而致其身如此則生死聚散聽之於我是謂良將一人押官主軍隊習戰鬬識旗鼓者任之、一人隊頭二人隊副主文書名曰典簿酬功行賞行列疎密並責成之知勞苦明部隊邪曲明曉者任之、一人乘旗二人副旗壯勇者任之、一人抱鼓主曆明嚴誓進止節制氣勇志銳者任之、一人吹角主收進鼓怯懦退昏昧明節者任之、一人司兵主五兵利銳支分器仗明解者任之、一人司倉主給付軍糧財帛清廉者任之、一人承局主雜供差役無人情惡口舌者任之、五人火長主厨傳飲食扶病掩死守火內衣資樵採不預戰陣不預仁惠者任之、

征馬篇第三十

經曰、夫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凉廠尅則剔毛衣謹四落壓其耳目無令驚駭習無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勒轡御必令完堅乏絕輒補凡馬不傷於末不傷於始不傷於餓必傷於飽日莫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乘馬常令有備敵難覆我能明此者可以橫行八表凡馬軍人支馬兩疋軍征馬

一萬五千其無馬亦加五支合以二正爲率一人征馬副使副大將軍中擇善養牧者任之二人征馬總管副偏將軍中擇善牧者任之五百人羣頭中取如無善騎馬奔走者任之獸醫亦于羣頭中取如無差一千人馬于軍外差之

鑒人貌篇第三十一

經曰凡人觀其外足以知其內七竅者五臟之門戶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於一寸之眼天倉金匱以別富貴貧賤夫欲任將必視其貌鑒其神乃知其心容貌堂堂精神清徹聲色玉帛不變其志榮枯喜怒不易其操是謂神明有餘頭項豐停腹背穰厚鼻圓而直口方而稜兩額相臨顴耳高聳肉多而不餘骨粗而不露眉目明朗手足紅鮮坐下而就高比大而獨小是謂形有餘隱惡揚善無疾人無貪欲無危人以自安陰德惠信洛達大度不拘小節是謂心有餘

虎頭高視富貴無比犀頭嶵崒崇富貴鬱鬱象頭高廣福祿俱長鹿頭側長志氣雄強鼈頭都縮惟豐酒肉懶頭悶狹志氣豁達駝頭蒙鴻福祿千鍾蛇頭平薄財物獲落狢頭細小窮厄無計兎頭陡削志氣單下狗頭尖圓泣涕漣漣眉直頭昂富貴吉昌眉薄而稀少信多欺髮欲細密鬚欲粗疎眼光彩明淨者富貴眼鼻成就者魄魂強美眉目指爪者奸施眼鼻口小者多虛無實鼻大者有實無虛眼中赤脉貫瞳子者兵死雞眼捲頭不睡則偷羊目直視能殺妻子豬目定澄刑禍相承蜂目狠聲常行安忍螻蛄目心難得猴目窮寒鷹視狼顧常懷嫉妬牛頭虎視富貴無比鼻準圓實富貴終吉口鼻小縮慳貧不足蜣螂鼻少意志野狐鬚難期信叛鬢髭髯多有狐疑口如馬喙心性難制口如馬嘴窮寒客死口如江海富貴自在唇口如珠才學世無舌紅且厚神識自厚吐舌及鼻壽而且貴鋸齒食肉平齒食菜疎齒狐殷寄齒淳和細齒長壽名曰倪齒燕頷封侯耳輪厚大者貴且壽小薄者夭而賤虎項員粗富貴有餘鵝頸項鳧錢財乏少頸粗短者富貴長壽長細者貧賤胷背如龜富

貴巍巍、胷長而方、智慧無雙、手足纖穰、指欲密而厚者富貴、手如鳥足、意智福促、手如猿掌、勤劬伎倆、肚如垂囊、富貴吉昌、牛肚貪婪、狗肚窮寒、蝦蟆肚懶、蜴腰緩、聲欲深且實、不欲淺而虛遠而不散、近而不亡、淺而能壯、深而不藏、大而不濶、小而不彰、細而不亂、幽而能明、餘譬微徹、有若筐篚宛轉流運、能員能長、虎聲將軍、馬聲驍勇、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實直人也、黑子欲得大而明、生隱處吉、露處凶

人面欲圓、腹欲方、尻欲厚、背欲圓、上欲長、下欲短、五岳成、四瀆就、頭高足厚、項短臂長、似龍似虎、所謂行住坐卧、飲食聲音、並可觀也、（右鑒頭目眉鬚鼻耳口舌法）

腦骨縫起者將軍、吕玉關枕萬戶侯、小將軍品升階枕二千石、鼎五缶枕大將軍、叩雙枕大將軍◎

車輻枕封公侯、叩三星枕封侯、叩偃月枕至三公口枕封侯、叩十方枕三千石、凸酒樽枕二千石三公吕枕封侯◎枕額上覆月文將軍八眉上有紋通髮者將軍眉間有土字紋者封侯眉間有文字者封侯、紫如爛椹黃如蒸栗赤如炎火青如浴藍皆三公也（石鑒頭骨玉枕紋法）

誓衆軍令篇第三十二（原三十三）

經曰、陶唐氏以人成於國中、欲令人强其命也、有虞氏以農教戰、漁獵簡習、故人體之、夏后氏誓衆於軍門之外、欲令先以意待事也、周將交白刃而誓之以致人意、夏賞於朝、賞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于朝、戮于市、兼誓武也、夫人以心定言、定言以出令、故須振雄略出勁詞、銳鐵石之心、凜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明軍法、誓衆文曰、某將軍某乙、告示大將軍吏士伍等、聖人弦木爲弧、制木爲矢、以威天下、益取諸睽、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今某氏不恭、式于皇命、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有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軍無二令、將無二言、勉爾乃誠、敬從王命、無于典刑、經曰、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而名聞諸侯、威震隣國、

令之不行不可以稱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不如者將之過也先甲三日懸令於軍門使軍正執木宣於六軍之衆有犯令者令軍正准令按集軍人而後行刑使六軍皆知之者

一漏泄軍中陰事及告人以事者皆斬

一背軍逃走者斬在道路及營中

一不戰而降敵人者斬臨陣而逃者斬

一後期者斬計事會戰因雨水火者不坐

一行列不齊旌旗不整金革不鳴主守皆斬教旗列營

會戰同之

一與敵私交通者斬藉没家產言語家書同

一失主將者斬隨從即坐

一失旗鼓節鉞金隊斬爲敵所取

一臨難不相救者斬

一訛言詭惑妄說陰陽卜筮者斬妄言鬼神災祥以動衆心者同

一無故驚軍者斬叫叫奔走妄說言煙陳賊下者同

一道棄五兵軍裝者斬不謹收遺而不拾不公者同

一自相竊盜者斬一針一縷皆同

一將吏守事不平賊情相容者斬理事曲情同之

一以强凌弱樗蒲忿爭酗酒喧呼惡罵無禮於理不順者斬去暴也因公宴會醉者不坐

一軍中奔車走馬者斬自入陣將軍以下並步人營乘騎入者同

一破敵先擄掠者斬入敵境中同

一更鋪失候犯夜失號正宿地火者斬恐奸得討

一守圍不固者斬罪及主吏

一不伏差遣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斬有私及强梁同

一使敢居人奸居人女婦及入營者斬

一違將軍一時之令者斬

兵訣評

虎鈐經一

防風茅元儀輯

元許洞輯、共二百一十篇、今摘其論兵法者四十七篇、餘器具占驗、散見于它部、

天功第一

地利第二

人用第三

三才變應第四

三才隨用第五

辨將第六

論將第七

出將第八

軍令第九

軍範第十三

教戰第十四

先謀第十五

先勝第十六

勝負第十七

知姦第十八

奪恃第十九

襲虛第二十

任勢第二十一

使間第二十二

分守第二十三

十可擊第二十四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五異第二十六

五機第二十七

破圍第二十八

圍寇第二十九

防敵第三十

侯敵第三十一
追敵第三十二
詭敵第三十三
困敵第三十四
周備第三十五
遠近第三十六
料地第三十七
生地第三十八
死地第三十九
料山第四十
料水第四十一
料塵第四十二
料敵陣第四十三
料敵營第四十四
逆用天氣第四十五
逆用地形第四十六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天功第一

天道變化、消長萬彙、契地之力、乃有成耳、天貴而地賤、天動而地化、貴者運機而賤者効力、上有其動而下行其化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專也、地之應天、有常也、生機動則應之以生、煞機動則應之以煞、機正則奏、機亂則否、萬物列形而否奏交者見之於地焉、豈止地之爲哉、蓋天道內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將者地也、將者天也、士卒者地也、我天也、敵地也、由此觀其所動、故勝負可知矣、王之於將也、擇賢受柄、舉無所疑、將必內應其正、外務其順、應以正、則師律嚴、務以順、則臣節貞、舉而馭衆之威矣、舉而禦敵、寧免失律之敗見之於將焉、豈將之爲乎、將之爲乎、將之爲乎、

敵、勢之勇怯、見之吏士、豈吏士之爲乎、我之於敵也、攻拔戰勝、使敵不敢抗衡者、豈敵怯乎、由我威令整、進退肅、賞罰當也、覆兵殺將、弱國削土地者、豈敵強乎、由我不嚴師律故也、夫如是、亦自上而及下、自內而施外、其猶天地之用乎、故天必藉地也、然後運四氣、正生殺也、貴必藉賤、力、然後能成元功、而建王業也、

地利第二

地之形、險易殊也、地之氣寒、熱異也、用形與氣在道通順焉、昧此道者、不能趨厥利必矣、善用地利者則不然、險而易之、易而險之也、夫居險用險必內潰、居易用易必外蹶、當有形之用、通之者善矣、何謂險而易之、曰簡以制其煩、要以節其動、用以緩其約、不以踈慢爲失也、何謂易而險之、曰進止戒嚴、內外無怠、用其謹懼、不以暴急爲務也、如是者反險易之用也、以方位觀之、則寒熱之氣異也、當有氣之用、順之者善矣、南方之熱、北方之寒、其氣異也、則水土之性必相從逆、諸人而使之飲其地脉、食其土毛、蒙其風氣瘴癘之疫、凍澁之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順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氣順人、君能以人順氣可也、是故利不可以專一、胡人之馬、越人之舟也、各有便焉、其技不可措手足矣、行師者不能擇而用之、斯亦更胡越之便也、冀其成功遠矣、是知地之所利焉、可兼而有乎、善用兵者、擇利而從之善矣、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率於其多學而捨其偏技、非良術

也、兵家所利隨其短長用之也、是以善與者、勿與格鬬、慮其愛人而無勇也、善攻者、勿與持久、慮其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與謀敵、慮其過輕也、精者使鬬、果敢者使勇者、勿與謀敵、慮其過輕也、精者使鬬、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擇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其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詈罵、奇才異識者、使預談咲、深識大度者、使安衆、倔強多

力者、使斬關搴莽、善隨地形結構者、使度樹營柵、
怯懦者、使輦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詰山澤高
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形、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
推引大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
易險巇、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通儲粮奇辭偉
辨、能駕虛矜大者、使奮振威德、耳目聰明、善探敵
情者、使伺候奸僞、敏才健筆者、使主牋檄、明七曜
休咎者、爲曆數之士、善占風雲氣候者、爲候風氣
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之士、善蓍龜者爲卜

筮之士、是四人雖推測陰陽、各不可使相亂、貴其
專一也、醫人須二十以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
人醫之數、大將軍推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
大衆之內、有善有惡、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動則
有功矣、

三才變應第四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用兵之術、知變爲大、
軍雖氣王時勝、而行列散潰、旌表紊亂、金鼓不節、
正地肅兵擊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時、詎可破乎、許

洞曰、天之所祐正也、怙天時而戾軍政、與天違也、
天人相違、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順應順也、順而逆
應之、必凶之兆也、或曰、軍乘天時、跨有地利、將心
驕怠、謀畫不神、軍陣散亂、如之何、許洞曰、可擊也、
曰、彼獲天地之利、如何擊之、曰、人者、天之心也、苟
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焉用乎、或曰、軍違天時、逆地
利、大將深謀沉毅、部伍清肅、進退有節、如之何、洞
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利、奚謂未可乎、洞曰、
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草莽爲王矣、或曰、彼如是

天著吉凶、以陰陽辨也、地布險易、以山川章也、人
包勇怯、以戰陣見也、苟欲陰陽之順、險易之利、勇
怯之用、在乎閒暇、可得而擇也、當彼我相逢、各出

精擊之論一字不可忘

不意、忽然交合、曷能擇所利而用哉、或曰、兩師不期逼於險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積、山川不辨、當此之際、何以禦之、洞曰、大將止衆堅陣、嚴肅號令、雖敵來攻、勿與戰、俟天變少罷、觀強弱之勢而後進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驚擾、則如之何、曰、以精兵乘之、又曰、倉卒之際、大將以何術、即能堅行陣、嚴號令、使師不自驚亂、洞曰、善用兵者、有動必備、預擇輕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過山川委曲、叢林茂密、晝亦用旗之動靜、故然爾、第一騎見賊、晝舉旗、第二騎亦如之、第三馳告、夜用鼓如晝法、恐敵聞鼓聲急馳告、烟霧翳塞、風雷震驚、旗之不聞、亟馳告、斯所謂八卦探奇者也、是以值賊而能備焉、苟天地有變、則引輕兵以突之、大陣不可妄動、凡大兵之行、常以輕騎數千人、別分部隊、爲游兵、其將擇驍勇之人、觀彼動靜而後舉焉、故我常用其整也、此皆隨天之變也、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平原廣澤、或山谷深峭、或岐嶝穹窿、或坳圩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之何、洞曰、廻渠迂澗、可以限衝車突騎也、深峽隘口、可以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所以爲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障、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踰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可得親近、可以長弩當敵、巖壁相隱、狹徑斗迴、可以劍楯當敵、葦蕭蘆荻、枝葉朦朧、可以戈鋋當敵、此皆地之性也、或曰、寨柵之間、三軍已憩、寇敵乘間、衝突攻擊、當此之時如之何、洞曰、使勇者據其前、怯者匿其後、急遽之時、怯者強驅而前焉、必挫鋒折銳、不若隱之也、曰、當此之時、何暇

別勇怯之用乎、曰、不然、善用兵者、防亂於未亂、備急於未急、結營既定、預令強勇者衛外、怯弱者附之、所以慮晦夜之急也、此皆隨人之性也、如是順天地人、預備之道也、故易之豫卦象以豫者預也、急於取預備之意爲急難之用也、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用兵者、得不審於此乎、

辨將第六

國家行師授律、生殺之柄、大將所主者、國之心腹、三軍之司命也、可不愼於選乎、苟欲命將、預以精

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巇者、言語而不相顧者、突膺仰視者、方坐內多虛驚者、此數者人有其一、斯人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豐下銳上、神氣安詳者、重德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沉厚、不可以詐動人也、目睛瑩朗、五岳相照、燕頷虎顧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腰、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諦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

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尖面小、頸大腹細、目睛昏瞢、點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鄙人也、其二曰言語、人有言肆而目駭視者、心懷異圖也、言枝蔓而不經者、心有隱也、矜大人、言善唯恐不及、黨人也、言錯綜無所歸者、心躁也、方言而他視者、心不誠也、言畢而色下者、心有所屈也、方言頻四顧者、其辭妄也、言人之短而視不定者、誣構人也、言多以私事爲憂者、顧妻子之人也、言大而理不精者、其學虛也

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己善而斥人不善者、崛強人也、言欲發而怯縮者、舍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氣悖而言順、色鄙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理矯而強正、此皆奸詐人也、是十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有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多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拊恤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濶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不暴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其三曰舉動、行有狼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足紛拿者、方食而不覺棄匕筯者、方行而首偏口目輒斜動者、行而唯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

如有所駭者、方行而悖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覩事覺佯如不知而目他視者、十者人有其一、此皆爲心不誠實多蓄異圖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路、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臥欲覆舟、神氣安詳也、此皆智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行事有先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不常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僞人也、先急而後慢者、

庸衆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爲之者、粗踈人也、巧妙而無裨急用者、浮艷人也、所錯捨魯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而不能析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搆架廣大、以善爲惡者、奸人也、善候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焉、八者皆無、何以謂之將乎、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興師舉衆、列營結陣、觀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揆日規時、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之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爲、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溪澗之深淺、若視之指掌、戰

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者、事有難安而能安者、此謂智有餘之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形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爲人之道矣、君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論將第七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恃吞敵在將、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將何以爲、謂小大者各有

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便其往來、戈戟叶其所用、指揮進退、皆順其情、人馬無逼塞之困、攻守獲儲蓄之利、振旅得水草之饒、使人馬無饑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致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也、此之謂地將也、又若廉於財、節於色、踈於酒、持身以禮、奉上以忠、憂樂與上、辛同獲敵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留、納謀而能容、疑而能斷、勇不凌物、仁不喪法、匿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者不以其親、有功者不思其讐、老者扶之、少者撫之、懼者寧之、憂者樂之、訟者決之、濫者詳之、賊者平之、強者抑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橫者殺之、服者原之、失者服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之、譊者遠之、得城不攻、得地不專、敵淺以待變、敵詭以順命、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也、又若以天爲表、以地爲變、以人爲用、舉三將而兼之、此之謂神將也、行師之時、無有天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有勇怯、聞敵而即行、心無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縄以刑、聞之即畏、當之即破、此之謂強將也、師無多少、敵無強弱、三軍順令、若臂使指、往復萬變、出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也、夫能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強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當違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違地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違筭矣、威將可以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武、所以附也、強將可以附地將、上明地利、下以進退必決、所宜附也、猛將可以附人將、上明心利害、下以精敢良將可以保四方、雖曰猛強有敏捷之利、用然皆不可以獨用焉、如是者將之體也、

（無藏以底強也遺失未可考亦或即將）

出將第八

王者既審定大臣之可否、將以將之、於是居正殿名之曰、今某地不臣、願煩將軍應之、社稷安危、亦在將軍、乃使太史氏擇吉日、將授之斧鉞、王入太廟西面而立、王操鉞持其首、授之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其柄、授之以刃曰、從是以

至地者、將軍制之、將既授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以生還、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不問妻子、示其必殉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示其崇於用將之於外、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已也潔、其於士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返良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言則機洩多好則智惑寬則衆解暴則衆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將納私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賤貨揮色所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幾遠慮所以不失委時順變所以建功怒物篤行所以歸愛聽善斥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一刑必賞所以正人明令鑑古所以照衆毋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徇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止欲如山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以生還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不問妻子示其必殉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示其崇於用將之於外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已也潔其於士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返良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言則機洩多好則智惑寬則衆解暴則衆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將納私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賤貨揮色所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幾遠慮所以不失委時順變所以建功怒物篤行所以歸愛聽善斥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一刑必賞所以正人明令鑑古所以照衆毋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徇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止欲如山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以生還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不問妻子示其必殉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示其崇於用將之於外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已也潔其於士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返良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言則機洩多好則智惑寬則衆解暴則衆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將納私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賤貨揮色所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幾遠慮所以不失委時順變所以建功怒物篤行所以歸愛聽善斥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一刑必賞所以正人明令鑑古所以照衆毋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徇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止欲如山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以生還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不問妻子示其必殉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示其崇於用將之於外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已也潔其於士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返良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

言則機洩多好則智惑寬則衆解暴則衆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將納私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賤貨揮色所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沉幾遠慮所以不失委時順變所以建功怒物篤行所以歸愛聽善斥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一刑必賞所以正人明令鑑古所以照衆毋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徇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止欲如山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以生還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不問妻子示其必殉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示其崇於用將之於外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已也潔其於士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返良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

軍令第九

大將軍既受命、總專征之柄、犒師於野、畢而下令、不從令者必殺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旂舉不起、旂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召之不到、往復愆期、動垂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夜傳刁斗、怠而不振、更籌垂度、聲號不明、此謂怠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崛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笑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掌器械、弓弦絕、箭無羽鏃、劍戟澁繡、旂纛凋弊、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撰造鬼神、托憑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奸舌利嘴、鬬是攢非、搆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爲已利、奪人首級、以爲已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逼帳矚垣、竊

聽事情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恨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語諠譁、不馴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詭病、以避艱難、扶傷昇死、因而逐遠、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賜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狥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不言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

者斬之、營壁之間、既非犒設、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者斬、時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令推出斬之、使傳告諸吏士曰、其犯某罪、議當斬、已處斷訖、汝等宜觀此爲戒、是大將以禮行罰、士卒無怨、人有畏心矣、故軍法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穰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船戰第十

夫船戰之時、擂一通、鼓吏士皆嚴、再通、吏士伍皆就船、整待櫓棹、戰士持兵就船、各當其所、幢幡鼓角各隨所載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發、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後不得後、後前違令者斬、

步戰第十一

夫步戰之法、擂鼓一通、步騎皆裝、再通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旛住、幡後聞鼓音整陣、斥堠者視之、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各安部陣兵、雷舉曰、不如令者斬、若欲結陣、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臨陣皆毋諠譁、明

聽鼓、看旂旛、麾前則前、後則後、麾左則左、右則右、不聽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一部受敵、餘部不救、斬臨戰兵器弓弩不可離陣、離陣伍長什長不舉者同罪、無令而妄行陣間者斬、臨陣騎兵、皆在軍兩頭、前陣又騎次之、遊騎在後、若步騎與賊對敵、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馳騎從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

武備志卷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虎鈐經一

兵機統論第十二

臣聞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爲虛而應於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何也蓋由以虛爲變也兵者既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含變應敵動必利矣觀乎天之風雲星辰有吉凶之應者天將覺於人也得其吉象不可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懼之則銳氣銷亡當夷其心謹其政事也苟不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虛其機而應天者也觀乎地理山川險易有生死存亡之途者地盡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也無生死存亡觀彼我之勢察去就之情何如耳然後乃順其事而用之也苟不執地理之險易是虛其機以應地者也觀乎強弱利害有勝敗之情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事合于時時合於理

者無強弱無利害則敗勢可以爲勝勝勢可以爲敗也苟不執人事之勝敗者是虛其機以應人者也是故善戰者雜於凶而難可釋雜於吉而勢可壯吉凶交雜而能不惑於用者此可以上不畏天矣雜於險而事易雜於易而事全險易交雜而能常處其便者此可以下不畏地矣雜於利而敵見其害雜於害而我敗其利利害交雜而能不屈於敵者此可以中不畏人矣知此三者而用兵其盡三才之變乎自古兵法及臣所著之書其間明屈

伸利害者蓋以直指其形貌者爾以臣所謂能審一時之機者其在天也無吉凶其在地也無險易其在人也無利害

軍範第十三

用兵之道先正其禮次淵其謀次擇其人然後詳天地之利害審人心之去就賞罰之公慎喜怒之理擇進退之地張攻伐之勢明成敗之圖度主客之用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能使人捐身以犯難是故先親於人俾

人然後親之先勝於敵而後戰敵然後勝之故用兵必以糧儲爲本謀略爲器強勇爲用鋒刃爲備祿位爲誘斬殺爲畏強弱相授勇怯相間前後相趨左右相赴遠近相取利耗相敵步騎相承長短相用敵欲堅陣我以突其不意敵欲直衝我備其所從來攻必先攻其所寡擊必先擊其所動薄者可突長者可截亂者可惑疑者可協夫軍之爲政也勞在乎役無度怨在乎賞不均弱在乎逼迫窮在乎絕地離在乎將失道懼在乎將無勇儀在乎遠輸

渴在乎窮井軍之爲逸也樂在乎安靖利在乎賞罰當其死在乎軍檢正成其功在乎戰陣詳如此者戰陣之術也軍之即於戰陣也從生擊死從實擊虛從整擊亂從利擊害從逸擊勞從有窮擊困窮山陵之戰不仰高不臨深不衝監不遠絕水上之戰不違風不逆流林中之戰不連翼不相馳草上之戰不涉深平陸之戰不遠離此地之利也軍之禁也不節語謀必泄不峻令行必亂不行賞士必怠行伍紊亂出於暗昧在明察以正之晦夜驚

恐在肅厲以嚴之是以知陣之嚴整軍之表也軍吏畏愛將之表也軍之所親將之所存非智賢孰與此乎

教戰第十四

凡教戰陣每五十人爲隊從營繕纏槍幡到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別相去各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卽各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卽出向前各進三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絶諸隊卽五百人合爲一隊其隊法及舉槍簇隊鬪戰法如前聽第一聲角絶卽散二百五十人爲一隊如此凡三度卽教畢諸十將一時聚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聲角絶卽教頭引從卷還

先謀第十五

用兵之要先謀爲本是以欲行師先謀安民欲攻敵先謀通糧欲謀疎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人和欲謀守據先謀儲蓄欲謀強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取遠先謀不失邇苟有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爲捐利而趨害者也是故聖王之兵先謀其本本壯則末亦從而茂矣苟能知利害之本舉焉以禦敵雖有百萬之衆可不勞而克矣

先勝第十六

孫子曰勝兵先勝謂先定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和曰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和於軍然後可

以出陣和於陣然後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行列不整不先務此三和之道我其可以戰耶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食有餘義有餘也力無餘則困於鬬食無餘則逼於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不務三有餘之術師其可以動耶何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者不成必行其賞則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不咎不先務三必行之道人其可以用耶是以知善務和者公無私捨小惠敷大惠善務有餘者力

諸事而不自怠善務必行者與勇斷去猶豫之謂也舉是九者務令預定之於前則千變萬機動乎其中矣率此以禦敵未有不勝者也故曰勝兵先勝者勝在我也易曰先天不違義蓋如此

勝負第十七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以專敗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勝而必欲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饑割所愛啗之衆有飽之用矣吏士恐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昵所昵謂嬖佞子弟姻戚鄉曲之類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爲鬼詐如詐狐鳴叢祠中或假托卜筮衆有天之用矣謂天所授如是者以敗爲勝也勝

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必欲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饑割所愛啗之衆有飽之用矣吏士恐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昵所昵謂嬖佞子弟姻戚鄉曲之類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爲鬼詐如詐狐鳴叢祠中或假托卜筮衆有天之用矣謂天所授如是者以敗爲勝也勝

敵使來目數動色數異而言肆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甲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頻來爲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貨啗我左右者欲構我密謀也使來言語便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屈強者欺我也敵使有此七者宜詳細之將我刺者挾之謂見之時以操兵者夾輔而見謀者反其謀謂詐爲之却掩其不備也驕者反其驕信我爲驕也凌其無禮構者示之佯不知而反以虛事也將掩不備者復之其佯所說反掩其不備也欺者誅之留使者不可久久則知我之

徵不若殺之是以知姦之道兵之本也不可不審

奪恃第十九

敵無恃不可以為寇欲勝者預審而奪之敵之為梗或以隘或以勇或以緩之謂也奪強以氣奪隘以動奪勇以威奪緩以誘夫力有餘而加於人我則以緩伺其力衰而乘之此奪氣者也敵以嶮壁守或盈隘而陣我雖以士民豐逸不可以強取守者以利搖其心否則以動則攻之陣者以勢逼其角否則竢動師隨衝之此奪隘者也關塞壁壘糗糧所據預力攻之絕其望苟絕之必力弱而躁動於是乘之此奪緩者也人逸馬良恃強輕敵可據隘設伏示弱以誘此奪勇者也不知四奪不足以語奇也兵術萬途不可專一先能奪其所恃則彼力衰半矣

襲虛第二十

襲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曰敵盛兵所向我亦佯應之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也何謂誘曰欲敵之要此之謂支勢也吏士譁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

倍以我之半敵敵之倍敵之半

先己爲我得也

此之謂乘勢也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慴如雷霆此之謂氣勢也士卒寡少盛其鼓旗張爲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也因敵疲倦懈怠襲擊此之謂隨勢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隱此之謂地勢也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而建大功者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畏於戰敵此之謂挫勢也將無威德謀慮賞罰不當吏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勢也吏士譁譁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

古之將以此取勝者甚衆

之謂輕勢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任勢在我可以指揮進攻矣任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清野待之曠日持久敵心必緩於始到矣候其攻無所拔掠無所得敵之衆益以慢矣當於中夜潛聽傳更轉號之聲小有失則陰出精兵兩道擊之地勢便則兩道出壁中鼓譟應之如此不便則一道出則可以破其乘勝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潛精兵僞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伏擊之必勝

矣餘皆疑兵也十萬之國其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此必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是以旗鼓多者其兵少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即詐示以疲倦懈怠便知敵之必隨勢而來預於諸間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以俟之先令細人密探敵人舉兵之期然後設伏以待之亦可過半則邀之敵先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與之持久則衆心怠夫得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內擊謂用間離其敵心然後擊之謂輕勢者可以矣之也有輕勢者可以矣之不備此隨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敵弱也率由勢爾夫影者勢之去也故用兵之道能知水火之旺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使間第二十二

周禮巡國傳謀反間也用間之道聖人以來尚之矣夫用兵決勝不可不間用間決中不可不密苟

此言不爲間謀所惑

微妙至人之兵

取法于天地象

用于水火

人無禮、八可擊也、賞罰顛倒、九可擊也、將士多輕、十可擊也、苟欲擊之、先令細人窺搆其實、而我乘之、然後行擊必中矣、我師亦宜以此自爲戒焉、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兩師相去數里、見敵兵疲弱懈怠、號令不肅、僉謂敵人可擊也、而我未備知敵人之形勢、或注汚坳沮、或曲直相伏、高下相承、叢林茂草、當應敵示弱而匿其强、示不肅而藏其整、示無謀而匿其智、示遠而弊在近、如是而敵久不退者、必有奇謀、一不用險之道也、彼衆我寡、力殫糧絕、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飲血誓士、嚴令厚賞、進退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强禦之衆、以我爲輕也、當有輕之用、由窮

可擊也、合戰未久、敵師未甚殘傷、即棄其旗鼓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擊也、我之生口、爲敵所獲、一旦遁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敵師乘勢鼓行、進攻於我、則勒兵堅陣待之、候其氣衰、此乘勢之兵、氣威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顧死絕之地、而旗鼓振肅者、五不可擊也、

五異第二十六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士也、伎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士也、

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率謂異諸常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畏、窮途遂谷死絕之地、敗壘夷塹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爲、我當内固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内嚴部伍外若有畏、以驕敵、彼既不識隱之以變、衝之以卒、此

地而鬬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强攻急、師大人駭、衆以爲危、我不以危用、嚴號謹備、以天命撫慰吏士、外閑其貌、内潛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佯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佯無備而設伏待之、敵以我愚也、當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敵之兵來、退縮守壁、見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爲畏也、當有威之用、退縮則設伏而攻、出奇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卑驕

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爲也衆以我爲險者、我用其利也、衆以我爲輕者、我用其決也、衆以我爲危者、我用其安也、衆以我爲愚者、我用其智也、衆以我爲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

五機第二十七

兵有五機、一曰地機、二曰事機、三曰勢機、四曰力機、五曰神機、列營布陣、先據要害、敵取逆、我取順、順動息靜、是謂地機、審擇敵國而爲之、以中敵情、使敵不知、爲我所覺、得以欺敵、是謂事機、鼓卜人之氣、爲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爲千人之用、鼓千人之用、威名氣焰、動如雷電、所當者破、是謂勢機、糧芻儲積、士馬習閑、凡至敵境、糧道通利、是謂力機、敵人料我於前、失之於後、料我於遠、失之於近、動靜出人、敵不能察、是謂神機、用兵以五機應敵、未有不能拔城掠地者也、

破圍第二十八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城池完固、民

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即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我力焉、援之不到、即候敵困出奇以戰、何謂即戰、許洞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二面皆如之、敵示以閒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因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圍寇第二十九

逐寇於城隍壘堡、逼而圍之者、踰數旬不變、非克敵之術、如圍中士馬精壯、兵器堅利、芻糧豐溢、外有援可俟者、宜樹土山濬溝池、去圍百里廣爲間道、築壁備之、人數不可多隨地大小用之、盛其兵分部往來、提舉遇急則救應之、圍中寇敵窮賈、慮以死守、復生他計、則伏精兵於敵路、以待本圍

三面兵士嚴爲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則戰在圍一心死守出圍則心散各求生路奔則伏兵發戰則中心散此可以必克矣是故圍寇之道不可以堅守爲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

武備志卷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虎鈐經二十終

防敵第三十

深入敵境寂然不逢一人不可輕動必有伏焉宜詳審四衝之雲氣秣馬勵士坐守待之結營之地俟夜於營數里四周各以勁勇之士伏強弩利楯多列鼓聲有賊遽發擊鼓爲號賊擊衝兵則中營出輕兵援之賊擊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守俟變而已賊退則隨之勿逼之中營亦隨而進焉夫頻兵敵境暇則秣食不常其時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遇平川大澤則分五方之師左右前後人數差等隨時去中軍不可過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軍芻粟處於中軍賞賜資貨處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斂左右二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匆遽周章當寅畏戒嚴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停淵雖使奔衝馳突

分則不盡當敵近則易爲首尾行陣之法盡此

不可妄動何也凡深入敵境與常戰不同地形我不細究其順逆叢林我不深曉其厚薄但堅其大陣於陣中數出奇兵左右掩逐利則進不利則止貨則掠人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先備而俟之必有驚撓劫奪之困可不危哉

不如此而得利者謂之僥勝

侯敵第三十一

兩師未合先候敵人之情故其愚智偏才皆可見之也其有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智而遲者可逼之也機事疾速而不精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

可抗也自功者可間其下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愎自用者可乘也親愛人者可侮也貪者可賂也鄙者可奪也廉者可汚也清者可辱也畏鬼神者可驚也懦而善用人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擊之無疑也士卒使用無時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也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便者可擊也其臨陣諠譁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營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動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謀臣放逐者可擊也吏士怨怒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也又若敵人雖敗勝氣不減一不可擊也舊溪澗水流忽絕視盆已過二也慮其絕水之計敗陣遁走行伍不甚亂旌旗不甚錯三也慮其詐敗欲我逐之然後發伏也吏士奔走不甚顛躓步騎不相參錯四也慮其亦詐也走不甚顛躓也敵走失道左右山谷前亦如之五也詐則心安故必還而致死途窮食盡吏士未甚散可走無路急之不可追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矣候其舉兵我則利進而害退也

詭敵第三十三

兵者詭道也卷舒萬變雖天地鬼神莫能知之是故詭敵之道其術有二敵使到以權臣私之豐寶貨露誠款爲結使者反亦陰期到則賂益於前所以深惑之復以國家事泄之（皆以國家虛實似是而非者）既容乃反搆敵意料不以爲疑即以通情於敵君示舉兵與地以內應之（內應號皆虛號也）得期則以精兵出不意擣其虛我外逼之其術一也見血即潛使竄散復囚其妻子一旦佯爲怒笞之（慕勇敢者以爲待事也或以聞所以聞事也）佯知之而爲怨我以密事告（亦虛也）敵以深惑之復以國家事泄之（皆以國家虛實似是而非者）既容乃反搆敵意料不以爲疑即以通情於敵君示舉兵與地以內應之（內應號皆虛號也）得期則以精兵出不意擣其虛我外逼之其術一也見血即潛使竄散復囚其妻子一旦佯爲怒笞之（慕勇敢者以爲待事也或以聞所以聞）佯知之而爲怨我以密事告（亦虛也）敵有謀臣以間疏之敵有積聚細人焚之敵有種植欺而刈之敵有民人強而虜之陰賂敵之寵人使之獻美人以惑其意致良犬駿馬以蕩其心多方以娛之迫其外困而內惑則國事懈矣然後舉兵伐之可不勞而立功矣善用兵者常謀困敵敵困則我逸矣以逸擊困不敗何待哉

（小合而大離所以堅其心也）（此臣更深）

周備第三十五

一方之地一界之內一城之間分兵守之要地則以其時當加兵於其處我潛應其言及期果與言合乃陰出銳兵攻其不意其術二也此皆以奇爲勝者兵之要道不可以不詳於此也

困敵第三十四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爲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攻具大備聲之以必取潛緩所得生口俾敵知之此守急彼守必緩陰以兵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淵大壑不可卒濟即駐兵築壘鑿林刻木廣爲舟航示以必濟也（如不可卒辦之則不然也）令精兵銜枚于他處舉筏而渡擊浴流屯守侯彼衆亂大兵筏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彼斷絕之路大軍倒回以詭敵敵聞焉如以爲然所

備必緩即陰令輕捷者傍間道以懸梯竹索接續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即回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兩陣相向敵人鼓噪挑戰勿即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且動即亟出突騎衝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後兩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時於大陣後以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弓箭唯以強弩劒楯戈鋌而已候前陣大戰士伍困則麾開前陣大戰令後伏兵先出強弩射之後麾前陣兩

向兵徐遍敵陣攻之稍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示以近而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勝之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料地第三十七

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運障其間道絕敵之潛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詳敵人無備出兵掩不急則利焉敵有備

而出則自蹶矣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引兵而出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薄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乎兩間峭絕曰隘我先居隘地先當盈陣待敵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安待危曰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勒兵退乃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爲不相親曰遠如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敵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

用兵之道地利爲貴此之謂也

生地第三十八

生地者謂左右前後非死絕之地適糧道進退皆利者也生地雖曰兵家之利可以用者六焉若夫懸軍深入一可用也士馬精利陣勢習熟二可用也將沉毅法令嚴三可用也我强敵弱四可用也大將夙著恩信吏士服從五可用也吏士樂戰六可用也其不可以用有二焉士卒顧家者一不可用也進則害退則利二不可用也故

得不審乎、

死地第三十九

死地者、謂背山負水、糧道水路皆絶也、死地雖曰兵家之害、可以用戰者四焉、將之恩威未著、吏士未服、一也、我兵與敵等、我戰則利、彼戰則害、欲令吏士死戰者二也、爲敵所逼、糧芻將竭、三也、前軍既破、後軍尚固、四也、其不可用戰者三焉、彼衆我寡、一也、利害未審、矯衆强爲、二也、猶豫三也、

料山第四十

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凹而遶林奮者勿營、慮四周有伏也、山廻於路者、不可妄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過、急以兵守其後、慮爲敵所絶也、左右前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來之谿路、因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野地、有林近我、我則利於得之、戰則爲伏、急則藏、守則爲薪也、苟能知山林利害者、鮮不勝也、

料水第四十一

頓軍之地、水流而清徹者食之、上也、流之黄雜而有沙者食之次也、流之墨而食之下也、水黄墨、沙清、設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水流而中有墨豚不素流者、勿食、水流而上源在敵者、多糞壤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人狗毳之尸者、勿食、如無水可食、當於其傍穿井以汲、吏士營必以水、慙必以水、若將有所涉也、水流而或盈或減者、勿涉、必有壅囊之機、水止而爲陂爲沮洳限於路者勿涉、必有澤淖之陷、水在敵要地而無甲兵防之者、未可卽涉、先令精兵搜檢山谷崎嶇、慮有伏

焉、大焉、

料塵第四十二

敵之始來、塵有條而散漫者、曳薪也、穗起而驚亂者、車來也、塵高濃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卑而廣奮奮而起者、步兵來也、兵少而塵不肅也、兵多而塵清者、部伍按行軍將之令整也、塵埃左右前後不一者、使人無常準也、軍動而塵埃條條而起者不散漫、軍止而塵亦止者、此皆大

將威德行伍整肅故也列營結陣之時有塵起飛者隨所起處防之必有賊兵潛到臨賊以塵爲候亦料敵取勝之術也

料敵陣第四十三

敵陣稍長心薄者我軍當自堅其稍先以勁兵力衝敵陣之心力困則益兵進之俟敵陣稍動而來救中心則退衝心之兵復堅我陣稍動則麾我兩稍之兵乘之若敵陣心實而稍圓不可輕擊俟變而後動焉若敵陣於死地部伍齊整如一者此將

賢而兵精也不可輕擊焉陣於死地部伍不肅多動多譁旗幟撩亂此蓋將軍愚昧不能擇地利致士伍心動故也可迫而擊之必勝也若陣於生地人馬利於出入行列嚴整旌旗如畫金鼓應節人無喧囂此將有謀而善於地利者也不可輕擊敵陣於生地令不嚴肅行伍不整進退不節此蓋將內不能曉軍政外徒能擇地利故也吏士之心必不固可放兵擊之必勝也若敵左右山峽而不能盈者可擊也列陣而不能順其地勢者可擊也是

知善戰者莫不由此而能料其勝負也

料敵營第四十四

敵營糧道不通利者可守之敵營得高燥之地而不顧泉水之利者可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敵營得泉水之利而地勢下濕者可逼之敵營地勢不順出入者可攻之敵營寬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敵營圍密而兵實者不可輕之敵營四周守備不均者隨其虛處以攻之敵營左右前後有出入之便後有水草之利者不可輕之此皆料營法也

逆用天氣第四十五

望氣者以氣勝敗告于大將觀敵之氣衰則進攻氣王則止兵勿與戰此之謂順天時者彼之氣王他人皆懼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也在乎以智逆於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王以日時爲用靜爲主動爲客敵之勝氣有如門上樓如扞拔柯曰木候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日水時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之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煙之狀暈暈而起者木日木時不可

也爲木能生火也候水日水時自北擊之可克矣
敵之勝氣如白物者爲金水日水時不可也火日
火時利自南方攻之敵之勝氣黃如土臺者土日
金時不可也金日土時不可也土日木時利自東
方擊之黃土也臺亦土也大凡雲氣如水狀及色
墨者綠黑色多爲敗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
地我之頻軍稅駕逼於凶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
而出者但觀我軍上雲氣及敵上雲氣形色以五
行生克用之敵氣能生我我則出軍進戰我軍上
氣能克敵亦利出師進戰不然則勤兵撫士戒嚴
警備俟時而動焉不可妄也夫天不專勝敗之氣
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

逆用地形第四十六

古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土也士卒顧家
其意未專不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尚淺士卒意
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
谷隘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
無絕俱可進退之地不可門兵絕之衢地則合交
有路往來我可以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
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
卒困於險隘鬬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乏絕則當用
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
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此只得死戰也許洞曰
此八者古人用八地之法若地協於用則用之不
協於用則反之反之謂何曰若敵衆深入吾境城
壁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
乎在我當以必戰爲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

必賞立令告諸吏士將軍之際後顧者斬之臨敵
而身不定目數移者斬之有憂色者偃蹇者相示
而動目者遺器械者金鼓不應節者皆斬之獲一
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入敵地
尚淺險則據而挑夷則守慮士卒心不常固擇左
右前後皆險絕無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欲
自戰是則有輕地之用矣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
控搤我勢我當屯師爲大營廣陣務攻具露其氣
機狀如不審俾敵見之欲敵備在前陰出精銳敢

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擣絕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峭巖峭壁之地則爲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澗絕澗則爲罌缶渡之敵覺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爲應內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佯北俟逐北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反佯北之師應有交地之用矣頓泊之地逕達四面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衝地之用矣致兵敵境凡屬守備者宜安之否則夷之資食所獲必付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恃豈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有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強弱觀其雲氣察地勢順逆審人心向背而後舉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於未勝慎失於未失者善有死地之圍始謀於軍者必有後機之困矣設能反後機而達先知必無圍地之患高山大澤險阻峭壁沮洳谿逕斷無可生道此乃知士用謀之利上也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學兵用武率以古法爲執焉與膠柱鼓瑟無異耳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逆順夫興師之際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爲已任我則順古法以待之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古法以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師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

肅散亂言語之諠譁緘默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衆諠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逐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矣許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敵人料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兵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怨者倦也不及其舍者窮寇也淳淳翕翕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許洞曰如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擇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衝要使其如勞倦如饑渴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旂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諠譁應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法曰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許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後行未息中可設伏也行坂半隱半出長林大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崖坼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則旌旗前後可設伏也旌旗亂動陣數動移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古法曰鳥起伏也衆樹動者來也如此未必伏與來也慮爲疑兵也已奔遁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鳥之類也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爲此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爲反古之法也多中爲期用之於人也是以兵法如車也載其物則車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

者由人也故兵法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戰略考

茅子曰、良工不能離規矩、哲士不能離往法、古今之事、異形而同情、情同則法可通、古今之人異情而同事、事同則意可祖、故我列著之以爲今之資、宋有百戰奇法、繼有百將傳、續百將傳、史略戰宗、近有諸史將略、運籌綱目、決勝綱目、皆鎖割而無當、唯姜氏兵覽差詳、吾豪輯諸家、本之正稗二史、以爲戰略考、夫曰略、則非略弗錄也、略弗奇弗錄也、每舉一事而足益人意志、雖言之竟日而弗倦、試之萬變而不窮、是可以觀矣、是可以觀矣、

春秋
戰國
前漢
後漢
三國
晉
元
春秋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戎兵衝擊其前、祝聃與第二伏擊其中、前後擊之、第一伏擊其前後、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前者盡死、戎師大奔、在後駐軍不救者皆大奔、隱公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
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
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五人爲伍以車
居前、以伍居後也、伍承彌縫、以五承偏之隙、而網
縫其闕漏也此蓋魚

今之車戰亦必以此

麗陣、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左右二拒見旝動則各鳴鼓以進、軍也、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楚反使其大夫遠章先求成于隨、軍於瑕以待之、隨令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態率且比曰、季梁在、

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言今雖未行吾計中後舉必墮吾計中、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
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亟從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
將許之、季梁止之、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
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
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
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
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
隨師敗績、

以爲軍令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强國之利由是而
隣封不敢窺荆楚莫敢承一匡天下者仲之教也
齊師伐我曹劌請戰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
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
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
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
也懼有伏焉吾視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俱莊公
管仲伐山戎道孤竹國前阻水淺深不可測夜黑

迷失道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于前隨以歸
晉侯圍曹門焉攻曹城門多死晉師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
侯患之晉文公患其搖動軍心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以衆
曹磔晉死人令舍於曹師遷焉晉侯移師舍於曹墓曹人兇
人之墓爲若將發塚者爲其所得者爲其所得而出之于外欲加禮
懼爲其所得者得晉人棺而出之棺斂其尸而出
於晉師以免晉師因曹之于外欲加禮
發塚之禍因其兇也人之兇懼而攻之攻曹之城三
月丙午入曹
晉伐楚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
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

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楚右師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狐毛將上軍設二旆而退使若大將
使輿曳柴而僞遁樂枝將下軍柴揚塵作僞衆走楚師馳之
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
韋先乘四牡韋熟牛也古者將獻遺于人必有以
先之皆以輕先重此鄭商將獻牛于秦故以
四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敵
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
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
視客館鄭得商人之報使人視秦杞
子等三大夫戍鄭之館舍杞則束載厲兵
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敵邑唯是
脯資餼牽竭矣言脯資餼牽已竭無以留秦師爲吾子之將行也
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
鹿以閒敵邑若何杞子奔齊杞子而掌鄭
者知謀泄故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
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倦俱

秦晉代郤楚闕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楚人饑戕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郡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於是楚人謹備中國不敢開申息之北門楚人謀徙於阪高徙於阪高之險地以避難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若我出師心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豈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戮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楊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王之

（麇與百濮謂楚以蠻夷共叛故謀伐庸也　自楚之廬邑以往伐庸　振發倉廩同食上下同食　窓戮黎官屬庸人囚之　且起楚兵也）

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

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儉人實逐之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同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棵儉魚庸三邑輕楚故但使三邑之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設備以伐之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乘庸不設備以伐之秦俱文公會於中軍上）

晉人伐鄭楚子救之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僧者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王又問今皆聚於中軍何也）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王又問晉之將帥車右在乘者皆下車何也）曰戰禱也（州犁言此將戰而禱請于鬼神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侯也）曰晉侯之側皇苗賁皇在晉侯之左（以伯州犁爲右皆曰晉侯在楚）國士在國士在楚（以伯州犁爲且厚也厚衆多也）亦以王卒告（賁皇知楚王之卒告故亦以楚之情告晉故在晉侯之側）曰晉故在晉侯之側聞淑子宣四年奔師衆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

兵、在其中軍、皆中軍、王族而已、王族之兵、最精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公從之、楚果敗、成公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伐齊、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范宣子、晉士匄也、析文子、齊大夫子家也、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苫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魯苫在齊之東、言自其鄉人、蓋自東道以入齊、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子宣子之言告齊靈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言齊侯固無勇敢、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

晉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候也、晉人知齊侯將登山以望晉師、乃使司馬高山大澤之險阻、雖所不至、雖晉師所不至之地、必施而疏陳之、必疏建旌旗以爲陳、示其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偽、佐也、使軍中乘兵車者、左實、以施先、建施以先、以人物爲人形、驅輿曳柴而從之、輿、衆也、衆曳柴從車後而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之聲樂、鳥得空營、聲樂、故其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斑馬之聲、斑、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兵衆守城、烏不敢上、今齊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冰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殖綽、郭最、齊之勇士、子殿國師、子謂凡沙衛、言以奄人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謂凡沙衛且先行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凡沙衛恨二子、故殺馬于阻隘之地、以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晉州綽、迫及齊師、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兩矢夾殖綽脰頸、遂入齊、齊侯駕將走、鄆堂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速、言晉師行速而所攻甚急、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吾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齊侯將犯之而行、太子抽劍斷鞅、在馬腹曰鞅、太子恐齊侯不止、乃抽劍斷乘馬之鞅、乃止、

齊二、馬穰苴、景公時、燕晉伐齊、齊師敗績、晏嬰薦穰苴景公以爲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約曰、旦日之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夕時賈始至、穰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云何、對曰、當斬、賈始懼、

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遂斬賈以徇三軍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乃閱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饗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自奮出爲之赴戰晉師敗走楚遠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木遽以右師先至舒鳩子捷子駢子孟師師以遇五人不及子木遽以左師以遇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吳人之師居楚兩軍之間也若遇水雨必爲吳獲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自請以其私屬之卒誘吳師簡師陳以待我爲陳以待我師我克則進我師若勝則進師而與我合勢奔則亦視之我師若奔則亦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乃可以免于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逐楚子殲等五人至其本軍簡師會之所簡閱精兵爲陣者會合而擊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滅舒鳩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析公楚大夫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若多擊軍鼓以夜軍之夜攻鈞同其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雍子發命令於軍晉軍曰歸老幼聽其歸家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焚其次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歸者凡應歸者皆遣之行而遯楚因縱楚之被囚者使得走遯欲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段子石也楚圍娶其女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故惡楚懷詐知楚懷詐之故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乃舍于城外城外餼既聘將以衆逆將以兵入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迎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欲于城外餘地爲壇以聽楚人逆婦之命令尹命太宰

伯州犂對曰君厚貺寡大夫闔謂圍將使豐氏（豐氏公孫段之氏也言公孫段之女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將使公孫段之女祖父之之廟而來言告祖廟而來逆婦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逆婦亦不得成禮于廟故以爲欺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罪大國無罪特實其罪乃是其罪將特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大國之安靖諸侯聞之莫不以懲戒使莫不憾者使諸侯莫不追恨于楚距違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十三

君命抗逆連纍而有所壅塞不行楚之命令有所壅底室塞不能遂是懼不然敝邑鄭之在楚館人之屬也守館舍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敢愛豐氏違祖之祧廟而不使楚行婚禮乎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纍而入纍弓衣也垂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鄭逆婦而出遂會於虢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聚卒而戰也更增十人以爲三伍分前吳之髮人不肯即卒荀吳即中行穆子元帥也其髮吉今制幸之人倚恃荀吳之寵不肯棄車即步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卒爲五陳互相救援蓋以道阻難于用衆故臨時之宜制爲五陳不相聯屬易于進退如下文所云南吳而意吉今制步卒爲三伍分前吳之髮人不肯即卒荀吳即中行穆子元帥也其髮

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收去車更以五人爲三伍倚恃荀吳之髮人不肯即卒荀吳即中行穆子元帥也其髮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十四

于前名曰兩一也伍於後名曰伍二也專爲右角具右軍之陳也參爲左角名曰專三也參爲左角名曰參四也偏爲前拒前拒之陳名曰偏五也此皆臨時處置之名誘之以誘佚之至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吳人伐州來楚已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奔師旅之命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子瑕即楚令尹不起所疾也楚師熸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賴與許蔡三國又皆疾惡楚政楚令尹死子瑕卒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譁亂楚必

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請在軍之前行者去其戰備薄其威嚴示之以不整而誘之也後者敦陳整旅、在軍之後列若敦厚陳法整齊行列待之以整重而待之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兵忌晦戰此用晦意也吳人或奔或止、言不整也三國亂、故紛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使奔許蔡頓三國以搖吳心吳師鼓譟而從之、吳師鼓譟而從其後三國奔。許蔡頓同時皆奔楚師大奔、吳子曰吾君死矣、言胡沈之君已死矣師

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莫肯爲國家任患難若爲三師以肆焉、肆猶勞也軍以勞之一師至我以一師伐楚彼必三處奔命則楚可敝也楚必罷敝道路之間於是乎始病、

孫武子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法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人百八十人、分爲二隊、以寵姬二人爲隊長、武令之曰、前視吾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視吾背、婦人曰諾、於是鼓之右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吏士之罪也、乃斬左右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如法不敢出聲者孫子報王曰兵既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吳伐楚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毋不仁。楚毋即于常、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戰日之早晨夫槩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闔廬不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言古書所謂人臣之道見義則爲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而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莫有鬬心吳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楚人爲食吳人及奔、楚師奔走食而從之、楚走不暇食故吳人從之敗諸雍

遂五戰卽郢、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使敢死之士、再往遺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勾踐又使有罪當死者別爲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言越吳二君有軍旅之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敢自歸死於吳、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吳師怪其所爲、皆往目而視之、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俱衰公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吾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智伯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黿、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

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趙襄子至晉陽視城郭府庫謂張孟談曰城完矣錢穀足矣無矢奈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廩之其高至丈餘發之則箘箇

之勁也襄子曰矢足矣銅少若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用之則有餘銅矣襄子曰善號令已具城守已備三國攻三月不下孟談既破滅智伯強固趙宗廼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耕三年韓魏齊楚負約謀趙襄子懼往見談與之謀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授臣故吏以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談乃使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趙無恐

魏將吳起爲西河守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得士卒心使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龐涓仕魏爲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四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五

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六

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七

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八

齊威王之時東周東周之情於東周盡輸西周之東周之東周之君子金三十斤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侯得而獻

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燕人攻齊安平、臨菑市掾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
傳車轄、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
人得免、遂奔即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
下、樂毅并軍圍之、其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
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爲將、
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
壘、令曰、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
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

武備志卷二十

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
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
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
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薄、不
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
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
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
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
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教爲齊王、毅皇恐不受拜、

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
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
樂毅、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
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
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
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
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
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俄有一卒曰、臣可
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

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
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
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
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
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
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
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
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
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

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秦圍閼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

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范雎說秦王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潛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

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于亡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趙楚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雎爲客卿與謀兵事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韓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

秦王斷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如秦、楚相春申君、魏相信陵君、將兵數十萬、救趙擊秦軍、秦軍解而去、平原君欲封虞卿、虞卿曰、勝之所以得封者、以其受趙之地也、今趙以秦爲急、而王以封勝、是趙之亡、不先於秦、而王先於趙也、且王嘗以勝之故、而不誅藺相如、今趙已亡三城、而勝不與焉、勝之所以爲封、不亦難乎、平原君遂不封、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十

明日易見

虞卿言於王曰、秦之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如秦、楚相春申君、魏相信陵君、將兵數十萬、救趙擊秦軍、秦軍解而去、平原君欲封虞卿、虞卿曰、勝之所以得封者、以其受趙之地也、今趙以秦爲急、而王以封勝、是趙之亡、不先於秦、而王先於趙也、且王嘗以勝之故、而不誅藺相如、今趙已亡三城、而勝不與焉、勝之所以爲封、不亦難乎、平原君遂不封、

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

（殆以結人心）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此中有妙處不然便俏矣）

（參奇兼持亦奇）

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襜、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

（多奇士）

秦王剪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趙遂亡、

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翦謝病歸頻陽、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破之、入兩壁、殺七都尉、信馳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自送至灞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祖中而

（雖涉辭亦實語）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爲泰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厮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御而

非竟以其衆故止擊其息歸邑、

蒯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蒯追擊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蒯乘勝略定城

歸、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後着不及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巴蜀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寡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

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高祖為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五年、韓信為將、禮畢、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之為人、暗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

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

漢高大度故能信先賈其自量而後加擊繞魏武心謀故或裹竟稱其必勝以決其狐疑

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卽絕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師兵迎戰信遂虜豹定魏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人趙壁拔趙幟易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死地則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

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當時諸侯初立人無固志故此着更妙人不可不知時）從風而靡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若問出入雖八

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爲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萬金無益也）（此策亦甚淺羽太蠢耳）

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鄭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鄭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與大王籌之曰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流正不欲天下安識耳）

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

下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雖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至要是此語

何多奇士也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皐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皐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皐欲西王欲捐成皐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

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蒯徹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城皐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

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且不聽、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盡定齊地、

韓信既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誇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韓信爲齊王、召其兵使擊楚、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

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自知兵散食將盡、韓信又進兵、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糧盡、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

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
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
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
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
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
來、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乏、信等以大軍乘之、
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
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
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
丘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
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
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
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
其壯士肥牛馬、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
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
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誇見所長、今臣

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其兵、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閒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侯、
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

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
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
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今昌選
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
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
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
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
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縣布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

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中計、勝敗未可知、出下計、陛下高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兵素悍、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散布遂引兵西、俱高帝

戰略考

西漢二終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故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俱文帝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合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欲遂西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乃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鄧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榮陽監齊趙兵

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來救亞夫不許又憩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

兩說而不用天也

漢武攄夷真天子中英雄也而其略不減見哀用略也胡人無亦記者累詳也

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景帝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今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今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徑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去武帝元鳳元年傅介子以駿馬監使大宛國先是樓蘭

龜茲數殺漢使者、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卒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于樓蘭于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略、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自後刺之、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詣闕、上下詔嘉之、封介子義陽侯、昭帝

元康元年、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國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聚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歙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

以聞、

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宣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久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勢不能獨造、此聞匈

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

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營陣畢乃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

社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勑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爲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止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所在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千萬餘頭車數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止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所在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千萬餘頭車數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

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羅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爲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

舉言昭令人不思

詩國者不可不

是此言

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穀、茭藁調交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水船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

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乖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千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貪破其衆、以成羌虜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爲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示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西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走散、饑凍叛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在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乏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舍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

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初是充國計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盡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俱宣帝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内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

久暴而天誅昭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於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

集合上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

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行未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朝見天子哀憫匹千乘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木城四面火起吏士

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郤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俱元帝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驒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自救大將軍王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救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兵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言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於湯　俱成帝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畧考

東漢一

防風茅元儀輯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
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
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
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人昆陽惶
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
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
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
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
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
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爲圖畫成敗
皆曰諾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
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
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
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
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
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
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
軍事爲憂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
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郾安陵悉發諸營兵諸將
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
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
發之六月俱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
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奮之斬首數
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
勇甚可惟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
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
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
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未
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
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
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

太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淮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

更始元年光武安集河北鄧禹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喜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諸將皆庸人窺其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

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乃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起兵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蓽亭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嗚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人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口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衆乃復進秀卽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

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增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鄗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刀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太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

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于都兵有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時眞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楊甥郭氏爲夫人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殁

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吳漢亾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

念所以誘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卑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於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光武克郎得吏人與郎交通謁毀文書數千章不省會諸將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光武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銅馬夜遁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上知其意勑令降者各歸本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

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狥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良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垂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皐已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士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

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

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

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防果執愔歸罪

大司馬吳漢率建成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生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進擊渤海皆平之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異前部引還赤眉追之及於崤底異乃縱兵大戰日昃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稽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

奴遣使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發輕騎襲浮之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不能救引而去

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

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而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高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使長而使人守城中百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蘇茂自鄰圍之蓋延及龐萌在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

後漢劉堪諸將會顧快人意

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以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

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洶懼費敢悉衆以歸張步都劇孫十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孫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各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絶必復亾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亾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搶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

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弇明且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

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眛水上、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

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既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罷遣步兵各歸鄉里、張步三弟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諸將與戰、大敗而還、帝詔耿弇軍槐邑、祭遵軍汧、吳漢等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槐邑、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一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槐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勝而乘勝、不可以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壓境、忸於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槐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亂驚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囂降漢、

光武賜遣于諸將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夫所恃以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

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軔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

高平縣有第一城竇融舉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二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輦西城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帝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粮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恣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

遣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請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頼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

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聽卒斬之使人謂峻曰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亾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岑彭屯津鄉數攻蜀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

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粮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行浮橋而攢柱者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溺死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上

銕船足以制其所長
時故古今破蜀多由此道
易焚之也却被反襲不可不知

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粮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恐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公孫述吏士

馮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叛郡邑後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

攻涪遲其所
時故古今破蜀
多由此道

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狹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犇成都其衆悉降帝戒吳漢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

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委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郭中藏官與吳漢會於成都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藏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亾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亾逃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十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且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適當值其藏官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官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官陳兵大會擊牛釃酒饗賜慰納之越由是遂安俱光武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其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自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突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事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心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

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峙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

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燒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蔍食晨徃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向雲中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滿城耿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俱明帝

龍西太守張紆征羌羌叛公卿舉故張掖太守是威振西域

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下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驅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首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章帝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佯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任尚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俱

鄧騭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亾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三科募奇

懷縣令虞詡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爲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難也、兵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

此討馬奇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師、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

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

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變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犇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俱

安帝

侍御史賈昌爲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一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兗豫四萬人之李固駁曰荆楊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致嶺南不復堪鬬軍行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險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目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

以屬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民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大將軍王商曰、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叛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俱順帝

荊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一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

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頪、頪僞退設伏、虜入追頪、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北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中郎將張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但殘頪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以問頪、頪上言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奐蹋踏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

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諸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返本土伏計永

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不暫安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頻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衆皆恐頻乃令軍中長鎩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於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褒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增助軍費拜頻破羌將軍

段頻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衆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頻頻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鑑信納瞽言奐遂猜恨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汗野傷

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塚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穫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前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今傷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

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詔遣謁者馮禪說
降漢陽散羌陁頰以羌雖暫降必復爲盜不如乘
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
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東犇射
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頰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
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
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
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二千人上東山

虜乃覺之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
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
下萬九千級馮禪降所招等四千人分置安定漢
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頰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
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
戶頰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
故皆樂爲死戰所嚮有功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

垂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
車專殼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
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犇突賊陣因使後軍弓
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驚駭破散追斬數萬梟其
渠帥郡縣以清

皇甫嵩與朱雋共討頰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
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
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多寡今則
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火縱燒必大驚亂吾出
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
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
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
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
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皇甫嵩時角已死嵩與
其弟梁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
少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
梁剖角棺傳首京師皇甫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

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嘗飯故所嚮輒捷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超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斬弘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忠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幷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輜重而退溫又使董卓討羌卓糧絕乃於所度水中僞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竟敗不利士民怨之傳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

斬之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

千古不易之論

人徵

亦非粗

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謂我去羣爭勢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鄙司馬馬勝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圍陳倉以皇甫嵩爲左將軍討國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易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

此時表裏尚有名士七人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人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

戰略考

三國一

三國之事大半在漢獻時稱三國者猶春秋戰國之不稱周也其分帝仍存獻焉終之以蜀漢二主所以大一統也其蜀亡後事數條亦附入之以三國之本末也其他各隨時而一以紀年爲主元之事則特標焉成其夷也

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襚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袁紹等諸軍合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柰何諶因說馥舉冀州以讓紹馥性恇怯然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居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

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

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謹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宜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

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棄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

操操乃引還初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議議已而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叛操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於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以俟

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爲兗州牧、或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侯惇於濮陽、布亦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或、或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官欲自將取東阿、又

使汜疑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麄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殺汜疑、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官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急、司馬與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

操還鄄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遣使家居鄄、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數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而內不悅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拔本上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騎數十匹行收兵北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伍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月之間四面雲集得

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褲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盧江太守劉勳理皖城、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實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抵羊觸藩、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策果襲廬江拔之、勳窮

歷遂奔曹操、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選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羌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桑椹、袁術取給蒲蠃、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爲也、紹繁禮

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有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兄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衆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特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嘉又曰紹方北據燕代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亦曰不

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東侵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直與協策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壘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高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即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以術軍資悉與之暹奉大喜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泰山賊帥臧霸破莒得其資實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軍威名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

古今一智人也

操豈愚人何自愚也

紹之敗失此着耳

荀攸曰張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張繡於穰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卑濕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軍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或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操曰虜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

士之多也

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

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感著泗水中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宮與高順素不和必不同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損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遙爲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駐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

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志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一月大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縛欲降操曰縛太急宜緩之布曰明公所急不過布耳今已服天下無復憂矣布請命左右顧操曰卿所謂天下事可知矣操有憐布意布見宮不肯屈乃先殺宮操遂縊殺布及順

繕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處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強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聞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

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使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貧弱，不能與爭，兵家迭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二

防風茅元儀輯

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操稱受帝帶中密詔與劉備共事謀洩操殺承等夷三族備北侵至鄴操遣李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伏

擊大破之備走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將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兵黎陽祖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勢存

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紹遣顏良攻白馬荀彧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入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敢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祖授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不從授

隄潰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去之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袁紹軍楊武祖授說曰北兵雖多而勁果不及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爲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多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以致紹師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挫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紹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以絕曹操之越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救

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叛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口向言戲之耳其實可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

此着最高

英雄相對可笑可駭

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

此非自固之術何以坑爲

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人豨

阿兒亦自老成語只爲此是妄耳

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

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渡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解人

如此光景尚以脾說說之又道其理而不道其勢吾見表之多辻也

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爲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與詐也直當亂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今其兵華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閱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

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正月曹操濟河過其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爲土山地道以攻

鄴、又攻絕其糧、五月、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濟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幡出、降孚隨輩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奔中山、操殺配、哭祀紹墓、慰其妻、還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大事、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紹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辟崔琰爲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

黃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嫚操、操竟殺之、

丹陽督媽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容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

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線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懸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脩請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

辟青冀幽并名士爲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諸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已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異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淳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

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二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爲亭侯不受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

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正謂表後亦不能用耳

瑯琊諸葛亮寓居南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州平烈之子也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與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將軍

權亦不能用人也

羽飛乃止

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急追之寧射殺操祖得免軍能還營待寧如初都督蘇飛數薦寧不用乃白以爲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乂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

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令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但當勉建方略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把守汚口大絀

繫矴千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司馬淩統各將敢死百人人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以刀斷絀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陳就逆戰呂蒙親梟就首於是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又欲殺蘇飛甘寧下席叩頭流涕言飛舊恩乞其首領權乃舍之淩操子統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今寧屯他所

劉備屯樊劉琮降操不以告比覺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到當陽衆餘十萬人輜重數十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濟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

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挺身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俱

到夏口、

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慇懃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爲權長史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死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

成機鋒

梟雄與操有隙

此着

也權後反以爲肅病功名忠義亦難居矣

梟雄

打

妙在一何

是梟雄人語

妙在一激

亦是梟雄

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
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
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
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
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
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
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軍蒙衝鬬艦水陸俱下長
江之險已與我共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
大計不如迎之便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迎於
料到底

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
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斷大事今肅可迎操
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
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
吏卒交游士林累官固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
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
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
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
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
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
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
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
今盛寒馬無稾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
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
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
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
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
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
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
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
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
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
疾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
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
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深失

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過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死者甚衆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將龔肅舉軍降瑜以肅兵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圍甘寧蒙謂瑜曰留凌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吳丹陽黟賊帥陳僕等三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吳將賀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爲太守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略考

三國三

防風茅元儀輯

孫權圍合肥、操遣兵救之、久而不至、楊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退、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否一軍盡反、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追

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魯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餘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

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超書、多

應奪可法

柔曾料張魯之下將今與言又如此真智士也

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犇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且堅壘壁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

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適爲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

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料璋不足與有爲因勸璋結劉備璋

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薄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正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

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立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至諸浩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曰如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不

可失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呂蒙闚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避逐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船乎權遂從之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

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而擊之此必擒矣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

曹操遣盧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心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

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并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俟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備入成都遷禪公安盡歸其財物佩

以振威將軍印綬以諸葛亮爲軍師法正爲蜀郡太守初備自新野南奔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諸葛亮以書招巴巴不從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

操至陽平攻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操入南鄭遣人慰諭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敎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敎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敎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

對遂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遠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遥津北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親近谷利使權持鞍緩控於後着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畧考　三國三　九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還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拒之

魏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卒推郃爲軍主衆心乃定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畧考　三國三　十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隊前突其陣旦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

操未圖南耗即知必有得隴望蜀之言但是老賊却瞞不過法正亦瞞不過司

既心曰可勸使北去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具宴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荊土孫權命呂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出便入守城門須吏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

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中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衆恟懼或曰可及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問羽

有心人

從者真似讀書人此阿蒙乃直讀書者也

遣別將已在郟下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攻進者恐吾軍犄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盟誓同心固守城不没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內外斷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傳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二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

操自許以南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等爲水所

没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内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焚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往白帝蔣欽將遊兵循江應敵蒙爲國家前應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

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冀未服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尋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

權嘗爲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

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擒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權遂發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

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督攻江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爲大督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孫權爲牋與操請以討羽自効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且可使兩賊相持自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儻有他意爲難不少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恃二城守

固必不速退操即救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圍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陂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艫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堠盡收縛之縣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十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

陸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爲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走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擒也趙儼曰權羽連兵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効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

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鬬心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外白人也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弄脣吻而實無才略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爲南陽太守遜爲右護軍皆封侯使遜屯夷陵守峽口關羽遁走兵皆解散纔千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

獲羽朝之遂定荆州初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圻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至是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權復以劉璋爲益州牧駐秭歸未幾而卒呂蒙未及受封亦卒曹操欲徙荆州殘民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從之是後亡者悉還俱漢獻帝

帝耻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船溜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方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且獎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爲怯帝遂自狼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之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

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荆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猶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

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械軍資略盡
帝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帝在
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曰
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
還初魏主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
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
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
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須濡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

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
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
勇士卒甚怯千里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
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
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息旗
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
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
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退桓遂斬雕虜雙
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因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家

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復
濟吳已作筏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
漲丕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
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
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
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
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
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俱後漢昭烈）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終

防風茅元儀輯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魏主叡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背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遏遇水戰、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

險、亦足以鎮靜疆場、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魏孟達初爲文帝所寵、至是心自不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歸蜀、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攻達、

卿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曲亭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爲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

此着利害較然乘此不過五千士耳何逐以危而不從

妙在無聞

據箕谷魏使曹眞督諸軍守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敕如長安使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

無名之工逆能困亮天十人不可量加

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

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流涕臨祭撫其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先是裨將軍王平連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偪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討寇將軍封侯請自貶三等

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十二月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穴欲踴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退還寵以爲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僞辺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敕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勳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窺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敕從之至是體

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伏弩而卒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淩伏兵阜陵以俟之淩騰布書請兵迎之征

氣康强乃慰勞遣還

吳陸遜引向廬江魏人以爲宜速救之潯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

倣效

而船其歸路於計爲便蔣濟以爲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而復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矣魏主叡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乃報聽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衆中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止五丈原無能爲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壘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

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祈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至新城必不能拔勑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勑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爲魏深

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又
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基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
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
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
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襄
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
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赴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
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
千餘人而還

亮懿相持久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
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仗節爲
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何也
對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耳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
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
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
其能久乎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
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
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
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
北其窠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
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
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

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日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掩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爲之是以

四千里伐人而反飽于城中其時餓運可想

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餓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敞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

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矣不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

古今屯田多獲小有甚於此者

觀

魏欲廣田畜穀于楊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

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逮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亦以地肥耳）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曹爽姑子也辟李勝爲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目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執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不絕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擾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夏侯與曹本一族竟爲姻婭）

姜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欽守之聚羌胡質在侵偪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

（不聽潰必入而自）

還路淮從之進軍兆水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魏江夏太守逮式兼領兵馬頗爲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叶陸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表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親附遂以免罷

魏王昶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擊之司馬懿遣新城太守陳泰襲其秭歸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絚爲橋度水擊吳軍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陳泰亦破吳兵降數千口

魏王淩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私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爲書諭淩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淩

勢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
夾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劉略守之魏諸葛誕言
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
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
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儉各獻
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爲寇六十年
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

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城之守與戰相遠羅
洛重壑間諜不行而舉大衆臨巨險以徼功先戰
而後求勝非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策差完牢可
詔昶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瘠
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
日至三也羅洛遠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則守佃
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
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進據
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

從詔昶等三道起兵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
東興各將兵四萬恪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度陳
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
奉與呂據爲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
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
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
塘時天雪寒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
兵皆解鎧去矛戟但佩刀楯偃身緣塘魏人望
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噪斫破其前

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籍溺
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
積振旅而歸昶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廷欲貶
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葛誕之字也師未出軍曾諫伐吳）
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
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聞雁門新興以遠役
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策是以人皆
悅悅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

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强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於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幷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勑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

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吳人聽之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闕爲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忤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

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毋丘儉素與夏侯

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討厚待欽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爲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其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傅

與王商同意

格言

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沮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爲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之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灊水闉月次灊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虜而遠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北

說亦通

虜而遠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基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絶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絶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壯士先至鼓噪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鴦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矣何苦不可復忍

數日中也欽殊不信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渲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皐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抱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頷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

大臣憂國常如此矣

秋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祈山各當有守彼專

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羌胡穀若趣祈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祈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死者甚衆

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琳斂屯田兵士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親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次等與文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

將軍王基陳騫圍壽春未合懌等將衆因山乘險突入城昭勑基斂軍堅壁基屢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爲欽外勢詔基轉據北山基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報聽於是四面合圍塹壘甚峻擊欽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護里復遣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綝使異更往異以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既不

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吳人咸怨昭乃縱反間言救方至大軍乏食勢不能久誕益寬恣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蔣班焦彝誕謀主也言於誕曰宜及衆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一面猶有可全坐守死無爲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彝踰城出降全懌兄子輝等得罪於吳奔魏司馬昭作輝書告懌等說吳因懌等不能拔壽春城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遂帥其衆出降文欽教諸葛誕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衆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殺欽欽子鴦隃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昭初圍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

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詔欲遣諸軍因釁擊吳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以圍新城衆死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　應

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内患未彌是修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楊州諸軍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於四海也昭善之遂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兵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城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地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爲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魏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趨成都緒以西行非奉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聞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魏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趨成都緒以西行非奉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二十六

高出人一等

初鍾會以材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赴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耶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反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智勇俱竭强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會意與人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將之長安、

悌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勅會助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雖然所言不可宣也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否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我到長安則自了矣後會都如其所料俱蜀漢後主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鍾離牧爲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胡吏以爲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

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祐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進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遏水以絶寇叛祐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即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

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
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
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
遁抗欲追而慮閘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
將追者肇衆洶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
又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閘俱晉武
帝附入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一

晉王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爲宜藉上流之勢密表
王濬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
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
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
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
（所謂將化外專之可也行于末世更是要着）

典造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
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與吳人每交兵刻日方
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
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
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
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
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
（如此着數便可不勞而服吳借還抗對手耳）

成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祐無傷也吳主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抗上疏切諫吳主不從

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留憲代之

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及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上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荊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連破至武昌降之預與衆

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

悌敗死楊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惲曰渾閣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令乎渾不聽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御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

分遣使者奉書渾滔請降、滔舟師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滔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滔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通涼州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

此法未已不傳近世始有得之者實可開千斤

曰、云何、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隆募腰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棟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溫水、虜木機能等以衆萬騎、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扁箱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且萬能等率萬餘衆歸、

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急必招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惠帝

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衆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

以恢鑒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則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陸眷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

無仇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眷引歸王昌亦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由是段氏轉心附勒浚勢遂衰

勒纂嚴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廳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即送襄國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

以身免、俱愍帝

鄭攀杜曾等、相與拒王廙、廙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陳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奮赴、曾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

至此前不突擊爲妙

本意只是以逸待勞

不所以

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

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還、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又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

擊其今

如折之與話皆對手也

更妙

妙絕

截豹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

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爲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谒謂光曰曜盛兵成皐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皐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恐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

不唯據宜如是亦杜曜必守洛陽故先爲此言

王右或諫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

虎鋒交戰擒羯送之曜聞之知勒自來色變使

撤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

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

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

門勒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

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

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洛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度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禦寇者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也若羯虜有可乘之會又不資於此矣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大閱於宛陽欲擊燕燕王皝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自蠻蠻塞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

道亡闕南道險陝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凡都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毓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毓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兵大敗諸軍乘勝逐入凡都釗單騎走獲其母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晉一

毓不復窮追遣使招釗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足戍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集收其餘燼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屍囚其主母與婦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毓遂發釗父墓載其尸虜男女五萬餘口毀凡都城而還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胷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秦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關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卽行

桓溫軍至青衣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金銀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敗

趙麻秋攻抱罕晉昌太守郎坦欲棄外城武威太守張悛曰奪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坦中

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輜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涓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琄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魏王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之閔趣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臺燕兵十戰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

人憚之恪巡陳諭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恪衆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乘千里馬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爲燕兵所執送於龍城斬之

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

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

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温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温軍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温指秦麥爲糧既而秦人悉發麥清野以待之温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長等隨温擊之比至潼關温軍屢敗亡失以萬數符雄擊司馬勳亦敗還漢中温之屯霸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温徑進逼長安温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温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温之持重温殺之

段龕據廣固城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慕容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强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段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求必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墻深塹以守之龕嬰

有仁人之心方可爲大將

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面縛出降俱穆帝

桓温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克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温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汝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悉衆來拒我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不勝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

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北土早寒三軍裹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温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燕主暐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温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棄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温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從軍暐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温伐

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今溫舉山東進屯洛邑取幽冀之兵引幷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荀池鄧羌帥步騎三萬以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以溫聲勢似能有爲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

不反

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溫使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卻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

棄輜重鎧仗自陸道歩還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

王猛伐燕聞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勍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大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慕容評單騎走還鄴俱帝奕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晉二　終

防風茅元儀輯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桓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

丕從之後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

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

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吏白秦

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

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

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

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

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冒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垂稱燕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馬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爲卒使趙秋說屠客及東

夷烏桓、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衆至數萬、推農爲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急救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噪出陳於城西牙門留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

秦將軍魏揭飛帥氐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將軍雷惡地應之攻李潤後秦主萇欲自擊之羣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荀曜寇名秦主登許爲內應自曲牢赴之軍於馬頭原後秦主萇率衆逆戰登擊之靳其右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愼於輕戰每欲計取之今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鄜、

燕主垂擊翟釗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求謀於羣臣尚書鮑遵曰使兩寇相敝吾乘其後此下莊子之策也侍郎張騰曰垂強釗弱何敝之乘不如速

救之、以成鬥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垂軍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釗亟引兵趨之、垂潛遣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營成、釗亟還攻、垂命堅壁不戰、釗兵往來疲竭、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

釗奔長子、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趨、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名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

鄴、長子、

魏王珪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風漂其船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洛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十月燕軍燒船夜遁、

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符謨曰、魏軍乘勝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睦邃曰、魏多騎兵、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清野以待之、彼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封懿曰、魏兵數十萬民雖築堡、不能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趙王麟曰、魏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悉以軍事委麟、

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

一萬四千八百　叶　續參四庫全書　子部　兵家類　反王勻

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讎、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名青還、儀果疲敗、涼王光以西秦主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西秦羣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衆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

深明于九地

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死光自走矣、光軍長最遣子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曰、乾歸衆潰、奔城紀矣、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畧過人、安肯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進、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死、光引兵還如臧、俱孝武

此計甚拙

古來勤王之師此爲最難最奇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珪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大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珪聞之、別駕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

阮之南、與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代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爲薪、平糧竭矣、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水死、餘衆二萬餘人皆就禽、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珪乘勝進攻蒲坂、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弘逵皆玄黨也、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史、居前、徒衆隨

之入軌桓修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千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

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徵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玄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張天鼓

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走夏主勃勃破鮮卑薛于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擊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弁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

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乃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名羣臣

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躁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

與實武君之言俱幸而不用耳天之贊裕信也

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亂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

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衆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

明白君死耳裂

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暇救燕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脣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與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

此續社

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惧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二千兩衆大事此着便分君臣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得以此傳之子孫耶正

以劉裕難與爲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矣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

異才借不成耳

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浮子拳捷善鬬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

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握節而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眞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

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以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時劉敎新敗、人情恟懼、將士北還者多瘡病、建康戰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

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景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景恚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景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　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琊王德文都督宮城

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南塘、

萬寇荆州秦王與遣將軍荀林帥兵會之謙於道募民得一萬人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檀進陷陳大破之斬謙林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内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醽冢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溢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敵彊衆少不應分割置無用之地至是迺服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爲元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恩劉裕之妻弟位居靈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黃虎正墜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内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内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崖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内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

知我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望風奔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宗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崤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崤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秦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屯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止

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矟于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屯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止

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簿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泰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内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窓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舟楫衣糧皆以隨流令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爲敗卒所踩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撫然不應佛念登宫墻自投死泓乃將妻子

羣臣詣壘門降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人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急至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貞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俱在網罟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璝帥騎二萬向

安帝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亹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李歆欲乘虚襲之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四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黄峪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見殺

恭帝

武備志卷三十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等帥步騎三萬濟河、嘗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斤等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復與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數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初、魏主如緩之、待其强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可坐收淮地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荅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魏主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

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墜魏人塡其三重爲撞車以攻城夔遣人作地道中出以大麻絇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檀道濟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建等遁去

魏主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其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

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强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俱帝景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俟督諸軍鎮大磧

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鄴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王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茂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戰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

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主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官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土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絶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槊上乘之而出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主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兵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堆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乘勝日夜抄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于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解頡曰今斂諸將所乘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

蠕蠕侵魏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寨覘賊屬虜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追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者賊遙見疑有伏軍乃退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侗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

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强彼若果來如以駒犢鬬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絶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撤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散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羆鼈小豎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

自載入南山民畜羣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盖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勑連可汗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

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强以待之爾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檀道濟等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還

魏主欲討北凉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滿八千而遠夷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犍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乏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凉州凡十二返凉武宜王數與遊晏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于順懷中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亦未之及是時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絶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絶人馬儉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梁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都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眼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

目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將軍伊馥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爲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救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悔之遂如長安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

得於晉楚之事

魏叛民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今不斬吳變未已（一）身僭窺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爲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

通乎神鬼

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桑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

目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俟為內都大官會定安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俟威恩著于關中復遣鎮長安俟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能為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俟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俟為外都大官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宋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于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爭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而擊之所向奔潰因其穀以充軍食掠諸山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于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于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來燒

沿蠻者善于鵬勦今古皆然

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敗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駒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率

不論勝負利

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斫營伎不過行五十里天明矣其首豈得不爲我有哉

宋主欲伐魏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滑臺宋師遂南救滑臺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綿帛衆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本有實見非作漫語

五人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乘船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斂民入城諸送糧仗詣肝胎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畜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肝胎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壍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臧常山趙郡賊胡死臧并州賊氐羌死臧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于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益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于爾韲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糧之見語當出廩

小城大軍來有事

相貽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床于其上施鐵鑊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廢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并寫賞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擊以彊絇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隆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肝胎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宋主聞益嘉之俱文帶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讜守團城與肥城縻溝坦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

白曜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鄒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爲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

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坦苗糜溝二戍一旬中拔四城威震齊土

魏之人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犇據朐山道成以爲戍主朐山濱海孤絶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

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唐義人已破虜煩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崇祖亦自彭城犇朐山遂依道成於淮陰俱明帝

宋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官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

遂北趣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
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騾戰殺
道隆勔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
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請
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
已就戮屍在南崗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
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
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受先
帝付托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軍同死社稷被甲

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騾文
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俱帝昱

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刑政失中寇盜蜂起攻圍州
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
賊雖敗走復合方明僞出北門廻城東大營殺千
餘人時天大霧方明夏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奔散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
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

檄朝廷洶懼初道成以世子順行郢州事修治器
械以備攸之及徵順爲左衛將軍順乃薦司馬柳
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
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
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順行
至豫陽衆欲倍道趨建康順曰尋陽地居上流密
邇畿甸留北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
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
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

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心皆城隍也順乃奉晉
熙王燮鎮溢口道成聞之喜曰眞我子也攸之至
夏口自恃兵强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
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
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
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
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
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順帝

武備志卷三十二

戰略考

齊

防風茅元儀輯

齊主蕭道成以垣崇祖爲豫州刺史、因謂之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爲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衝、非卿無以制、故有是命、後昶復歸魏、魏梁郡王嘉與劉昶攻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謀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日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高帝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閭表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城、土不闢一塵、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畜力觀

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桓叡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

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城中恟懼叡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懿以爲詐英去一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返

魏穆泰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濕甚乞爲恒州魏主爲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爲主頤僞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泰謀爲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分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强爲我北行倘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强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遂授澄節行至雁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勑

召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帖然

魏荊州刺史薛眞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南陽引兵襲克宛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

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

詣楚王戍、命塡外塹夜伏戰士一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進退失據、南行數里、卽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命廣陽王嘉斷圴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汧圴口、馮道根曰、汧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

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趨淮、夜進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若如敎指、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至是勰與永幷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俱帝鸞

此救圍妙着也

戰略考

梁一

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去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夜堰肥水、舟艦繼至、攻魏小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擊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闕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墻、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

呂苟兒帥衆十餘萬圍逼泰州元麗擊破降之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窟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

魏兵勝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魏人逐

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復南向矣梁主曰此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勑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那繙引兵會之繙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且士卒疲敝死傷懼無可用之力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不聽繙又奏曰若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雖城者臣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不聽命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塹嚴騎慼之人未及回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

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表稱必克願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授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勑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兄叡禮甚謹梁王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叡塹洲

爲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赴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敵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强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戰、敵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帥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擾、於城上厲聲呼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

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舟、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遂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

魏遣將軍崔亮攻硤石、蕭寶寅決淮堰、亮攻峽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爲妙臺節度諸軍、平至峽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垂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將軍昌義之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使義之救峽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輻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楑竹爲絚、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峽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之、

此一奇也不可不法

梁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垂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納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

大將器

梁領軍曹仲宗直閒陳慶之攻魏渦陽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纔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必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還與諸將連營而進

魏蕭寶寅圍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左丞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滿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川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可爲人使安得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據石堆壁命送降者各還村侯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俱請降稚遂克潼關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多置袖棒一枝置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

千人、背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

魏叛民萬侯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言於榮、榮以爾朱天光爲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爲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蜀賊得渭之間、停車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悉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於平凉、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賜寶寅死、斬醜奴于市、

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留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幷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勿聽、遂行、賀拔馬撾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逼留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歡相與誓爲兄弟、詣歡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

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月、醜奴自將爲岐州、遣尉遲菩薩攻圍趣柵、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山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卒、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歡相與誓爲兄弟、詣歡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毆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

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遣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請令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誓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請之長史孫騰牽歡衣乃止

魏高乾與前河内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

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益耳王信讒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馬渡水謝歡引頸受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人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

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强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鄴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悦與同帳寢

戰略考

梁二終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郊、雪涕執別、衆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惟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勒酋長也、嘗爲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爲慮、獨世隆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爲帝、朗以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爲侍中司空、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間由是遂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畏兆衆強、以間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強之有、歡曰、善、乃以元天意安得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時兆衆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出頓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三

萬、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路、將士以爲必死選銳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爾朱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天光不至使椿往邀之天光不得已從之將行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悅果誘岳斬之岳衆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還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凉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既至泰與將佐賓客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已有賀拔之衆圖之實難願且留

若依此策歡雖雄不能一時卽

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豈能爲敵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俱大敗

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晏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慕容紹宗降歡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平凉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封召南泰刺史李弼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軍潰縊死泰入上封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悅黨孫定兒不下有衆數萬泰遣劉亮襲之亮先豎纛于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

麾兵斬之、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不敢動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爲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猜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蘇綽達

奚武亦以爲然、宇文泰還長安、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高歡撤浮橋而退、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

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百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瑒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於秋其民自應饑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諜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來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

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解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絶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去解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

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東魏行臺任祥攻潁州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救之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合攻潁川城必危矣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之乘勝追擊大敗祥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寬患之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學書者僞作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爲落燼燒迹若火其書者還令諜人送與琛營營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乘其猜阻襲而擒之崤澠遂清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降魏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爲十道孝寬掘長

二攻一守十五之師

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竪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乃射

禦寮剽掠可法

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君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帝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

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由是突厥不敢復至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堰成東魏徐州刺史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之不從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

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佯退誤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爲所虜羊侃結陣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墜牀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輛馬數千疋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于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謂光曰爾求生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走何如而尤我也段韶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郤走草濕火不復燃東魏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队鼓偃旗若無人者岳特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蝶以助防守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

岳武穆本于此

為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

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是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人感恩、為之致死、景士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

道、以攻城、城內亦作地道以應之、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為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有疲羸者殺以填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畚鍤、於山上起樓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於

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死甚衆、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踰年不克、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頹、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豐生臨堰視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引弩

亂發二人俱死俱武帝初燕昭成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凉太守高凉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恭央詞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

灘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得平賊宜厚資之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部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絶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景衆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内慚翻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饑疫死傷太半繹遣胡僧祐援巴陵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熟南州以拒西師景遣人戒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舍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將遁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僧辯至姑熟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鵝舫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徑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景而復追此天意也）

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樓堞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卒爲羊侃之子鵾所殺王僧辯軍于車輪陸納夾岸爲城以拒之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蕭修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其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壟上視築圍壘納遣吳藏等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蕭修直進杜崱杜龕與甲士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胡床不動裴之橫從旁擊之藏等乃退俱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陳

防風茅元儀輯

陳霸先拒齊徐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斬嗣徽、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陳　一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

而還、

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塡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陳　二

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寔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宇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請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欲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

功、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帛還、遥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夕皆知之、齊相光宇明月、孝寬深忌之、叅軍曲嚴顏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謡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潰、槲木不扶自立、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正與光有隙、既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内、後大起兵、遂滅齊、

陳將吳明徹伐齊、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率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反者竟散走、

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内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韜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内史上士宇文弼字古

日、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煦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北下大夫鮑弘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路、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偃師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先是憲密謂永昌公椿曰、兵者詭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所處、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兵向千里徑、又遣衆出

汾水關、自帥大軍與椿對、椿告齊兵急、憲自往之、會軍敗、齊人果以栢菴爲帳幕之備、遂不敢進、翊日始悟、

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琪討之、秋、水泛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琪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佯有訪問、隨卽遣之、琪等聞之、以糧爲寔、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琪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乘輕船載米粟籠鷄鴨以餉琪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船、伏甲兵於中、琪軍望見、謂餉船至、逆水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者、乘馬投琪、琪輒納之、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人以鞭鞭之、如是者再、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投琪軍、琪卽遣兵迎接、爭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後實有餉餉、及亡奔琪者、猶恐敦設詐、兵不敢受、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殆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寨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而還、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尚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鬬者、自當于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于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建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

可謂多智矣然之者太速手

徹有而不深以惜親諂直諛耳

免俱宣帝

周楊堅爲丞相輔政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推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宜蜀公

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遥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持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轞送京師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金堅以爲憂與鄭譯謀伐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垂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虚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縶則自鄖公

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

高熲至爲橋於沁水尉遲迥之子魏安公惇軍沁東於上流縱火栰熲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熲命焚橋以絶士卒反顧

戰爭二百載直以為其制而聚觀矣

心悝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迥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

隋主初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即命

素是

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末云想彼統內宜如此宇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杜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獲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

得上流之長江之勢

悉謂熲曰我為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丈置六柏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乘舸艦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言陳有三可滅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

隋楊素伐陳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將軍劉仁恩帥步騎擊昕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幔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誼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臺下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嶽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

武備志卷三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隋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懺、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詔遣楊素討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戰、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斬智慧、因泛海掩至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略、馭

（綠線之意者唯素）

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赴敵或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者微功必（能嚴之不）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突厥突利可汗奏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遂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且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突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紿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楊素

（車足以制戎變車足以勝戎得春秋鄭師之旨）

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猲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爲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先是晟曾出討達頭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軍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俱文帝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諮議參軍王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曉星曆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

又與玉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頒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亦奇才也說諒曰分遣驍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覇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爲杜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幕帷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鬬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聃以城降詔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將綦毋良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綦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抗有二心以李子雄爲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杭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鍾

旃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聘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旃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孑開擁衆十萬柵絕陘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頗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頗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頗自殺

給衣資戎具火幕人率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慰撫使劉士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既而悔之遣人召之不至述以糧盡欲還仲文等以精銳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度難猝獲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辛世雄戰死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鎖擊述等而還

楊玄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玄感與爲深交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

陽督運乃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簡稍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民水火何如衆皆踊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使民踴躍如此不可謂之反矣）

主簿唐禕逃歸河内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

（庸奴亦爲此事）

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馬前

鋒先取河内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子侗等勒兵爲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印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人達奚善意將精兵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不追弘策退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大陽門弘策將十餘騎

馳入宮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每警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請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領河南道十三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城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

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李世民年未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世民

勸之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世民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内、敢圍天子、本疑國家倉卒、不能赴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連亘不絕、晝則旗旛相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此計之上也、不然、爲彼所輕、悉軍來戰、公必不能支、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可汗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又入王薄、復亡去、抵其

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于游俠王秀才家、爲君明從姪懷義所告、帝令懷義與梁郡通守楊汪捕之、汪遣兵圍秀才宅、密值外出獲免、韋城翟讓爲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卽破械出之、讓遂亡命苑岡、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捷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畧、說讓引衆入滎陽梁郡、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

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蒙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惟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氣挫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且巡遊楊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

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偷生草間、君言非所及也、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亦附於密、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預不決、有

賈雄者、曉陰陽占候、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托術數以說讓、讓果以密言問之、對曰、吉不可言、然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然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陀爲滎陽通守以討之、讓鄙數爲須陀兵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使必密所

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

重、自簡精兵拒絢、詐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自効、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勝兵至十餘萬人、

突厥數寇北邊、詔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不滿五千、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伊其覺之反是激其必仕耳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越王冲幼、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讓乃遣其黨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備、馳告江都、密曰、事勢如此、不可發、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掩襲彼、未能救、取之如拾芥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豪傑而資計策、選驍悍而

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於是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襲興洛倉、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陷兵大敗、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邠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遁、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奬之、以任瓌爲招

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掎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

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寶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據大衆、憑堅

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震穡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淵復書以驕之、自是使者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請兵于始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

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強、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爾、何以自全、建成亦以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得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將若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後車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少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墜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

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於西河、選其壯丁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一

李密驕矜不恤士衆、徐世勣嘗譏其短、密不懌、使出鎮黎陽以疎之、洛口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粲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不吝、屑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鄜郟元眞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既而諸將欲戰者十七八

密又惑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魏徵亦言於長史蘇頲曰、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蘇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驃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先是密士卒皆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祀於洛水之土、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秦王世民至高墌、薛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陣、羅睺軍潰、世民帥騎追之、實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祀於洛水之土、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秦王世民至高墌、薛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陣、羅睺軍潰、世民帥騎追之、實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祀於洛水之土、遣巫宣言

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溫彦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審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彦師曰審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審果南出半渡彦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

持百姓聞世民來相率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濕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後戰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

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揭忠狥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饋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

陳後金剛大敗後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絶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

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薛萬均爲幽州羅藝將會實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萬均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兵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從其言建德果引兵渡水因邀擊大破之大破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唐主廓夜襲虎牢拔之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陷管州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皐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泰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挫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

漢高祖入關中宋蔡襄平西蜀與此爲三千古令軟

生防人已衰之振是

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惟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亦密勅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

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守新安以乘其敝世民曰建德新克海公將驕卒惰吾扼其咽喉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敝之乘吾計決矣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薄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諜告曰建德伺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世民北濟河南

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趣鞏而去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追于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

諸子終身無一奇策只是積勞耳

此孫子舊策惟建德不用耳太宗將何以應之

太宗生于乃常用此法

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四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鬲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

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於是大戰世民率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爲擒雖出終必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

其言亦韻

世民率衆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世民登玉壁城觀賊顧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世民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果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鎮屢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

因敗爲

從出戰果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沂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

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南方州縣望風款附、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柴紹救之、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杜伏威入朝、留輔公祐守丹陽、公祐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詔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先是公祐遣其將馮慧亮等將舟師、陳正通等將步騎、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次破石、慧亮等堅壁不戰、皆曰、慧亮擁强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抵丹陽、掩其巢穴、靖曰今此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兵亦不少、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重以老我師耳、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遇大軍與戰、大敗乘勝逐北、兩戍皆潰、公祐棄城走、執送丹陽梟首、江南皆平、

劉黑闥據洺州、世民統兵進討、阻洺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世民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敗、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俱高祖

突厥頡利二可汗、合兵十萬餘騎寇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自負盟約、於我無罔、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

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囚之、帝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旗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帝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帝麾諸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出、叩馬固諫、帝曰、吾籌之已熟、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慮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唐一　十四

軍容示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請退、蕭瑀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突厥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幽州以待之、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我卽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所損甚多、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衆、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

戰略考
唐二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

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内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勣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

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即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没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戰、率長矟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眞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省道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

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恃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救諸軍鬨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市不下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眞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

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若向烏骨則建安新城之虜必蹯吾後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工五十萬山頹壓城城崩會守城傅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狥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遼

左早寒草枯木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俱

李靖知此言不用故即以道宗解破

太宗

百濟爲寇命劉仁軌劉仁願孫仁師討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

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

古名

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

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鄙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修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寖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擒遮匐、遮匐亦降、於是因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突厥阿史德溫傅及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總諸軍討之、行儉乃縱反間、使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堠惶惑來白、行儉召三

軍謂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仍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俱高宗

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

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窠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負曰兵勢合則强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攻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衆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郭元振在涼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彊盛欵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

婆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廷、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吊贈之禮、婆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俱則天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

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牧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悉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睃帥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睃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俱中宗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守珪乃修復城市、收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合流散皆復舊業、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縱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高仙芝爲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累討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二十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爲三軍、使疎勒守捉趙崇玭統三千騎趨吐蕃連雲堡直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自赤佛堂入路、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娑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畢集河次、

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鞿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苟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排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散走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厄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領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言未畢其仙芝使二十人來迎云胡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婆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佯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占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大使將我欲何處去下嶺三日城胡果來迎明日胡弩越迎當令將軍葦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勒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不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勅命賜縑物首領至、

齊總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仙芝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國

王君婉爲隴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婉以其兵疲遂整士馬以掩其後君婉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婉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乘合君婉率軍士乘而渡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婉縱兵盡俘獲之

祿山之至葉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

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
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
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
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
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
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之脊、彼則
成擒矣、今且宣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
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
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

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
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
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
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
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
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
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
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張巡至眞源哭于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丘、

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
雍丘、賁出戰死、張巡兼領賁衆、潮復與戰將李懷
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
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
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
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東嵩灌脂焚而投之、賊不
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
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軍聲大振、

子房流亞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瞻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士戶七萬口、十餘萬窮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吾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

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

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

軍聲大振、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

哥舒翰禦祿山、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

口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不待師集而衆事古今未有不敗者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頂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唐二　二十

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纂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

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俱玄宗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防風茅元儀輯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唯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求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

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窠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人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

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

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開東北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窠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戰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十

十合圍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徼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剉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阻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鬬遂爲賊所圍張巡乃

佈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柵閙巡以大木置連鑌大鑕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弓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覘者知之僕回懷恩

同紀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迫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謂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賊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

（懷恩不從則實能料敵）

張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

十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擊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解情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持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此是根本不然）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屎以食而官無統御、

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末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

（思明亦按賊亦以權分令不一故得乘之耳）

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
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
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
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
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
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
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
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

非大將才不能

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柰何不守、光弼
曰、守之則汜水崤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
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
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
部曲堅壁、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
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
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僊
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
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

人千矣

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
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
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
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
之、龍僊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
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
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
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
繫其駒而出之、思明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
巨木承其根、鑱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
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
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
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
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
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
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
不得則勿返、日越將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

乎、希顯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顯、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顯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韜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

擊遁去、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勅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

明及

亦奇才也

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俱肅宗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李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請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

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

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

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

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酬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自損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酬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人原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叶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敝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田承嗣知咸陽爲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眞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旰、旰晝夜穿地道以

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蕃衆相語曰崔肝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武大悅裝七寶犒迎肝入成都以誇士衆俱代宗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崔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彊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夔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凡殺八九萬人

朱滔帥幽州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進圍深州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至束鹿惟岳將王武

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爲殺猊象使猛士（修仗破虎象此以破馬）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飾處苦心）焚營而遁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眞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

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馬燧等屯於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魏州）田悅之令之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

（波險一策）（非持軍素嚴何能使百騎不亂）

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衆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記悅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士卒不滿數千悅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爲誓悉出府庫及斂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

李元平大言好論兵宰相關播奇重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時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韋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葺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汗地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太薄耶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

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逼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強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趨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待之德宗幸奉天數日賊軍至造雲橋成闊數丈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

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搆木爲廬冒以牛皮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賊中惶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齎空名誥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著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薪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燄高於

城壘是時北方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餓又少甲冑瑊但感激誡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陷不能進須臾風迴轉燄雲橋焚爲燼灰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足格鬬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李懷光有異志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欲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

李晟得除官制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慚恧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眞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黨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搏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

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鸞與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眞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厲將士以雪仇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眞退入

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泚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

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鄙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

便是大臣之識

謝曰非所及也先是將吏自賊中逃來者言泚衆携離可滅之狀會賊將姚令言僞中丞崔宣使諜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崔宣善爲賊守諸將勉力自誠之曰爾報姚令言崔宣使固勿不忠于賊也

李晟初至鳳翔涇源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

知此方謂可才

尋託巡邊詰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絶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絶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

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命、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諸帥皆不能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不得已械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十古快心事只是不能快處耳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遂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狗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縊而死、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嗣曹王皐討李希烈之叛、成立堡柵於蔡山、皐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歸州、理戰艦、步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

戰艦南北與皐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皐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抜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抜蘄州降其將

陳儀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儀奇密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救李泌發兵防遏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不從與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深固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環亦何由成上乃召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環屯洛口以為賊援元光謂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

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澗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渾瑊與吐蕃和及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鼓入其衙馳十里衙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弁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夫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弁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弁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慚懼謝病吳少誠遣兵掠臨潁上官況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鄜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者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云至城旁草盡不能人留虜退則運芻糧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旬三城成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俱德宗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攻

唐五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

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出趙陰計、得其堂陽、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于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

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臨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東鹿、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

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巳、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人、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

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鄰日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之陛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大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效、不過數月、必有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

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與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命、申板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卿

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善樞密使梁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李

無此一轉筆事成不得事

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宜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過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

第一冷着第二妙着

以李憕代之憕至唐州知上卒憚戰謂之曰天子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知憕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憕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憕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憕不爲備憕遂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憕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呼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遍行所部宣布朝廷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闚說多方與終不聽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單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

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剗其心憕許之士良無懼色憕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憕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憕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憕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憕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憕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憕每得蔡降卒必親

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
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
能爲也、祐有勇略、守與橋柵時帥士卒割麥於張
柴村、憩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
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憩釋縛待以客禮、時時
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
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憩、憩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
諸軍日譖憩、稱得賊謀者言祐爲賊內應、憩恐謗
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

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
祐送京師、先帝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
憩、憩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
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
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
屠其家、憩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憩、憩知
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憩獨喜、
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
常爲行備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
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不與此賊俱生、欲
罷兵、度獨無言、上間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但諸將心不一、
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窮迫、但諸將心不一、
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
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
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
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
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

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
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
之、度遂行、以堰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
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凌挫百
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李憩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憩曰、吾兵少不
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
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
擊其背、衆驚將走、憩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退者斬、

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憩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憩不聽引還、李祐言於李憩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憩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憩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憩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糧、整羈勒、

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憩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憩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垂匏城、城傍皆鵝鴈池、憩擊之以亂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憩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躍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

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憩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憩、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楯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

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戰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關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焉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

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騶騶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上欲移劉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爲、恒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師道將敗、聞風動

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禁易禁也、庸何愈焉、（俱憲宗）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敝、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

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惴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此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文宗）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

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軍司馬、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仲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

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論、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及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爲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竇曆年樣爲之、不出百日、旌節至矣、於是遏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眞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孥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

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達何弘敬、以河朝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

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順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使者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穎出見將士發喪、不受勅命、制奪從諫及穎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

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載、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卽下詔討之元逵卽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爲晉絳行營招討使、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

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絶、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絶其水道、不過二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劍將萬兵戍洛州、以穎數誅大將、疑懼、名之不入但劍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穎事成、卽除

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愼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詷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

戰畧考
唐六

鄭祗德求救於隣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

防風茅元儀輯

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六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裴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暲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

一京 D73 册 續參四庫全書 6 反E3

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脩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

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裏職者無言矣賊別帥曰汝降是也當立效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鈐六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爲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賜其家皆泣拜謹呼願効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騎兵大足或請爲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恤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晟謂表甫曰鄜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

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殘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刻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牲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

宋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表甫爲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更少不得

辛讜討龐勛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拒之於汴容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讜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

避火船之法

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宿州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

賊城守若尚狐疑須吏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

西川人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飾度使盧攜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具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令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鈎縻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驟

虔變復所獎扳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故出無不捷（俱懿宗）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厲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令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脅以重賞使來覘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訐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天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壘柵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门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壘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隄橋等以邀官軍仁厚調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

本欲即遣汝歸恐前塗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背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授以一旗使前歪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斃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壍其衆釣出之已死斬首以獻

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噪爭出、羅夫子自刎、衆挈其首、縛阡能

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某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擊句胡僧而剮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牓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准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牓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

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涪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侯一人、更令脩促部伍、召

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儆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

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墜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孃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墜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孃論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殉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

（天下當之而不足以一州守之而有發道只在豫耳）

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舂磨寨攻圍三百日

通解去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論之曰爾速遣

（射）

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脫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縋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乃還晉陽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開門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論之曰爾速遣

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仁厚追及之斬言諸將胶栗仁厚陳於關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曄不知所爲都將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爲刺史

秦彦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鐸鄭漢章將之陳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

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自是秦彦不敢出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桐宮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

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日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置招安將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塲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匿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追幕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被擒餘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既而久攻不拔神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裴

高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又作生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人爲諜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迓之全忠命諸軍牧馬飽士饋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翊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全忠穿蚰蜒壕圍設大鋪鈴架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全忠圖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

行密乃爲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自遣人召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顏遣王檀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顏聞之、自將水兵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俱昭宗

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

母、待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廸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見廸色動、廸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召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

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耳、若率衆守城、不可卒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為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梁夾寨秦晉兵已去梁主以為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為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堠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來誑我爾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洞屋者攻車也洞其形如屋隱兵屋中推以攻城也吳越將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絚投錐以揭之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鏢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三十餘人周本夜遁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彭彦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温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内彊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爾今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

乃疾趣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贏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追之

鎧冑鮮華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爾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之徒爾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山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騎突今歷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虚實則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爾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過寨帳撫王也王踧然而興曰子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

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日尺抄之、梁兵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餉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塘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訴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兵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餘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走、梁之精兵殆盡、河朔大震、

梁主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舜圍棗彊、賀德倫袁象先圍蔺縣、晝夜兼行、抵下博、遇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彊、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眥、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出降、周舜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效死、周舜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舜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欲屠之、德倫攻蔺、晉將李存審謂史建塘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蔺、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塘嗣肱分道擒梁軍之樵芻者、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

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蓚未及置營建
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蒭者
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
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
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蓚之耕者皆荷
鋤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
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王慙憤
病遂增劇俱梁主朱全忠
梁以王景仁爲淮南招討使將兵萬餘侵廬壽吳
不敢追時服其謀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
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
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
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
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
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

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於趙步徵兵未集溫戰
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
槍大呼曰誘敵大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鬬衆隨之
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
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
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
兵敗還視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
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則
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主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
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
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
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劉鄩圍晉陽誠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
不病及退因選精卒殿後徐徐而行至石會開留
數馬及旌旗虛實於萬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
不敢追時服其謀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
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
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
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
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
纔及山下亟發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
卒腹疾足腫墜岸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
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糧盡又聞晉
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
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

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鄴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鄴已整衆下山屯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堠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蒞鄴營而返入臨清鄴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壍而守之

魏博兵亂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梁將劉鄴乃軍於莘縣增壘浚池自莘及河築甬道餉梁帝詔鄴出戰曰晉兵未易輕擊俟彼進取苟得機變豈敢坐滋患害帝又遣使問鄴以決勝之策對曰臣無奇謀但人給十斛糧盡乃破敵帝怒曰將軍留米將療饑耶又遣中使督戰鄴謂諸校曰大將專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致變安可預謀今揣彼白氣盛難可輕克諸君以爲何如衆皆欲戰鄴默焉乃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給河水一杯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意或飲或辭鄴曰一杯之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旣乎衆皆失色時莊宗以兵壓鄴營亦不

出帝又數遣人促之鄴以萬人薄其營俘獲甚衆少頃晉兵繼至鄴退復戰於故元城莊宗與符彥卿李存勗夾攻鄴兵大敗

吳主遣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此油燃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卽選騎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阿保機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於易州李存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我多步我不利於平原嗣源曰虜無輜重我行必載糧設平原而虜抄吾糧我先自潰也莫若自山中潛趣幽州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

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擊三人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始却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則成寨契丹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前存審戒步兵陣於後勿動先命蘇兵曳柴燃草以進鼓譟合戰趣後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圍解

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毀營而進衆號十萬環亦素

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樸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兵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環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晉軍望見梁旗幟驚潰幽州兵已亂德威不能制

父子皆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環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環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勝必不戰自潰

凡決戰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梁敗卒

不滿千人、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吳、吳遣將彭彦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傅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傅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艦相接、傅瓘使散沙於巳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

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李建及請選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兩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鼈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艨艟隨流、梁兵焚溺者大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中軍、陳彦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吳越兵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瓘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與兵、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踊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遂引兵還、

契丹屢寇晉幽州、衛州爲梁所取、澤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敗、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以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允

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為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彦章等趣令進戰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内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

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王彦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彦章為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鎗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温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彦章問以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

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彦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鎌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守殷救之不及彦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彦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為柵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彦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南城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内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楊劉梁兵壘壘不可入唐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彦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

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源覆軍之罪、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家國讐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

以一人對一人止堪相抵又自束之耶

抵梁營、擒其斥堠、又以火栰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梁主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爲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未下、契丹屢寇瀛涿、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憚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家國讐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盡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守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詡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

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彦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彦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歸家、又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爲先鋒、遇梁兵一戰大捷、追至中都、梁兵潰、追殺無算、彦章走、將軍李紹奇追章、章重傷馬躓、被擒、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

公與崇韜之力也、鄴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鄴所患惟彦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爲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亦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踊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命皇甫麟斷其首、梁亡、以上俱梁主瑱

武備志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捍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鐵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故所向有功、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次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盛孟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衂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仓、

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以強衆心趙廷隱亦以爲然乃以廷隱爲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朔入辭璋撤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及戰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騎遁去追斬之董璋之起兵也范延光言於唐王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爲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環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稱藩然益驕倨矣以上俱唐明宗

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爲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是夕敬塘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敢與戰也敬塘數服唐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滿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陣而南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回兵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

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領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倉皇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遣兵急獲一橐駝乘之得脫

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恒州趣恒州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砍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以上俱晉主重貴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陘

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漢主高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犄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温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感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

逼之飛書徼以招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報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築連城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守貞如坐網中矣

王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

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

李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賞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少飲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

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辜

家産、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至是吳越攻常州、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唐主乃以爲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怒、克宏活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元帥宏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奏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甲兵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

戰畧考　　防風茅元儀輯

北宋一

周故臣李筠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追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虎牢、

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勑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意於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

南馬仁禹守瀘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姝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豫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

善將將皆無如

守邊之本

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時帝數微行過趙普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持

試卿耳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彦韜潛以蜀主與北漢王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彦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義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與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爲桴橋上設敵柵三重沿

江列礮具光儀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彦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帥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寧江城彦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里名來

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尤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

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効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是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雪宋主設瑝幃衣紫貂裘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感泣故所向有功

平成都虎捷都校呂翰與綿州都校全師雄謀叛約以三鼓攻城裨將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但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遣師襲破之

劍外初平馮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挺相撻擊必無固志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衆巡城審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追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安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

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瘡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器考　北宋一　十八

則蹶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李穆諭之入朝不從遣使來求冊命宋主亦不許復遣梁迥諷之終不荅迥還白其狀太祖乃命曹彬潘美等帥師十萬伐之以前全斌等伐蜀多殺降及彬入辭乃戒之曰江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器考　北宋一　十七

之偉度

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饗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亾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

其中維江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淺深宋王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州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絚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水深濶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至是潘美因帥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卒賴此以成功

江南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戰艦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俱太祖

契丹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國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都鈐轄劉廷翰陣於前崔彦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截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李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田仁朗行及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樗蒲副將王侁等因媒蘗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

城守爲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能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

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絶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餉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粮與米信復趍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

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墊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濿沙河而爨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拍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三千於土砦掩擊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

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俱太宗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遊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鬬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揀驍勇、據要害、以備之、

契丹主攻遂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其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釗、集衆登陴同守、以候援至、會天寒、汲水灌城、旦悉爲水堅滑不可上、契丹主不能登、乃引去、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川、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必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母還、畢士安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

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疑沮故出之、

詔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久無知者、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母還、畢士安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

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直廷下準曰陛下如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卽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甲戌寒甚左右進貉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山中以扼

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曹利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

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俱奠宗

無此數者便是土木之事矣

卒亦斡那懣遁悲

武備志卷四十六

戰畧考

北宋二

防風茅元儀輯

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是一世之雄）

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以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天聖中王曮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曮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曮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蕃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曮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曮不能對曮始歎瑋之明識

元昊陷諸門諸砦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與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

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穀可省糴十之三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資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

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教吏民晝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晝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徵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清澗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士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

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壕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叅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拒約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

（貶何止其愚）

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遂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福力戰身被十餘矢中鎗死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

（取敗之本在此不特違節制也）

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甚敗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韓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其勇畧將帥統領訓練豫分部曲遠斥堠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帑三分之一分助邊

（按不言生則只）

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秋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

詔以大名府為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佻，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人名為北京，即真守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契丹兵壓境，詔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敎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

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

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
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
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
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
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
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爲力辦
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
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
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

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
衡乃草遺野利書膏爛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
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
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棗一蔀遺野利野利
見棗龜笑曰种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爲度必有
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
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
無書至箠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官仍
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

不惟試之亦使嘗之

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
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袖衣取書
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
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
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部多不
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窺覘之生虜因
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
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
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

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
有虜至急檄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
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
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酋將杖其背僚屬
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
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
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
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

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繞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溪澗虜忽壅遏山嶮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行至鄧州加廣南安撫使狄青討儂智高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晏

將佐次夜晏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執

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　遂皆披靡相枕籍死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南夷尚鬼青高行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青遽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多諫青不聽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

軍歡呼青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踈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俱仁宗

夏人寇邊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源抄掠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襲銀甲氈帽督戰挺先遣彊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

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安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挫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

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俱英宗

吐蕃木征寇河州圍之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州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

窮蹙詰軍門乞降、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慄而韶　心自如、人服其量、

夏人聞朝廷大舉、毋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俱神宗

金主阿骨打聞遼主親征、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濼、金主行次爻刺、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饑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童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爲勇耶、衆皆悚愧、請自効、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齋以往、無事餫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踴躍、遂追及之於護步荅岡、是時女真兵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女真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死者相枕籍百餘里、獲輿伏軍資寶物牛馬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因而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皆悚愧、請自効、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齋以往、無事餫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踴躍、遂追及之於護步荅岡、是時女真兵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女真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死者相枕籍百餘里、獲輿伏軍資寶物牛馬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因而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先二人、躍馬而出、必觀陣之虛實、四面分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離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踈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

戰畧考

北宋三終

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文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自武功大夫以下、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兵之屬不與焉、修樓櫓、

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入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兵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緣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嘗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檛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敝其目留帳中夜

試知敵目爲何

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臧之無遺、既言、乃陰遣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舉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俱徽宗

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文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自武功大夫以下、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兵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氈幕、安砲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將以統制、日肄習之、以前水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塞于

牟駝岡、是夕敵人攻水西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州繼而下、綱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佈拐子弩城下火船即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扠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俄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綱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得禁衛善射者千人以從、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禁卒乘城射之、應弦而倒、綱時坐酸棗門下、乃登城督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虜酋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虜矢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傷者、皆厚賞之、人人歡呼奮勵、自卯至未、中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攻、乃退師餌我以和、

金幹離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置制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西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州繼而下、綱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佈拐子弩城下火船即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扠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俄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綱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得禁衛善射者千人以從、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禁卒乘城射之、應弦而倒、綱時坐酸棗門下、乃登城督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虜酋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虜矢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傷者、皆厚賞之、人人歡呼奮勵、自卯至未、中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攻、乃退師餌我以和、

金幹離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置制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塵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

之爲耳
金人貪
愚今之
金非此
金矣

道時被病命母舁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諷頑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書奏

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幹離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諸城門開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

天平
人郭

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許翰言金人此去存亾所繫當今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俊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韓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俊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

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推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東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懼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噉就降其衆萬餘

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稟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飛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棚下又置糠

布袋在樓櫓上雖爲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塡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縵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塡壕先用大板如初王稟每見塡即先穿壁爲竅致火鞴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然濕薪火既滿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至能不令塡壕其鵝車亦如鵝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

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鵝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給巨石置彼鵝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金人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數

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李綱請造戰車曰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二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申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筧之設

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簾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鎗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所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鉤索止則聯屬以爲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鎗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先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鎗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偃牌弓弩間發以射之既

逼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噪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

不如用騎車遇險不必出此矣

武備志卷四十七　戰車考　北宋三　八

直隨地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壍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完固

金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官吏乘城走者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三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如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

今之賊皆如此也

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趙訥知興神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進以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

此時尚狂何況他日

武備志卷四十七　戰車考　北宋三　九

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陳規以明法補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陸縣金人陷都規率兵數萬勤王半道兵潰而反會郡守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府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相繼來寇皆敗而去范宗尹爲相分鎮以爲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召赴行在在州八年累破賊衆中原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規有朝野僉言後序畧曰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

守城快論古今第一

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禦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敗皆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連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爲之援也且以五萬兵爲率若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俞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謂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賊

亦須將能節制不然紛紜不領矣

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於一齊敗衂潰散爲盜京城之難其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

此言足破千古

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俞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謂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賊

河獻

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爲金人所得咸爲攻城之具規以爲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放箭此善言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因亂制治之術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

砲碎之亦可用單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至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不窺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窺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可致一座亦可以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已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小砲可抵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九爲之泥九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人人必傷死若要推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摧毀城樓守城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賊在城外伐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砲盡金人廣列礮石砲尋碑石磨蓋石羊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坐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迎女頭墻坐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砲擊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墻稍加高厚則全安堵矣又須用造高木長一丈濶一丈一丈上下外直裡斜外密裡希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連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無損壞間有損者即逐前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捍禦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高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聞南門守禦官亦以禦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塡壕成五對樓過壕攻城下列砲二百餘所七稍砲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砲每坐可施處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築合代女頭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

于兩頭措置深埋排扠木以防賊急急登城上分兵兩向次於城裡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裡脚下取土爲深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到必當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人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是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嘗用砲城關內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声而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纔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賊外賊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裡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謂砲在城裡砲

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墻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墻上頭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城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裡脚下取土深濶裡壕壕外去壕數丈再築重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裡壕又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壕裡垠上新城脚下繞綠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得裡壕賊若由門人城須行新城脚下裡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

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且只如此爲備賊兵至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又況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內之軍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求已古人云上策

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及爲守之計不獨大起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有數十座齊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觀望敵人嘹哨乘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內掘開城門

自運土填壕欲爲入計不攻自敗所以敢自掘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除已備賊入城而死耳晉王潑遣都讓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伍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城於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滿尸三十餘

里獲鎧甲五十萬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法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虜人用火炮擊樓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壘填城高數丈虜人用天橋飛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然利不至於百而功

不至於十、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字方徑二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槍路墻裡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庵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墻裡墻皆低下則砲雖在外數多悉不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吊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機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裡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

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人一步向裡便是賊陷穽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二三丈城門啟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墻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內脚下亦築雀臺高二尺濶四尺雀臺上與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墻頭墻墻重疊雀臺上埋排扠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

羊馬墻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墻內反害墻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脚下作深闊壕壕向上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扠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圍城以械爲牒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

見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爲一攻機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嘗謂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謂兵者詭詐爲道是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於衆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不以時設

計遂致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未知虜人攻京城械器施設之方前則每聞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不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即知其詳則豈可不盡剖其所見而

戰守考 二

南宋一

防風茅元儀輯

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宗澤不可乃拜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

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論

澤竟縱遣之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夏秋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各山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聽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

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金將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

果敗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隆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隆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筠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乙卯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令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衒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纍之覘事者台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兄者皆懍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

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論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發還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御營統制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彦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

原澤即以彦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彦孤軍不可獨進召彦計事彦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彦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滄相等州王再興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蚤還京師臣

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太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懷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江若

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
紙趨前舉麾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詰大理寺置對
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浚兵
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耳汝輩固天子自
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

江淮統制岳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境
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
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
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
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則振策以
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
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兀數十合世忠妻梁氏
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擄兀术之壻龍
虎大王兀术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
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兀术循南
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
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
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

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
海口欲俟兀术師還擊之及兀术由秀趨平江世
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金師至江上世忠先
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
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
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
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
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

術從之一夕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
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术乃復自
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撻懶自濰州遣孛堇太一
引兵來援兀术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
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
進泊金山下豫以鐵鞭貫大鈎投捷者明旦敵舟
譟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鞭則拽
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會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
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

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櫓、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張浚雖重用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妻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今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术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張浚聞兀术將至、檄名燕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閬興、佯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撤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不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珍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錡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每與之力戰、劉

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而進關陝大驚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萬餘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弭敵來路關師古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張浚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界江淮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浚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進以浚爲怯浚諜

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浚大喜令楊沂中絶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浚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成聞進敗自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帥將時諸將不知宣司

夾攻成大敗絕江而去因呼浚爲張鐵山
吳玠自富平之收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
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
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
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
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
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
自鳳翔烏會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口會和尚原
烏會折合先期至陣仏山索戰玠命諸將堅守待

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
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
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癸酉
仏术會諸將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
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
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
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粮道
度其困且走設伏神垒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
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仏术中二流矢僅以身免

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
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
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立盟勉以忠義皆感
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
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
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
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

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
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
詗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
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
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葢傳
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
走降劉豫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
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彦琪駐秦州睨仙人關

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遊擊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即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鬬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芽本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术撒

中興之時何多才也

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州子羽遺書言已在前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豫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

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斂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殀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矣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术撒

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扳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术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軍銳卒介其間左統右榮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止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

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右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兀术以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動矣

岳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至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

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搶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荷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初張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和、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姑試　掾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賛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

戰畧考

南宋二

韓世忠至楊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散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勃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堇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礮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追至淮、殺溺無算、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有司以避之、張

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豫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燾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詰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與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遼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去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旣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採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警敵未報爲可憂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歲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

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

（眉批）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規管壁使但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

岳飛奉命討楊么於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矣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矣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爚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廟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

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
誅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
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
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
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
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
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
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
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技窮赴水死、衆八日而捷、書

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筭也、湖湘悉平、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勒衆向敵、遣人語之曰、
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
如是不足以致敵敵衆至、殺其導陣者二人、遂引
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浚劉光
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
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
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

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
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
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驚何所恃乎、
願朝廷勿專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
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
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趙秉石淮西大震浚
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
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
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
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
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而自
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橫屍滿
野、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鄜瓊
兵隸之帝召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
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
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
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

召五路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像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岳飛知劉豫結粘沒喝得立而兀术惡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术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前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諜還以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金主因廢劉豫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急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粮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飲兵入城爲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護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人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梁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爲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飛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用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殺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相畢而金兵已涉潁河壬子遂圍城錡豫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二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

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閭巳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閤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又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

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即聚金人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圖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曹邪

等還錡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將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頓河上且毒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飲水草者

輒病、徃徃困乏、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塊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模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噢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噢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還汴、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

駐鄜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葢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鄜城飛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飛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入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蘇扎刀入陣勿仰視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千騎突戰敗之

此書生何減王猛

武備志卷四十九　戰器考　南宋二　十四

兀术敗於朱仙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歿岳少保且退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堅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其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於成功乎兀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术遣兵追之不及

昔之金人至此始曉此策今之金人起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眞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中原自是不可復矣

金人入寇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术以柘皐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术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

武備志卷四十九　戰器考　南宋二　十五

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葢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後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枴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

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
錡復廬州
吳璘進兵拔秦州問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
五萬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
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
次取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
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
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
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

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
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
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
當也兩申遂進次剡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
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
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
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
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一將至
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

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
挑之胡盞果出麾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
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
岳飛爲將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
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雖凍死不折屋
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親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
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
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
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

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术於潁昌
則以背嵬八百於朱倔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
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
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張俊常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
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
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奮
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

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趨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擊之金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沙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翼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中

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海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賭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詰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

社稷吾將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少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浚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浚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鶻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和州至允文授以旗[illegible]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

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允文知亮厥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不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邪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丁亥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爲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顯忠至采石

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合兵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兵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牌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尋爲其下所殺俱高宗

戰畧考、南宋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葦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眯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

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豫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溺水以隄火攻、又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葬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

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與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資粮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耔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志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俱寧宗

逆賊李全浚圍城壑趙范趙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躪甚衆范陳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佯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蔡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道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横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於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譏全錦垂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誑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衆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躗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者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鎗三十餘亂刺殺之

授余玠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於告我者近則逕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

時播州冉璡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闖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即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鏟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

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爲大獲以護蜀口移泛戍於青居與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以備內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斂

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詠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胎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子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遍天錫營俘其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今

步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

李英以城降移剌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在石穴山以馬蹬以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未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

金砦則岾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丁順復破黙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栲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岾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詰旦奪岾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岾山及半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衣河、儀言仙謀徙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雨夜蓐食放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叛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冬十一月史嵩之遣孟珙率師會元將張柔攻蔡州柔率精兵三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復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造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

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元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术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柬蔂、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塞及砲架、元兵先覺之、伏於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詔孟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

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與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于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儲船材於鄧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粮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

（敢言爲此言之張深耳）

武備志卷五十　戰器考　南宋三　九

珙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秔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棄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於一、隨其高下爲滙畜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俱理宗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賫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鄧郢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

武備志卷五十　戰器考　南宋三　十

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謂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夏五月潘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

置火鎗火砲燃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
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
圍至尸兵灘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
斷鐵絚攢桅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
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
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
屍遡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
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
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

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
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
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
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
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及登舟帳
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
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炮鼓譟發
舟乘夜順流斷絚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
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术劉整分艤艦邀擊以
死拒戰延峴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
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
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少即前
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
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
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
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劍力不能支遂被執見
阿术於檣門關阿术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
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謙矮張都統

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
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爲今日之計者
其策有二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
實外禦籌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
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
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
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
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

覬覦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則率然之勢成矣、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處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葢立信一目微眇云、俱度宗

戰略考

元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殺汚、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术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預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目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攻別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

急致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木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蒙古主鐵木眞列于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以上俱太祖

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於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蒙古立砲攻洛洛城中惟三蜂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於背不能治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治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强伸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蒙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塡濠塹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

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斫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稭布其上綱索旛稭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濠外築

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墻委曲狹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濠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及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

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金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搶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

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夏四月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俱太宗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堰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堰下焚之皆爲煨燼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堰上衆驚杲乘勢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

遣其子庶監吕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宋劉整時爲潼川安撫使以邊費爲蜀帥俞興所忌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爲虞時吕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吕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

其心可
知其策
下謬

圖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於樊城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内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吕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吕文德文德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吕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吕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吕文德文德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吕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吕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吕文德文德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吕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吕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吕文德文德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吕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

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

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爲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成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

元阿里海涯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术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輒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爲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我此事矣、阿里海涯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

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於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絚鎖戰艦、窖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別要津皆施柵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术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於二郢、若丹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柂船入藤湖、轉而下江

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鹵於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爲所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克、拔劒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贍其屍、觀之、至蔡店、大

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窄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埧、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船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鷁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术曰、彼謂我必扳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隨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术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术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逆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大雪作、黎明、阿术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术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术遂登沙洲、攀岸步鬬、散而復合、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术獲其船千餘艘、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术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死戰、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

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河與阿术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术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鬬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採薪置其上、揚言欲

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术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术以劃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所乘舟衆見之宣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

伯顏南攻陞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通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揣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术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懽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病創死濡淺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术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弩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术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文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弘範追之獲白鵝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术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术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术仍攻淮南阿里

海涯取河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桂龍及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都元帥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猶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薪樊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

入畬洞
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寧王爪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闍里鐵木兒毋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會乘馬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帝患

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鬬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矛勝矣帝然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鐵哥進酒塔不

歹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歹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

時有諧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保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與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俱世祖

汝賴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荅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卽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食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蹴之、賊回扼下陽、赴水死者甚衆、賊勢窮遁去、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

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行臺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朝夕失將、各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脣齒、陝西危、則河南豈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賊轉戰殺頭無算、賊遂潰、捷聞、朝廷以察罕帖木兒爲

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開門鼓躁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中遂定

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於梁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

察罕帖木兒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

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躁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由是不敢復出自五月至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關思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工賈勇登城斬關入遂拔之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故我大祖貽其子書曰日修車船繕甲兵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中華之人蒙戎虜之號中國人為虜用尚如此今竟不自羞何哉察罕匹夫起義兵豈有所待耶

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亦降於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

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盡平山東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縱輕騎

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先是有日氣如索長五百餘尺、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頼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六地通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復遣兵取苕州、山東悉平、

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孛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聞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于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躁而至、遇木樁不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勝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劒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摶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摶霄爲參政、復提兵討之、摶霄卽日引兵扼新溪、追殺至於潛、復其縣、又復昱嶺關、賊兵復大至、陷千秋關、摶霄按兵不動、伏兵城下、授以火礮、約曰見旗動卽發、已而覩賊稍懈、進兵擊之、伏兵見旗

勤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閒
搏宵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擣賊巢乘勝復
安吉、尋克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
霧、搏宵伏兵擊之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
斬首數百級、徽州復平、
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
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
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
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
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人賊中、
半夜發火、大躁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
并擒善、獻於帥府、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
令、俱順帝

陣練制

茅子曰、天垂象、日月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右、
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定次、則天亦不能攝衆
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爲筌蹄、然夫子不刪
詩書、定禮樂、繫爻象、作春秋、則學官無崇門弟子
無崇業、來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世、故兵
之有陣、天之垂象也、有練聖人之六葘也、陣而不練、則士偶之髣髴而不陣、猶驅虎豹入
市、徒以走衆、使三人同心、乘勢而捽、則立斃矣、故
我合而言之、陣取其制、制則寧詳、練取其實、實則
寧俚、若吐其詳、詠其不析、是二南具而國風可廢
也、苟無資于實而責其辭不雅馴、吾知罪矣、

陣一　練

茅子曰、古之人、陣而後戰、後世浸失其傳、至北宋

時猶有爲之者、茲以後寂焉五百載、時見于空言耳、近世戚少保、始爲鴛鴦陣、亦其便宜、非古陣制也、陣之法、不見於天下、陣之說、徒以惑聽聞、吾嘗究之於井田、而聖人作陣之故較然也、俗士不通其解、猶以爲杳幻不可方物、吾翰而言之可乎、夫聚耕奴于隴畝、至十百人、不分田而授之、則互爲諉、不限力而責之、則各爲諉、不量其布穫之煩、暑雨之迫、而教其合力焉、則一人勢不給、雖不諉而自諉、故前後左右者、其所分田也、坐作進退者、其所限力也、此擊則彼救、陽突則陰伏者、量其煩迫而教其合力也、然使數者舉而主人之相產、必平坂廣原而後可、則天下之棄地多矣、故量地制陣、而方圓曲直銳之形別焉、今易以旌旗之名、詭以神將之臨、重以五行之目、飾以五方之色、淆以吉凶之門、則聽者靡不傾耳、無他、秦火之後、而九經各有讖緯、讖緯之惑、亦猶此者也、漢儒明聖道不切、故其說得行、至六季而漸廢、至于今而不傳、今之知兵者寡焉得不惑于衆說乎、衆說紛紛、各有其至、揣而精之、在乎神明、變而通之、在乎決機、而說者徒爭是非于尺幅之間、可悲也、亦有最鄙淺而無當者、然廢之適足以惑世、李衛公有言、存之乃所以廢之也、況說者方以其學甚秘、不知流傳者紛以穢、特患其多耳、吾故譜而存之、鮮所刪剗、陳所捨擊、以廣學者之目焉、先以天、次以神、繼以時、終以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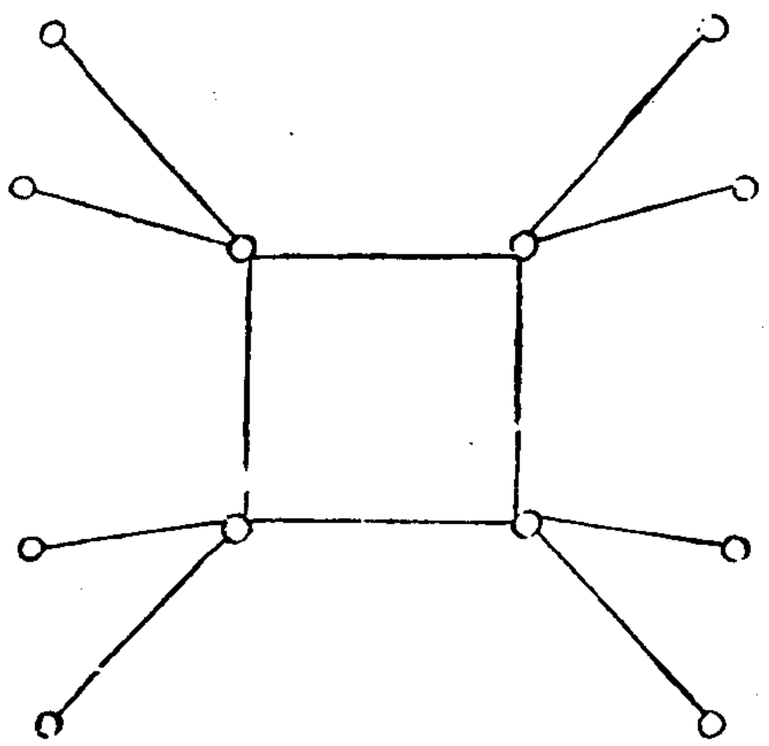
積卒五管圖　說　記
太乙直陣圖
太乙銳陣圖
太乙圓陣圖
太乙方陣圖
太乙曲陣圖
太乙八陣圖　六圖共說　辯
伏羲師卦圖
師卦九軍陣圖　二圖共說
黃帝縱布握奇陣圖　說
握奇九軍陣圖

握奇營衛圖三圖共記

風后握奇陣圖三圖共記　辨

曾公亮演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論

積卒五營圖



事必乎天以以之

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步天歌五營星小爲吉明則有一軍士之象主衛士掃除不祥星小而暗兵亡兵少出二星忘兵半出三星忘兵盡出五星守之兵起不測近臣誅彗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爲大臣持政欲論兵事

積卒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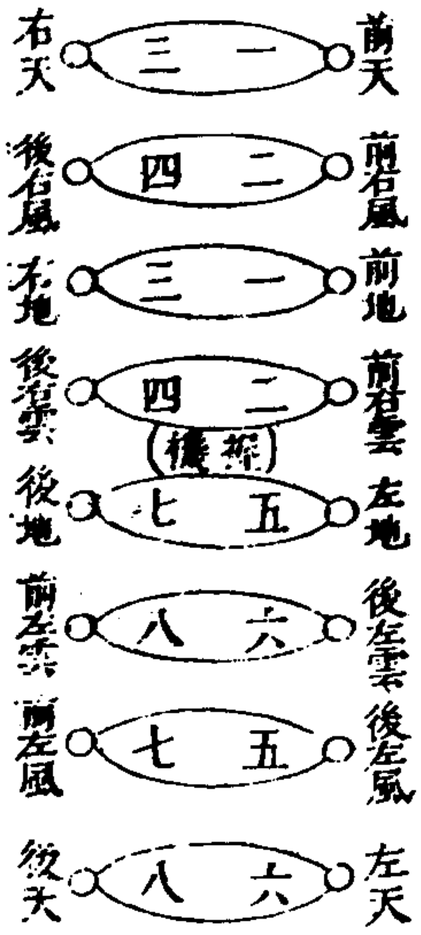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爲

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前拒之爲鳥陣也向於後者後拒之爲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爲龍陣也向於右者右角之爲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隅各一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天衝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前後也二橫相對天衝居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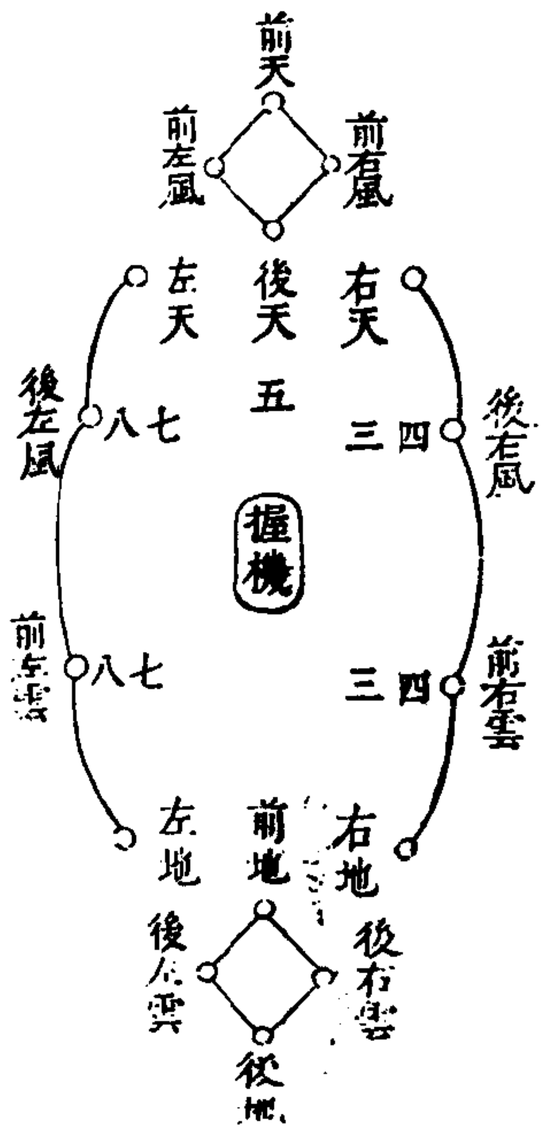
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于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也、其法咸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有興替、盜賊有熾滅、冥冥之中、天所陰制而默調者蓋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其何能加於此、

學人不過法天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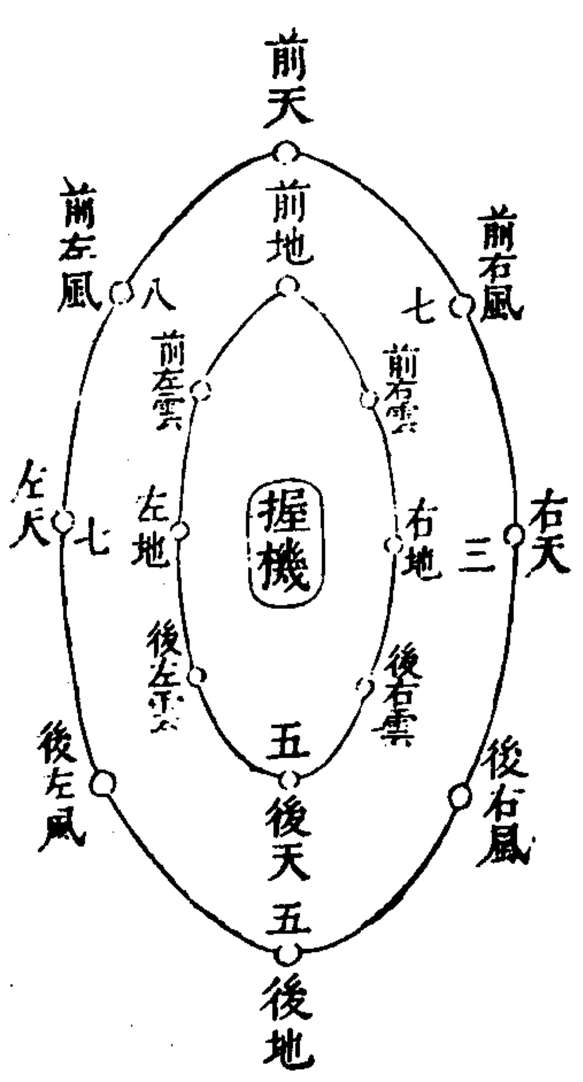
太乙直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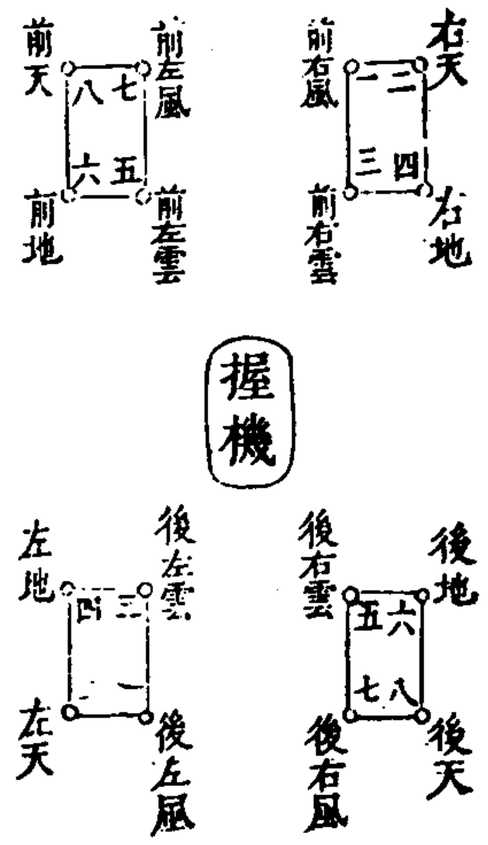
太乙銳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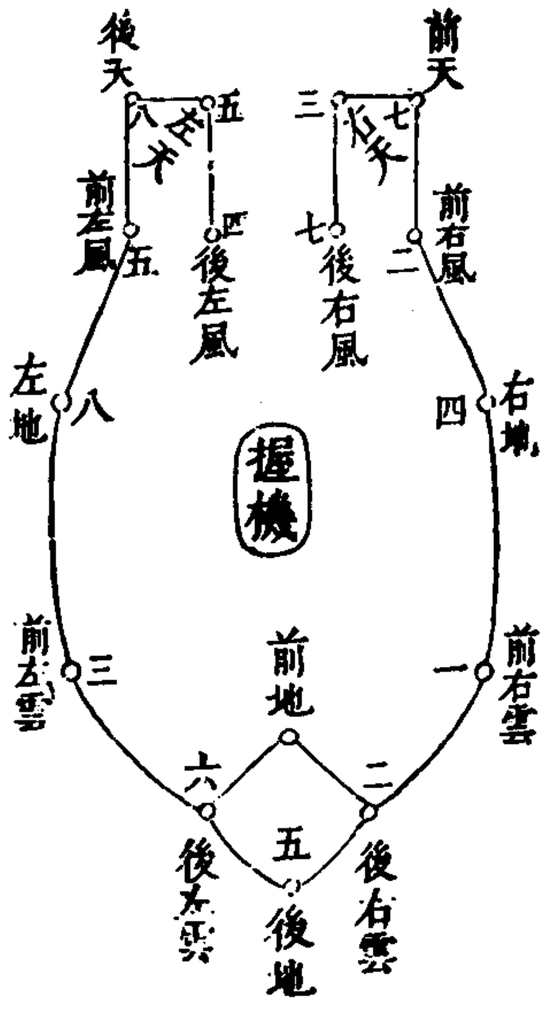
太乙圓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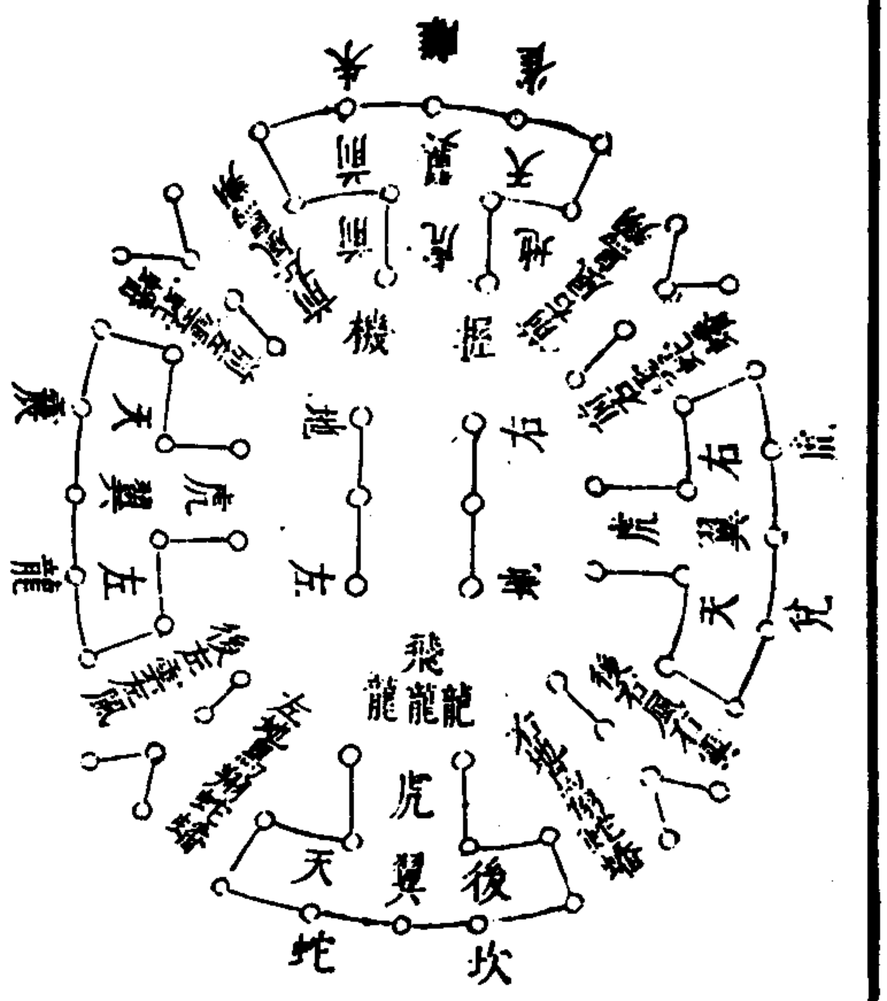
太乙方陣圖



太乙曲陣圖



太乙八陣圖



張燁太乙統宗寶鑑曰、紫微天乙星南太乙一星、乃天帝之神、幹運權化、掌一十六神以輔人極、儲祥降福、世所欽仰、而爲三台、爲之三階、太乙躡之以上下、是以王者潔誠備物、恭已奉祀而獲嘉惠於天下、握兵伐暴、荷神力陰相、布算運籌、明太乙所在而察之也、

又曰、算得一、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一、一爲乾之西北方、以牛脯一胸、酌酒以獻、用皂帛爲蓆、大將向西再拜、呪曰、一

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滅、莫之敢當、算得二、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二位正南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黃帛爲蓆、大將向南再拜呪曰、三軍令敵自敗、莫之敢當、算得三、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三位東北之方、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青帛爲蓆、大將向東北再拜呪曰、三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亡、莫之敢當、算得四、出兵步卒同前、赤帛爲蓆、大將向東再拜呪曰、四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滅、莫之敢當、算得五、出兵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大將居中、出門宜噪、宜祀居六位正西、以牛脯一朐、酌酒以獻、用白帛爲蓆、大將向西再拜呪曰、六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傷、莫之敢當、算得七、出兵同六宮、宜祀居七位西南之方、黃帛爲蓆、呪曰、七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破、莫之敢當、算得八、出兵同六宮、宜祀居八位北方、皂帛爲蓆、呪曰、八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損、莫之敢當、算得九、出兵同六宮、宜祀居九位東南之方、青帛爲蓆、呪曰、九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潰、莫之敢當、乙出兵、與師行有緩急法、有次序、爲主爲客、在得算而已、如算得一、以至於四、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宜肅不宜噪、所以緩而不急也、如算得六、以至九、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大將居中、宜噪不宜肅、所以急而不緩也、取五采帛爲蓆者、欲神嚮其方土之物、亦取於算之義也、如算得一、八宜用皂帛四、九宜用赤帛二、五宜用黃帛六、七宜白帛三、九宜青帛與太乙用旗色之相同也、算中無五算者、乃大小將杜塞無門也、陣兵必出其向、如算得一陣、兵必出南、得三兵必出東北、得四兵必出西北、得二兵必出西、得六兵必出東、得六兵必出西南、得八兵必出北、得九兵必出東南

又曰、太乙五陣之制、曰方圓曲直銳、以應五行五方之制、而分主客之用也

又曰、太乙八陣與諸葛孔明魚復江八陣圖、義同

勢殊孔明之陣明白易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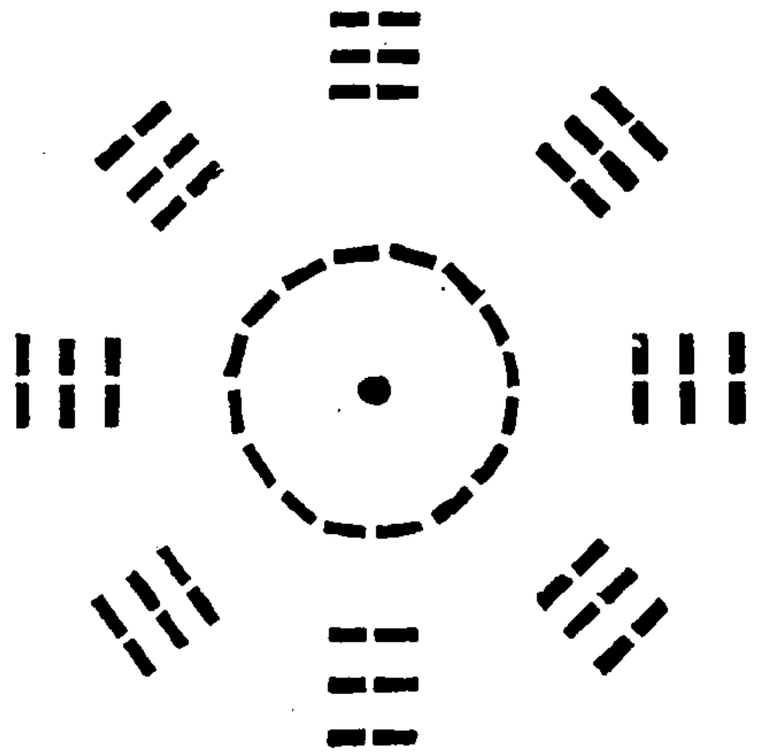
又曰太乙置陣舉旗之法古秘不傳今采其肯歸以明之主客算得一八者宜用曲陣而舉黑旗算得三六宜用直陣而舉青旗算得二四宜用銳陣而舉赤旗算得二五宜用圓陣而舉黃旗算得六七宜用方陣而舉白旗也如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兵動衆如天目不在囚迫地目不在掩擊太乙不在開休生三門之下所謂三門具五將發也

趙本學太乙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太乙陣圖三首近代張燁之所演也張燁泉州洛陽人永樂中舉人太乙者紫微之星術家謂其神主用兵之吉凶遂有太乙之數其書幻妄無取張燁怪誕復以行陣之法附之布爲直銳圓方曲及八陣凡六圖何辯之蓋先王制陣惟有節制而已節制者奇正分合步數進退之法也有節制則勝無節制則敗春秋戰國之時古節制無傳談兵之士競以其術數著書凡一百二十家分爲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太乙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即陰陽之種也太乙天一見二星名紫漢諸呂用事盡窮中秘之書四種皆無傳矣今所行太乙數後世所作非古之兵書明將所不取張燁以數爲陣奇正無方行列無勢其鑿甚矣爲將者愚如王莽劉禪賈似道矢心而貞信之不至于覆軍殺將亡國喪身者未之有也

伏羲師卦圖

師卦九軍陣圖



☷☵ 坤下坎上　師、伏羲貞、丈人吉、無咎、文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無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周公彖曰、師、衆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正、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無功也、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孔子

伏羲師卦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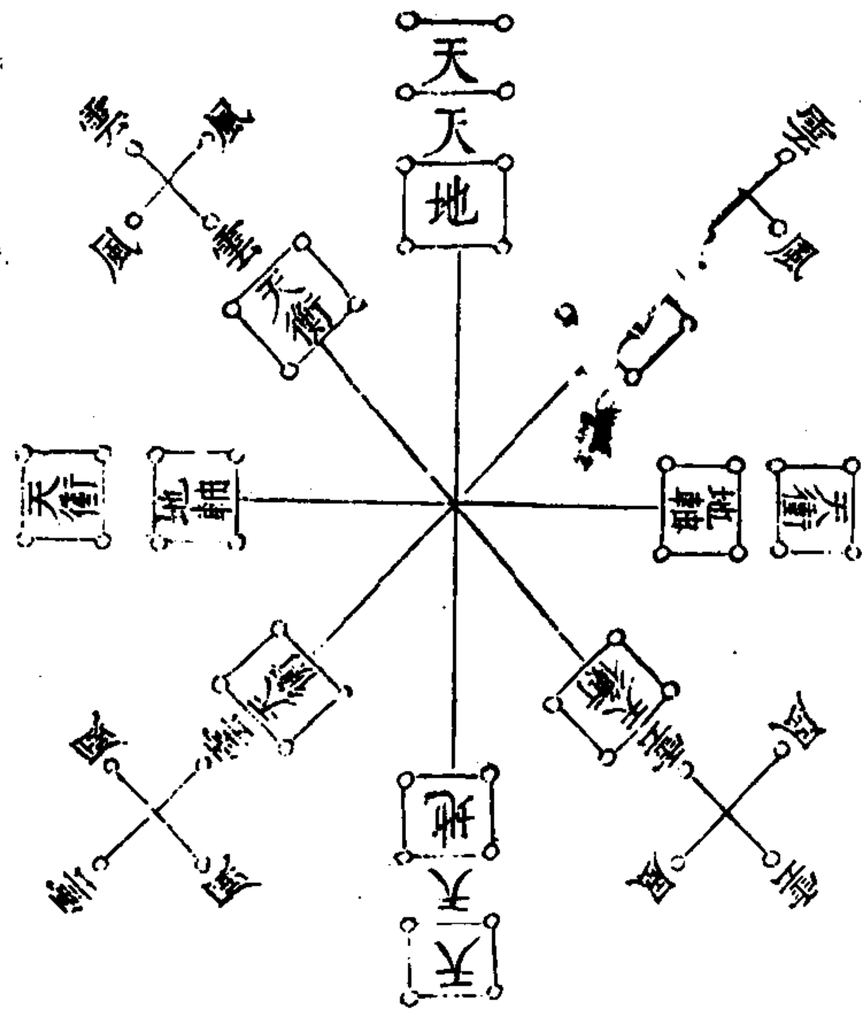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卒之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于中、以爲貞、布八坤于外、以爲悔、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折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

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三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爲先鋒、北爲後游、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如此、文王

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孔子係彖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爲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服不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乃此之謂與、

武備志卷三十二　陣練制　陣二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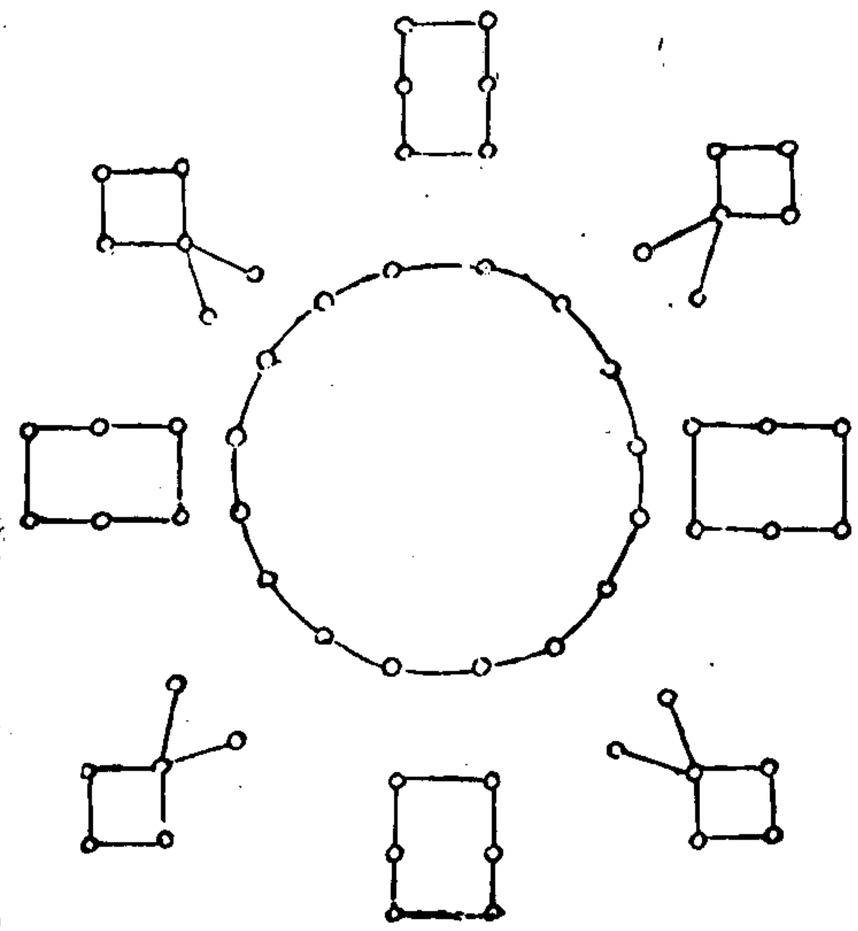
黃帝縱布握奇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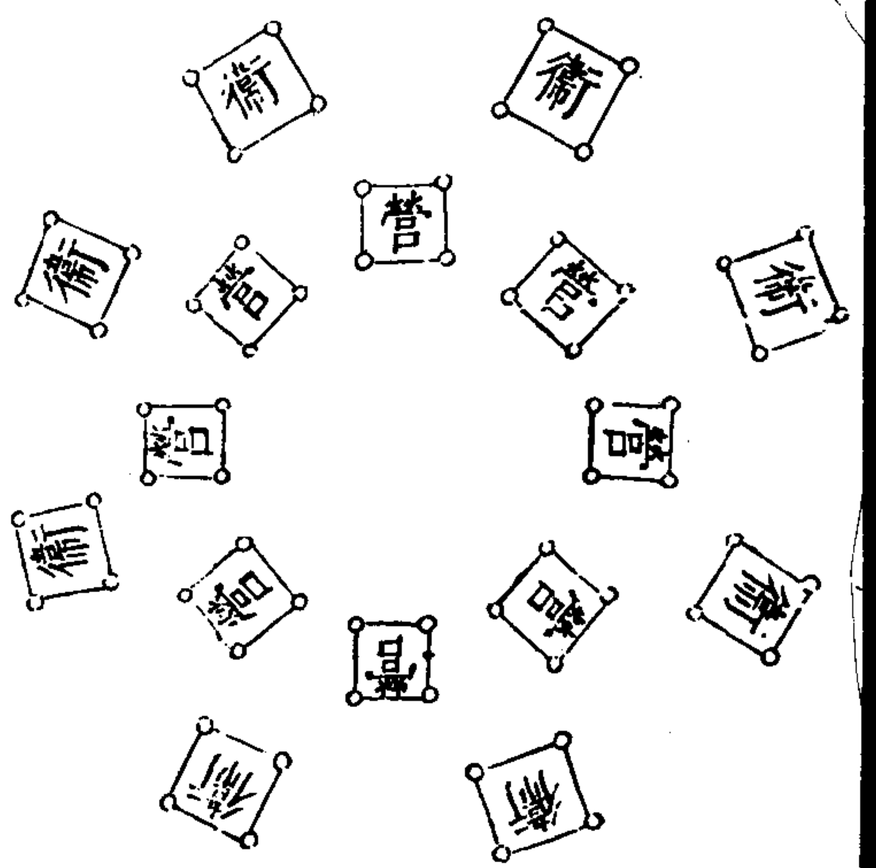
黃帝握奇經、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間、

武備志卷三十二　陣練制　陣二　十七

握奇九軍陣圖



握奇營衛圖



黃帝握奇經曰、風后所作、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右古經文凡六十字、所以記陣之名數、及其前後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此爲動、地右之前、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軸是也、○公孫弘曰、此爲靜、經曰、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間、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釋其左天後衝居其右雲居四端、縱布地軸、居其中間、極備眞聖人之筆也、後世握法註天圓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纂樂毅相雜今亦錯綜於中、其部隊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千古以來、其文不滿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今於難解處、增字以發明之耳、

武備志卷五十二　陣練制　陣一　十九

縱者直陣龍象也、三十二隊陰陽、十六隊天衡、八隊風、三十二隊地軸、十二隊地衡、八隊雲、十二隊天地之衝爲虎翼、龍風爲蛇蟠、天地之後爲飛雲爲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口、或山、或口、或分而爲八、或合而爲一、分合各隨人之以持角重列不動、多少、觸類而長、天圓布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是也、天衡居兩端、其次雲、其次風、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此爲動、地右之前、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軸是也、○公孫弘曰、此爲靜、經曰、縱

此書訛列至矣經乃古人傳註之法約其義爲傳以係于經文之前方得

布列之次序、約而極備、眞聖人之筆也、後世握法、范纂樂毅韓信等註相雜、蓋范纂樂毅之小傳也、後錯而爲一、經傳不分、辭義不明、公徒于難通之處、增字發明、則雜亂愈甚矣、今

握奇經傳義、大傳范纂樂毅之文、傳下小註、韓之文、圈外小註、卽公孫弘增字發明之

之如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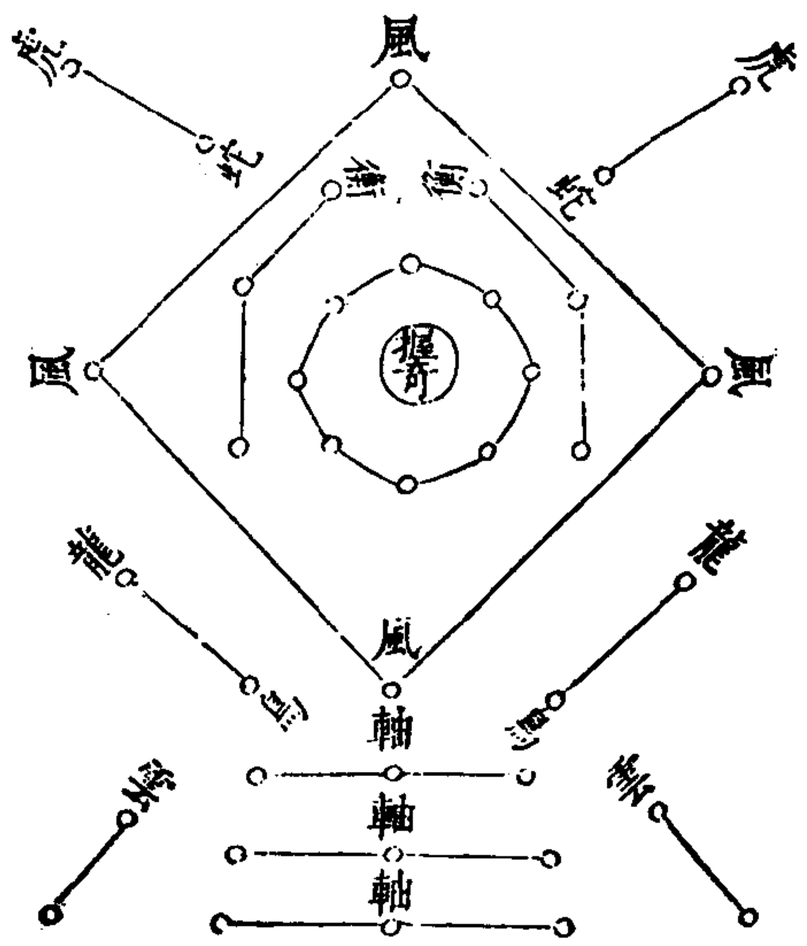
握奇陣記

握奇之法、軒轅黃帝王天下之所作也、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之、其陣觀于易

象而爲形其布列本于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爲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內四陣爲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爲風風鼓于天而變化雲出于地而飛揚也布於離坎之外四陣爲天衡卯酉相射之義也布於兌艮巽震之內四陣爲天衡衡者窺天之器璣旋而衡居其所也布於離坎之內四陣爲地軸

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爲圓對待爲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爲龍乾爲首坤爲尾兌艮巽震爲四足坎離爲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圍三則內徑一二十有四共蓍策積老少一千三百四十四內馬四坎其畫有八其蓍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內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爲外營一爲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爲握奇戰輸岡于坂泉擒蚩尤於涿鹿之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輒以兵師分內外爲營衛內營四外營十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風后握奇陣圖



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于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

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而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兵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觀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鱒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平蚩尤、戡黎於阪

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遷、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睇、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黠布得之以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朔越、東收穢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咎有爲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

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趙本學風后握奇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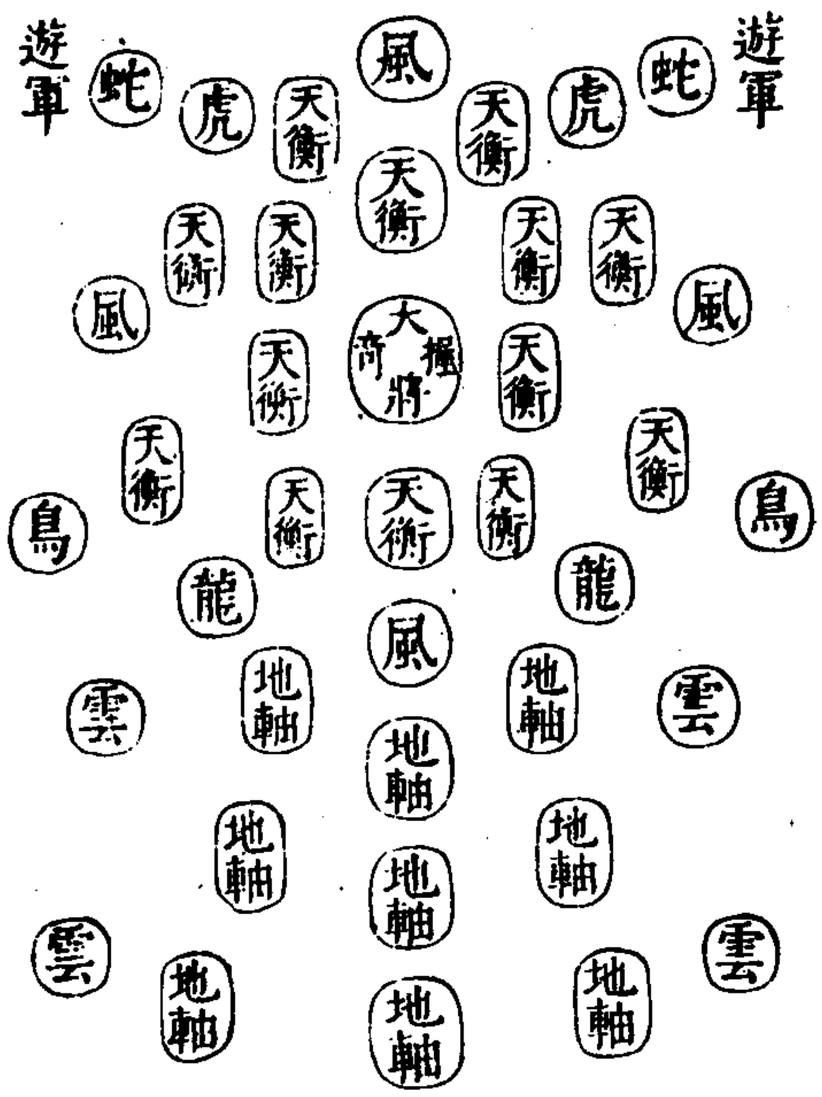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風后握奇陣圖一首、宋朝士之所演也、宋神宗詔朝士討古陣法、有以此圖進者、以前爲外、後爲內、衡陣在外、圓布以象天、軸陣在內、方布以象地、風陣當衡陣之四面、雲陣夾軸陣之兩旁、虎蛇向敵於前、鳥龍上下於後、衡陣十有四、軸陣九、風雲陣各四、龍虎鳥蛇陣各二、合陣三十有九

而爲大陣、何辯之、蓋風后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衝
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
爲義故名衝軸奇兵主戰變動爲義故名風雲冲
陣數有九中軍零者、夫將握之、故名握奇、此古文
握奇經然也、後世謂孔明之八陣、即風后之握奇、
遂有天地前後冲變爲龍虎蛇鳥之說、握奇八陣、
交相混雜、故與韜鈐客獨孤及目爲風后握奇而
爲之記及去天陣地陣天冲陣三陣之名、更於龍
虎鳥蛇湊衝軸風雲爲八陣、不本握奇古文而別
記爲據、妄自揣度而爲之耳、殊不知陣無多寡、不
越六十四陣、然後七軍九軍之法具焉、豈有三十
九陣而可以爲陣哉、徒知握奇之名而失握奇之
義於制陣烏乎可

爲之圖、亦相襲混雜之悞也、然古人制陣之要、所
貴爲奇正有分合、利於相救、便於攻守、紛紜而不
亂、如此而已、獨孤及記陣名雖不合於經、而定位
備物致用之旨、疑兵二廣四奇之稱、奇正分
合、可以意會、必韜鈐之圖規模形勢曲盡其妙、而
及之文足以發之也、總要所繪圖其陣名、其布置、
實按獨孤及之記之文、其形勢方不成八、圓不成
六、奇正分合、一無可觀、何哉、蓋握奇經文蘊奧難
曉、韜鈐八陣、又湮沒無考、朝之文士、姑以獨孤之

此讀之正

曾公亮演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武經總要曰、右握奇經雖存、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爲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叅訂之、

王應電纂握奇經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共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傍、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龍飛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傍、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因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天居兩端、其次風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此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復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四正四奇、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天地取其動靜開闔、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衝者車駕馬以行天衝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衝、

軸者車持輪不動而輪之運由之、地軸十二陣主陣內猶地之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衝者陷敵決戰之義、天地各有前後衝者、陰陽各以剛決威武爲用也、風者摧撓剝落之義、行乎天下、故附天雲者、晦冥變化之義、出乎地中、故附地、遊軍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知敵之虛實、故先遣游軍驚動以窺之、按游軍乃兵家至要、安營則爲兵候、爲應援、爲游騎、以備非常、軍行則爲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爲奪險、爲游騎、以當險阨、戰則爲探敵、爲

陷陣爲間道別支之軍皆蹻捷不羈之士其所立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不可不知也

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衝總名天地四角總名風雲四爲體出戰合前右總名爲虎合後左總名爲龍而四風稱爲蛇四雲稱爲鳥四爲用體用皆合八陣而爲四陣兼體用而言亦爲八陣也天前衝居右乃正虎地前衝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衝居左乃正龍地後衝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同用也四面兵不逐方并出而與兩面同出欲更休無空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蛇應變風言蛇者虎蛇皆陰類也雲從龍故龍進則鳥應變雲言鳥者龍鳥皆陽類也四角風雲各自爲更休而不逐望之屬者天前衝爲虎天後衝爲龍地前衝爲鳥地後衝爲蛇以天地之衝分屬于四方也若有險可據則以天衝對敵併兵防守不動而以前後衝從險處出兵此條自天居兩端至兩地爲比俱明此陣蓋險在左右則天衝重列居前後兩端以對敵故曰天居兩端天衝在中而風雲在傍故曰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前後衝在左右而風雲亦在旁故曰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地軸居中而與地衝相比故曰兩地爲比然此乃布陣之例若險

地前衝居前地後衝居後此據天衝在外包運而爲陣也一陣以天衝重列居兩端天地前衝并居前天地後衝并居後此據天地前衝并居二陣之法體數不殊而在布列稍異者蓋平原曠野四面受敵如是爲營則宜天衝在外四面不動而中四衝更迭出兵此條首四句則明此陣天或圓而不動言天衝在外爲營不動也前爲右後爲左者天前衝居陣右天後衝居陣左其出軍則天地前衝總爲右虎天地後衝總爲左龍也天地四

在前後則當據其前後而天衡總補其缺布陣者所在一隅則當據一隅而天衡總補其缺布陣者所當知也又一陣乃五行陣法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者以天衡重列居左右當青龍白虎之位也從布地四次於天衡後者即地軸居中也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者在青龍白虎之外而爲輔也天衡地軸四風南北而列故曰從天地之前衝居其前後衝居其後者當朱雀玄武之位也雲居兩端在朱雀玄武之外而爲輔也其法馬軍皆在四正

方而四角空處則以游軍補之必如此立陣者蓋或敵衆圍我之軍吾欲潰圍而出勢須四方八面皆用精騎或敵來挑戰吾不得利不欲與戰其勢不復用游軍必合而爲一不使斷絕或軍行之時敵人來乘我軍吾倉卒不暇結營故亦以馬軍勁卒在外以當其衝三者皆用此然亦不過變通陣法使敵不能窺耳陣有定法壘爲虛位所布之陣爲實不布者爲虛故曰實虛二壘也

武備志卷五十三
陣練制
陣二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圖說
太公增五行爲三才陣圖說
周禮大閱立表圖說
周禮五人爲伍圖
周禮二十五人爲兩圖
周禮百人爲卒圖
周禮五百人爲旅圖
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圖
周禮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圖
周禮小國一軍陣圖
周禮次國二軍陣圖
周禮大國三軍師圖
周禮天子六軍師圖十圖共說
魚麗陣兩車布列法圖十圖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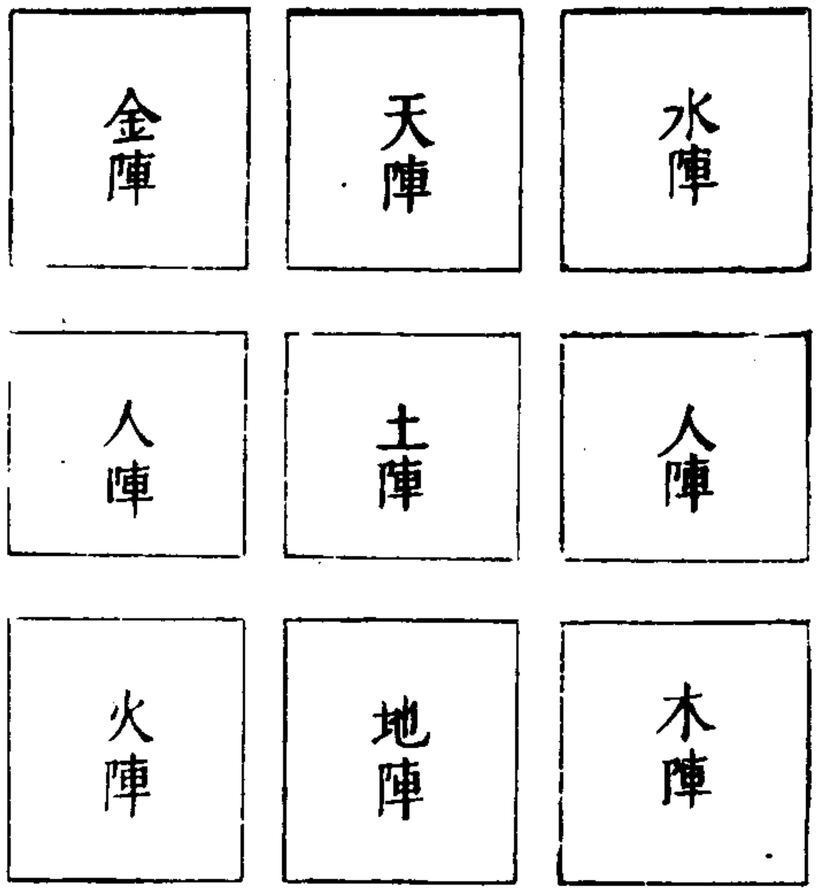
二十五車布列魚麗法圖
鄭魚麗三軍陣圖　三圖共說　記
楚軍一乘布列法圖
楚十五乘爲偏法圖
楚荊尸陣圖　二圖共說　記
晉四軍陣圖
晉五軍陣圖
晉崇卒陣圖　三圖共說　記
吳九乘爲偏法圖
吳鵊父陣圖　二圖共說　記

唐太宗問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李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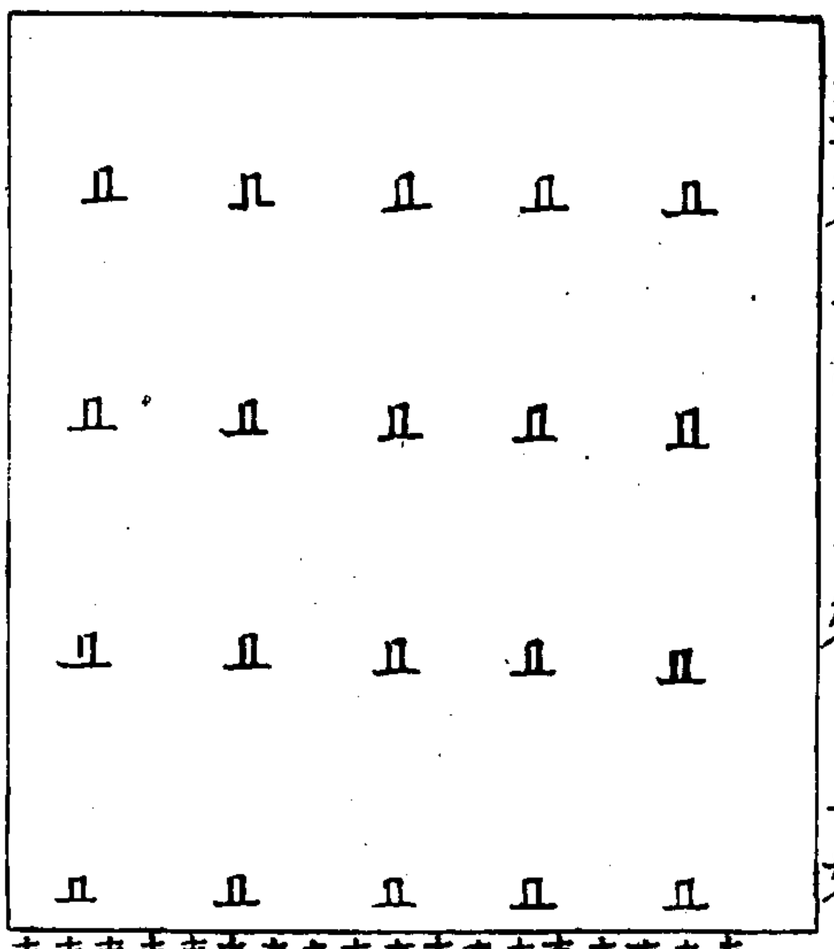
金陣		水陣
	土陣	
火陣		木陣

太公增五行爲三才陣圖



太乙統宗曰、太公增天地人而爲三防、方諸井田、計九百畝、畫爲井字、四百畝爲公田、外四旁八百畝爲私田、八陣之制、中井虛五之地、大將居之、四旁八區、四奇四正之將寓焉、是爲三才之陣也、

周禮大閱立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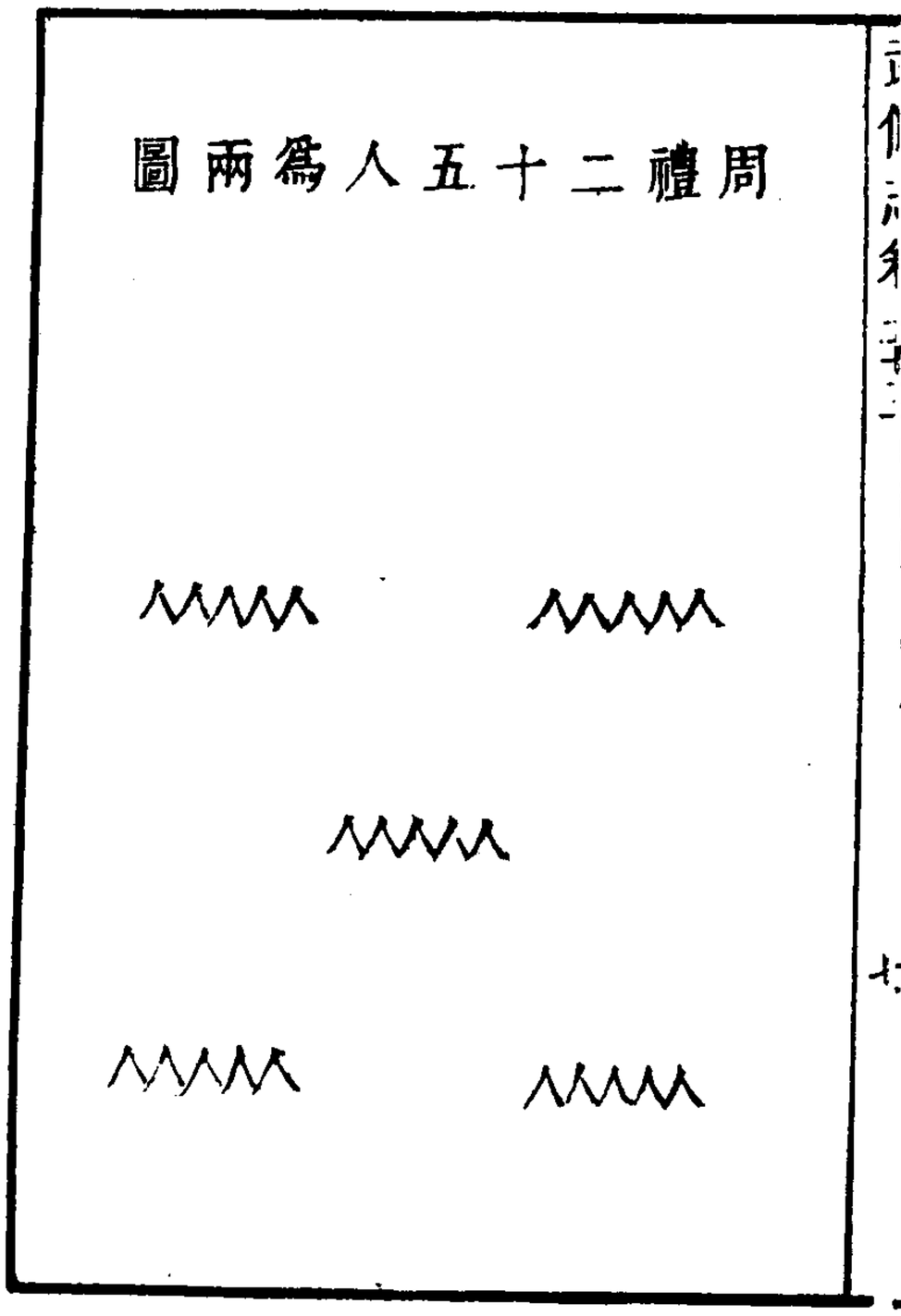


周禮、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一字平列）以爲陳、如戰之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陣、羣吏撰車徒、（撰擇兵車步卒、）讀書（讀書事述爲書）契、（合驗爲契、）辨號名之用、帥（軍將）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而敬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爲常、）諸侯載旂、（交龍爲旂、）軍吏載旗、（熊虎爲旗、）師都（謂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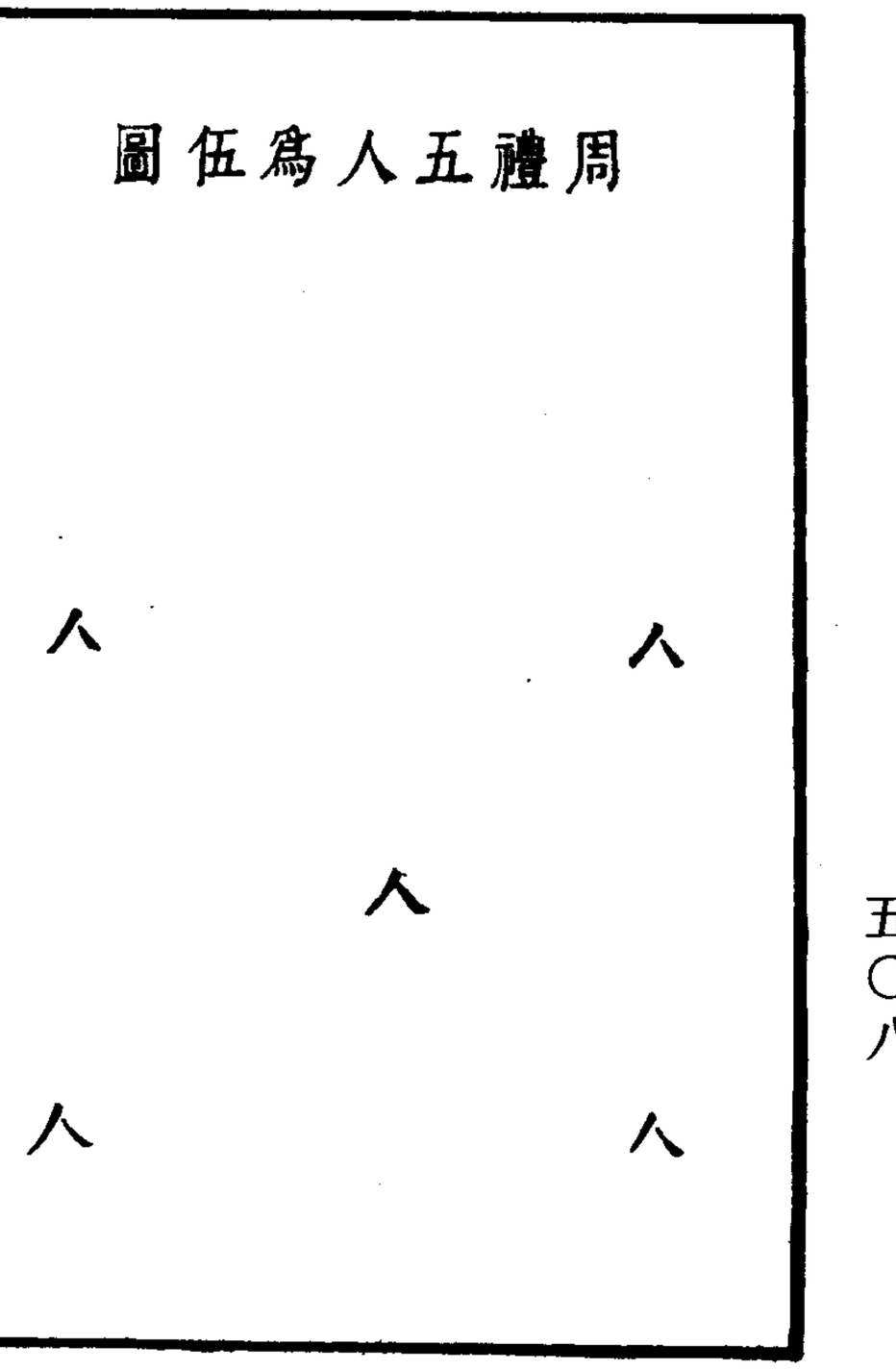
卿之位、載旜、通帛爲旜、鄉遂載物、雜帛爲物、郊野載旐、龜蛇爲旐、百官載旗、鳥隼爲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而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大閱兵而習戰、前期、所田之野爲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表也、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馬、質明、天正弊也、弊仆旗誅後至者、仆旗而後至者誅之、乃陳陳兵車卒如戰之陣、皆坐、使坐聽誓、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

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仆者、車徒皆作、起也、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一表、乃止、三鼓摝鐸、掩其口而振之、羣吏弊旗、又仆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驟足而進、徒趨、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闋、鼓以爲節、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郤、及表退至第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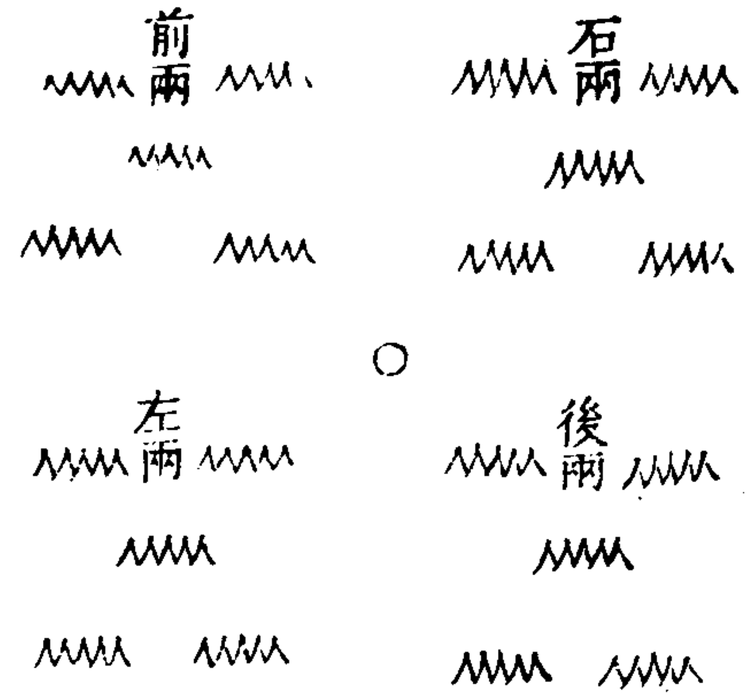
周禮二十五人爲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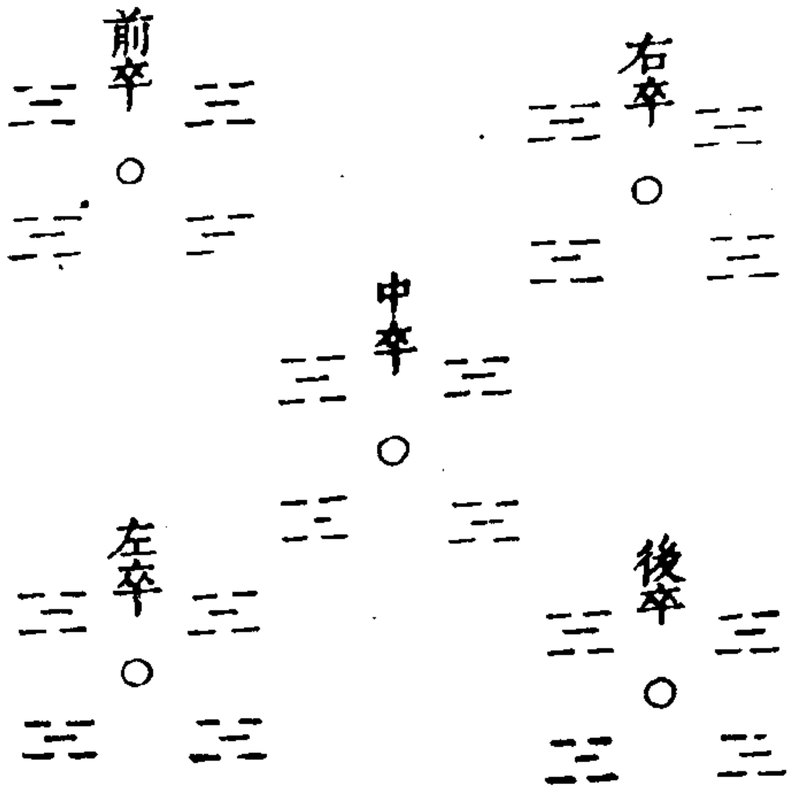
周禮五人爲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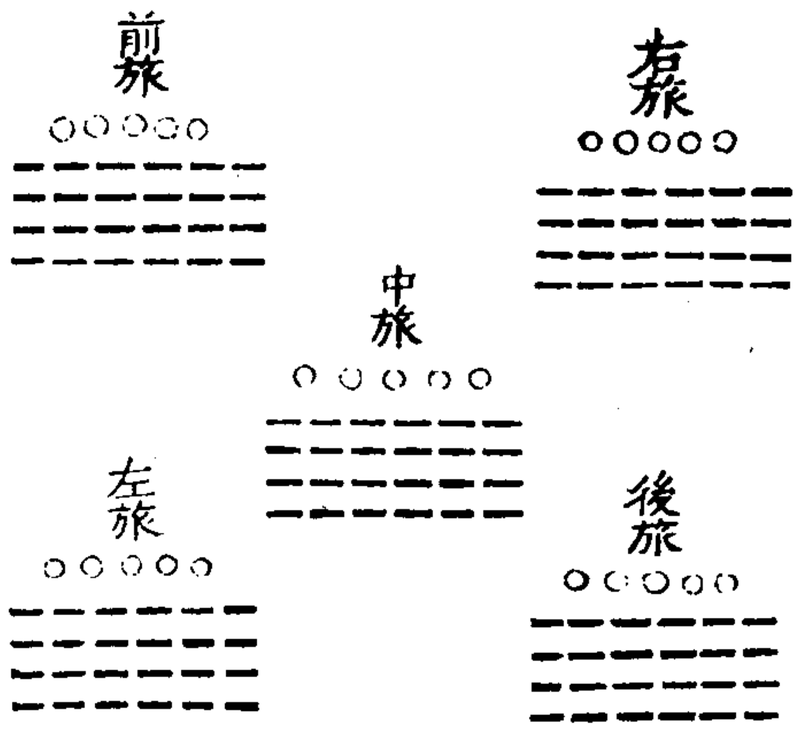
周禮百人爲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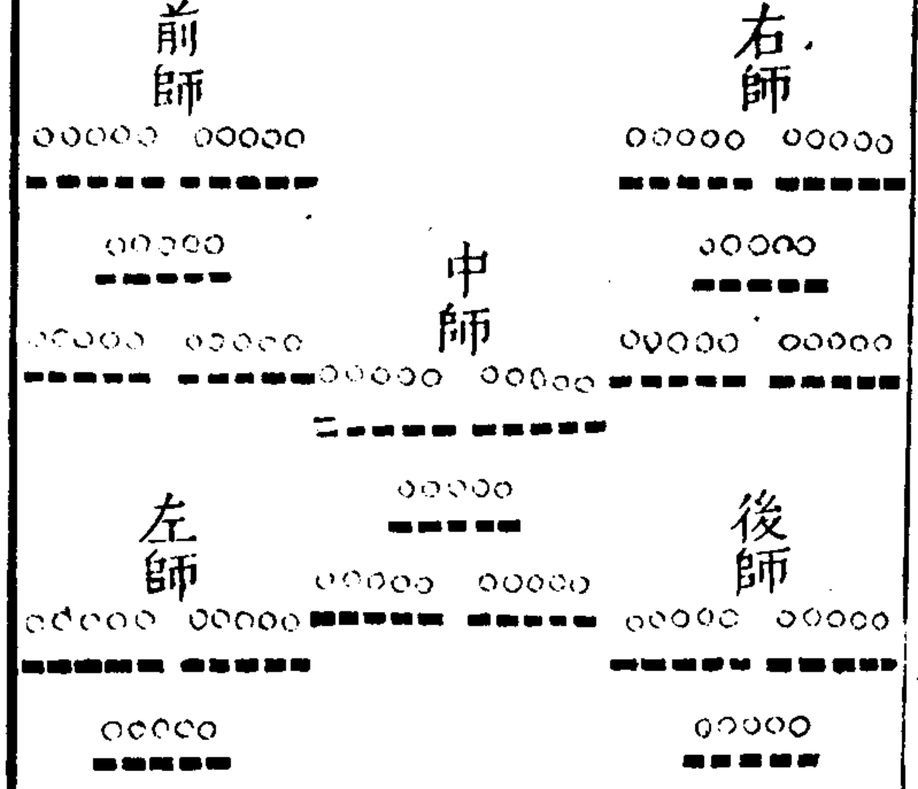
周禮五百人爲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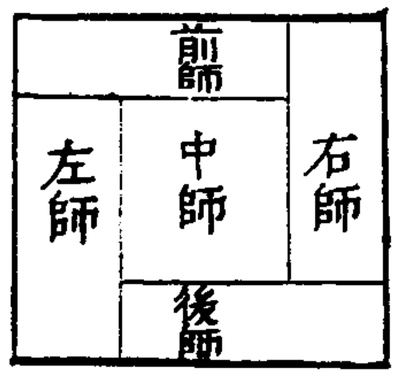
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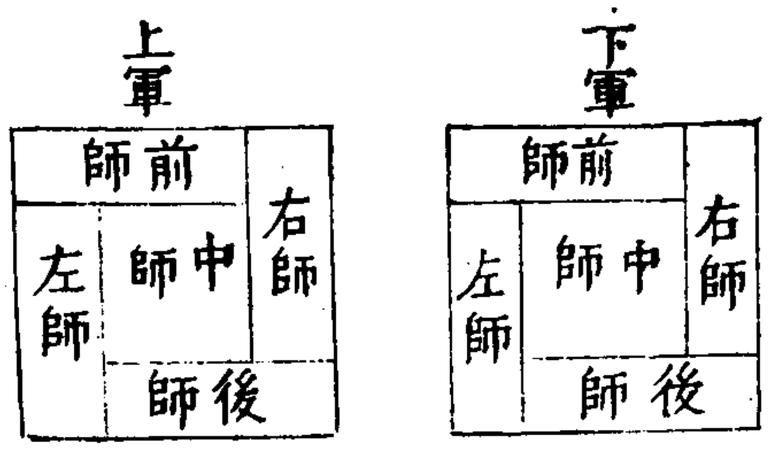
周禮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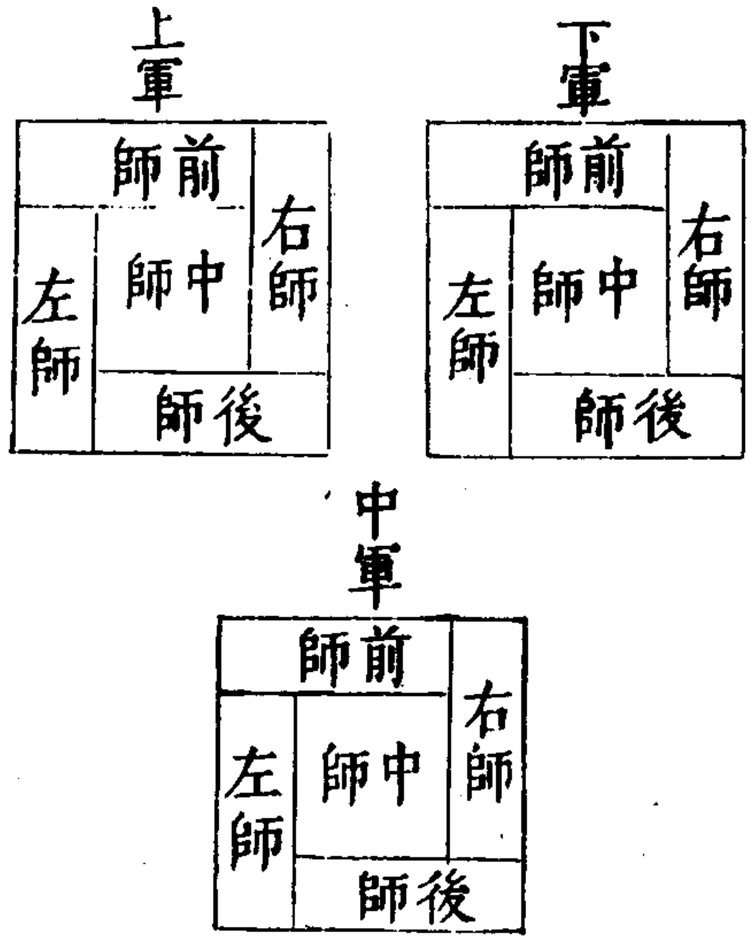
周禮小國一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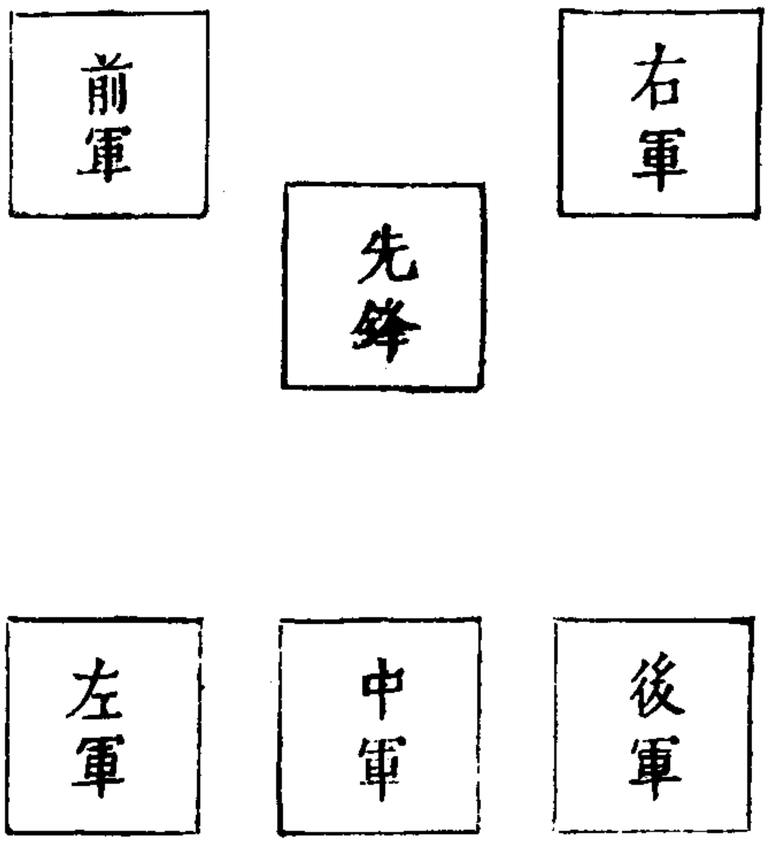
周禮次國二軍陣圖



周禮大國三軍師圖



周禮天子六軍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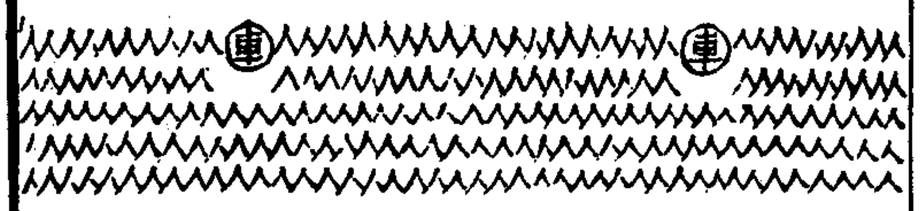
周禮軍伍之制、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軍法不載、小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田獵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賊、伺盜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爲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饒也、唯田獵也、與追胥竭盡也、作行也、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農兵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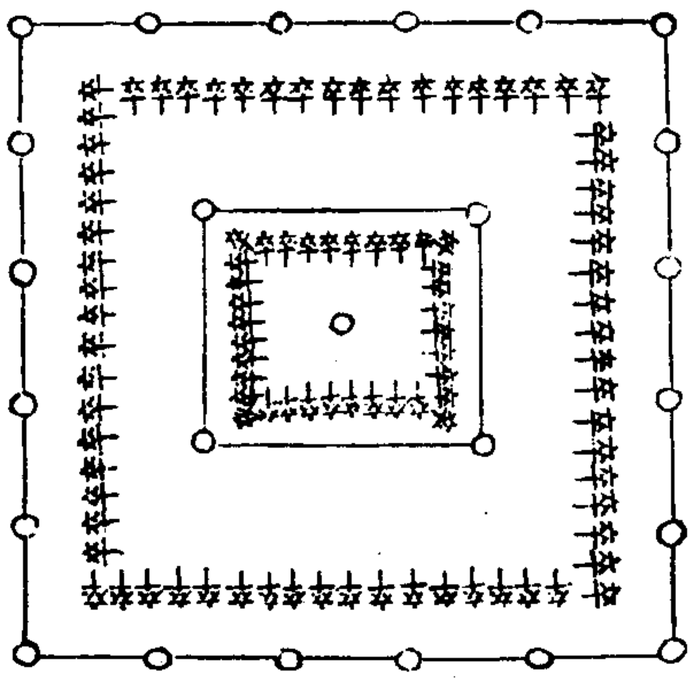
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師、侯三、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又詳、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軍之等視鄉焉、卒之數視民焉、以是爲　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田教、辨鼓鐸鐲鐃之用、夏以苗田教、辨夜事之用、秋以獮田教、辨旗物之用、冬以狩田教、辨車騎戰陣賞罰之用、皆不同也、凡教閱地三百五十步、立表四行、平列行陣、不示人左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卿、有事以比人爲伍、同伍爲列、比長爲公司馬、以閭人爲兩、同兩爲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爲卒長、以黨人爲旅、同旅五車爲一隊、黨正爲旅師、以州人爲師、同師二十五車爲偏、州長爲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爲軍、同軍五偏爲陣、命卿爲軍將、一陣之大將也、寓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奉公、左右爲二拒、六軍前右爲拒、中爲先鋒、左爲

備後爲殿中、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爲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春秋之時、諸侯有戰而不敗者、孰非得其大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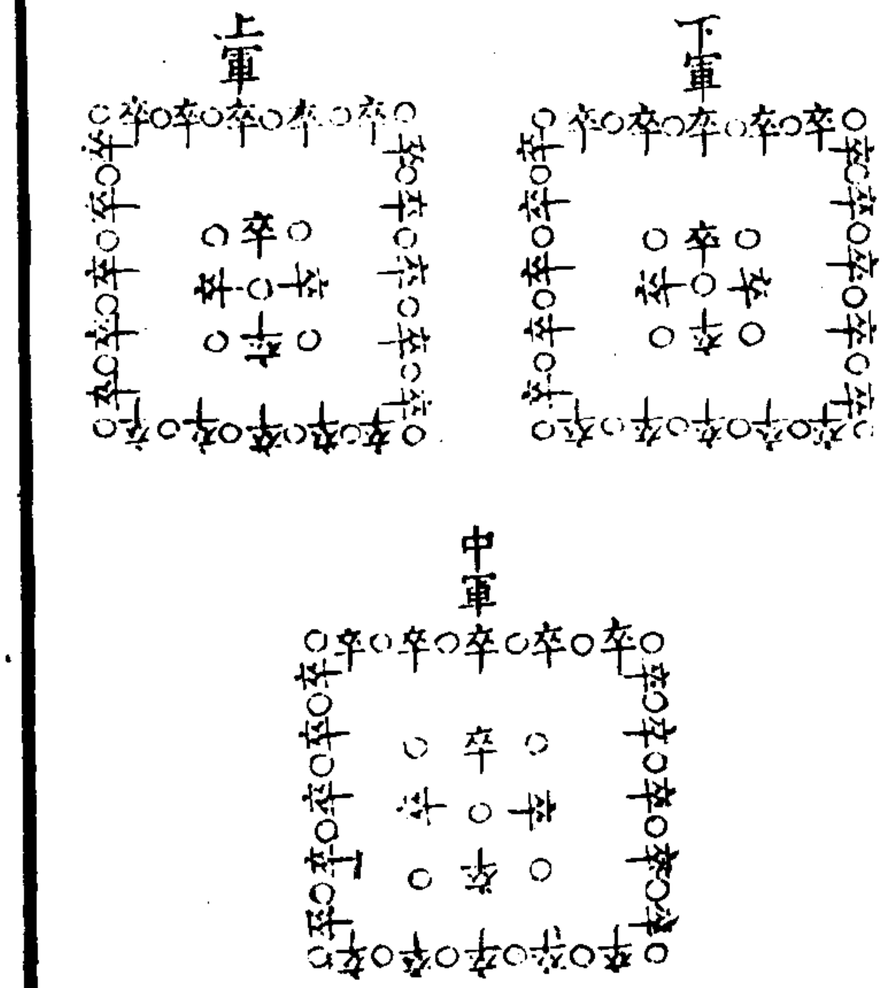
魚麗陣兩車布列法圖



二十五車布列魚麗法圖



鄭魚麗三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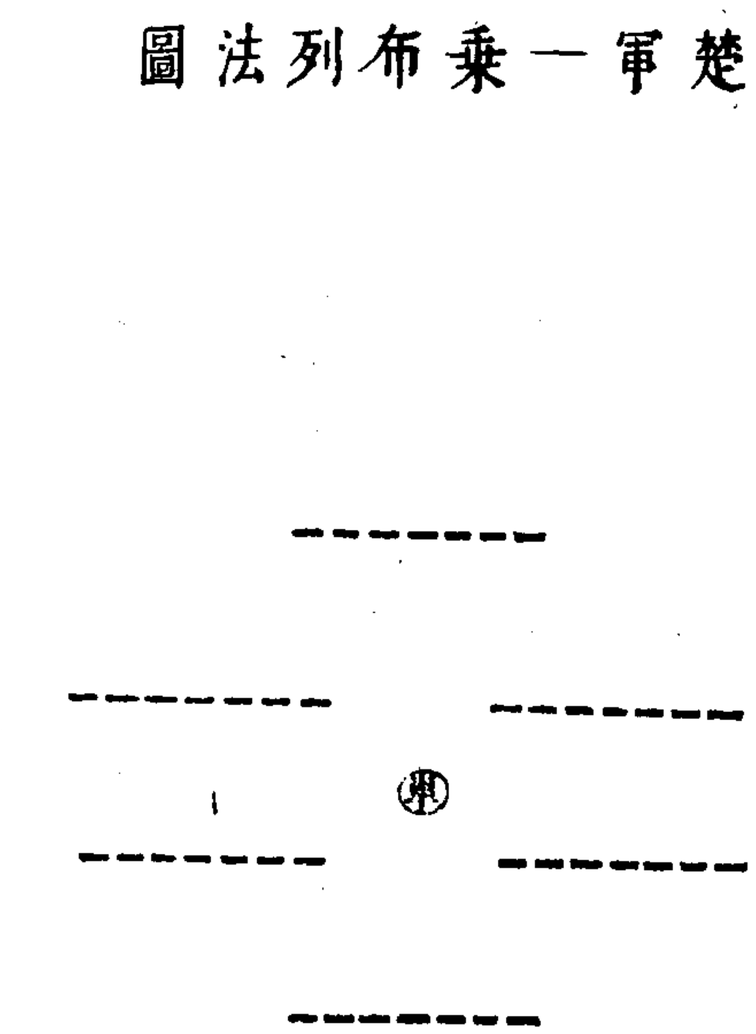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中軍無將、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於鄭伯爲左拒、左軍結爲方陣、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右軍結爲方陣、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民莫有鬬志、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爲右拒、蔡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爲中軍、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合三軍聚攻王卒、王卒大敗、

魚麗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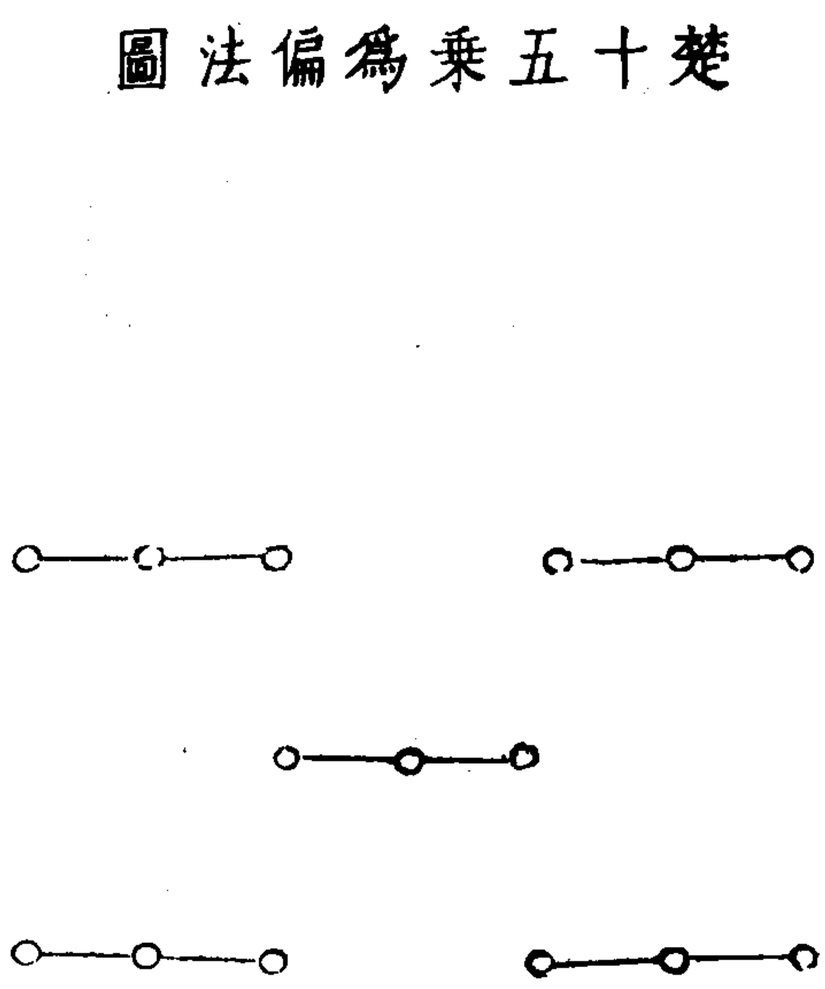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爲大國、其賦以百人爲一卒、一卒分爲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以車甲士三人爲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傍、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鵝陣、鸛陣、皆此義矣、兵不厭詭此之謂也、考鄭之素、嘗克叔段于鄢矣、又困州吁而入之許矣、又與魯師敗宋人于管矣、又因十莊刺虎之勢、一伐宋衛蔡三國而盡取之、又爲三覆以待北戎、衷戎師於中、前後夾擊而盡殪之、其

制陣　可見矣、

楚軍一乘布列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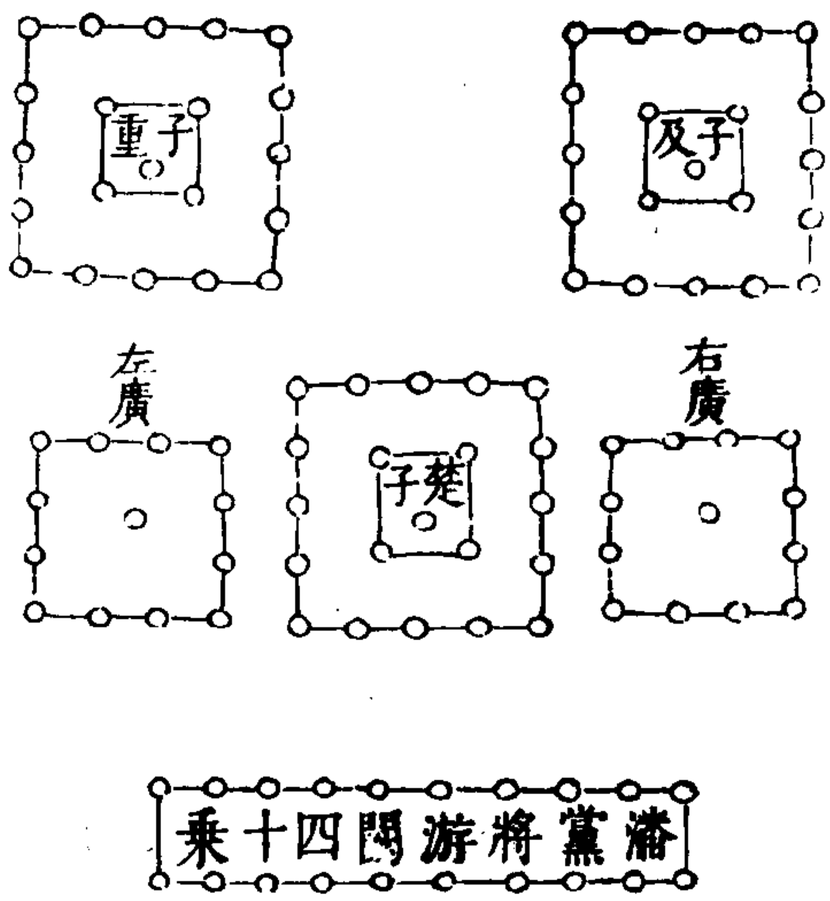


楚十五乘爲偏法圖



武備志卷五十三　車陳制　陣二　十八

楚荆尸陣圖



左傳、楚武子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制長兵以授旅也、以立陣法、莊王霸强、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三軍以爲正軍、二廣以爲親戎、廣、兵車名、左右各十五乘、游闕以爲游兵、游兵主往來、主補缺慈、以上三句、皆言奇正之等、廣有一卒、百人爲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偏、偏一說二十人爲兩、於陣則分爲二、拒、上軍拒、以上言卒伍行陣之法、調卒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調卒有法如此、軍行右轅、軍出行在途、則左右軍挾轅以爲戰備、左追蓐、前軍草爲號、左軍戴茆於首、慮敵有無、見敵則去茆、中

中軍主擂衝以爲進止、後勁、後軍主堅勁爲殿、此行軍之法、司、則輜重至、輜重去大軍之後只一日、得其遠近之節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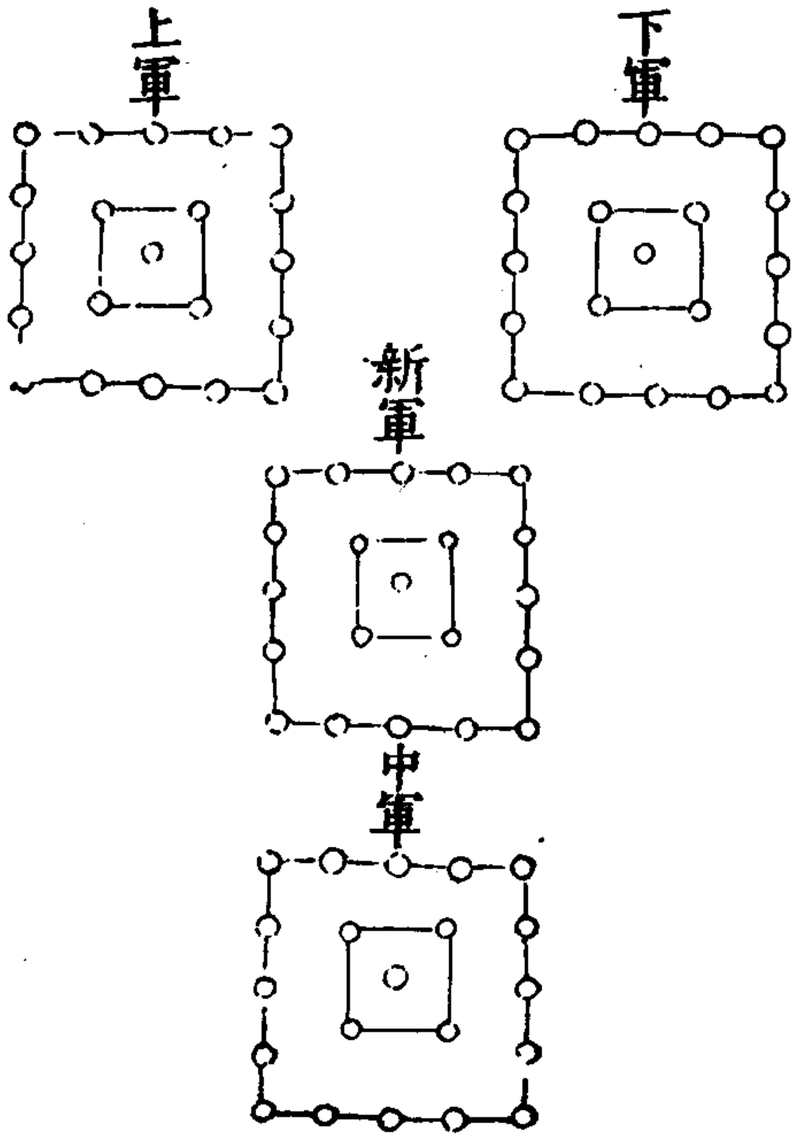
荆尸陣記

荆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蚡冒之世、皆楚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啓山林、至武王始爲軍政、而備於莊公、荆楚地、尸陳也、故號曰荆尸、其法五十人爲兩、百人爲卒、十五乘爲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馬、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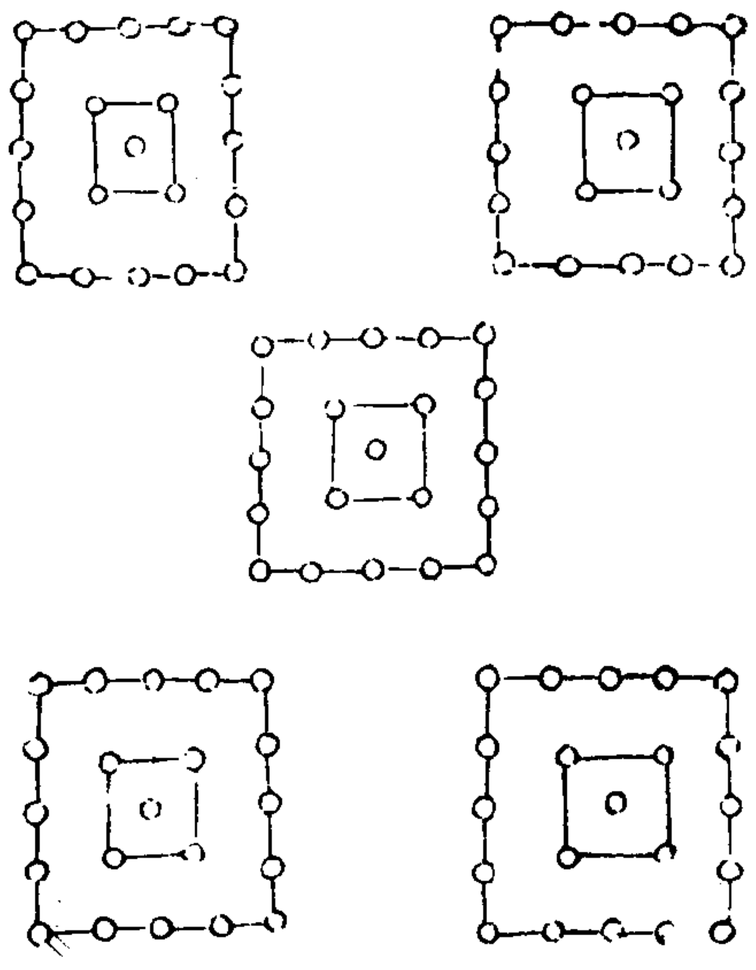
得すすむ青陣之意最可取法

有親戎、分爲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爲先鋒、戴茆爲號、慮敵有無、右軍次之、挾轅爲戰、備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見地有委草、知前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勁然以殿其後、卽行次之間而陣立成矣、然車戰之法、作於先王、惟先王能用之、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楚雖有其法而無其心、莊王與晉人于邲之戰、未陣乘廣以逐趙衰、三遇郤至之軍而遭喪、其目輕搖妄動如此、何有於武王之政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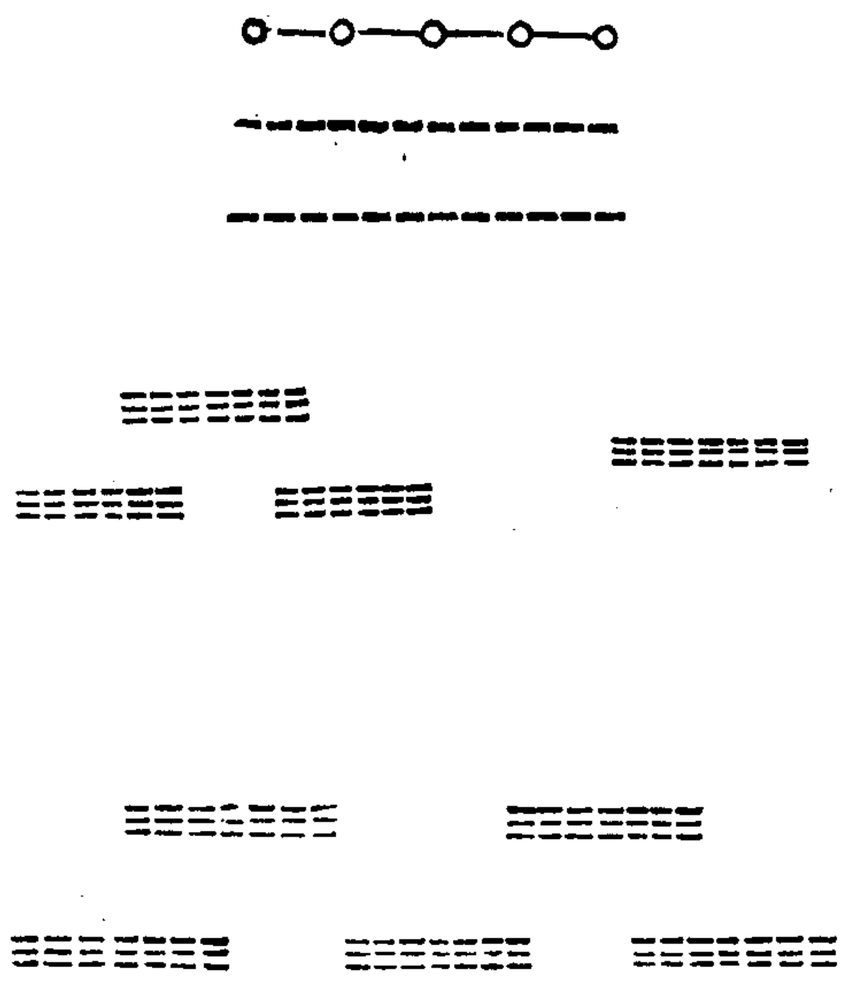
晉四軍陣圖



晉五軍陣圖



晉崇卒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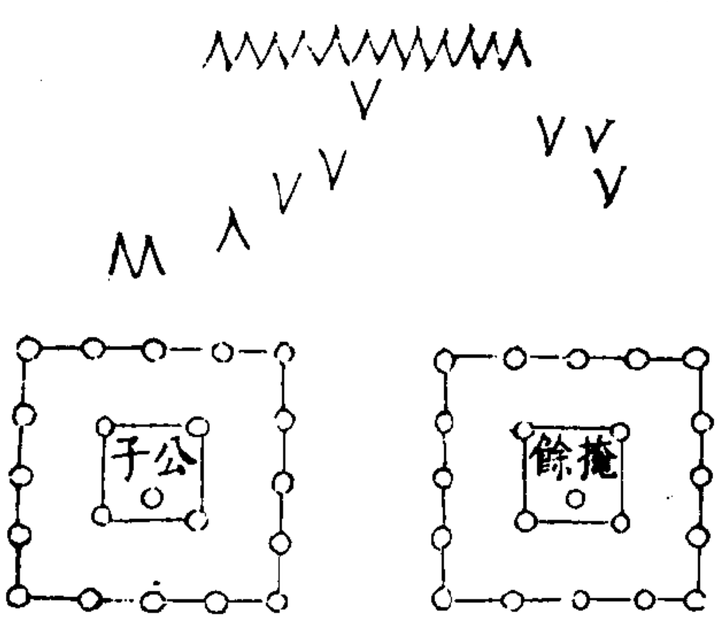


崇卒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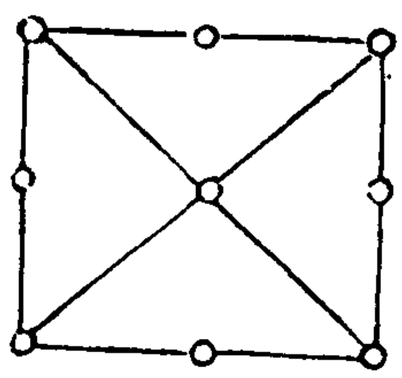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荀吳）覇天下之所作也、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爲伍、十伍爲兩、百人爲卒、二十五乘爲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爲廐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伐無終、（山戎）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爲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左傳晉荀吳伐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大鹵）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人（十人）共車必克、（以步共車）陣之用、有克之之理、困諸阨又克、（阨地利）用寡、請皆卒自我始、（魏舒）先自去車、乃毀車以爲行、（步陣）五乘爲三伍、（併五乘之卒）三陣、大約臨時分布、（令分爲步隊）取其立成陣也、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笑其失常、末陣而薄之、（乘狄末陣迫而擊之）大敗之、

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爲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爲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爲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爲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爲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卽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形、太公曰山谷之戰、鳥雲之陣、言如雲飛鳥散、其陣不一、苟吳得之、晉三軍之國、其後僭用四軍五軍六軍、大抵節制、皆依伍法爲之而已耳、伍法爲古人所重如此、

吳鵝父陣圖



吳九乘爲偏法圖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邑、）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時楚令尹子瑕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吳人禦於鍾離、楚令尹子瑕卒於軍、楚師熸、（失氣、）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尚威之意、）胡沈之君幼而狂、（二國之君、年幼而性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壯而性愚、）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皆怨楚、）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薳越非正帥、無以服軍中寵嬖之心、）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

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弱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鷄父、（今以步軍）吳以罪人三千、（去備薄威指此）先犯胡沈與陳、（敦陳整旅即此、）中軍從王、（闔廬）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囚徒不習戰、）三國爭走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纍而從之、三國（許頓蔡）奔、楚師大奔、

鷄父陣記

鷄父之陣吳公子光（吳王闔廬）覇天下之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萬人、分爲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旛、奏文犀之渠、十行一隻大夫、建旗提鼓、挾經兵也、秉枹、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陣、中軍白裳白旅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旜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

黑、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慝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車一乘、卒一兩、）教吳居戰、至是始伐州來、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裹之、中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裹之、中與四隅五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巫臣能教

吳車制而不能教之戰戰勝之功公子光之智勇足以發之故也、

武備志卷五十四

陣練制

陣三

管仲內政陣圖　說　託

齊莊公伐衛陣圖　說

司馬法握奇營圖　說　記

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營圖　說　記

孫武子乘之陣圖

乘之陣方爲四層配合伏羲方卦圖數圖三圖共記

裴緒演孫武子方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圓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牝陣圖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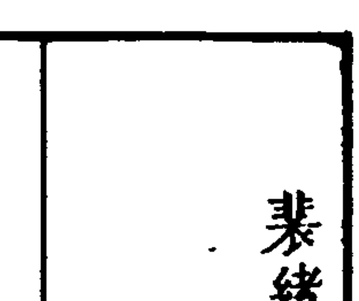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牡陣圖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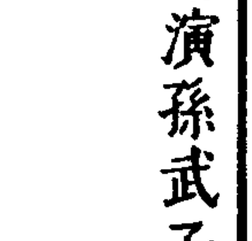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衝方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車輪陣圖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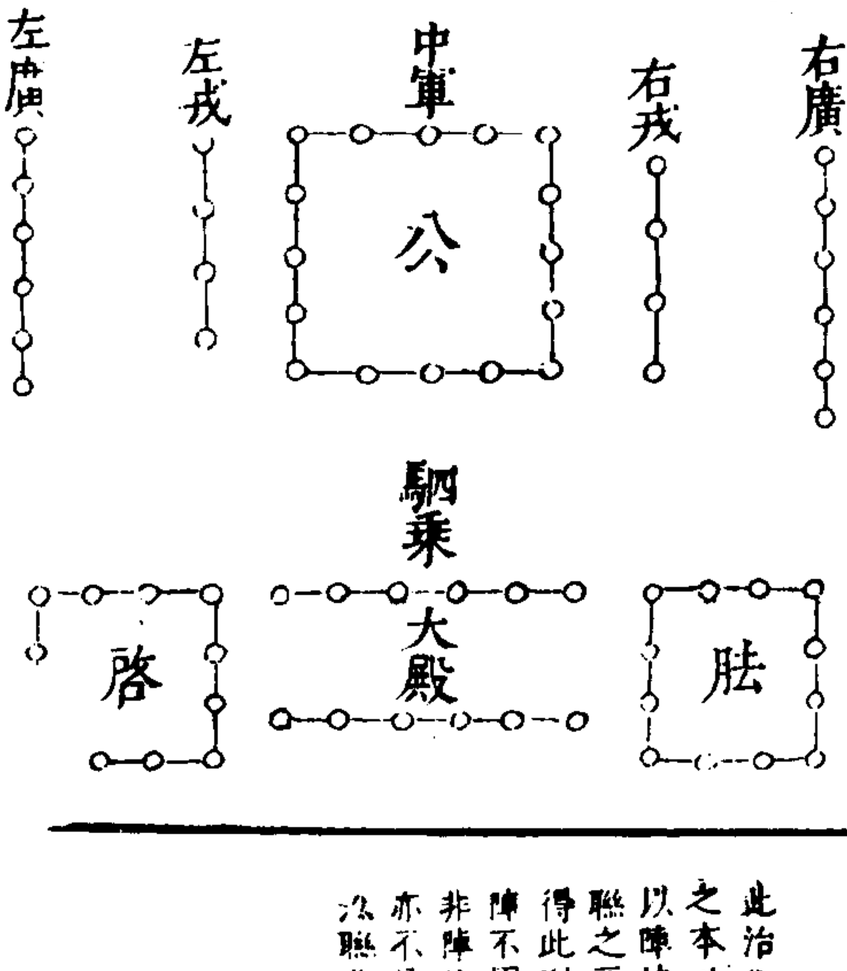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紫置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鴈行陣圖說　八圖





管仲內政陣圖



此治兵之本必以陣法聯之不得此則陣不固非陣法亦不足以聯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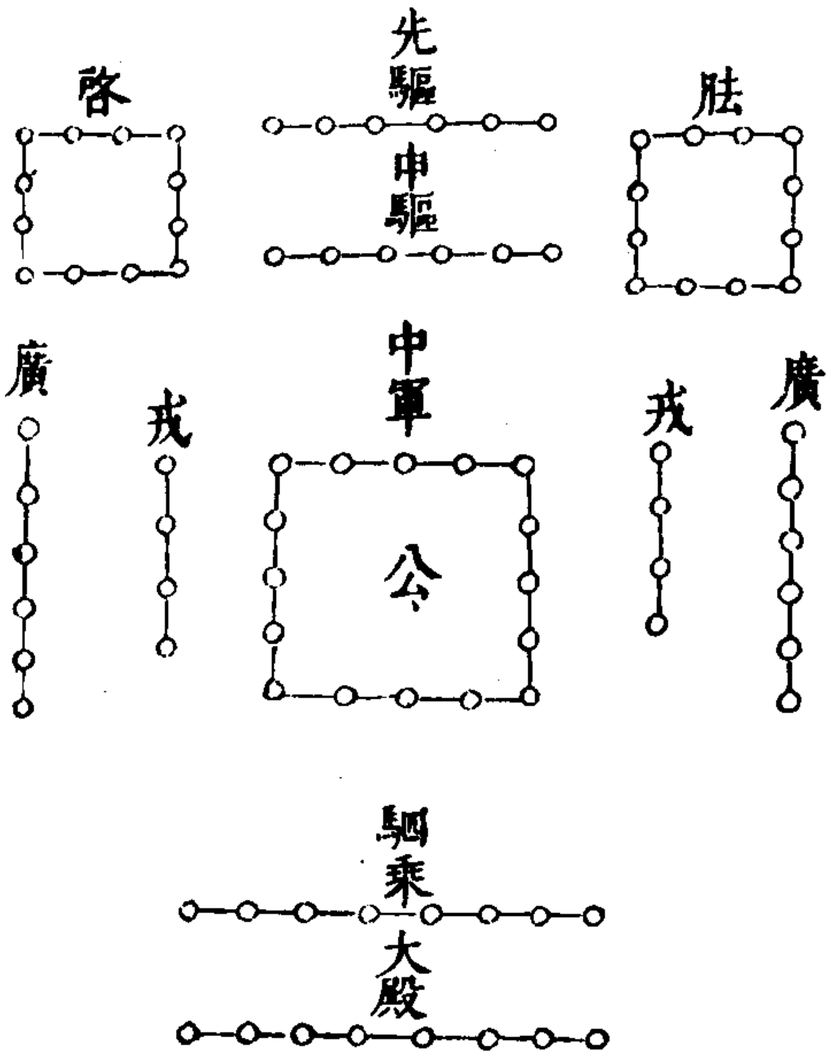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修（蒐同）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乘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有革車八百乘多二百乘爲卒萬人以爲副二陪從之兵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五十乘、一軍五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爲四兩、一兩分爲五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爲十伍、以爲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爲奇兵、比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莊公伐衛、有先驅申驅啓胠廣戎駟乘大殿等八陣之名、無非管仲之遺制、其獨無三軍之正者、恐傳者之記失其詳也、蘇洵之論乃謂周制一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則其陣繁而且曲、管仲欲以歲月取天下、務爲簡略速勝之兵、一軍一萬人、則其陣如貫繩、如畫棊、疏通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此老泉臆說、不足與論齊兵也、蓋三軍者受之於君者也、先驅申驅大殿駟乘啓胠戎廣此則將之所自出者其

陣之奇、孰過於管仲、若其陣若貫繩、若畫棊、何足以爲陣、安能以伯於諸侯哉、

齊莊公伐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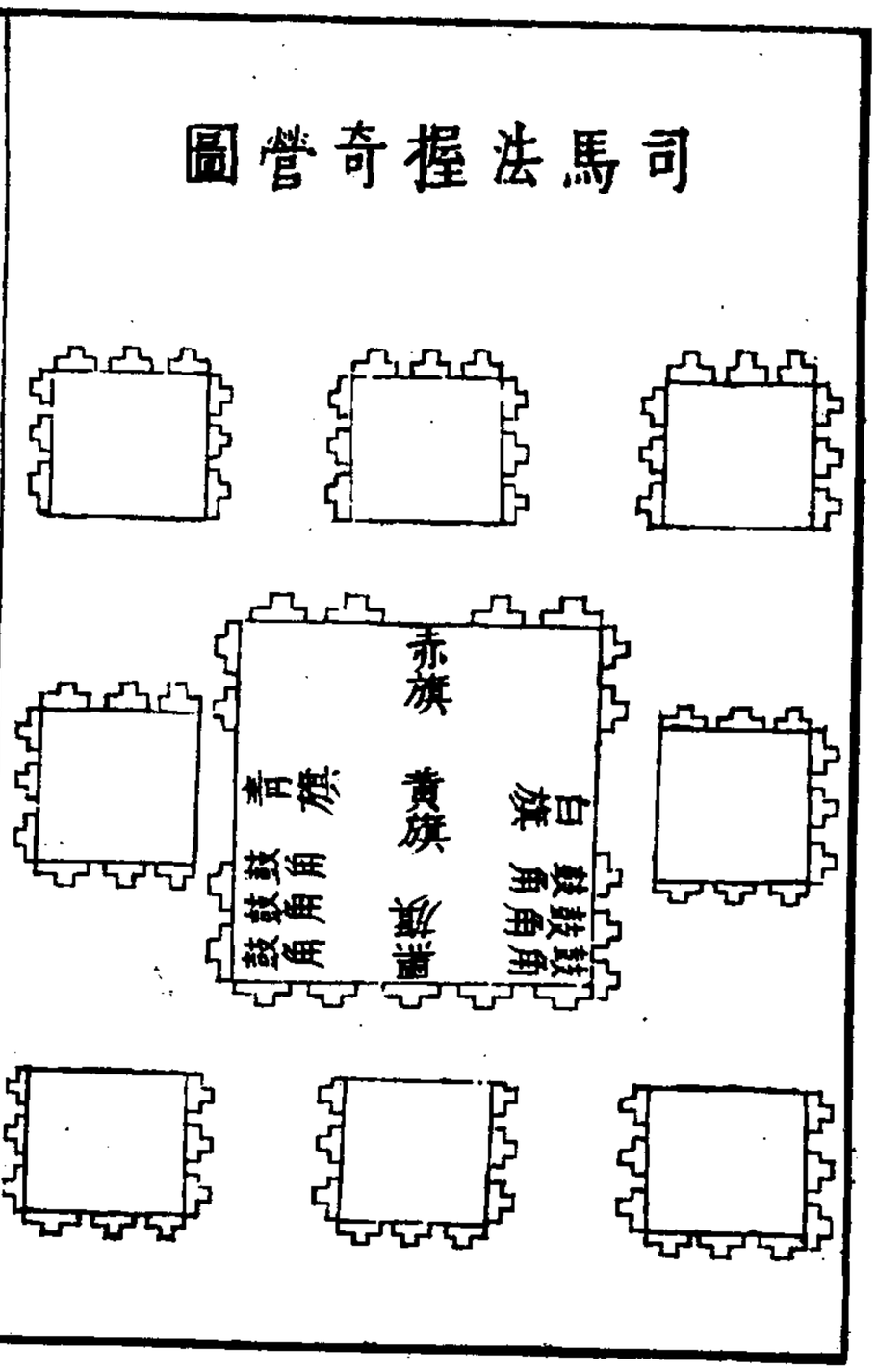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先驅帥、穀、軍名、穀榮御王孫揮王孫揮為榮為御、召揚為右、為先驅王孫成秩御莒恒、莒恒為申驅、次前軍名、莒恒之車右、申驅、申鮮虞之傅摯為右、傳摯、申鮮虞之子也、為申驅莒恒車右、曹開御戎、曹開御莊公戎車、晏父戎為右、為莊公車右、貳、副車、上之登御刑公、刑公為二廣帥、上之登為御、虞蒲癸為右、為二廣公車右、刑啓、左襄、日啓、牢成御襄罷師、罷師為左翼襄、師帥、牢成為御、狠蕩疏為右、為左翼、音脅、右商子車御侯朝、侯朝為右翼、罷師車右、胠、翼曰脅、右大殿、後軍名、商子游御夏之禦寇、夏之禦寇為後軍帥、商子游為右翼帥、柏跳為右、為右翼、侯朝車御、

御、崔如為右、為後軍夏之禦寇車右、燭庸之越人名、駟乘、駟乘、四人共乘殿後也、齊侯自衛、遂伐晉取朝歌、晉邑、為二隊、齊師分為二部、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滎庭、戍鄴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陣六陣為以二游兵陣署、

司馬法握奇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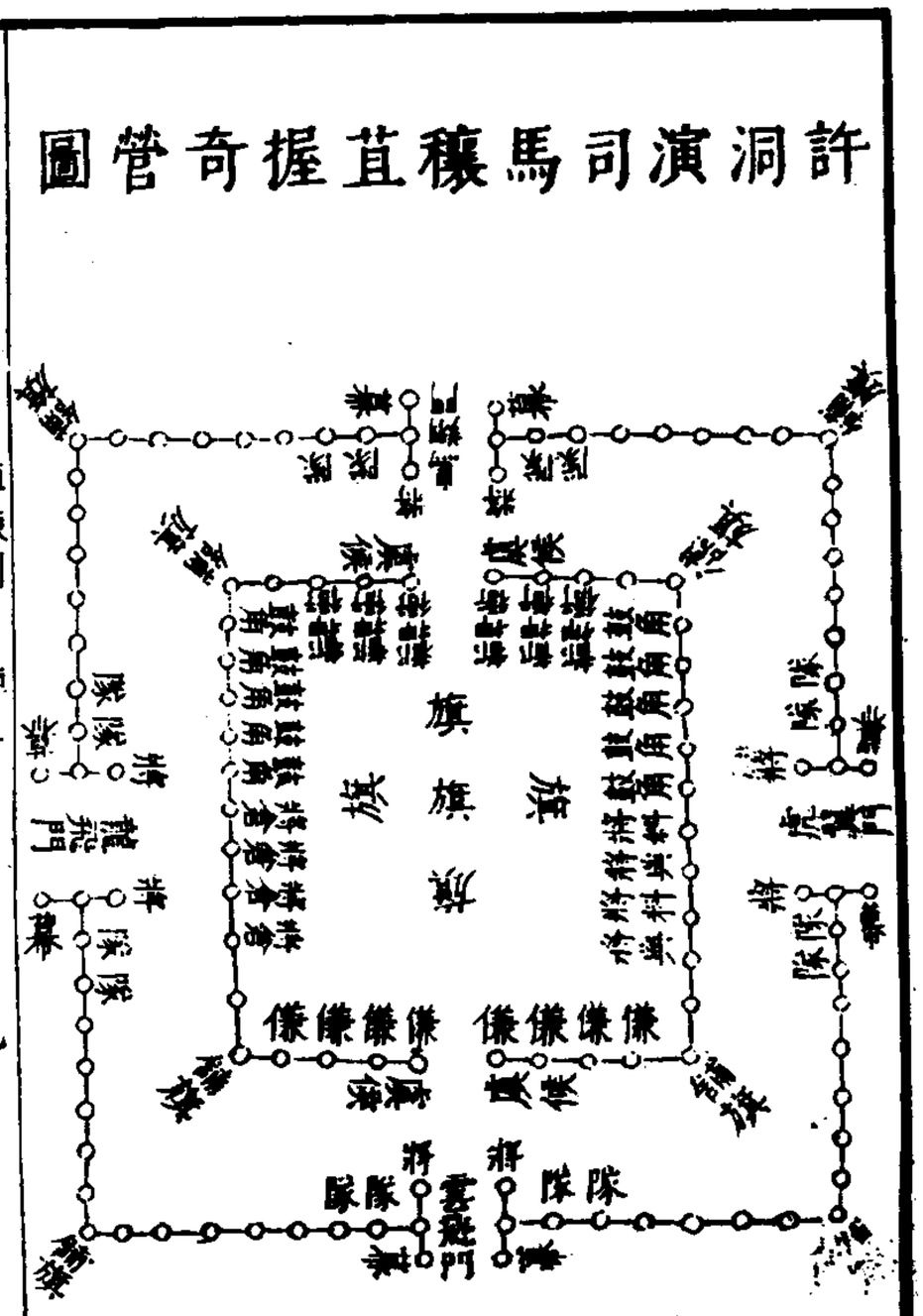
一軍則千軍可知、

司馬法握奇營記

司馬法握奇（音期）之陣、田齊大司馬穰苴霸天下之所作也、周公以五偏之陣、偏各一師、師各二千五百人、車二十五乘、故制立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也、管仲爲五偏之陣、偏各一旅、旅各二千人、車四十乘、故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軍也、至穰苴爲司馬、復行周公丘乘之法、復布黃帝握奇之陣、而以一萬二千五百人分之於九軍八陣之中、與古司馬之法似同而實異矣、且黃帝握奇陣、圓陣也、因以圓物起數、外圍得三、內徑得一、卒乘陣隊之多寡、要隨時而用之、穰苴謂餘奇爲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爲奇兵、布之中壘、取十之七爲正兵、布之外營、外營凡八陣、各卒一千九十四人、其取義不同、故其數參差不齊、亦與黃帝之法不能盡相合焉、蓋穰苴錯綜古今而損益之、厥後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而穰苴之法、附於其中、故通名爲司馬法云、

許洞虎鈐經曰、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爲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亦如是、幕長一丈十六尺、舍五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爲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三陣、陣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銖、守地一萬四千五十尺、八陣積尺、守地一萬四千百三十三步餘二尺、積里六里餘一百二十步、積步二千七百三步、

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營圖


旗
旗
旗
旗
將
將
將

尺五寸六分、以爲外壘、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艮爲雲門、龍陣居坎爲蛇蟠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乾坤艮巽爲閶門、坎離震兌爲開門、門有牙旗遊隊、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冲、後有軸、四隅有舖、中壘、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一面二

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六十畝餘一百步、六纛五麾、金鼓府藏在中壘、

趙本學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營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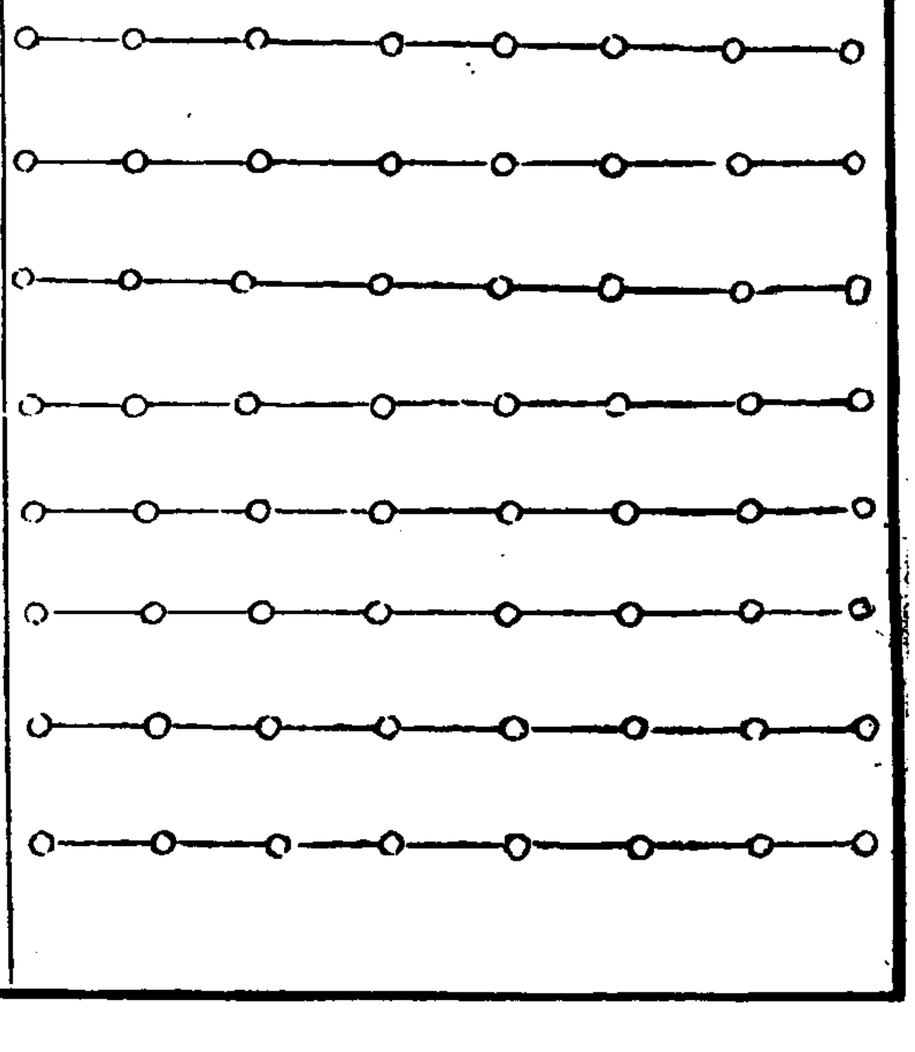
虎鈐經穰苴握奇營圖一首、元許洞之所演也、杜佑通典有穰苴法、以一萬三千五百人爲軍、十之三布之中壘、十之七布之外營、許洞演爲營法、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布爲內外二重、方如斗底、四隅有舖、四方有門、守地有步尺之

取惟四時教閱、以習坐作進退之節、則此圖不能外也、古人教閱平時教人以金鼓旗幟號令之辨、不敢教人以陣、在營教人以正、不敢教人以奇、故孔明没而悍將魏延不能竊其風、李靖没而番將薛萬徹等終無能爲邊患、皆知正而不知奇故也、斯圖所以不行於世也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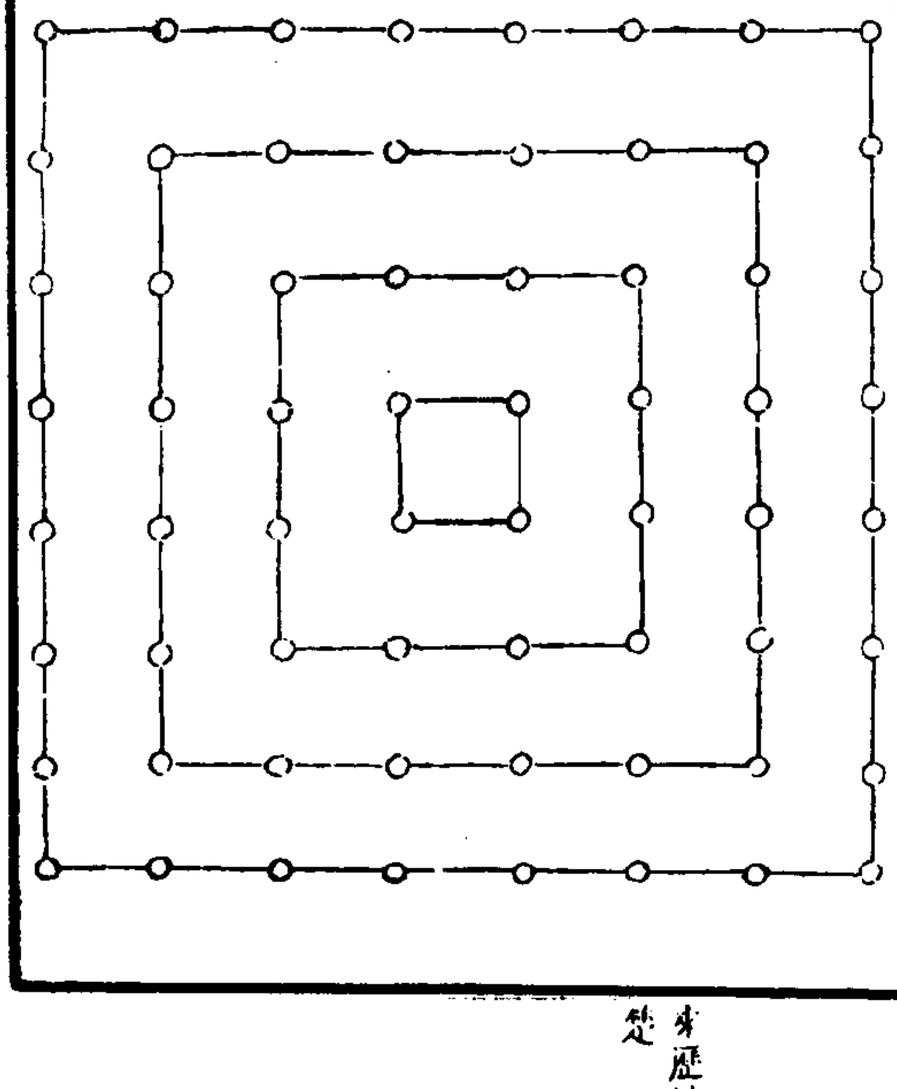
北言面想人復不能靈聖起易

以利固守、便救應、不可失也、黃帝之時、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每止舍輒以兵帥爲營衛、八衛而包八營、八營而包握奇、其狀如街陌相通、此則握奇營之舊制也、諸葛孔明以六十四陣四而分之爲二百五十六陣、布爲下營陣法、名曰滿天星、以八卦而包九宮、以八宮而包中黃、斯得風后之遺法也、許洞以平列布爲內外二重、失其制矣、豈得爲穰苴法耶、田穰苴司馬法、自古無傳、通典蓋杜佑私意所撰、而握奇營又許洞之臆見、固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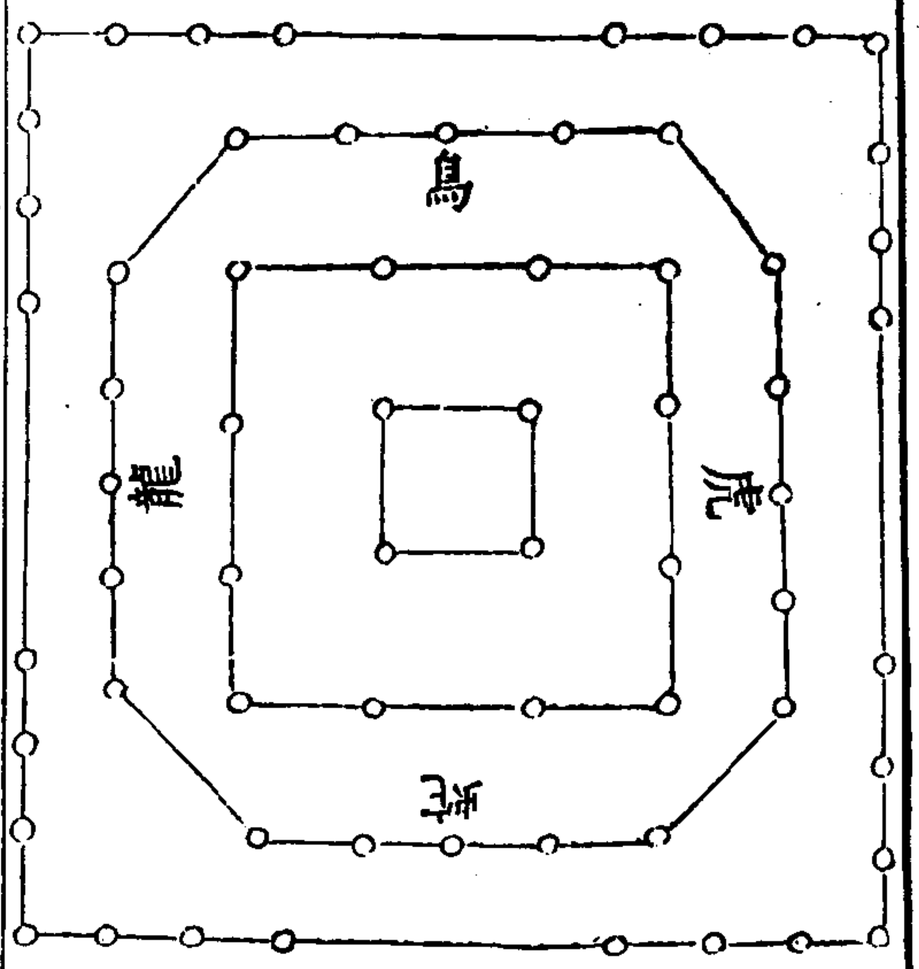
孫武子乘之陣圖



乘之陣方爲四層配合伏羲方卦圖



乘之分八陣配合河圖數圖



乘之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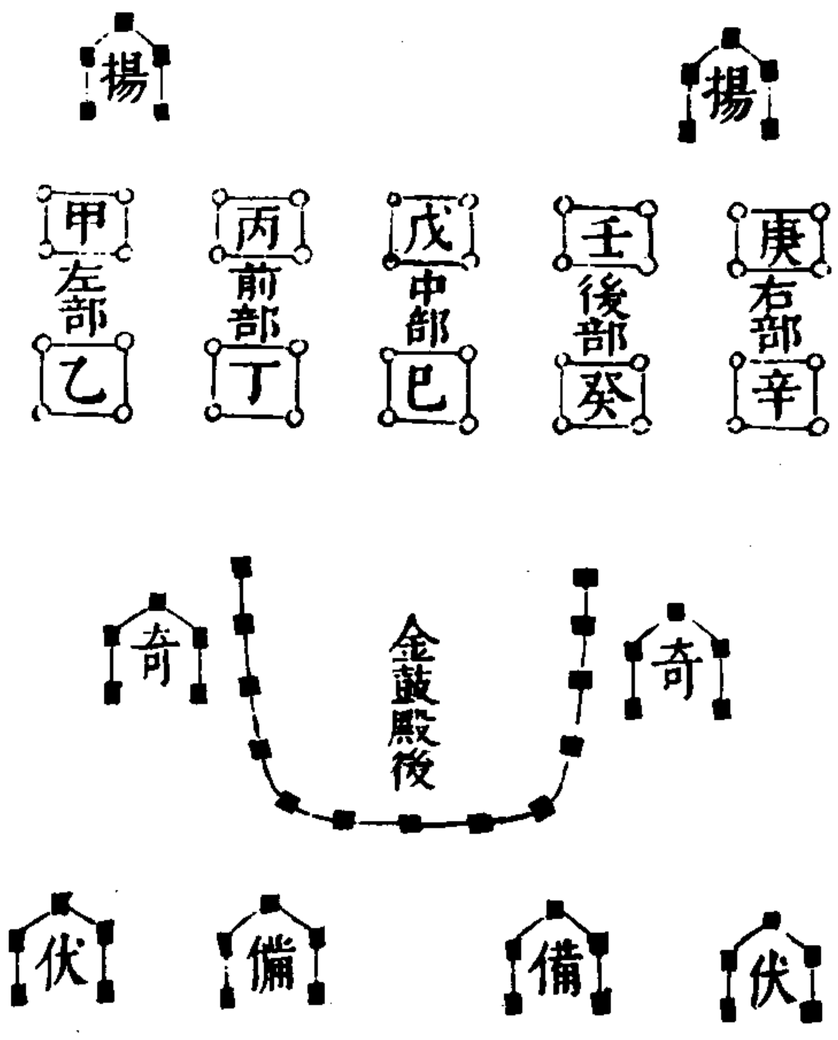
乘之之陣、齊士孫武子霸天下之所作也、伏羲卦陣、內○○○○、外○○○○、圓、黃帝變爲握奇、內○○○○、圓外○○○○、方、孫子變爲乘之、內○○○○、外○○○○、俱方、俱方則六十四陣、八八相乘而已、故因而名之曰乘之、其用一出於易、蓋河圖後天之數、太極居中而週爲四層、伏羲方圖則之、以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下而上、一縱一橫、交互相乘、以成六十四卦、而內外有四層亦如之、天地包山澤、山澤

包水火、水火包風雷、自然之理也、乘之陣法、與河圖方圖、相爲經緯、外圍二十有八陣分爲四止正各七陣四隅居之次圍二十陣分爲四奇奇各五陣四方居之三圍十二陣爲中軍裏圍四陣爲握奇、大小相包、衆寡相裹、奇正相涵、一分一合而變化出矣、史記孫子見吳王闔廬、闔廬使敎宮女者、蓋卽此圖也、其圖古有七卷、漢藝文志有之、自張良韓信次序之後、爲諸呂所竊、不復傳於世、惟每歲立秋之日、例陳孫吳六十四陣、以爲驅劉故事而已、是時槩指爲孫吳法、蓋所傳之誤也、若奇正行列、疏數遠近之節、則於兵勢篇中、節短勢險之義、鷙鳥發機激水轉石之譬者、具載之矣、

右方陣圖、黃帝五行之金陣、於卦屬兌、於五音屬商、爲白虎、則孫子之方陣、吳起之車箱陣、諸葛亮之洞當陣、以行伍洞徹而相當也、其揚奇備伏兵、後八陣皆放常山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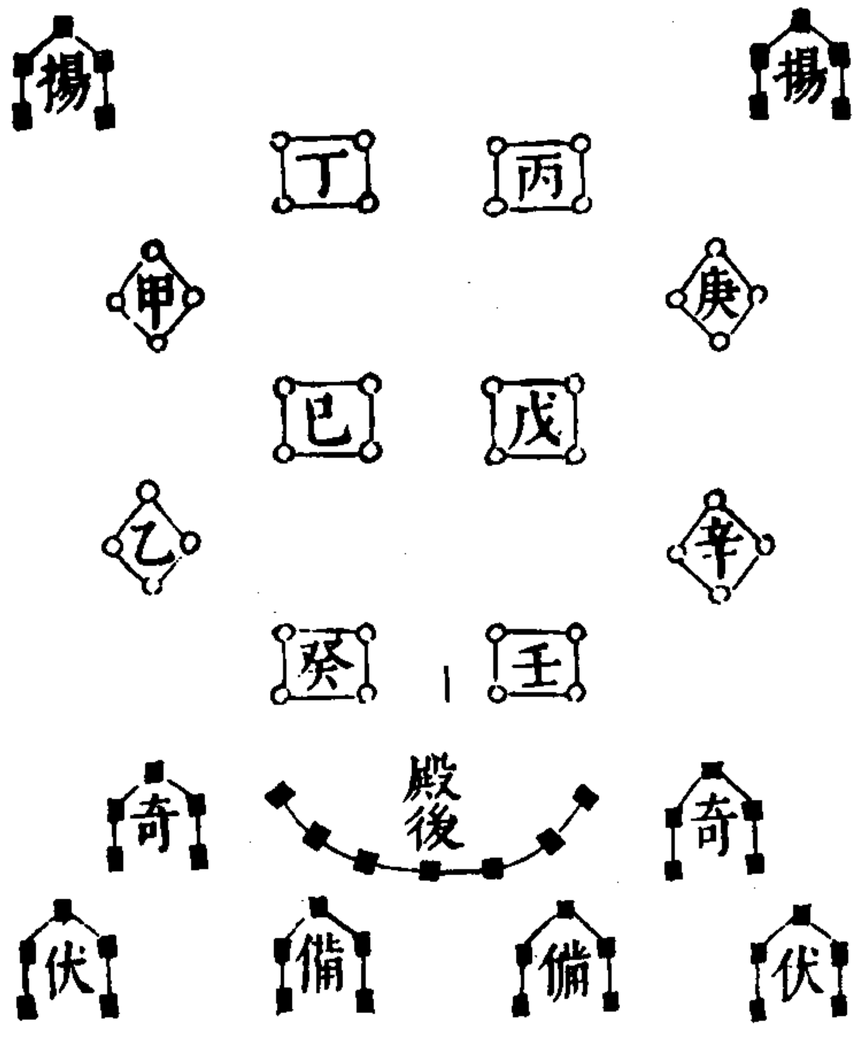
方陣法曰、舉白旗、聞鼓音、左右前後中部、各居其列、部並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馬、各按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前後隊相隨、隊以百人爲列、列以十人爲對、對以五人爲伍、各按其處、卒一人占地二步一隊方十步廣二十步隊間容

裴緒演孫武子方陣圖



隊曲廣十步、曲間容曲、部表百八十步、部間容邨、陣廣四百六十步陣間容陣高平利方方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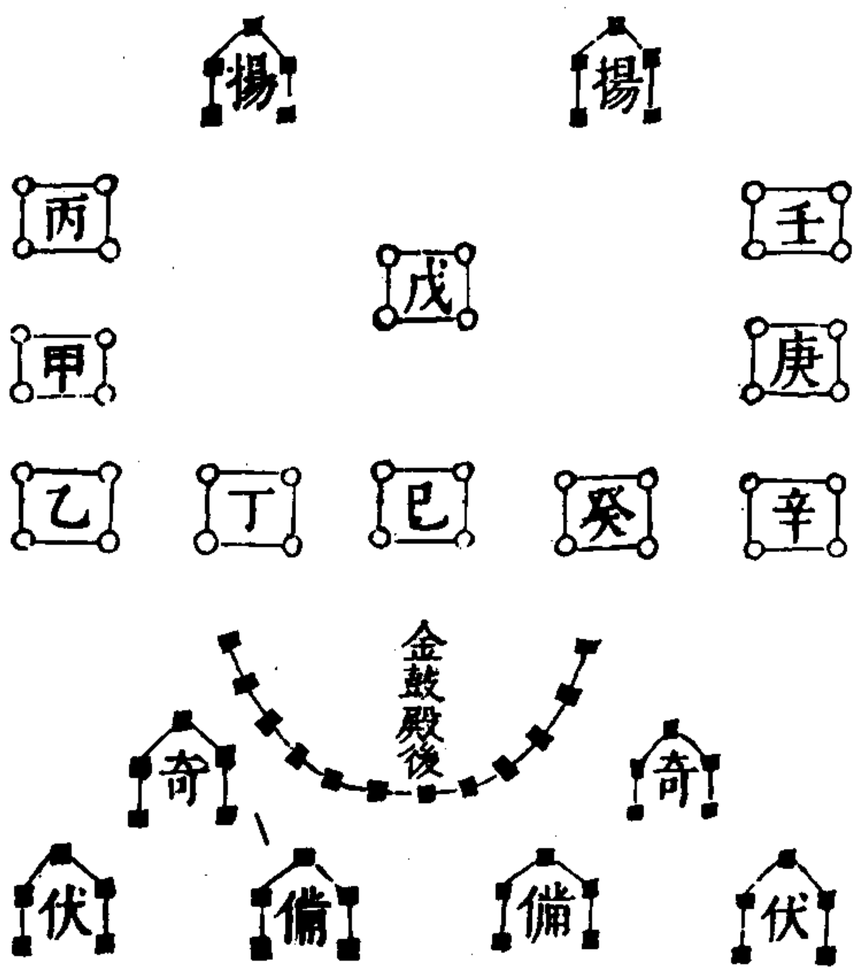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圓陣圖



右圓陣圖、黃帝五行之土陣、於卦屬艮宮、於五音屬宮、爲勾陳、則孫子之圓陣、吳起之平軠陣、諸葛亮之中黃陣、以其居中位者土也、

右以方陣爲圓陣、法曰、舉黃旗、聞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居其前、後部後曲出與之並、後部後曲出居其後、後部前曲出與之並、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衛騎隨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圓圓利守、

裴緒演孫武子牝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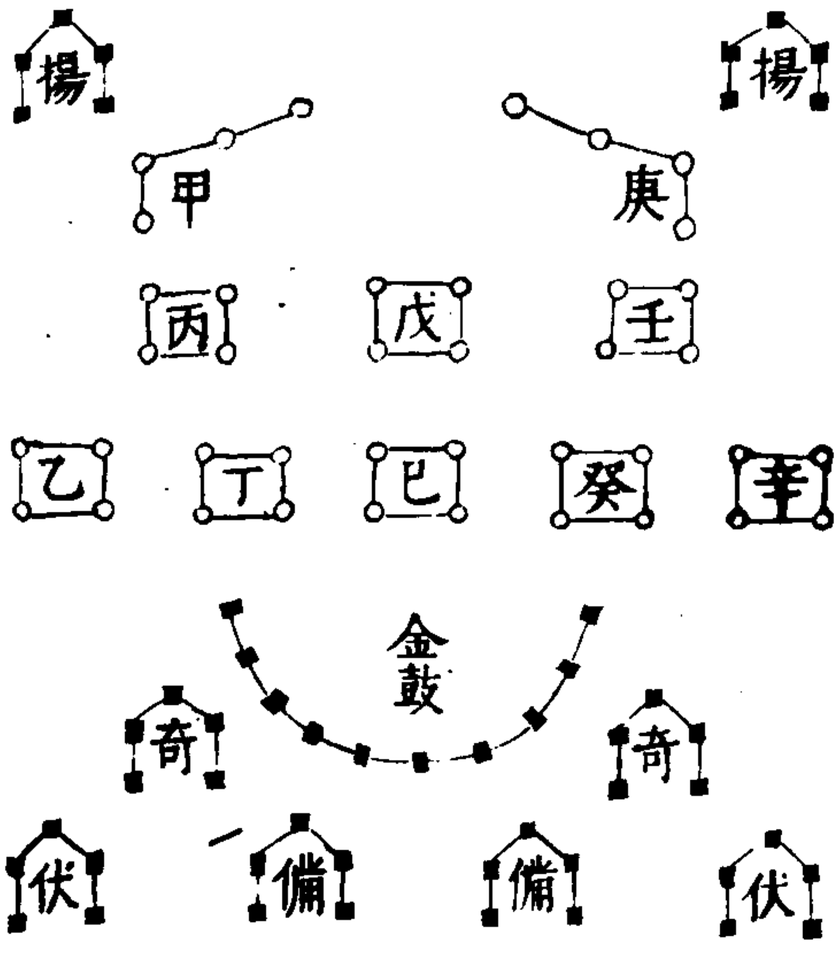
右牝陣圖、黃帝五行之水陣、於卦屬坎宮、於五音屬羽、爲玄武、則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驤陣、以其曲屈如龍騰也、或名却月陣、宋武帝多用此、

右以圓陣爲牝陣、法曰、舉黑旗、聞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爲左翼、後部前曲、出在右部前、爲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騎隊、分爲左右與後隊並、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牝利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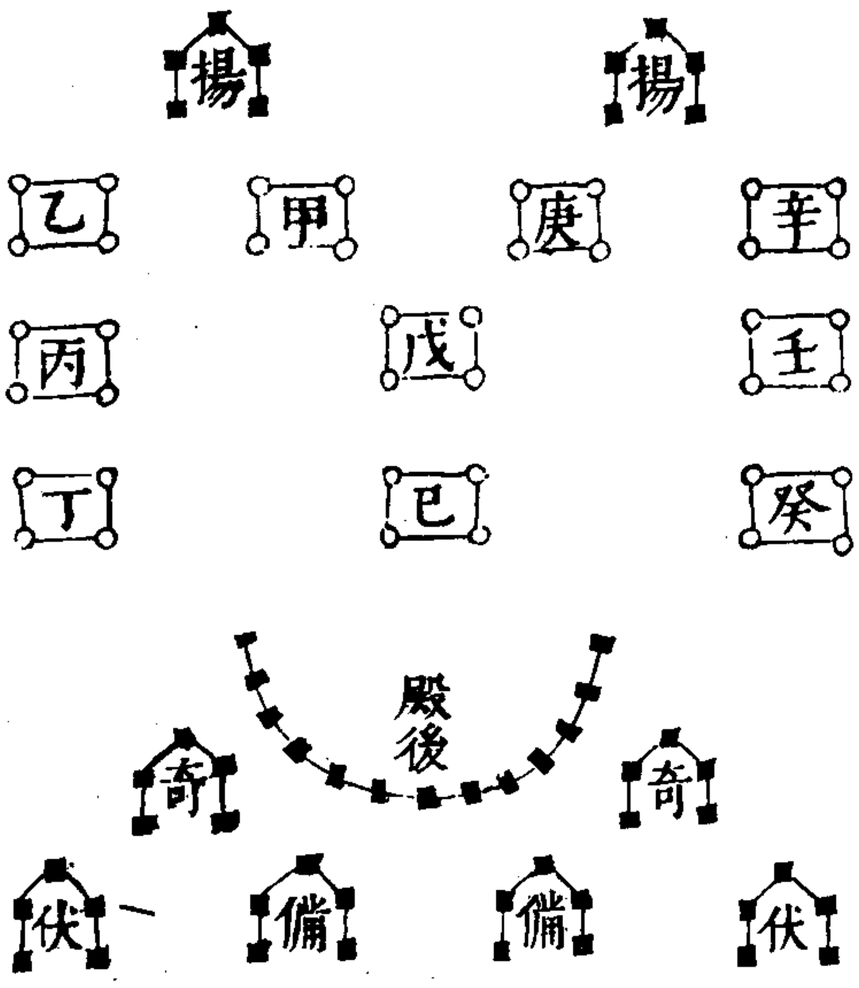
右牝陣圖、黃帝五行之火陣、於卦屬離宮、於五音屬徵、爲朱雀、則太公之鳥雲陣、孫子之牡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陣、以其輕銳、如鳥飛翔、

右以牝陣爲牡陣、法曰、舉朱旗、聞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後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進二十步爲嘴、中部前曲、左右隊前次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後高前下利牡牝利潰、

裴緒演孫武子牡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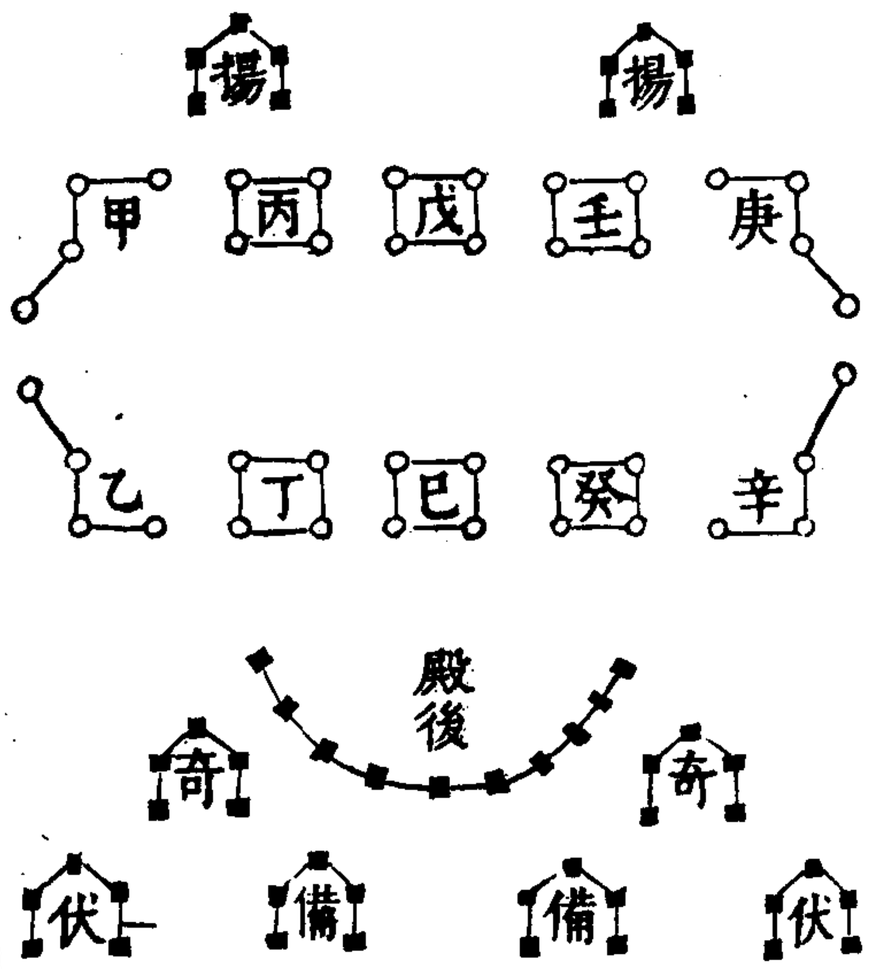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衝方陣圖



右衝万陣圖、黃帝五行之木陣、於卦屬震宮、於五音屬角、爲青龍、則孫子之衝方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陣、以其進止機巧爲名、

右以方陣爲車輪陣法曰、舉熊旗、聞六鼓音、左部二部、出在前後中三部前、並列相從而居、校尉司馬後部、前高後下、利衝方衝方利爭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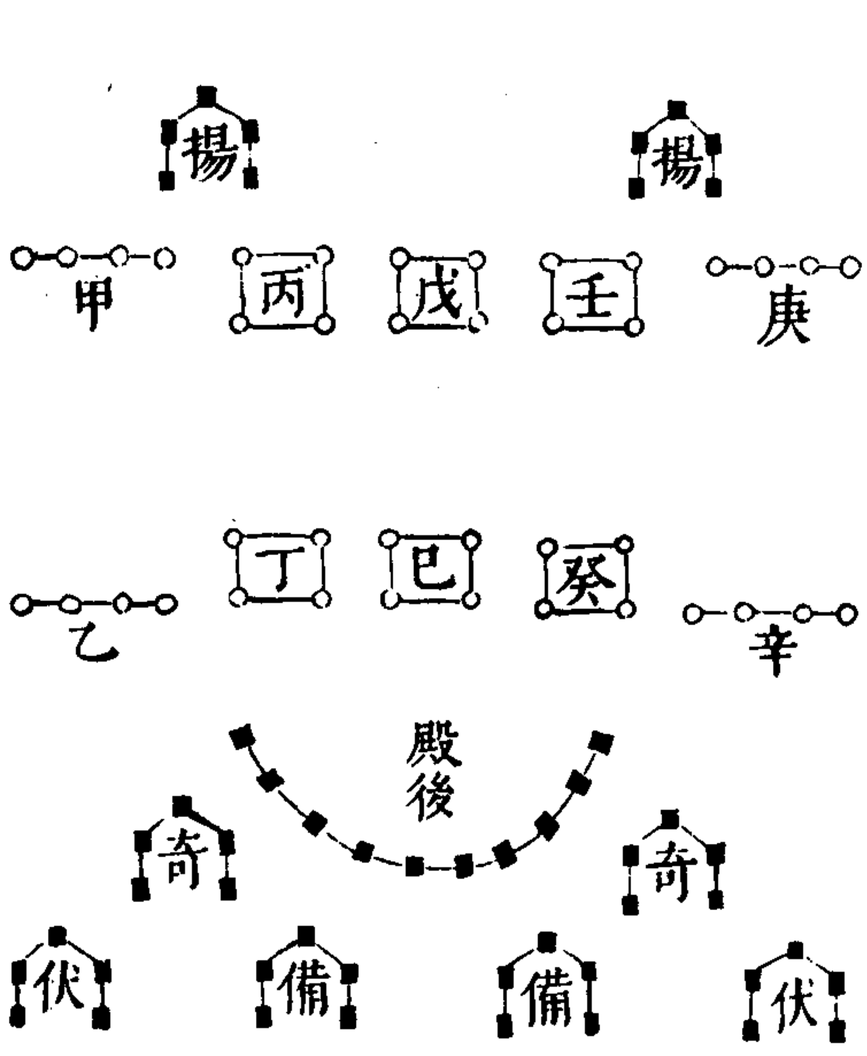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車輪陣圖



右車輪陣圖、太公三才之地陣也、於卦屬坤官、則孫子之車輪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陣、以其進止機巧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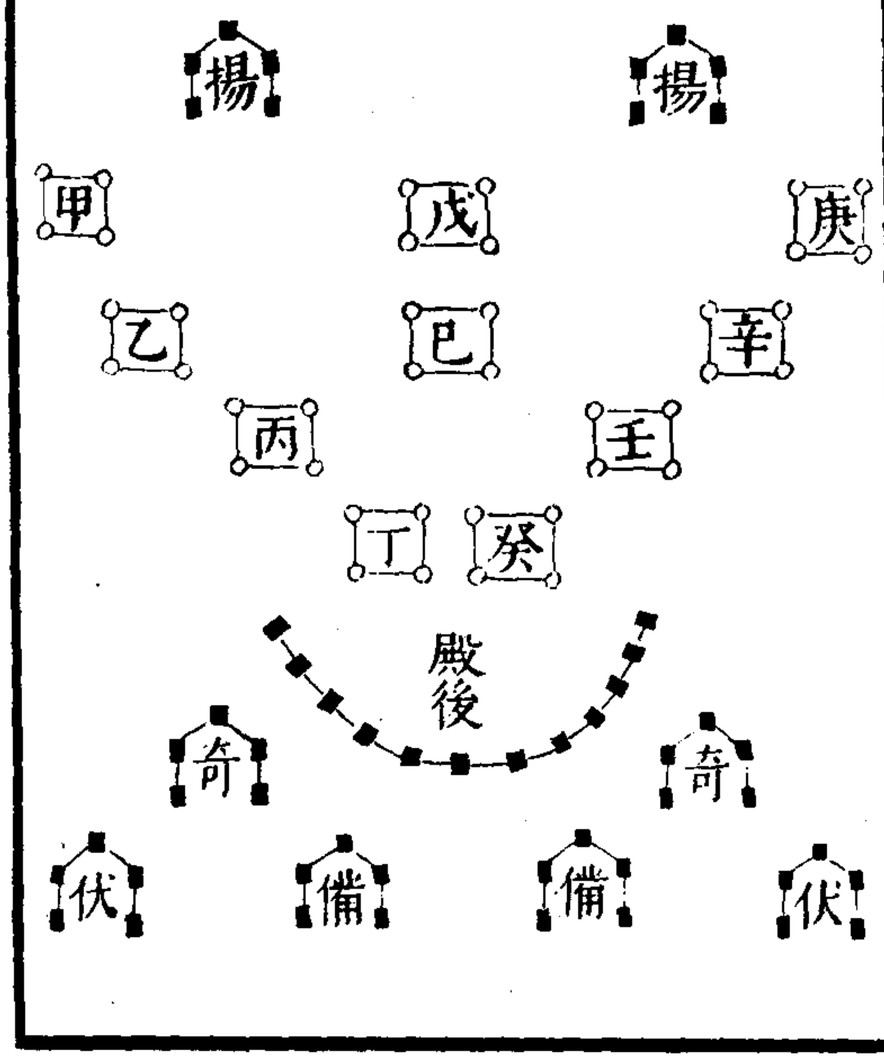
右以方陣爲車輪陣法曰、舉熊旗、聞六鼓音、左部前曲後隊左右官、後曲前隊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步亦如之、相近爲鼓翼狀、校尉司馬後部、居地如法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

裴緒演孫武子衆罝陣圖



右果置陣圖、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於卦屬巽宮、則孫子之果行陣、吳起之鶖鶴陣、諸葛亮之衡陣、以其虎翼陣、以其游騎兩傍而舒翼也、或名魚麗陣、魚貫陣、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卽此也

右以方陣爲果置陣、法曰、舉鵰旗、聞八鼓音、中部前曲進、前出爲首、其後曲次之、與前部前曲並前、前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後部後曲、斜官曲相隨、右部却次、後部後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隨、左部却次、前部後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隨、校



右鴈行陣圖、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於卦屬巽宮、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鶖鶴陣、諸葛亮之衡陣、以其進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鷖、鷖、卽此、

右以方陣爲鴈行陣、法曰、舉鵰旗、聞八鼓音、中部前曲進、前出爲首、其後曲次之、與前部前曲並前、前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後部後曲、斜官曲相隨、右部却次、後部後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隨、左部却次、前部後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隨、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丘陵、利鴈行、鴈行利繞、

法曰、八陣之法、轉而相勝、更爲雌雄、方陣正而厚、圓陣隨而聚、正厚者、力併固、方勝圓、猶厚勝薄也、圓陣無角、利於堅守、牝陣張其兩翼、若吞取之、以牝吞圓、牝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沒其兩角、故圓勝牝、猶聚勝敗也、牝陣勝牡者、牡陣前銳後重、象劍之鋒、而牝張其兩翼、前單後復也、法曰、銳而鋒者、夾擊之、故牝勝牡、猶複勝單也、牡陣勝衝方者、衝方前衆後疏、戰者不足、居者有餘、牡背高向下、

因其地勢以潰其虛可以敗敵也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勝衝方也衝方勝車輪兵得成行善胥亂敵而畏險阻但衝方地勢高利守以疲車輪之力故衝方勝車輪也果罝備在首尾虛在兩傍其勢不堅車輪之兵備以強弩善衝亂敵法曰以首待攻者强以動待敵者亡此車輪勝果罝也鷹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繞人果罝前後橫中央縱便於絕延斜利於相救且戰且息故果罝勝鷹行也方陣行重而厚佚居者衆用力者寡鷹行延斜張兩翼便於左右利於周旋也法曰厚而方者堅當選其勇其傍此鷹行勝方陣也凡三軍遷徙次舍之宜必就所喜避所忌居其水草利於芻牧因險阻爲壘則施功薄而易備

趙本學裴緒演孫武子八陣辯

新令孫武子八陣圖八首唐裴緒之所演也以步兵五部十曲爲前後左右中騎兵八陣爲揚奇備伏揚兵前出奇兵中應備伏後援十千分合遞變配五行五音八卦以定尅勝之法何辯之蓋制陣之法握奇爲本八陣爲宗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體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不固故氣氛變化者四方交互而出遊廣更迭而至而中軍四隅之陣未嘗敢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轉而爲正四方之陣未嘗敢動也裴緒以十曲變化則舉陣皆動矣變多則煩動多則亂兵之至危莫甚於此至若步騎之用有衆寡分合有遠近行陣有疏密奇正有先後前却有遲急則因地形之險易廣狹高下斜正臨時相敵以爲之節觀武侯街亭之戰命馬謖以大兵據城趙雲以步兵據箕谷李平領兵千餘去大兵之外以爲援馬謖不違制則趙雲李平之兵皆有用也此所謂因地制形如此而已裴緒以一地而變一陣一陣有一形一形有一尅制之理此兒童之戲巫覡之妖耳何可從哉其以太公孫吳諸葛而假名者皆誣也

武備志卷五十五

陣練制

陣四

防風茅元儀輯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首尾相救陣圖二圖共說　辯

戰國人象棋一面布陣圖

戰國人象棋六十四陣內外四層圖

戰國人象棋布爲圓陣圖三圖共說　記

韓信垓下五軍陣圖　說　記

諸葛亮魚復江八陣圖

諸葛亮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四冲圖

諸葛亮方陣圖

諸葛亮曲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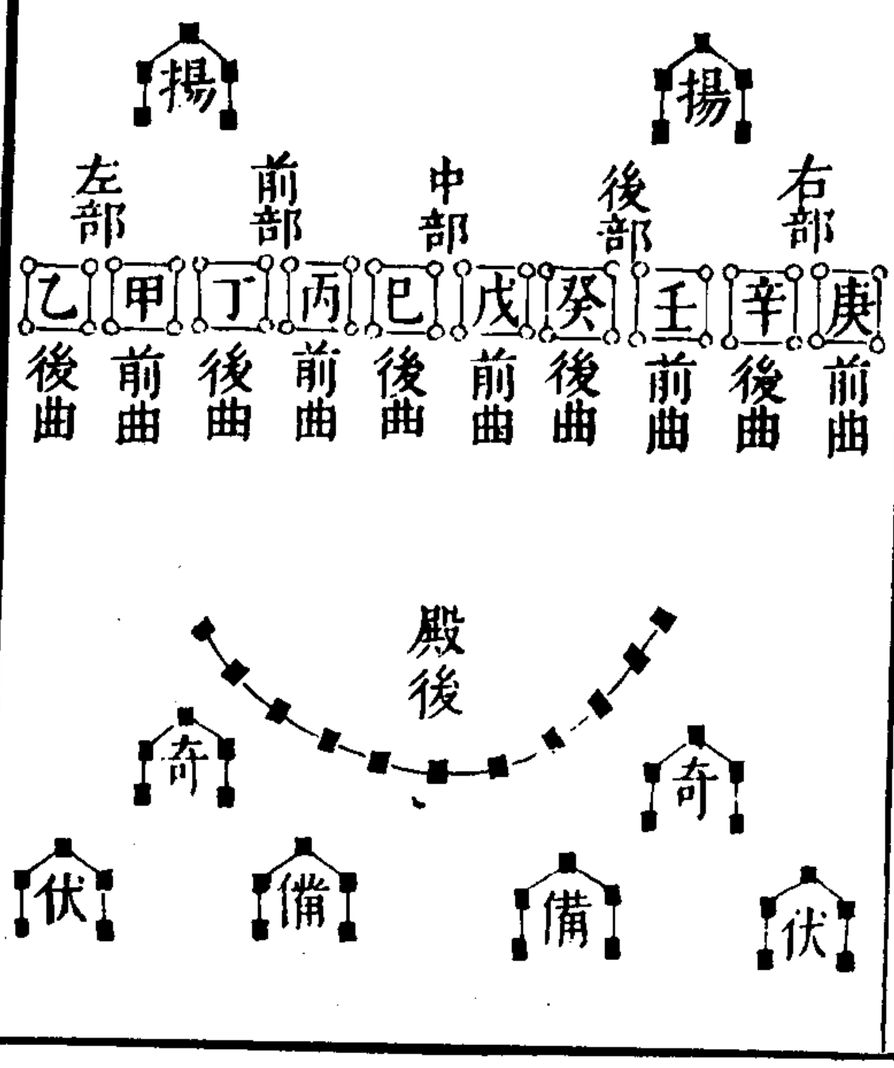
諸葛亮圓陣圖

諸葛亮直陣圖

諸葛亮銳陣圖七陣共記

諸葛亮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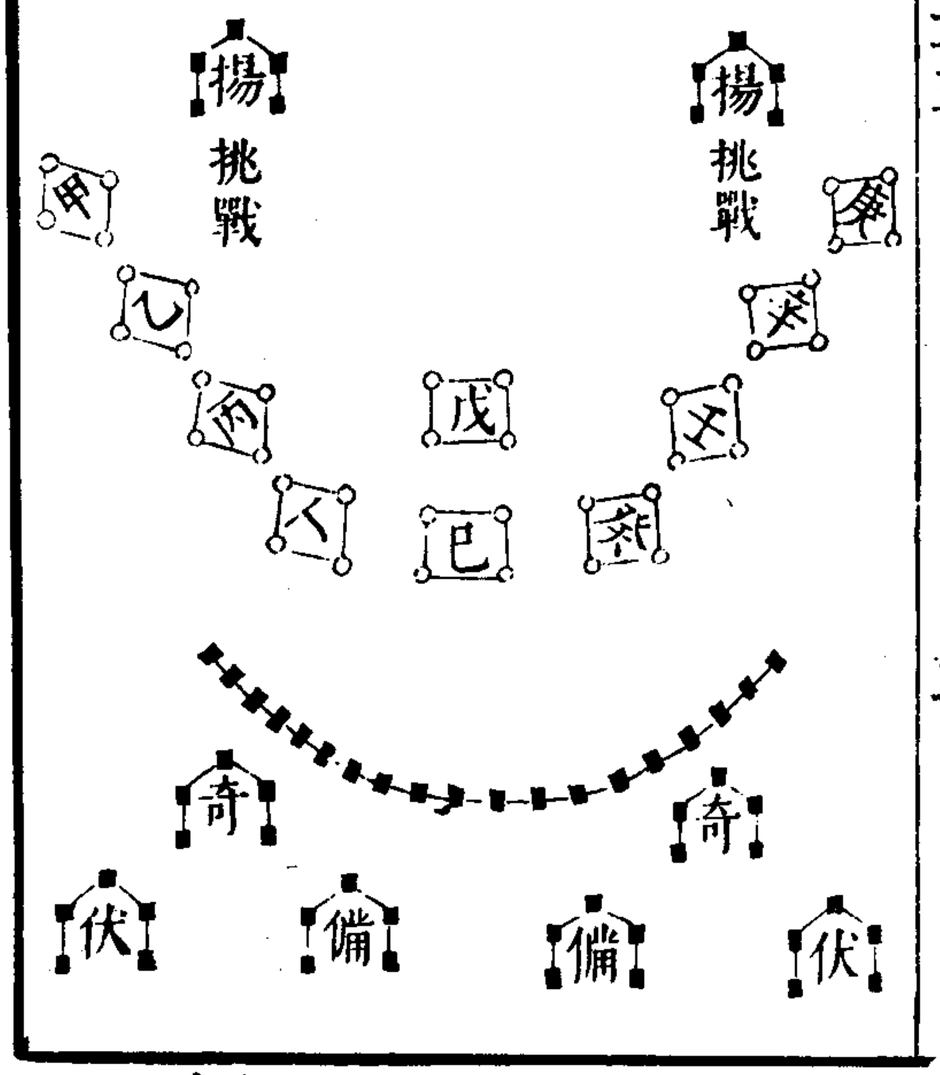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圖



諸葛亮騎兵滾陣圖

諸葛亮騎兵歸營圖十二圖共說　十一圖共記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首尾相救陣圖



右以鴈行爲常山陣、法曰、聞九鼓音、舉龍旗則爲常山矣、中部前後曲退居於中、前部後部前後曲進與中部齊、左部右部前後曲退與前後部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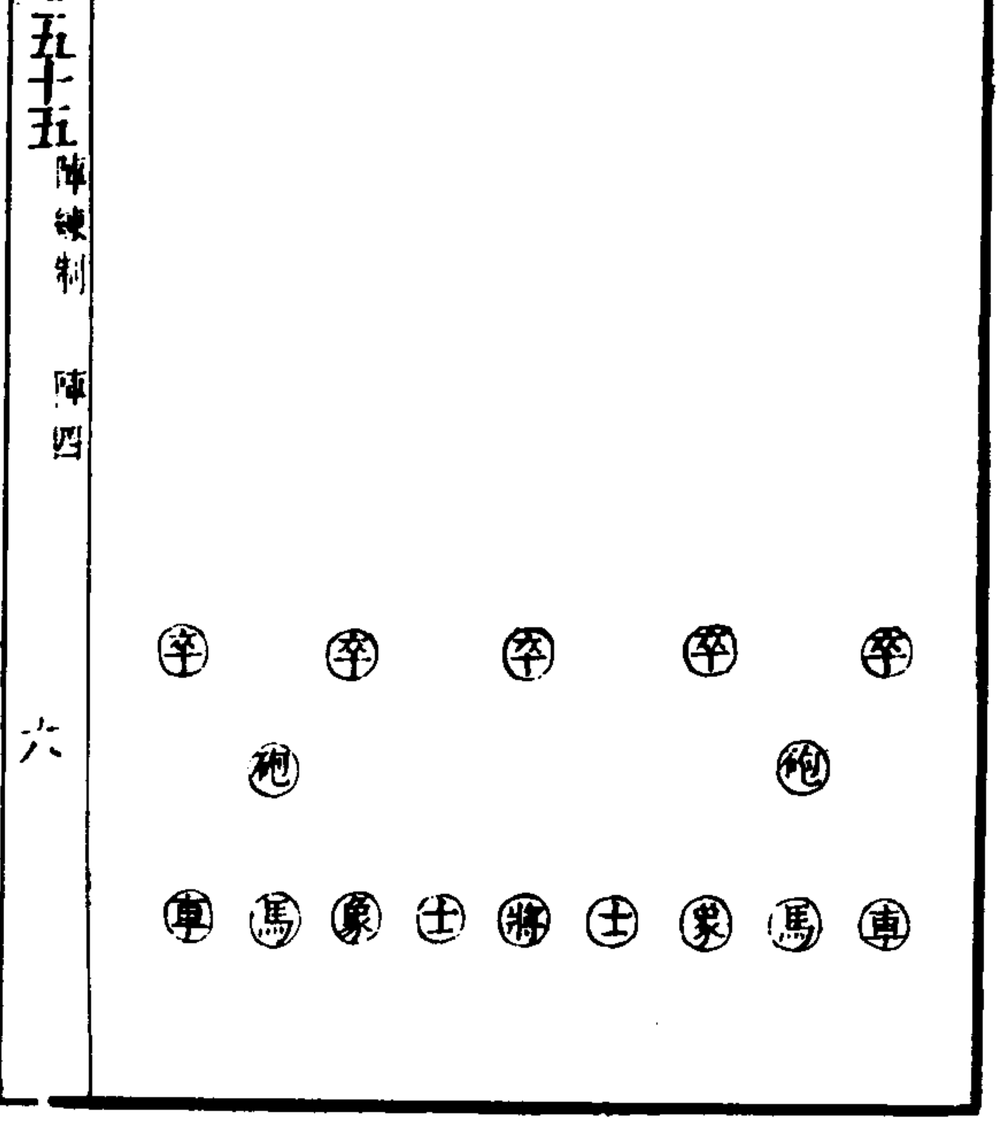
裴緒新令曰、右常山蛇陣、步卒五部凡四十其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飽待饑其奇揚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按戰國策曰常山蛇擊其首則尾救擊其尾則首救擊其中則首尾皆救此其義也、

趙本學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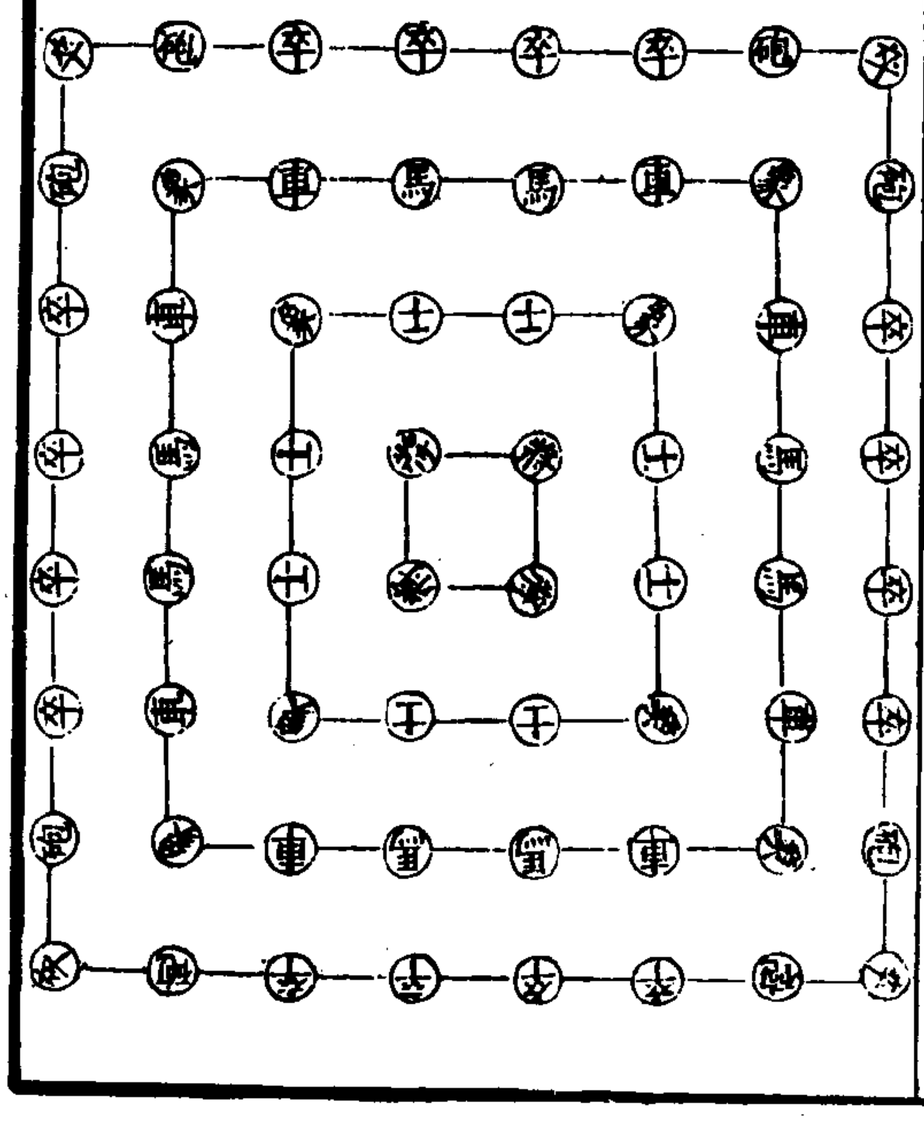
新令常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遶之此奇正之所由出裴緒以前後左右中布爲直陣已失其制矣況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其形如蛇一攻可貫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復江中孔明以石縱橫布爲六十

四壘、其形正方、桓溫見而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爲後、以後爲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桓溫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孫武之陣、名曰乘之、八陣出孔明、魚復之八陣、是其舊制、後世未之考耳、武子兵書、自古十三篇、漢藝文志、乃有武子八十二篇、陣圖九卷、皆春秋戰國之士所增假名孫子者也、自呂后之世已失無傳、裴緒附會九卷之說、妄撰方圓牝牡衝輸呆且鴈行併常山蛇共爲九陣、以迎合其數、則僞而又僞、何足以爲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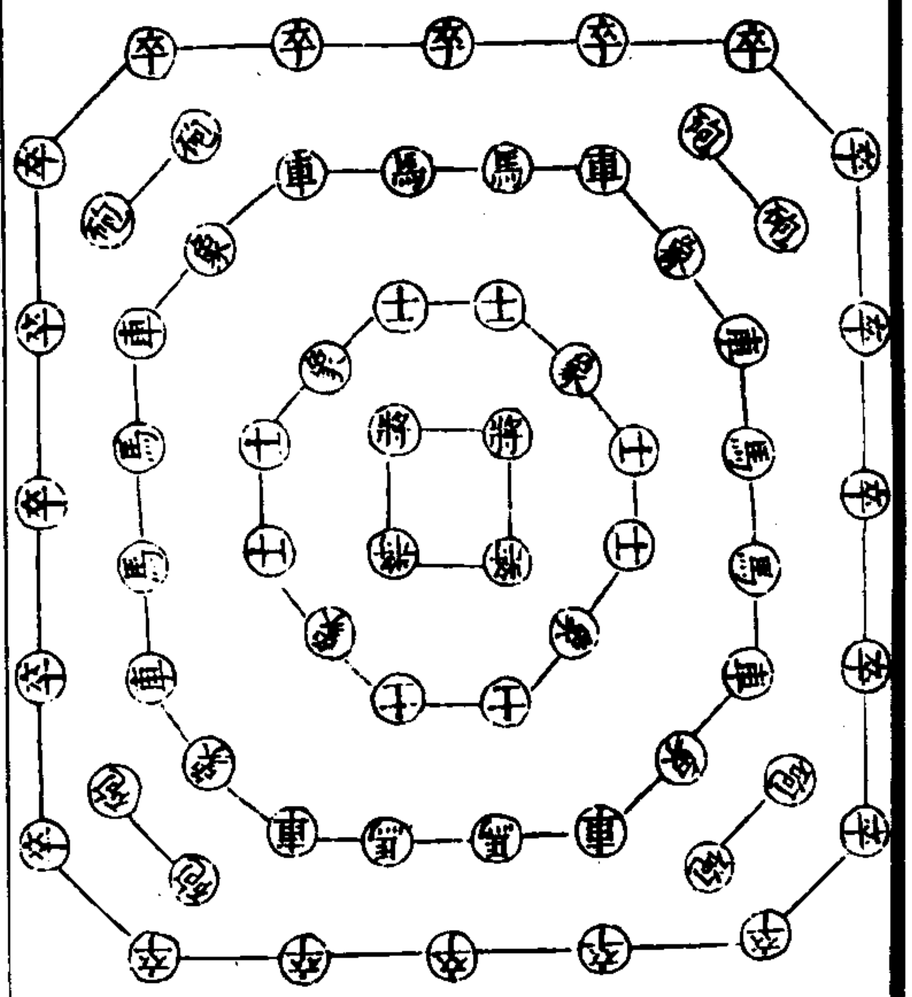
戰國人象棋一面布陣圖



戰國人象棋六十四陣內方口雁翅圖



戰國人象棋布爲圓陣圖



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則鬬象棋、亦戰鬥之事乎、

元怪錄云、唐肅宗寶應元年、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夜聞擊鼓之聲、介曹入報曰、金象將夜警也、寤見鐵騎長數寸進曰、天馬斜飛度三疆、上將橫行擊四方、輜重直入無過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乃有一馬斜去三尺、止有一卒、卒橫出一尺、後車乃進、已而於見處握之、乃古塚也、前有金象局、列馬滿枰、其辭與勢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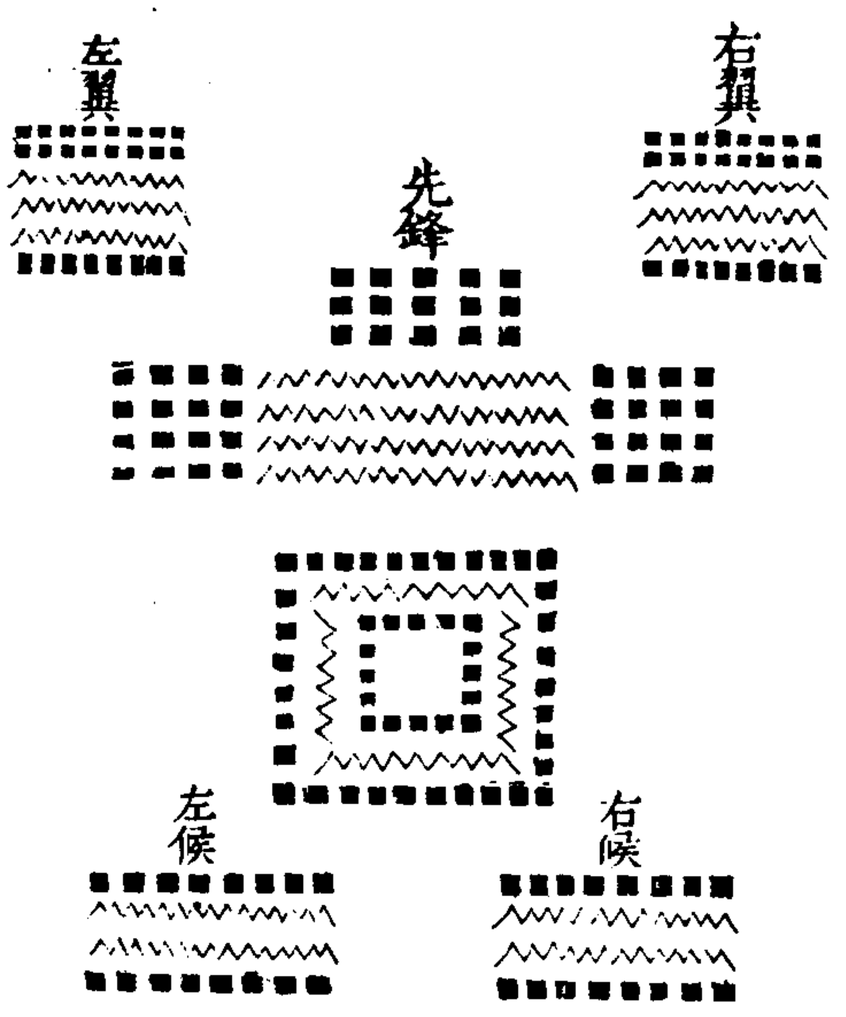
象棋陣記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霸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兼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動兵、競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如角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王干戚之樂、名爲象舞、是其義也、其畫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耳、陣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後有砲二、礮也、機發石者也、礮後有車二、即二廣也、車傍有馬二、即游騎也、是皆爲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大獸以代柘馬、填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爲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於前列、卒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卻、三者皆爲正也、礮車馬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爲奇也、卒以當頭、車馬礮從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卒相去各一步、背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爲四層、則

又人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開四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覆局、則又御死綏、將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子乘之之陣無不脗合焉、夫戰國之士善爲形勢者有繇叙王孫尉繚子魏公子景子丁子李良凡數家、其著書皆已滅沒矣、惟寓於戲樂者、垂像至今、惜乎人不知其爲要法、亦幸乎人不知其爲要法、惟宋李綱魏勝所制陣法、頗與基勢暗合云、附載于後、

宋史李綱上車制曰、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車爲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掛搭如城壘、人馬不得近、又可以禦箭鏃、有弩車、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斯、一人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有砲車在陣中、騎又在砲車中、兩陣相近、諒射可及、則陣中發弓弩箭砲、敵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如意車外、交戰戰合、則出騎兵兩傍掩擊、拔陣追襲如少卻、則入陣間稍憩伺便出擊、

韓信垓下五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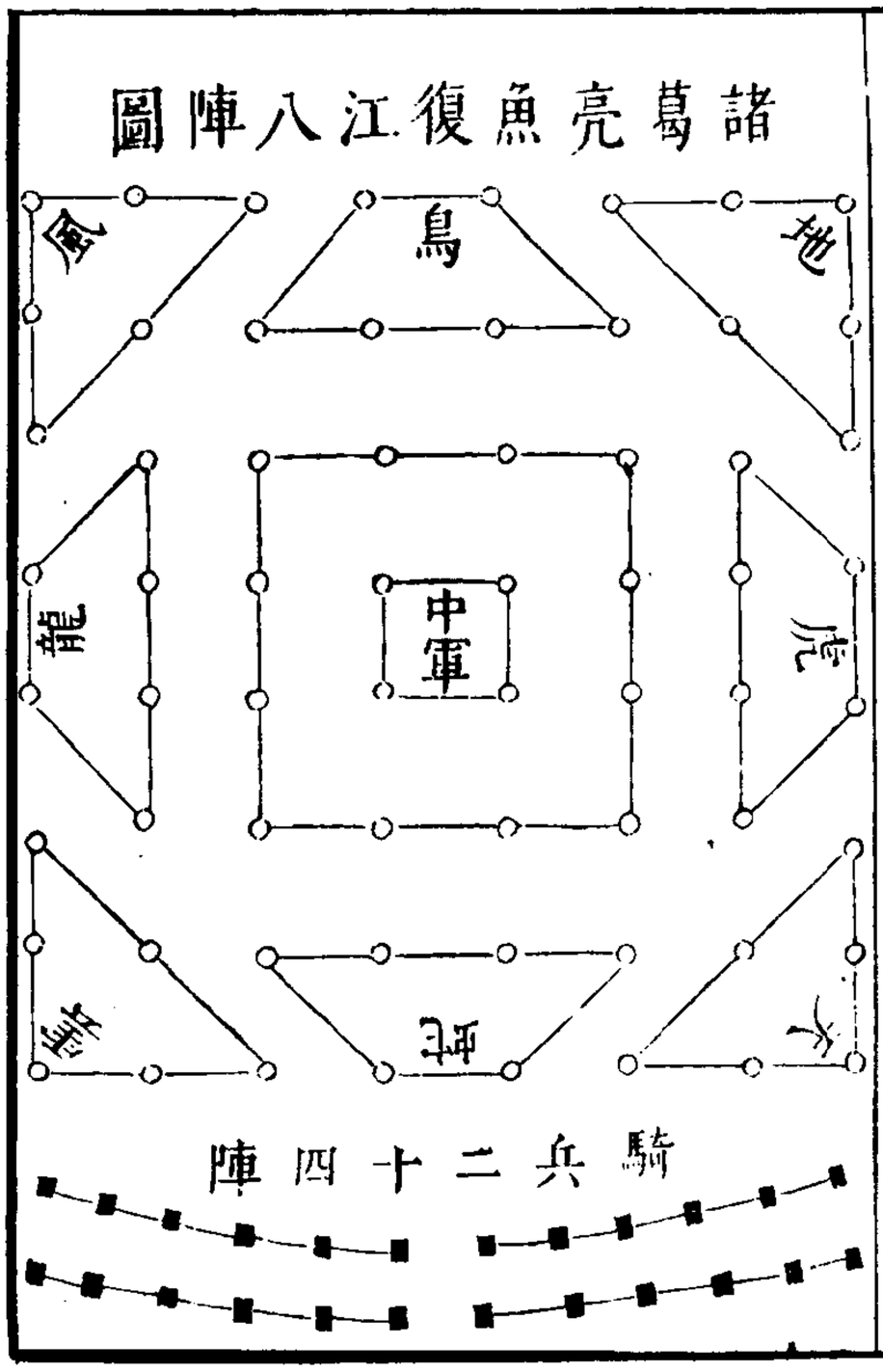


史記、五年、漢王與項羽大戰于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衆十餘萬、先合之、項羽大敗、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從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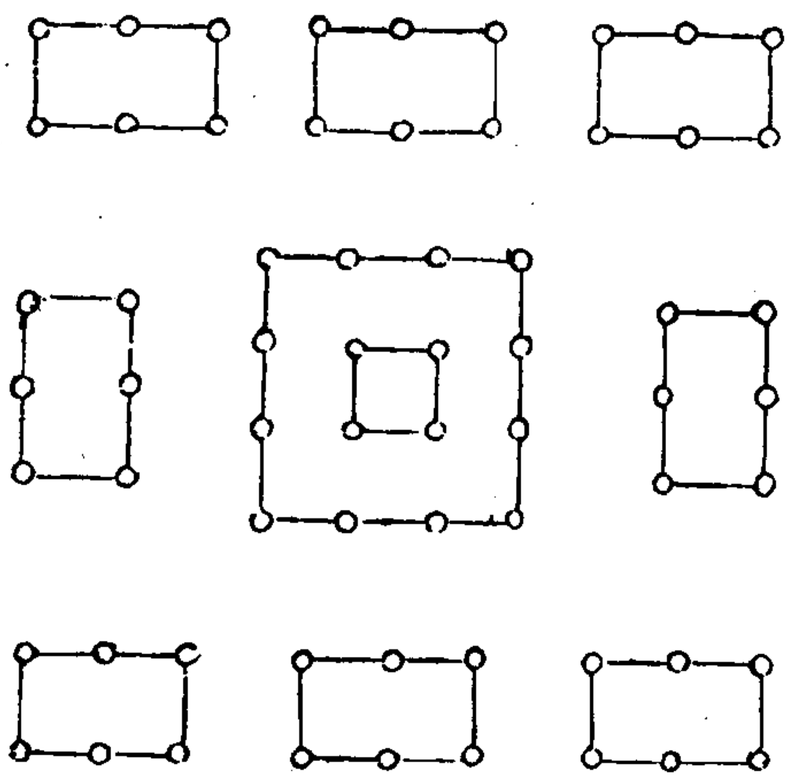
垓下陣記

垓下之陣、漢淮陰侯韓信開國之所作也、尉繚子曰、兵法左右中前後軍、各有分地、分地者東南爲前、西南爲右、東北爲左、西北爲後、左右前後之中爲中、故漢高帝垓下之戰、韓信爲大將、信乃以孔將軍將左而居東南、費將軍將右而居西南、自將前軍爲先鋒而居漢王之前、絳侯在後、漢王在韓信絳侯之間、左右所以爲拒、先鋒所以爲致師也、項羽之陣、亦五軍而已、項羽氣驕而輕進、陷於二拒之內、爲左右所乘、是以取敗、使項羽之右軍、能攻漢王之左軍、則漢左軍必斂兵自救、而信或反爲項所敗矣、此二將賢愚優劣之辨、馬隆曰、淮陰用之、魯公莫測、是也、厥後諸葛亮曹操皆因之、諸葛有五軍師、曹操以前後中爲三覆、大略無不相似也、而司馬懿畏亮如虎、三追三失其將、何歟、韓信之前有伏諸葛之後有伏項羽不識韓信之前、司馬懿不識諸葛之後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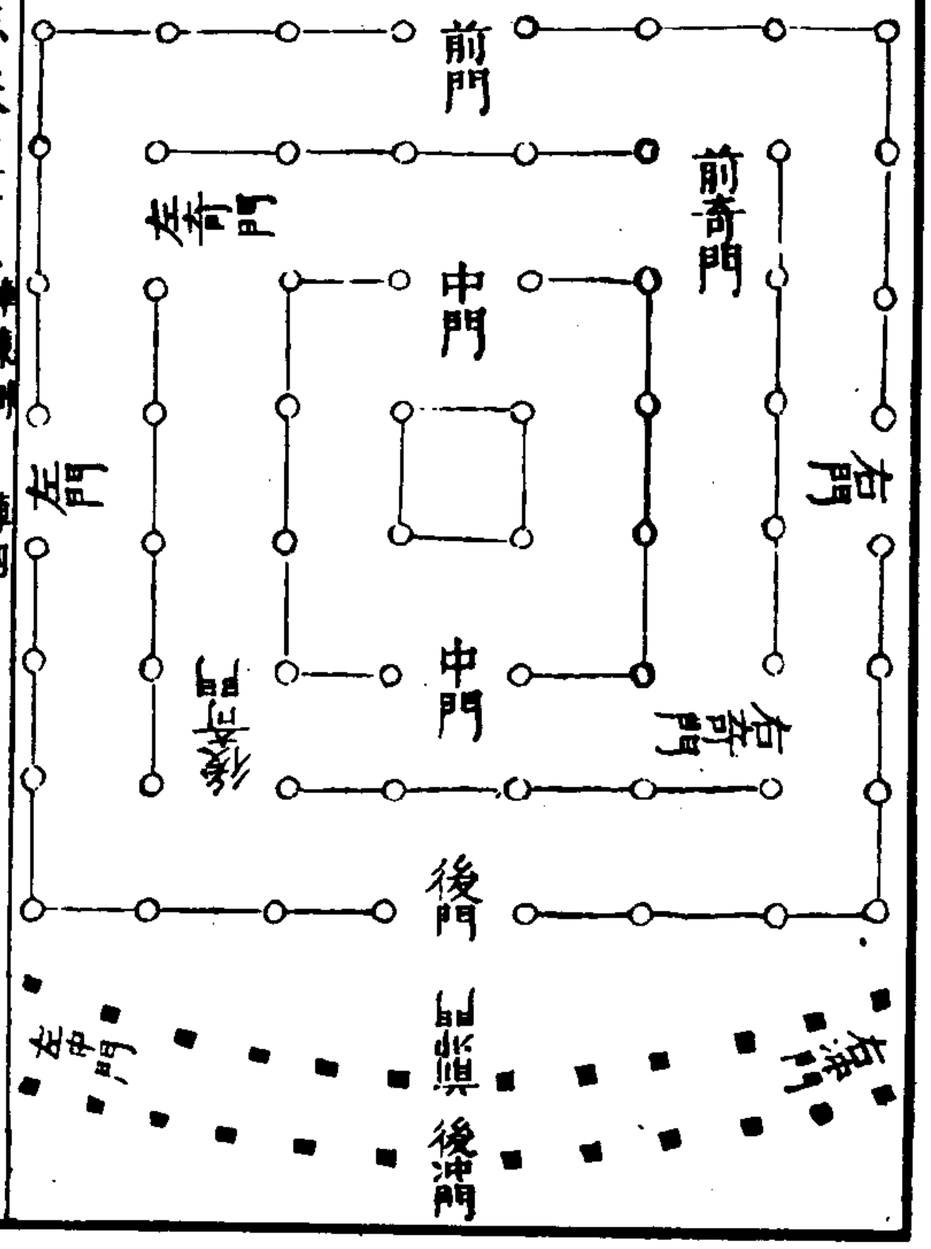
諸葛亮魚復江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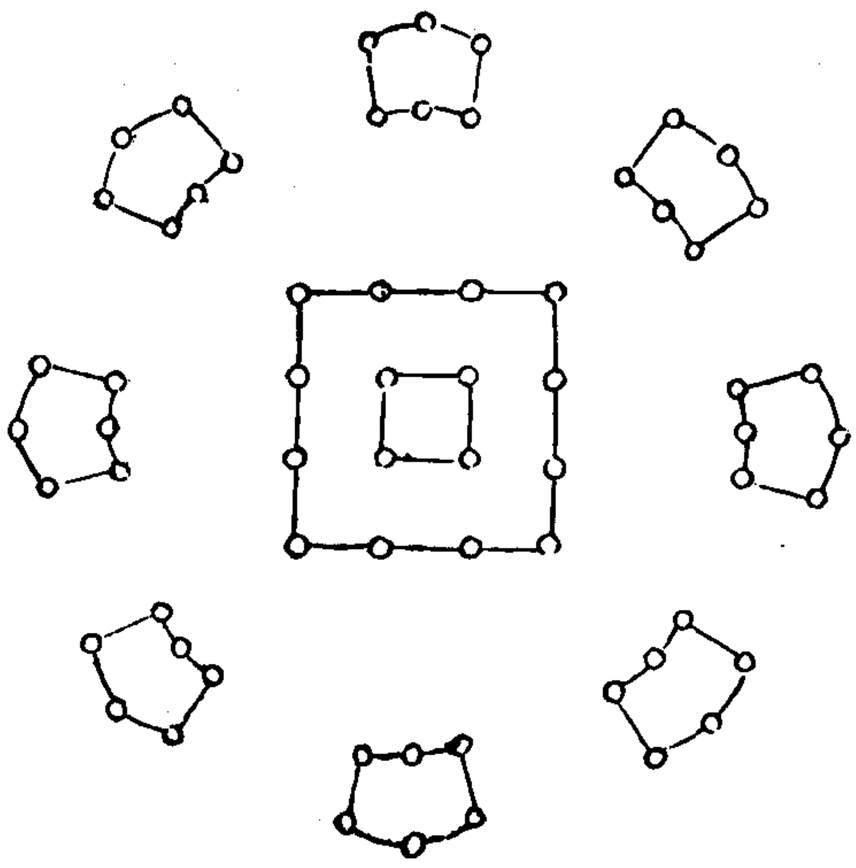
諸葛亮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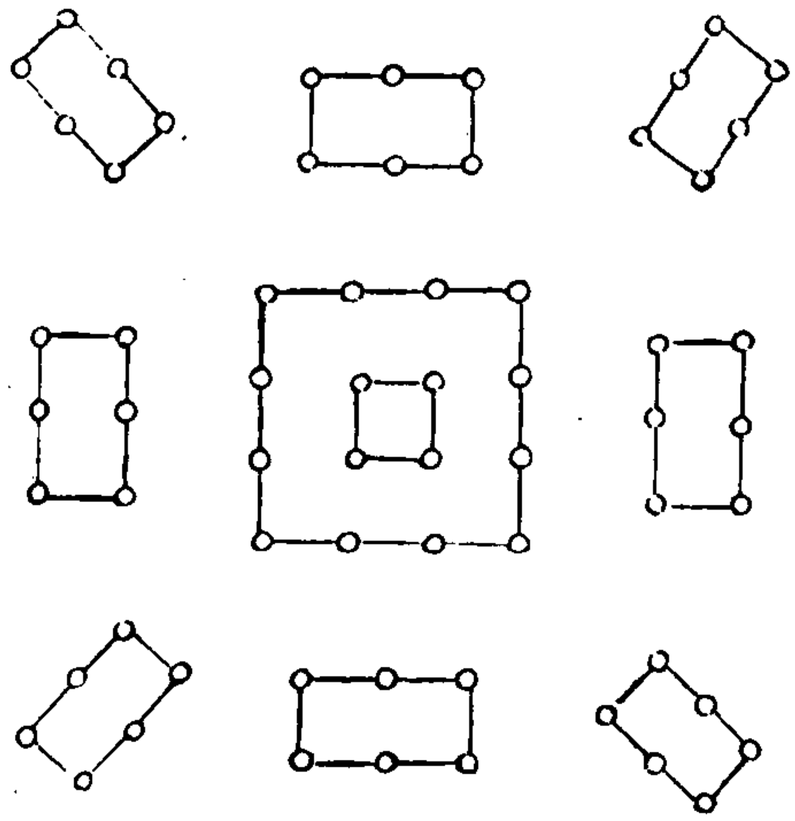
諸葛亮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四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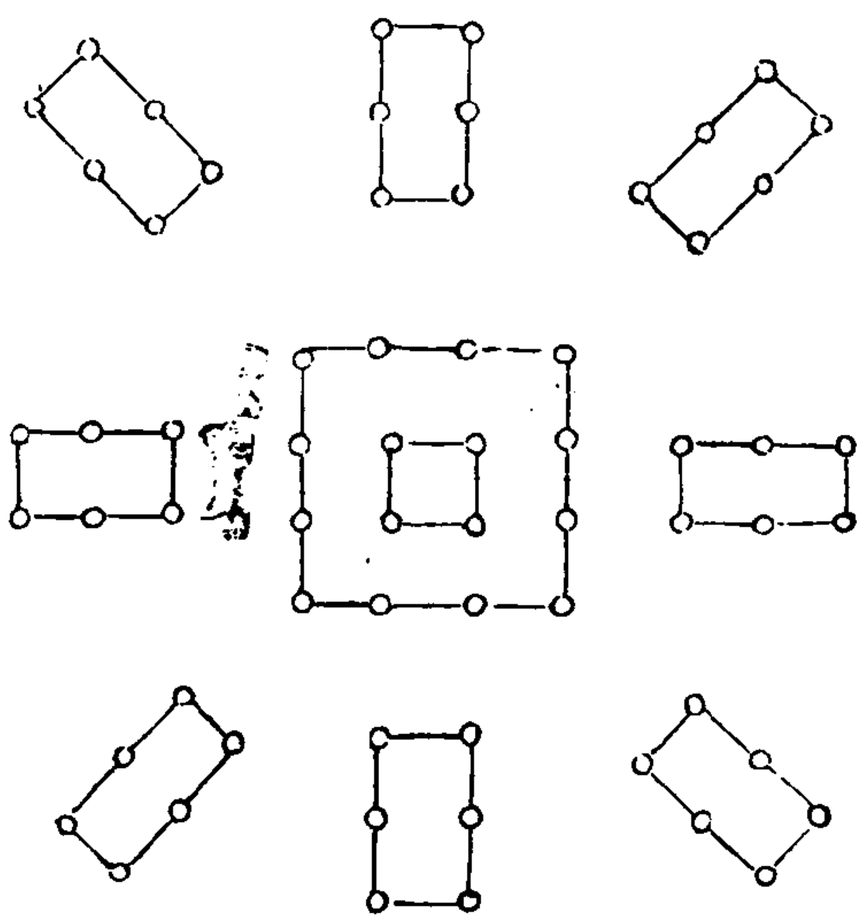
諸葛亮圓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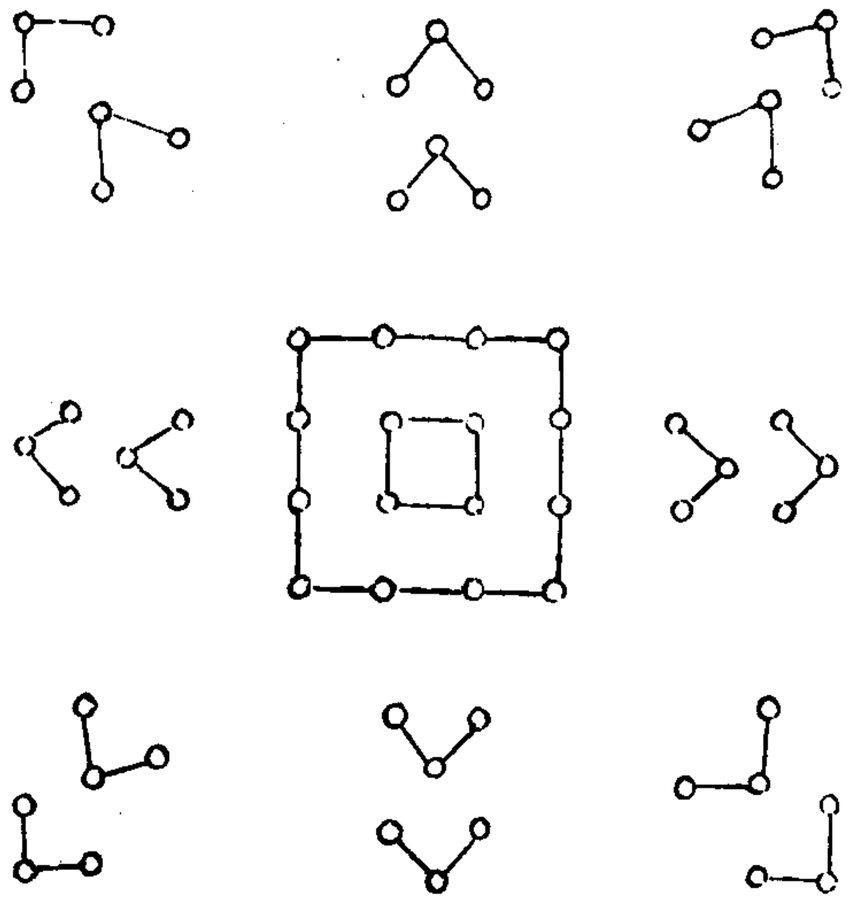
諸葛亮曲陣圖



諸葛亮直陣圖



諸葛亮銳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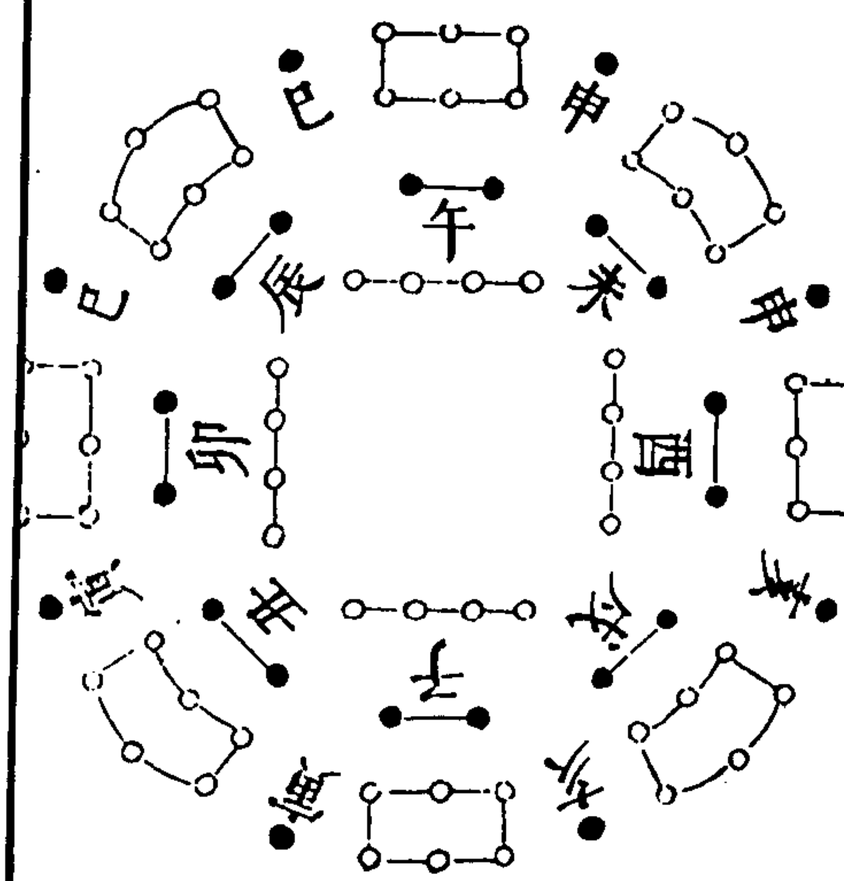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李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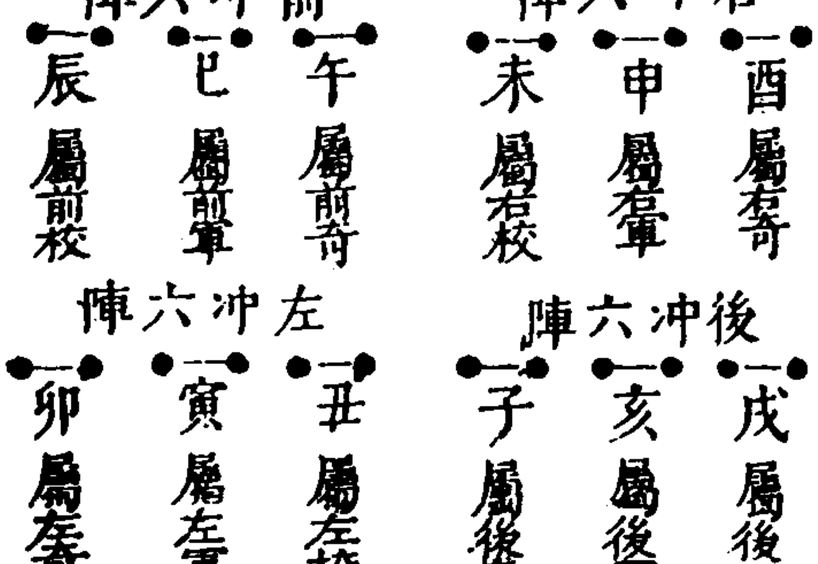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曰、四維爲正、四方爲奇、乾之天、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間奇零、握奇陣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

草木子曰、八陣圖出於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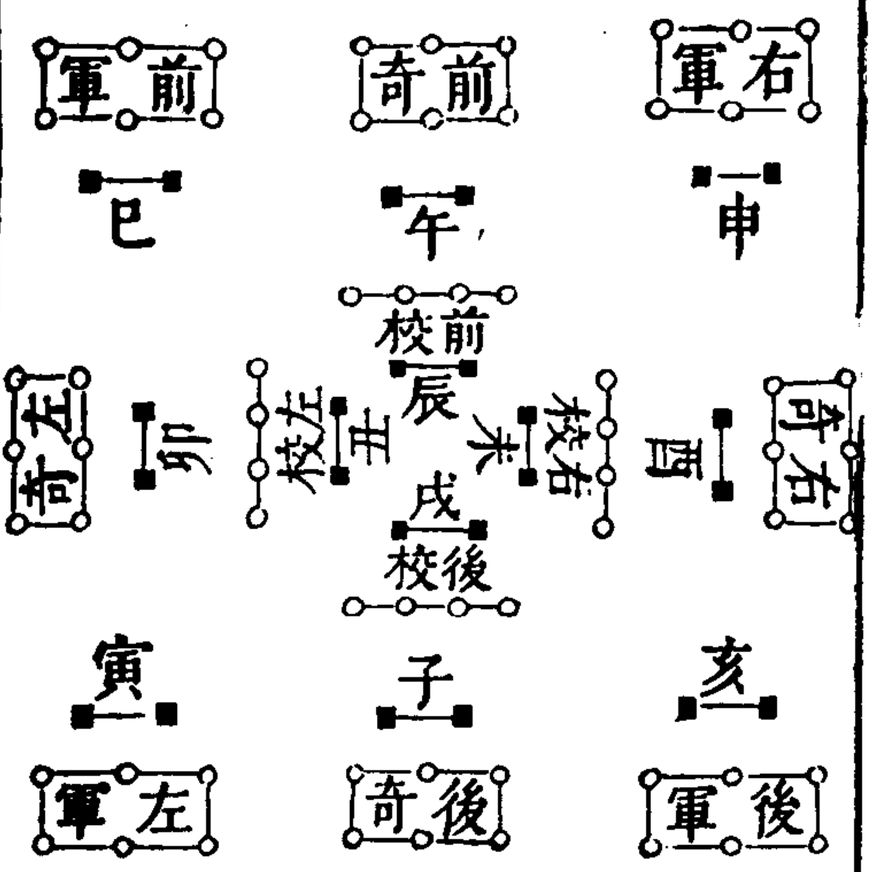
諸葛亮騎兵滾陣圖



諸葛亮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圖



諸葛亮騎兵歸營圖



瞿塘魚復江前六十四魁、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爲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者是其制也、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爲兩行、寄於六十四魁之後、後之兵云、

諸葛亮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壘

石爲之具迹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圓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爲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爲餘奇大將所握別爲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手足鶩直斂據以爲主也氤氳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爲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衡軸衝分配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信也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練制

陣五

雜兵家八陣圖序
雜兵家八陣圖說一
雜兵家八陣圖說二
雜兵家八陣辯正一
雜兵家八陣辯正二

防風茅元儀輯

雜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辯
雜兵家八陣伍法辯

雜兵家八陣圖序

八陣之法、不傳於天下久矣、所傳者握奇大數而已、至於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說、紛紜於天下、莫能得其樞要、使確乎其不可破也、自風后佐黃帝破蚩尤、歷千餘載、至武王伐商、太公始增損握奇之法、以四萬五千人、破紂七十餘萬、而增損之文、亦久失其傳矣、戰國譎詐如秦韓、游談公至三國、千有餘載、八陣之法、亡而復存、幽而復明、自武侯至今、又千餘載矣、未有能發明其義者也、去古既遠、異端如林、學者執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文、馳騁私意、巧詞鑿說、率皆逞其妄、喪其眞、八陣之意愈亂而不可攷、唐人李筌談兵著書、尤爲異說、注陰陽術數之學、以八卦起成八陣、雖爲八義、以爲天圓地方風鋭雲垂龍飛虎踞蛇蟠鳥翔、取物成象、附會其說、肆爲奇怪、近乎不經、裴緒論兵雖稍近理、然亦以八陣各別爲陣、又加以一

而九謂九陣之法、其部隊管曲分合形勢、與八陣之法背馳尤甚、其書又載孔明八陣之名、以乾爲連衡、坎爲龍騰、艮爲中黃、震爲折衝、巽爲虎翼、離爲鳥飛、坤爲握奇、兌爲洞當、雖必有依據、然特謬傳、必非孔明眞法、裴緒掇取其說、以爲九陣之證焉耳、葢嘗學八陣、以筌爲法象之論、出於臆說、非八陣本意、取四奇四正之文、反覆研究、然後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義、昭然甚明、無他險阻奇異者、然而所疑者、八陣之法不傳、猶未敢信其說、其後過永安、見武侯布石爲陣、縱橫八行、於是得其八陣立法者爲甚詳焉、葢黃帝八陣之法、以八人爲伍、八八六十四人爲隊、積而廣之、至八八六十四陣、皆是法也、然武侯八八之數、不知自得之歟、抑亦有所宗承而爲之歟、固不可得而知也、然後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與夫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其義皆八八之義、冥符暗合、然後知武侯以五八本法也、自伍法而求隊法、而握奇之文、昭然可得之矣、葢八陣之法、虛中之法也、自伍而至陣法、皆虛其中焉、當於是虛中之法、而足握奇之數、故八人爲伍置伍長一人、八伍爲隊、置長副三人、以八隊爲一大陣、三隊之數、均置子將吏、傳金鼓旗幡刀手銳士之屬、八分之一、大將握之、居其中以制八陣焉、八陣之數、其四方三千有奇、計小陣六十四、而爲大陣者一而已矣、四奇四正龍虎鳥蛇、各角配偶、迭爲奇正、卷而藏之、則爲方陣、爲圓陣、舒而展之、則爲曲陣、爲直陣、爲銳陣、八陣之體、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衝、退無速步、敵衝兩頭、首尾相應、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方陣者、變陣之始者也、故自方而變圓、自圓而變曲、自曲而變直、自直而變銳、銳而復直、直而復曲、曲而復圓、圓而復方、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矣、或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兵有衆寡、必然之勢也、武侯布陣、止以八八六十四者、果能盡合衆寡之用乎、曰八八六十四者、八八生六十四、不可改也、故八人爲一伍、

八伍爲一隊、八隊爲一部、此八八六十四伍爲一小陣也、八隊爲一部、八部爲一將、此八八六十四隊爲一陣也、八部爲一將、八將爲一軍、此八八六十四部爲大陣也、自小至大、從微至著、積而廣之、無非八八之數者、故武侯以石爲陣、合乎易數、通乎鬼神、此江流所以不能轉也、又曰、八八之數則誠不可易矣、握奇之數存乎人、無定數也、以正兵之數如此、而握奇之數當用如此、如身使臂、臂之使指、雖多無嫌、雖少無害也、故一伍之間、伍長足

以制之矣、一隊之間、隊長足以命之矣、以至一部一將而一陣、自小陣中陣而大陣、金鼓旗角吏傳之數、與夫大將總管子將之屬、各有率統、足以指揮號令、鈐制四面八向而無失乎節、此握奇之太要也、故嘗推演其數、握奇悉繪爲圖、專見其法、庶幾繼千古湮沒之學、明黃帝不傳之書、八陣幽微、如指諸掌矣、

雜兵家八陣圖說一

八陣之制、始於風后、壘於武侯、今所傳握機文魚腹石磧是也其法以八爲數八八六十四陣爲正軍、三八二十四陣爲遊軍、天地風雲四正也、龍虎鳥蛇四奇也、十六陣爲天衡、衡重列居兩端、左右爲挾、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軸、軸單列居中間、上下爲比、各三隊、八陣爲天衝、四陣在衡之左者爲天前衝、四陣在衡之右者爲天後衝、各三隊、十二陣爲地衝、六陣前軸之前爲地前衝、六陣後軸之後爲地後衝、各三隊、天衝四面、地衝六者、衡有餘而軸未足也、八陣爲風、風居四維、維各一隊、八陣爲

雲、雲居四角、角各一隊、六十四陣爲三十二隊者、兩陣爲一隊也、二十四隊爲遊軍、居八陣之後、凡十二隊、正軍方列、象陰靜也、遊軍圓後、象陽動也、靜者所以爲動、動者所以爲靜、動靜相生、陰陽用也、分合之機、陰陽之節、剛柔之宜、非智者莫能窺、凡兵之要、欲簡不欲繁、欲易不欲難、六十四陣其爲隊則三十二也、三十二隊其二陰陽則十有六也、故八陣之

用也、凡兵之要、不虛內以役外、不重末以輕本、六十四陣、虛實二壘、而居者半也、衡軸中居、四奇發、而居者又半也、龍飛虎翼、迭致其用、而居者又半也、故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勝者、此也、夫兵之法、在於審虛實、達奇正、虛則乘之、實則避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欲索其情、要在形人、形人之極、至不可測、批亢擣虛、如卵投石、審而用之、萬不失一、不有乎正、何有乎奇、奇以稱之、奇以勝之、奇發若機、正靜若山、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或正爲奇、或奇爲正、頃刻萬變、難與豫合、勝而無名、要在致人、虎伏蛇伸、蛇遶虎嗔、龍爲之變、用無定形、愼詳其意、動與敵乘、勢險節短、如雷如霆、何堅不摧、何難不平、譬之率然、靡愉其神、順天之道、應地之形、勿蕩勿拘、乃可議兵、今之言八陣者異於是、昔風后因井田之法以立兵制、開方九九而主將所居、一寄於八、八八六十四也、今爲陣者、每陣特制中軍列爲九陣、九九八十一也、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之目也、今爲陣者、以天地魚麗金木水火土合爲八陣夫天地五行固非例矣魚麗之陣又可參乎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雖曰八而用實四、今之言兵者、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有奇正、列爲八圖、豈不大謬歟、握機陣數、自有明法多寡之分、機要所繫、今之言兵者、陣法皆九、無復等殺、固已謬矣、五人爲伍、古制然也、作字之義、亦本於此、今之言八陣者、必曰八人、豈不爲大謬歟、嗟夫、八陣之制、妙矣神矣、不可復加矣、後之敗者、不知乎是法者也、後之勝者、暗合乎一二者也、武侯遠矣、太宗之問、李靖之對、若深於是圖者、詳而考之、粗而形名、猶或未盡、況於幾微之妙、神而不可測也乎、且夫後世九陣之失、皆起於空中大將居之之語、靖號知兵、猶且如是、於他何議哉、

雜兵家八陣圖說二

兵以正合、以奇勝、若粵古風后八陣、曰天地風雲、曰龍虎鳥蛇、有奇有正、惟變是適、其動如神、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至蜀諸葛武侯、式是古訓、布之魚腹、壘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八尺、成行、

爲陣六十四其形正方如棋盤六十四陣後有二十四陣分爲兩行謂之遊軍其形曲如偃月屹然時乎大江平沙之上巨流弗轉迄今猶存天其用以遺後人雖然斯法久廢至今千有餘年觀其圖者漫然莫辨孰爲天地風雲孰爲龍虎鳥蛇又安能推其意而行之乎晉桓溫遠武侯僅百餘年人已莫能識獨桓溫知其勢常山之蛇首尾猗角是以相應而猶未盡通奇正攻敵之妙唐獨孤及雖用韜鈐之客記其遺制而猶未盡明其義李筌太

白陰經繪爲九圖其名雖同而陣形則異與武侯之圖益舛暨本朝諸儒類皆紙上語又攀諸家陣法以附益之益駁而難同惟唐太宗李衛公以爲形如井字開方九焉大將居中諸部連繞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此數語最爲切當可以爲開方之用矣嘗觀握機經馬隆替貲即魚腹圖八陣八畫隊陣地軸十二居中天衡八喙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衡四隊居右地前衝六隊次之天後衝四隊居左地後衝六隊次之風八隊居四維雲八隊居四角此天地風雲四陣爲四正也天地前衝爲虎翼居右天地後衝爲飛龍居左又風變爲蛇蟠雲變爲鳥翔此龍虎鳥蛇四陣爲奇也然八陣中有握奇之數寓於地軸共爲九陣即九夫爲井之制也八陣外有遊軍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或分爲疑兵或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遮敵人或夜擊敵營或尾擊敵後或軍行未止營舍未定行列未正必先巡警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衝突皆臨時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即井田有溝洫爲之經緯

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用之教陣訓兵則其文炳矣然其教皆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爲四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合老爲六十四總之八十八其部隊則有戰前隊迎敵有正隊更化有奇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隊自固有輔隊爲駐隊之後拒若非殿隊輔隊則駐隊不能自固要皆隊間容隊陣間容陣隅落勾連曲部相對四面八向隨感而應常以逸而致勞以實而擊虛其法可謂密矣

或曰、按六十四陣、壘石爲營曲抱其前中開一門是特營壘之法、非可用之戰鬪也、於戲、殆亦未深攷之矣、且營壘戰鬪、其治則同、其用則異、部伍隊陣、隅落勾連、則因地與敵而制形、立名則異、庸可泥乎、當用諸家之說、觸類而推之、合九陣而言、則天包地外、風附天而雲附地、析九陣而言、則一陰一陽、兩兩相從、似分而實合、以方位而言、則四陣爲正、四陣爲奇、以遊軍對八陣而言、則八陣爲正、遊軍爲奇、以戰而言、則正或變爲奇、奇或變爲正、接戰者、正也、以隊法從旁擊者、奇也、却而致敵者、奇也、左右夾擊者、正也、以隊法而言、則因其名而別、雖百萬之衆、各有分數而不亂、如李衛公謂天地風雲、本乎旗旛、龍虎鳥蛇、本乎隊伍是也、以置陣而言、則隨地而布、雖有鳥蛇廣狹之不同、而皆協於義、如馬隆所爲合而爲一、平原如城、離而爲八、隨地之形是也、以其命意而言、則天地取乎動靜、開闔用以衝敵、風蛇取乎往來、屈伸用以繞敵、圍敵、鳥雲取悉翱翔、用以突擊、而握機經所載蛇

蟠爲圍繞、鳥翔爲突擊之類是也、以其取象而言之、則圓者爲天、方者爲地、放而衝撓者爲風、散而復聚者爲雲、屈而圍繞者爲蛇蟠、張翼而突進者爲鳥翔、四翼一首者爲虎翼、六翼一首者爲飛龍、而李靖方陣之法、即地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爲圓陣外嚮者、即天陣之類也、虜數十萬騎、出入守邊者、即風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以擊匈奴、衛青將左右翼以繞單于、清溝之戰、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前尾爲兩翼夾擊、官

軍大敗、即蛇陣之類也、宗城之戰、王重胤請杜重威分銳士擊安重榮左右翼、自率兵以衝其中軍、重榮少却、官軍乘之、重榮大敗、即鳥翔陣之類是也、項羽垓下之戰、韓信將兵當之、孔將軍居左、賞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灌將軍又在皇帝後、即虎翼陣之類是也、虜人之拐子馬、先以精兵從中衝我軍、如我軍陣動、則擁大衆、張兩翼以遶我後、此亦虎陣之類是也、崔乾祐潼關之戰、十五五、散而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嚴精兵陳於其後、

及兵既合、偃旗如欲遁、以誘其進、乃發伏兵而乘之、即雲陣之類也、韓世忠大儀之戰、先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金人不知、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金軍擾亂、宋師迭進、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即龍陣之類也、雖李廣衛青崔乾祐王重胤韓世忠之徒、未能知此八陣之法、而暗與古法合、亦足以制勝矣、今思古陣而制教法、一陣自具八體、八體各具八變、皆因地勢而分列、因敵勢而變化、靜則有定

體、動則有定用、觸之則爲首、援之則爲尾、一陣遘敵、諸陣相援、首動尾應、奇正迭出、變化無方、是之爲八陣活法、倘拘文泥圖、以求古法、而不知變化神妙之用、或繁碎而重疊、無以應卒而適宜、是謂八陣無法、何以制勝乎、夫知陣法而不知變化者、固不足與語用兵之事也、近年諸將、併與陣法失之、乃謂今與古異、戰則戰耳、奚以陣法爲、曷不思陣法果何從而起乎、衆則易亂、亂則易潰、於是隊伍因地形而列隊伍於是行陣之法生焉、荀謂陣法無所用之、則三軍之衆、若何而布列、是以士卒自占其地、而布列無法也、使士卒自占其地、則隊伍必然紛亂而不整、布列無法、則勢如風痺、左右不能相顧、首尾不能相應、安能奇正生生之妙、行陣無奇正、隊伍不整治、皆敗之道也、項羽止有二十八騎、猶有陣法、分爲四隊、四面馳下、期山東爲一處、而況兵以十萬計、豈可無陣法、自黃帝迄於本朝、皆用陣法、豈今一旦獨不可用乎、不能自悟、不能用陣法、而謂陣法不可用、且睞金虜拐子馬、類風后之虎翼陣、而謂虜無陣法、其曾不知兵亦甚矣、考數百年之兵戰、用陣法而勝者多、不用陣法而勝者少、凡不用陣法而勝者、皆出於彼此浪戰、均無法制、其間有以勇而遇弱、以衆而遇寡、以治而遇亂、以和睦而遇怨離耳、烏可執一而廢百、指其幸者以爲常哉、由兵事者盍深思之、

雜兵家八陣辯正一

管陣之法、起自風后、初作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

者形勢以破蛮尤其法用二爲正二爲應四爲奇而餘奇爲握奇、故謂之握機經、風后握機經、以天地風雲爲正陣、龍虎鳥蛇爲奇陣、此外皆爲餘奇、餘奇之兵、藏於中軍、而法存於分數、故云至孔明相蜀、亦作天地魚麗金木水火土八者形勢以伐魏吳、其法以戰隊爲正、則電擊爲奇、駐隊爲應、則殿後及左右踵爲奇、而亦有餘奇藏於中軍、故謂之八陣圖、風后制三軍用步輔車爲正兵、以騎從中出而旁擊敵爲奇兵、後世廢車而用二軍、故武

侯於戰隊駐隊皆用步兵爲正兵、電擊中軍及左右踵皆用奇兵、此外亦有餘奇藏於中軍、然武侯八陣與風后名同而實異、後世得其書、不究其制度、得其圖、不知其變用之法、是以二子之術雖傳於世、俱隱而不明、甚矣李靖之好妄也、其唐太宗問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者何義、而靖對云、古人秘藏以法、其實一陣、詭設八名、且若天地風雲者、本乎旗號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又曰、黃帝始制丘井八家之法、起於此也、太宗復

問卿所作六花何術也、靖曰、本諸葛亮圖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稀有、且握機言陣勢有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經曰、風附天、雲附地、龍居其中、張臂以進、鳥居其外、翔擊以應之、其法實然、固非難考、而謂爲旗號何哉、武侯行師合三十五隊爲一陣、有電擊、有戰隊、有中軍、有駐隊、有殿後、并左右踵、分布衆寡、各適地利之宜、如人有首臂腹足、皆以相捍翼、而謂之外方內圓而爲六花、何哉、夫聖賢立法垂世、固有待於明哲之士、若

智不足以究其精微、缺焉可也、而靖於二子之術、無所窺見、獨騁一時雄辯、欺其君以惑後人、使後人用兵不知營陣、每遇征討、不大勝、則必大敗者、靖之過也、臣嘗讀衛公問對、觀靖奇正一本孫武、而不知孫武所謂、況知二子耶、蓋孫武之言曰、凡兵以正合、以奇勝、知之者出奇無窮、此言正布陣之法也、奇亦爲正、正亦爲奇、此指言分合之法也、布陣之法於一陣之中、各有正有奇、而於奇正、亦各有隊伍之別、故曹公云、已二敵一、則三爲正、三

爲奇、今靖之言曰、臣但教諸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而虛實自知、審如是、乃孫武所謂分合法耳、非陣法也、又武侯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守也、而靖對太宗、謂其言非極致、然武侯用此、常以寡當衆、未聞以敗衂、衛亭之役、馬謖違之而輒喪師、此其效顯然、烏得謂非極致乎、凡靖所論者、皆詭譎變詐之術、雖在兵家不可無、要知非王師征討之法、如以建成隆馬少却爲奇、是其僥倖使後世師此、得無疑耶、雖

然、靖遭風雲之會、以果敢成功、後世智識無以過靖、而不辨其眞僞、遂尊其說、而以其書列於七經、悲夫、王師無術久矣、今遇聖治當明征伐、以爲萬世法、故臣作八陣辯正、

雜兵家八陣辯正二

八八六十四者、正陣之數也、三八二十四者、握機之數也、正陣之數其勢方、握奇之數其勢圓、方圓者、陣之法也、正陣之變必始於方、圓方猶圓也、圓自圓而變曲、自曲而變直、自直而變銳、此五陣之變、初終之勢也、或曰武侯八陣止有六十四、其二十四者後人增之也、杜牧之言夔州前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陣、則知八陣止有六十四非也、三八二十四者、握奇之大數、亦武侯之遺意、杜牧之舉八八之數者、握機之數有所未明、故略而言之耳、或曰六十四者正也、二十四者奇也、又曰疑軍以固有餘地、遊軍以接其後、列夫疑軍遊軍皆奇兵也、八陣文曰四爲正、四爲奇、豈八陣之外、後別有奇兵耶、未之有也、或

曰握奇之兵既無定數、而武侯必以三八二十四爲數、何也、曰此一陣之大約也、凡一陣之中、握奇之數多寡與大陣相稱、如金鼓旗角刀手銳士更傔子將之屬、主將親握之者必八分之一、輜重炊子斤堠鋒子工匠伎巧所以協從大陣者必八分之一、此三八二十四者之大數也、然後世學者不敢指二十四爲握奇者、以爲握奇之數皆在陣中迷於中心零者大將握之之說故也、八陣之體卷而藏之則爲方陣圓陣而握機之數在陣中矣、

舒而張之則爲曲陣直陣銳陣而握奇之數在陣後矣此又何疑焉故三八二十四者存之可也廢之可也存之則使後世知有握奇之數而求乎八人之數之妙也廢之者使後世因乎八人之數而推尋握奇之用也然八陣之體定于握奇若取而廢之則握奇之義隱奧難見學者述之則并與八陣而夫之矣此武侯所以存而不廢也八陣之辯其說如此

雜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辯

武備志卷五六　陣練制　十九

握奇文曰四爲奇四爲正餘奇爲握奇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十九字者黃帝握奇經三百六十字之文也後世誦握機之文推而廣之曰陳者數也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其準焉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兵家者流雖縱橫辯論所可知者握機天意而已然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意亦不明眞識其要有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可者有以金鼓之數一二三四更相迭用爲龍虎猶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也故以天地風雲爲四正則龍虎鳥蛇爲奇矣正者受敵者也奇者旁擊者也又曰先出合戰爲奇一陣之間凡所受敵者皆正也所以救之者皆奇也故天地風雲四陣交敵則龍虎鳥蛇四陣爲奇而應之矣龍虎鳥蛇四陣爲奇而應之受敵則天地風雲四陣爲奇而救之矣然豈特八陣有龍虎鳥蛇奇正之說小而一伍一隊大而一部一陣皆是也項羽二十八騎耳猶分奇正以破漢軍則知一隊一伍之間皆奇正矣今有二人鬬

武備志卷五六　陣練制　二十

者一人從旁擊而救之其鬬者正也其擊救者也故以八人爲伍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人焉以八伍爲一隊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隊焉以八隊爲一小陣以八小陣爲一大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陣迭爲奇正莫不皆然也此四奇四正龍虎鳥蛇迭相爲用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後世惑于異端紛紜之論巧文穿鑿遂失其眞至于龍虎鳥蛇爲四獸之陣以商金羽水徵火角木白虎青龍玄武勾陳等紀而象之此又求之過也

雜兵家八陣伍法辯

八陣所以不明於後世者何所傳者握機大意而已所不傳者伍法而已夫有伍法然後有隊法有隊法然後有陣法故伍法不明則隊法不立隊法不立則陣法失傳矣然握奇之伍法具在非不傳也學者明於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之說以爲陣法如此而不知陣法乃隊法隊法乃伍法也四頭八尾起於一伍八人之數積而至於八八六十四爲一隊積隊而爲陣積小陣而爲大陣無非觸處爲首故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伍者伍法之謂也以五人爲伍近古司馬之法也以八人爲伍者上古黃帝之法也蓋以奇數起是五之而二十五五等爲一伍而已司馬取其法而加之故十人爲五也太宗問李靖曰數起於五而終于八何也靖曰古者井田之法形如井字開方九焉五爲伍法四爲閑地比數起於五而終之於八也此李靖不明乎五之義而穿鑿其說以欺太宗耳夫井田九位以爲陣法猶云可也而四爲閑地此義何也如此則終於八者何據而言乎八陣之法若曰數起于伍法而終於八陣之謂也則知八陣伍法亦明矣或曰古者兵法皆以五人爲一伍而八陣亦曰數起於五豈八陣之法亦以五人爲伍乎曰不然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則知伍法不止五人爲伍也李靖亦曰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轉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由是言之則黃帝八伍之法不存所存者司馬五伍之法

而已、嘗觀武侯布石爲陣、縱橫八行、八八六十門、然後知八陣之法、以八人爲伍、以六十四人爲隊、而握機之數不與焉、自伍法而生隊法、自隊法而生陣法、自小陣而大陣、皆以八爲數也、故一伍之中者、有伍必有長、一隊之中有長必有副、以奇數足之、兵七十五人爲一大隊、三代以來、教車戰者、取一隊七十五人之數、分而三之、取一伍十人之數、分而兩之、以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一卒、三卒之數、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爲一車之隊、其穰苴又以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用之、則古八陣隊伍之法遂廢而不講矣、此古今伍法之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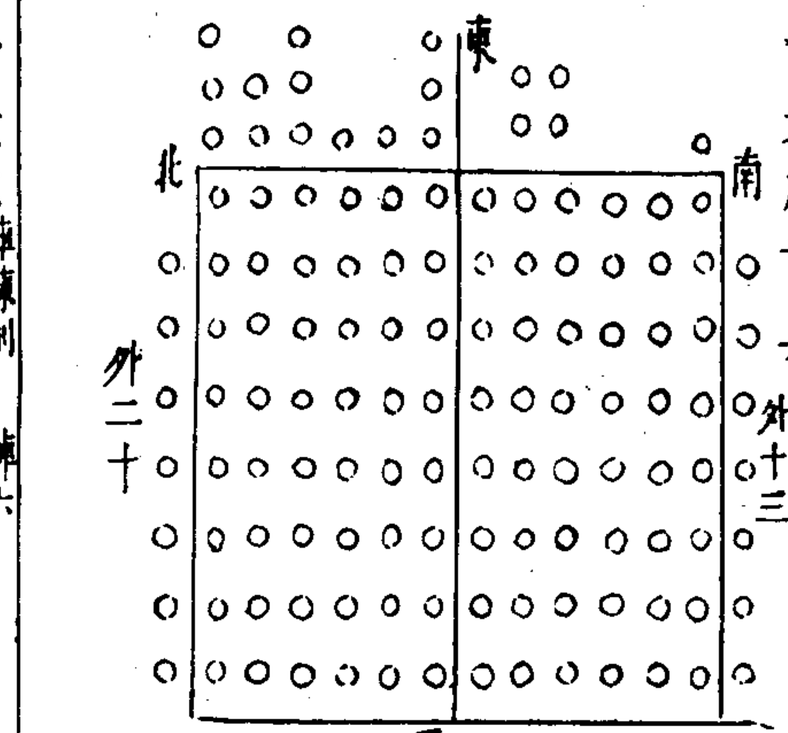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練制　　防風茅元儀輯

陣六

諸葛亮彌牟八陣圖　說
李筌演諸葛亮天覆陣圖　說
李筌演諸葛亮地載陣圖　說
李筌演諸葛亮風揚陣圖　說
李筌演諸葛亮雲垂陣圖　說
李筌演諸葛亮龍飛陣圖　說
李筌演諸葛亮虎翼陣圖　說
李筌演諸葛亮鳥翔陣圖　說
李筌演諸葛亮蛇蟠陣圖　說
正義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說
通鑑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說
張燁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說　二圖共辯

諸葛亮彌牟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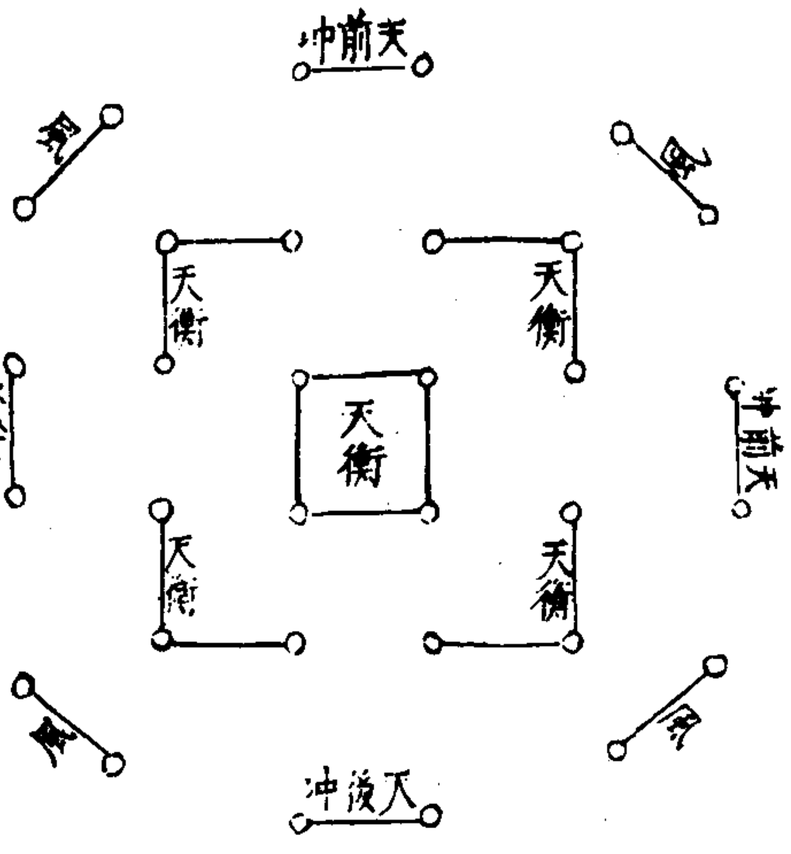


在廣漢者、即彌牟圖、隆土爲魁、基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卦、堰八八成行、兩陣俱立、周圍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一十八、在魚腹者、因江爲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邨、月可以識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七八、以爲經、八陣兵爲八列、中道則七、一陣故曰經、九六以爲緯、遊軍九列、復加六隊、故曰緯、

觀物張行　僕假守廣漢、道過彌牟、迂兵適至、令人各執旗立于壘上、三畜數之、皆如此數、近時十天記彌牟八陣、皆云土壘六十四者妄也、當頭陣法者、立隊之初也、一百二十八陣分作兩邊每行多少不等、疑若其不整、麾而鼓之各認五色旗八陣分作兩邊乃安布治兵者有數法、蓋平時如此按閱、使人習熟、一旦當敵、雖萬變雜揉、亦不離散、故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行之多寡雖不等、皆本於易數左邊六十右邊六十八者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之理、是知雜卦比卦序卦、雖卦次雜亂、至于上統三十下統三十四、其數則不變也、左右皆七行者、先天卦各八卦爲本七卦爲用故八陣中間出入之道、各有七焉、兩旁兩行、一行七數者、揲著一揲之餘、兩旁各六行、總十二行、或十一對八、或十對九、均之每兩行不五則九、均之各得七數之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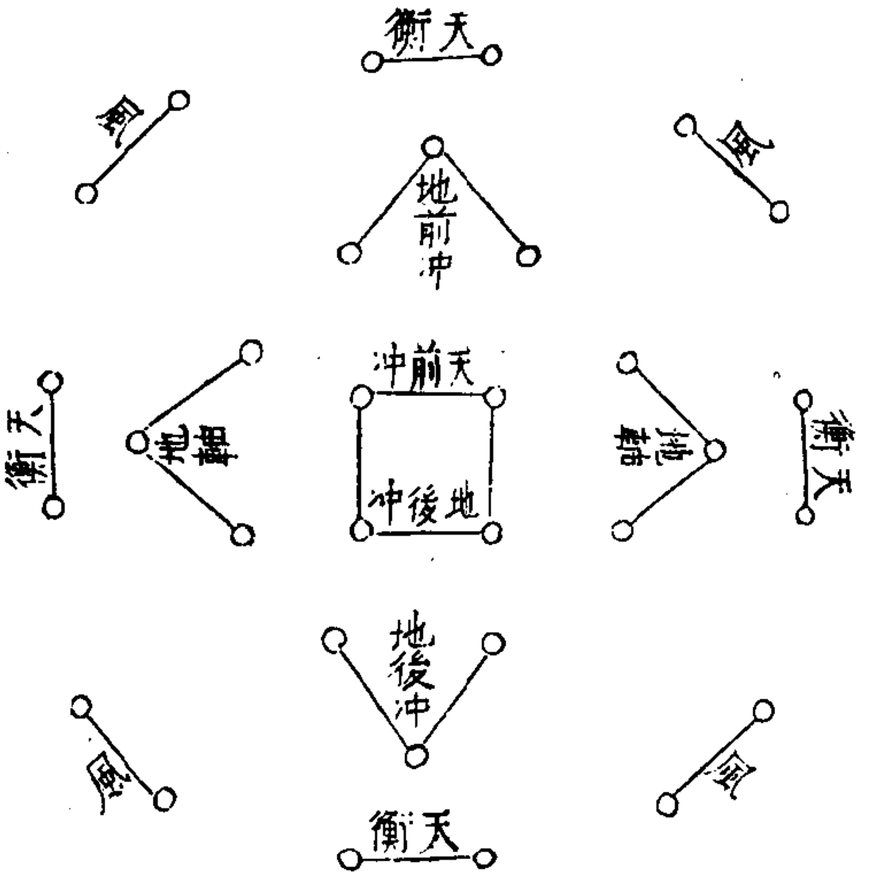
兵得十九者、著得六揲之總三十八、均之每爻三揲則十九之理也、總一卦六爻、則一百一十四矣、三揲之著者、八卦之所自出也、八卦者、正數八卦、用七故七分爲正兵也、五揲者、奇數每三揲故三

李荃演諸葛亮天覆陣圖


前冲天
天衝
天衝
天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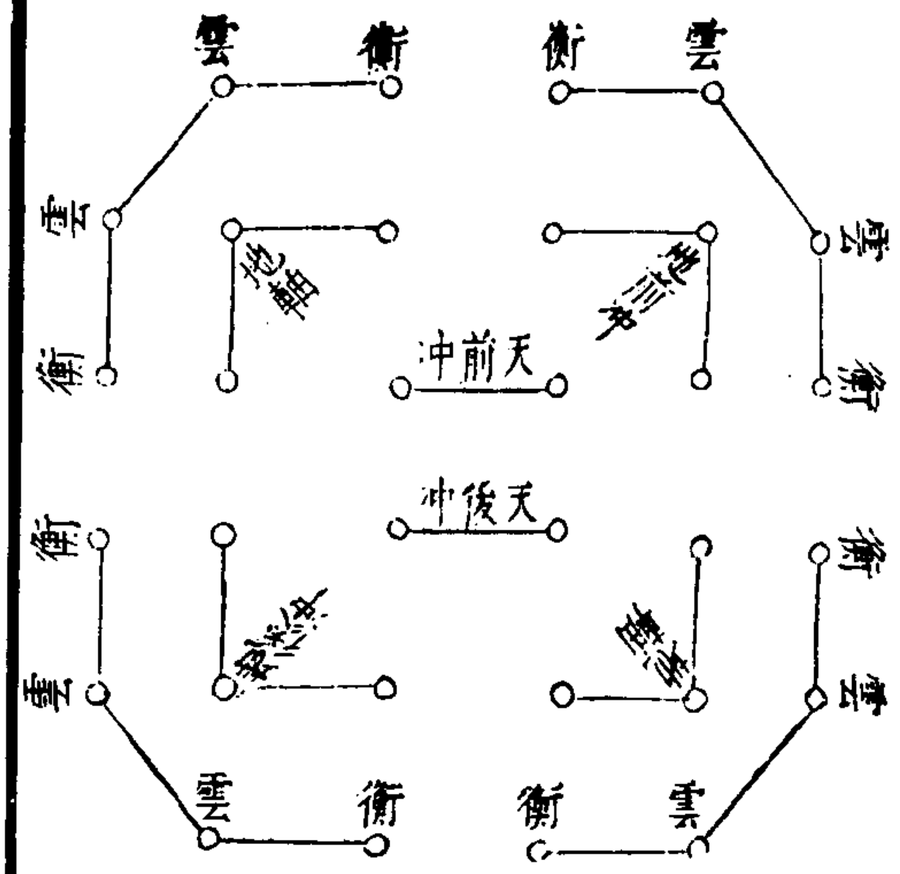
內之分第一變爲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地前冲六隊地後冲六隊居外四正以雲八隊居外四角以風地軸十二隊居內層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李荃演諸葛亮風揚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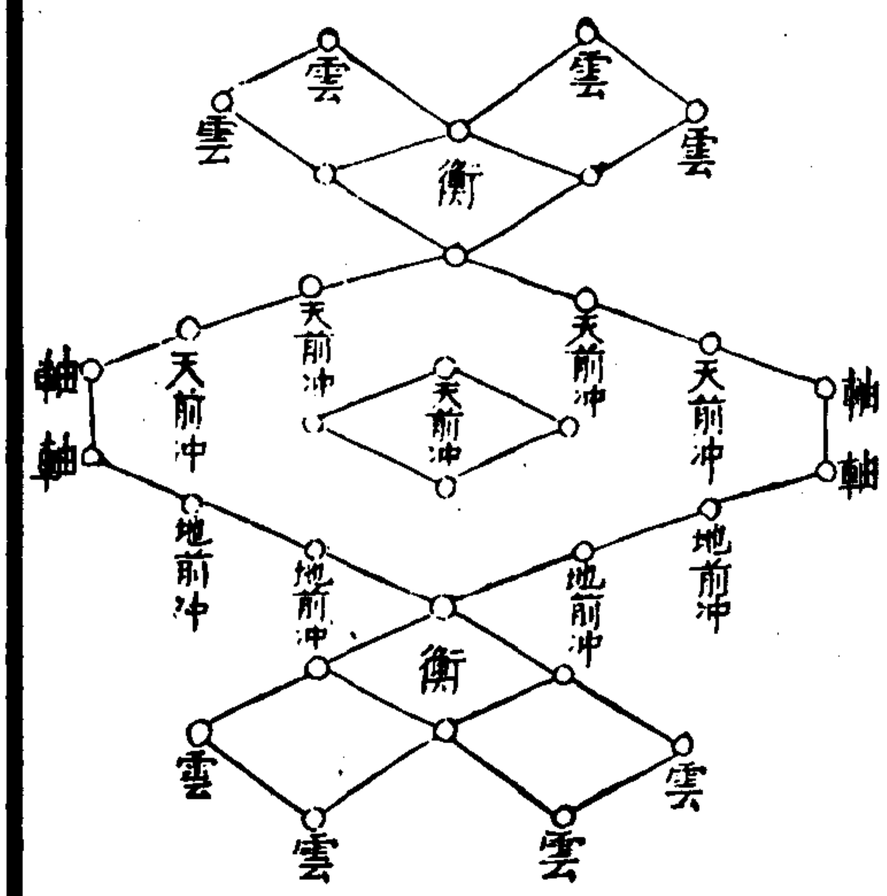
左之分第二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左一半陣以左天衝八隊分居外四正四維地前衝三隊居內正南地後衝三隊居中軍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李荃演諸葛亮雲垂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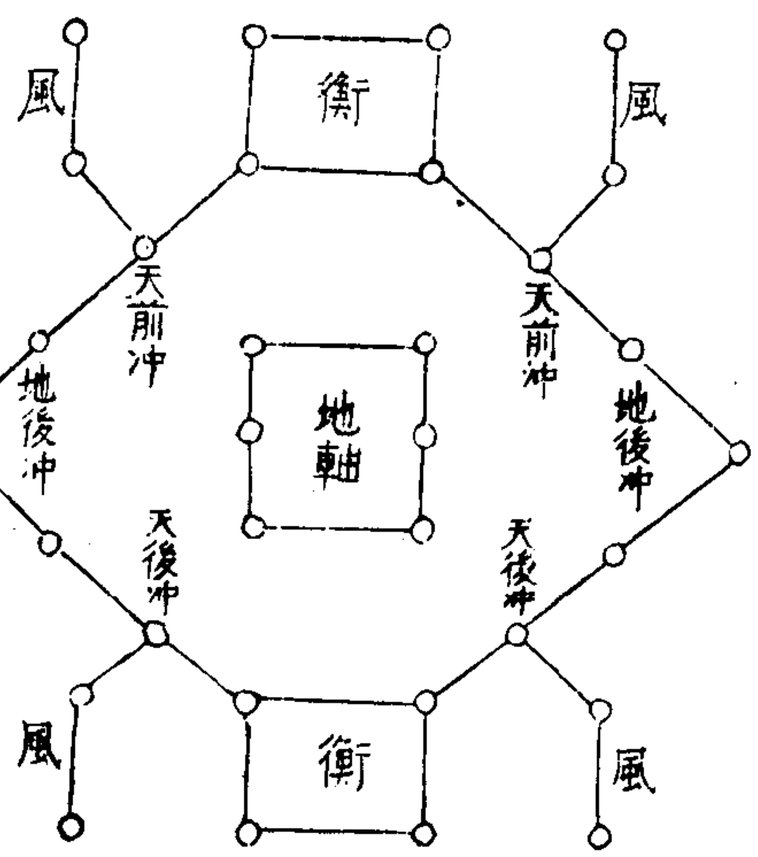
右之分第二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右一半隊、以右天衝八隊分居四正雲、八隊居四維、地前衝三隊居內西南隅、地後衝三隊居外東北隅、地軸六隊分居內東南西北二隅、天前後衝各二隊居中軍、謂雲附衝而形有散有聚也、

李筌演諸葛亮龍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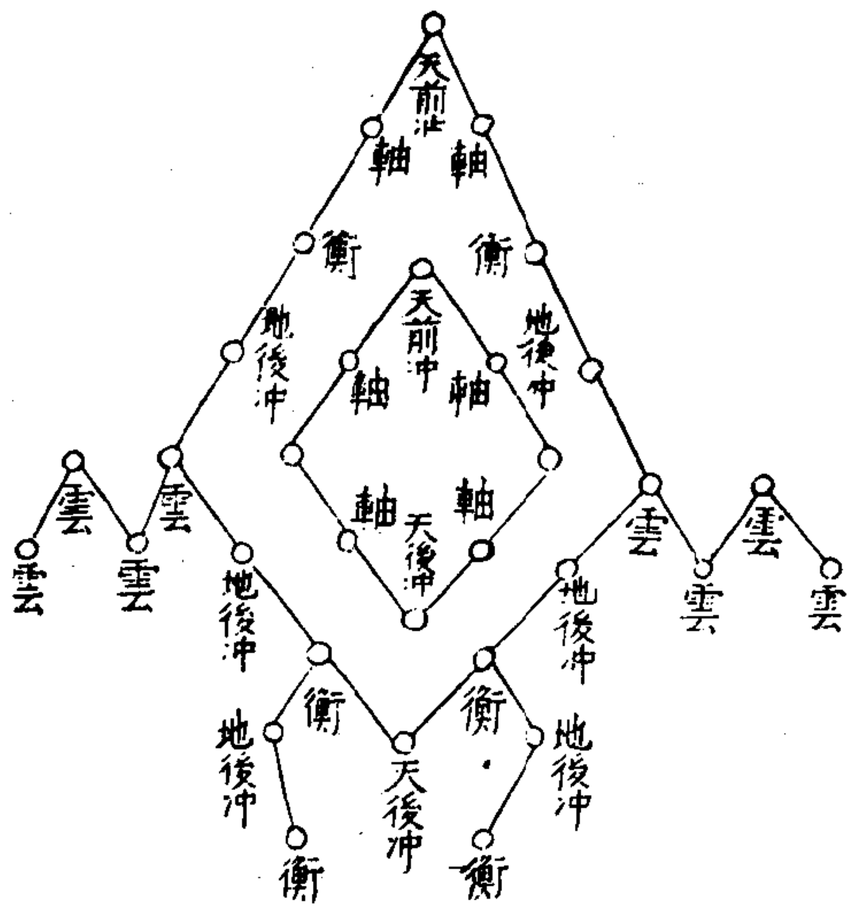
後之分第三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半隊、以雲八隊居四維、天衝八隊分居上下兩端爲首尾、天地前後衝十隊分居兩衝之次、地軸六隊分居兩廂爲翼、謂雲從龍而形六翼一首也、

李筌演諸葛亮虎翼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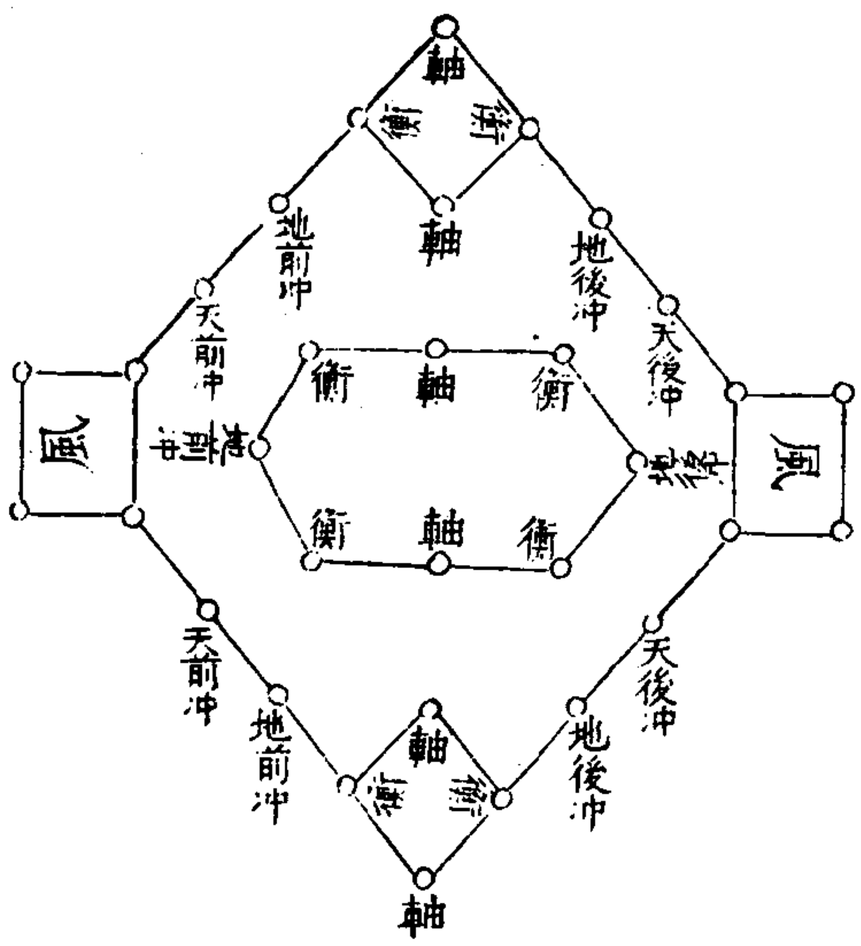


前之分第三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風八隊居四維爲足、天衡八隊分居上下軸六隊居中軍、謂風從虎而形象獸一首兩翼也、東北西南二隅第四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天前後衝各二隊居正中爲首尾、地軸六隊分居天衡左右次天衡八隊分居地軸左右次地前後衝六隊分居天衡左右次、雲八隊分居地衝左右次爲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李筌演諸葛亮鳥翔陣圖



李筌演諸葛亮蛇蟠陣圖



西北東南二隅第四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地軸六隊居中天衡八隊布軸左右次地前後衝六隊布衡左右次天前後衝四隊布地衝左右次風八隊居兩端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師律提綱用陣法通來諸將皆謂可戰則戰奚以陣爲殊不知用陣以束部伍用衆如用一人使其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以求萬全之義也昔諸葛亮推演八陣以巴蜀弱卒數萬屯渭水伐魏司馬懿以十萬之衆不敢與戰馬隆步卒三千統兵數萬果可不用陣乎如無陣法則衆爲一簇左右不能相應首尾不得相援豈得不敗故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其用陣之法如敵攻吾右以天衡八隊敵之次出天前後衝八隊張兩翼而攻之是爲鳥翔陣如勝未決再出西南西北二隅風雲八隊夾擊之是爲虎翼陣勝又未決以東南東北一隅風雲八隊邀其後或圍繞之是爲蛇蟠陣如兩陣相當而敵未動者或先出西南西北二隅兵往來敵傍撓之伺敵空虛之處而奮衝之是爲風揚陣大將列中軍以待敵或伏兵四隅候敵來戰起而聚擊是爲雲垂陣又有遊兵二十四隊或遮敵或擊其背或絶敵糧道或邀敵援兵或夾擊左右或擊其歸路而取勝也故陣有八向舉此一向以例其餘八陣之位初無定位皆臨時制宜隨地而設故地有廣狹尖斜之形陣有方圓曲直之勢錯綜八卦實河圖十五之圖井字開方之義大將居中諸部連繞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如兩手之捍頭目也

趙本學李筌演諸葛亮八陣八首唐李筌之所演也太白陰經諸葛亮八陣圖八首以六十四陣内外前後左右四隅分拆而爲陣天覆地載内外之第一變風揚雲垂前後之第二變龍飛虎翼左右之第三變鳥翔蛇蟠四隅之第四變每三十二陣爲一陣陣各以其名而爲形何辯之蓋自古先王制陣惟有法度與步數而已至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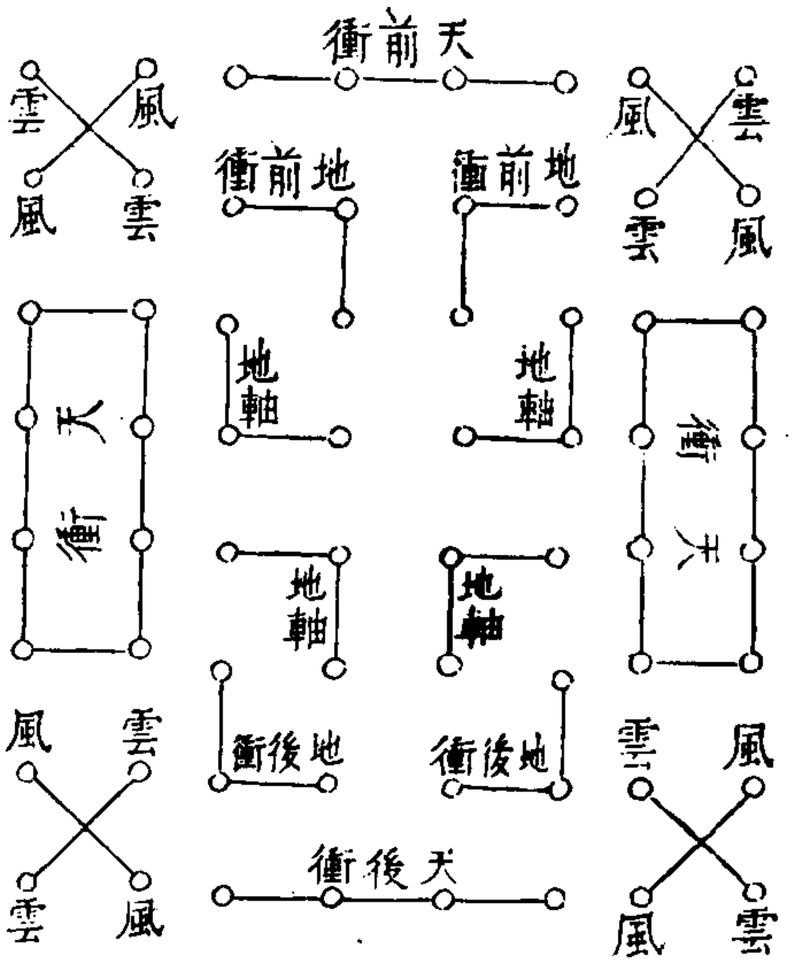
自是疏論

子始以虛實論形、以險夷論勢、二篇之外、別無餘法、後世權詐之士、內循先王之法度、外假形勢以變人之耳目、雖有鵝陣鸛陣魚麗函箱偃月等陣之名而形勢實在法度之內焉、孔明八陣、所向八方、乾坤巽艮之位而名爲天地風雲、子午卯酉之位、而名爲龍虎鳥蛇、四正自四隅而立、四奇自四方而出、合乎先王制陣之法度也、區區形勢肖像之說、何與之有、李筌之圖求形勢於法度之外、其誣武侯多矣、宋神宗曰、今之論兵者、皆以李筌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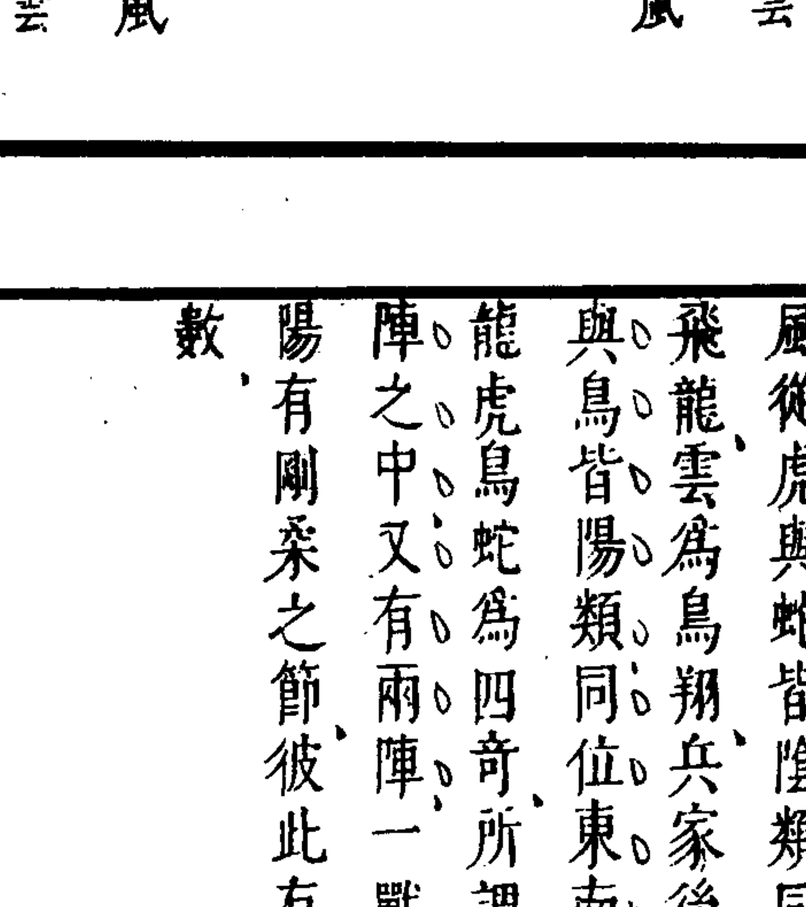
經陣圖爲法、妄相眩惑、無一可取、如其說、須兩敵相遇、遣使預約戰日、得一寬平之野、夷阜塞塹、伐草誅茆、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言耶、神宗之論兵、舉朝之士、未有能過者也、惜所未聞者、先王制節之法也、

此言其了了外武經陣法亦草草

正義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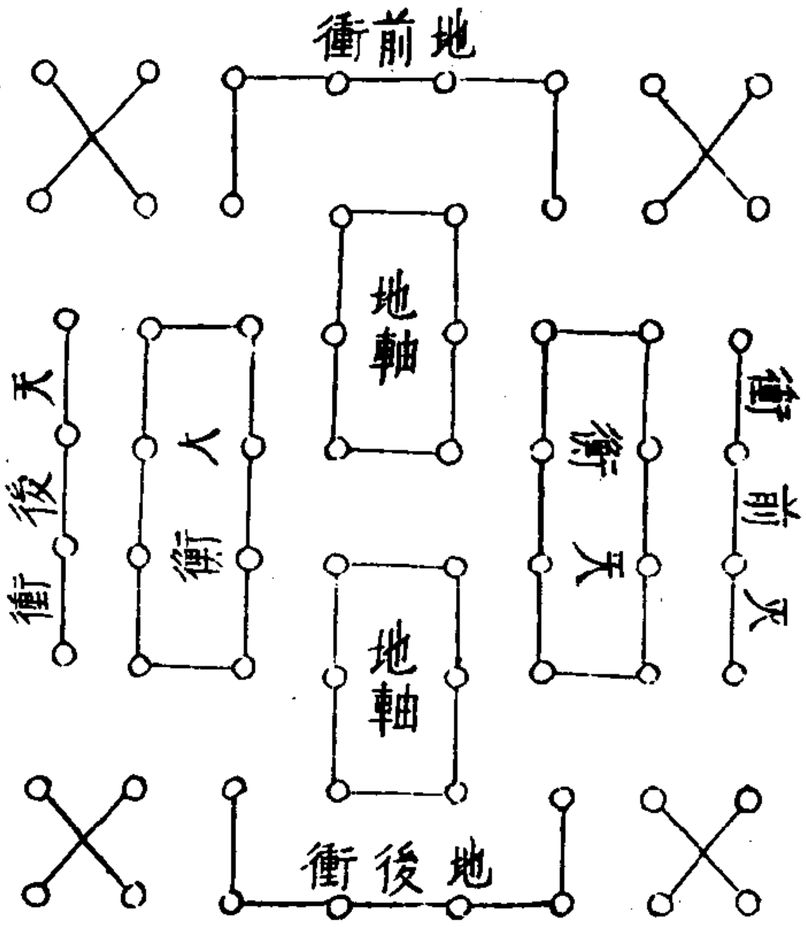
通鑑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統之義也、虎居中間、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蹤尚可想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與、此篇不知誰氏之作、蓋推演孔明陣法而托名爲風后歷奇經也、故不載於握奇陣圖之下、直附於此前論握機而實言八陣者亦例此故也、

通鑑慈湖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天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八陣、天衡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游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游兵、天地之前、衝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張燁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張燁曰此陣一十二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爲三十二爲奇

趙本學諸葛亮瞿塘方陣辯

通鑑云夔州瞿塘永安宮南一里魚復灘中孔明壘石六十四魁各高五丈布爲方陣即其圖也後之演者配隸不同正義以前後外十六魁爲天衡陣左右外八魁爲地衡陣通鑑王氏以前後外八魁爲天衡陣左右外十六魁爲地衡陣太乙統宗寶鑑以前後外四魁鈎連內二魁爲地衡陣左右外八魁爲天衡陣天衡陣同居四隅其說不一何辯之夫黃帝握奇陣圓也圓者分表裏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向圓陣以裏爲正表爲奇故名內陣曰地曰軸曰衡取靜之義也名外陣曰天曰衡曰風雲取動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名四正爲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爲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非軒轅之

天地風雲軒轅之衡軸衝非孔明之龍虎鳥蛇亦猶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爾欲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內外勿雜以龍虎鳥蛇之稱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向勿混以衡軸衝之號斯兩得之按此三家之說其於制陣內外相包之理奇正分布之要無一知之徒各以已意牽合握奇經文強此而同其謬甚矣吁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以問於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了可知李靖以旛名隊號爲答則李靖之粗略可見況乎方士俗儒而

可怪之耶、

陣練制

陣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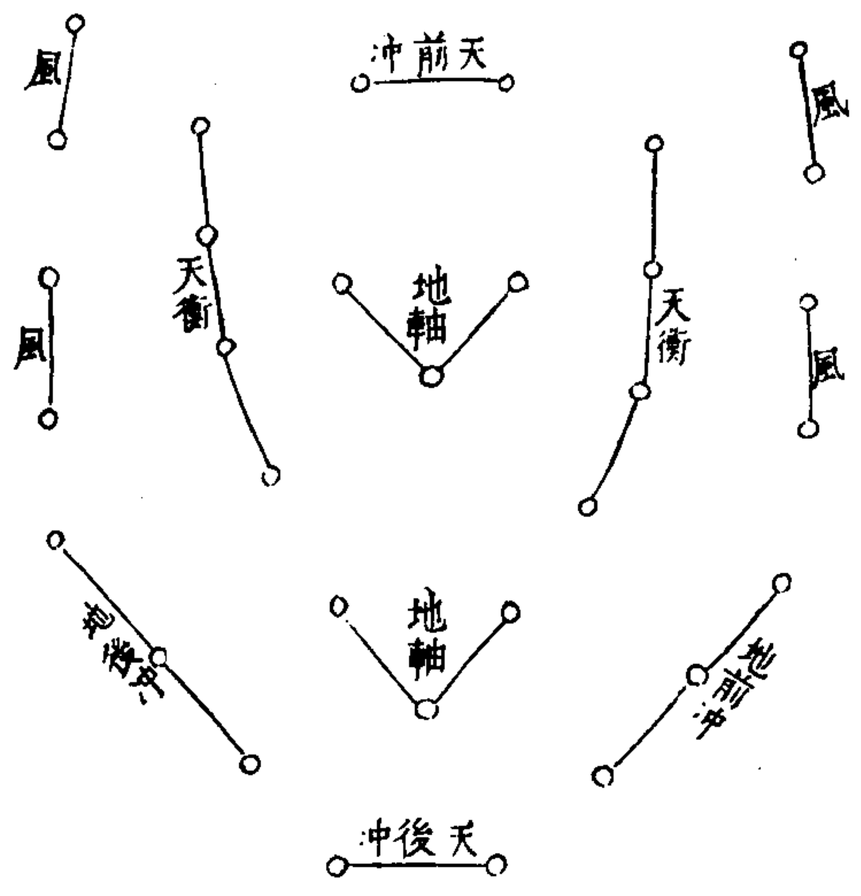
防風茅元儀輯

張燁演諸葛亮變風揚陣圖說
張燁演諸葛亮變雲垂陣圖說
張燁演諸葛亮變龍飛陣圖說
張燁演諸葛亮變虎翼陣圖說
張燁演諸葛亮變鳥翔陣圖說
張燁演諸葛亮變蛇蟠陣圖說 六圖共辯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變爲六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風揚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雲垂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龍飛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虎翼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鳥翔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蛇蟠陣圖說 七圖共說辯
張燁演諸葛亮土方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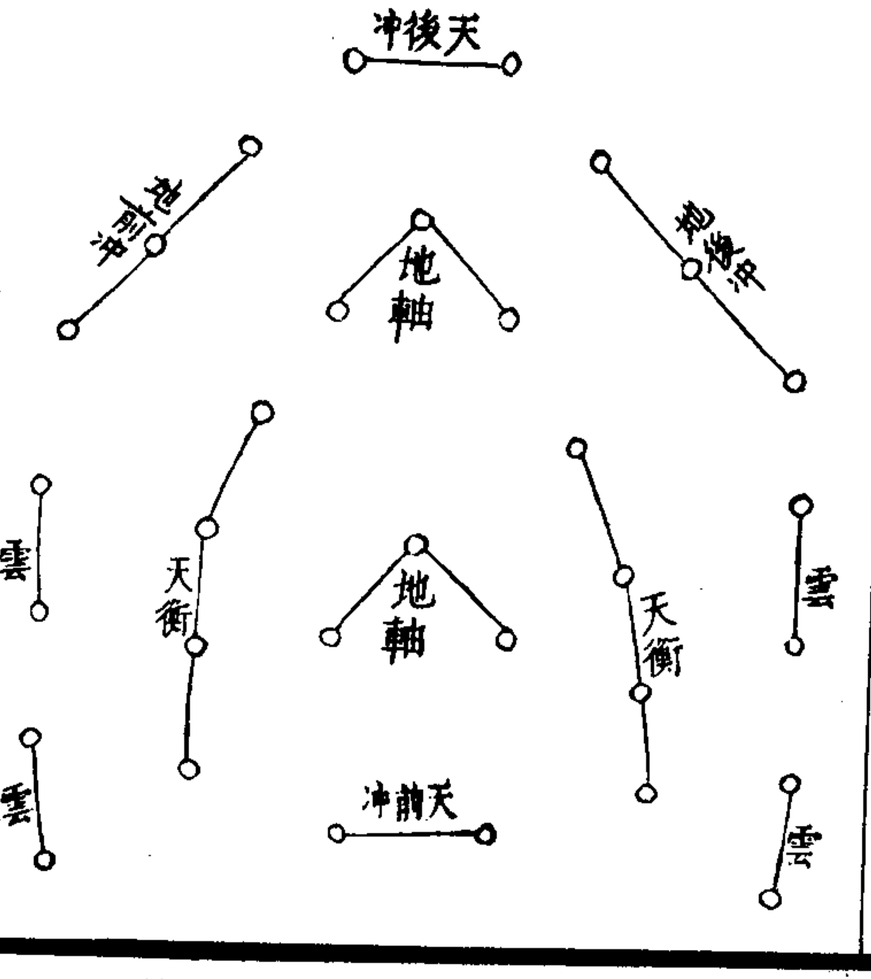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葛亮金圓陣圖　說
張燁演諸葛亮水曲陣圖　說
張燁演諸葛亮木直陣圖　說
張燁演諸葛亮火銳陣圖　說　五圖共辯
張燁演諸葛亮六陣鈎連蟠曲圖　說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鈎連蟠曲圖　說　二圖共辯

左之分第二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天前冲二隊居前天後冲二隊居後地軸六隊居地軸之左右風八隊分居天衡之左右地前後冲六隊分居風之下

張燁演諸葛亮變風揚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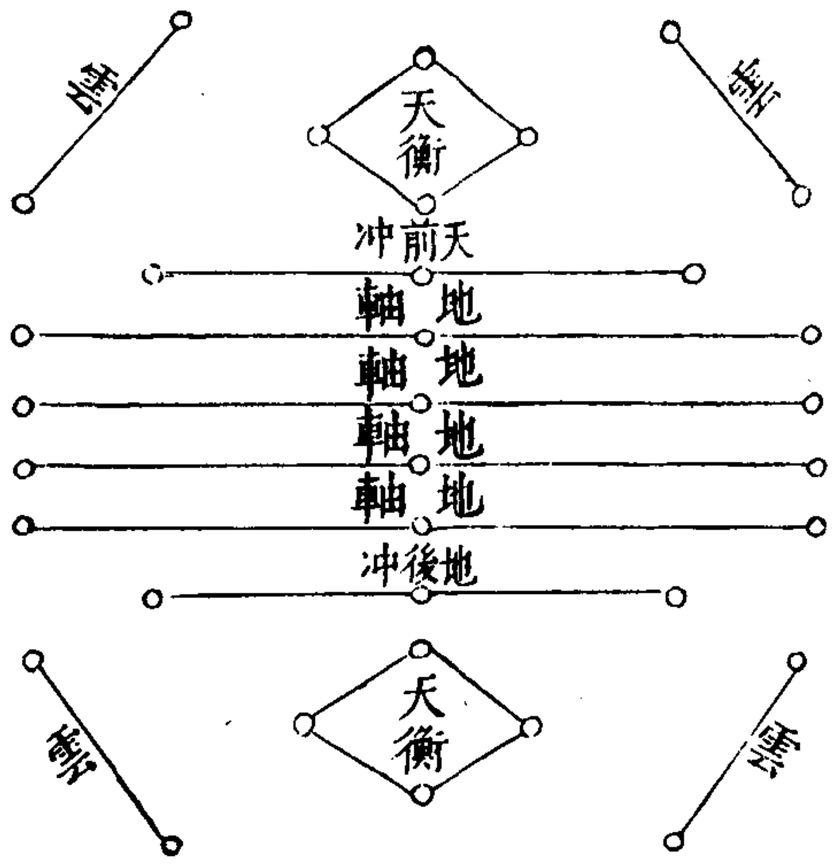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葛亮變雲垂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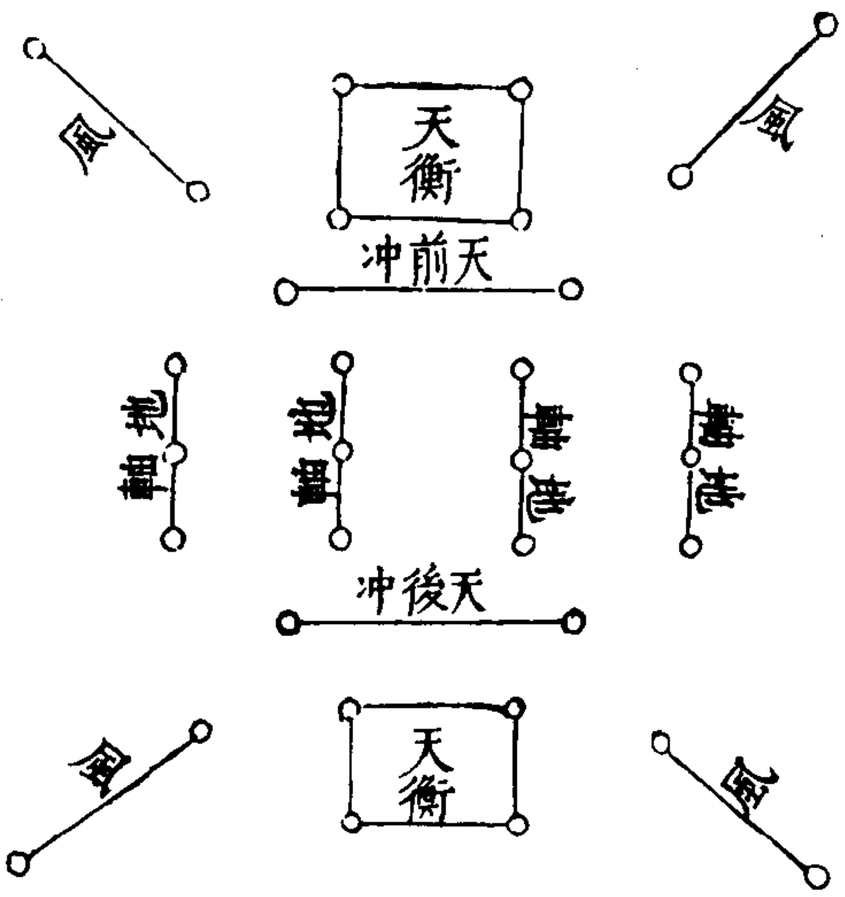
右之分第一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天後冲二隊居前、天前冲二隊居後、地軸六隊居中、地前後冲二隊、居衡軸之間、雲八隊風八隊分居於外、天衡八陣分居於內、

張燁演諸葛亮變龍飛陣圖



後之分第三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天衡八隊分居前後兩端、地軸十二隊居中、天前冲二隊、居衡軸之間、雲八隊居中、天前冲二隊、地後冲二隊、居四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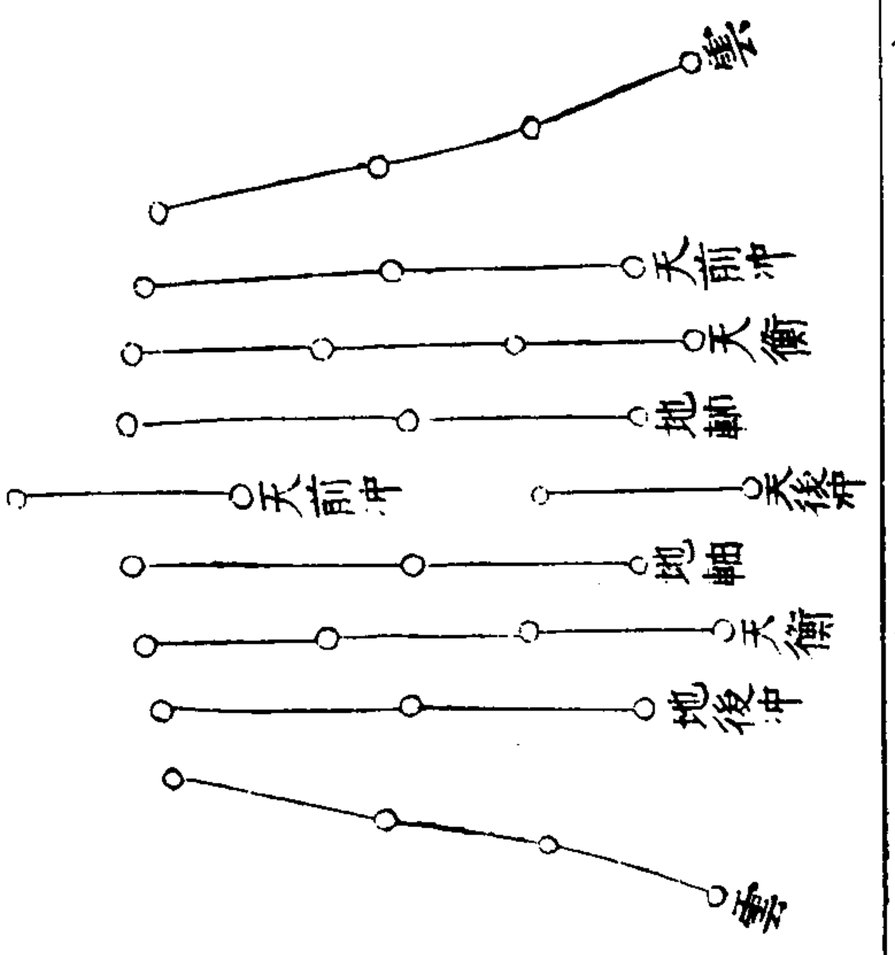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葛亮變虎翼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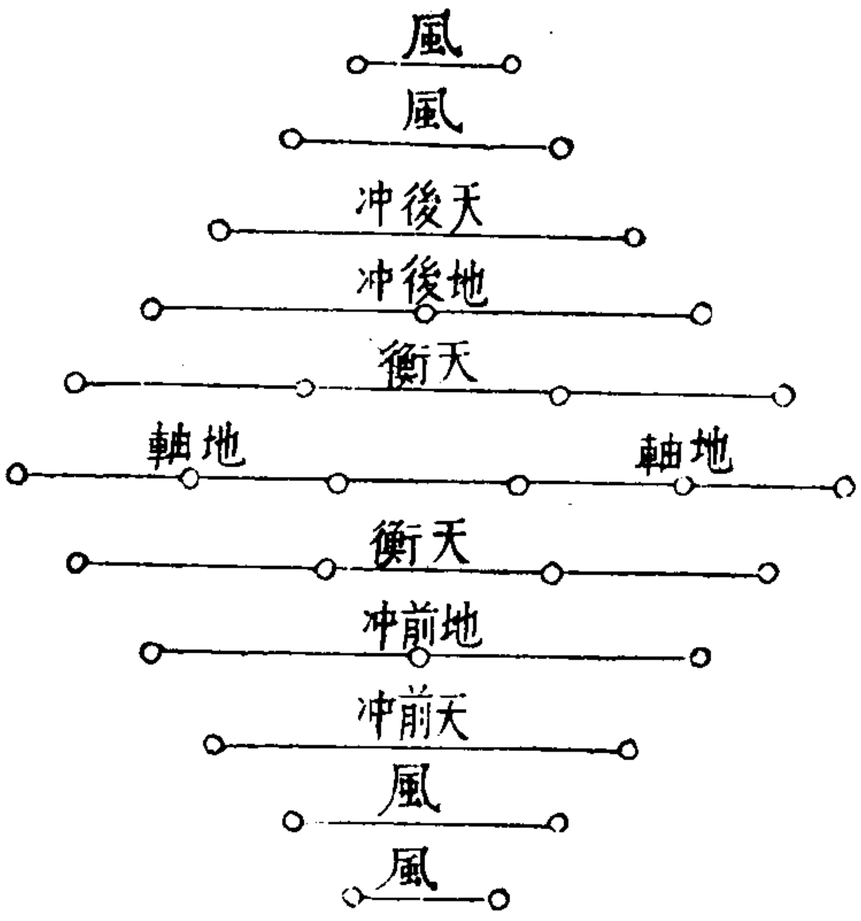
前一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天衡八隊分居前後兩端地軸十二隊居中天前冲天後冲四隊居衡軸之間風八隊居四隅

東北西南之分第四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天前冲天後冲四隊居東西兩端地軸六隊次之天衡八隊又次之地前後冲六隊又次之雲八隊又次之

張燁演諸葛亮變鳥翔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蛇蟠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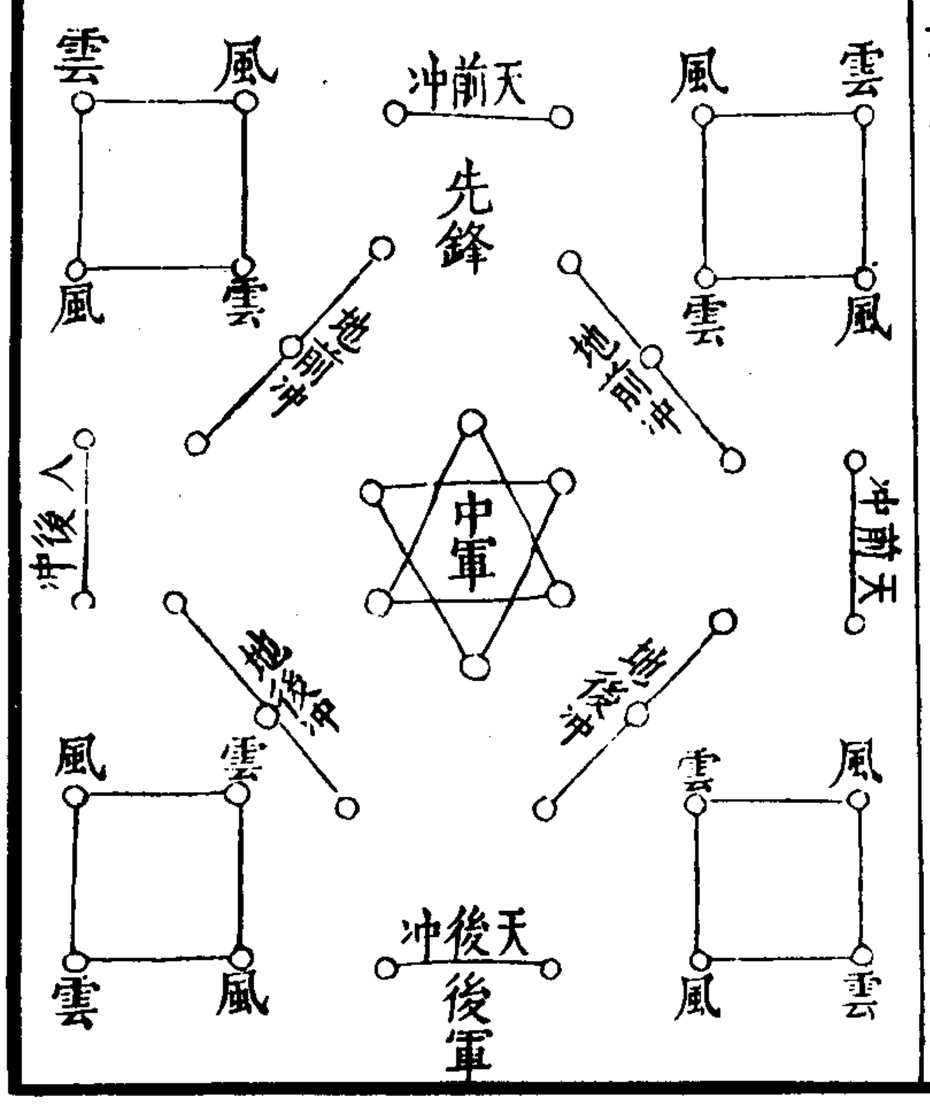


西北東南之分第四變爲蛇蟠陣、地軸六隊居中、天衝八隊次左右地、前後沖四隊又次之、天前後沖六隊又次之、風八隊分居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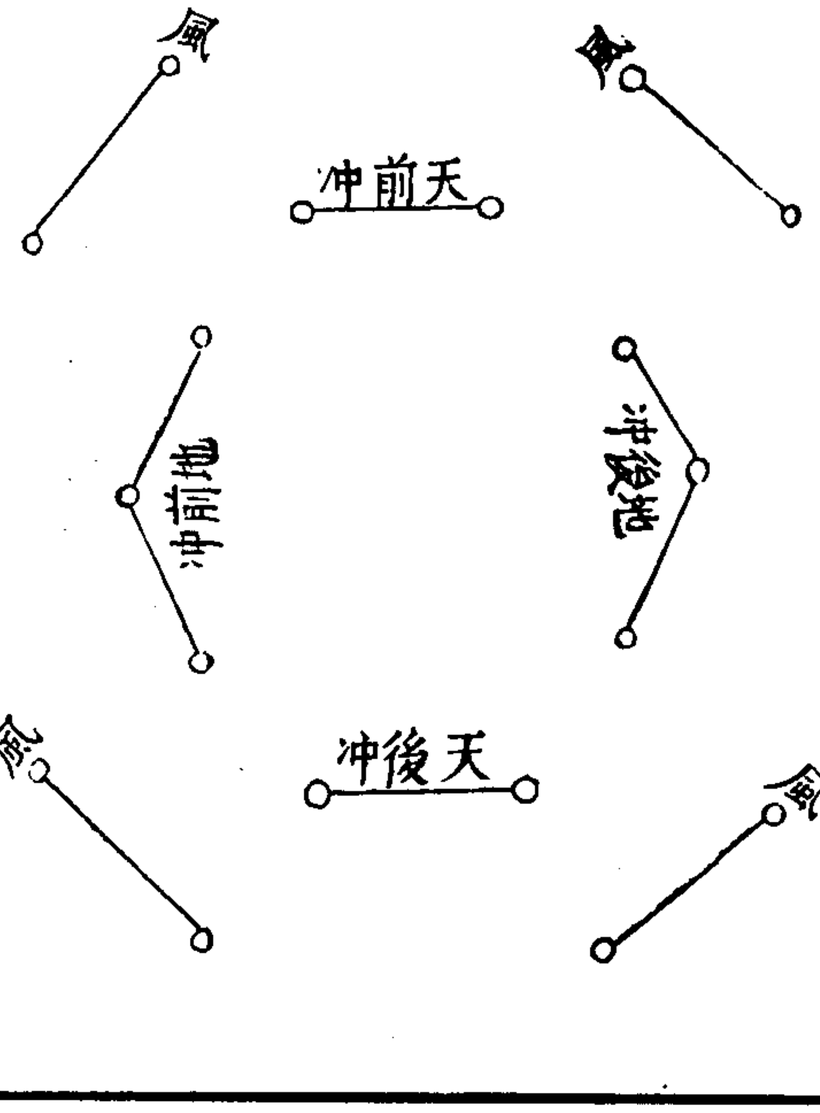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八陣八形新變辯

太乙統宗寶鑑孔明八陣新變圖八首、張燁之所演也、以陣内外前後左右四隅八變而成天覆地載、第一變與李筌同、其餘六陣形其巧過之、何辯之益李筌好奇造僞、宋神宗皇帝斥之、其說不行矣、世猶存者、一則教場操練虛習分合之容無叛軍難制之患、二則草莽之中、奸妖倡亂、用此塗塞耳目、自恨其計、李靖曰、存之所以廢之是也、張燁庇誕之士、屢變屢下、求巧反拙、神宗明論、漠然而未之聞惑歟、悞哉、雖然唐太宗問李靖曰、孔明之八陣何義也、靖對曰、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李靖名將、尚失其旨、尚何議於燁耶、夫必知天地風雲衝軸衝之名之義、然後可與論風后之握奇、必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之義、然後可與論孔明之八陣、不知其義而求其法也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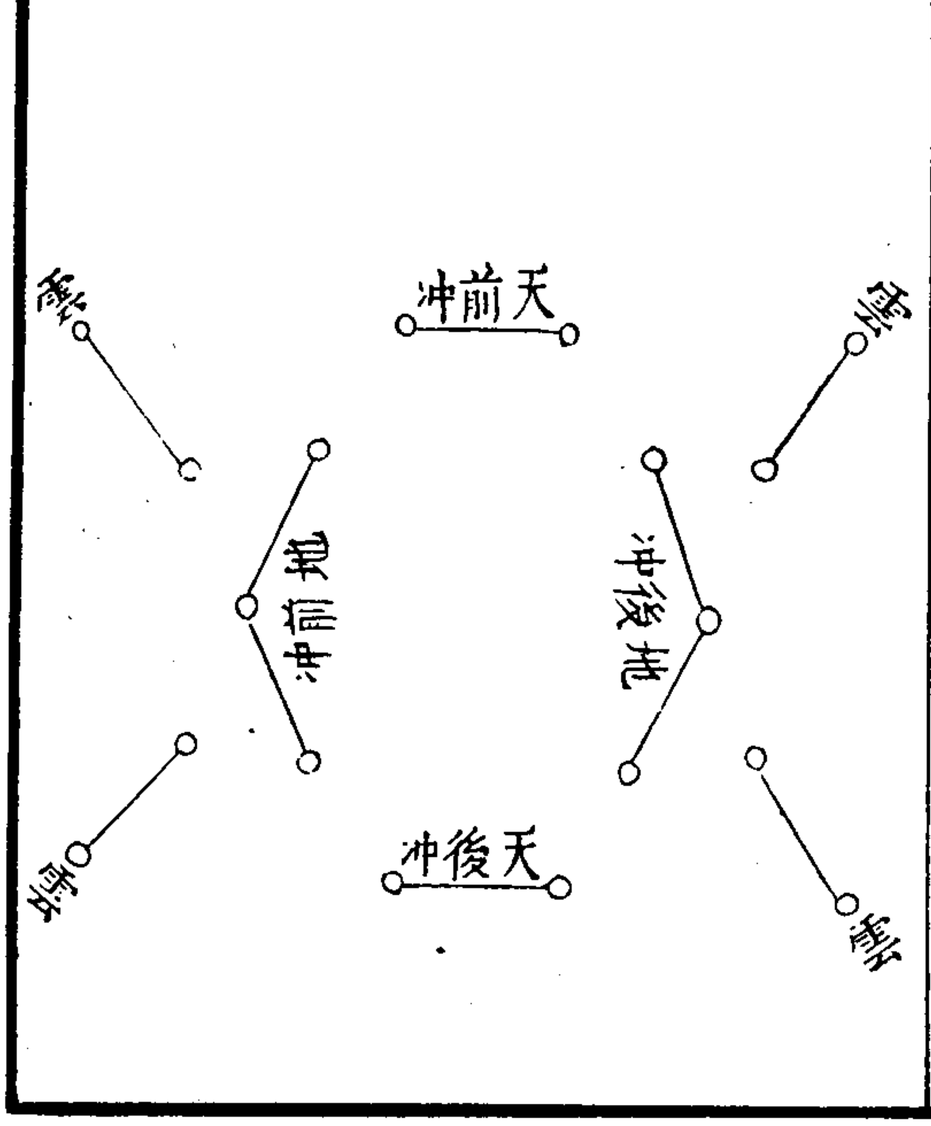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變爲六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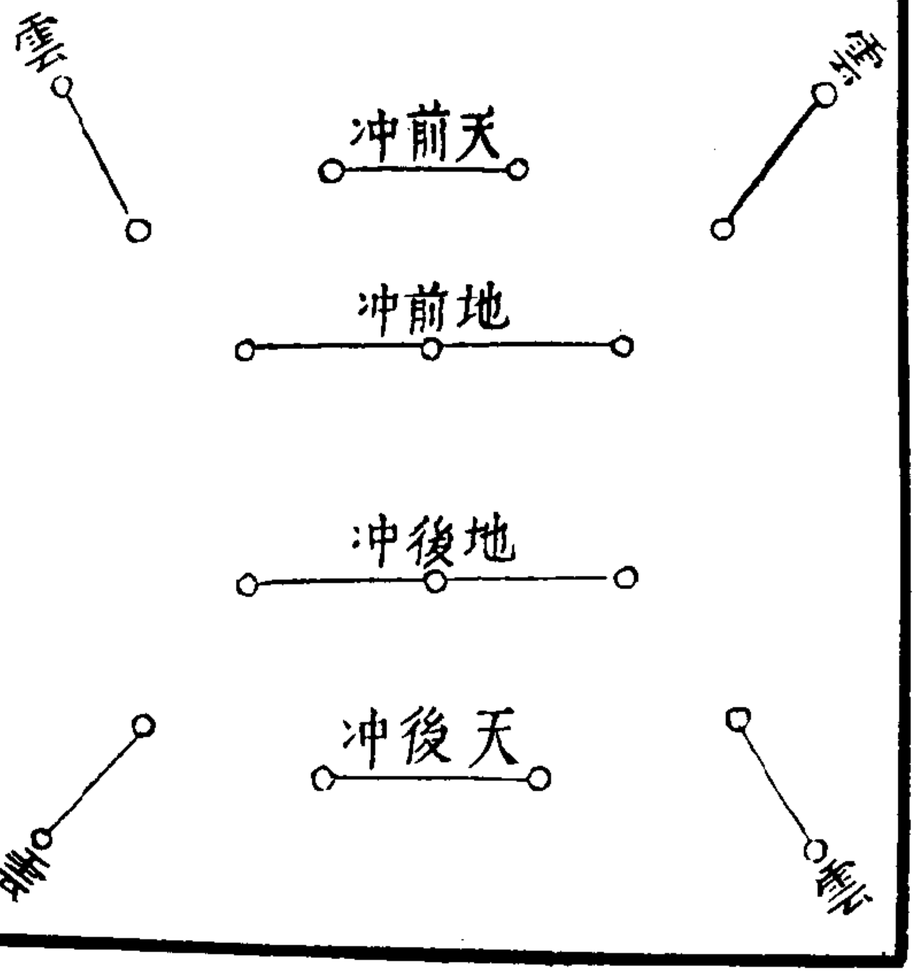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風揚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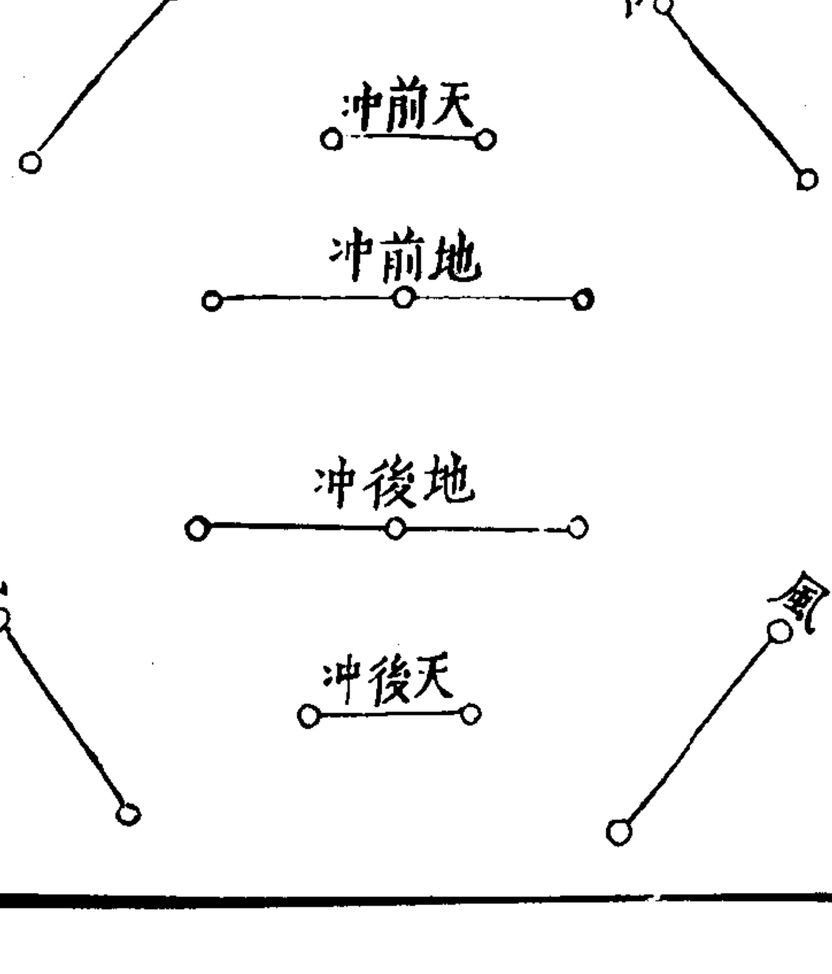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雲垂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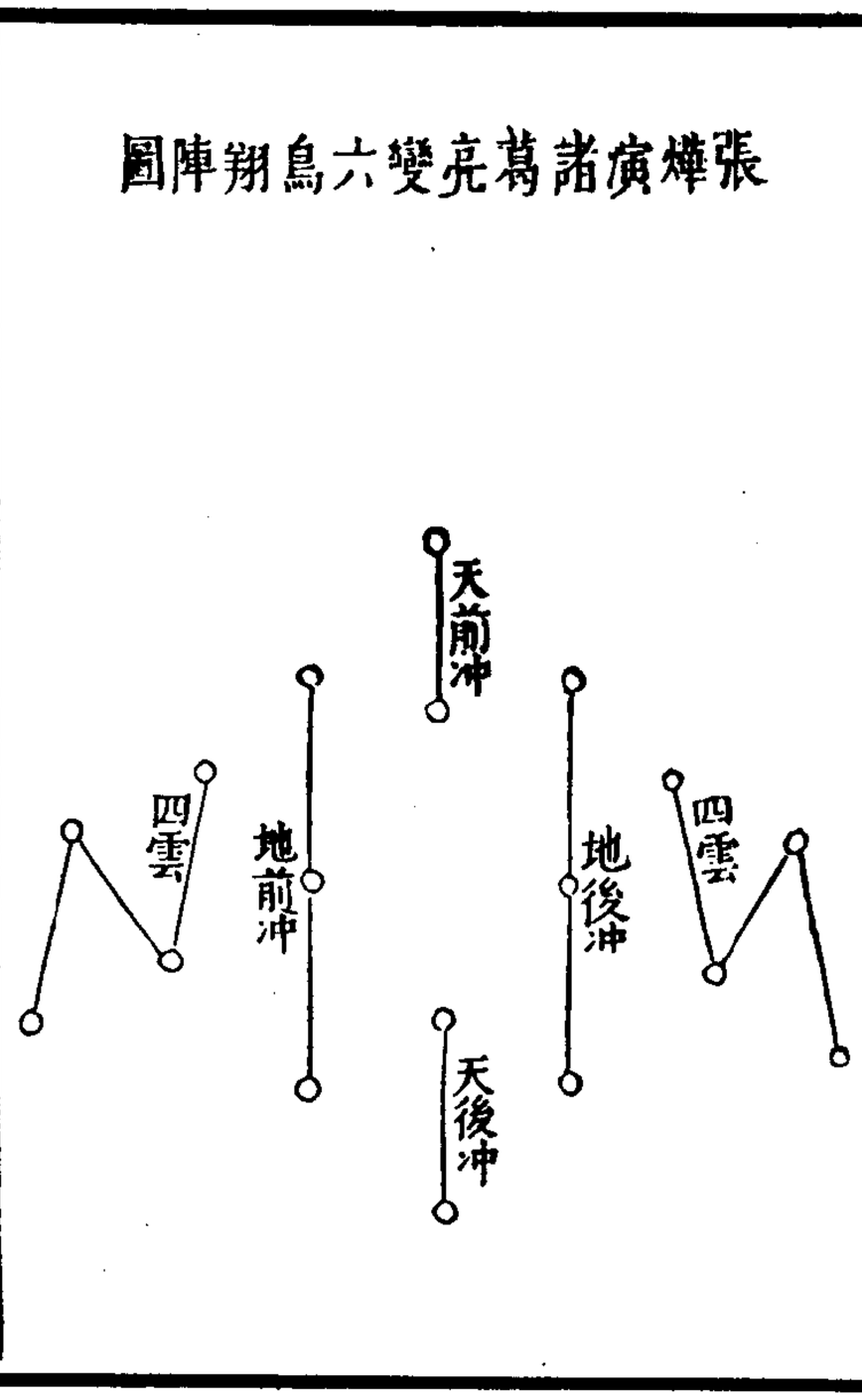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龍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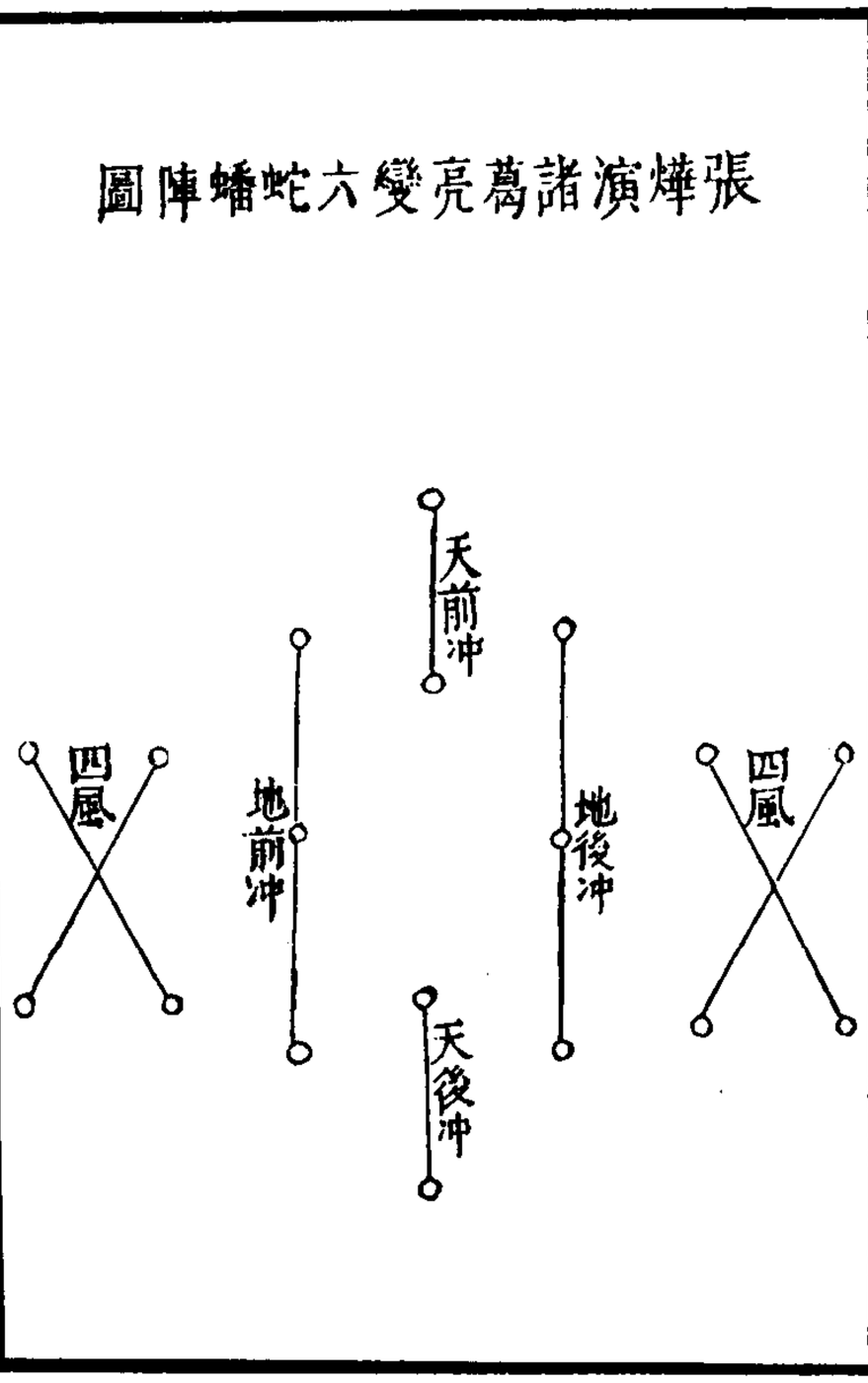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虎翼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鳥翔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蛇蟠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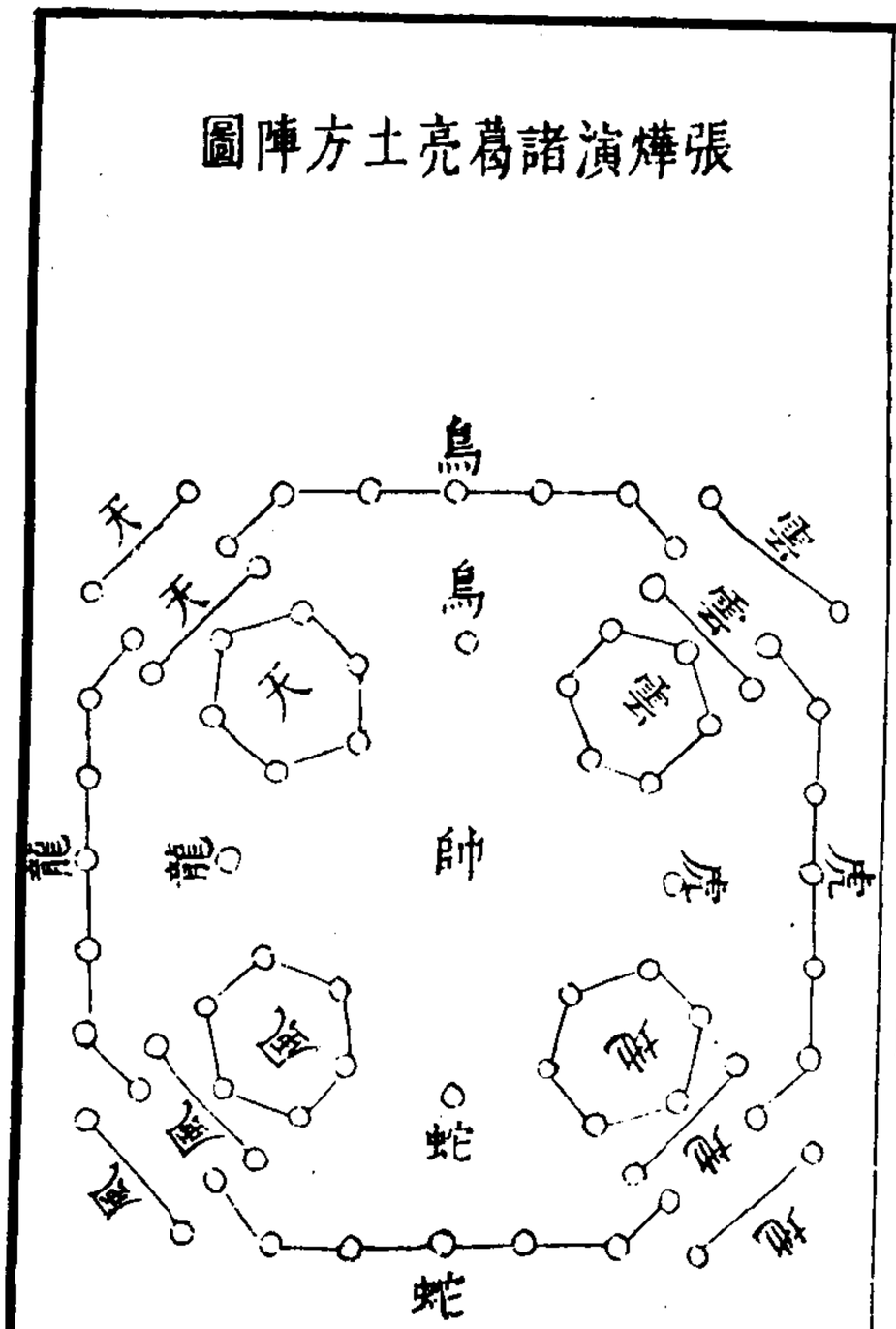
前之分第一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後之分第一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左之分第二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右之分第二變爲飛龍陣、有雲無風、東西南之分第三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西北東南之分第三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六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六陣圖一首、六變六形陣圖六首、皆張燁之所演也、六陣圖、其隊三十六奇、正各三、有天地風雲前後沖而無天衡地軸六形陣圖、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而無天覆地載、蓋八爲六、本李靖問答六形襲李筌陰經、何辯之、蓋孔明八陣之制、內外四層、四陣爲握奇、十二陣爲中軍、四十八陣、鈎連六隊相從、以爲四奇四正、李靖以方陣變爲六花、則握奇中軍不動、惟以外營四十八隊鈎連八隊、相從爲六廂、故李靖曰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也、謂孔明以斜谷路狹、隘自有約隊之法、武侯伐魏、八陣常用八萬人、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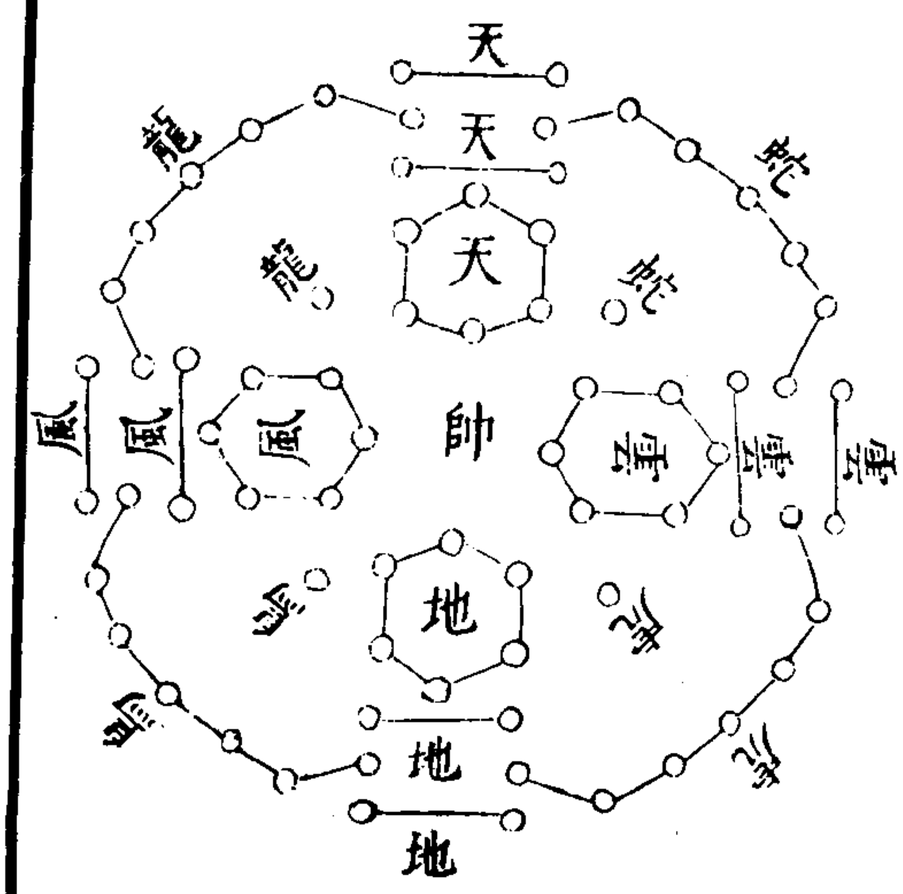
載爲六、一陣反有一萬三千人矣、安得爲之約隊、故不足信、李筌八陣之形既悞、而張燁蹈襲、更爲六陣之形、則悞而又悞者也、不待重爲之贅、

張燁演諸葛亮土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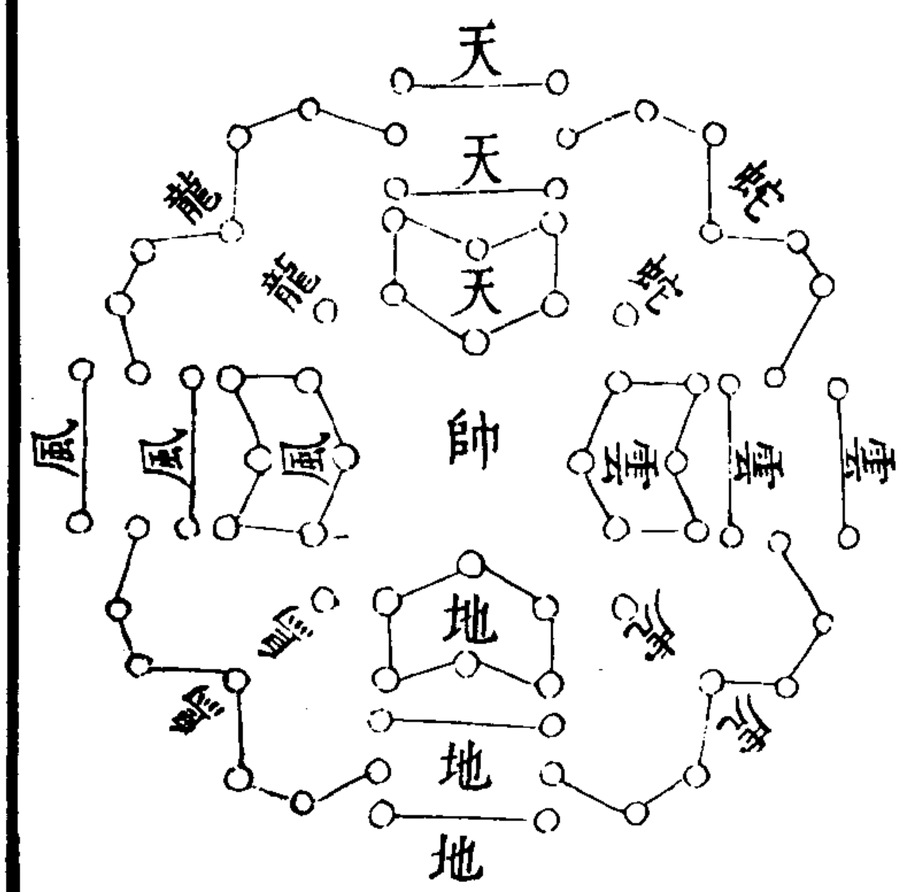
方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天東南、地西北、風東北、雲西南、龍正東、虎正西、鳥正南、蛇正北、

張燁演諸葛亮金圓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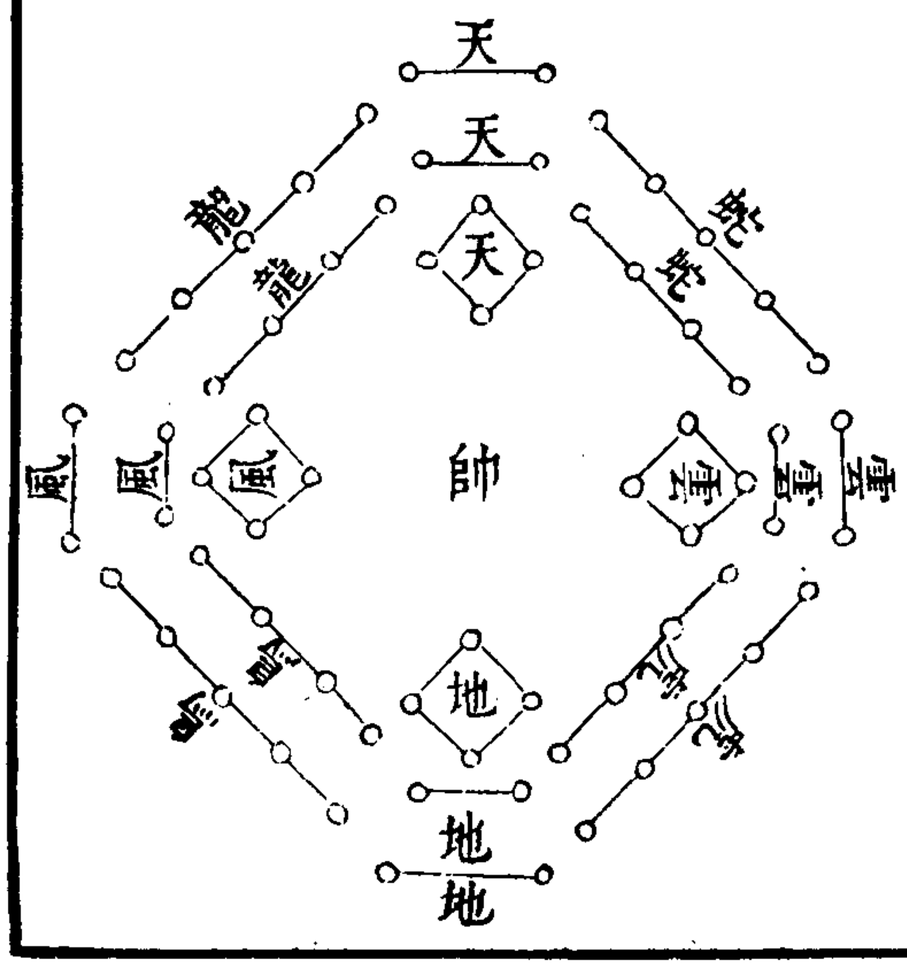
圓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計七十二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南、

張燁演諸葛亮水曲陣圖



曲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計七十二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北鳥東北蛇西南、

張燁演諸葛亮木直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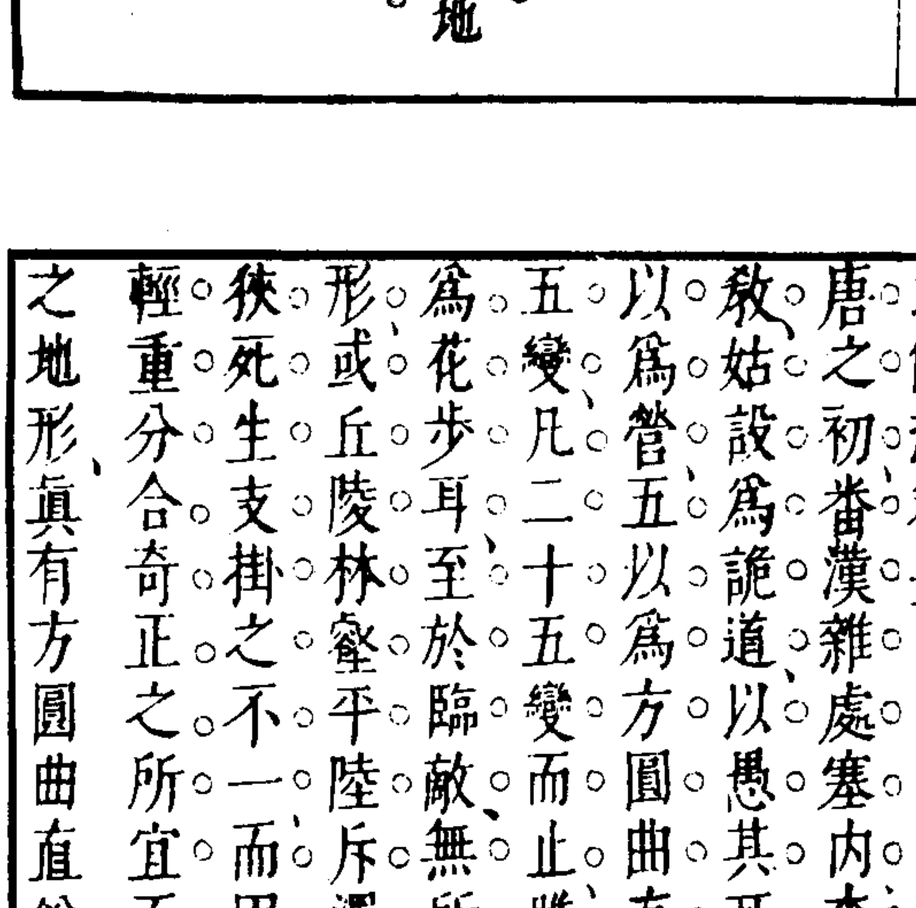
直陣、天地風雲各八隊、龍虎鳥蛇各九隊、計六十
八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
北鳥東北蛇西南、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五行陣辯

太乙統宗諸葛五行陣圖五首、張燁之所演也、或
云、雜兵書有之、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自爲一
陣、更迭變化、陣隊多寡不同、何辯之、蓋先王之兵、
四時有教、不過平列行陣以教聲容與號令而已、
不教民以分合變化之節也、其防微杜漸如此、李
嘆人復起不易許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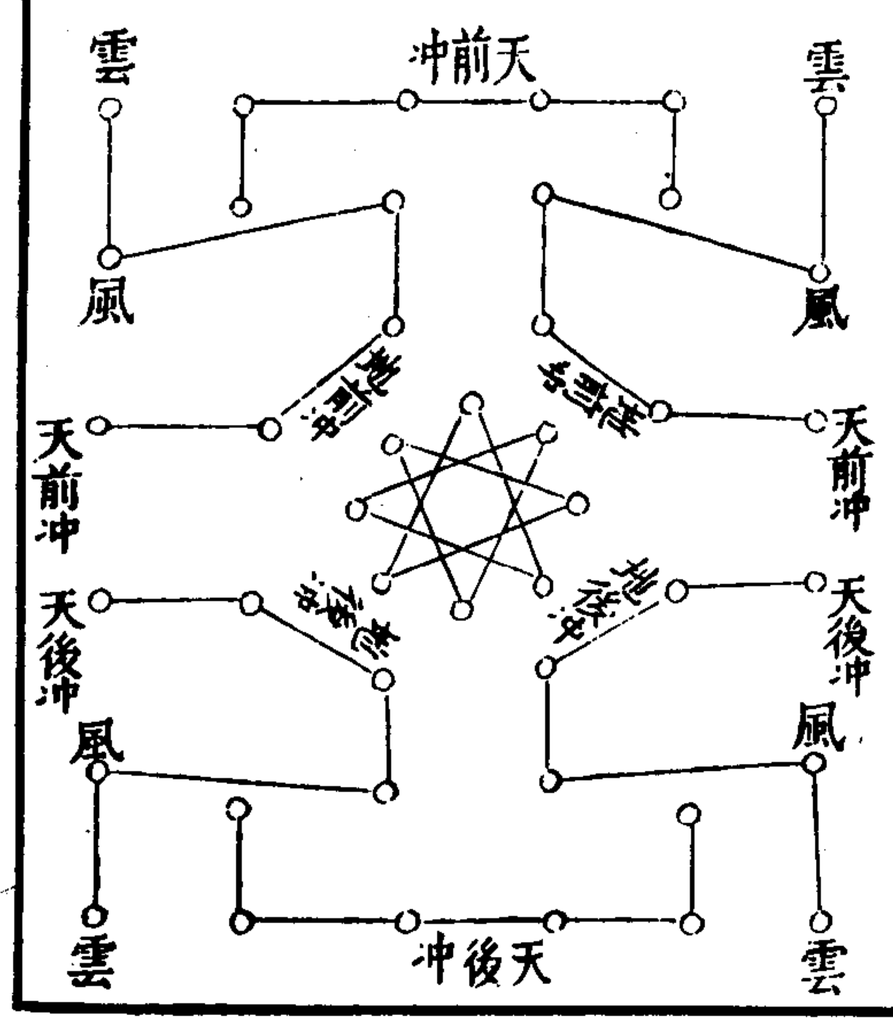
唐之初、崔漢雜處塞內、李靖兼領其將卒、不得不
教、姑設爲詭道、以愚其耳目、分六花陣爲六陣、一
以爲營、五以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教閱一陣各
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雖教之分合變化之節、特
爲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臨敵之時相視地
形、或丘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
狹死生支掛之不一、而因以制夫步騎多寡踈密
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真有方圓曲直銳
之地形、真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黃帝之陣、前

張燁演諸葛亮火銳陣圖



後左右中五軍，分五方而布之，號爲五行者，乃俗人不知其理而加之名耳，黃帝未嘗有形也，張燁之爲此陣，蓋本於此，其失不待言矣。

張燁演諸葛亮六陣鈎連蟠曲圖



張燁曰，劉先主即位於成都，拜諸葛孔明爲大將，出師伐魏，道出斜谷，其地險隘，於是裁八陣爲六，亦以車一百二十五乘，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而分配之於六陣中，軍游兵之用，謹按營陣配隸天地風雲衝軸沖布列三奇六正之法如左，

初鼓前後之爪牙將領八風雲一十二隊，天地前後沖八隊，各陣於左右三奇將領，天地前後沖十二隊，各陣於前後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布八卦六十四隊，三千二百人之陣於中軍，車乘步卒馬軍樵爨人數咸備，三奇之都虞候，各執其旗，布上奇之旗於前之左，布中奇之旗於右之中，布下奇之旗於後之左，

再鼓，上奇之都虞候，使二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先鋒之旗於上奇前之右，以領前中二天前沖，鈎連前中左右二風二雲六隊之車乘步卒九百七十二人，馬軍四千人，樵爨三百三十八人，布左爪之旗於上奇前之左，以領前左外一風一雲，鈎連前左中三地前沖一天後沖六隊之車乘步卒

九百七十二人、馬軍四千人、樵爨三百三十八人、中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右爪之旗於中奇前之左、以領前右外一風一雲鈎連前右中三地前冲一天前冲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若干人同前、布右牙之旗於中奇後之右、以領後右外一風一雲鈎連後右中三地後冲一天後冲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若干人同前、

下奇之都虞候使二正之都虞候各執其旗、布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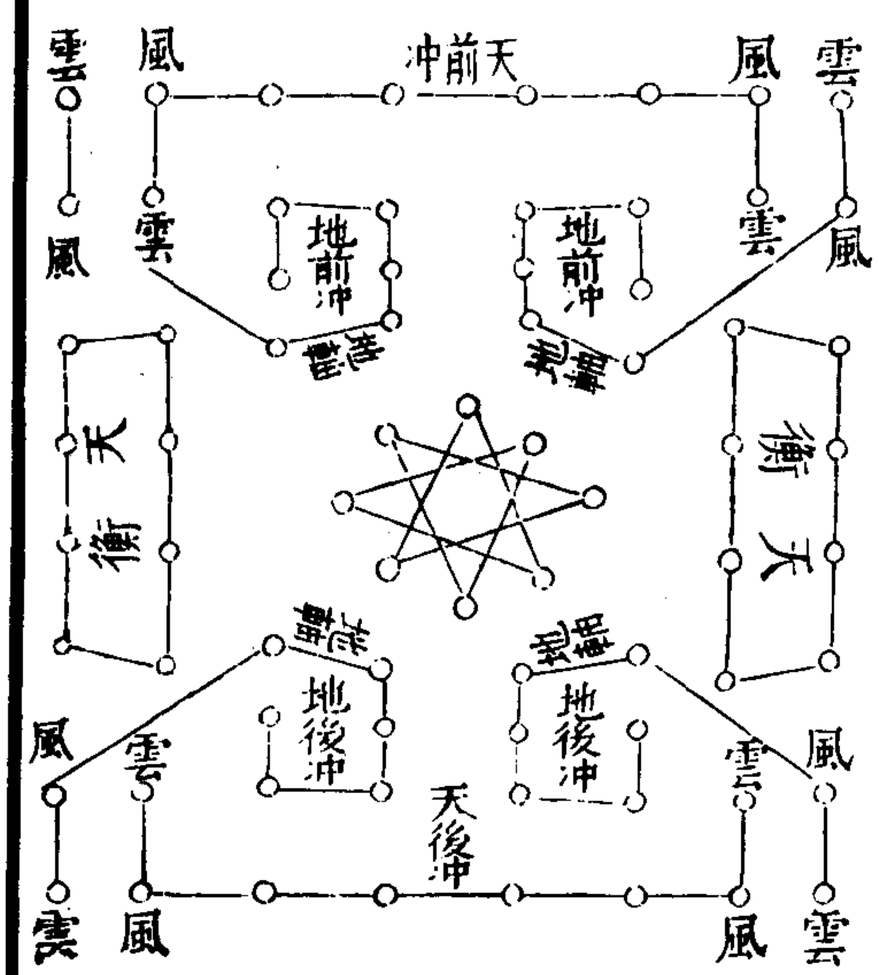
牙之旗於下奇之左、以領後左外一風一雲鈎連後左中三地後冲一天後冲六隊之車乘馬軍樵爨等若干人同前、布後軍之旗於下奇之右、以領後中二天後冲鈎連後中左右二風二雲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若干人同前、

游兵二十四隊、車乘步卒馬軍樵爨一千二百人、列陣於後、

三鼓三奇六正遊兵就列、營陣整肅、開前門於先鋒左爪之間、開後門於右牙之間、開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間、開右門於右爪右牙之間、開後門於右牙後軍之間、

一奇當二正、上奇當先鋒左爪、中奇當右爪右牙、下奇當左牙後軍、各如十二將兵之法、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鈎連蟠曲圖



張燁曰孔明八陣燁一得之愚既編隸前左中二天前冲三地前冲三地軸八隊爲一陣前右中二天前冲三地前冲三地軸八隊爲一陣前左外四風雲四天衡八隊爲一陣前右外四風雲四天衡八隊爲一陣後左中二天後冲二地後冲三地軸八隊爲一陣後右中二天後冲三地後冲三地軸八隊爲一陣後左外四風雲四天衡八隊爲一陣其形正直而後右外四風雲四天衡八隊爲一陣左角統前左外二風雲鈎連前左内三地軸三地前冲八隊爲一陣右角統前右外二風雲鈎連前右内三地軸三地前冲八隊爲一陣左爪統左外八天衡八隊爲一陣右爪統右外八天衡八隊爲一陣後軍統後中四天後冲鈎連後中左右四雲八隊左牙統後左外二風雲鈎連後左内三地軸三地後冲八隊爲一陣右牙統後右外二風雲鈎連後右内三地軸三地後冲八隊爲一陣補之後之用兵者兢懼無鈎連蟠曲之勢故籌以先鋒統前中四天衡鈎連前中左右四風雲八隊爲一陣左角統前左外二風雲鈎連前左内三地軸三地前冲八隊爲一陣右角統前右外二風雲鈎連前右内三地軸三地前冲八隊爲一陣左爪統左外八天衡八隊爲一陣右爪統右外八天衡八隊爲一陣後軍統後中四天後冲鈎連後中左右四雲八隊左牙統後左外二風雲鈎連後左内三地軸三地後冲八隊爲一陣右牙統後右外二風雲鈎連後右内三地軸三地後冲八隊爲一陣補之後之用兵者兢懼環之圖是成六花張燁誤以舊法而各編隸四奇四正三奇三正之圖矣猶以爲未及鈎連蟠曲之勢故復爲圖配以成周丘乘之數自云參古法而行已意也何辯之蓋周制車一乘用卒百人三人爲甲士在車上餘分爲四隊各二十四人分布車下前後左右挾轅以爲戰此一乘法也五車爲隊二十五乘爲偏五偏車一百二十五乘卒一萬二千五百人前後左右中布而爲軍此一軍法也大國三軍上軍下軍大夫將

好謀然後行之

初鼓再鼓三鼓布列法與前方陣同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六陣鈎連蟠曲圖一首八

連蟠曲辯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六陣鈎連蟠曲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六花陣法出何術乎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内

之中軍諸侯將之、鼓足而立其陣方、其勢簡易、一鼓一麾而列成、再鼓再麾而出戰、呼吸之間、開闔變化、如臂使指、若驅車策馬以爲蟠曲之勢、則不勝其煩且亂矣、且畫爲鈎連者圖也、孔明陣圖八八相乘、混然無別、觀者以筆鈎而連之以定九軍之所、中心四隊相連爲握奇、十二隊相連爲中軍、四隅四方、各以六隊相連而爲奇正八陣、故隅落有曲折相對之勢、使觀者而知陣隊之別、而以臨敵交戰、則以神速爲貴、何取於蟠曲之巧耶、李筌

張燁漫不知兵、徒泥合古文、私意杜撰、亦難矣哉、

陣練制

陣八

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配周制車乘陣圖說辯

說辯

張燁演諸葛亮當頭陣圖說辯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下營圖說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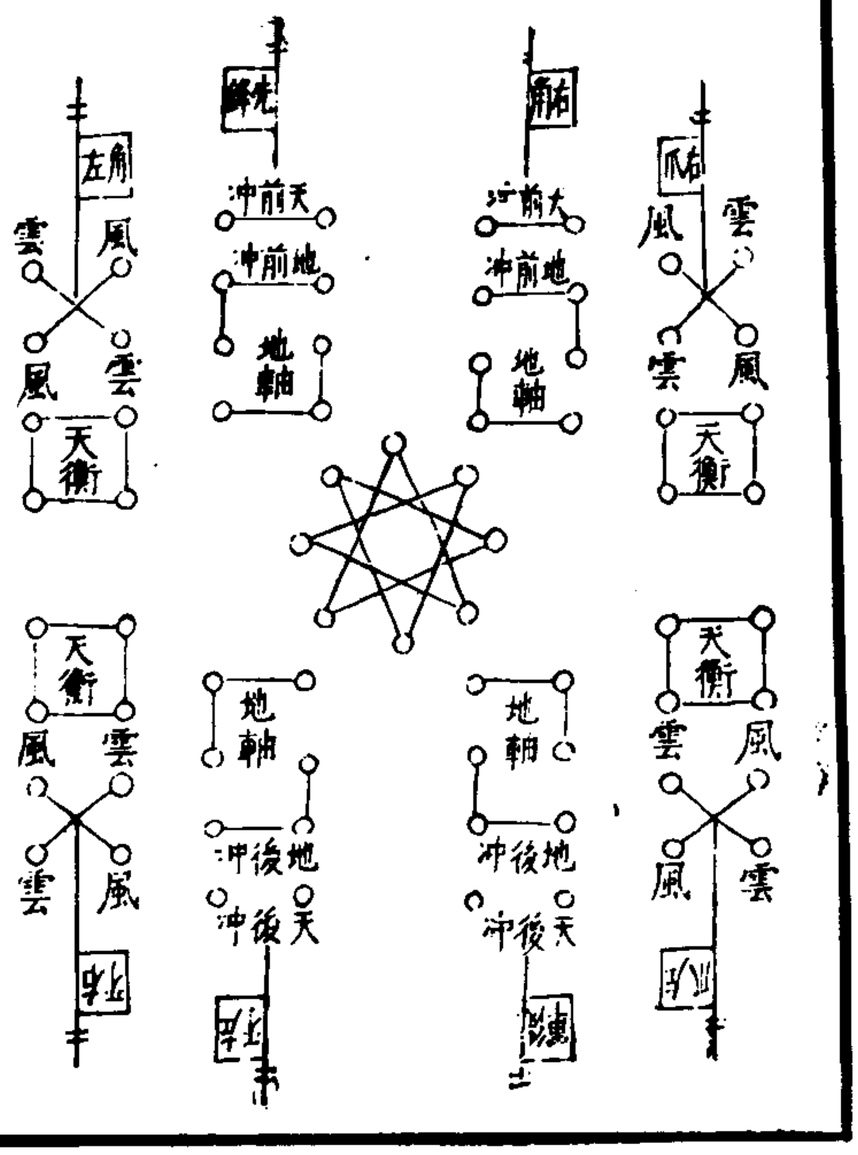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葛亮八翼陣圖說辯

馬隆扁箱車圖

馬隆扁箱車營圖二圖共說記

張燁演馬隆扁箱車陣圖贊說辯附經

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配周制車乘陣圖



張煒曰、大將軍總車一百二十五乘、每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乃百卒三長之將、左持弓、右持戟、中御車、車後二十五人、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二十五乘、步卒正兵九千人、奇兵馬軍三百七十五人、樵爨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每百人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馬軍三人、樵爨二十五人、爲二隊、以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二十五乘、分之於中軍、八陣遊兵之用、此風后之兵法、諸葛武靈王善推演之、故於魚復江湍流之處、壘石成陣、四面縱橫、皆八八六十四隊、後列游兵二十四隊、每水泛他巨石隨波去、惟此石巍然獨存、識者謂其有神護、今之將帥、酌古法而行已方略、其可忽諸、初鼓、前奇副將及左牙副將、各列左八風雲八天衡之陣於左、後奇副將及右牙副將各列右八風雲、八天衡之陣於右、四奇將、列天地前後衝四地軸之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列八卦六十四隊之陣、三千二百人爲中軍、車乘步卒馬軍樵爨人數咸備、大將令四奇之都虞候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再鼓、前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以領前左中之一天前冲二隊一地前冲二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七百二十人馬軍三十人、樵爨二百五十人、布左角之旗於前奇前之左、以領前左外四風雲前左中一天衡四隊之車乘步卒七百二十人、馬軍三十人、樵爨二百五十人、右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

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左、以領前右中一天前冲二隊一地前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右爪之旗於右奇前之右、以領前右外四風雲四隊前右中一天衡四隊之車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左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後之左、以領左外風雲四隊後左中一天衡四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右、以領後左中一天後冲二隊一地後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後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後之右、以領後右中一天後冲二隊一地後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右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以領後右外風雲四隊後右中一天衡四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陣後游兵二十四隊車一十二乘、步卒馬軍樵爨二千二百人、餘車一乘百人三乘、步卒馬軍增先鋒哨望敵勢之用、前後左右牙將及四奇都虞候八員、共用執事三十二人、又餘七十二人每陣二員、共用執事三十二人、又餘七十二人每陣二員、共用執事三十二人、各選其精健勇銳者爲夜不收、陰察敵情之用、

三鼓、奇正就列、游兵環後、管陣整肅、開前門於先鋒左角之間、開右門於右角右爪之間、開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間、開後門於後軍右牙之間、以萬二千五百人錯綜於中軍八陣游兵之用、故隊有鉤連蟠曲之形、陣有四奇八正之勢、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角左爪、後奇當後軍右牙、古制、田賦出兵、五人爲隊、八隊爲陣、一十九陣爲營、若一軍萬二千五百人、則中軍游兵一十一陣、八十八隊、依古制用四千四百人、外營八陣、六十四隊、用八千一百人、每陣千人、餘每隊一百二十五人、餘則一陣容二陣四隊、一隊容二隊五伍、若二軍則二萬五千人、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皆布之於一十九陣一百五十二隊之中、所謂陣間容陣、隊中容隊、

二軍分三將非盡包于其中也

以弱爲强、以寡爲衆者也、三伐五伐、不過五步止而齊、居各視奇之所止、行各視奇之所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相應、奇常居先、正常居後、大將號令於三奇、三奇傳令於八正、開門闔門、隨臂指揮、其機之握在將一人、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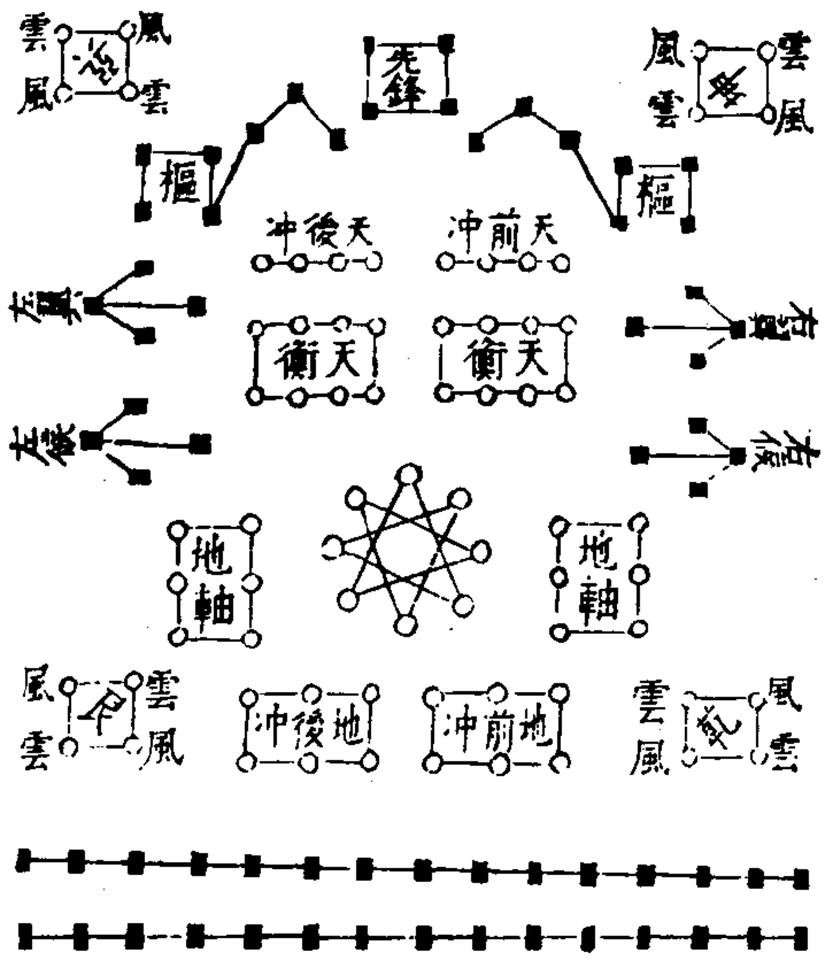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十二將兵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李靖既變八陣爲七軍、名之六花陣、再

變八陣爲十三軍名之十二將兵陣、唐司空杜佑推演布列之法、初鼓而陣、再鼓而布旗、三鼓而就列、張燁依杜佑布列奇正之法、配以周井田丘乘之制、以施於孔明之八陣、外營八陣、陣八隊、隊一百二十五人、中營另八陣、陣八隊、隊五十人、遊兵三陣陣八隊、隊五十人、共一萬二千五百人、用車一百二十五乘、戰馬三百七十五騎、以當甲士三人之數、謂孔明之舊法然也、何辯之、蓋李靖十三軍者、中軍一陣十六隊、外營四十八隊、各以四鈞

連而爲十二陣、四爲奇、八爲正、奇用騎、正用車、奇居四隅、正居四方、四奇者、前奇後奇左奇右奇也、八正者、左角右角左爪右爪左牙右牙先鋒後軍也、四奇取稟於大將、八正取稟於四奇、此李靖法也、張燁之圖、有十二將之名、無四奇之陣、失其制矣、孔明八陣、中軍自在其中、張燁凡演八陣之外、別有八陣、以爲中軍、此又煩矣、古人所謂三軍、謂上中下三陣也、晉之三軍、恒用十餘萬人、齊之三軍、別有先驅申驅啓胠遊闕等陣之號、何嘗拘以

井田丘乘之制、故凡論節制而以田賦爲據者、皆惑也、風后之握奇、孔明之八陣、周制之農兵、各自爲法、張燁定以風后天地風雲衝軸衝之陣名、配以萬二千五百之車徒、欲强而合之、其可得乎、

張燁演諸葛亮當頭陣圖



諸葛亮以八陣變爲三才陣、乃牟彌當頭陣法、計二十二陣、天衝二陣、地軸二陣、地衝二陣、風雲四陣、中軍一陣、先鋒一陣、斗樞二陣、翼候四陣、遊兵一陣、陣隊不等、計一百二十八隊、一萬三千八百人分爲一百二十八陣、步卒九十六隊、馬軍三十二隊、天衝八隊、地軸十二隊、地衝八隊、風雲八隊、中軍三十二隊、騎兵一百各一百人爲一陣也、步兵天衡十六隊、風雲八隊、翼候八隊、斗樞七隊、遊兵十二隊、餘一隊雜用、○步兵每隊一百人、騎兵每隊五十人、獨先鋒每隊騎兵一百人、先鋒八卦、八卦即爲前、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當頭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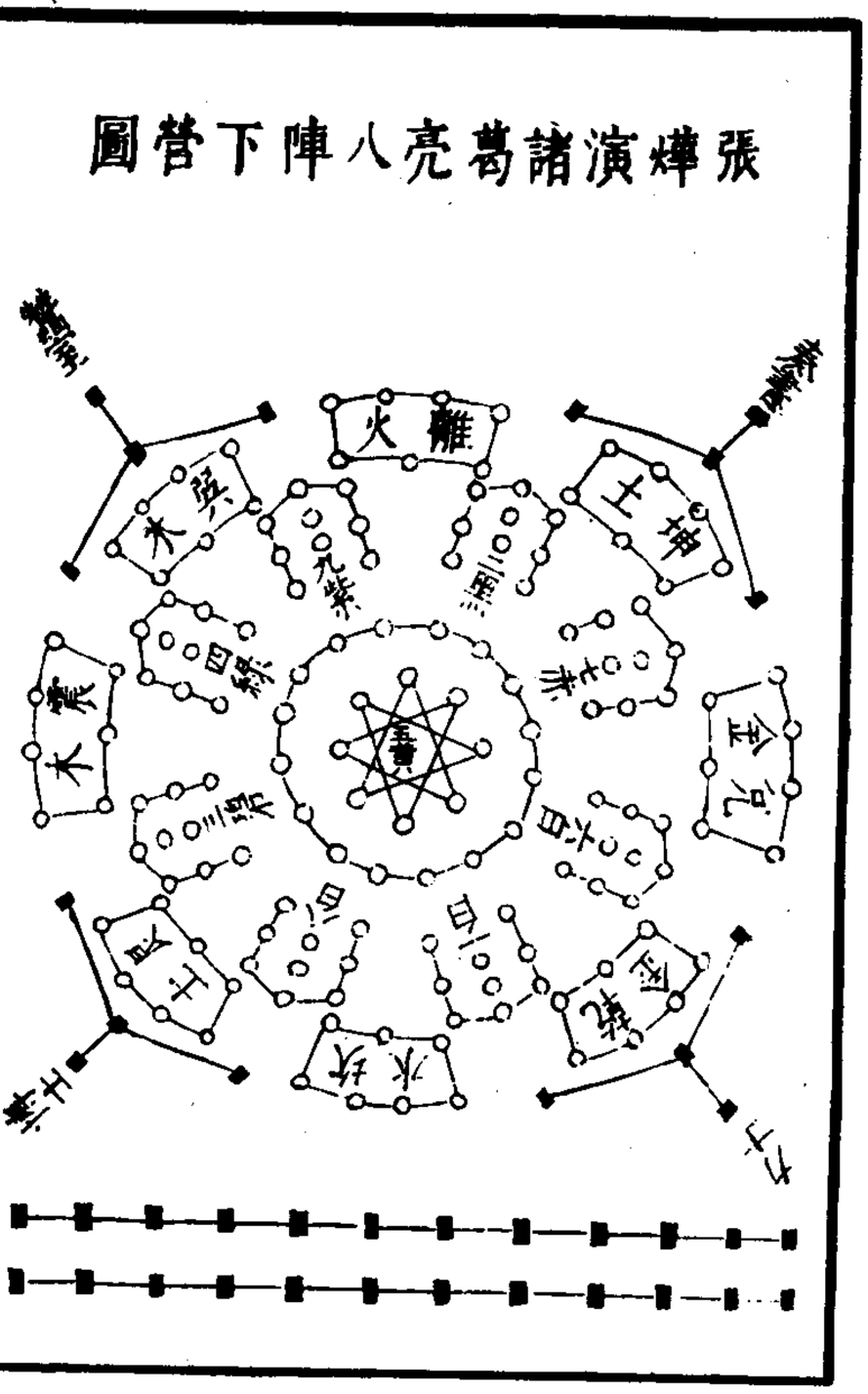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當頭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壘石爲陣、凡有三處、一在瞿塘魚復江者、至今猶存、一在成都府新都縣之牟彌鎮、一在漢中府沔縣之定軍山、其跡皆已泯滅無傳、張燁用出已意、以六十四陣兩而倍之爲一百二十八陣、以步兵三十二小陣、分爲四坤四巽八天冲十六天衡於前、三十二小陣布爲四乾四艮十二地冲十二地軸於後、三十二小陣布爲握奇於中、以騎兵三十二小陣布爲握八翼候十二遊兵

於前後左右之間、謂孔明牟彌鎮當頭陣如此也、何辯之、蓋古人制兵、置左右二陣、謂之二柜、其用如左右手、其勢不得不重、四奇迭用、乍進乍退、其勢不得不輕、燁以四坤四巽爲二柜、而先鋒斗樞翼候反倍之、非奇正之制矣、至於天衡地軸、各以重兵居內、將安用之、此尤爲奇巧煩碎之甚者也、不假辯以廢之、將何以爲戡亂之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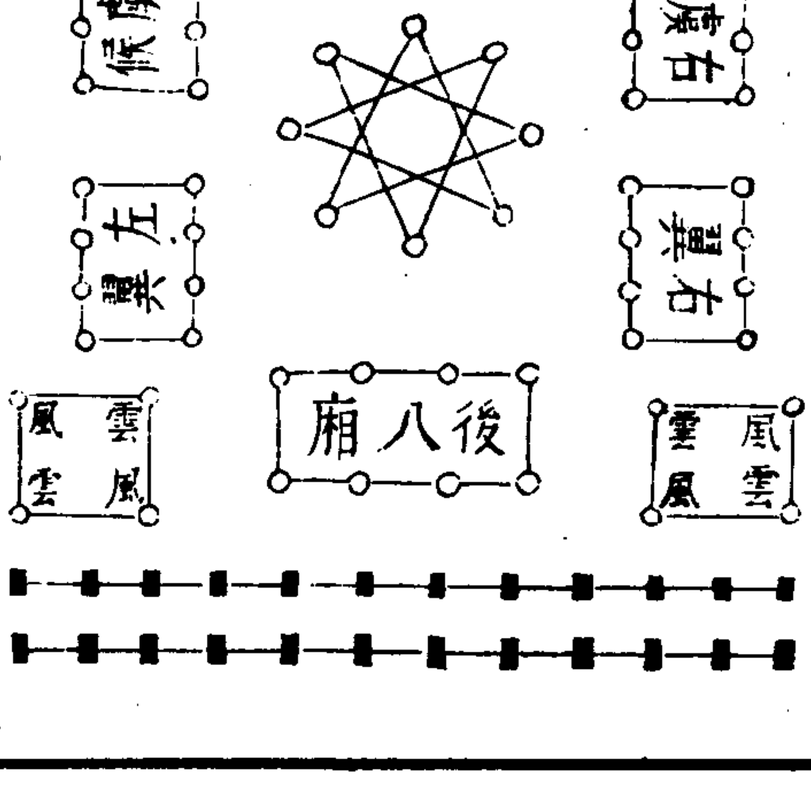
諸葛亮以八陣布爲九宮滿天星乃基盤布下營法計二十二陣九宮九陣五星八陣八卦四陣遊兵一陣陣隊不等共二百五十六隊以一萬二千八百人分爲二百五十六隊各五十人爲一隊步軍二百隊馬軍五十六隊步兵中黃六十四隊紫二五行八宮六十四隊赤白黑碧綠八宮七十四營三十一隊遊兵二十四隊騎兵四隅八卦後遊爲奇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滿天星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滿天星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以六十四小陣爲中軍以七十二小陣包中軍爲內營以六十四小陣重包之爲外營以十二騎陣護四角爲拓隊以四大隊重護拓隊爲鋪爲望樓謂孔明定軍山滿天星下營法如此也何辯之葢通書所載九宮體用天地盤數九宮居中八卦五星居外力士贊室奏書博士居四隅張燁好神其法布爲滿天星陣實准天地盤數之格也殊不知古人營陣本同一法下營尤以簡便爲貴善用兵者陣止即爲營營一分即爲陣當就脚下可以立成豈有史分二百五十六陣之理即多分多合愈煩



張燁演諸葛亮八翼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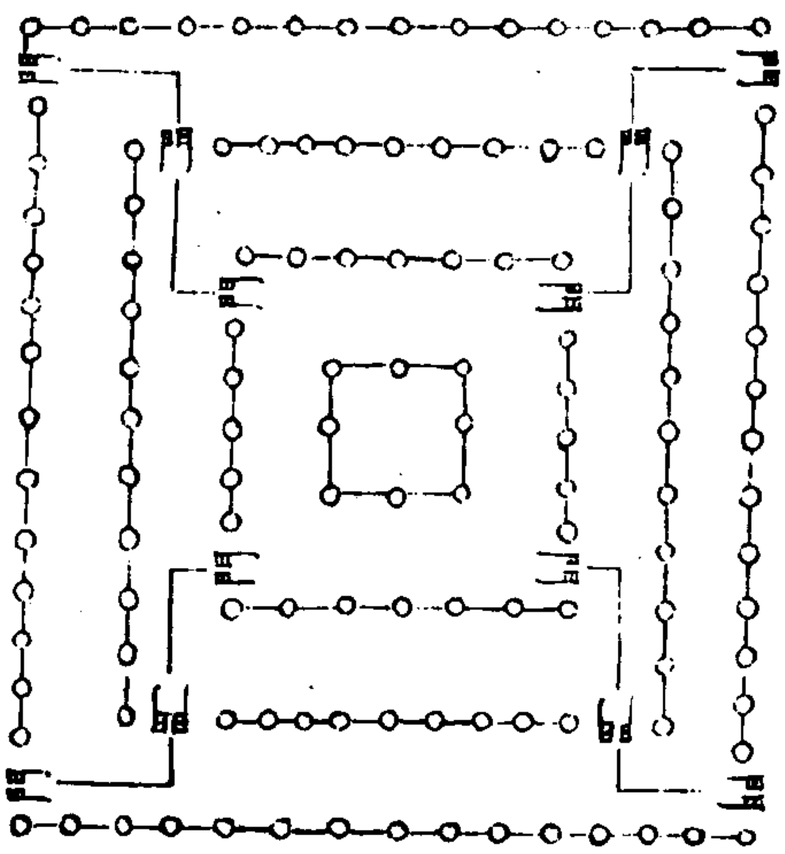
此陣孔明所變者一十三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隊爲正、三十二隊爲奇、

十三隊、中軍一陣、前廂一陣、後廂一陣、前風雲二陣、後風雲二陣、後遊兵二陣、八十八隊、中軍十六隊、前後廂十六隊、前後風雲十六隊、左右翼十六隊、遊兵二十四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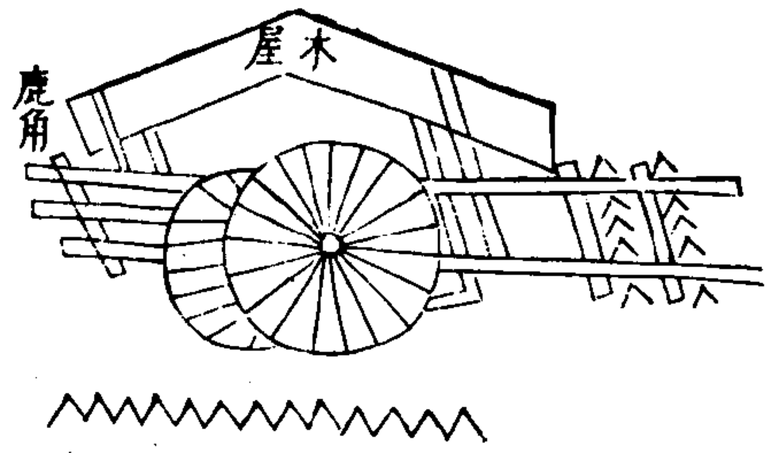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八翼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燁以步卒一十六陣爲前、後二廂、以騎兵三十二陣爲左右翼、候正兵之後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辯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非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爲遊兵、則孔明參用騎兵之法也、瞿塘石陣八八成列、其兵環遶於後、非特爲殿後耳、接戰之時或以居先或居左右爲翼爲候爲衝爲突爲揚爲伏無定名也、張燁推演陣圖、以六十四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兵、當知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皆爲正兵、四奇迭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爪如牙、如嘴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議孔明之兵法、

馬隆扁箱車營圖



馬隆扁箱車圖



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而欣爲雾所没河西斷絕、晉帝每有西顧之憂、馬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醜虜何足滅哉、帝從之、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於是西渡溫水羌、虜木機能以衆萬計、戎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以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地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以蔽矢石、且戰且前、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唐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李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馬隆偏箱車陣記

偏箱車之陣、晉將軍馬隆伐羌之所作也、古者車

一乘、卒百人、甲士三人在車上、七十五人分三隊、
夾轅爲戰備、二十二人守副車爲殿、或九乘爲偏、
或十五乘爲偏、或二十五乘爲偏、厥後胡兵入中
國、車陣爲虜所破、陣法遂無傳、而車亦失其制、不
復用矣、逮漢衛青李陵、始用車以爲營衛、乃自創
法、車一乘、伏卒二十五人于後、出入迭戰、豈古法
哉、晉元康間、羌虜木機能反涼州、乘高布險、以制
官兵、兵不能討、舉馬隆將、隆循衛李選士三千二
百人、配車一百二十八乘、乘二十五人、每二乘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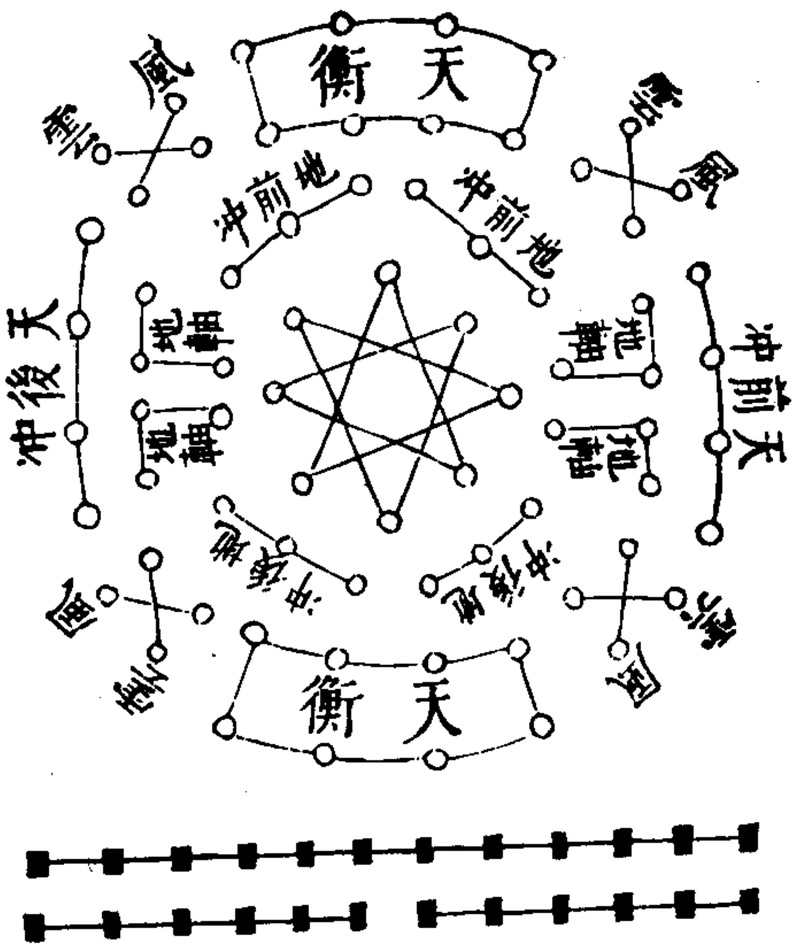
車爲虜所破而破虜實如車消息之道存焉

今世之車大約祖此三代之車不復用矣三代之制尚可通融偏箱又何必泥故車之變無窮人未識也

副爲一陣、三百人爲遊變、依孔明陣圖爲四層、一
層五十六乘、二層四十乘、三層二十四乘、四層八
乘、路廣車上以木爲拒馬、攢簇外向、結營而行、名
鹿角車營、路狹更施木屋、以蔽矢石、木屋拒馬高
則難用、故偏其箱以承之、故曰偏箱車也、扁誤作
偏、非瓊山丘濬所謂凡車皆二箱、獨隆爲一箱之
說也、亦非張燁前後八箱之義也、蓋凡用兵進征
與深入者、虜情未詳、地險未審、皆當固守爲之本、
孔明八陣圖內外相包、部伍不亂、所謂先爲不可

勝是也、馬隆依之、所以爲深知兵法云、

張燁演馬隆偏箱車陣圖



張曄曰此陣世以爲馬隆變也、馬隆推演孔明八陣爲偏箱鹿角圓陣九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爲正三十二爲奇

趙本學張燁演馬隆偏箱車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馬隆偏箱車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晉馬隆討涼州叛羌、募兵三千五百人、西渡溫水、羌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其前、或設伏以截其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

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轉戰千里、卒以滅賊、後因有馬隆八陣圖贊行于世、張燁演爲陣圖、前後爲兩箱、內外俱圓、何辯之、蓋馬隆以車結陣而行、造車偏其車箱、箱之上加鹿角木屋以自衛、路險兵少專用正兵故也、李靖欲請兵三萬以征高麗、太宗問之曰、兵少地遠、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太宗曰、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信乎正兵古人所重、李靖曰、臣西討突厥、行數千里、

非正兵安能致遠、馬隆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拒禦、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深矣、張燁不知出處、編爲二箱、揣度謬矣、殊不知偏讀爲偏者、世俗之悞也、古握奇經文不過六十字、檃括無遺、及范蠡樂毅韓信註疏經與傳相雜、公孫弘不能釐正更增字以發明之、遂不可曉、訛傳孔明之陣、本於握奇者如此、妄者僞爲握奇金鼓旗幟之數爲續圖、或假名馬隆八陣圖贊、皆不足爲據者也、李靖曰、俗傳握奇經、但得其粗、何張燁信之之過而至於成癖耶、因附經及贊於後、

風后握奇經　此俗傳握奇經也、自三十二隊天句起、增字發明之耳句止、經傳錯雜、自角音五句起、師並旋句止、孔明之法、附會其中、

角音二、初警衆、末收衆、華音五、一誓兵、二結陣、三行四鬬、五急鬬、金音五、一緩、二止、三退、四背、五急背、麾五、一玄、二黃、三白、四赤、五青、旗法八、一天玄、二地黃、三風青、四雲白、五天前冲上玄下赤、六天後冲上玄下白、七地前冲上黃下青、八地後冲上

黃下赤、二華二金爲天、三華三金爲地、二華三金爲風、三華二金爲雲、四華三金爲龍、三華四金爲虎、四華五金爲鳥、五華四金爲蛇、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華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靴音不止者、師不整、金華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三十二隊天、十六隊天衡、八隊天前後冲、八隊風、三十二隊

地、十六隊地軸、十二隊地前後冲、八隊雲、以天地前冲爲虎翼、天地後冲爲飛龍、風爲鳥翔、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遊兵以犄角、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布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此爲靜、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冲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軸是也、公孫弘曰、此爲動、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前冲居其右、後冲居其左、雲居四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公孫弘曰、人多或圓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中、其部隊或三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一本自五十以下云、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千古以來、其文不滿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于今於難處增字發明之耳、

馬隆八陣圖贊　孔明之後、有或撰握奇經、及金鼓續圖、指爲風后所作、隆之所

贊即此圖、

總述

治兵以正、求勝以奇、正不可易、奇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陣

動則爲奇、靜則爲陣、陣則成列、奇則不盡、分苦均勞、輪輒相稱、嚴兵前守、後隊勿進、

奇兵

古之奇兵、兵在陣內、今之奇兵、兵在陣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天陣

天陣十六、外方內圓、四爲風揚、其形象天、爲陣之

主爲兵之先善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陣

地陣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冲敵難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窮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陣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能鼓物萬物撓焉蛇能爲繞三軍懼焉

雲陣

雲附於地始則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赫然象名爲龍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淮陰將三十萬軍左賁將軍右漢土在後終侯又在漢王後淮陰先行不利孔將軍乘之大戰垓下初項梁教羽以兵法羽不肯竟垓下之戰兵家致人之術而羽獨不悟此爲隆殺魯公之不識也

翔鳥

鷙鳥將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之而下必有所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蟠蛇

風爲蛇蟠附天成形勢能圖繞性能屈伸四奇之中與虎爲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垓下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端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當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遊兵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示羸撓盛結陣趨地斷塗截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音有五革音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靴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亂金
背或縱或橫行伍錯雜整作鞉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日條流角法有五初警末收麾者指
揮角者警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爲缺包　安
時救危蓋不得已聖人用之
英雄爲將夕惕乾乾既正平治不黨不偏樂以身

後苦以身先小子自私君子兩全戰者危事爭者
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之爲陣動則爲賊後
賢審之勿以爲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
人之言以告來者

武備志卷六十

防風茅元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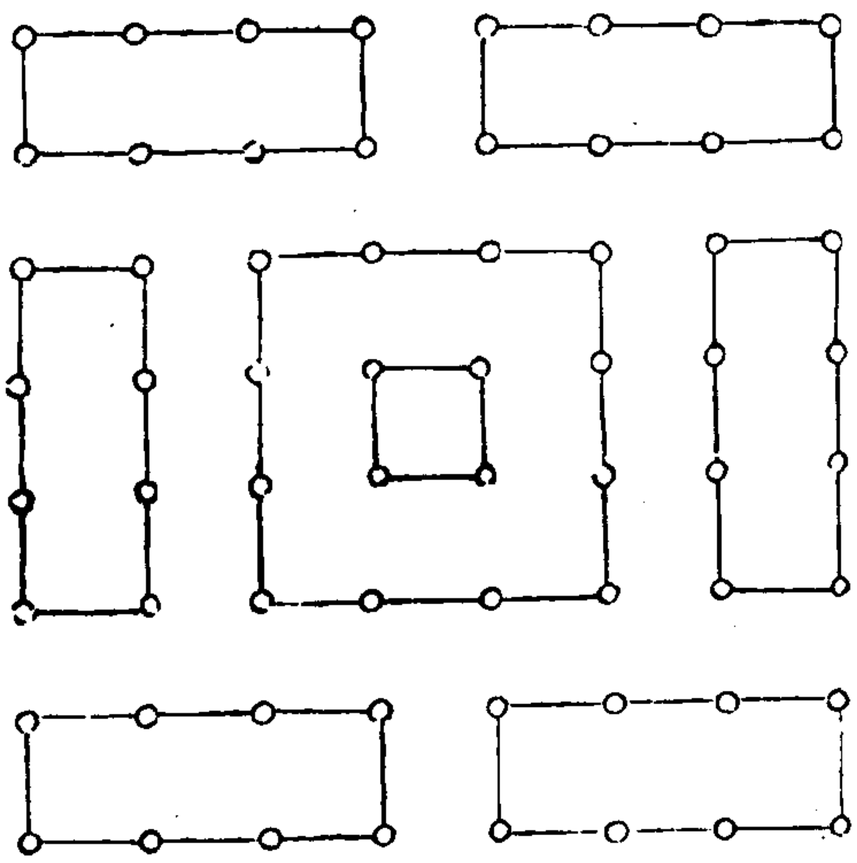
陣練制

陣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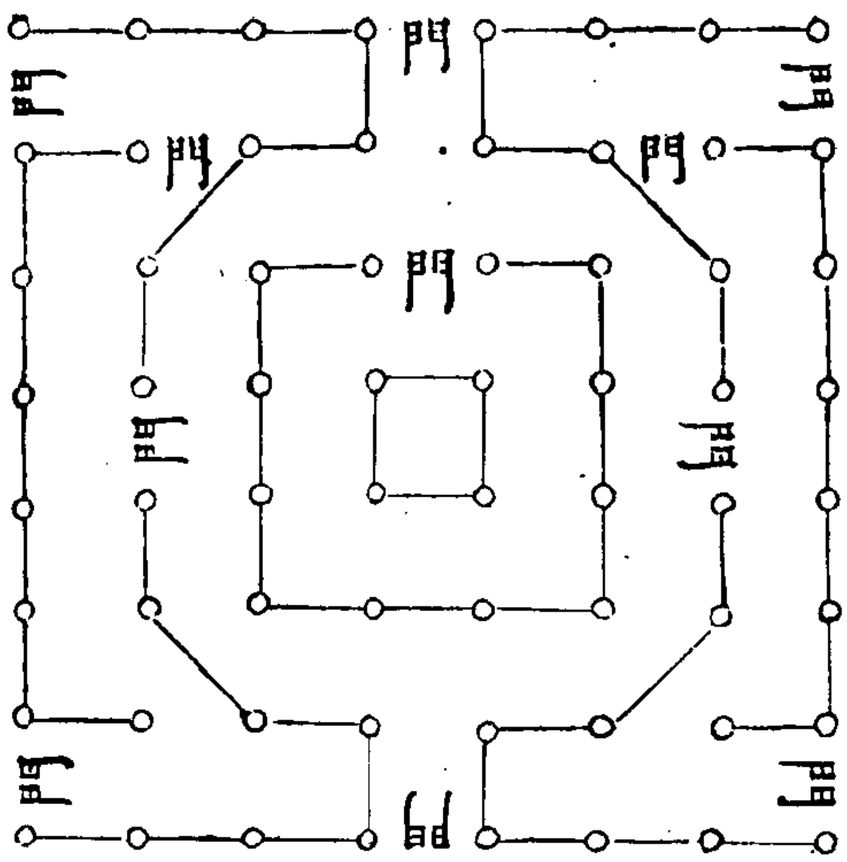
李靖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八陣爲六圖
李靖以諸葛亮八陣爲六舊法圖
李靖內環之圓外畫之方變爲六花陣圖
李靖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圖四圖共記
李靖六花開方教閱圖

李靖六花方陣圖
李靖六花圓陣圖
李靖六花曲陣圖
李靖六花直陣圖
李靖六花銳陣圖六圖共六號　卜圖共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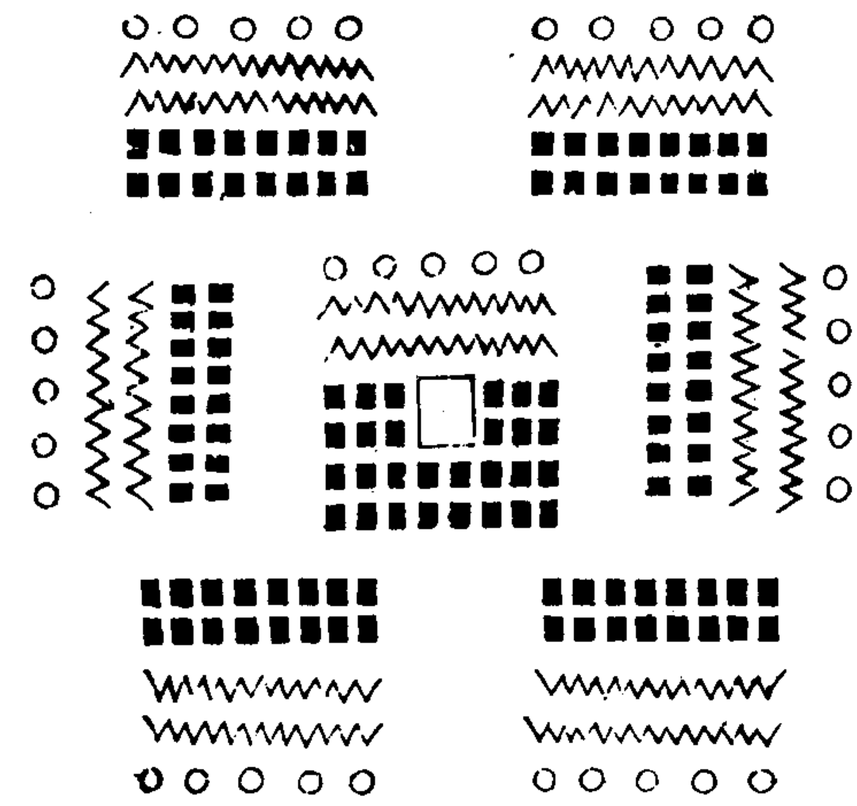
李靖以諸葛亮八陣爲六舊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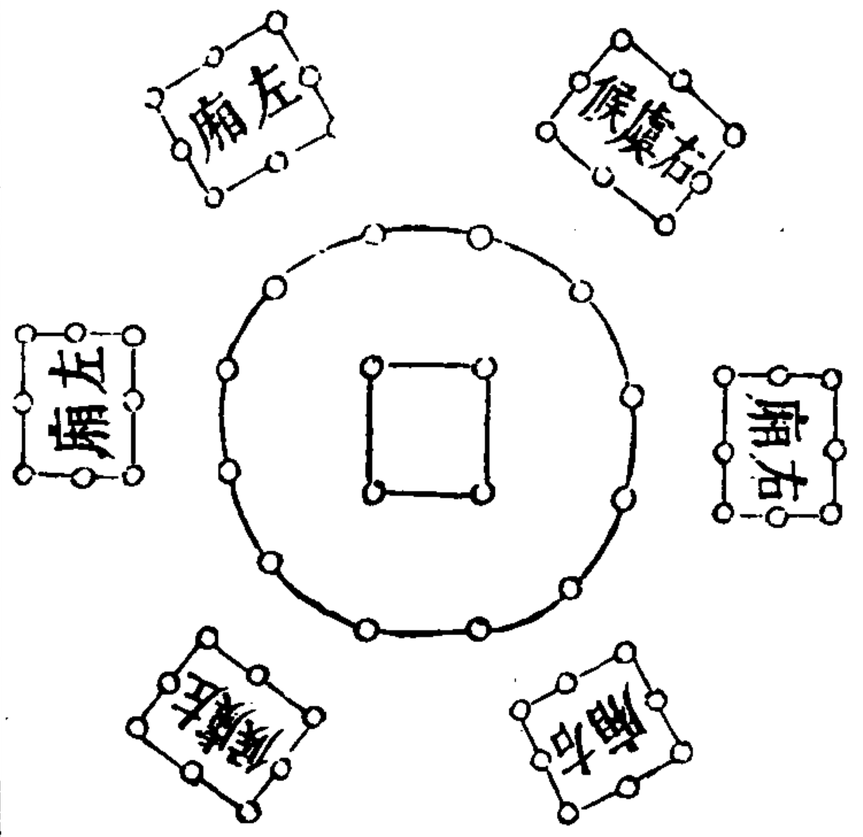
李靖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八陣爲六圖



李靖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圖



李靖內環之圓外畫之方變爲六花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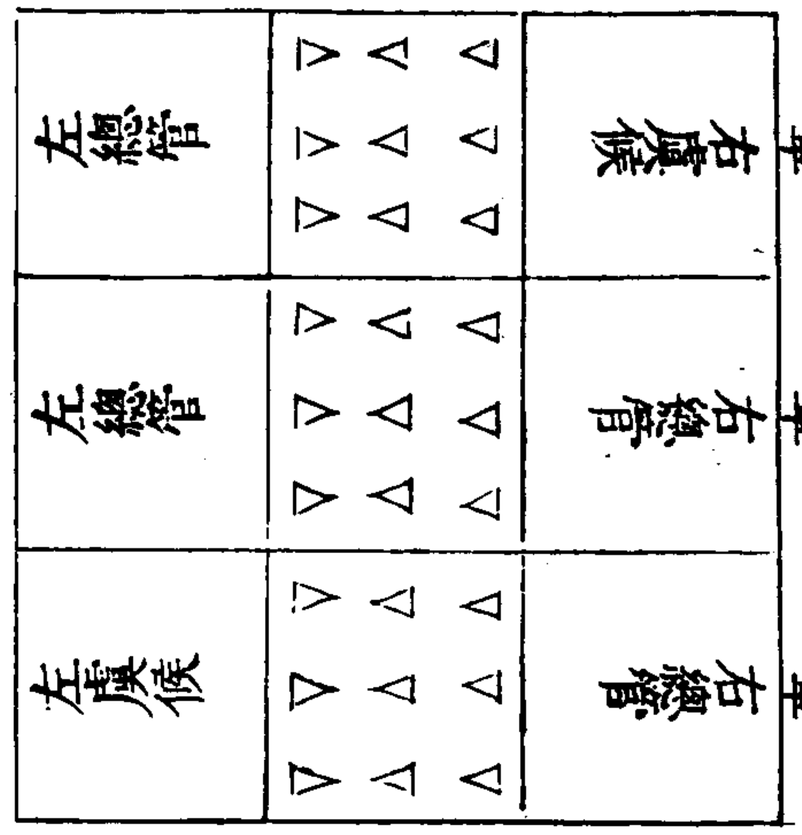


唐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因地之方行綴應於天象天之圓步定綴齊則變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爲行此則騎多爲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二十四馬當一車步稱之混

畫路基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地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車也去師隊騎也跳蕩隊也即三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兵步前進以五十步爲節節限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四角聲籠鎗跪坐籠鎗以手執鎗橫當膝處跪坐曲其前脚八字而立於是鼓之三呼喊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焉也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惟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人一馬當三人二十四馬當一車步稱之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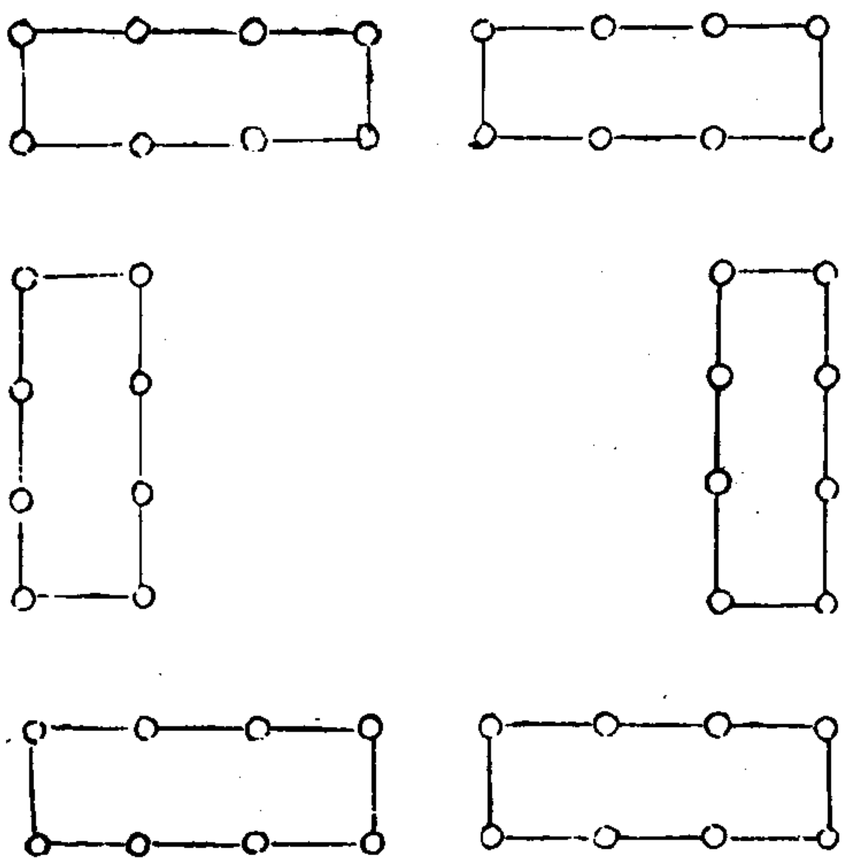
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在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智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李靖六花開方教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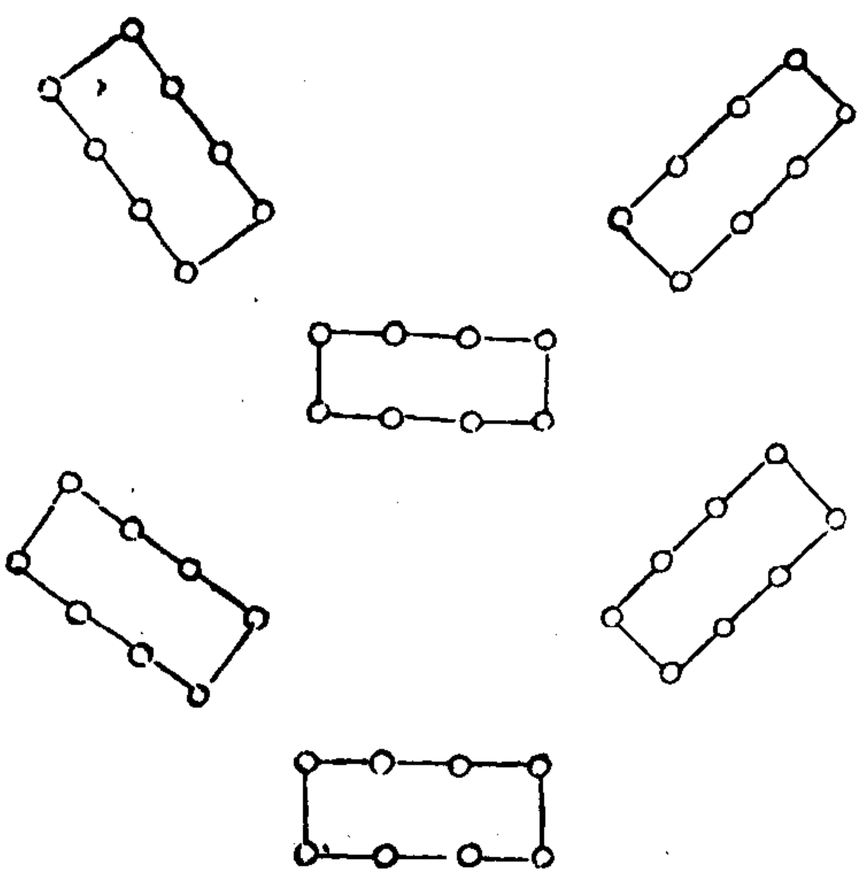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六十　陣練制　陣九　六

李靖六花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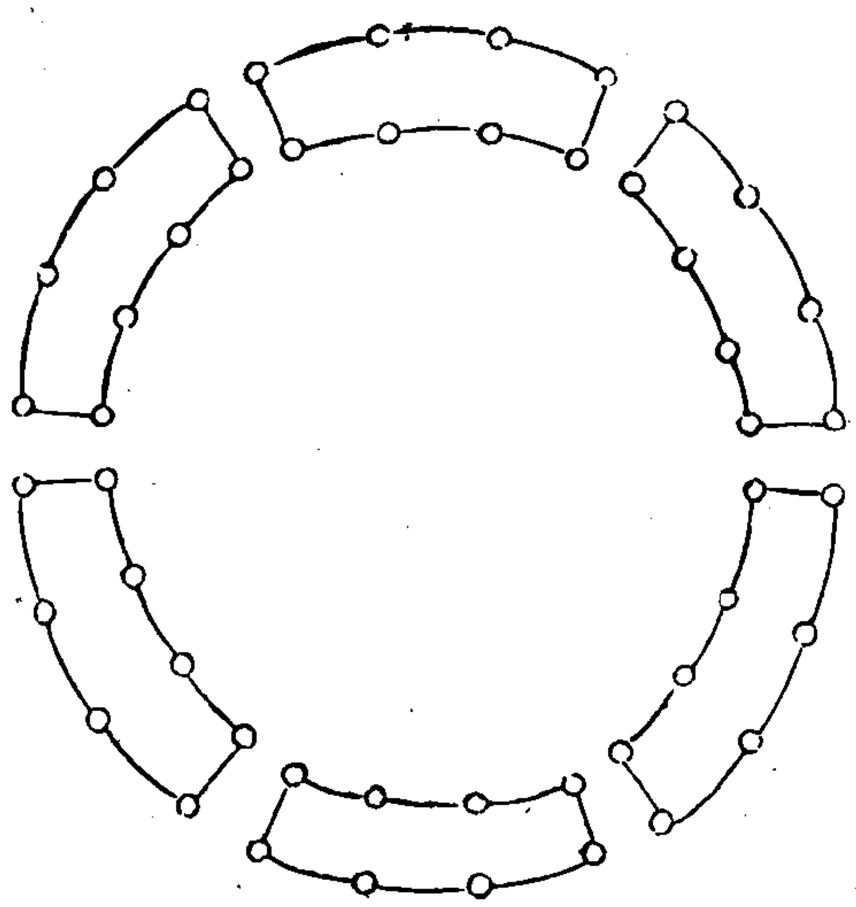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曲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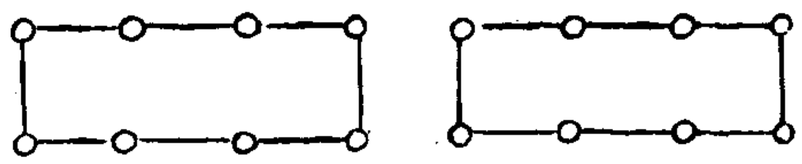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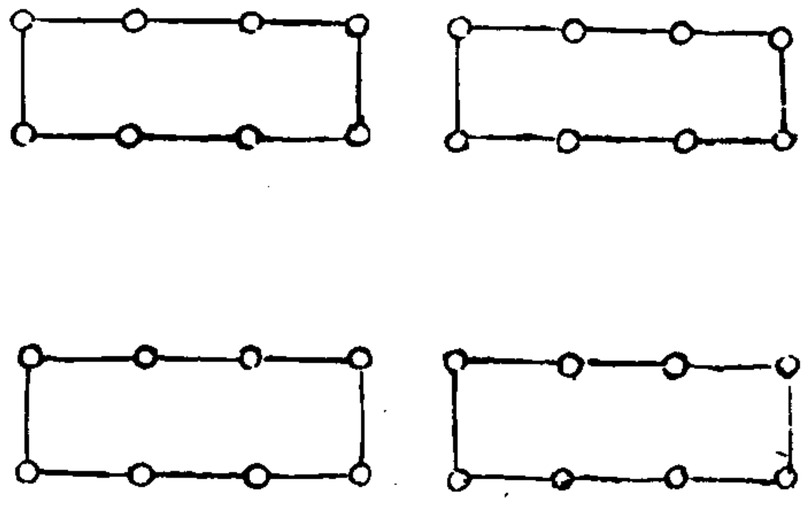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六十　陣練制　陣九　七

李靖六花圓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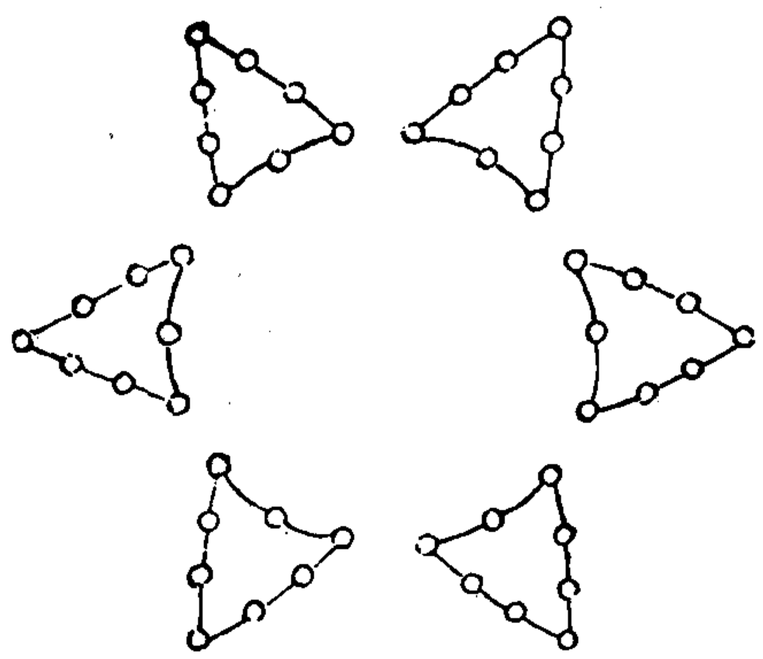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直陣圖





李靖六花銳陣圖



唐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開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二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閱之所、臣常教士三萬人、每陣五千、以其一爲營、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爲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鉤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二陣、左右虞候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爲六、孔明之舊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爲圓、外直畫之爲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之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爲花瓣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間立、步

隊百人爲率、騎隊二十五人爲率、車隊七十五人爲率、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爲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爲奇居後、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爲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爲營法、五箱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爲正、中軍爲奇、斯陣也、以開唐家之運、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爲盡孔明之圖奧、則猶有間也、

武備志卷六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十

張燁演李靖六花陣圖　說　辯

穉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爲六花陣圖　說　辯說

李靖六花陣行軍次第圖　說

李靖七軍行引圖　說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　說　記

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說　記

杜佑布列李靖二將兵陣圖說

李靖十二辰陣圖　說　記

杜佑演李靖第一變四門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二變鴈行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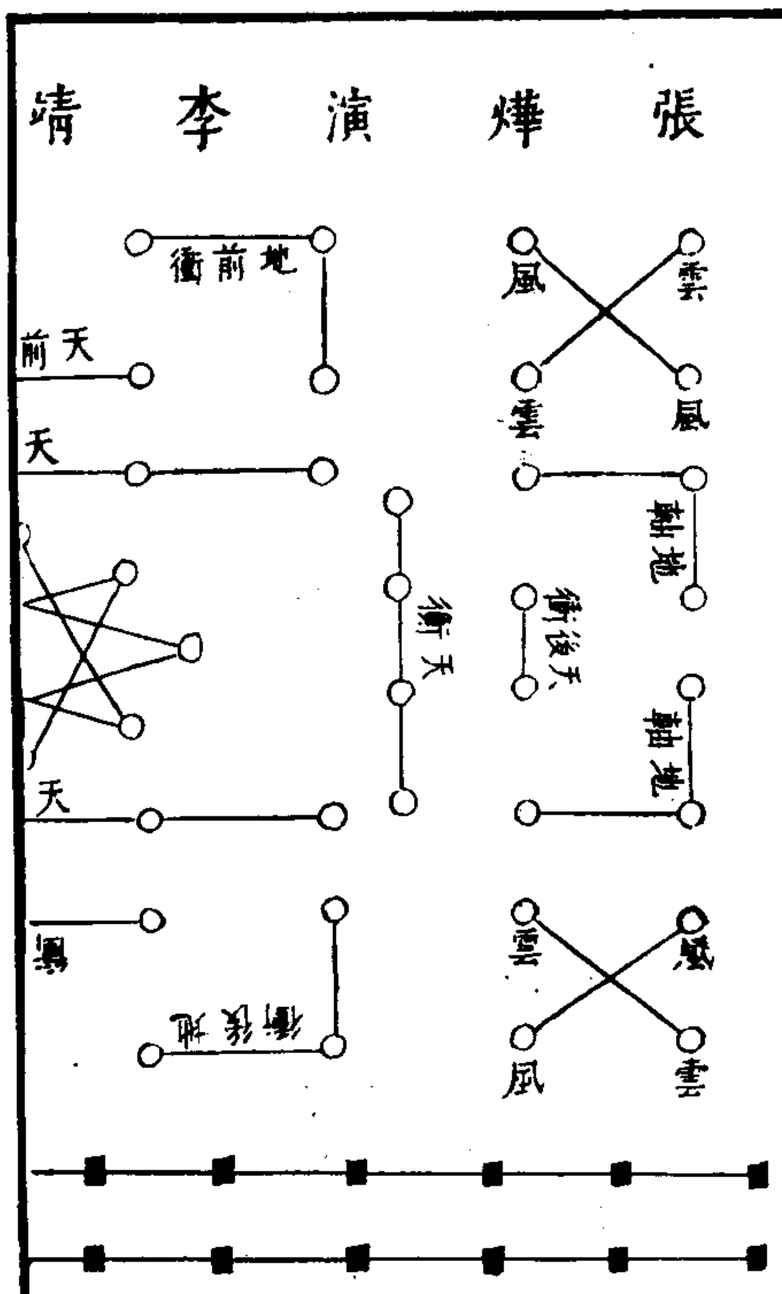
杜佑演李靖第三變七門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四變雙門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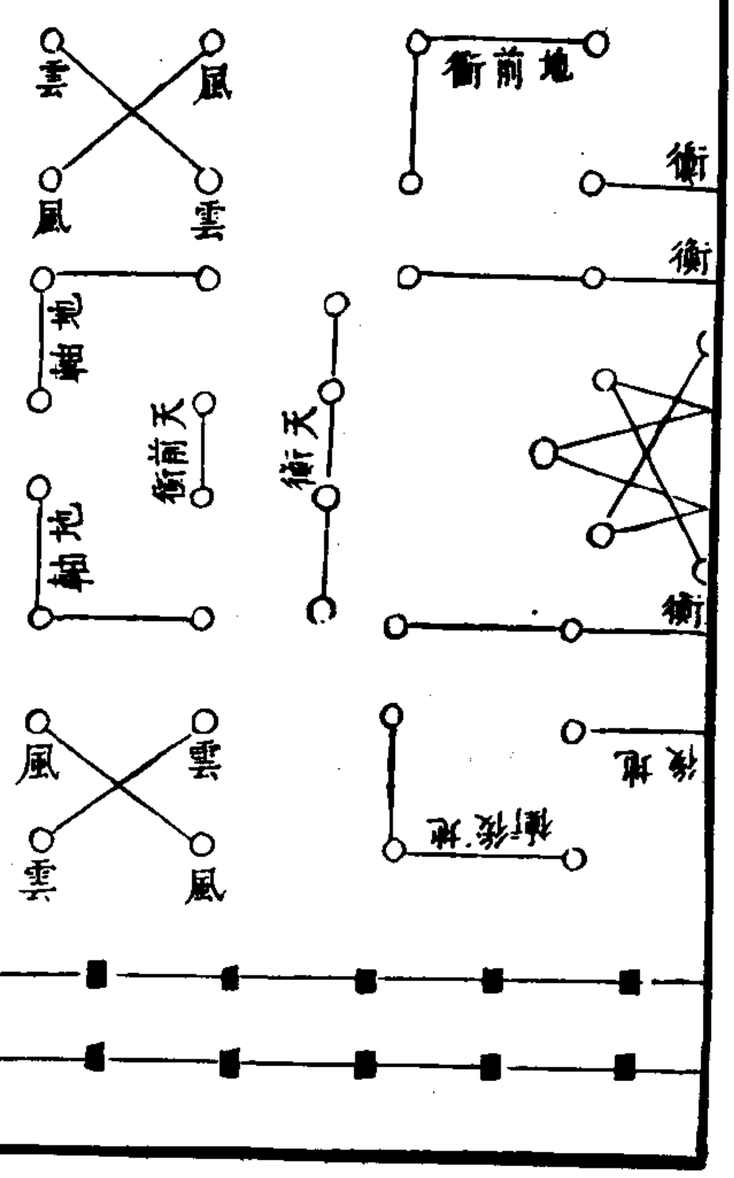
杜佑演李靖第五變八門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六變四天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七變張翼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八變蛇行陣圖　八圖共一葉



張燁演李靖六花陣圖



武備志張燁六花陣練制　陣十　三

張燁曰此李衛公演八陣爲六花陣一十三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五十六隊爲正、三十二隊爲奇、

趙本學張燁演李靖六花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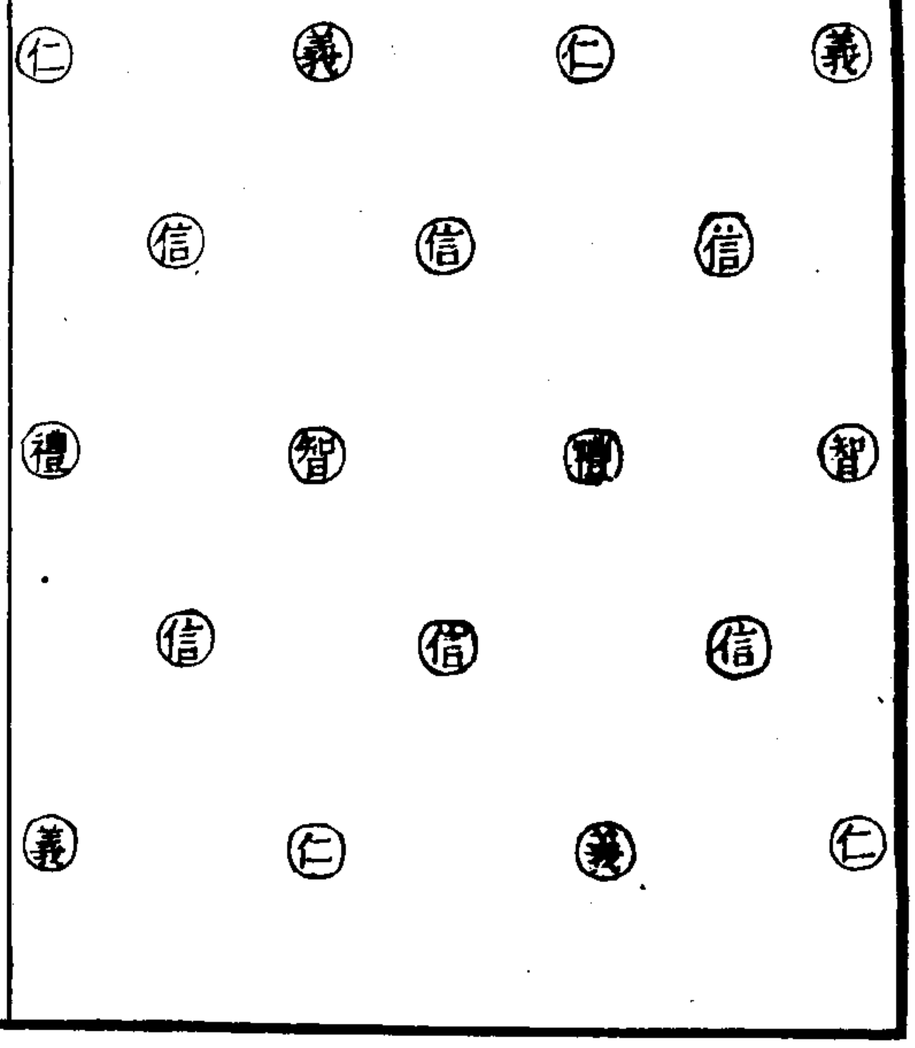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李靖六花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李靖因八陣爲六花者、以中軍變方而爲圓、以外營變直而爲方、中軍如花心、外六陣六出如花瓣、張燁之圖、八陣具在、但以地軸地衝轉居於外、以天衝天衡轉居於內、謂之六花、何辯之、蓋兵之

有陣猶棊之有畫路也陣之有方圓所以計度量多寡之數定遠近之限制險短之節也方計其步圓計其奇奇者徑一圍三之謂也六花中一庸前二庸後二庸左右一庸每一庸步騎相間而立或相去十步或三十步或五十步前奇後正觀敵何如再鼓之前正後奇其出以五十步爲節離而不絕却而不散皆由方圓度量而起數是則外畫之方外環之圓者節制之所在非如裴緒李筌五行生尅之說矣大抵李靖六花之制步兵在前馬軍在諸陣之後得之於左傳車戰之法先偏後伍是也其變化出入不與孔明八陣同所謂天衝地軸風雲龍虎鳥蛇之義不惟無其陣而且異其法張燁拘拘以地軸天衡內外轉移之末而求六花之理不亦迷且惑哉

雜兵家云仁陣受敵義陣擊右信居大將智陣殿後義陣受敵智陣擊左仁陣擊右信陣出奇義陣殿後智陣受敵禮陣擊左義陣擊右信陣出奇仁陣殿後此五花之變也仁體東方木用青旗義體西方金用白旗禮體南方火用赤旗智體北方水用黑旗信體中方土用黃旗此五方五花之體也

趙本學雜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爲六花陣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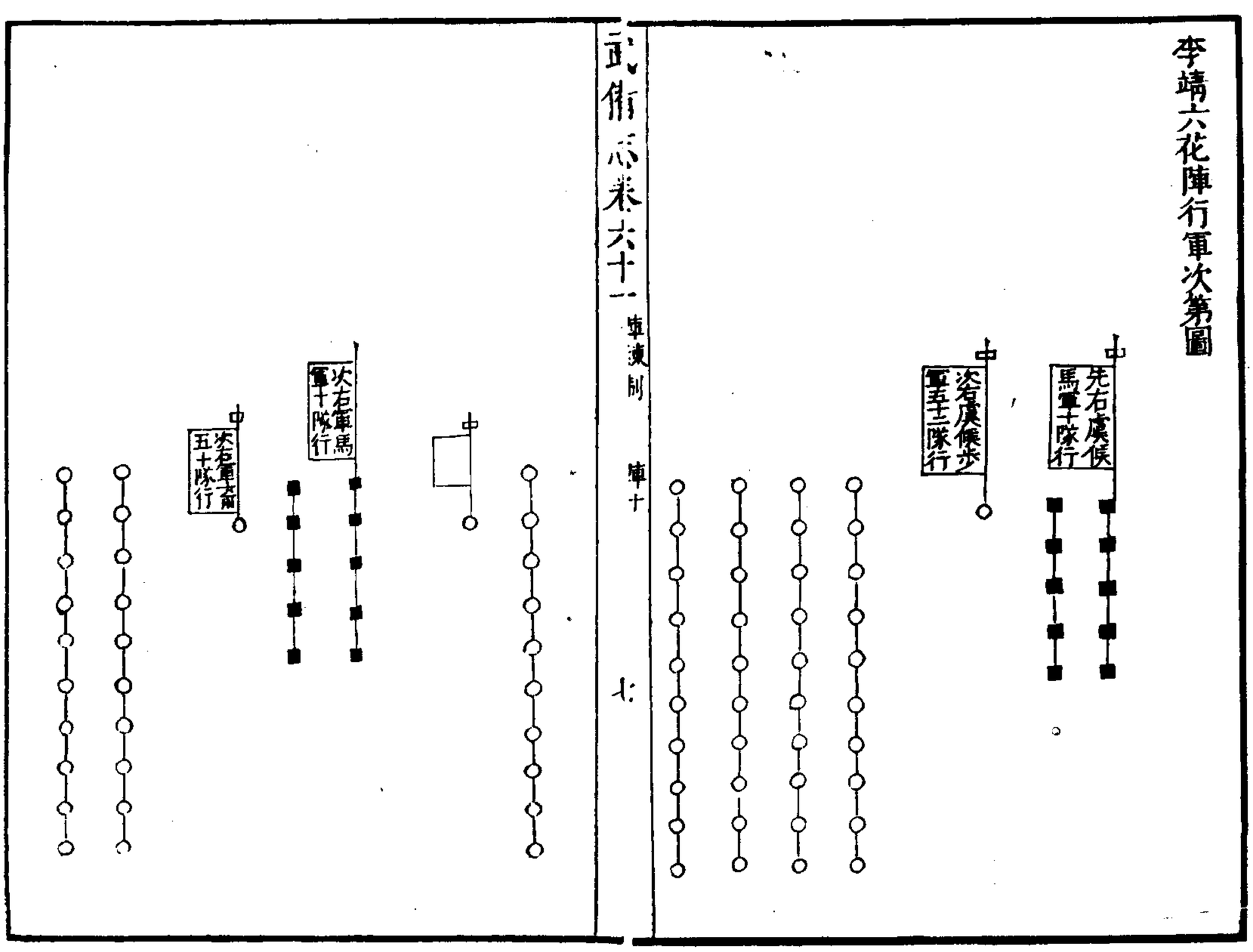
雜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爲六花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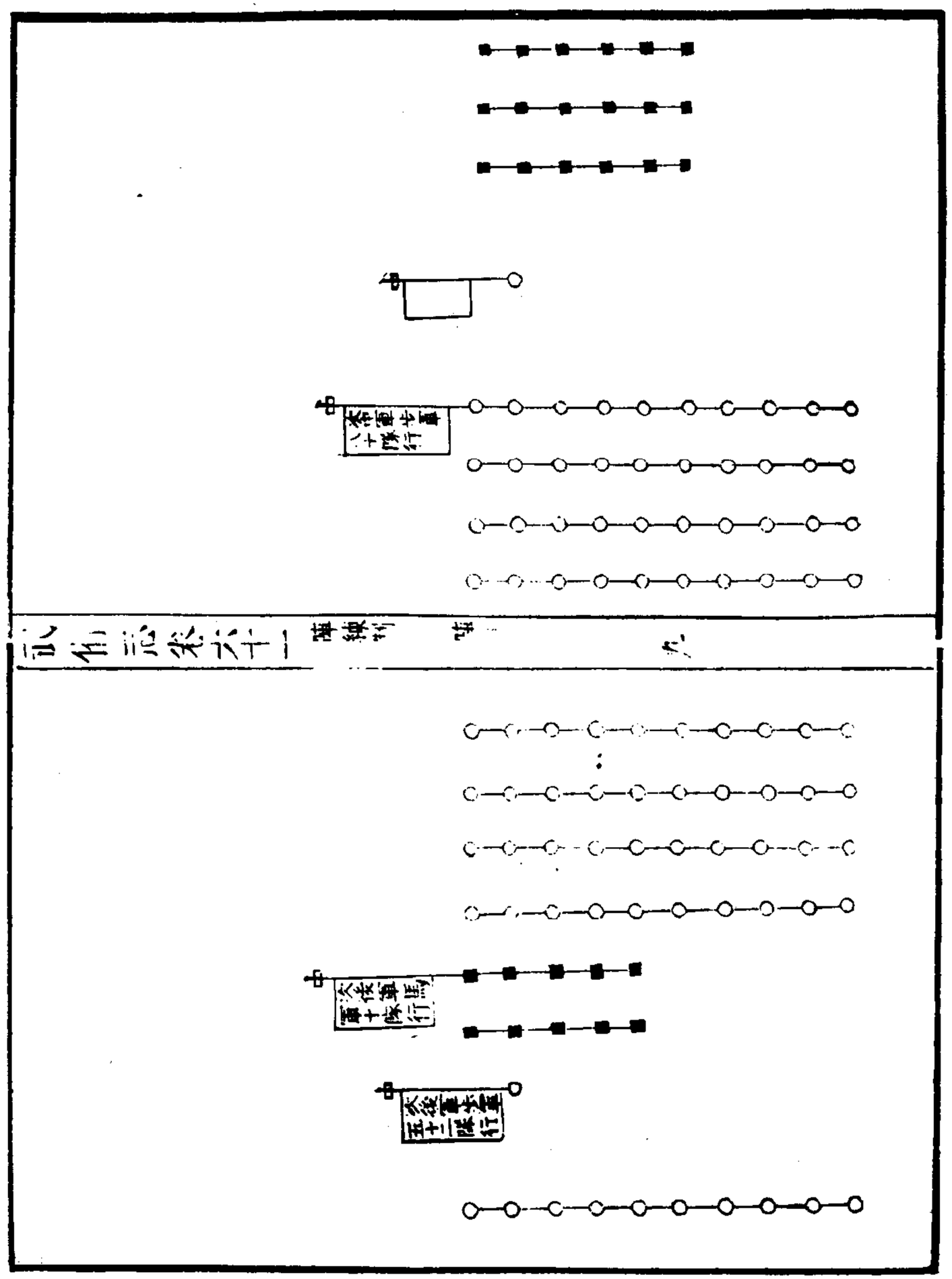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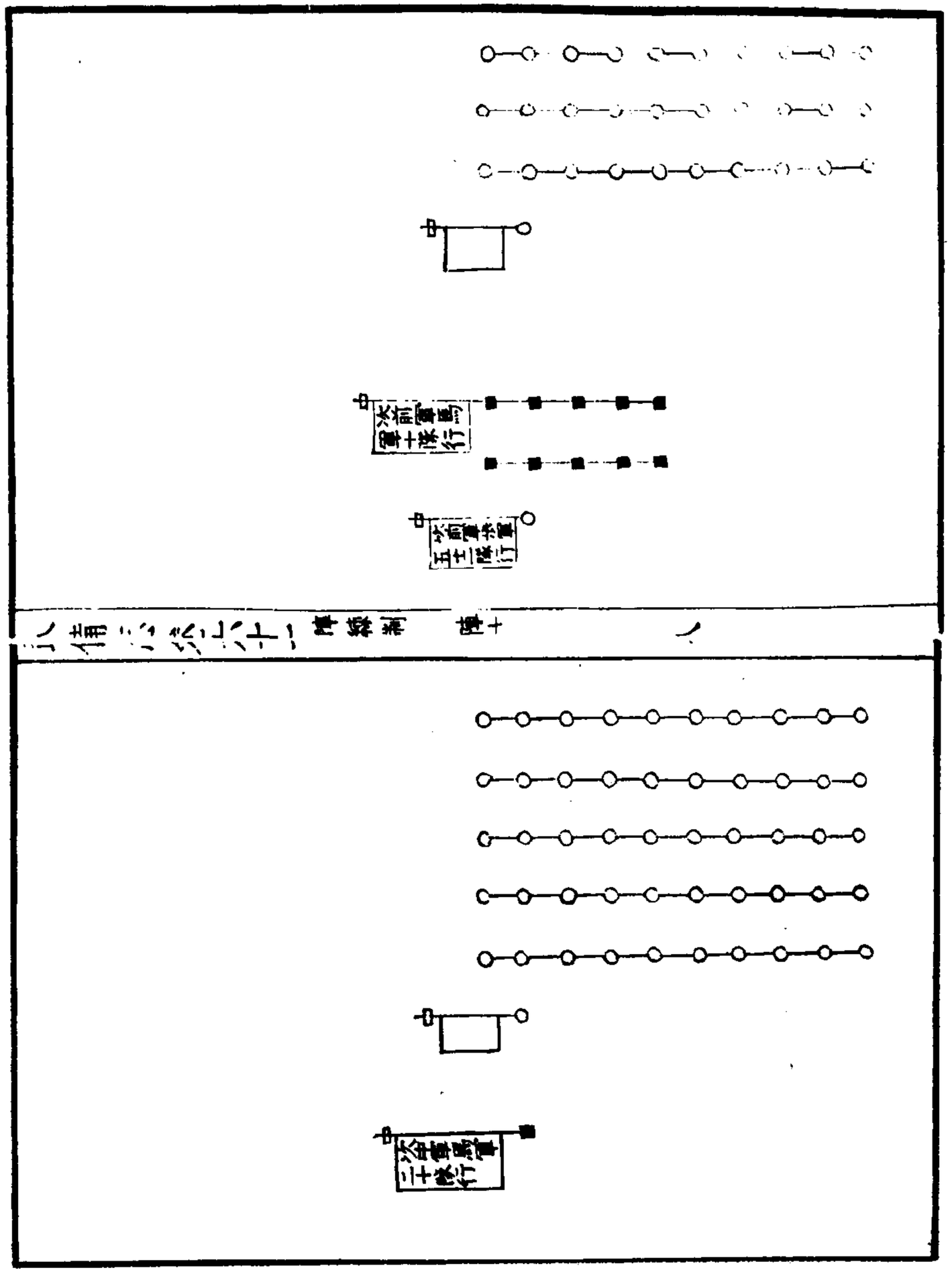
雜兵家李靖六花陣圖一首作者無名氏以前後左右中五陣號爲仁義禮智信謂之曰五花以一十七陣交互爲六陣謂之曰六花何辯之蓋制軍以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爲伍自一乘言之甲士居中步卒分爲四隊居前後左右自一偏言之二十五車也大而列之五偏爲一陣也然數起於五而終於八然後奇正備焉李靖六花陣自孔明八陣而變孔明九軍中軍一十六陣外營八軍每軍六陣李靖七軍中軍一十六陣外營六軍每軍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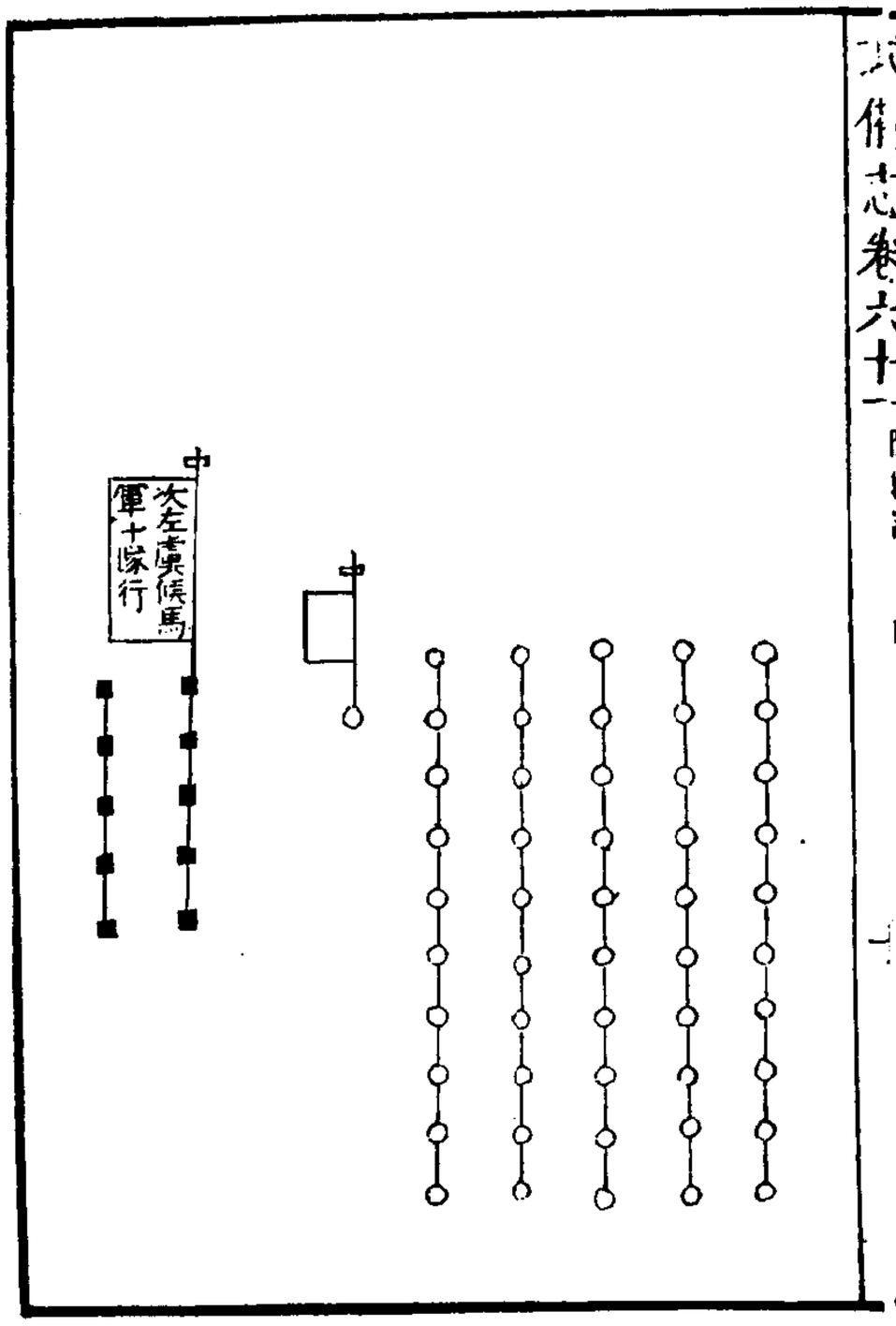
陣六陣居外如六出之花故以爲名李靖兵書未有五花之陣之說也學兵不讀左傳不考衛公問荅譬如基無畫路一步不可行也爲此圖者妄指爲六花陣蓋於左傳及問荅平生未嘗覩也行之於世悞軍殺將不爲毒且烈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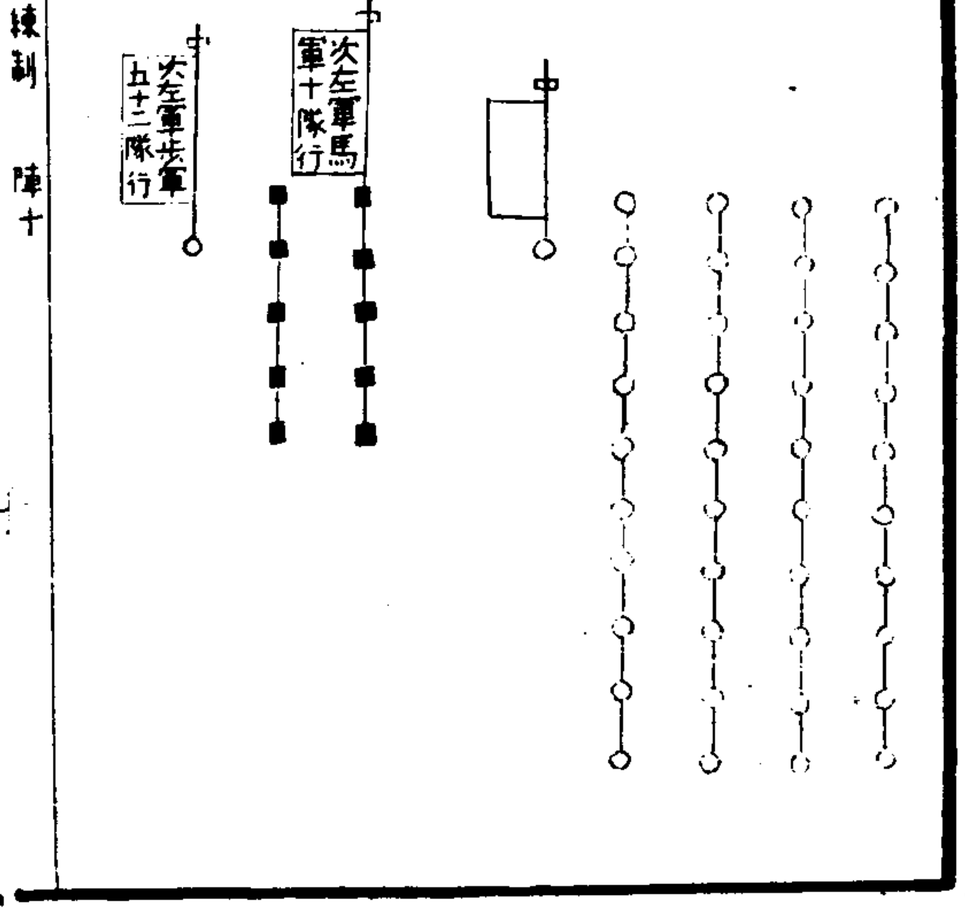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陣行軍次第圖











武經總要云李靖法凡軍將行先使腹心及鄉道前覘逐營各以跳盪奇兵馬軍先出去營一里外當前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依次第起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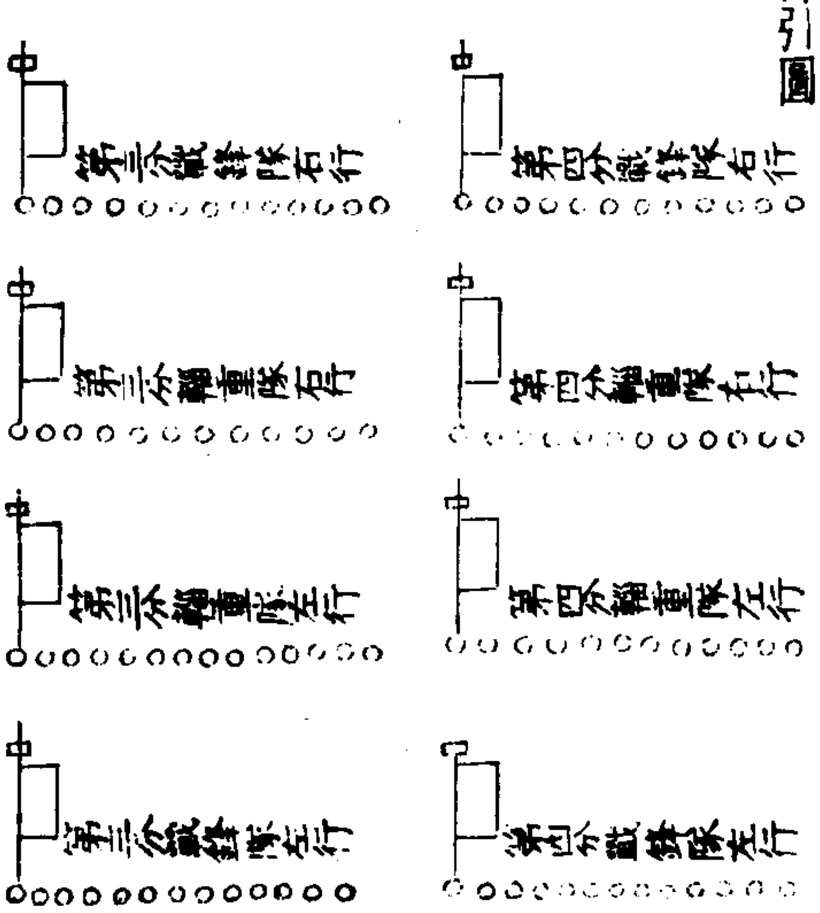
凡聞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已右虞候即發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一軍被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驢絕右一軍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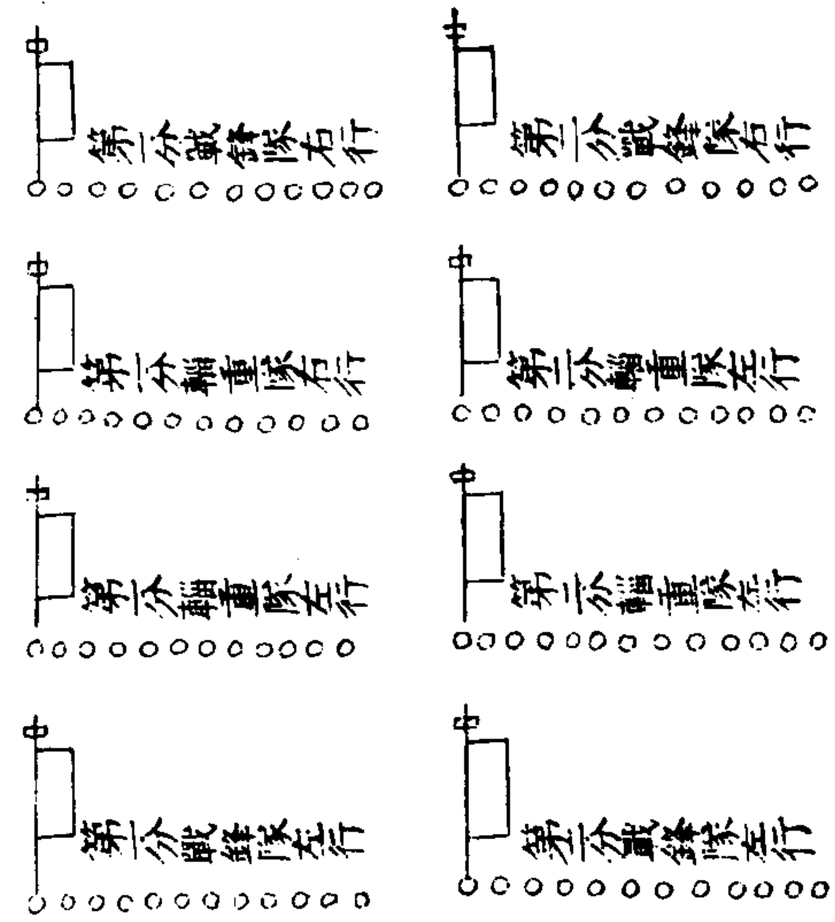
東裝被駕準

此　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如其路更狹小、須更加角聲仍令將校排比催督急過勿令停擁其步兵隊輜重二千步外引、馬軍去軍二里外引、李靖裴緒法同、右行軍之法、大率如此、其輜重在內、計兵二萬人、凡四百隊、除馬軍八十隊輜重六千人外、奇兵等隊、悉在內也、

凡軍行常先右虞候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行每經高處、卽令三五騎馬踏高四顧以候不虞、餘軍準此、候望右虞候旣先發、主安營踏行道路、險行水草、左虞候先排窄路橋津、捍後收拾闕遺、排比隊伏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回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餘次第準前、却轉軍職掌轉、初發交換、凡道狹不可並行者、卽第二戰鋒爲首、右戰隊次之、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又次之、左駐隊又次之、其統行法、每統若道闊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其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準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引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爲戰隊、第三隊爲奇伏隊、第四五隊爲駐隊、隊頭一人、副隊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遥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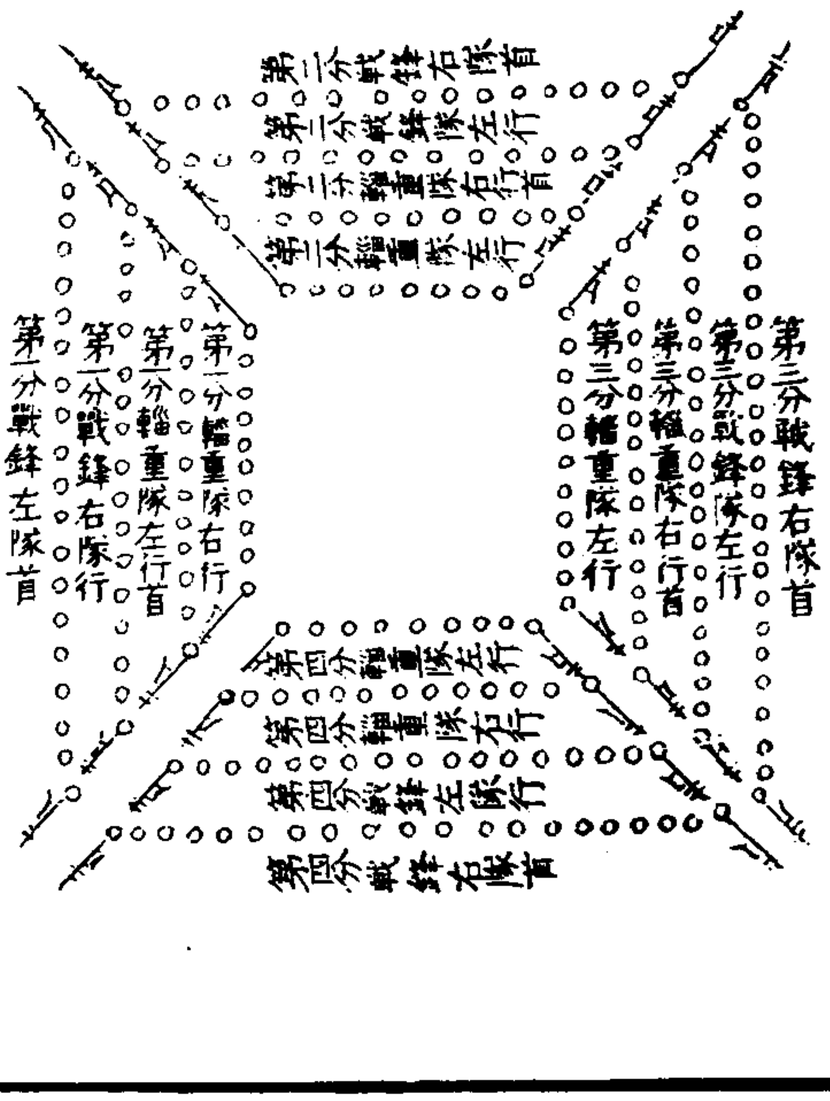
李靖七軍行引圖





武經總要云李靖法凡軍行漸邇賊陣或行賊境我軍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須行引時先準為方陣行列以兵分為四分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為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為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第二分戰鋒隊與前面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其第二第四分並準上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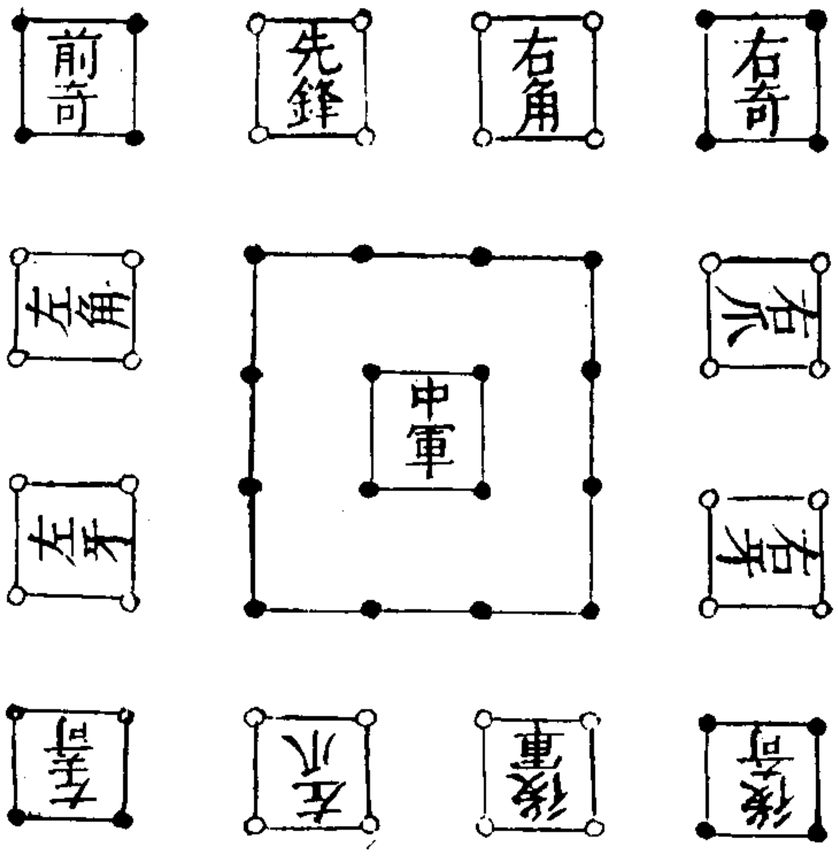


鋒常裹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隊縱橫相當布列使均也

李靖四門斗底陣記

四門斗底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隋大業中征遼東制每軍一萬二千人百人爲隊騎兵四十隊步兵八十隊各分爲四團將發步兵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輜重隊乃出第一團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陣夾以行第二團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團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團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至營第一團騎兵陣於南第二團騎兵陣於西第四團騎兵陣於北合爲方陣四面外向護以車乘亦如之步兵各以其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此蓋隋高祖楊堅之成法也李靖六花七軍之陣消息其法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爲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百隊輜重兵一百二十隊亦各分爲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爲則馬斯陣也取其簡便易成變化不滯而已李靖六花用之善矣苟制陣無奇正分合之勢徒方陣以當敵則騎兵見蹙於前者有妨於退步兵欲救於後者不便於進出入相蹂行列難行雖將如劉錡向無疊陣之善策況其他乎

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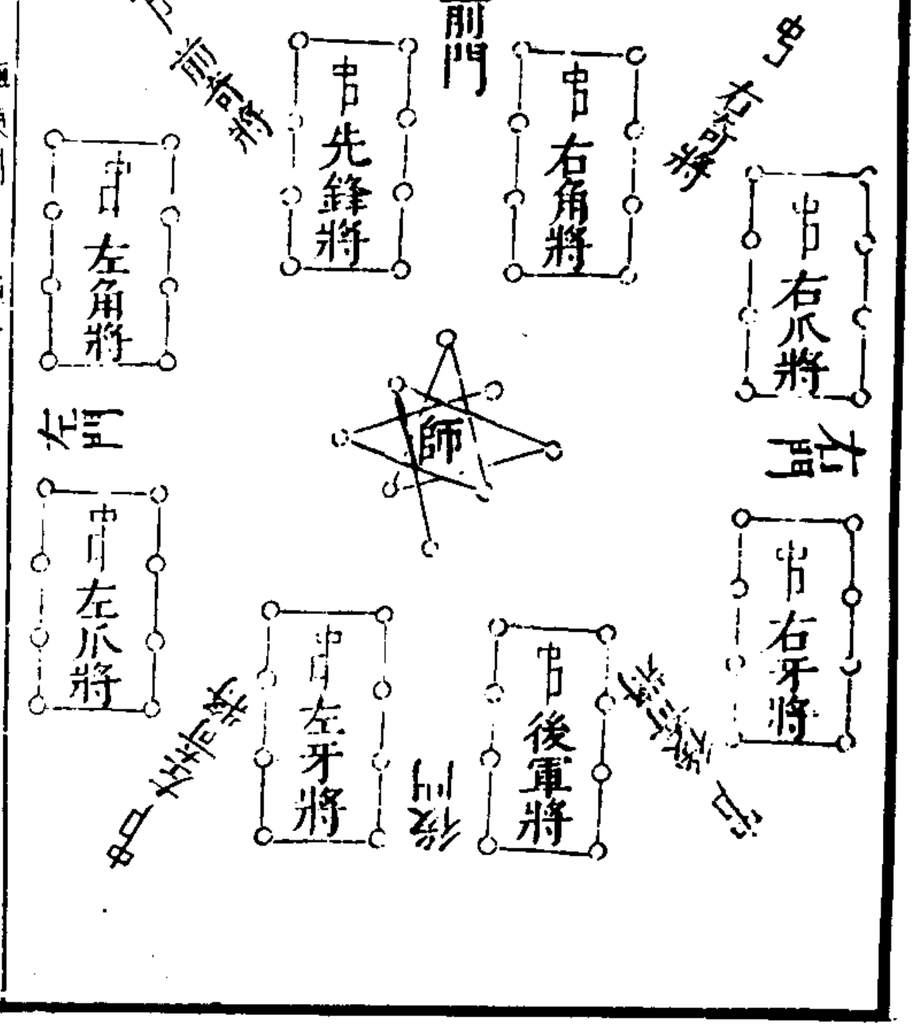
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益其制、共成十二將兵爲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以馬軍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右角、三曰右爪、四曰左爪、五曰左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禀於大將、四正取禀於四奇、正常以奇爲首、居各視奇之首尾有相因之勢、行止有相隨之分、奇正有同力之義、故名爲十二將兵之陣、是時突厥寇掠、虜騎奔衝、復變六花而爲此也、唐太宗蓋用其法、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破陣樂、舞前出四表者、非象四奇乎、後綴八旛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人者、以六十四陣爲總陣、八正之員、各領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爲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同出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故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爲之法、大豈

所止出各視奇之所行、奇常在前、正常在後、卒然遇敵觸處爲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所謂以寡制衆者也、

李靖十二將兵六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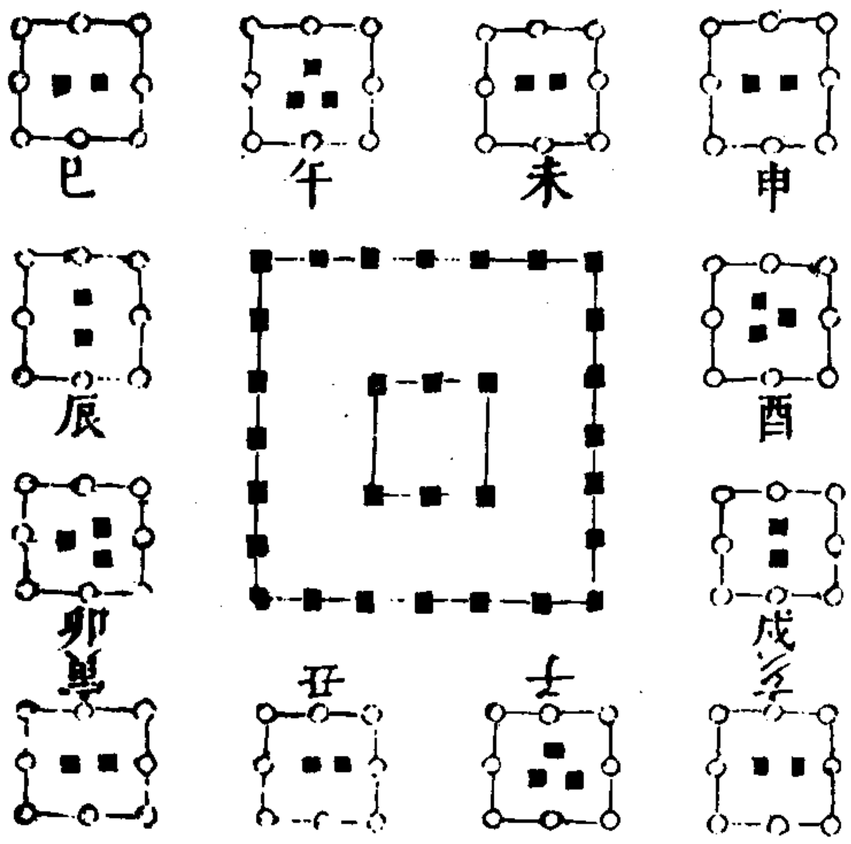
十二將兵之陣、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以乘之陣外兩層四十八陣、各四分之爲十二小陣、四隅四陣爲奇、四方八陣爲正、奇兵用騎、正兵用步、兵各一團、將各一人、中騎兵十有六陣爲中軍、大將主之、大將統乎四奇之將、四奇統乎八正之員、

杜佑布列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杜佑曰、初鼓、前將及左牙將各陣於左、後將及右牙將各陣於右、四奇將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於中、引四奇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再鼓四奇就列、乃令各奇引八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使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布右角之旗於前奇後之左、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前之左、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右、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右、布右爪之旗於右奇後之左、布右牙之旗於右奇後之右、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後之右、

李靖十二辰陣圖



唐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終諸部皆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勑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皆落宜自爲一法、教胃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勑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惑之之術也、

皆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皆、彼不知皆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垂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敎邊將、只以此處皆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皆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爲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皆漢所長而戰也、皆長於馬、馬利乎速鬬、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

臣前曾述皆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

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戰每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爲必固、若選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處、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翻成陣制、

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已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突、申爲右擊、酉爲白雲、卯爲青龍、午爲大赤、子爲大黑、辰爲摧兇、戌爲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卒八百人爲十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都馬步軍萬八百、成一大陣、游奕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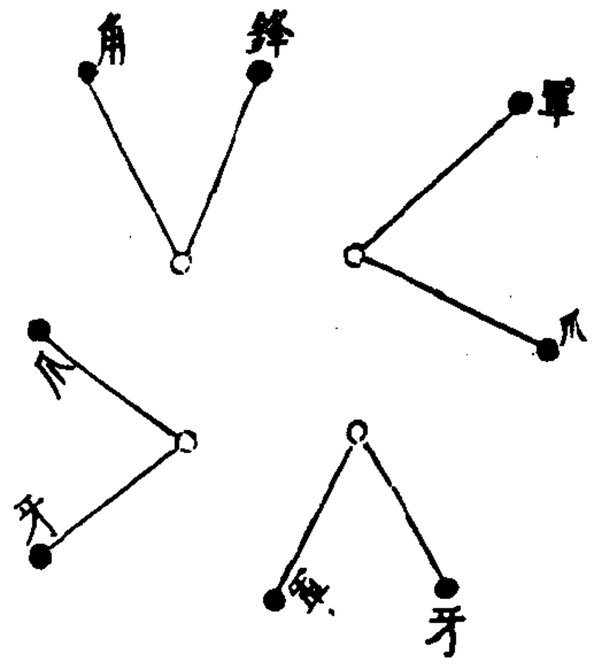
百人在於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卽於隊中減人多兵卽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逢則緊急鼓聲一發陣則立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一面卽諸陣相應同時向救轉戰只轉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作挑戰引之令入則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

長鎗左右挾擊前抄其胸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李靖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亦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內附酋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酋長於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爲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爲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爲十二將兵凡騎兵爲四步分爲八騎居四維爲奇爲首步居四方爲正爲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爲十二辰混步騎而爲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若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既久酋將薛萬徹恫史那執失思力之徒皆黠桀之資苟騎兵別聚爲一陣教之知奇正之方則誰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隸之步或分之使居四隅或折之使隨各陣屢變其名屢犯其勢何莫而非顛倒駕御之微權也哉他日侯君集謂太宗曰陛下使李靖教臣兵法靖匿其精者是李靖欲反也靖只得臣之粗者足以服四夷足矣欲得臣之精是君集欲反也後君集果以逆誅靖之遠慮蓋如此、

杜佑演李靖第一變四門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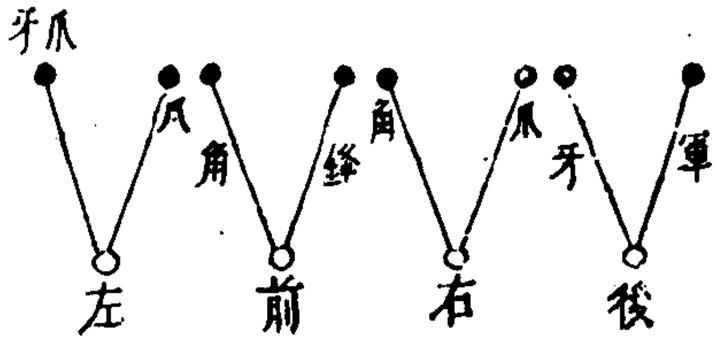


杜佑演李靖第二變雁行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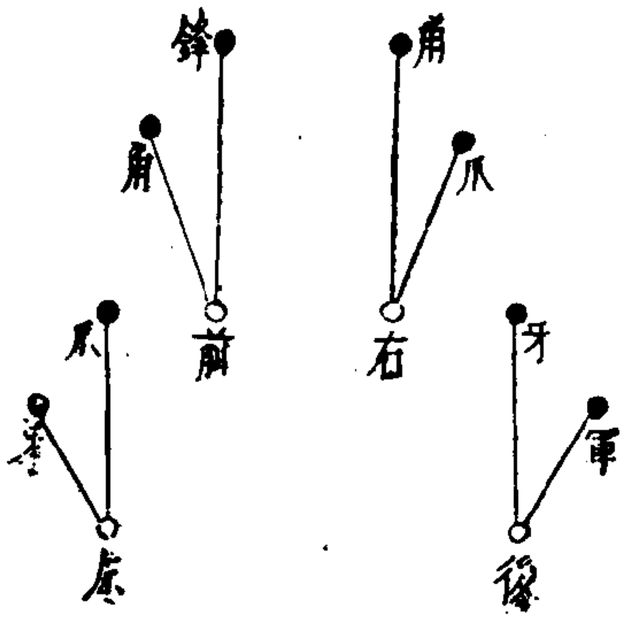


軍後牙爪右角鋒前角爪左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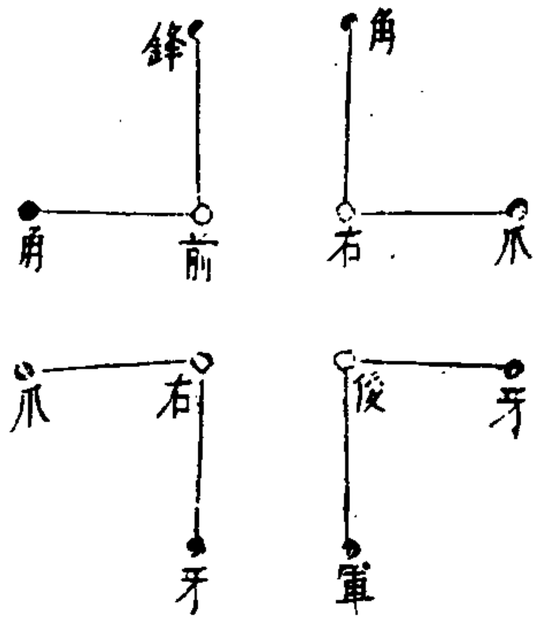
杜佑演李靖第三變七門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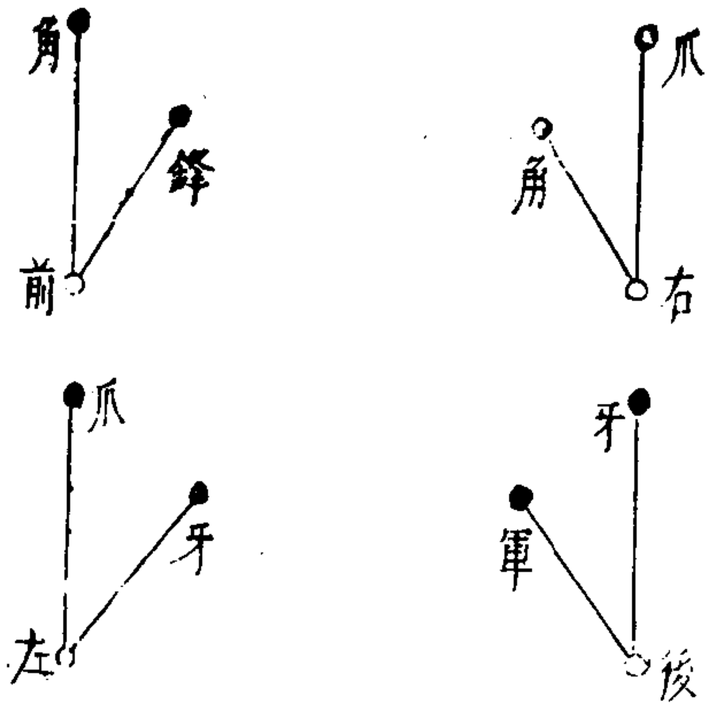
杜佑演李靖第四變雙門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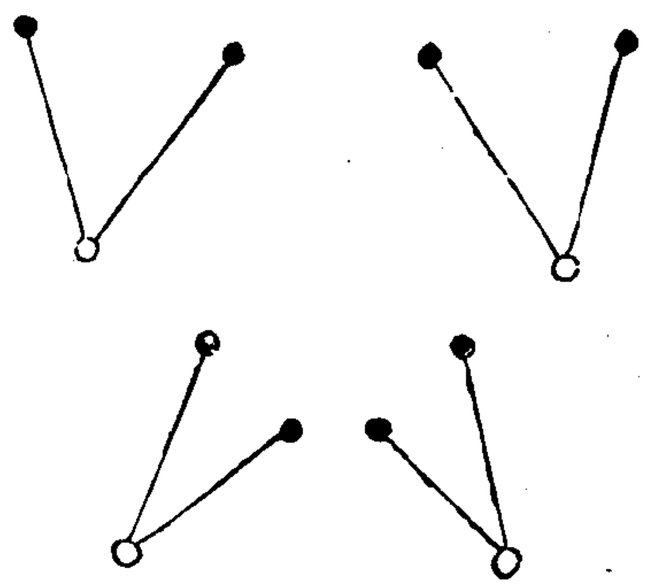
杜佑演李靖第五變八門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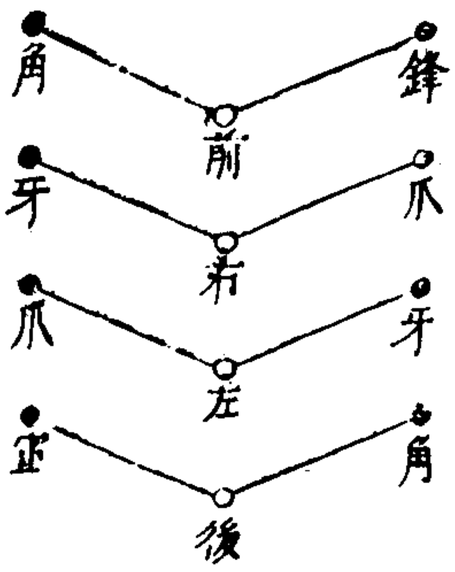
杜佑演李靖第六變四天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七變翼張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八變蛇行陣圖



杜佑損益古制、共成十二將兵作爲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目、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馬軍爲奇、四奇、一日前奇、二日右奇、三日左奇、四日後奇、八正、一日先鋒、二日左角、三日右角、四日右爪、五曰左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禀於大將、八正取禀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爲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居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則觸處爲首、驗于亮之八陣、靖之六花、其法不相遠矣、以下制爲陣法、凡八變、因敵變化、循環無窮焉、第一大將軍營陣、利布奇正、列營則開四門、前門在先鋒左角之間、左門在左爪左牙之間、右門在右角右爪之間、後門在右牙後軍之間、

大將軍營陣、亦曰四門陣、又曰方陣象金、其陣利守、初先鋒左角爲隊、更番而出、五番而遍、次前奇出、次左奇出、次後奇出、周而復始、見利則左奇後奇俱出、第二變鴈行陣、利以衆敵寡、及利圍擊、尾而首至、第二變鴈行陣、利以衆敵寡、及利圍擊、尾而首至、

奇自兩門而出、必勝則四奇由四門俱出、兵觸前則前奇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後奇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先鋒、次左角、次右奇、次右角、次右爪、次左奇、次左爪、次左牙、次後奇、次右牙、次後軍、止則四頭八尾、遇敵觸處爲首、應敵則爲奇正、八番而遍、如見利則兩奇俱出、必勝則四奇俱出、第三變十門陣、利平川廣野、以衆敵寡、及利用正兵、第四變雙門陣、先左爪右牙、正隊馬更番而出、五番而遍、次出奇隊馬更迭番而進、次左角右爪如之、次出前奇右奇兩將、故擊左則前奇應擊右則右奇應、見利左奇後奇俱出、其陣利前狹後廣、及利奔衝、分合制敵、亦曰銳陣象火、第五變八門陣、更番四面八門而出、以應敵、見利則左牙後奇引四正爲左右翼、以勝之、其陣利以寡制衆、及利自固、亦曰圓陣象土、第六變四天陣、利於阻中、卒然遇敵、分其兵以據阻、第七

陣練制

陣十一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圖說

宋真宗常陣圖說　記

宋神宗一軍布列法圖

宋神宗陣戰法圖

宋神宗九軍布列法圖

宋神宗牝陣圖說

宋神宗牡陣圖說

宋神宗衝方陣圖說

宋神宗車輪陣圖說

宋神宗呆罝陣圖說

宋神宗鴈行陣圖說

宋神宗容輜重方陣圖說

變張翼陣利吞敵亦曰曲陣象水凡曲陣應銳陣方陣應直陣第八變蛇行陣利用奇亦曰直陣象木先左角先鋒馬更番出遍次前奇之將從左出戰右奇自右進補前奇左奇自左出補右奇後奇自右出補左奇前奇還却自左入補後奇如此周而復始見利左奇引二正爲左翼後奇引二正爲右翼以擊之右因敵變化與地形之宜終而復始以取無窮焉

歸屯　即揔屯

經摺撒單行　手接手成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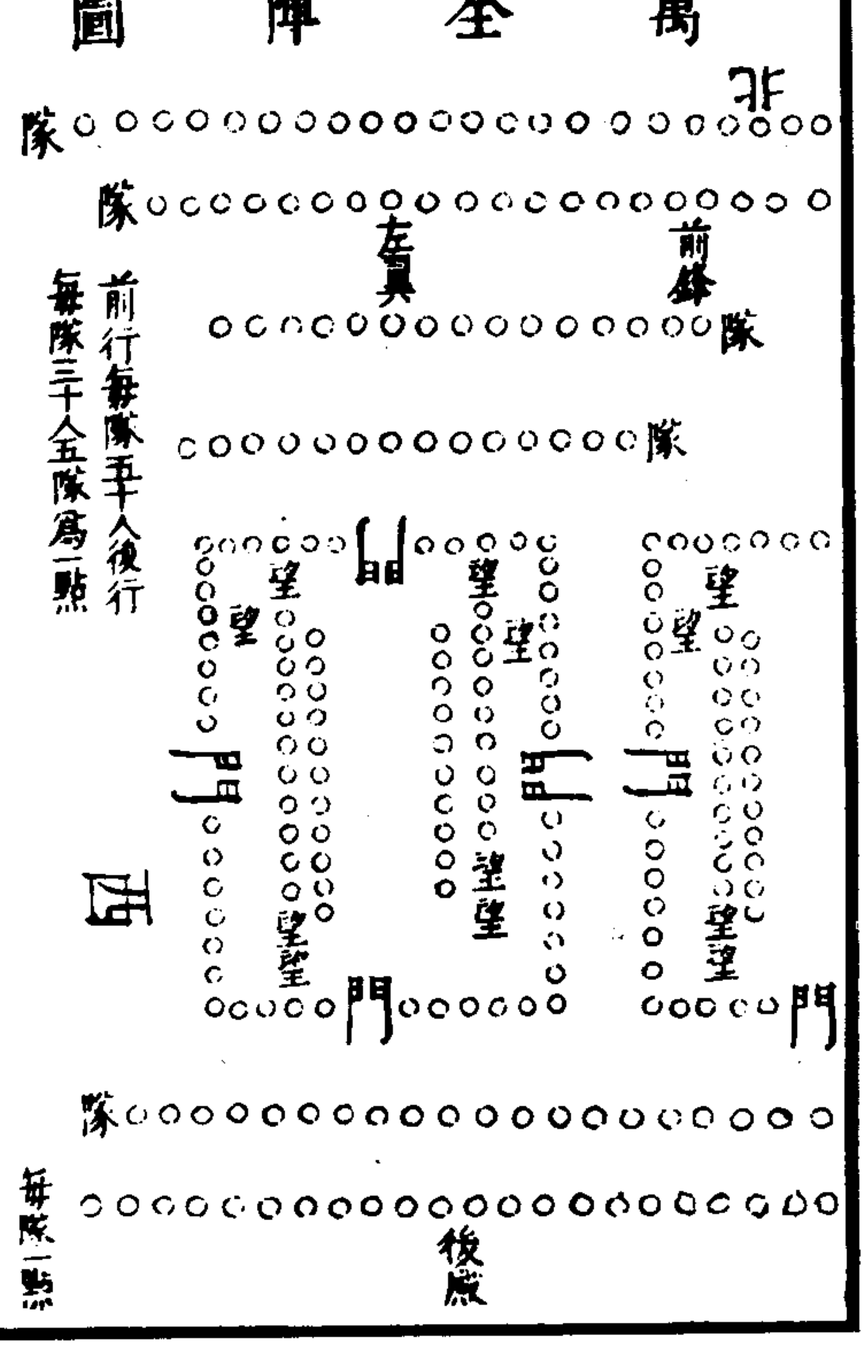
撒陣　即下營

抽替撒雙行

縱五步橫二十五步積實占地一百二十五步虛若干爲撒陣中營正居十三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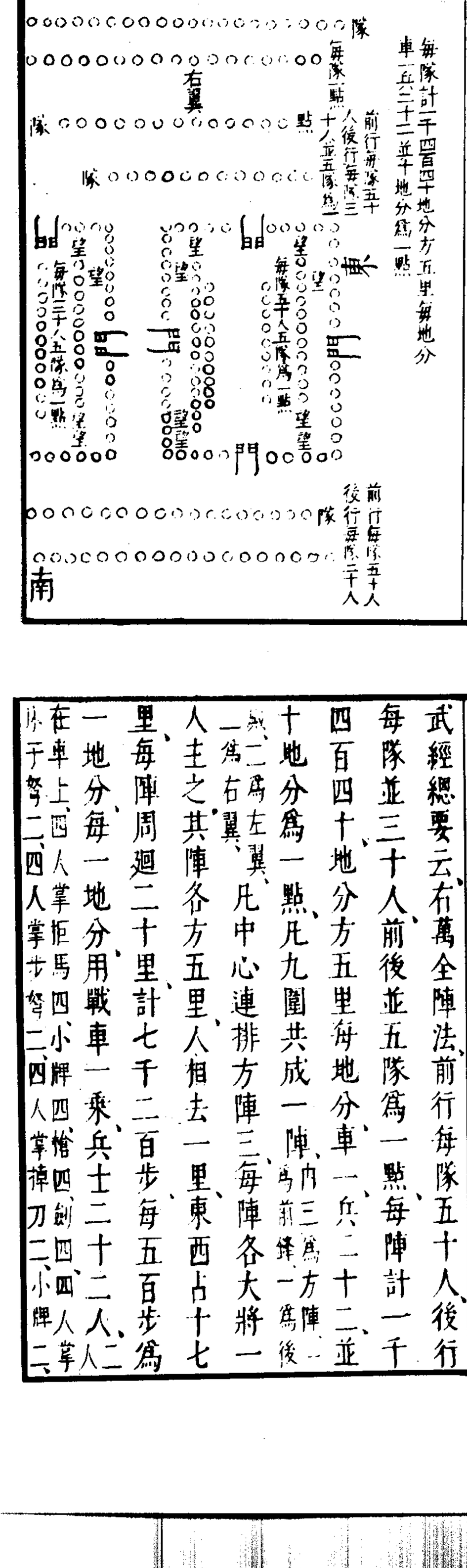
開方四面各二十五積虛若干爲撒陣中營正陣從中應外抽戰隊從中起最中則最先在外也

萬全陣圖



武經總要云、右萬全陣法、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並三十人、前後並五隊爲一點、每陣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車一、兵二十二、並十地分爲一點、凡九圍共成一陣、內三爲方陣、二爲左翼、二爲右翼、凡中心連排方陣三、每陣各大將一人主之、其陣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陣周迴二十里、計七千二百步、每五百步爲一地分、每一地分用戰車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二人在車上、四人掌拒馬四、小牌四、槍四、劍四、四人掌斧二、四人掌步弩二、四人掌弩二、小牌二、

宋太宗平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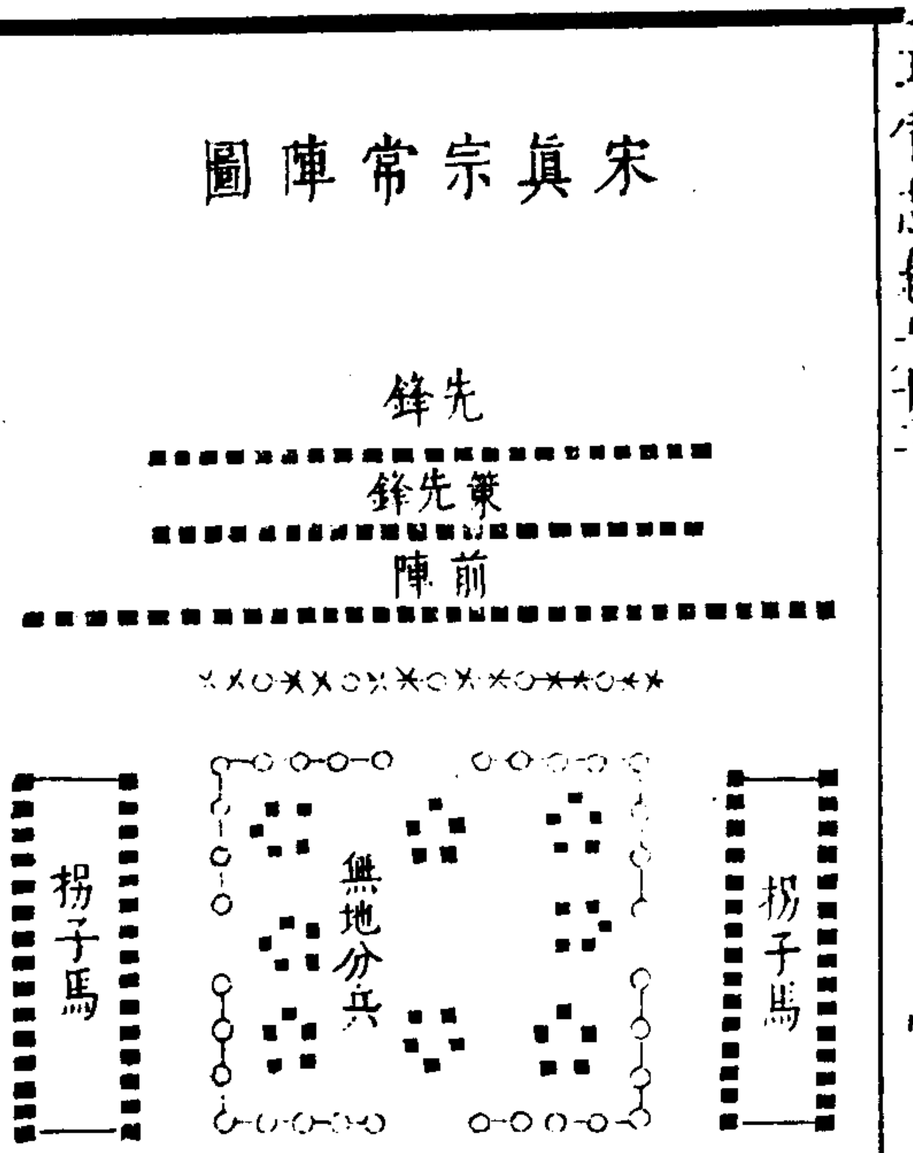
二人掌三
圓牌二、一陣計千四百四十地分戰車千四百
四十乘地分兵士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人無地分
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爲一隊計百六十六隊餘
二十人其兵士隊於陣內列行拒馬五千七百六
十劒五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
五千七百六十槌刀二千八百四十步刀四千三百二十
望樓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計八十人凡陣之四面
列戰車傍牌及諸兵器皆持滿外嚮車中貯樸檯
軍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門一門爲臨時啓閉之
節東西稍陣各用騎兵萬人解鎧分爲兩行前行
配五十騎爲一隊計百二十五隊每隊并隊眼占
地五十步計六千二百五十步計一十七里一百
三十步後行配三十騎爲一隊計百二十五隊每
隊并隊眼占地五十步東西占地十七里九十步
三路探馬計三十隊每路各浮圖子排列計百六
十五騎輕騎七千五百人騎槍七千五百條圓牌
各劒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朶三千七百五十條東西稍陣各骨朶千
七百五十條前後陣
各用騎兵五千解鎧分爲兩行前行配五十人騎
爲一隊計六十二隊每隊并隊眼占地六十五步
計四千三十步後行配三十步計一十一里七十步後行配三十

人騎爲一隊計六十二隊餘十八人每隊并隊眼
占地六十五步計四千九十步計一十一里三十
五步五路探馬計五十隊後陣減兩路牌每路各浮圖子
排計二百七十五騎輕騎三千八百人騎槍三千
一千九百口前後陣各劒九百五十口骨朶三陣
一千九百條前後陣各骨朶九百五十條三陣
圖凡用兵士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十人內二百八
十人充望子三萬六百五十人騎內六百五十
人充探馬數內騎軍及無地分兵士共四萬五千
六百五十人三萬六百五
十人騎一萬五十人步也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記

平戎萬全之陣宋太宗皇帝備造之所作也車四
千三百二十乘騎三萬六百五十匹兵士一十四
萬九百三十人布爲前後中左右五軍之大陣前
後左右各以二行相從爲表裏中以三陣相從爲
輔弼故五軍而有七陣也中陣以車一千四百四
十乘方布如城郭每乘卒二十二人爲戰備陣中
置拒馬五千具別用五千人守之四角置望樓八
座別用八十人守之凡中三陣計用步兵一十一
萬二百八十人也皆爲正前陣後陣之前行各三

千一百騎、隊五十人、前陣後陣之後行、各一千九百騎、隊三十人、東稍西稍之前行、各二千六百五十騎、隊五十人、東稍西稍之後行、各三千七百五十騎、隊三十人、餘六百五十人、分爲各陣探報之卒、凡前後左右等陣、計用騎兵三萬五千人也、皆爲奇羞雍熙之時、契丹內侵、太宗制此陣以禦虜騎之奔突、故曰平戎萬全之陣、夫宋不自征伐有天下、莫知古人制陣之法、務以輕銳爲戒、持重爲主、如此則其積弱之勢、實由茲而起矣、



武經總要常陣法

大陣

大陣、即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進退有節、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即今步陣、或排方陣、即今四門斗底陣、以步軍槍刀手在前、方陣則四面排布、雜以傍牌標槍、當陣面聯布木拒馬、或間以大車、謂之陣腳兵、（按隋書鞏廩角設戎爲方陣、）良弓勁弩居其後、以雙刀床子弩參之、行伍厚薄、出於臨時、務於堅整、戎馬無以馳逐、一陣開四門、騎兵居其中、候出戰即開門放戰隊出、隊絕閉之、有駐隊、有戰隊、環相爲用、不竭人馬之力、若馬軍在前先踊戰、候戰久即抽歸步軍陣後、（方陣則抽歸陣中、）亦依門而入、馬步軍都部署押大陣、觀大將旗鼓所在、應敵用兵、俱稟成算、有先鋒陣、策先鋒陣、拐子馬陣、前陣拒後陣、皆受節制、今以鈐轄都監每一員領一將、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陣中之陣也、若裨將十員、共領兵則五萬人也、押大陣東稍西稍、臨時處置、今不具錄、本朝景德年北面用兵、選兵官鈐轄以上押大陣東稍及西稍、又有應募驍果、及

取使臣軍校之勇幹者分押戰隊大約皆千人此隊中之隊也凡一指揮以五百人準之皆軍校一員所轄仍分隸凡一將佐一部隊一營壘大小相轄士下相維元帥統之故居則營壘辨行則陣隊成此其大較也如偏將出征或行隘狹之地則隨形布陣不可阻以常法

東西拐子馬陣

東西拐子馬陣爲大陣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營拐子馬並選精騎夷狄用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陣一面捍禦不支則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馬以爲救援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先鋒陣

先鋒陣所以禦奔衝陷堅陣擊銳師盡須勇力也本朝行營常選精兵充之將領三員慮捍禦不及患在奔衝又置策先鋒爲援雍熙北伐置先鋒部署以下將佐咸平中契丹寇河北鎮定高陽開五路都部署統兵十餘萬會合選精騎二萬爲先鋒又命五將各領三千精騎陣於先鋒之前犄角相應景德初所出陣圖防捍北狄前鋒陣外盛選銳兵令驍將領之別爲一隊咸平中其宗親陣圖因曰北狄常選精悍爲前鋒若捍不及即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銳兵命驍將領之故居則營壘辨行則陣隊成彼既挫銳而退餘則望風不敢進矣

策先鋒陣

置陣在先鋒陣後驍將一員統之先鋒抗敵或勢不支則策先鋒陣爲應援制其奔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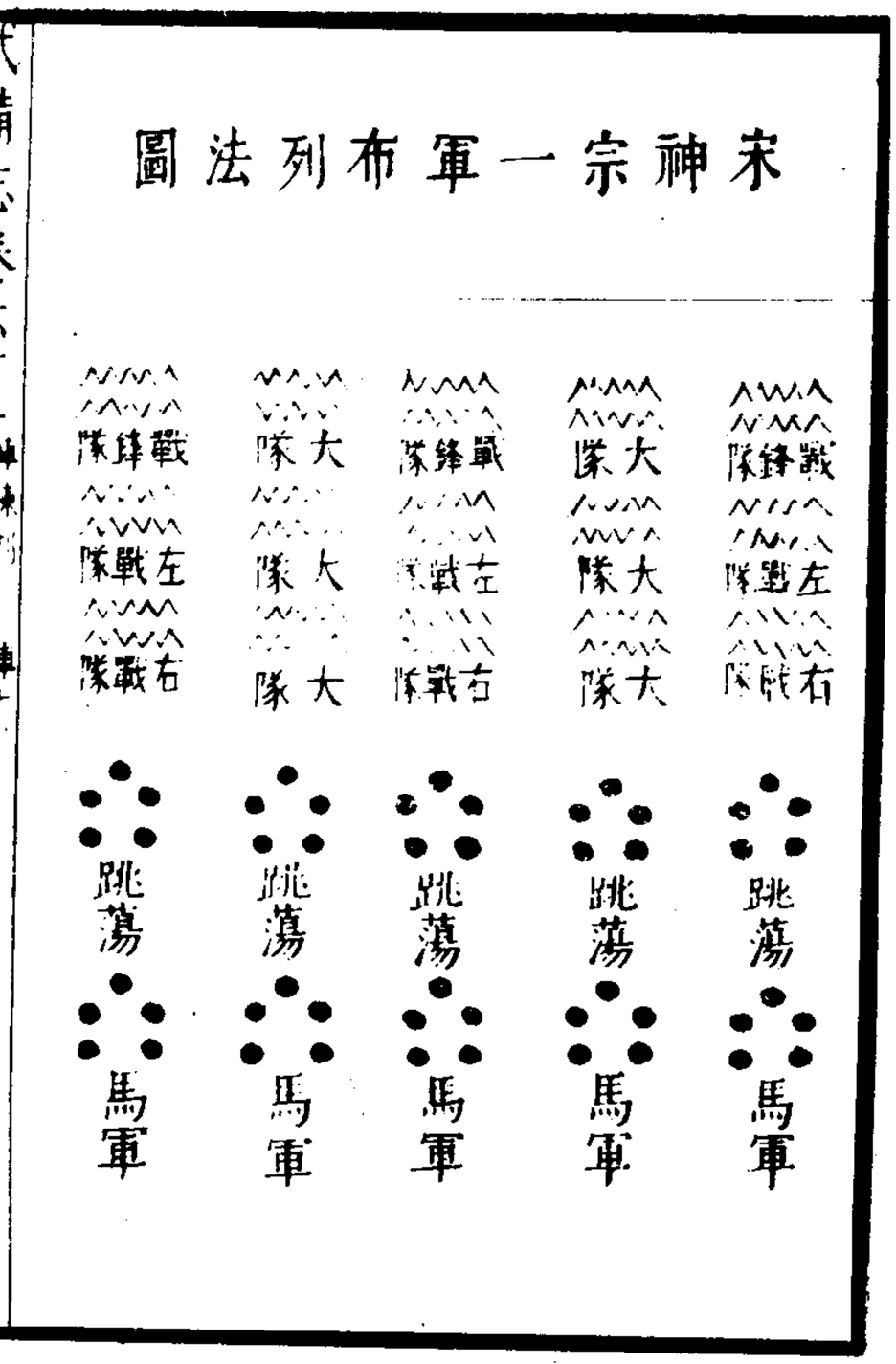
前陣

凡用兵排陣之法中軍大陣之前別擇銳士散爲奇兵謂之前陣按風后握奇經曰凡兵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十人爲一隊總二百五十隊有中壘五隊陣兵九十人有外壘有陣兵有奇兵陣兵一百七十奇兵三千五百人孫武子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謂當敵以正陣決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無敗凡戰以正合以奇勝當敵爲正外擊爲奇則用奇之策揣摩敵形指向分衆兵非貴多也乘機取勝而已咸平景德中契丹南侵三路重兵會合中軍步騎常滿十萬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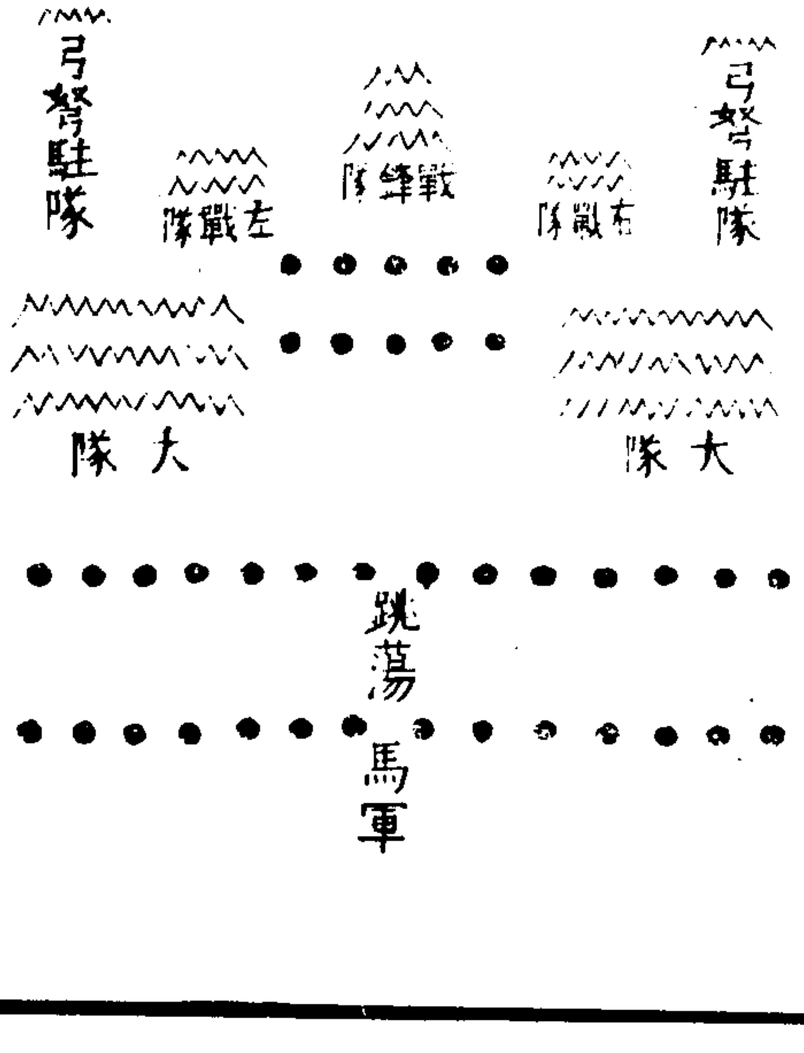
陣騎士滿三萬人約握奇圖奇兵之數、
　無地分兵
無地分兵輕銳之兵也凡一指揮各領戰隊分遣
指使使臣或軍頭一員押之處大將軍營陣左右
前後備緩急驅使其戰隊多少臨時分置無定數、
　拒後陣
拒後陣殿後兵也凡出征伐並爲拒後軍陣之制、
糧道居後若疆寇對壘欲圖其變引重兵踊戰潛
選精銳由間道掩擊我委積輜重則須殿後捍之、

咸平中親征北面觀地圖曰北虜好選精兵大戰
後斷我糧道因別選良將二員將二萬人殿後犄
角捍寇無腹背受敵之患、
宋眞宗常陣記
宋眞宗常陣設皇帝備邊之所作也咸平景德
常陣之陣宋眞宗皇帝親征北面觀地圖曰北虜好選精兵大戰
之間契丹西夏內侵好以弓騎暴集偏攻大陣或
突我前或邀我後或掠我左右一面不支輒爲所
破不利往往如此也眞宗出陣圖觀之乃以步兵
方布一大陣於中陣外障以木拒馬或大車陣內
別選精騎備緩急號爲無地分兵陣開四門出入
其陣各爲二行更番迭用以節其力大陣之左右
有精騎爲藩蔽號爲拐子馬效金人之名也大陣
之前三萬騎爲前陣前陣之前又有先鋒陣先鋒
之後有策先鋒陣三者相爲應援大陣之後二萬
騎殿之並以精銳充其數眞宗作此以代萬全後
每用之故時謂之常陣其實與萬全之陣大同而
小異耳檢其所制之意惟以必生爲主以羈縻爲
道以捍禦遮蔽爲固而已長驅遠鬬在所不欲此
武備之所以不振也此國之所以亡也儒臣不以
兵爲意區區以聲容議論之末務其流禍至於中
國變爲夷狄豈不烈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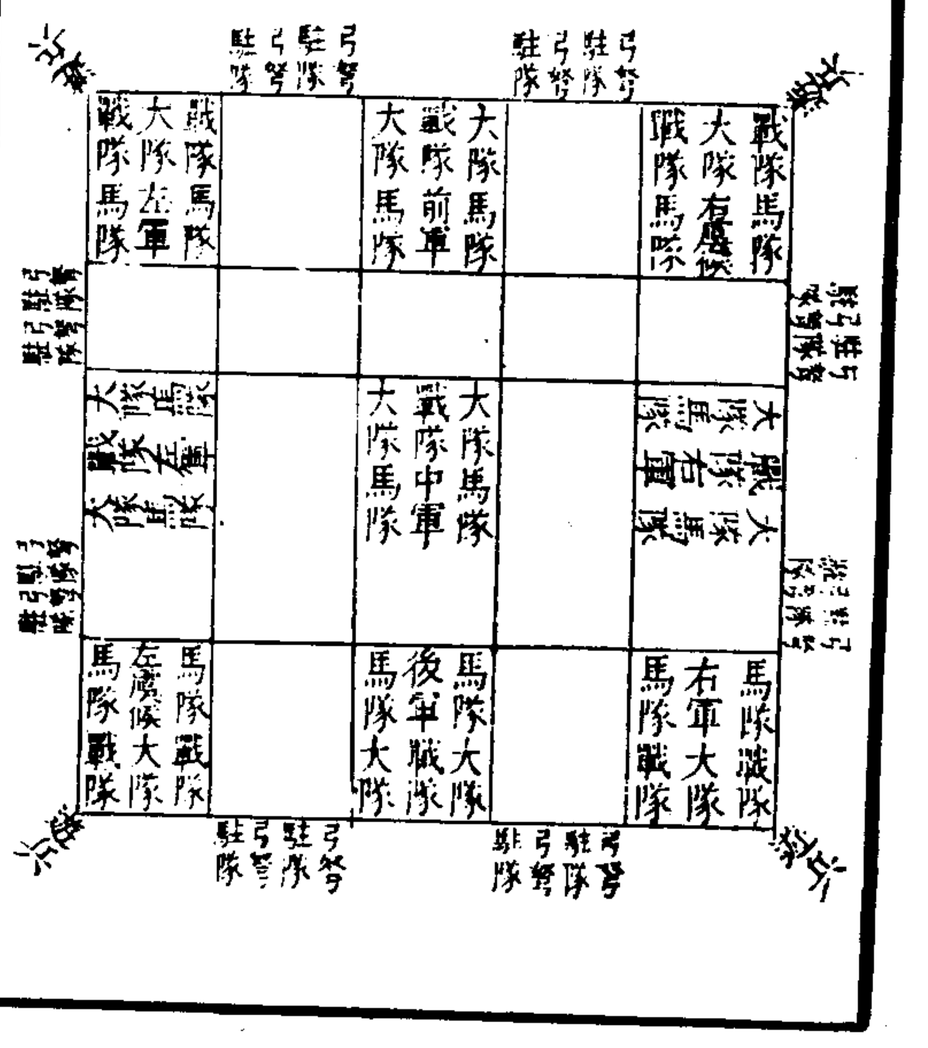
宋神宗一軍布列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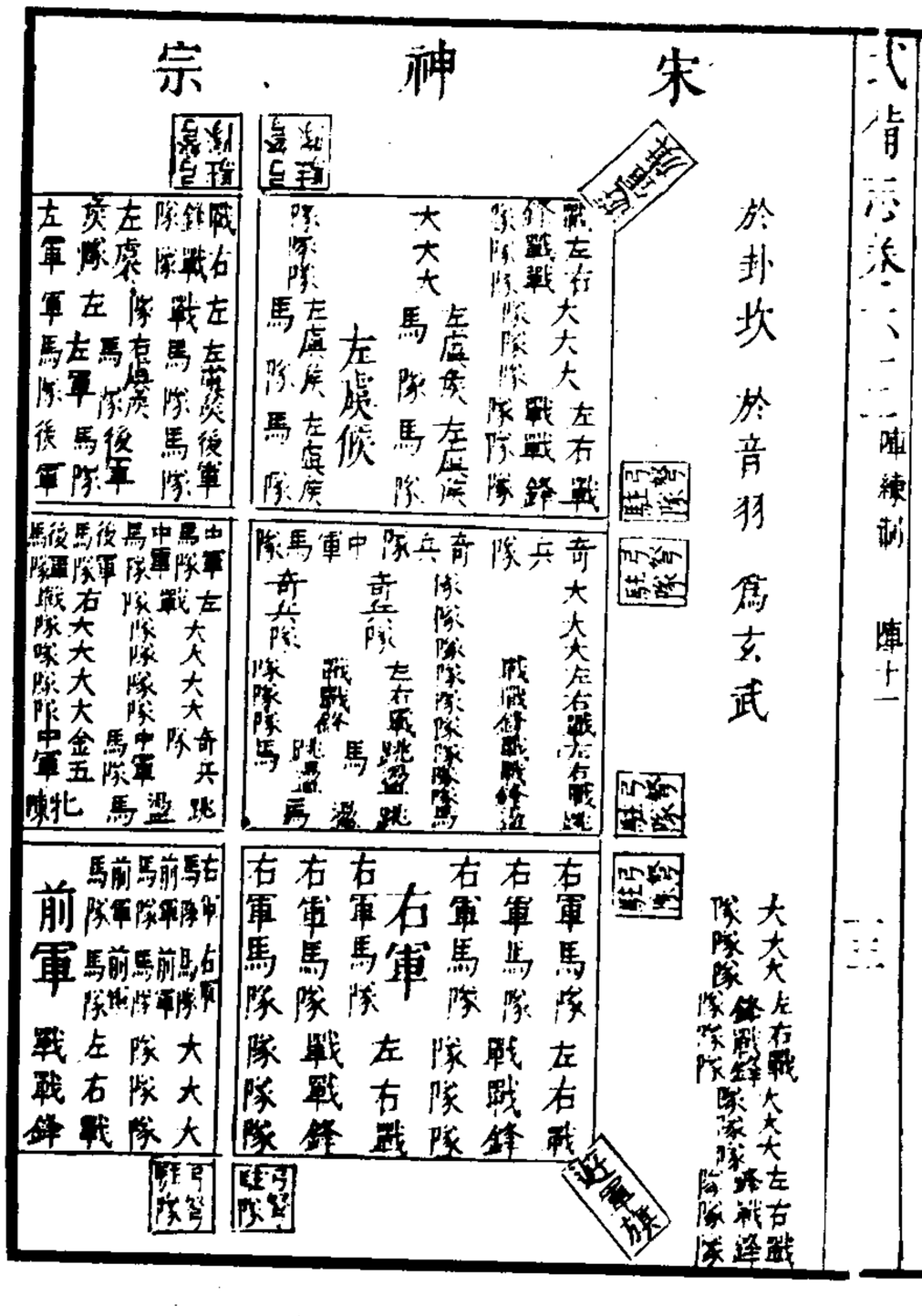
宋神宗陣戰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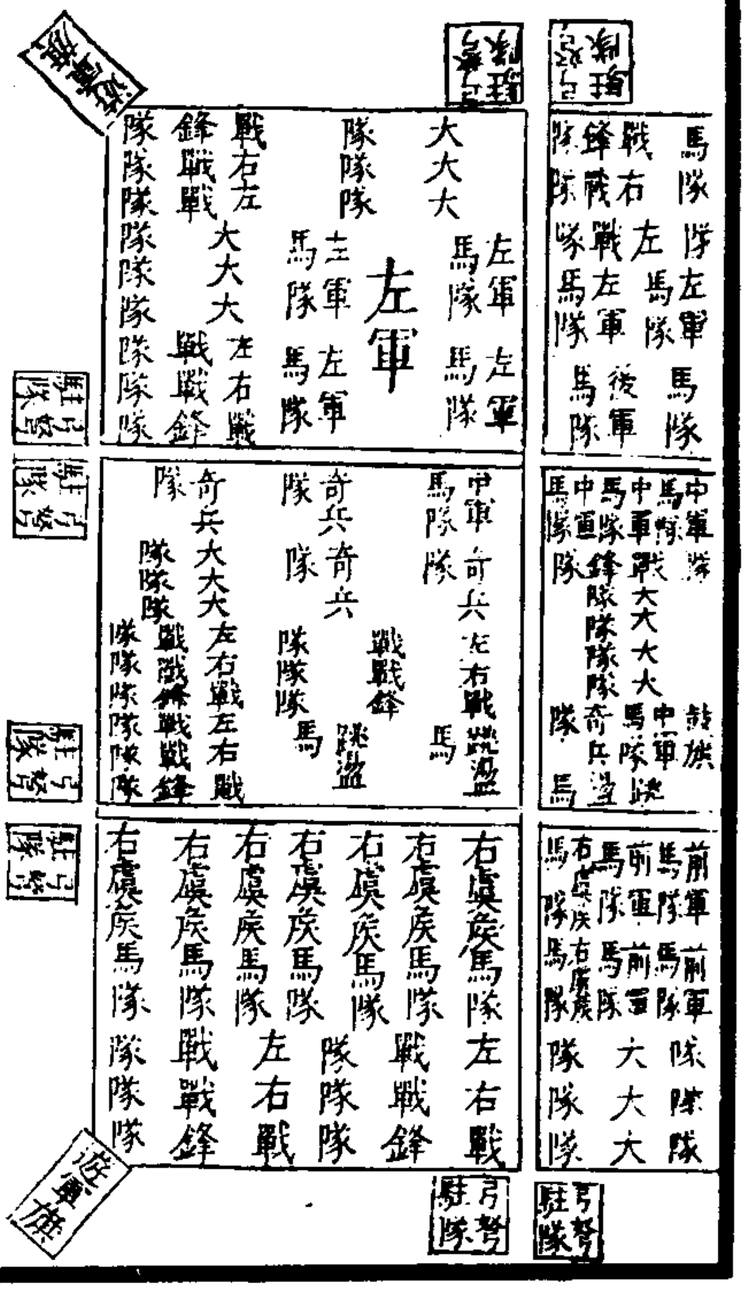
宋神宗九軍布列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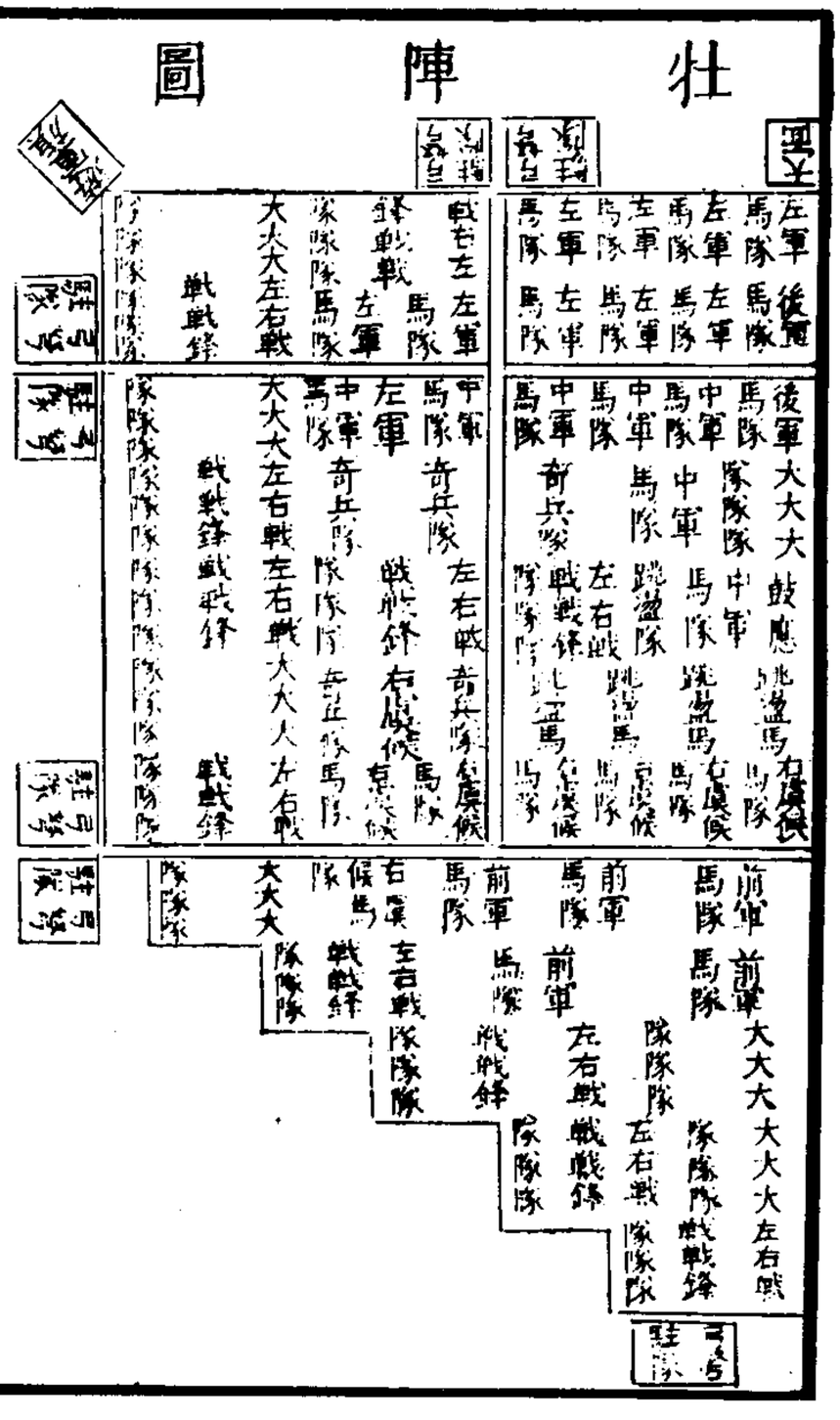
宋神宗



牝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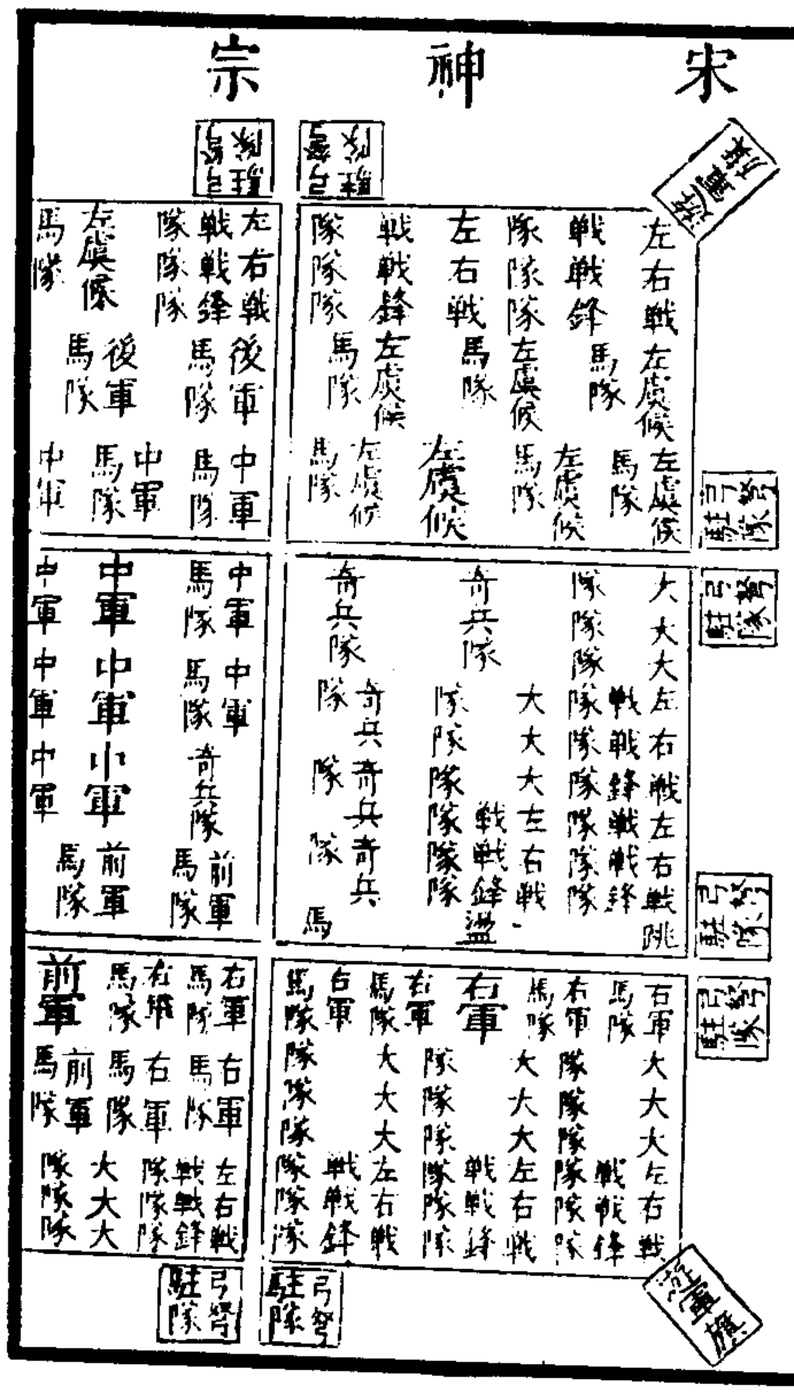

馬隊 游擊 鼓旗
中軍 前軍 前軍 前軍 前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中軍 前軍 前軍 前軍 前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中軍 前軍 前軍 前軍 前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奇兵 奇兵 奇兵 奇兵 奇兵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奇兵 奇兵 奇兵 奇兵 奇兵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左軍 左軍 左軍 左軍 左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左軍 左軍 左軍 左軍 左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左軍 左軍 左軍 左軍 左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游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右虞侯 右虞侯 右虞侯 右虞侯 右虞侯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右虞侯 右虞侯 右虞侯 右虞侯 右虞侯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右虞侯 右虞侯 右虞侯 右虞侯 右虞侯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右軍 右軍 右軍 右軍 右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右軍 右軍 右軍 右軍 右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右軍 右軍 右軍 右軍 右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後軍 後軍 後軍 後軍 後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後軍 後軍 後軍 後軍 後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後軍 後軍 後軍 後軍 後軍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大大大 大大大 大大大 大大大 大大大
左右戰 左右戰 左右戰 左右戰 左右戰
戰鋒 戰鋒 戰鋒 戰鋒 戰鋒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隊隊隊

牡陣圖



右牡陣、即黃帝五行之火陣、孫子之牡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舉朱旗鳴鼓則爲之前下後高乘虛冒亂因其地勢則利爲牝可以勝衝方矣、衝方前衆後踈、戰者相促、居者有餘、經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陣勝衝方、

宋神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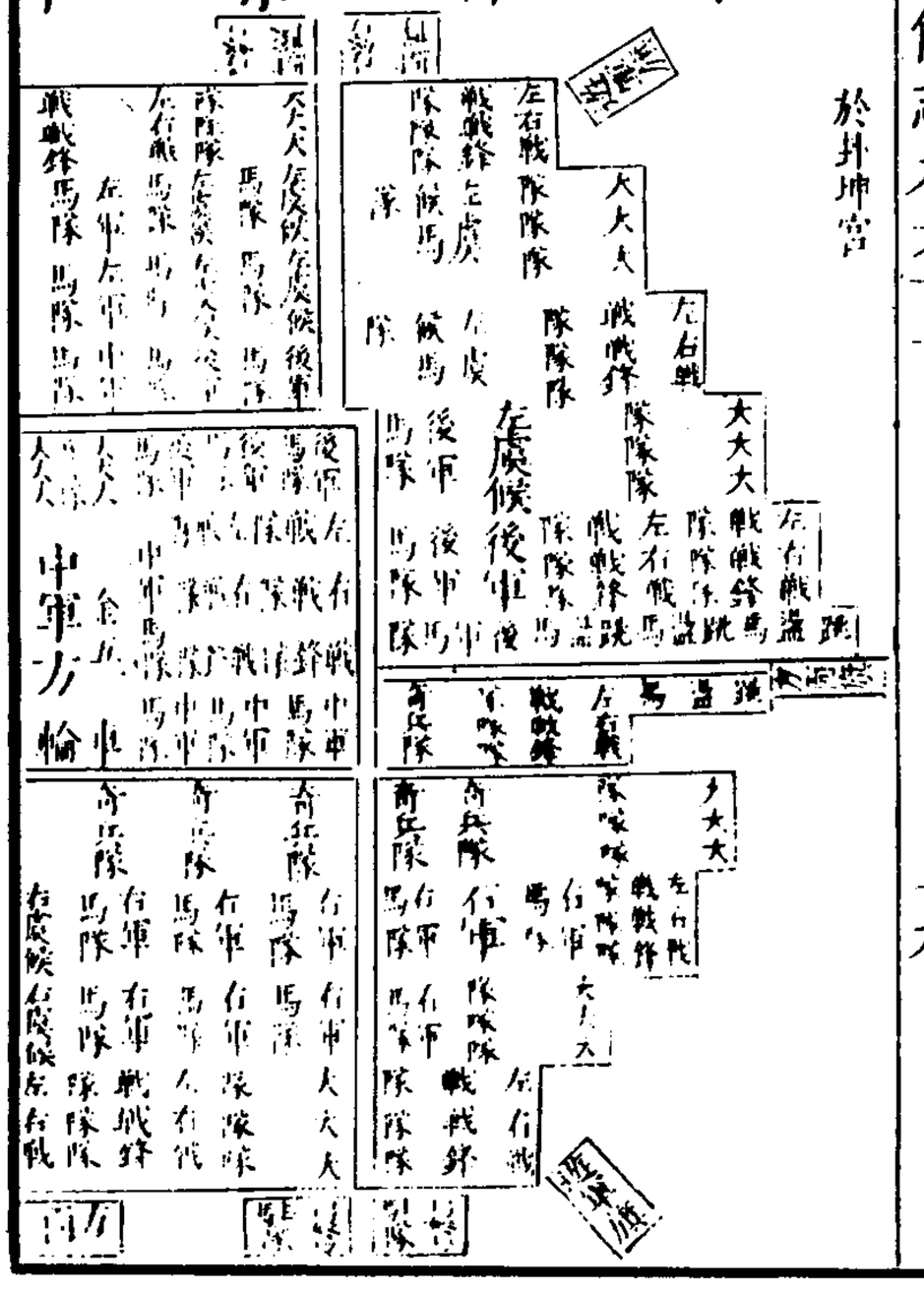
於封震　於音角　爲青龍

衝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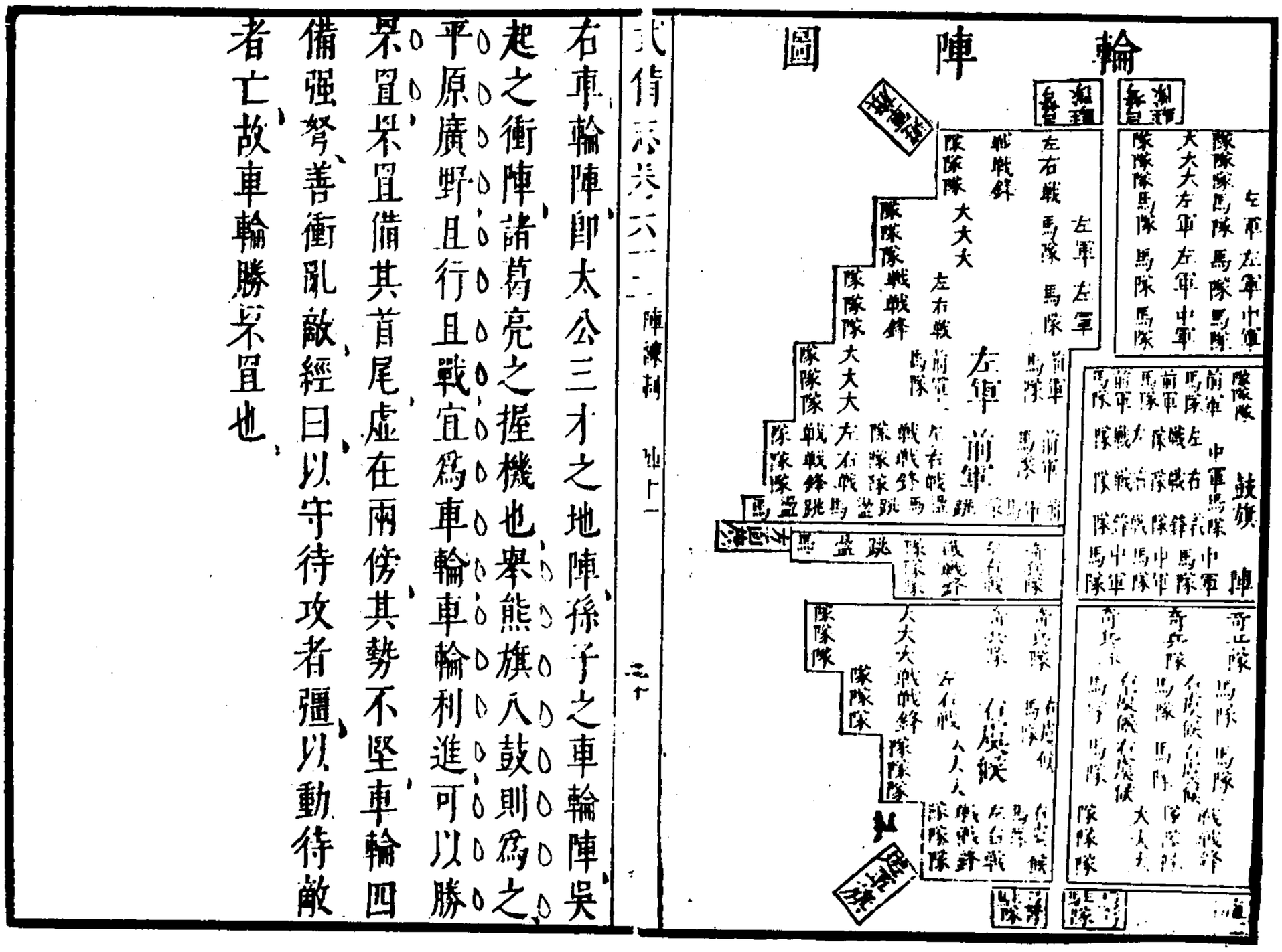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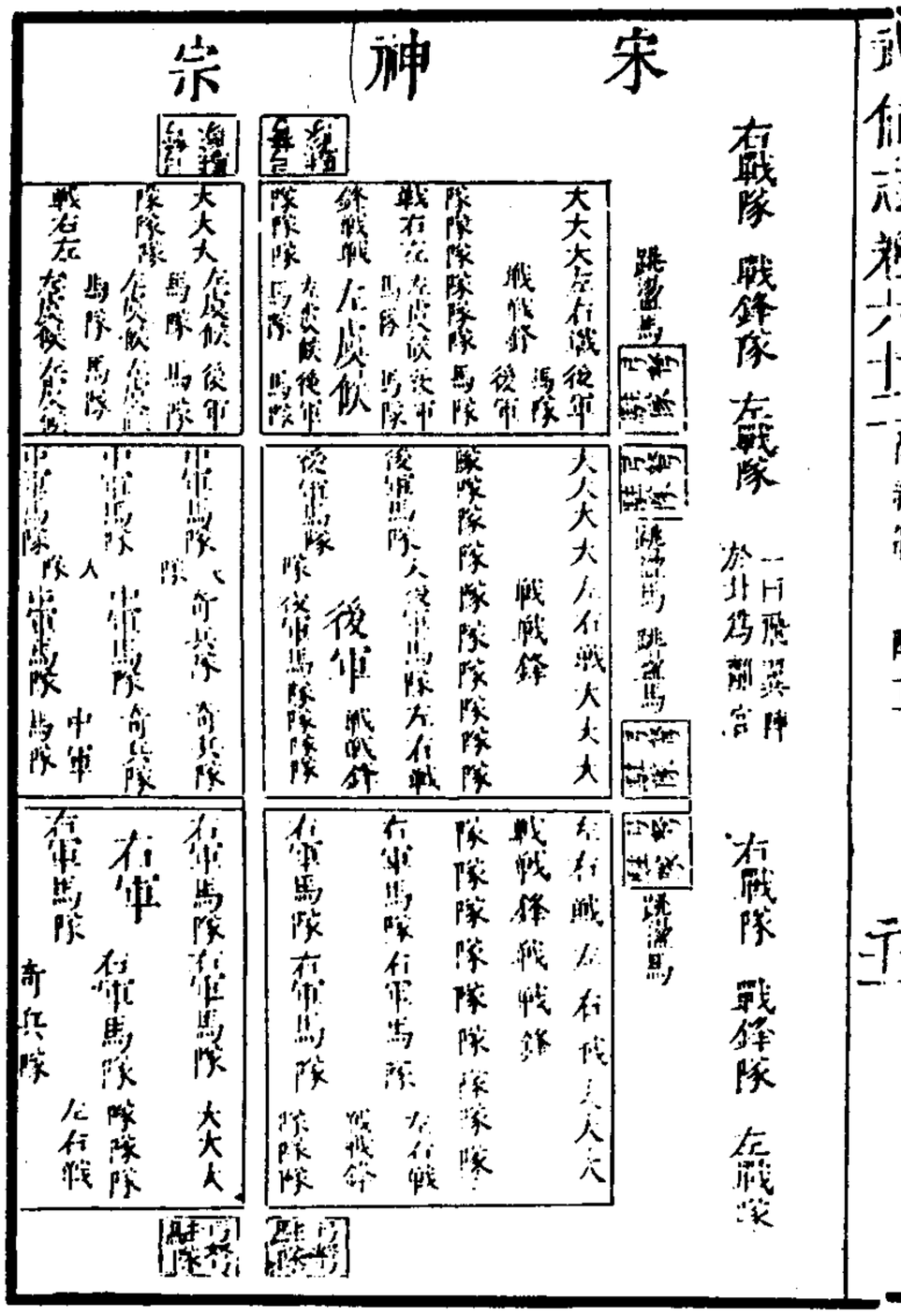
右衝方陣，卽五行之木陣，孫子之衝方，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也，舉青旗鳴鼓則爲之前高後下左右或險則利爲衝方可以乘車輪兵得成行、善亂敵而長險阻，衝方守險以疲車輪，故衝方勝車輪、

宋神宗車步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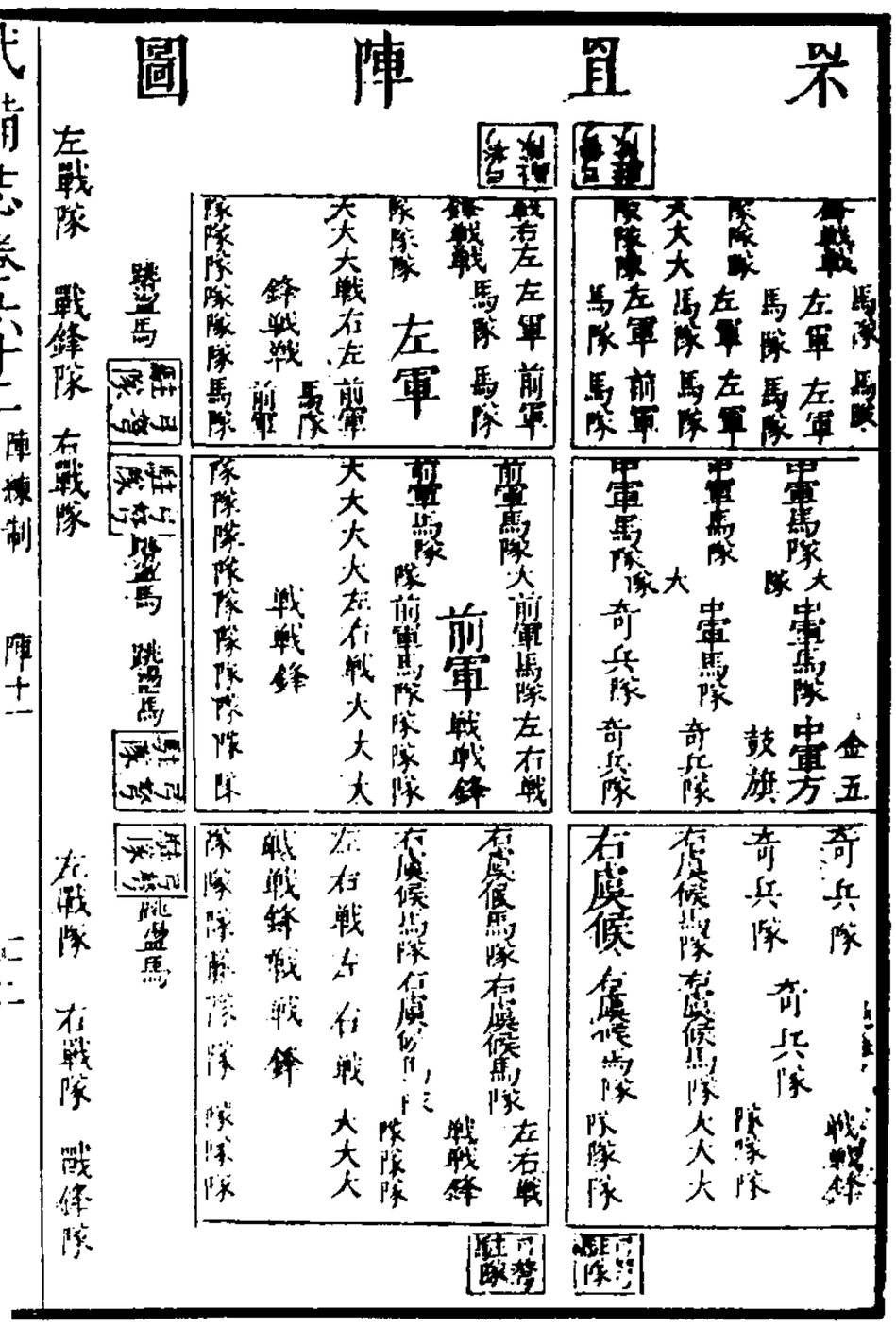
右車輪陣，即太公三才之地陣，孫子之車輪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也，皆熊旗八鼓則爲之，平原廣野，且行且戰，宜爲車輪車輪利進，可以勝，皆置，皆置，且備其首尾，虛在兩傍，其勢不堅，車輪四備，強弩善衝，亂敵經曰，以守待攻者彊，以動待敵者亡，故車輪勝，皆置也，





右呆置陣、即太公三才之人陣、孫子之呆置、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虎翼、左傳之魚麗也、舉虎旗七鼓則爲之川澤漫衍草木扶疎遇敵決勝則爲呆置、呆置前後橫中央縱張其四翼、利於相救、雁行延斜、惡其斷絕、故可以勝雁行、

呆置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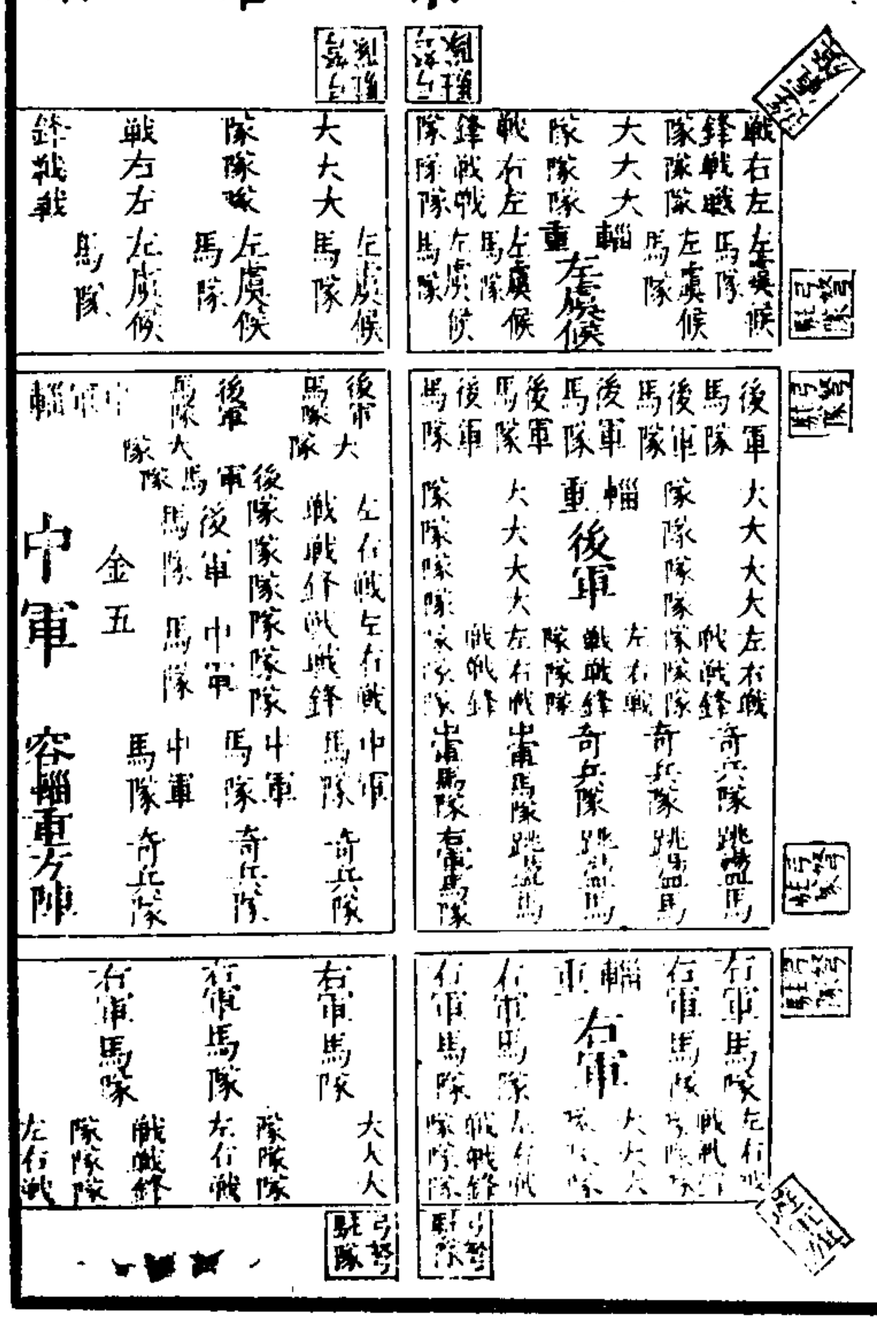

左戰隊　戰鋒隊　右戰隊
金五
奇兵隊
中軍馬隊
左軍
前軍
右虞候
後軍
左右戰大大大

行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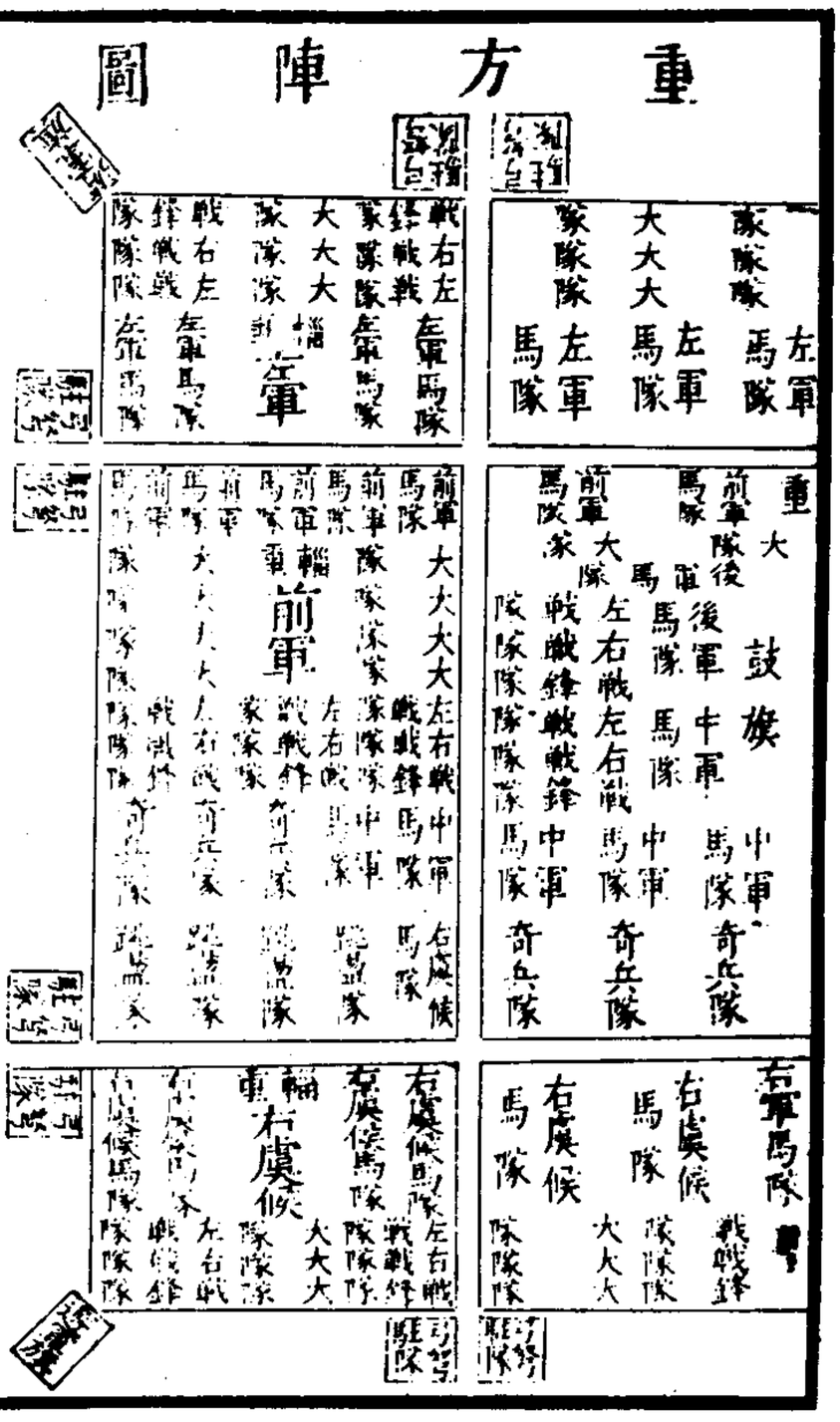


右爲行陣、即太公三才之天陣、孫子之鴈行、吳起之鵝鸛、諸葛亮之衝陣也、舉鵬旗九鼓則爲之背、城向敵易斷繞人則利爲鴈行可以勝方陣雁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左右、利於周旋、經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勇力脅其兩傍、故雁行勝方陣也、

宋神宗鵬容



重方陣圖



武經總要云宋神宗新陣法元豐七年降八陣者本裴緒新令方圓牝牡衝方果置車輪雁行之名也今均李靖陣用一萬四千爲之馬步軍各以五十人爲一隊計二百八十隊步軍二百隊馬軍八十隊分爲中軍左右虞候左右前後七軍凡布陣一卒占地二步一馬縱橫二步陣中每十人爲列皆面相向背背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陣有八門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至者也其駐隊者即今之陣內戰兵及無地分兵也右虞候右軍者即今之左肋右肋將也左虞候左軍者即今之殿後策殿後將即今之先鋒策先鋒將也前軍後軍即今之左肋右肋將也左右戰隊各分爲兩列如雁行翼之故狀如鼎足左右戰隊出則爲銳陣以正合以奇勝者陣也金鼓之嚴衛將帥之大防奇正之機要則出不意掩無備欲圍西北先擊東南視彼虛實衝其腹心可以決勝矣

文獻通考神宗論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遵六花陣以變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者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

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四廂二虞候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四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右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朕常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

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窒、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陣、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乎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也、在奇正言之、則管爲正、陣爲奇也、

趙本學宋神宗九軍新陣辯

武經總要九軍新陣圖七首宋神宗皇帝之所演

也、宋有契丹西夏之禍、太宗製平戎萬全陣、重製常陣、皆不勝、元豐五年、神宗更大稽古制、別爲九軍陣、用李靖陣爲七將、用裴緒新令爲牝牡衝方、累置車輪雁行之形、牝取其廣、牡取其銳、車輪取其圓、累置取其包絡、雁翼取其張舒、以形相制、治而爲法、出神宗之宸斷者、何辯之、蓋黃帝孔明之陣、四奇四正、併中軍而爲九、大將之將、得四之一、八陣之衆、得四之三、謂之握奇、開闔出入、千變萬化、其道無窮、何形勢之有、神宗爲九軍似矣、惜

武備志卷六十三

陣練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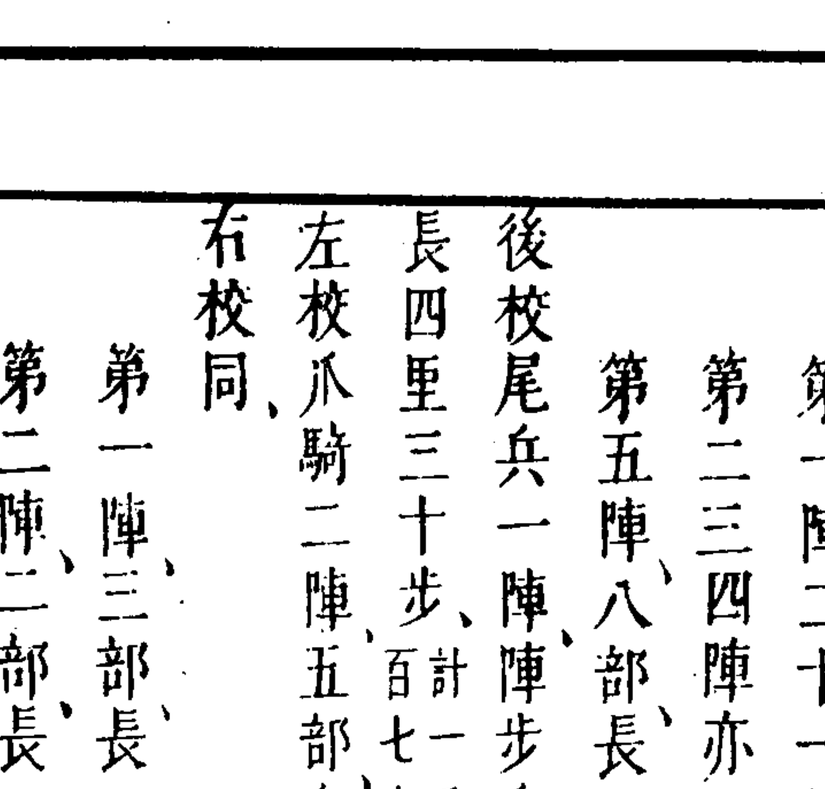
陣十二

許洞飛鸘陣圖說
許洞長虹陣圖說
許洞重霞陣圖說
許洞八卦陣圖說
王驥立伍陣圖說

防風茅元儀輯

四圖兵論辯

許洞飛鸘陣圖



飛鸘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前校首陣一十步、合成五十騎、

第一陣、一部長一百四十步、六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

第二陣四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

第三陣五部、長一里二百四十步、計七百步、

前校項兵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萬三千五百人、

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部、

第二三陣同、

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

第一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十四百七十步、

第二三四陣亦如之、

第五陣、八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

後校尾兵一陣、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

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左校爪騎二陣、五部、合二千二百騎、

右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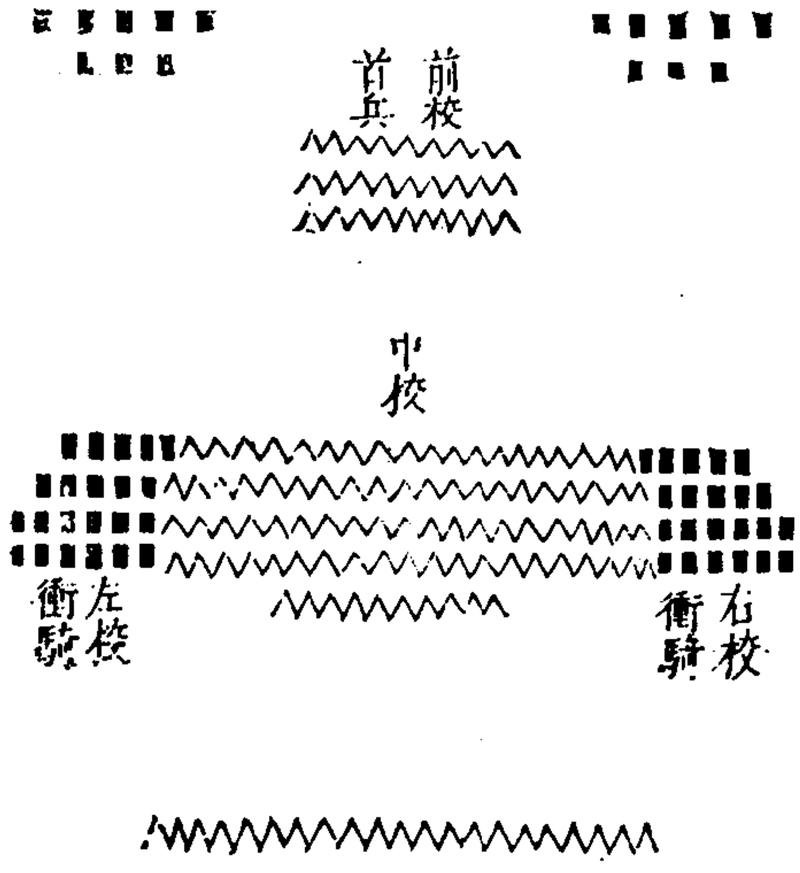
第一陣、三部、長一里六十步、計四百二十步、

第二陣、二部、長一百八十步、

左校翼騎四陣、二十部、合一萬騎、
右校翼騎同、
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
第三三四陣亦如之、
前校首騎三陣之中、二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一百三十六步、在內虛實共厚三百四十步、
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
前校項兵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一百七十步、
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
左校爪騎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二百四步、
右校爪騎亦如之、
左校翼騎四陣之中、三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一千四百步、虛實共厚四百七十六步、
右校翼騎亦如之、
前校之項、前去首騎之末三百四十步中校之首、去前校項兵之末一百七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四百四十步
自前校首、騎之首、至後校之末并虛實在厚四里三百一十步、計一千六百六十步、左右校爪騎所古、亦如之左右校翼騎低於中校、第二陣一隊與中校相去一百四十步、計二百八十步、在內總成一大陣虛實共長八里二百七十步、計三千一百五十步、

左校爪騎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二百四步、
右校爪騎亦如之、
左校翼騎四陣之中、三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一千四百步、虛實共厚四百七十六步、
右校翼騎亦如之、
前校之項、前去首騎之末三百四十步中校之首、去前校項兵之末一百七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四百四十步
自前校首、騎之首、至後校之末并虛實在厚

許洞長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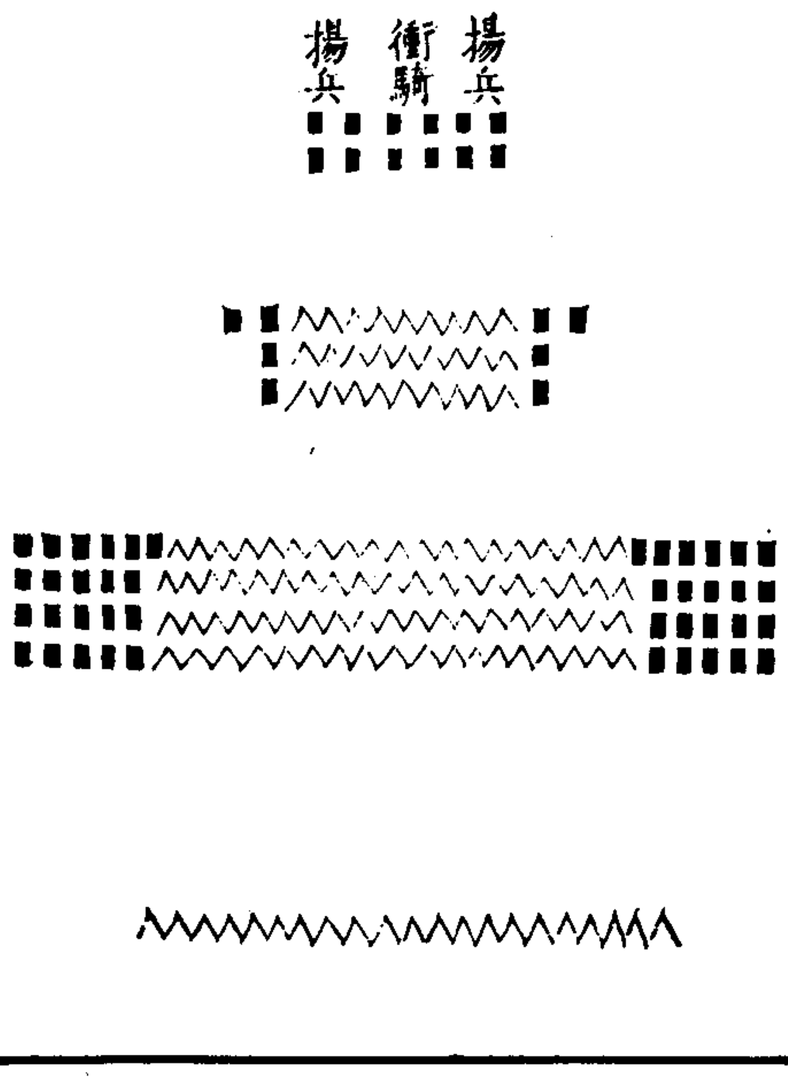
長虹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前校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
　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
　第二三陣亦如之、
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
　第一陣一十九部長三里三百五十步、計一千三百三十步、
　第二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第三四陣亦如之、
後校一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左校衝騎二陣八部、合四千騎、
右校衝騎同、
　第一陣五部左右各低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十步、
　第二陣三部左右同前長一里六十步、計四百二十步、

左校騎四陣、騎兵二十二部、合一萬一千騎、
　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
　第二陣同
　第三陣六部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
　第四陣同三陣、
右校騎四陣與左校同、
前校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八步、在內都厚一百七十步、
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共厚三百六十步、
中校一陣、厚三十四步、
左校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二百四步、
右校同、
左校四陣之中各虛六十八步、計二百四步、虛實共厚四百七十六步、
右校同、
中校之首、去前校之末、二百五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虛實共厚二里六十步、自前校之首、至後校之末、

步計七百
八十步、
自左校衝騎之首、至右校之本、虛實共厚一里三
百七十　百一十六步、計六
六步、
右校衝騎首至末、同右左校、各去中校角一十步、
計二
百步、
在內左右校、第一陣第二陣與中校齊頭、以向中
校處、各一部爲準、外角高中校六十步、左右校第
三第四陣、皆掩一部在中校、總成一大陣、彎長七
里二百三十步、計二千七
百六十步、

許洞重霞陣圖



重霞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首校衝騎二陣、一十二部六千騎、
第一陣六部、左右各低一隊、每部五百騎、占
地橫一百四十
步、六部共占地
長八百四十步、
第二陣同、
前校步兵四陣三十五部、騎兵八部、共四十三部、
五百
人、合二萬一千
第一陣、步兵九部、騎兵左右各二部、步一部、
七步步騎計一十三部、占地一千一百九十步、
占地一千一百九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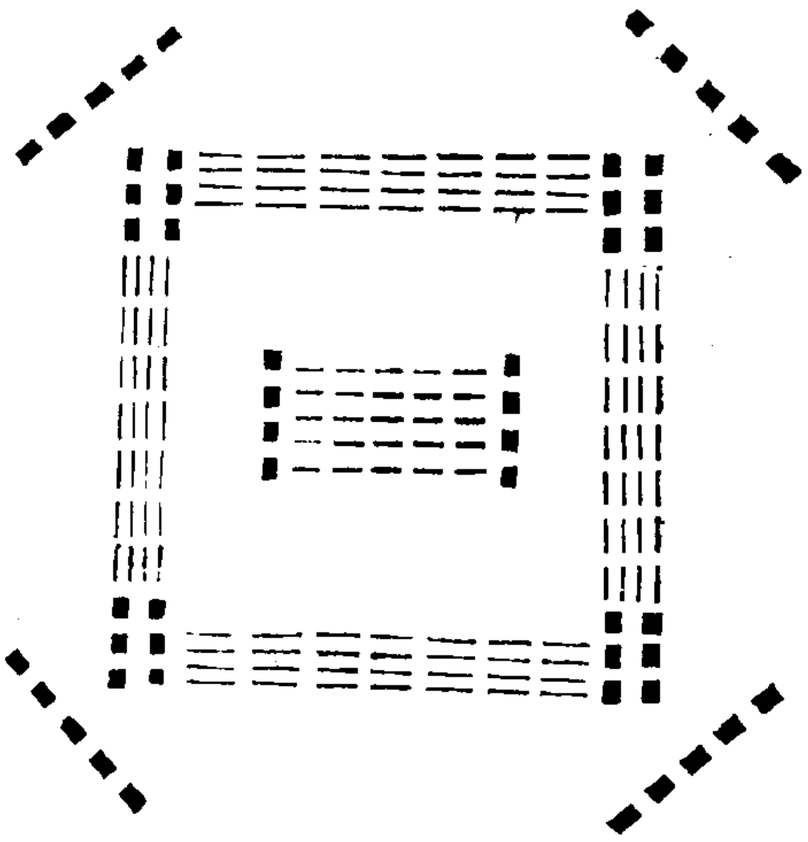
第二三陣步兵各九部、騎兵左右各一部、共長二里二十步、
九百一
十步、
第四陣步兵八部、長二
中校四陣步兵八十四部、合四萬二千人、
第一陣二十一部、
第二三四陣同
後校步兵一陣二十一部、
左校騎兵四陣二十部、
右校同、

第一二三四陣、各五部
前校衝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騎兵一部、厚占地六
一八步、陣中虛亦六十八步、步兵一部、
占地三十四步、陣中虛亦三十四步、
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虛三十四步、騎兵虛六十
八步
中校四陣之中厚薄與前校同、
後校一部、厚三十四步、
前校之首至衝騎之末、中校之首至前校之末、後
校之首至中校之末、中間各虛二百步、自衝騎之

首、至後校之末、並虛在內、共厚三里二十四步、
左右校與中校齊頭、各相去十步在內、總成一大
陣、長七里三百五十八步、

八卦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衝騎四穗各五部各一部居中、四部側居於前後
左右角二處、相去二十步、虛實彎長七百四十步、
居大陣前後、掩左右、去大陣三十步、不係大陣厚
薄之數、四陣並同法、
前校四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六部、
第一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二部、
第二陣、步兵七部、
第三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一部、

許洞八卦陣圖



第四陣與第二陣同
左右校後校並同前校、
中校七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八部、
第一陣步兵五部、騎兵左右各一部、步騎二
處相接、各虛四步、
第二陣步兵五部、
第三五陣與第一陣同、
第四陣與第二陣同、
第六陣步兵三部、

第七陣騎兵二部、
中校不常其位觀四面敵人力攻之處則應之別
出騎兵八部居大陣四角之內每二部第二陣後
兩稍前指大陣相去五五步第三陣後一部同前部
法、四面並同總成一大陣、每角前虛一百步計四百步、
一百八十步計一千二百六十步、四方並同外環一十
二里三百一十二步、計四千六百三十二步如敵
引兵四面但以衝騎力戰大陣不可輒動衝騎之
進退又無令自相蹂踐我陣、

許洞四陣總論

四陣圖者非古陣也切見李筌纂集諸家陣圖但
有形勢而已其部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顯然
其名既多其要則寡洞因斥古陣之法創造新意
別爲四陣之施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兵
戰之場立尸之所不規度法度以固卒則何以取
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故布陣之術不可疏疏則
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腸欲實尾
欲正捷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

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今所定四陣者十萬
人之陣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三萬以爲常準但
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耳每步兵一人占地
二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使其出入轉動之便每
一陣分五校五校各立將軍校尉以準於古每校
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部伍皆準圖之法逐部兵器
率以槍戟戈鋋居首隊而包以弓弩爲左校以青
龍旗表之後校以玄武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
之中校以軒轅表之大將所處左鼓右旗謂之一

隊者二十五人也一部二十隊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各列陣數應敵之勢貴在戰鬪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飛鶩陣前校出首騎者所以爲衝也前出一部爲嘴次四部爲目餘五部包之爲首數焉左右校出爪騎者內以副身外以副項及首也夫鶩以搏擊爲義故陣取觜爪之利焉重霞陣衝騎苟衝敵陣不動即分兩穗退於左右校之前即麾前校騎兵進擊步兵不可輒進但於本處受戰若前衝騎退即前校兵進前校兵退即冲騎退夫雲霞之

以開合進退不常其狀故前校騎兵往來氤氳以象之也長虹陣八卦陣皆有衝騎者外以掩敵之不意以衝大陣也夫長虹以名之者取陣形彎抱敵之勢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義也凡四陣逐部結陣每部二十隊橫七隊爲首橫七隊爲身橫六隊爲尾每步兵一部橫七十步厚三十四步首橫七十步身亦如之尾橫六十步厚十步身去首二步前後並同騎兵每一部橫一百四十步厚六十八步首橫一百二十步厚二十步身亦如之尾橫一百二十步身去首四步尾亦如之凡戰之時大陣不可輒動敵衆來薄則大陣合受敵夫四陣所用之法若敵爲彎陣我以飛鶩陣當之敵爲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以應敵者也善結陣者先結人心賞罰中之欲士卒與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正謂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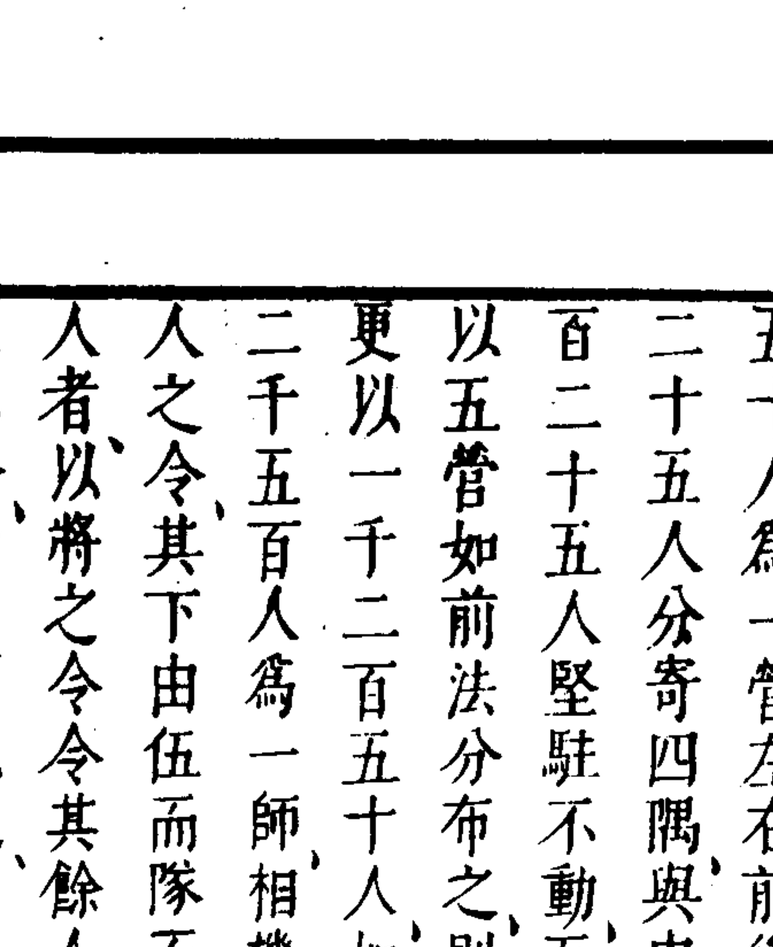
趙本學許洞四陣圖辯

虎鈐經陣圖四首元許洞之所演也例十萬卒以七爲步爲正三爲騎爲奇曰飛鶩者搏擊勢重霞者氤氳勢長虹者彎抱勢八卦者四應勢遞相變化以爲法何辯之蓋握奇伍法二者製陣之大要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體立則四支爲之用而守固伍法所以定布置之所也布置有方則進退出入開闔奇正整而不亂寡可以爲衆弱可以爲强茲洞四陣皆以一面爲勢中校平列一字爲中軍

是無握奇矣四隅無兵以首項身尾爲次序是無伍法矣苟處軍平曠之地敵出一奇驚其左右則中軍自擾前後不相救夾而攻之則斷而爲二爲三聚攻其一處其背可透小挫遂大亂其患殆非止一端也烏得爲節制之理哉雖著論紛然要人必信稍識虛實者皆笑其爲繆戾夫厭李筌形勢之偏卒不能自脫於形勢之累一弊流源千萬載而不悟至于如此也耶

王驥曾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驥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而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止一人所使人皆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至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遊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可成哉

王驥立伍中圖



武備志卷六十四

陣練制

陣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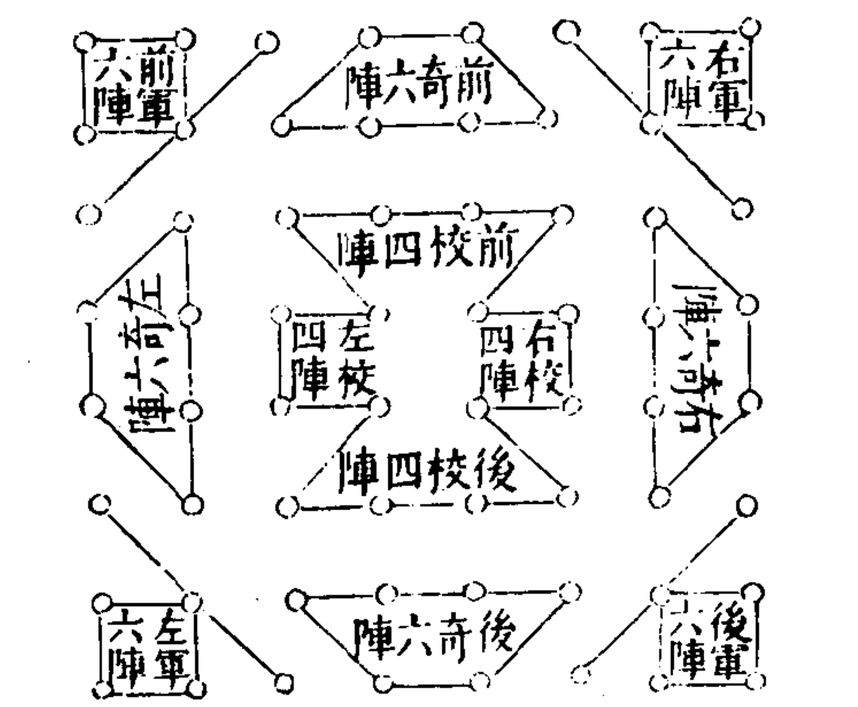
防風茅元儀輯

趙本學分陣隊第一勢圖
趙本學定將校第二勢圖
趙本學發行結陣第三勢圖
趙本學營柵第四勢圖
趙本學初布陣第五勢圖
趙本學斂兵待敵第六勢圖
趙本學嚴陣挑戰第七勢圖
趙本學先鋒應敵第八勢圖
趙本學敵攻左哨第九勢圖
趙本學敵攻兩哨第十勢圖
趙本學再合右奇迭戰第十一勢圖
趙本學三合左奇迭戰第十二勢圖
趙本學四合中軍迭戰第十三勢圖
趙本學五合三軍大戰第十四勢圖
趙本學戰勝追逐第十五勢圖
趙本學收陣整兵第十六勢圖
趙本學據險阻敵第十七勢圖
趙本學迴軍轉戰第十八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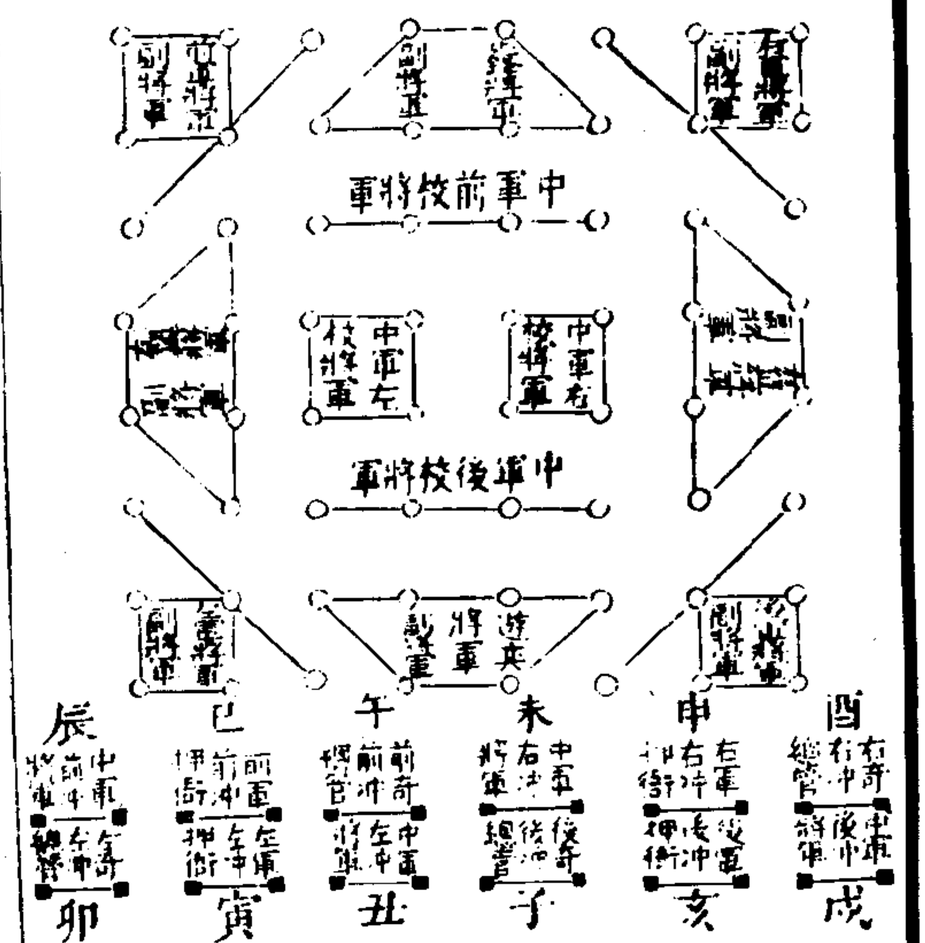
十八圖共說

論發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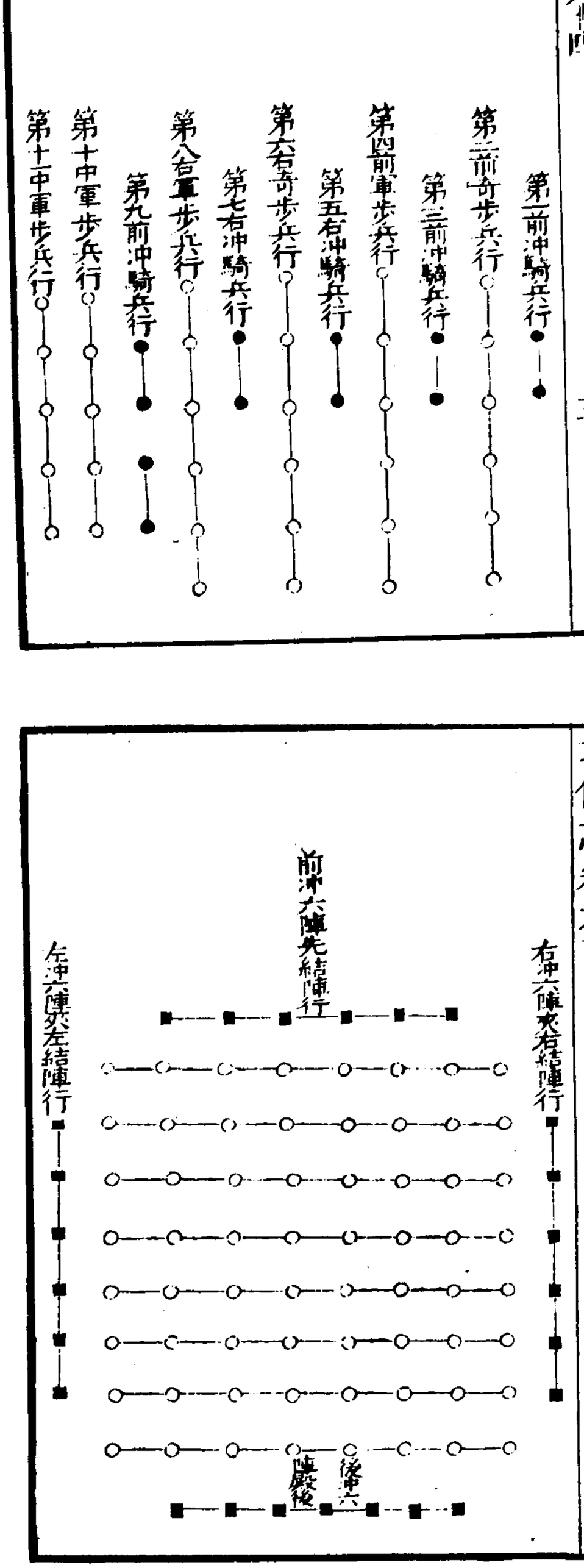
趙本學分陣隊第一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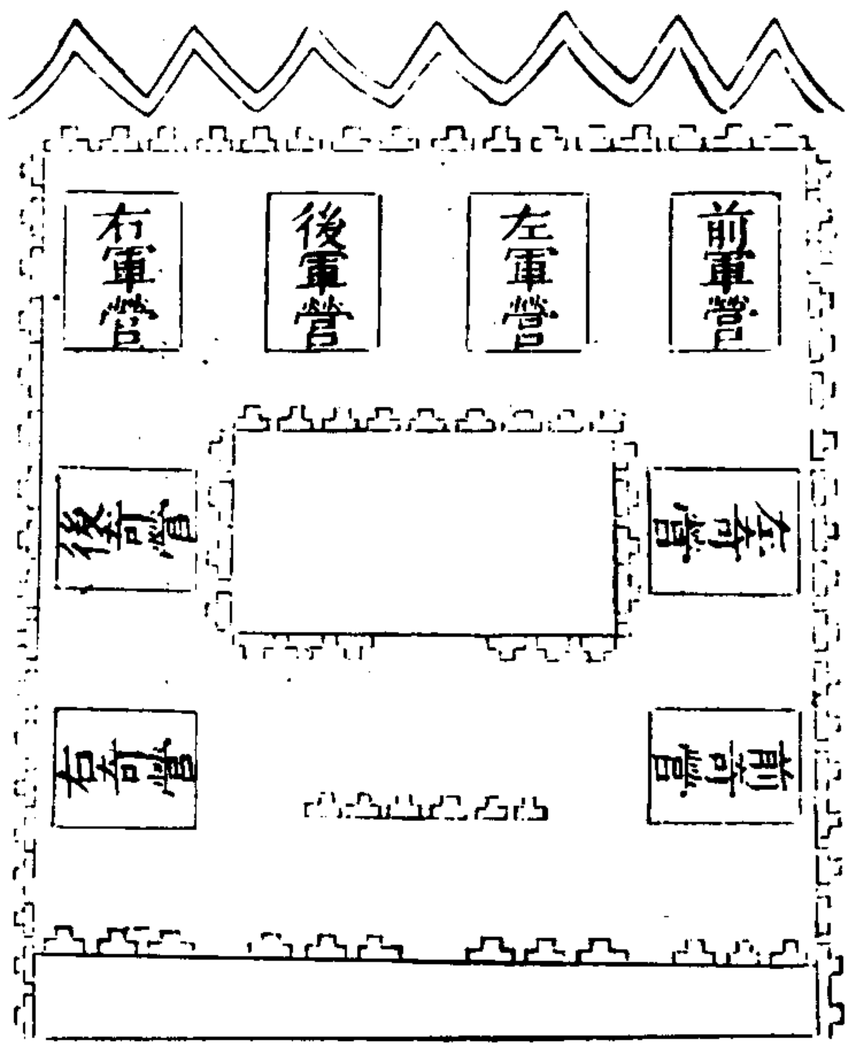
趙本學定將校第二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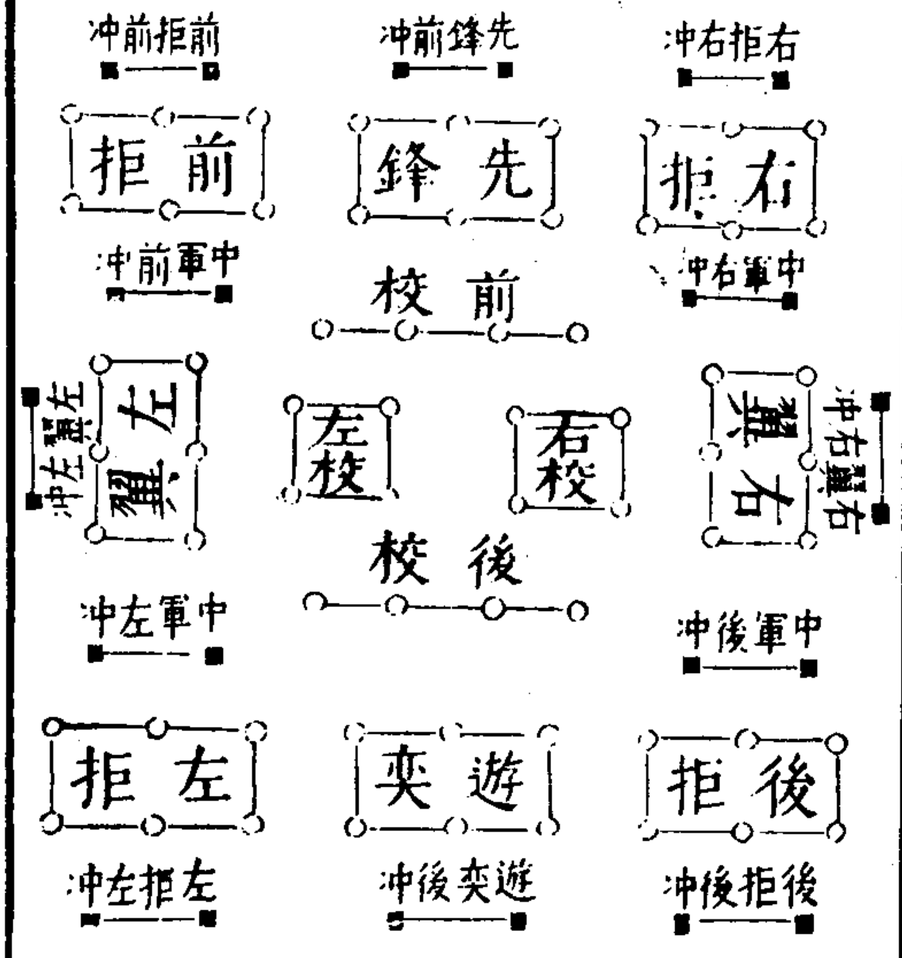
趙本學發行結陣第三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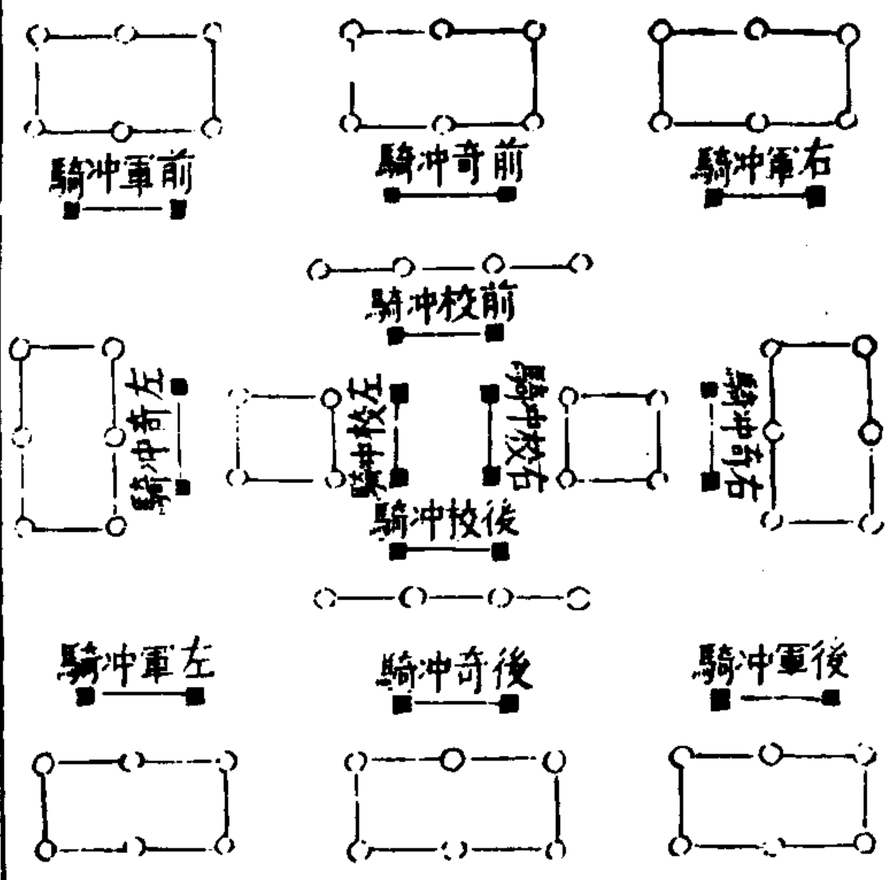
趙本學營柵第四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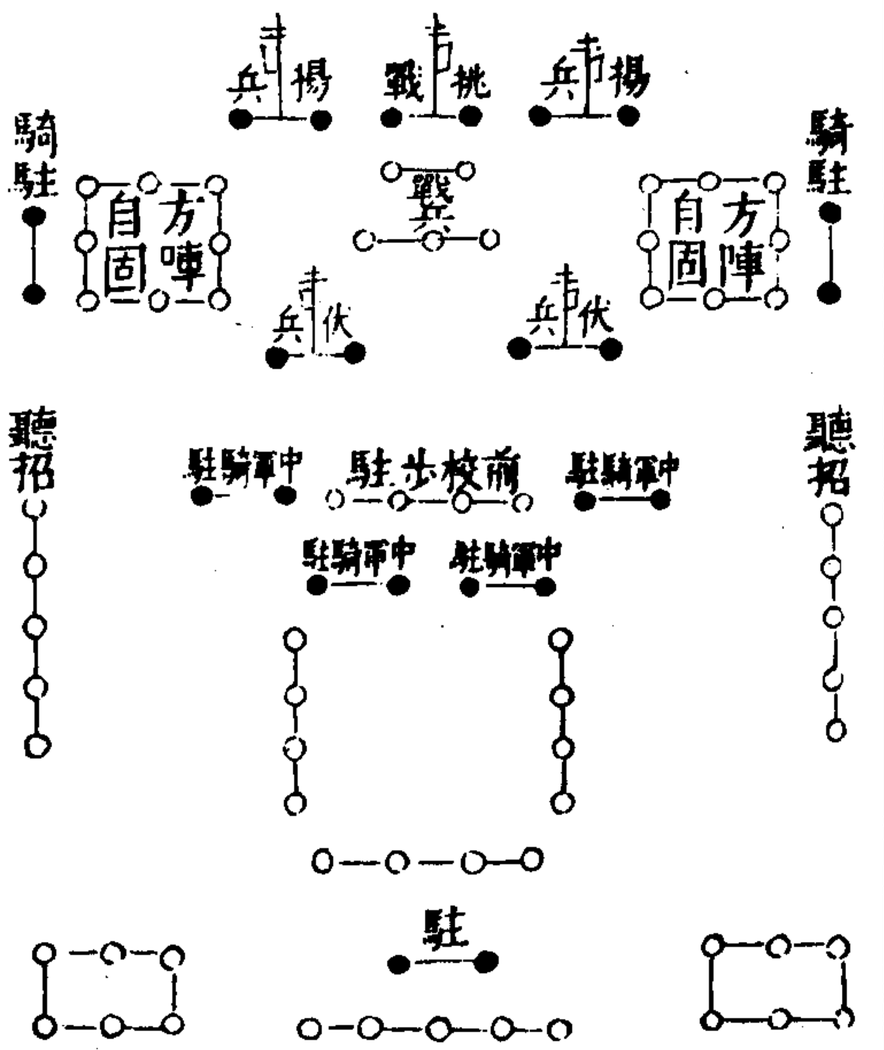
趙本學初布陣第五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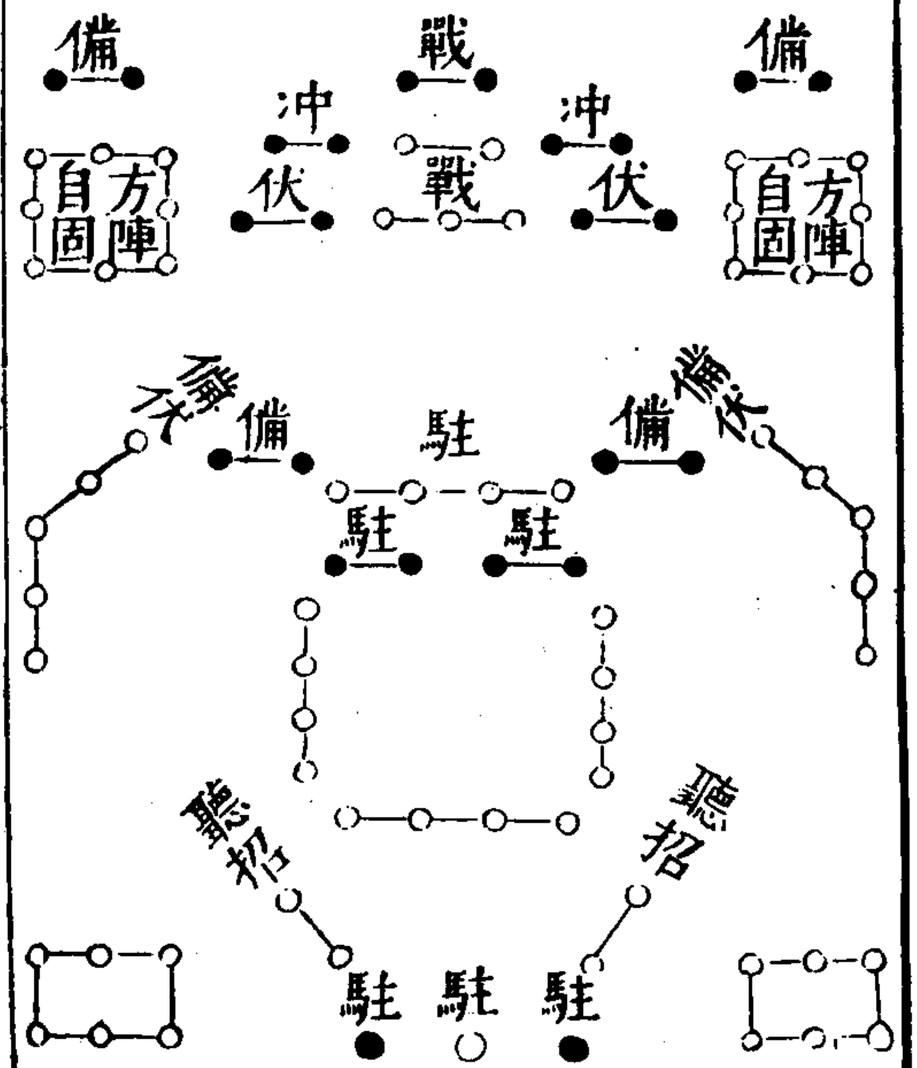
趙本學斂兵待敵第六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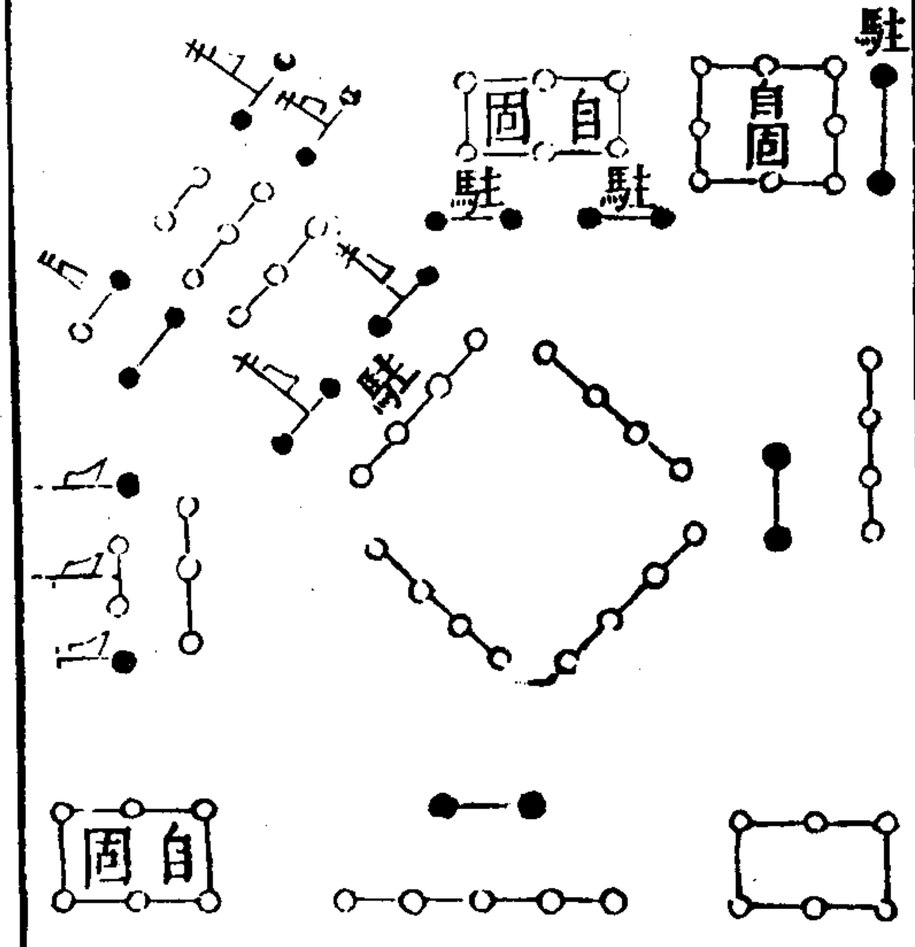
趙本學嚴陣挑戰第七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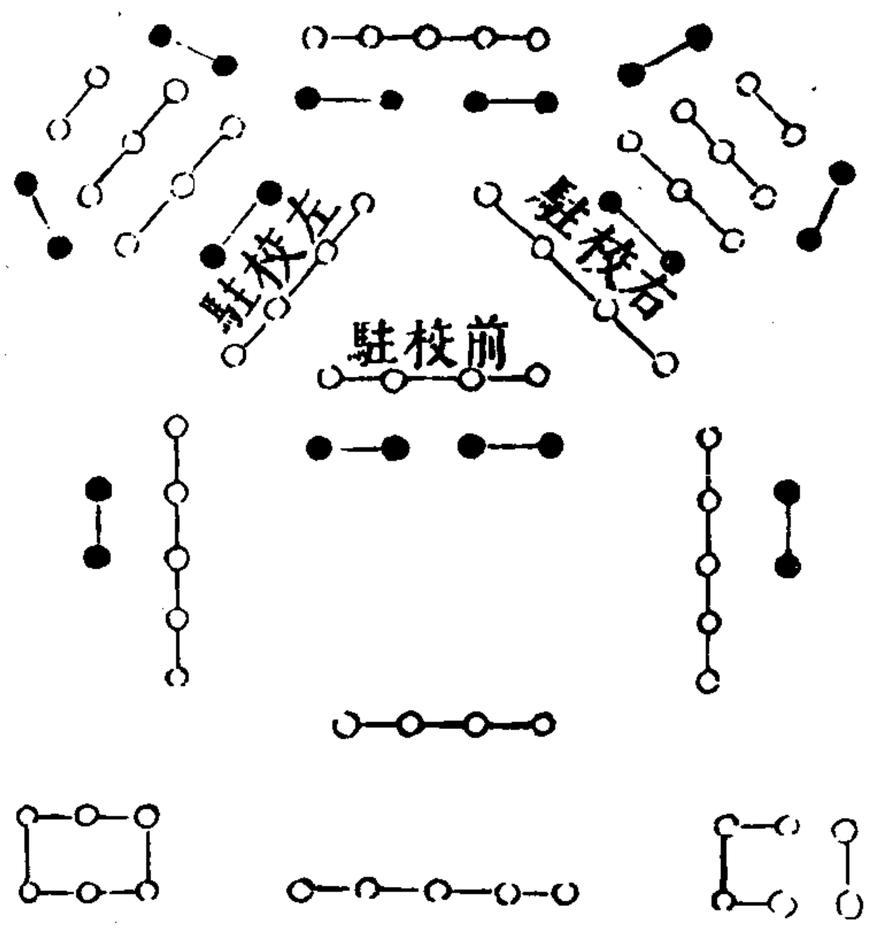
趙本學先鋒應敵第八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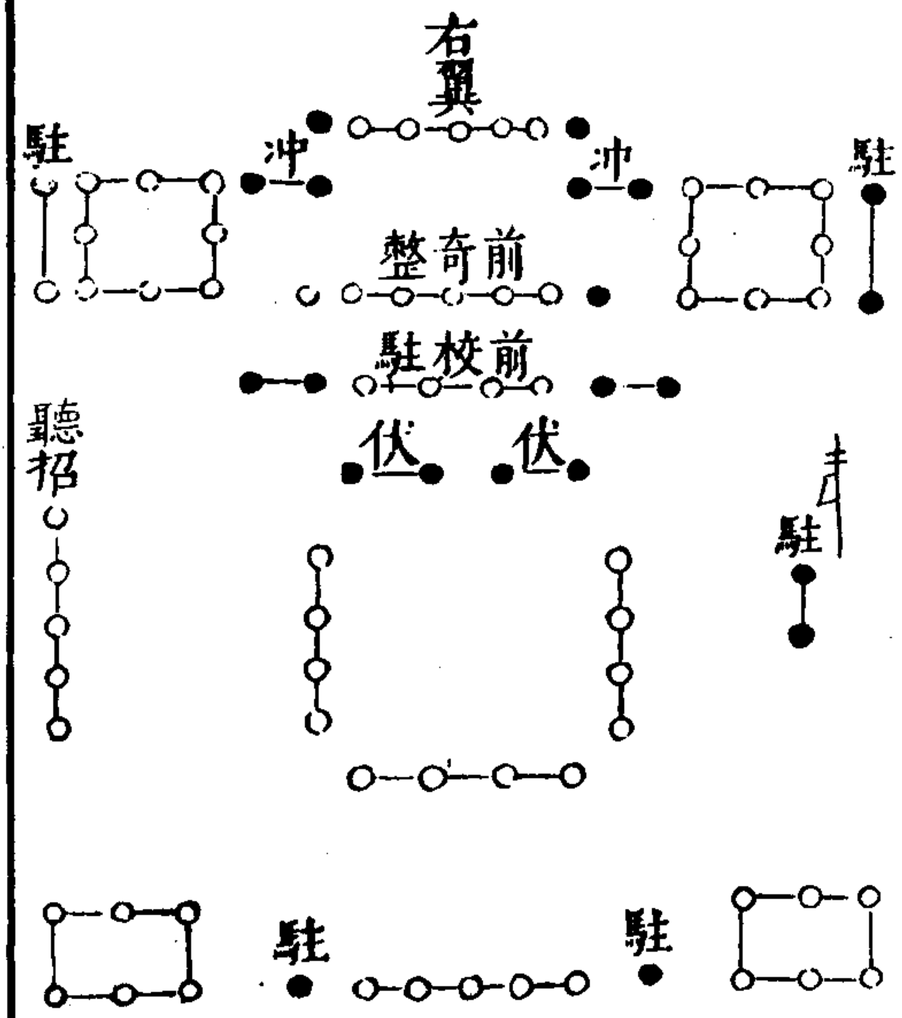
趙本學敵攻左哨第九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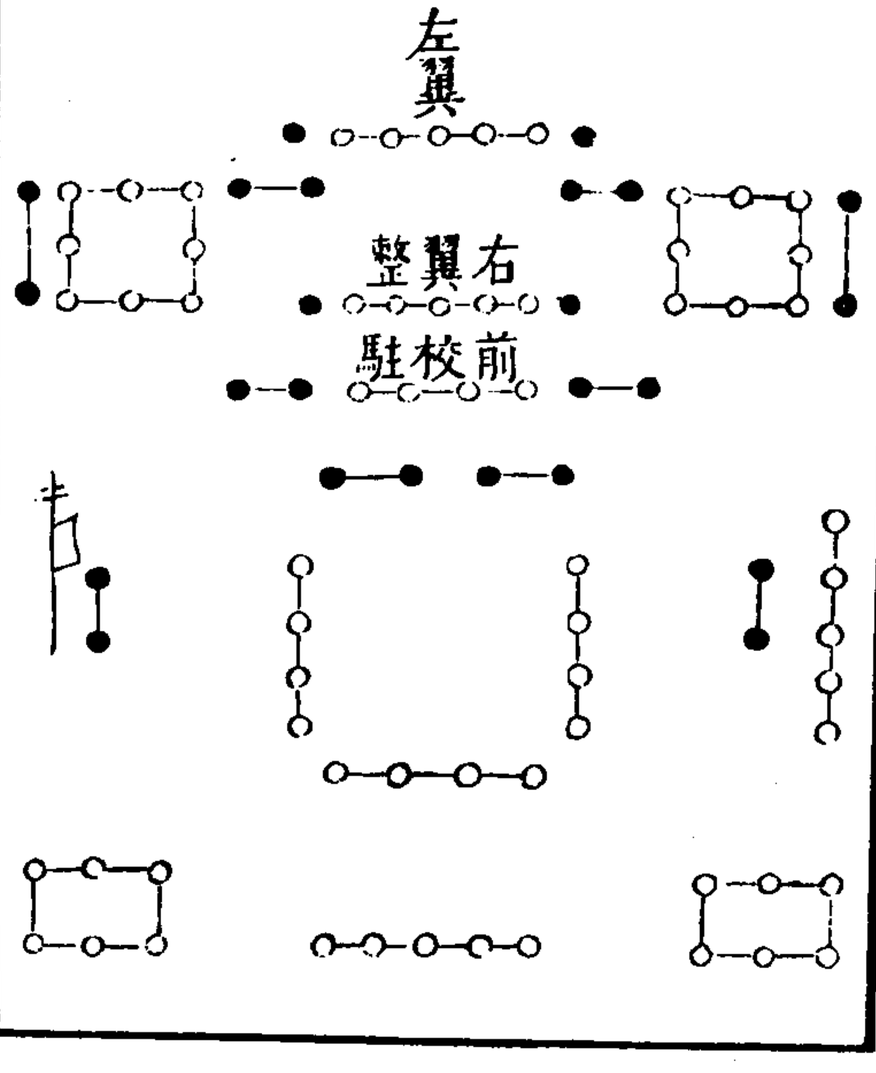
趙本學兩攻敵哨第十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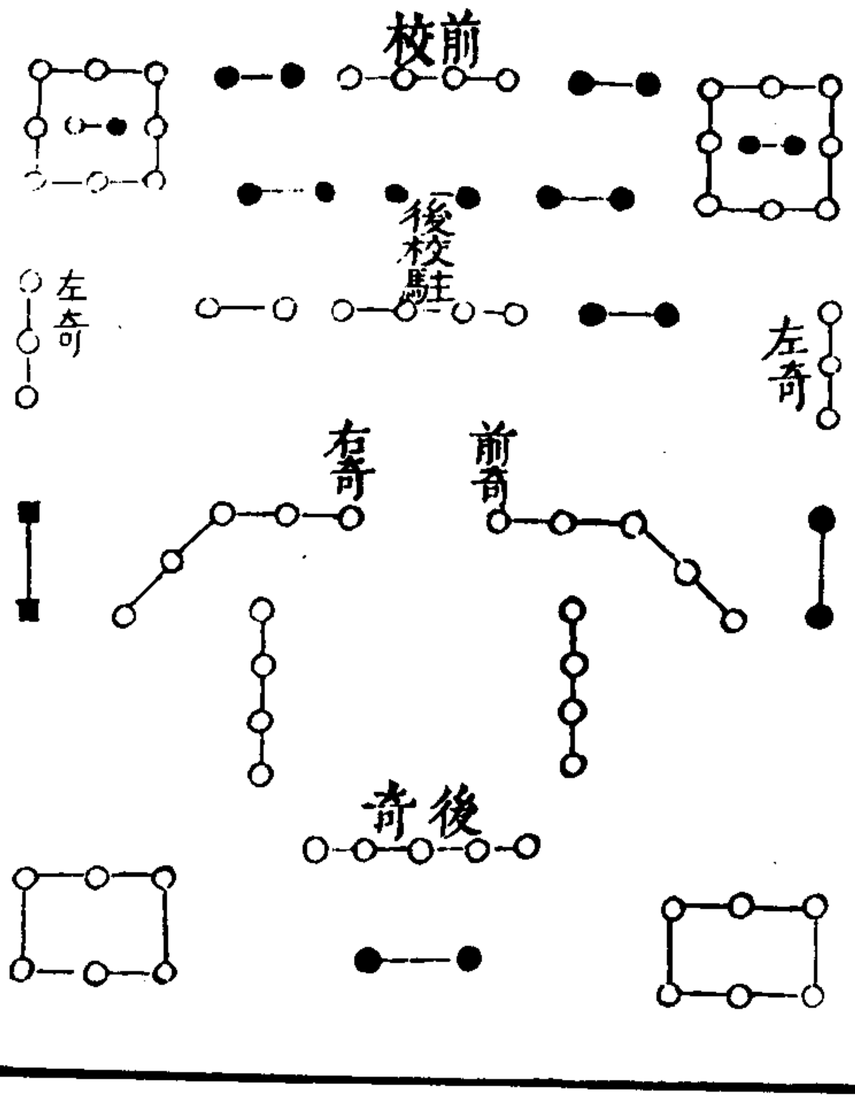
趙本學再合右奇迭戰第十一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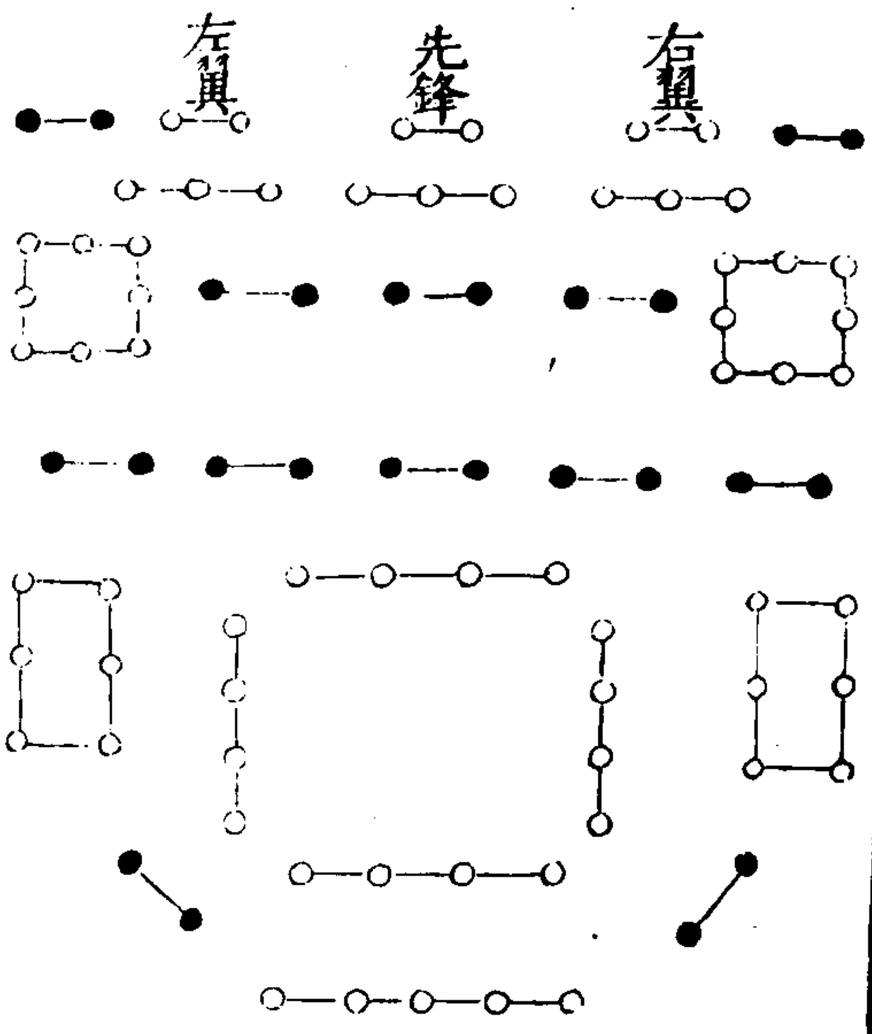
趙本學三合左奇迭戰第十二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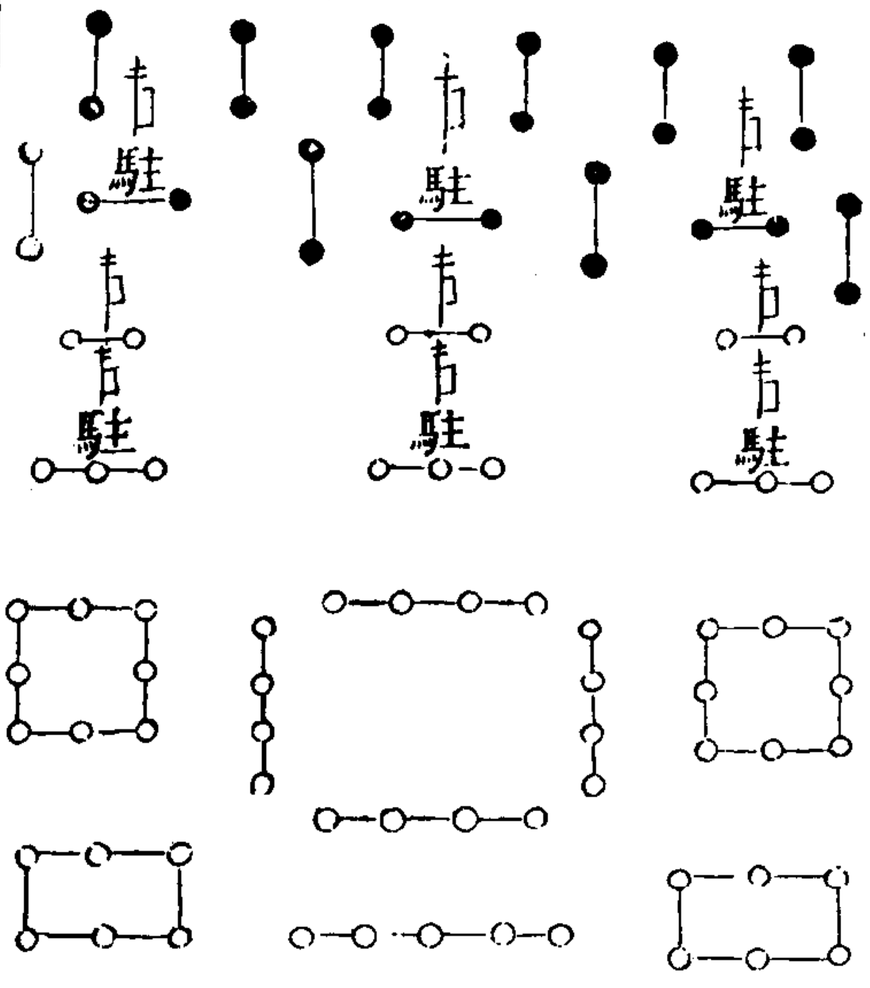
趙本學四合中軍迭戰第十三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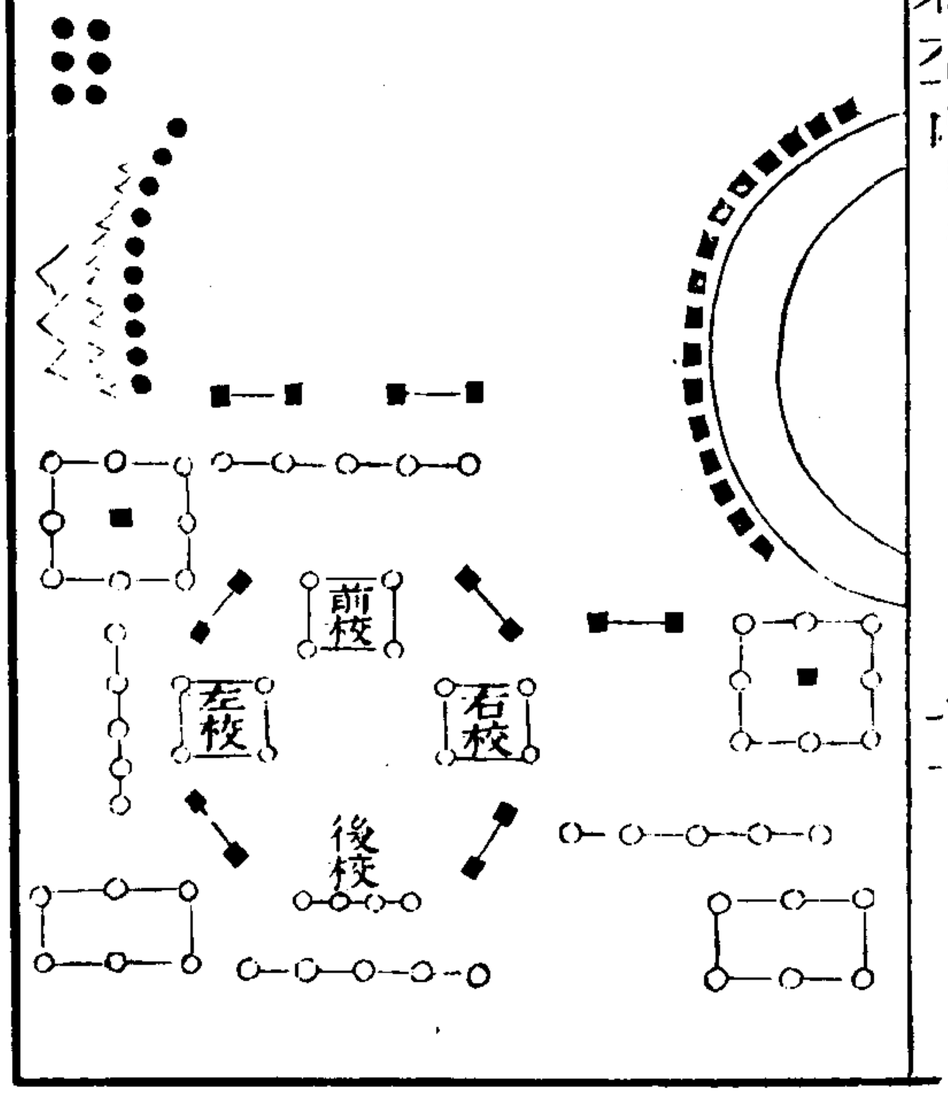
趙本學五合三軍大戰第十四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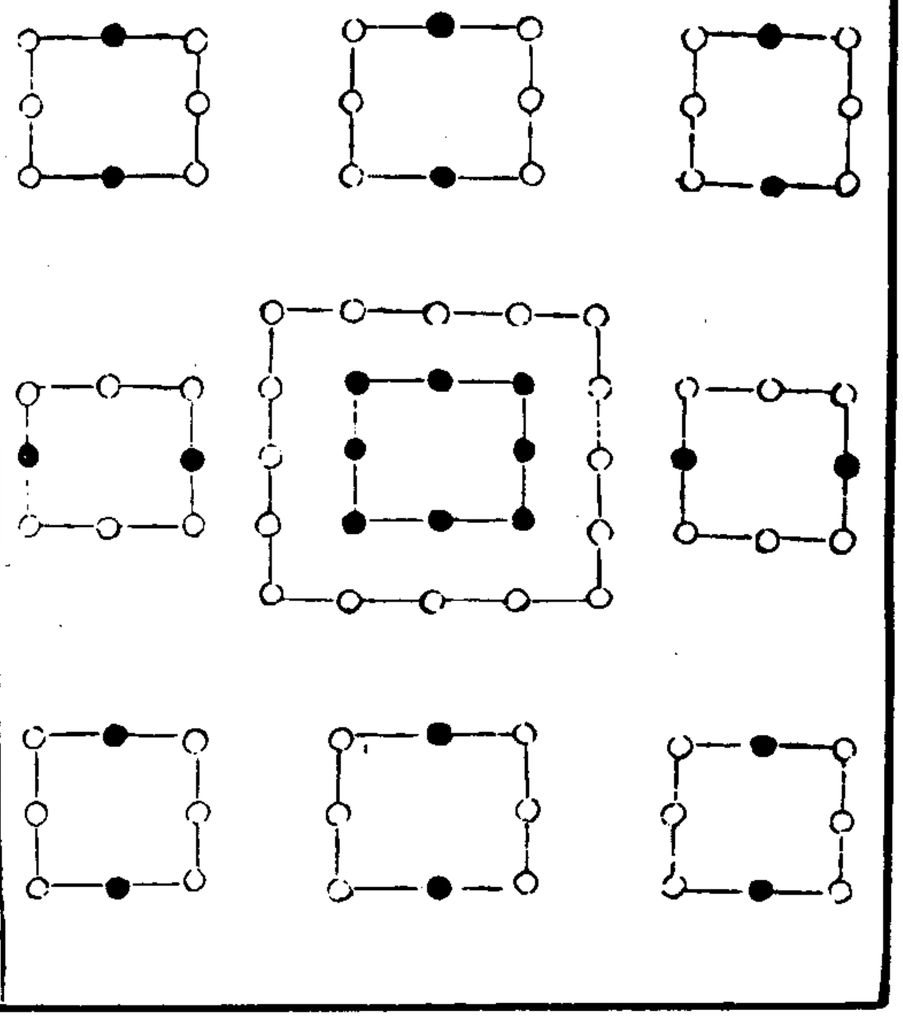
趙本學戰勝追逐第十五勢圖



趙本學據險阻敵第十七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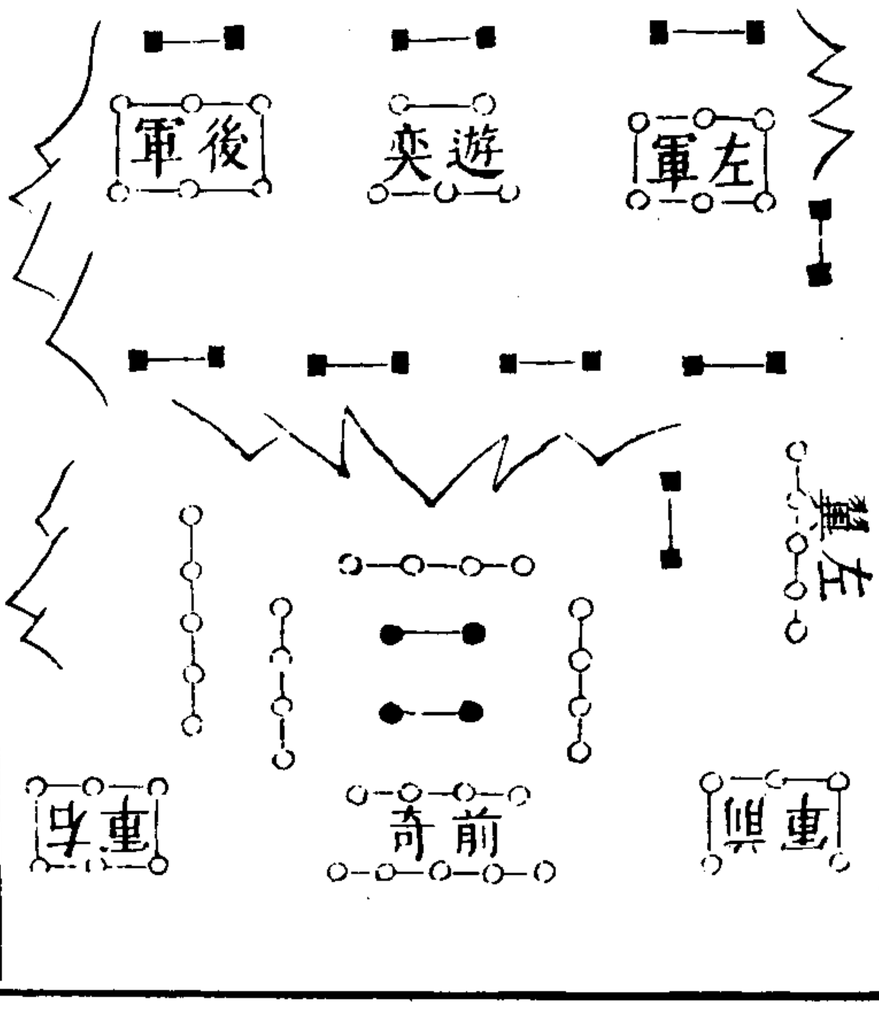


趙本學牧陣整兵第十六勢圖



武備志卷六十四　陣練制　陣十三　十一

趙本學迴軍轉戰第十八勢圖



武備志卷六十四　車練制　陣十三　十二

趙本學曰、孔明出師、常用十四陣、陣各一千五百人、騎兵二十四陣、陣各一千人、步兵四正四奇騎兵四冲各以六爲陣、中軍以十六爲陣也、四正者前軍左軍右軍後軍也、四奇者前奇右奇左奇後奇也、四冲者前冲右冲左冲後冲也、制兵不離前後左右中五者而已、中軍分爲中軍、四正四奇一十二陣之羽翼爪牙馬、行用不窮、皆出於冲騎、故二十四陣以二十將領之、爲身四正爲四頭四奇四冲爲八尾首尾相救變

則居前、止則居後、戰則進退無常位、猶十二辰流行四方以出變化之功也、中軍冲騎八陣四將軍領之、一將軍各領二陣、前冲隨前校之步卒右冲隨右校之步卒左冲隨左校之步卒後冲隨後校之步卒辰戌丑未居中央也、四正冲騎八陣四押衙領之、一押衙各領二陣、前冲隨前軍右冲隨右軍左冲隨左軍後冲隨後軍、寅申巳亥居四隅也、四奇冲騎八陣四總管領之、前冲隨前奇右冲隨右奇左冲隨左奇後冲隨後奇、子午卯酉居四方各步兵六陣臨戰隨敵所向之方增損、不在此例也、如敵當其前、前奇左奇各撥一陣入前軍右奇後奇各撥一陣入右軍前軍右軍各以八陣結爲方陣謂之二拒四奇各五陣鼎足而立、此奇正重輕之別也、中軍後拔八員、前後左右校、各領步兵四陣、前後左右冲將、各領騎兵二陣、中軍所領、無非精兵、破敵之所賴者也、非特爲護衛主將設也、故陣開兵出、必以前校步兵四陣、前右冲四陣、當前出布駐陣、以爲先鋒之援、四正四奇將校三員、總三十二員、夫中軍步騎八陣四將軍八營步騎卒九萬八千人、中營將八員、外營將二十四員、無非握奇起數、前聖後聖、錯綜相合、有如此也、使黃帝孔明復生於世、兵有多寡不同、而陣隊分數、更無增損之法、

趙本學論陣法正宗

學按古陣法、伏羲易象爲之宗、軒轅握奇觀象而成者也、孫子乘之、戰國象棋、又得握奇之秘旨者也、自是以後、不復傳矣、諸葛武侯因乘之象碁之陣而悟握奇之文、分九軍、別奇正、於是而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方之制焉、武侯既沒、賴瞿塘遺跡、縱橫獨存、有李靖能識其扃鑰、開一代之民域、蓋武侯之後又一人也、其餘明將無代無之、不過智謀善戰、暗合古法、其於節制正宗、孰知之耶、又孰攷之耶、文士紛紛、穿鑿陳言、妄立形勢、巧而無用、學聚圖而辯之、竊憂聖人之法不傳、而天下之亂無日而已也、然正宗不演、終迷擣堉、辯與不辯、

均爲無益、故不得已、槩其始終、繪爲鈐圖凡十有八勢、以係論辯之後、其陣隊分數、將校名色、戰守節度、復約爲法、以係鈐圖之後、千載不傳之秘庶呈露無餘云、

俞大猷趙本學陣法發微四章

猷讀先師所授韜鈐內外篇者有年、領其大旨、知其無一不根極於易者、茲著發微四章以檃括之、然後見先師輸精蒐繹、窮乎先天後天之卦、河圖洛書之數、九軍八陣之法、自伏羲文王四聖而下、逮漢孔明唐李靖宋岳武穆所著、雖小大不同、而同出天地理數之源者也、千古聖賢垂世之典、宗祖符契之大、昭如日星、其有功前世不槩見耶、學者玩此而自得焉、當知猷所論者、一本其所授自然者寫之云爾、若穿鑿附會則猷豈敢、

第一章

猷按先師論著軒轅握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伏羲之圓圖也、黃帝則之、是爲圓陣、故首布乾而坤次布兌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文王後天之方圖也、諸葛亮則之是爲方陣、故首布乾、次坤、次坎、次艮、次震、次巽、次離、次坎、黃帝之陣有七、以象而取之、陣於外爲天、陣於內爲地、陣於天地之間、變化不測爲風雲、上下不動爲衡、兩端不動爲軸、卯酉相當爲衡、奇正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爲天陣、於坤爲地陣、於艮爲雲陣、於震爲龍陣、於兌爲虎陣、於離爲鳥陣、於坎爲蛇陣、旌旗隊伍之制在其中矣、河圖之數、一二三四五爲奇、六七八九十爲正、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黃帝之陣天也、衝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衡也、軸也、

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於一正洛書之數二四六八爲奇一三五七九爲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南之東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友之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各一奇而間一正焉諸葛亮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亦各以一正而間於一奇夫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爲經緯此其所以玅也

第二章

黃帝黃帝實得之伏羲伏羲實得之積卒之宿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地理數之源也是與羲之易禹之範大撓之曆同出聖人心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呂旦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相關並行而不倍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已極其變也陽往居陰陰往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神明生焉伏羲之陣內險而外順順所以爲奇黃帝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爲奇太公之陣五行爲正三才爲奇周公之陣三軍爲正游闕親戎爲奇象棋之陣車馬礮爲奇韓信之陣右中後爲正前左爲奇孔明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太白陰經之陣四方爲正四隅爲奇曹操之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旁擊爲奇李靖之陣車徒居前爲正馬軍跳蕩居後爲奇及乎臨機制敵變化無常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奇正之變如循環之無端是與易交同一屈伸盈虛消長往來之機也所以然者有一定之理斯有一定之數斯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孔明實得之孫子孫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

勢爲勢而不本乎理數之自然則逆而且敗人豈有意於强合以爲奇哉亦豈無意而姑取之以爲準則哉

第三章

猷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易卦及布師卦爲八陣圖者夫兵爲陰坤者陰之卦爲兵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繫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爲師也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曰師或輿尸凶六四曰師左次無咎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坤貞坎悔爲比也六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艮貞坤悔爲謙也六五曰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坤貞震悔爲豫也象曰利建侯行師震貞坤悔爲復也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坤貞離悔爲晉也上九曰維用侵伐厲吉無咎離貞坤悔爲萃也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爲坤也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象占以示人用兵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爲將握兵之象大衆居外小衆居內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之象伏羲故名之曰師陣於後爲後拒陣於中爲中壘後闕則不整中擾則虛初當其後四當其中不宜於動者周公係辭而其辭皆凶所以欲人敦陳而整旅也中軍之前爲先鋒二者兵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四當其位可以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欠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也駐隊之前爲前陣前陣之前爲駐隊駐隊以拒禦爲主非濱於危不用之當其前六當其先其動宜矣而其辭皆吉所以欲人交發而並至也夫聖人著師卦之象占無不暗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位消之於微剪之於著既善於兵而又必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少也

第四章

猷按先師論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於造化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靜焉山澤一流一峙焉日月一盈一虧焉星辰一經一緯焉動者流者虧者緯者變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之根也皆動則傾皆靜則墜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虧則兀皆緯則錯皆經則繫矣故聖人制陣一奇一正之相叅其正也不動如山其徐如林難知如陰其奇也侵掠如火其疾如風動如雷震豈出於私智强爲哉河圖之數六八七九相連而爲外層一三二四相連而爲第二層十相連而爲第三層五相連而爲裏層合而爲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轉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居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爲九矣而伏羲方圖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爲外層兌艮咸損相對而爲第二層坎離既未濟相對而爲第三層巽震恒益相對而爲裏層亦合而爲一者也圓圖之卦折自否以之坤八卦而轉居於子折自履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丑折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寅折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居於卯折自同人以之明夷八卦而轉居於酉折自無妄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太極居中亦分而爲九矣故聖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內外四層大小相包如城如郭如衛如營周迴完密深固而不可敗焉其分也無不離爲八向握奇居中有首有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豈出於私智强爲哉法曰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又曰分不分爲靡軍聚不聚爲孤旅是知其當然而已耳知其所以然非聖人吾誰與歸

陣練制

陣 十四

俞大猷駐陣圓形圖

俞大猷駐陣方形圖 二圖共說

俞大猷戰陣三疊勢圖

俞大猷戰陣奪前蛟勢圖 二圖共說

戚繼光鴛鴦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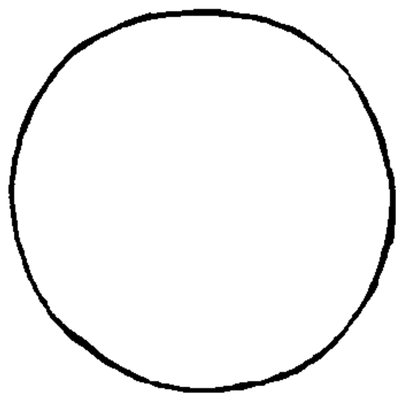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戚繼光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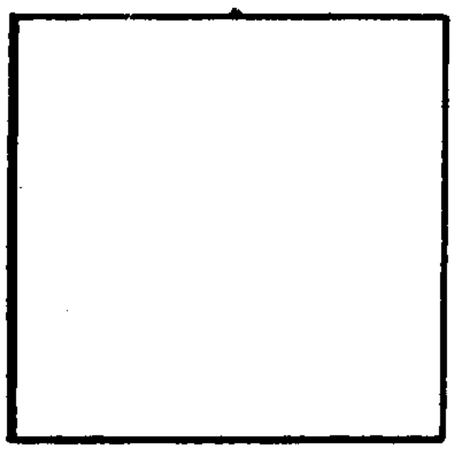
戚繼光二伍各變小三才陣之圖

戚繼光鴛鴦陣變三才陣之圖 三圖共說

俞大猷駐陣圓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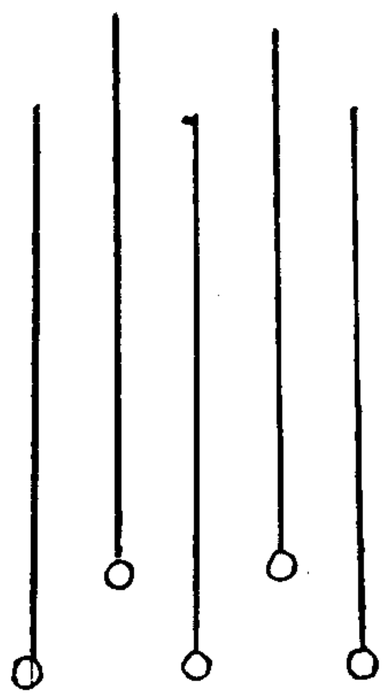
俞大猷駐陣方形圖



俞大猷曰、爲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因地勢不便爲曲爲直爲銳則在隨時演布也夫重疊幾層、多寡幾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衆寡之數、隨時演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以一圈爲隊、一畫爲行、先筆之紙上耶、故今只具方圓二形、不用圈點爲數者、要以活心活法、望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名相別衝之不亂撼之不動而已學者用功須先

將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焉、然後隨機應變、因時立宜、舉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或不用古人之法、自我作始亦可也、謂吾胸中全無一陣可也、謂吾胸中有百千萬陣亦可也、若穿鑿附會、强執一圖、謂足以應敵制勝、則或恐徒讀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趙括一人也耶、

俞大猷戰陣三疊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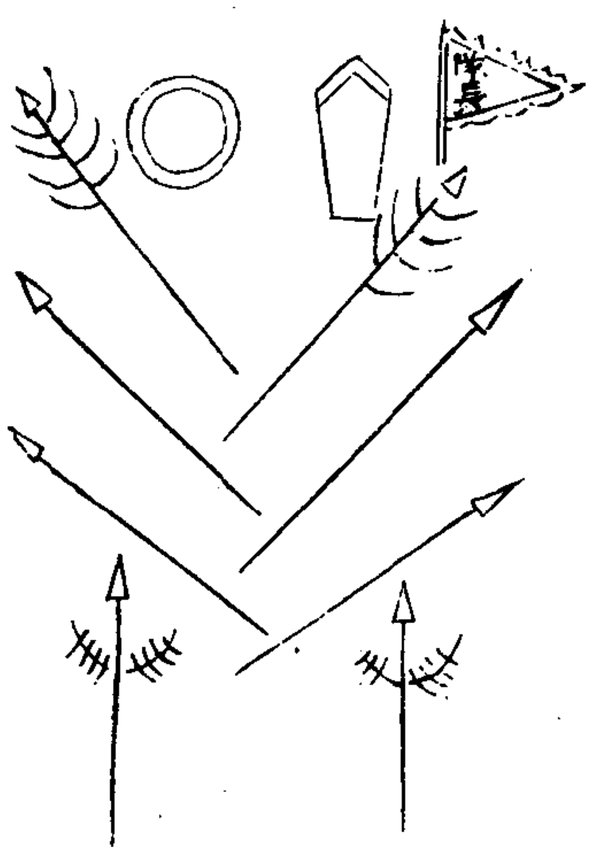


俞大猷戰陣奪前蛟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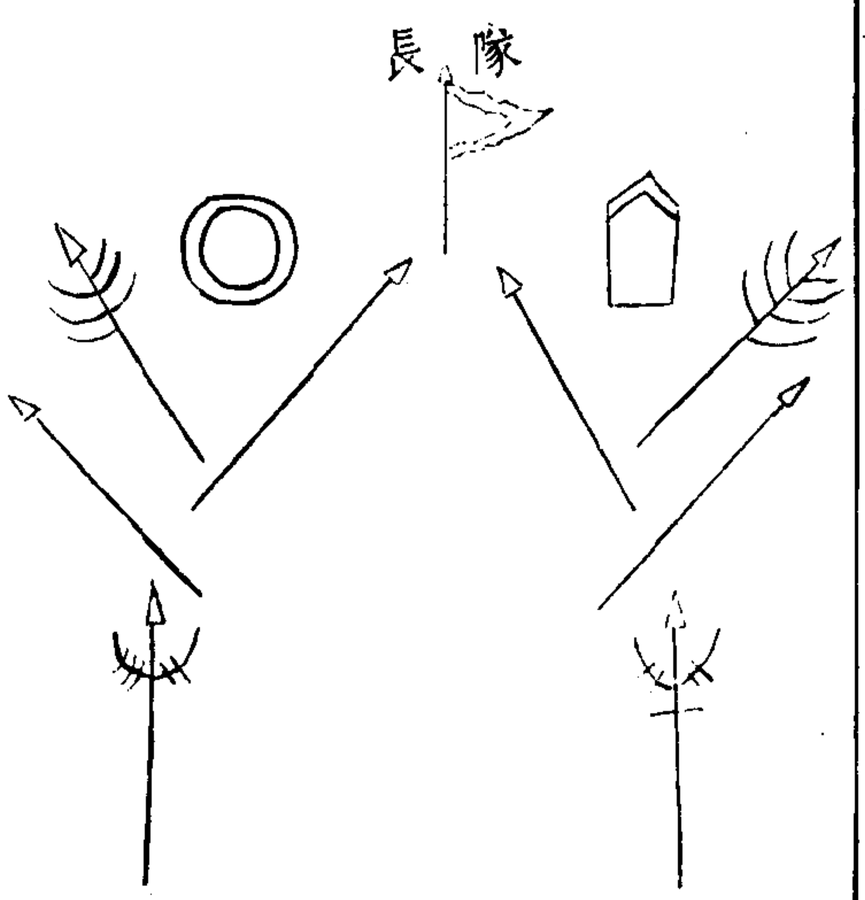


俞大猷曰、右二形不同、而數皆用伍、乃見敵之時於駐陣之中、發其精銳以接戰者、其法敵在五百步、或一千步之外、則鼓聲和均、徐徐而行、各以後隊之兵、行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及敵至五十步、或一百步之間、則鼓聲擂急、踴躍前衝、各以後隊之兵衝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先合爲正、後衝爲奇、奇復爲正、正復爲奇、如環之循而不可窮、如圓石之轉於千仞之山而不可禦、地窄只用一伍、寬則用十伍百伍千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戰隊、寬則加以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然兵進輕退重、進易退難鳴金而退一如進法、各以前隊之兵退立於後隊之後更番止齊盡如迎戰之勢乃可也、噫、進退之際、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敵皆得反而乘我、止以齊之、節而制之、千古兵法盡在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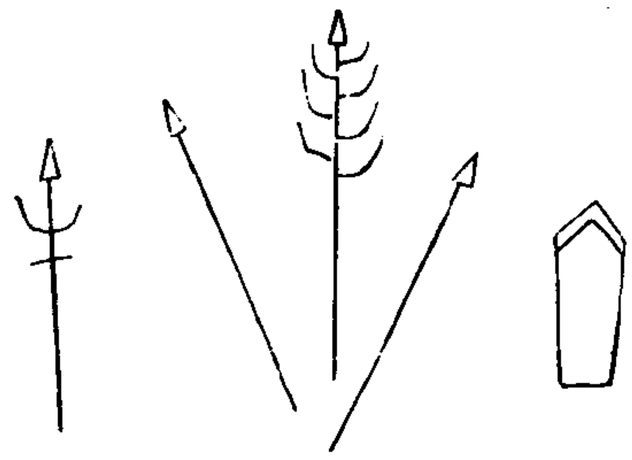
戚繼光鴛鴦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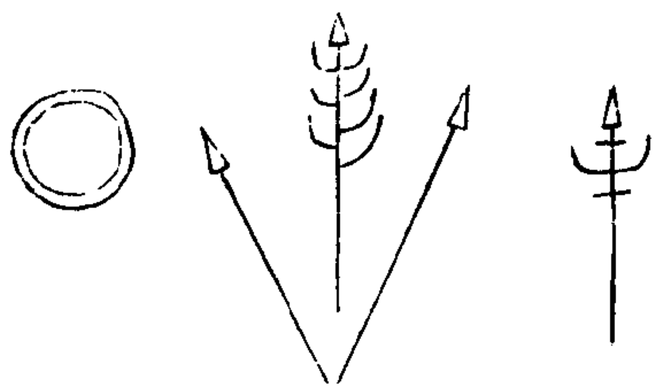
戚繼光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之圖



戚繼光二伍各變小三才陣之圖
原右一伍變



原左一伍變



戚繼光鴛鴦陣變三才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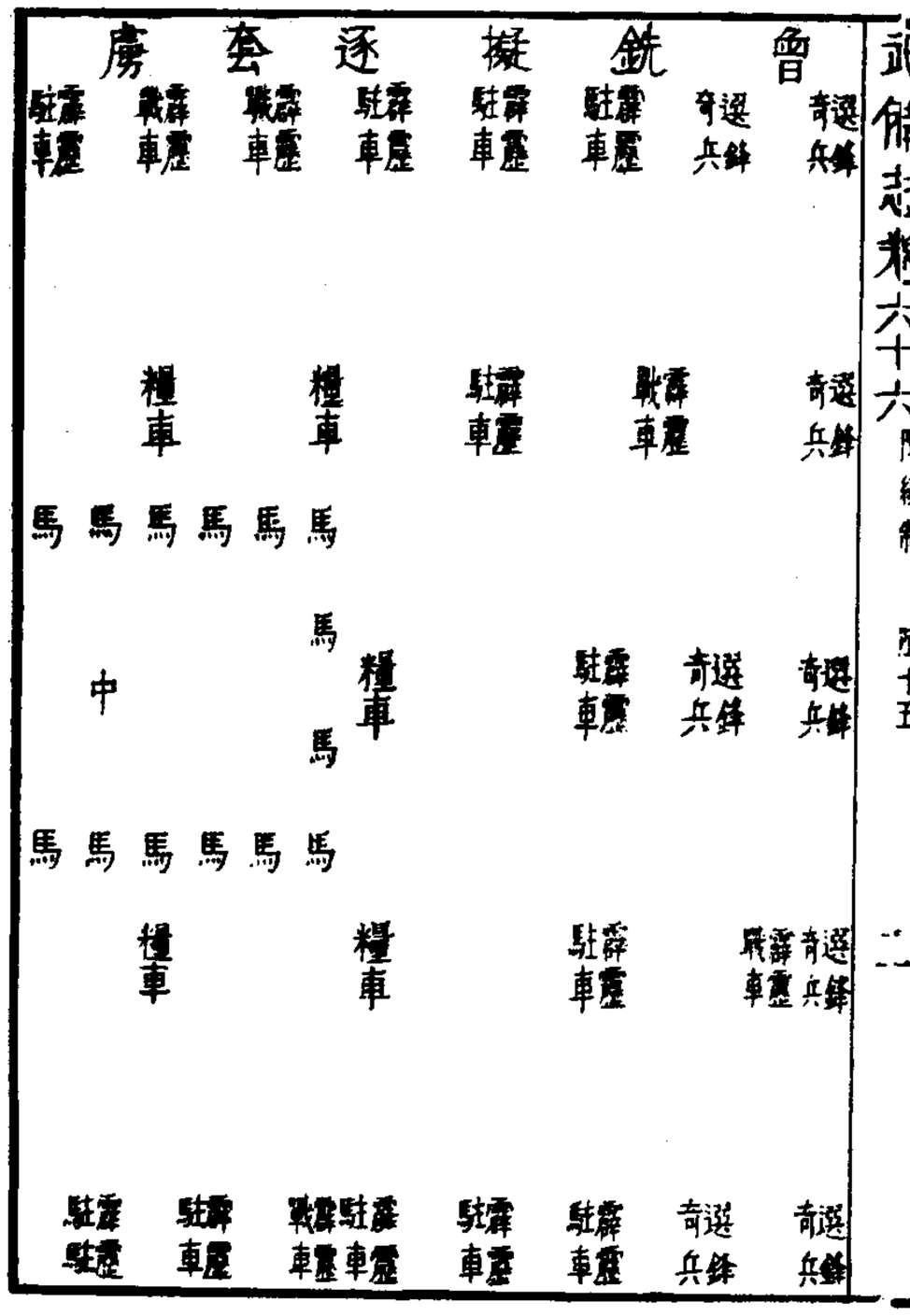
戚繼光曰凡鴛鴦陣二牌平列狼笔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笔短兵防長鎗進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挨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斩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抵於後緊隨牌進交鋒笔以救牌長鎗救笔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斩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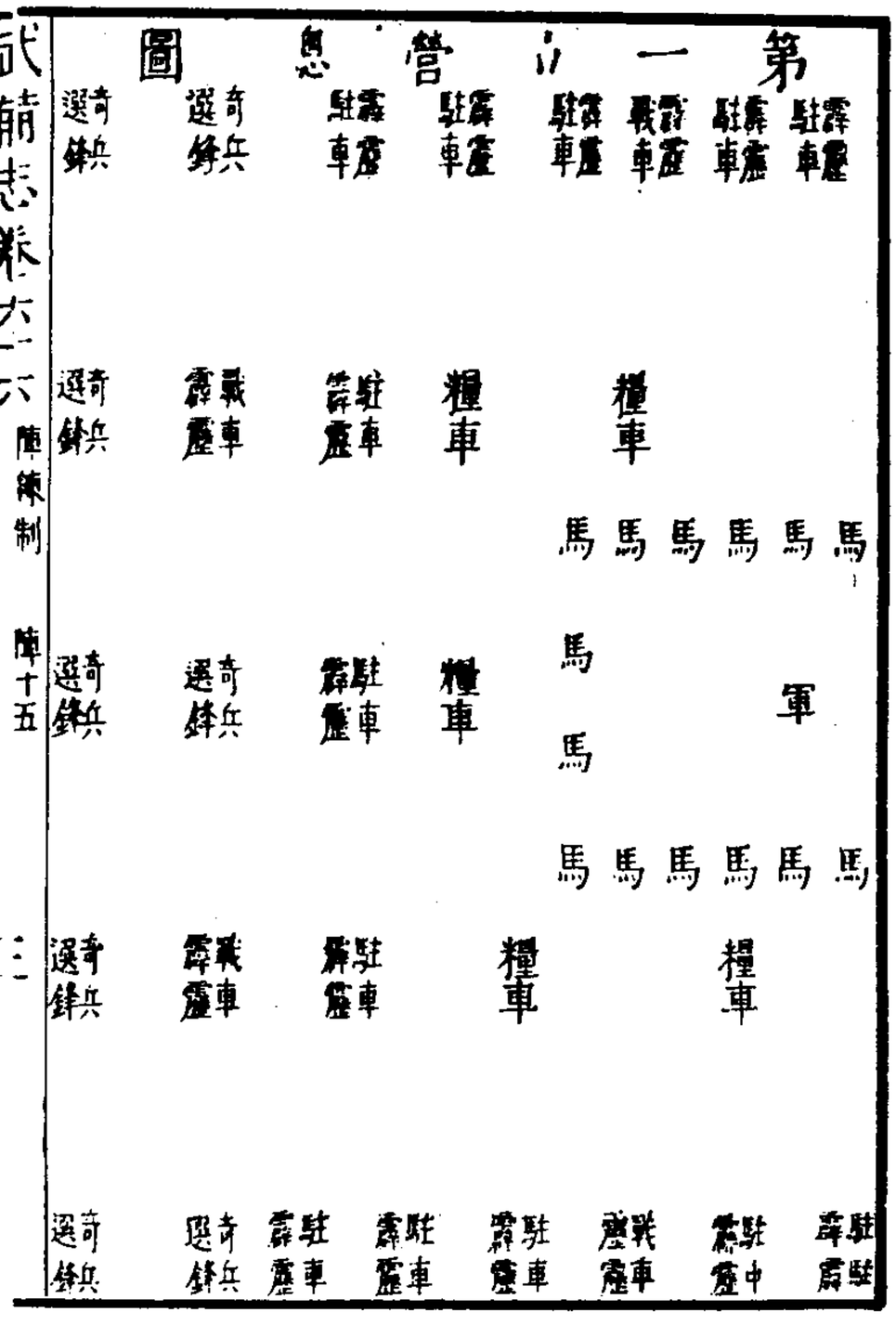
一七〇一 冊 續修四庫全書 2 版反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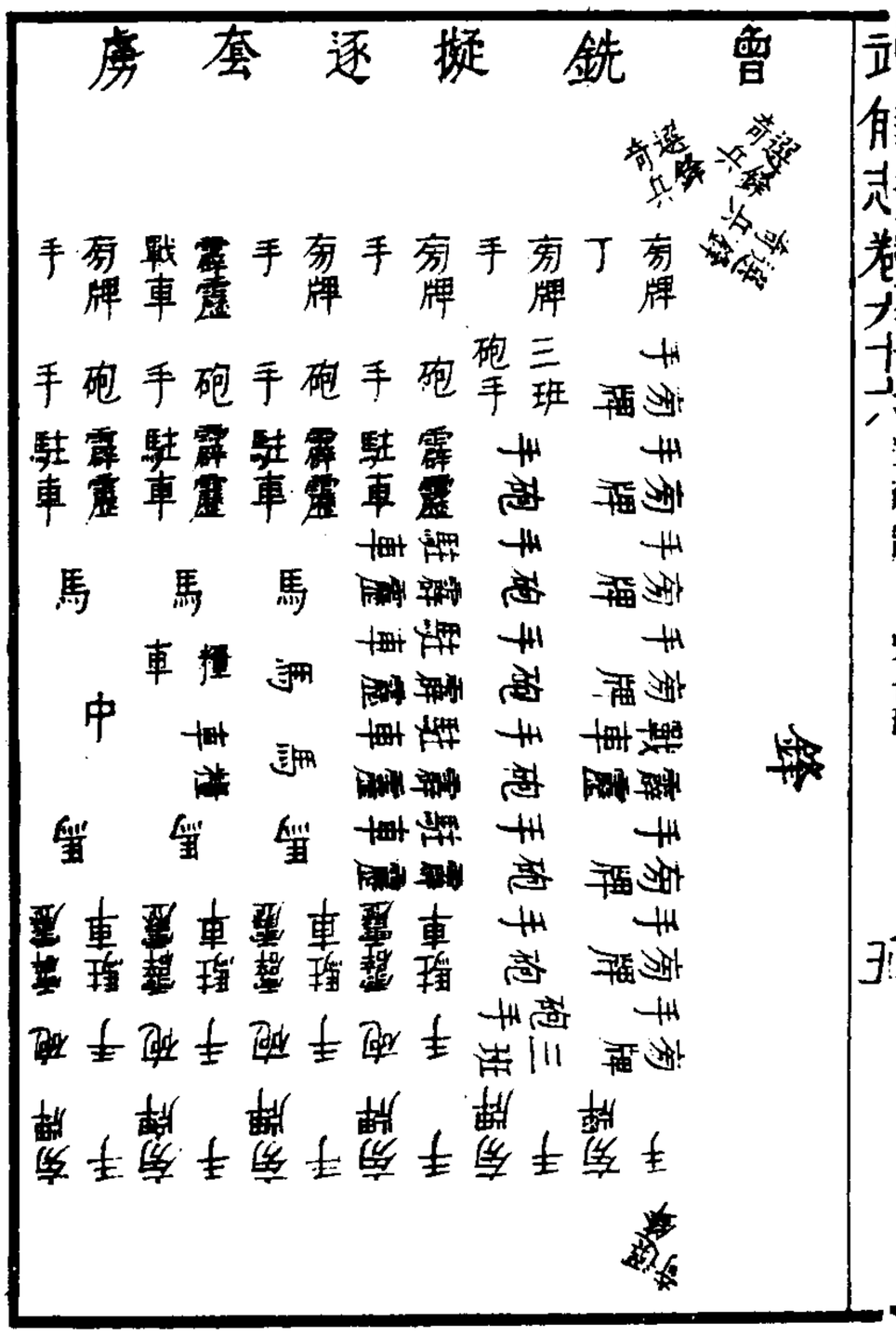
陣練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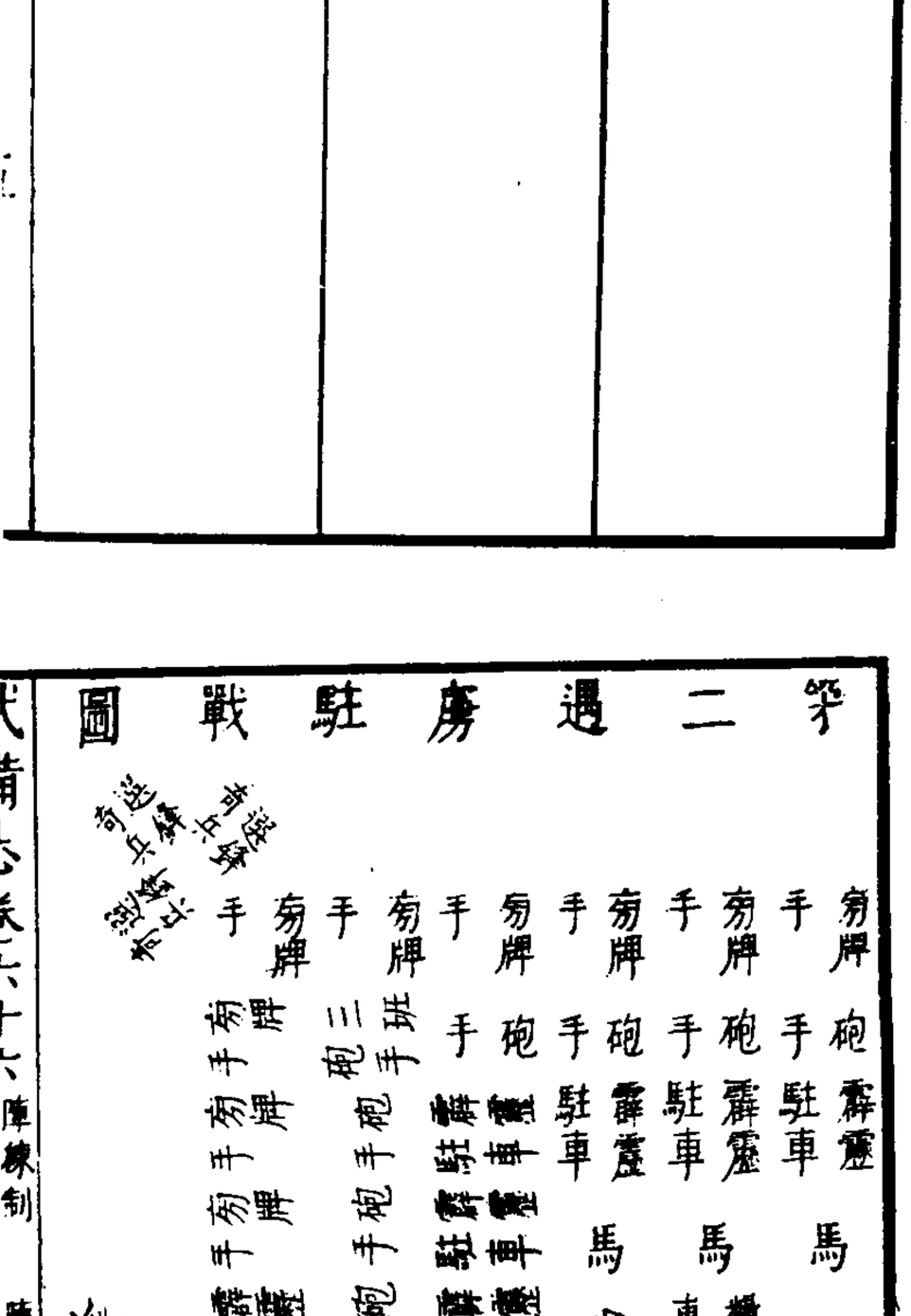
陣十五

曾銃擬逐套虜第一立營總圖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二遇虜駐戰圖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三前鋒車戰圖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四騎兵逐戰圖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五步兵搏戰圖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六行營進攻圖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七變營長驅圖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八獲功收兵圖說




第一營息圖
馬 馬 馬





一二六七、方營也、分表裏以守、三四五八、長營也、分前後以戰、五十人內、二十八人管火器、凡兵馬遇警下營、則選鋒并殿後各奇兵四面成列、迎敵護衛、即將各霹靂車、照依行伍、內外環列、結爲兩重、隨車軍士俱各下馬、馬歸營內上出營、前牌手執牌立於前鋒車空、每空各四面其大小連珠手把盞口將軍等火器弓箭相兼裝整、列置三班、立干戰車後駐車前營下既定、選鋒馬軍各

驟隊營之四角三隊攢整相犄又於營之四門每門一隊分爲兩隊列於門之左右虜來衝突則頭火器出於前鋒車前必迎機點放二班火器出至戰所二班方回三班火器出至戰所頭班方回更番迭出循環不窮如虜勢不退或大衆四集則將前鋒戰車上霹靂火砲箭一擁齊發而四角選鋒擺營以鐵索鈎連防其衝突軍人捉馬盡斂入車營內輜重器具俱在中軍于圍此方營也因地制

形或圓或直或矢或由于營中

車馬步皆是一營分三節

鎗　銃　擬　逐　套　虜

霹靂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三班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馬馬　馬馬　馬馬　馬馬　馬馬　馬馬　馬馬　馬馬　馬馬　馬馬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糧車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捉馬驟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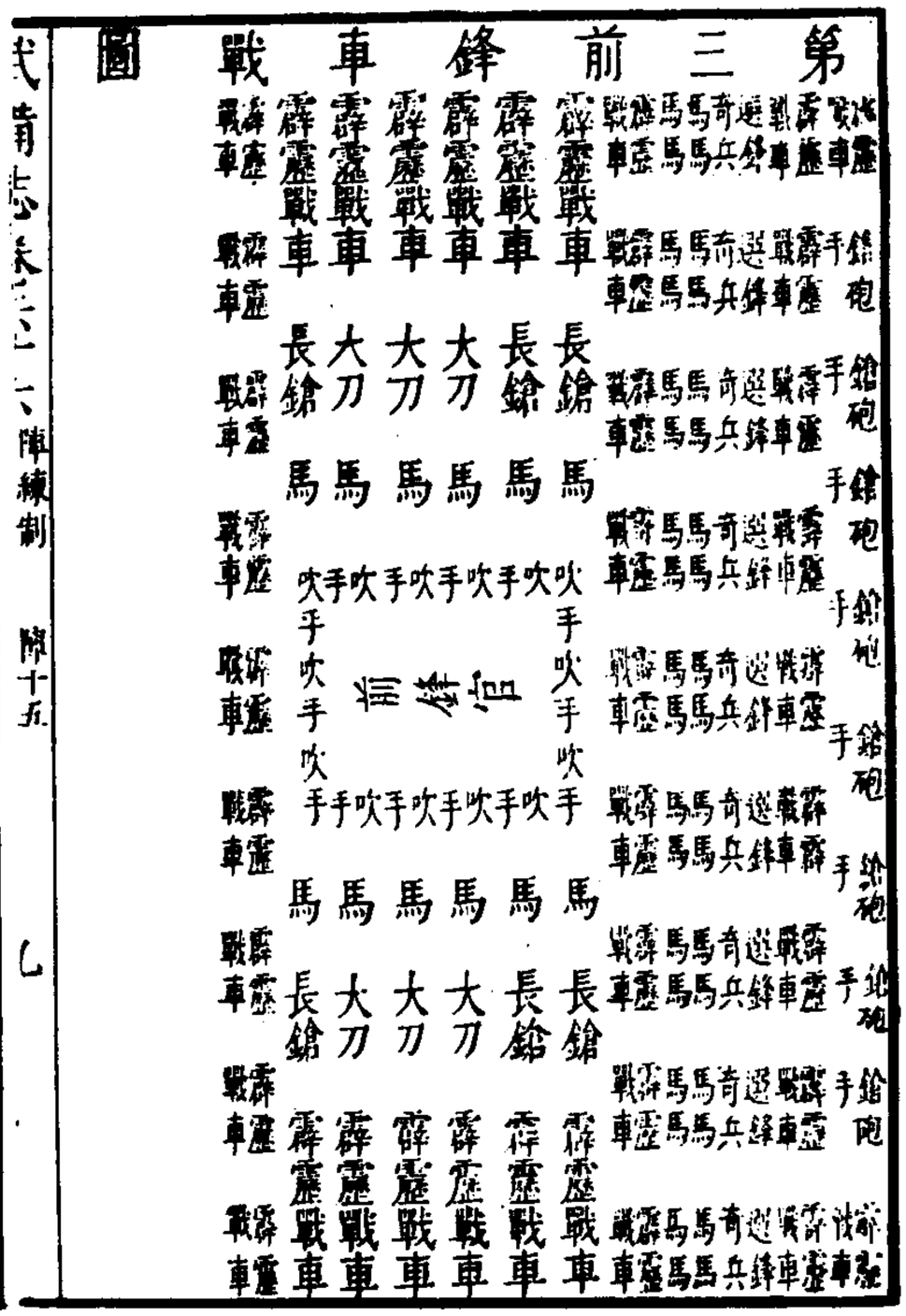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霹靂戰車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鎗砲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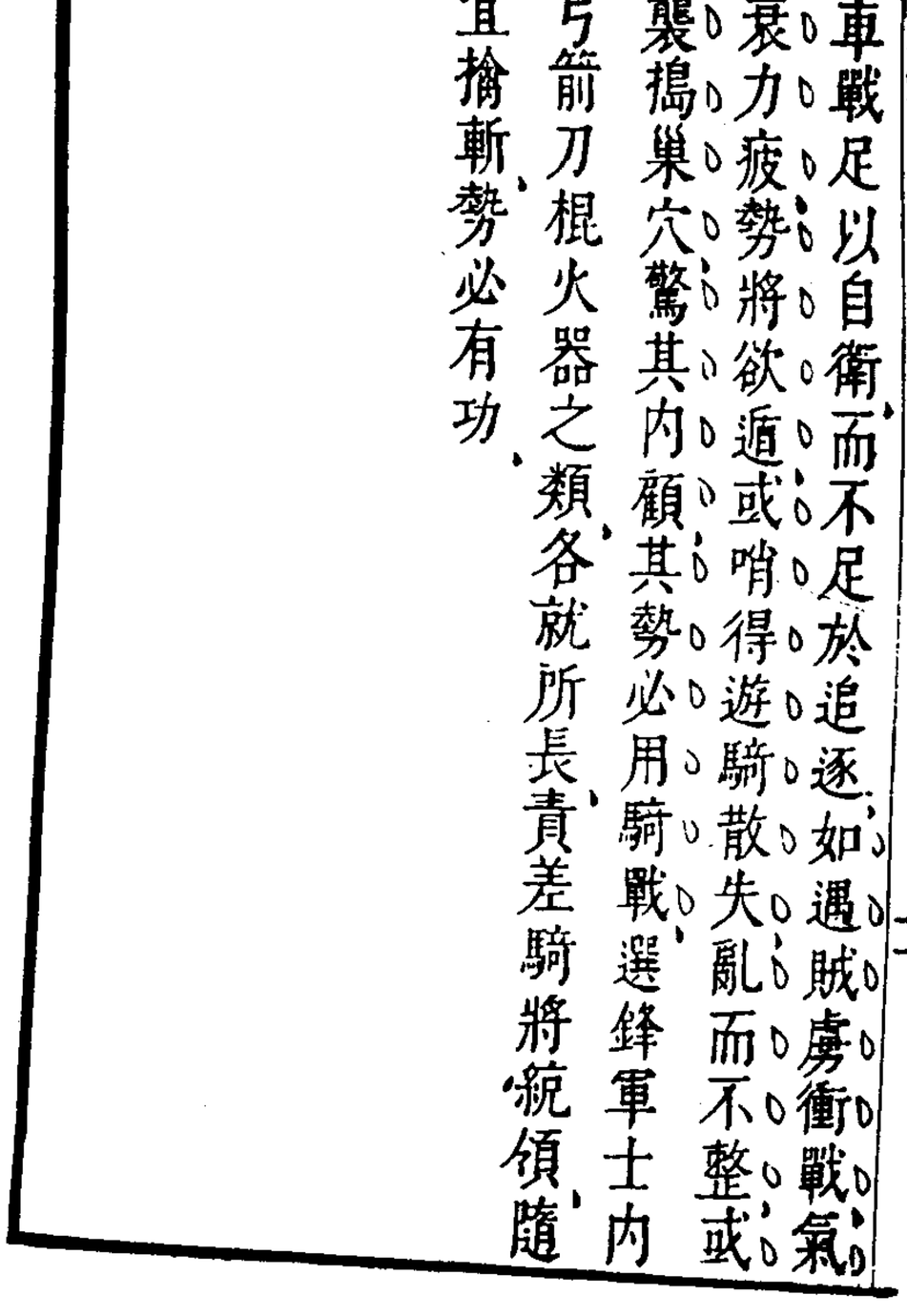
虜牌　虜牌　虜牌　虜牌　虜牌　虜牌　虜牌　虜牌　虜牌　虜牌

復套之兵有車戰有騎戰有步戰隨宜應敵如行
管報到賊勢重大川湧雲集而來則當用車戰中
軍舉號將前後霹靂戰車盡數掣出連營結隊布
爲方陣選鋒奇兵伏列戰車後老營前而老營又
綴於後以爲聲援俟賊之來挨牌火器番休疊發
如前攻打遇賊氣少衰則營中奇兵奮勇突出就
陣擒斬是以火器攻其堅以精銳擊其惰勞逸主
客之勢在我而賊疲於奔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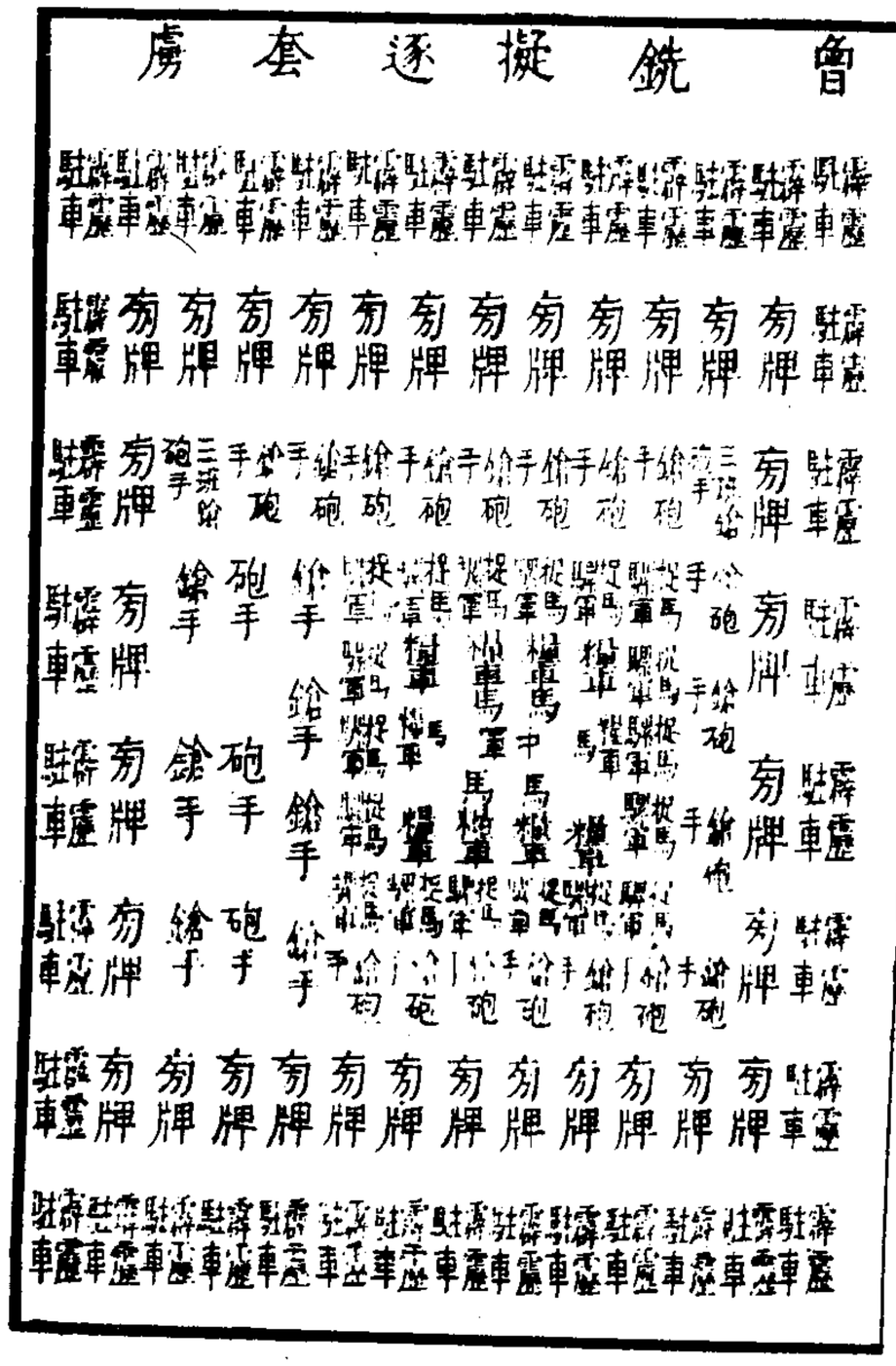
第三前鋒霹靂戰車圖


霹靂戰車 長鎗馬 吹手
霹靂戰車 大刀馬 吹手
霹靂戰車 長鎗馬 吹手
霹靂戰車 大刀馬 吹手
霹靂戰車 大刀馬 吹手
霹靂戰車 大刀馬 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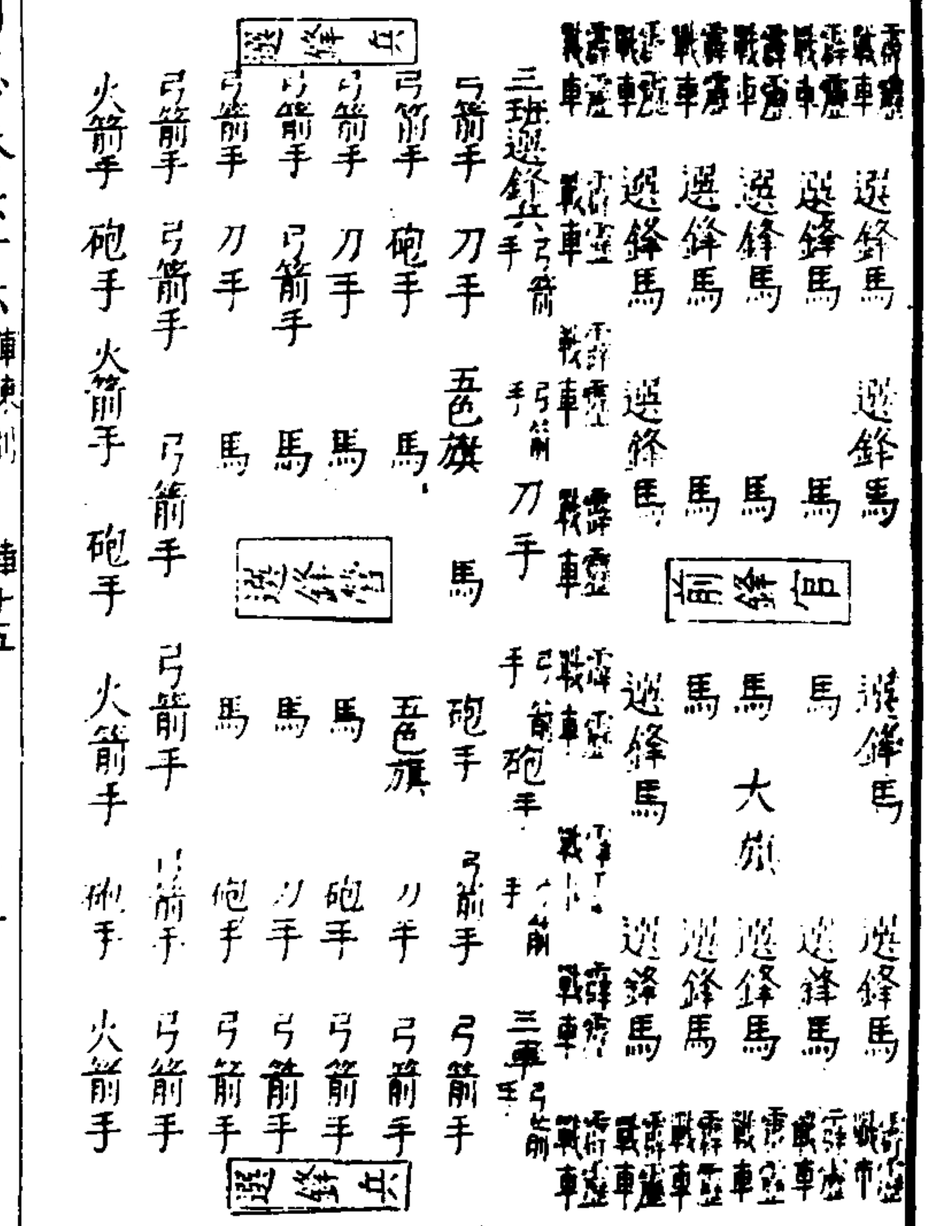
第四騎兵逐馬奇兵圖



車戰足以自衛而不足於追逐如遇賊虜衝戰氣衰力疲勢將欲遁或哨得遊騎散失亂而不整或襲搗巢穴驚其內顧其勢必用騎戰選鋒軍士內弓箭刀棍火器之類各就所長責差騎將統領隨宜擒斬勢必有功



第五步兵搏戰圖


選鋒馬
選鋒馬
選鋒馬

第六行營進攻圖


霹靂車 戰車 鎗砲手 霹靂車 駐車 鎗砲手


第七變營長驅圖
選鋒鎗砲霹靂駐車
選鋒鎗砲霹靂駐車
選鋒鎗砲霹靂駐車

第八獲功收兵圖



出師千里戰非一合、倘遇有功便當斂戢不宜玩黷我兵乘勝追斬虜如糾衆來援中軍鳴金舉號、速將戰士斂入車營虜衆雖至無能爲也遇夜則馬軍戰車合歸大營照舊分布仍撥奇兵二三百名每五十名聯爲什伍分投哨探於大營之外仍坐更傳籌以嚴警報

逐套虜陣圖總說

自胡虜據套日久爲患日深恢復之議自來每難之殊不知彼既得我地利孳牧轉盛氣勢日强門庭之寇不思剪除是長其不逞之謀而養其無厭之亂也是故河套乃必爭之地兵出故有名也夫兵出有名事可成矣苟坐作進退士卒有所未精開闔變化營陣有所未熟攻取擊刺器械有所未利山川險易形勢有所未諳是故有名無實又非兵家之所宜故將行師機宜列爲八圖因次其說夫凡事必有綱維而後綜理運用有其地故先之以立營總圖聚兵應敵則必有戰故次之以駐戰駐戰者兼車騎步而用之也戰無常勢體無定用如平原曠野賊勢重大則當先用火器戰車以摧其堅火器者中國之長技所以禦敵魄而奪其氣者也故次之以選鋒車戰者持重之計至於先登陷陣追奔逐北取勝于數十里之外者非騎兵不可故次之以騎戰險道傾側猝與敵遇車騎所不及施奮臂鏖戰而賊不敢近者步兵之良也故次之以步戰虜之長技不過弓矢健馬彼來挑戰我以神機火砲制之必挫衂而遁遁則乘勝以逐之故次之以行營行營之際開闔奇止變動不

拘、使虜不可測、故次之以變營、以上戰陣之律、皆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固不患于無功也、每遇陣斬獲有功、期于萬全、故以獲功收兵終焉、然營變有八、其實一營之所爲也、昔趙克國爲將、行則爲營陣、止則堅壁壘、謹烽堠、遠間諜、故所向克捷、其謀蓋不出此、議者謂套地山溪險阻、車戰恐非所宜、嘗據降胡及內地諜者卜如赤脫罕等、俱報稱套中地形多平野沙漠、而山林險阻十無二三、今車騎步兵表裏兼用、未見其不可也、昔衛青心戒犄角以分其勢、或布威信以開其降、或申賡論以縱其歸、緩急進止、務在隨時、難以遙度盡言也、謹將陣圖大略總說於此、而隨圖備細節目、則各列於其下方云、

一營霹靂駐車并霹靂戰車共四十隊每隊車五輛共二百輛

每車一輛上載霹靂砲一十八杆二百輛共砲三千六百杆每杆每出藥八錢五十出共藥二斤半一十八杆該藥四十五斤每營共該藥九千斤每杆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八錢五十出該鉛子二百五十個重一十二斤半每營共該鉛子九十萬個共重四萬五千斤火線每杆五萬條火箭每輛二百枝共四萬枝每車大連珠砲一杆二百輛共二百杆每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每營共藥六百七十五斤一兩八錢每杆每出鉛子十個每個重一兩八錢二十出共鉛子二百個共重二十二斤半每營共該鉛子四千五百斤每

杆火線十條共火線二千條
每車二連珠一杆二百輛共二百杆每杆每出藥
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每營共藥六百
七十五斤一兩八錢每杆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
一兩八錢三十出共鉛子一百五十個共重一十
六斤一十四兩每營該鉛子三萬個共重三千
三百七十五斤每杆火線十條共火線二千條
每車手把銃二杆二百輛共銃四百杆每杆每出
藥八錢五十出共藥二斤半每營該藥一千斤一
百二十四杆每杆每出鉛子五十個共重一十六
斤四兩每營該鉛子一萬個共重一千二百五十
斤每杆火線十條共火線二千條
每隊二連珠八杆一十六隊共一百二十八杆每
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十六
隊共藥四百三十斤二兩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
一兩八錢三十出共鉛子一百五十個重一十六
斤十四兩十六隊共鉛子二千一百六十個共重
二千一百六十斤每杆火線十條共火線二千
二百八十條
各項通共藥一萬三千九百四十斤三兩霹靂砲
共三千六百杆大連珠共二百杆二連珠共三百
二十八杆手把銃共六百二十四杆蓋口將軍共
一百六十位小飛砲共三千一百六十位四位該
各鉛子不等通共一百五萬一千六百個共重五
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斤

選鋒奇兵一十六隊每隊手把銃一十四杆共二
百二十四杆每杆每出藥八錢五十出共藥二斤
半十六隊共藥五百六十斤每杆每出鉛子二個
每個重一兩五十出該鉛子一百兩重六斤四兩
十六隊共鉛子二萬二千四百個共重一千三百
四十五斤
每隊二連珠八杆一十六隊共一百二十八杆每
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十六
隊共藥四百三十斤二兩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
一兩八錢三十出共鉛子一百五十個重一十六
斤十四兩十六隊共鉛子二千一百六十個共重
二千一百六十斤每杆火線十條共該火線一千
二百八十條
各項通共藥一萬三千九百四十斤三兩霹靂砲
共三千六百杆大連珠共二百杆二連珠共三百
二十八杆手把銃共六百二十四杆蓋口將軍共
一百六十位小飛砲共三千一百六十位四位該
各鉛子不等通共一百五萬一千六百個共重五
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斤

武備志卷六十七

陣練制

陣十六

混元陣圖說
天圓地方陣圖說
滿天星陣圖
三才捷陣圖說
一字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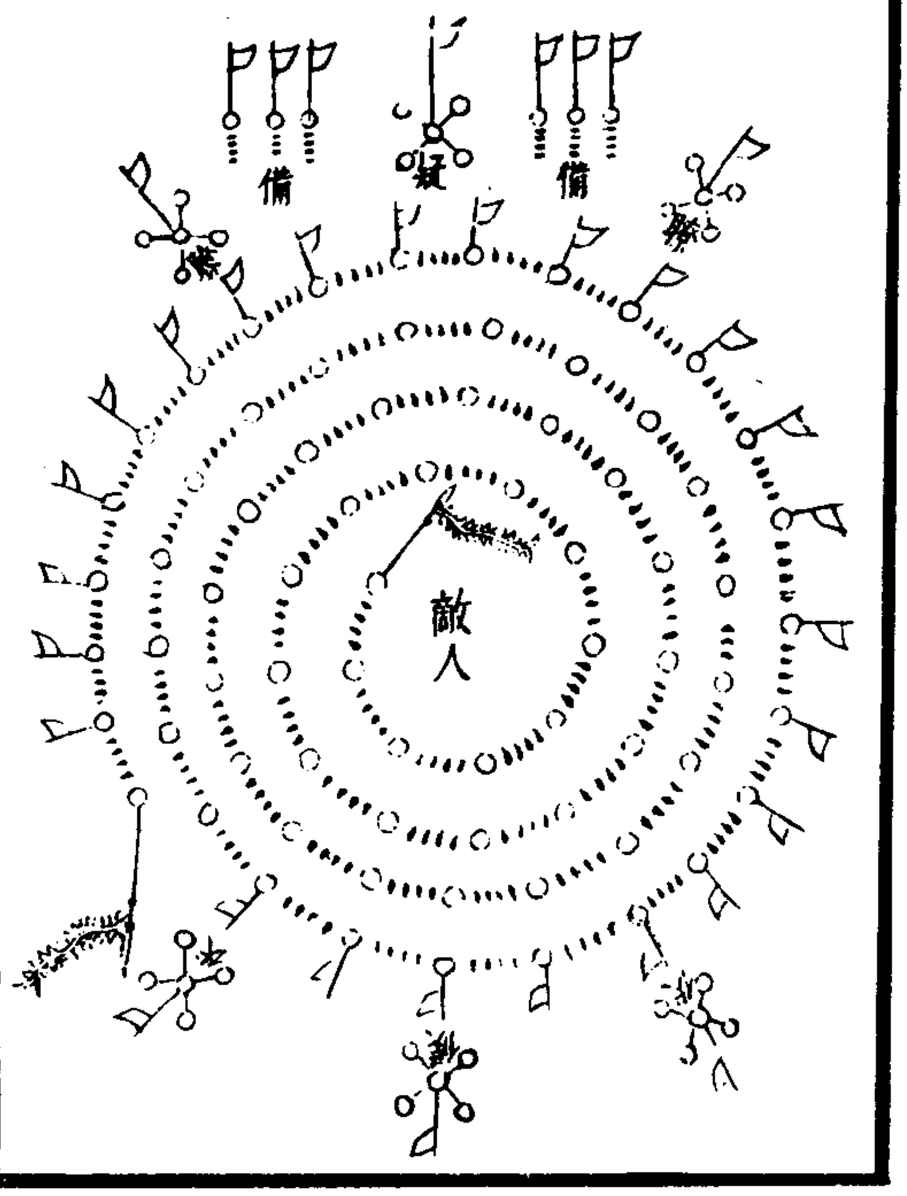
出師二翼陣圖說
四正陣圖
四隅陣圖
五陣圖
五軍營陣圖
五形陣圖
梅花陣圖
正五形陣圖
五形方陣圖說

防風茅元儀輯

五形攢陣圖
五花營陣圖
六甲陣圖說
八門陣圖說
奇變八門陣圖說
九鎖連環陣圖說
長蛇陣圖說
交鋒大衝陣圖說
車輪陣圖說

禦虜戰守四方陣圖說
禦虜五衝銃炮四奇五路行兵陣圖說
八卦陣圖說
實假虛陣圖說
中虛陣圖說
追虜三出一堵墻圖說
勦虜出兵陣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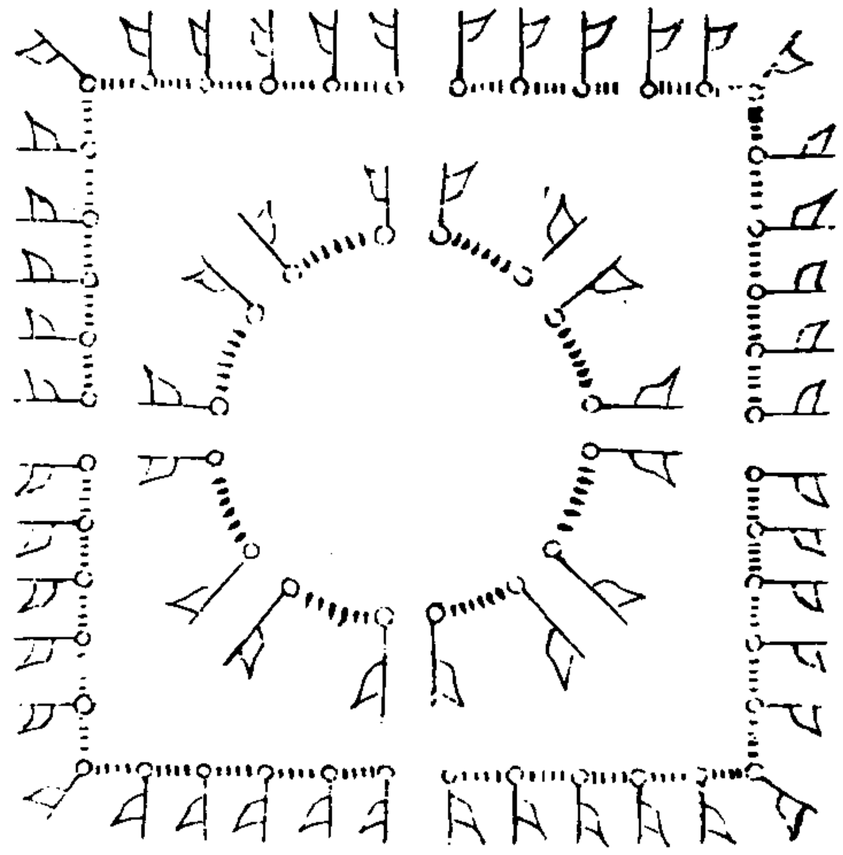
雜兵家混元陣圖



武備志卷六十七　陣練制　陣十六

混元陣勢、猶如混沌未分混如一團紛紜不散如混天象中內外星位未分、盤遶旋風如長蛇形勢、其散不亂猶似太極已分、二十八宿各屬一方、東西南北、龍虎鳥蛇、兵歸隊伍、一者不錯、進如風雨、退似山移、善扎於山、善利險戰、必須閑習、識哨目熟號令、觀旗幟、望燈火、知進退、妙分合、遇敵取勝、須運用一心、逢戰四顧、遇險出奇、值峻設伏、曠野以疑、凡攻圍戰守、混元陣法變化、可堪備戰者矣、

雜兵家天圓地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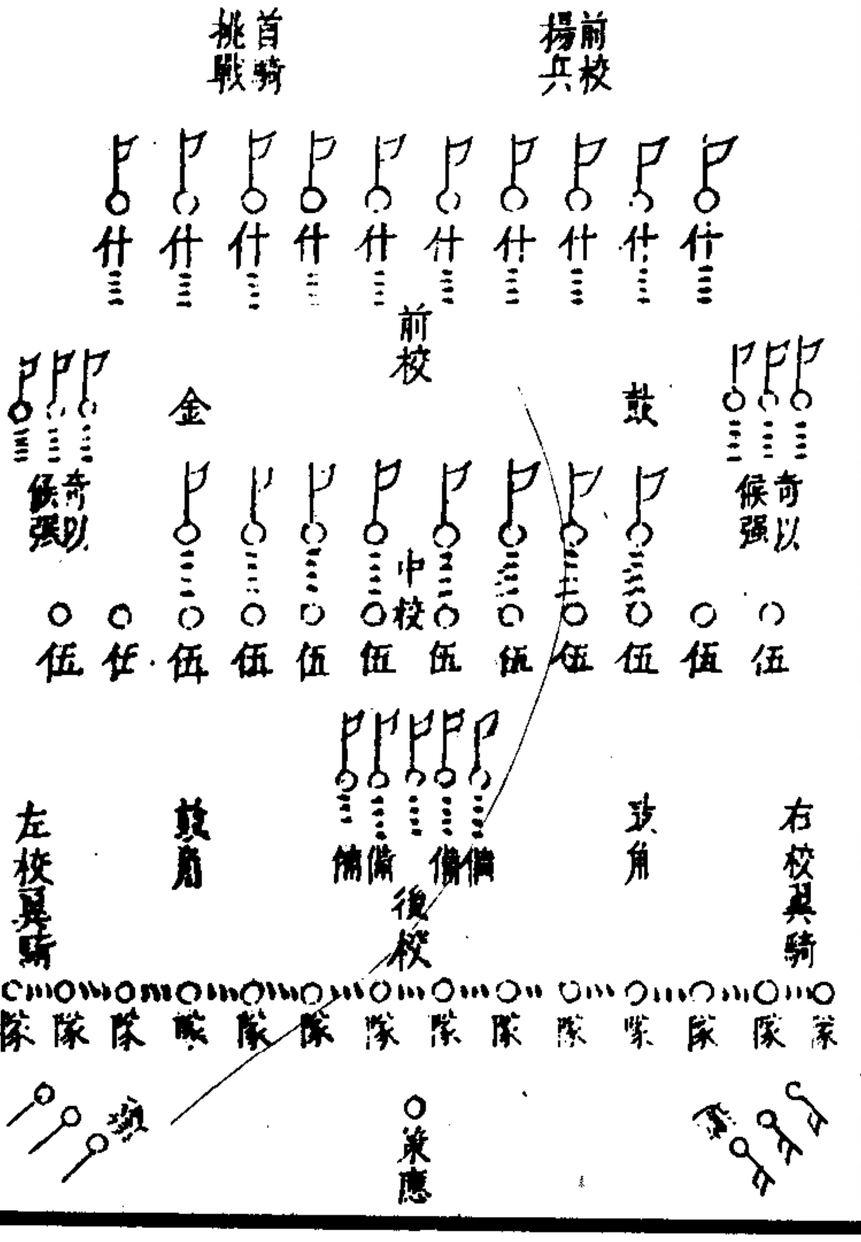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六十七　陣練制　陣十六

天圓地方陣、猶如蒼天圓蓋、地似棋盤、兵如棋子、兵卒雖行、惟在將帥運用、棋勢一局勝敗時間、臨敵三軍、司命一刻、陣皆從八陣內縱橫八陣之法、大小方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九軍八陣如棋盤之格、而兵卒交戰者也、

雜兵家滿天星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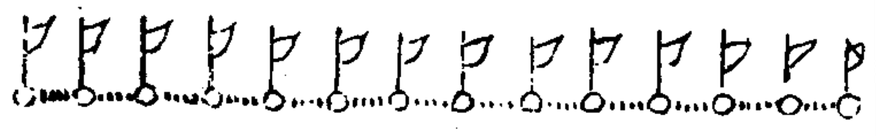


雜兵家三才捷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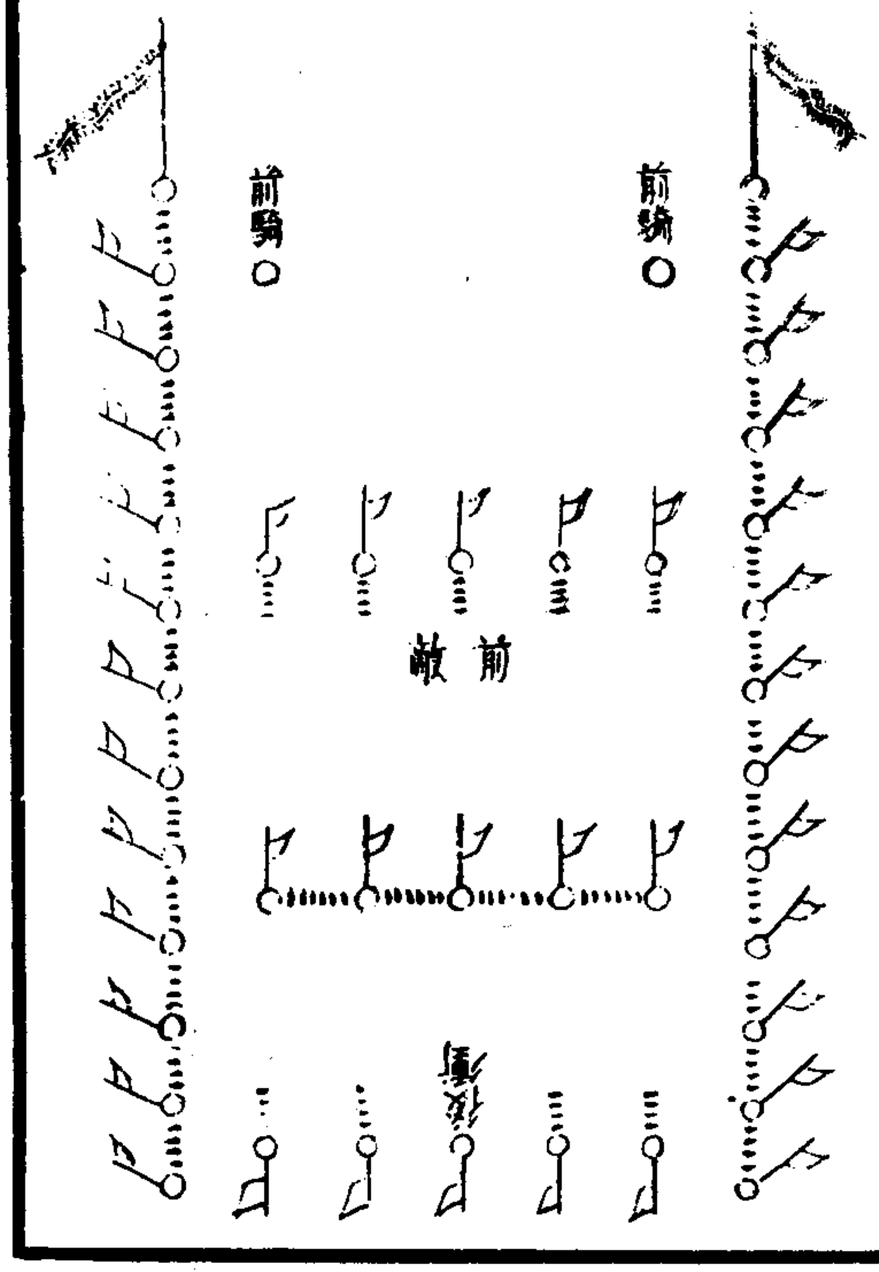


三才陣以天地人分佈前中後列營雖設陣乃古之傳變用皆在人作此陣極便就地安扎分列得宜前後備衝中有兩翼若一面敵戰二枝以逸待勞可以且便宜息喘候戰出奇攻擊無不取勝李衛公云三門即今以傳太公三才者天覆地載說設意耳天有日月三光以火當先地有寬窄險峻或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三者人而能用事變動之妙分佈設處皆在於人所爲不同天陣在前合陰晴之變地陣在中能載萬物出奇正人陣在後存乎運動周施故三才陣爲無窮之術也

雜兵家一字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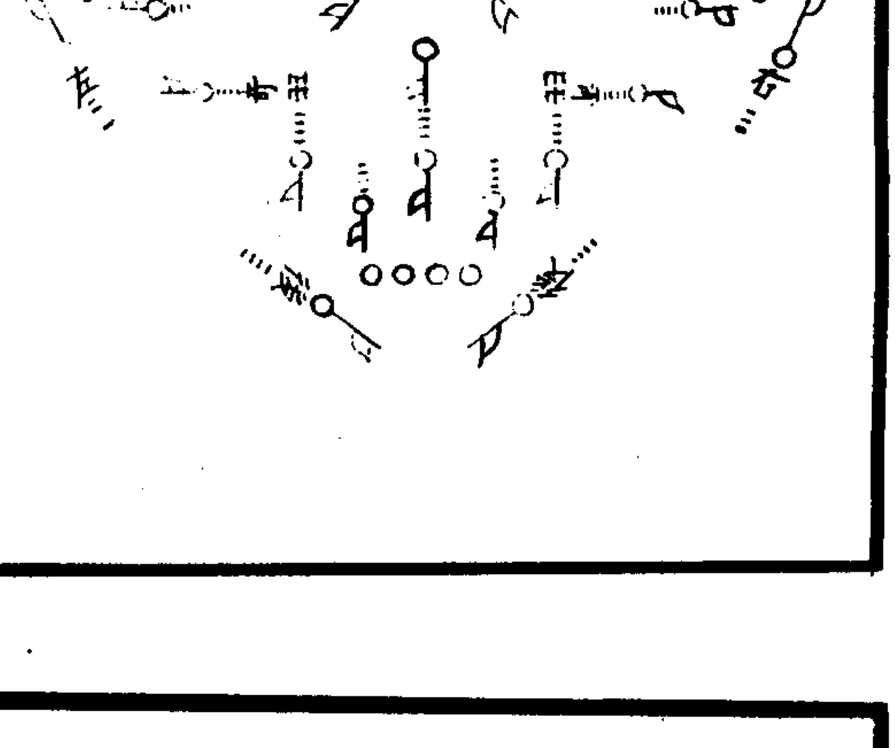


雜兵家出師二翼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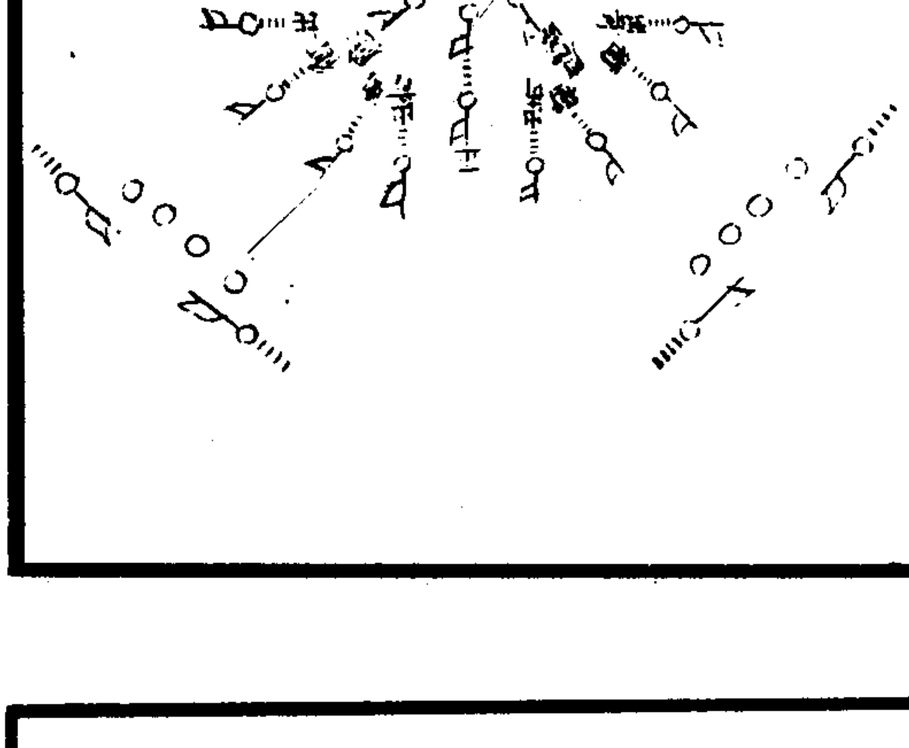


二翼陣行兵要用變化不一內藏三才前後應伏料地勢利或便乎我兵或利於敵人我强他弱他强必須觀察虛誠隨機在一時之變即長蛇取勝之功便車輪收捷之妙或變方營可化諸陣用三才出奇正令何前令何後令何伏令何取皆出主將運用之專三軍司命不得不詳算矣此陣且便乎陸戰亦利於水兵戰守者候潮長而起錨轉打得便風而迎敵取倭守警息瞭望旗燈遇敵人而須知深淺攻擊船兵號令各不相同水陸俱在熟地理識江洋暗沙流峙探叢林邊路險峻行兵若然此爲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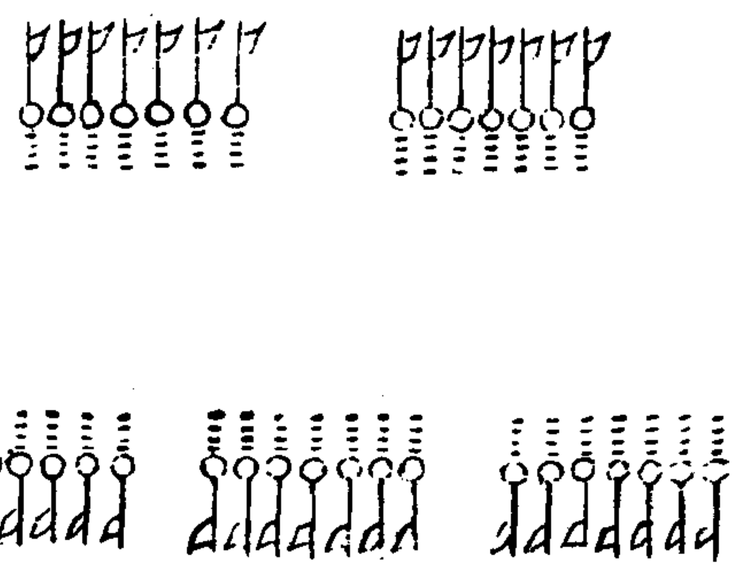
雜兵家四正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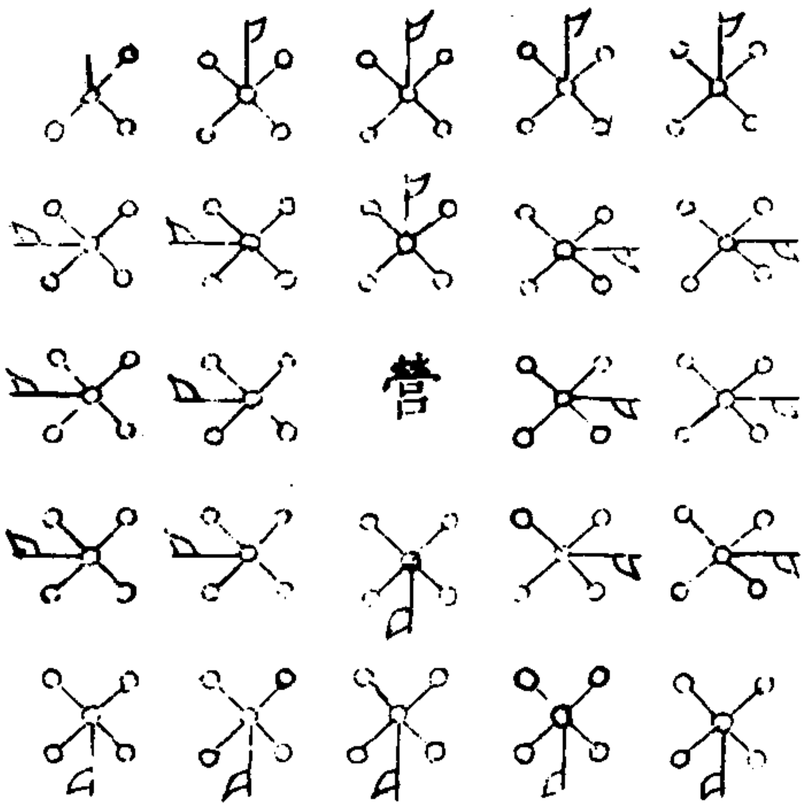
雜兵家四隅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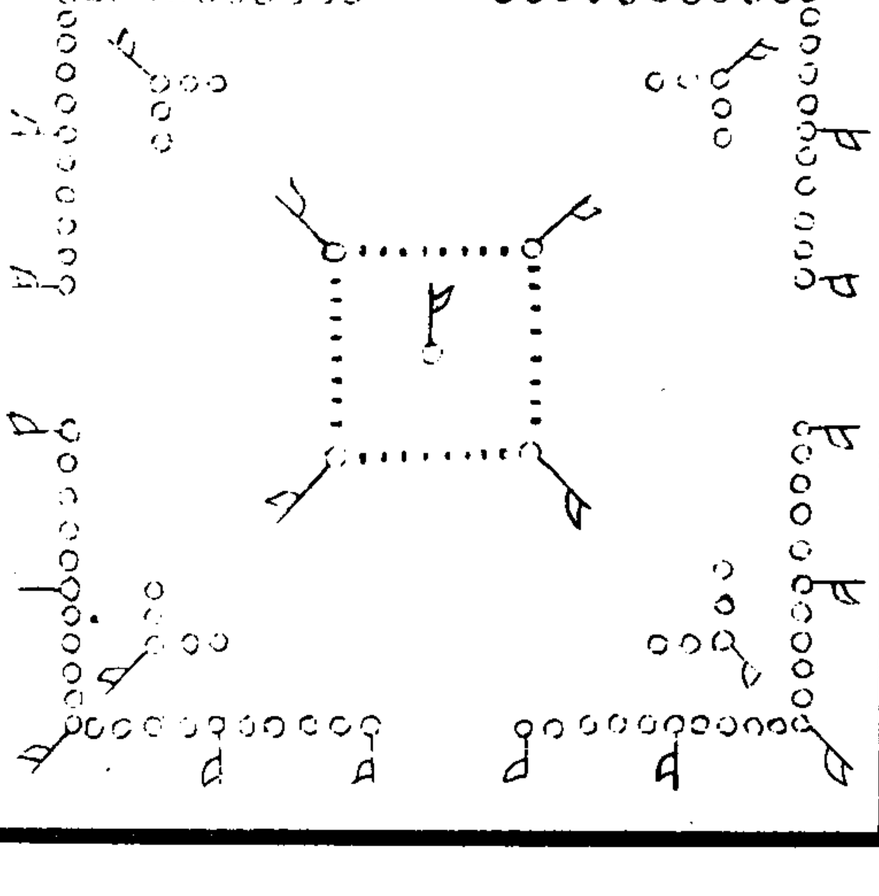
雜兵家五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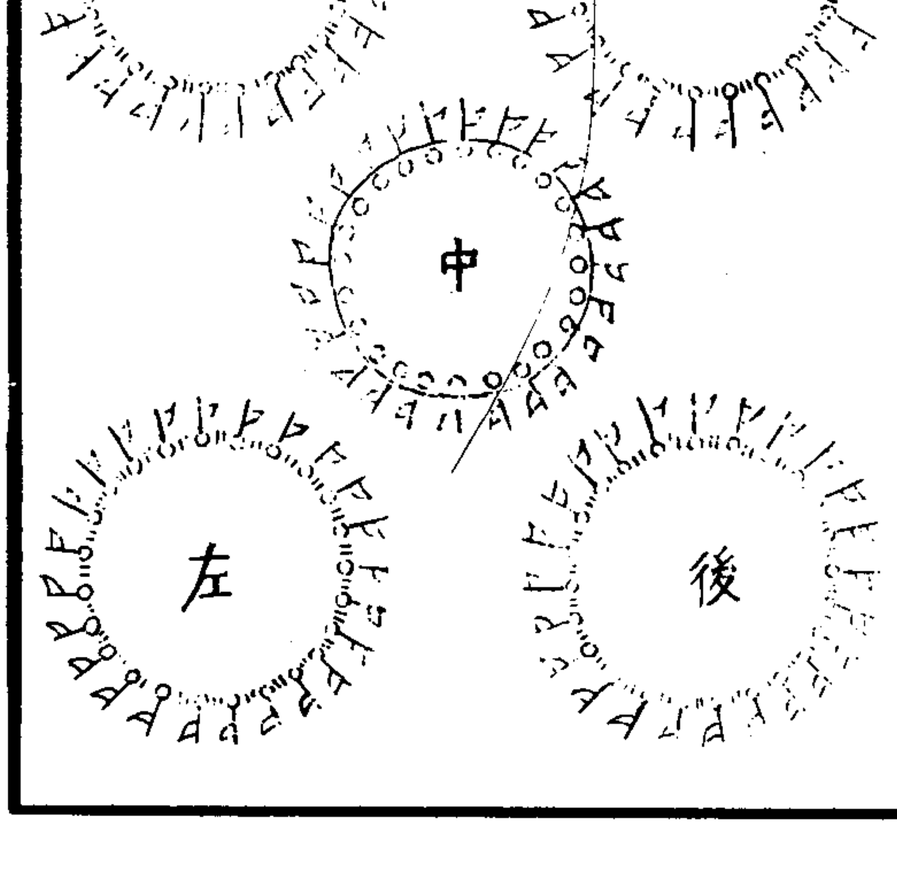
雜兵家五軍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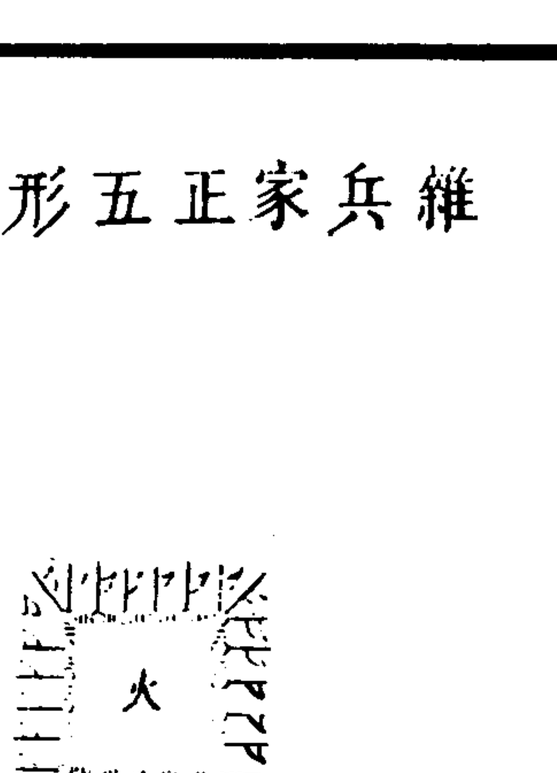
雜兵家五形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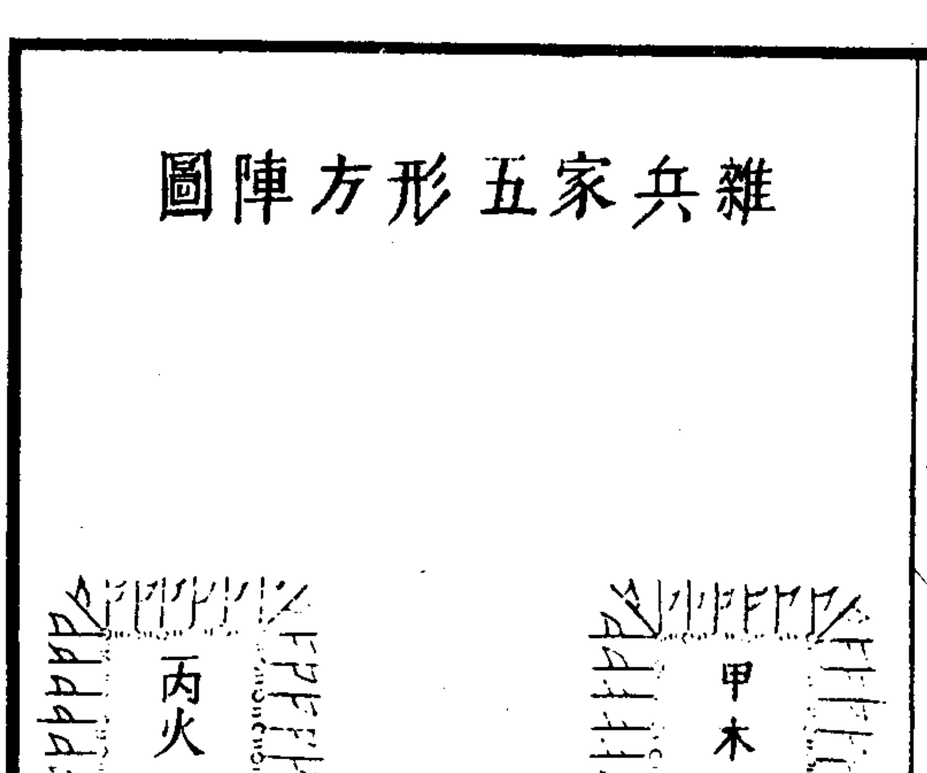
雜兵家梅花陣圖



雜兵家正五形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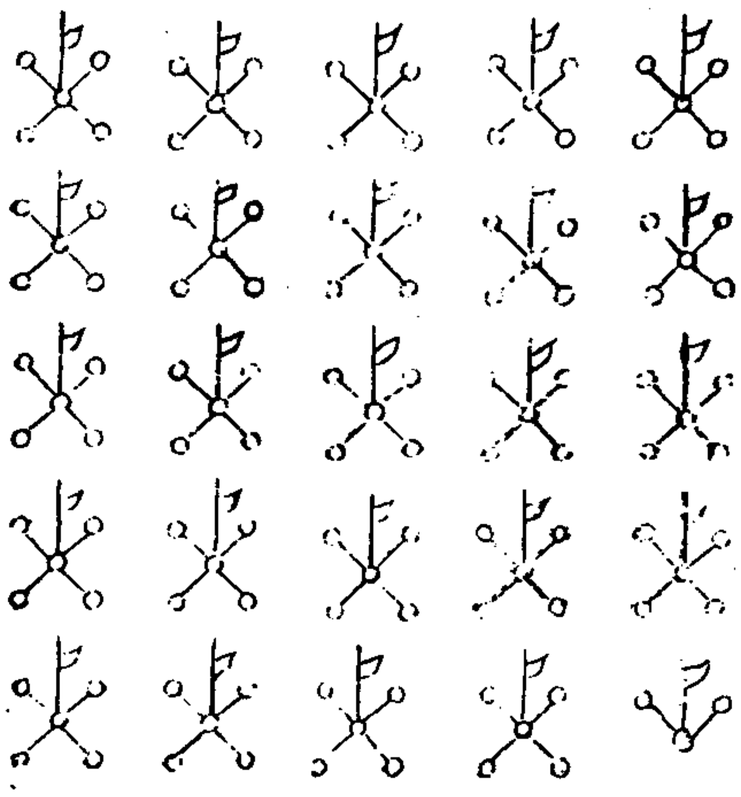


雜兵家五形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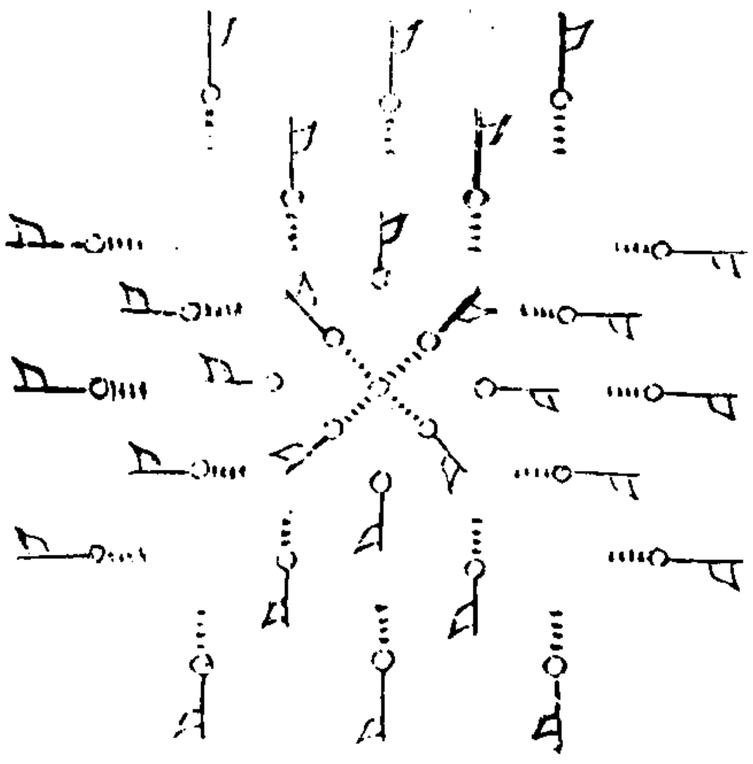


五形方陣極便乎撒合之用旗分五色至善於音正之門可以隨地勢平妥安扎猶便乎山勢險阻提防可分佈扎寨於嶺峻亦妙于安營便巡邏攻守戰策排列五形況前後有備衝之勢左右有應緩速進中有奇伏取勝之法又不懼風火之變且無憂劫寨之虞攻戰便於進止操練易識五形乃陸戰變化之妙尤利於分佈兵船大小得宜且戰艦福蒼諒潮水而停泊從深處居中哨沙划槳必沿淺擺列四方亦無慮狂風巨浪之險船分形勢猶便乎起杓轉帆遠近哨探惟賴起火砲聲水陸略同皆在機見不一故五營方陣可堪備用水陸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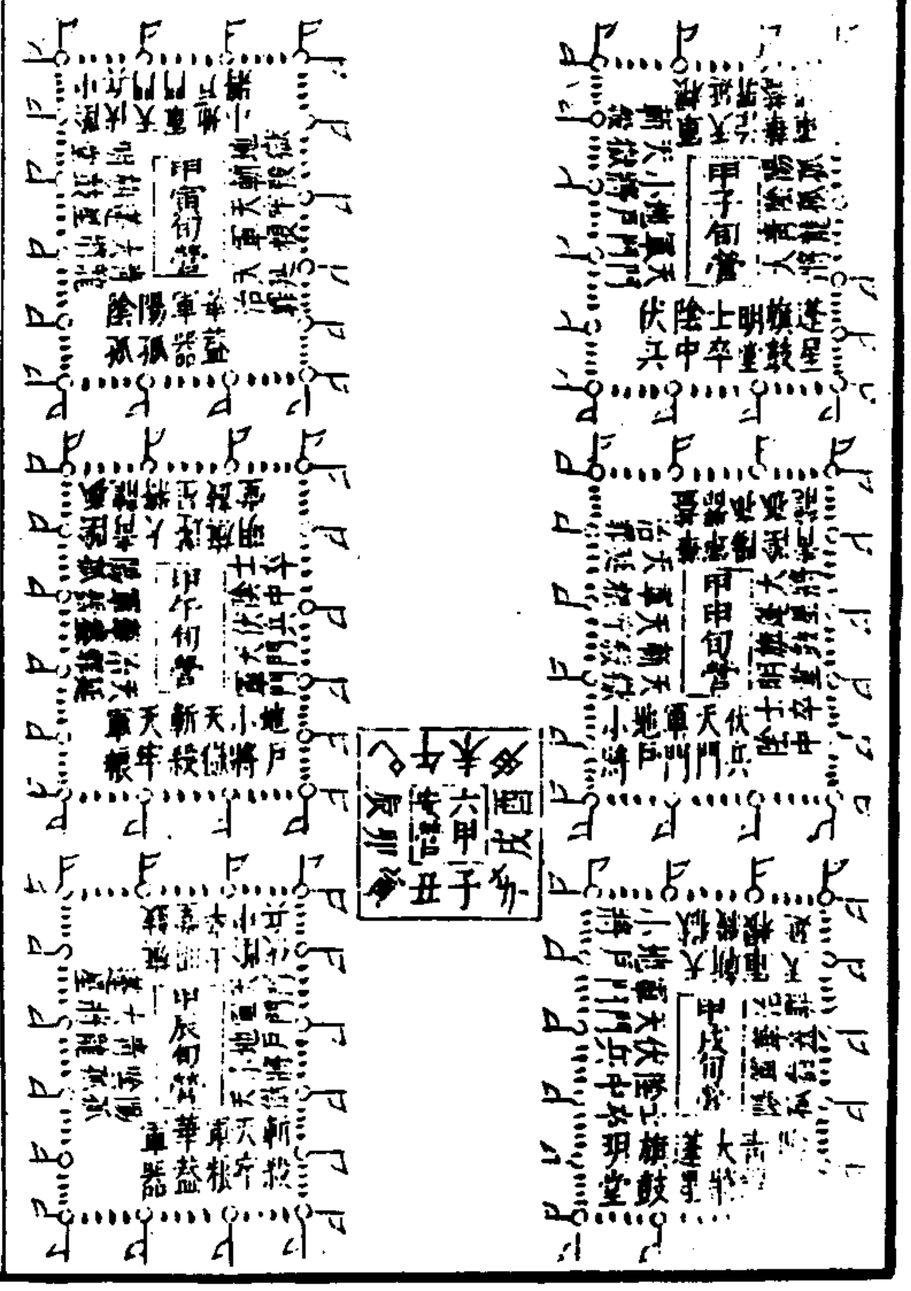
雜兵家五兵攢陣圖



雜兵家五花營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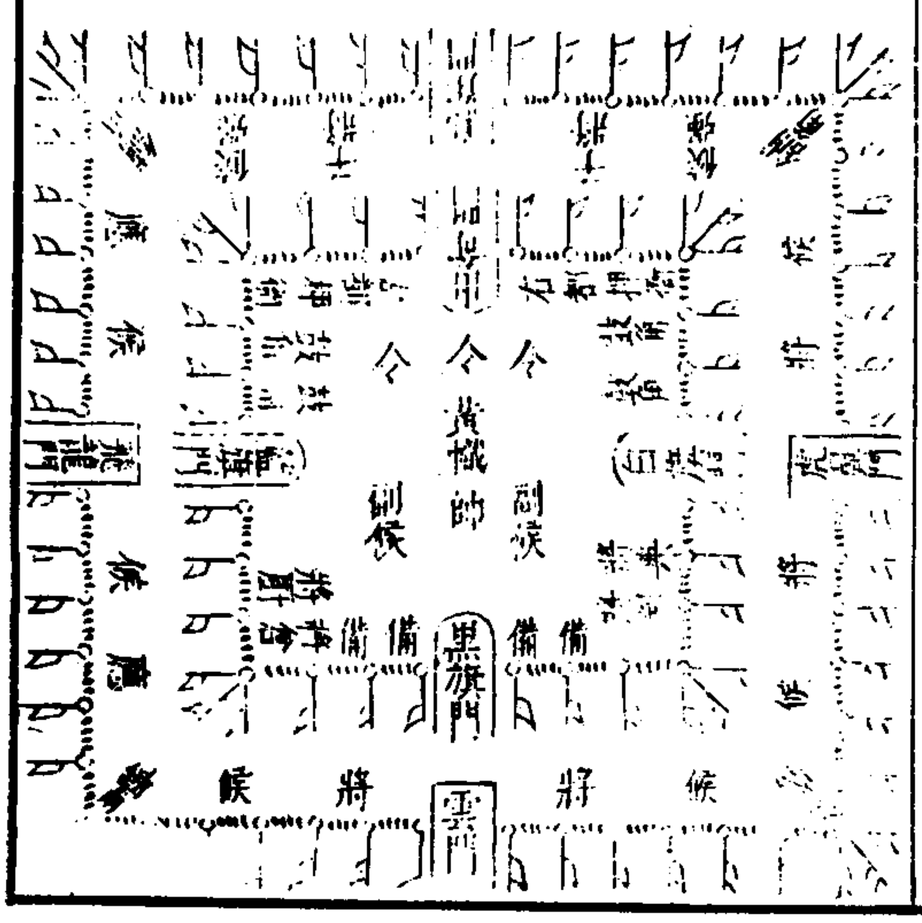


雜兵家六甲陣圖



六甲陣按子午卯酉四衝辰戌丑未四墓以立陣內天門地戶青龍小將興旺之位安營立寨之設趨吉避凶之理行兵取勝之道攻守敵戰之宜操演排列之法以分設略陣矣何以列子午卯酉之營陣假如子午一衝卯酉一衝如敵人犯我我主他客以子來衝午正臨北來或西北而來或黑旗或月令旺彼又日辰助敵我兵正剋南方即發辰戌營兵迎之但敵人遶西而至我即前哨兵以紅旗破敵又觀賊人以何物衝先何旗引鋒我即舍甲而破之且如我兵為客賊人坐寨以為主如卯酉一衝取相生克戰時日月令餘皆倣此六陣乃李衛公法以中一軍為奇以外六軍為正以詭設奇正或驚前而取後或衝東而擊西古今善用兵無不正無不奇也此陣會奇總矣

雜兵家八門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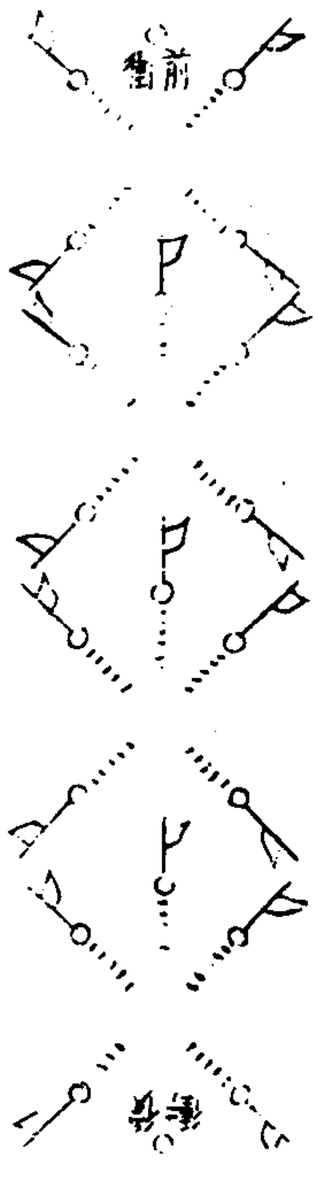
雜兵家奇變八門陣圖



八門陣勢內按子于卯酉四方外門擺列前朱雀後玄武分爲鳥翔蛇蟠左右以列龍飛虎伏之勢中按五形隊分設伏兵分奇正門分變測整列齊備而候戰者無不取勝矣營陣者如兵士賴有家整肅隊伍猶似先齊家而後治國安營出戰乃先備而後攻取雖曰善戰者不陣善敗者不亡古今不可以無陣而敵戰若進退之有虞以何賴倚也其龍虎鳥蛇多變奇陣設伏分佈反覆聚散機見不測無窮惟存乎運用矣

門卦陣乃按八宮以合陰陽循環諸數出師扎亦居坐與交旺地以九數爲率以九千人分列營伍武行兵以九十里設施則將立九天門上仍坐向九星吉方背建向破不向歲君宜立五帳之中五帳者金木水火土旺者即爲中萬勿以五形論中央也便隨六甲居頓以大將住傍蓬星隨青龍用事按景死驚開休生傷杜循環十二方位立扎爲門俱依寫列起居須順天道四時之氣以借精銳於士卒不可逆列而行也雖有籌算之機莫先於陰陽變化之術若無陰陽順逆豈有天運夏熱冬涼禍福貴賤昔武侯借東風于房傳奇遁天置定數往往今亦趨吉避凶之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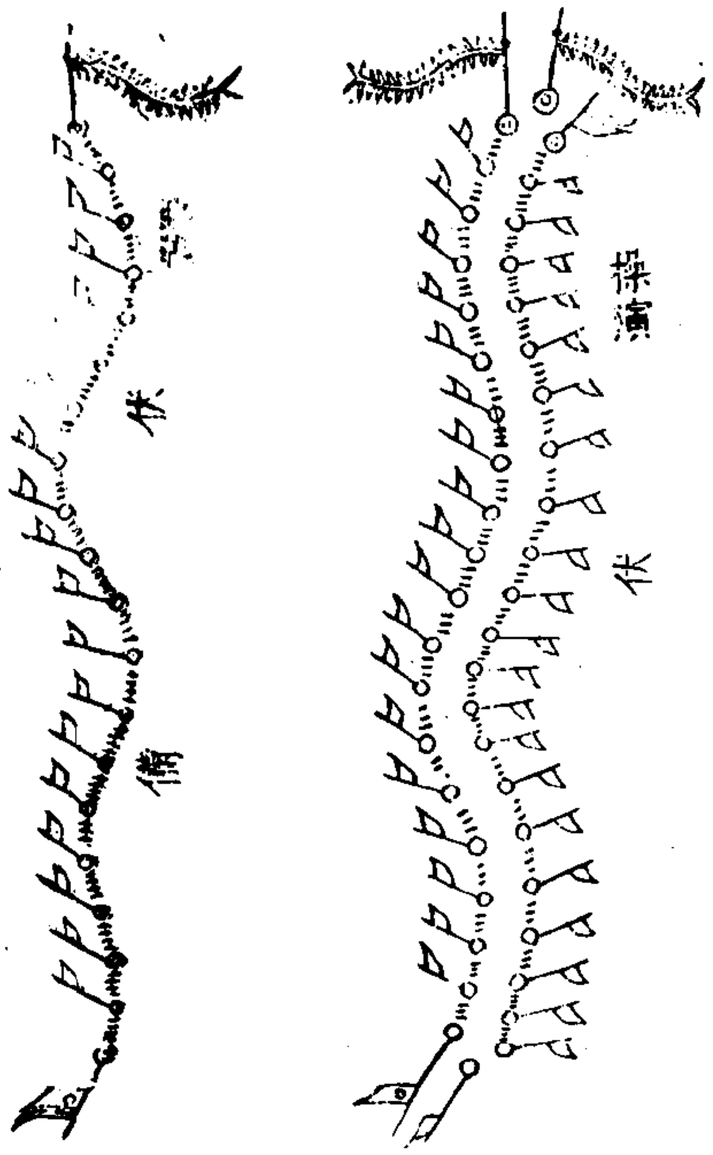
雜兵家九鎖連環陣圖



武備志卷六十七　九

九鎖連環陣何以爲連環陣者以五人内立一兵爲伍長列爲伍兵五二十五人爲一隊一百二十五人攢爲一哨一哨可堪訓練如伍兵遇敵演兵練陣多寡不同一千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假如其伍長如頭目四人如手足連環攻戰或一隊或每哨進退紛紛不亂猶似鎖連不散配合長鎗短器遠近寬窄存乎便用如五九四十五人中左右衝一百二十五人列前後敵合九數或九隊變稱爲九鎖連環陣如大兵萬衆以伍兵列攢有不盡之法名曰梅花陣又名滿天星又曰五形陣以按金木水火土之變可以列方營或以列圖陣在精兵如心使臂臂使手手使指連環陣妙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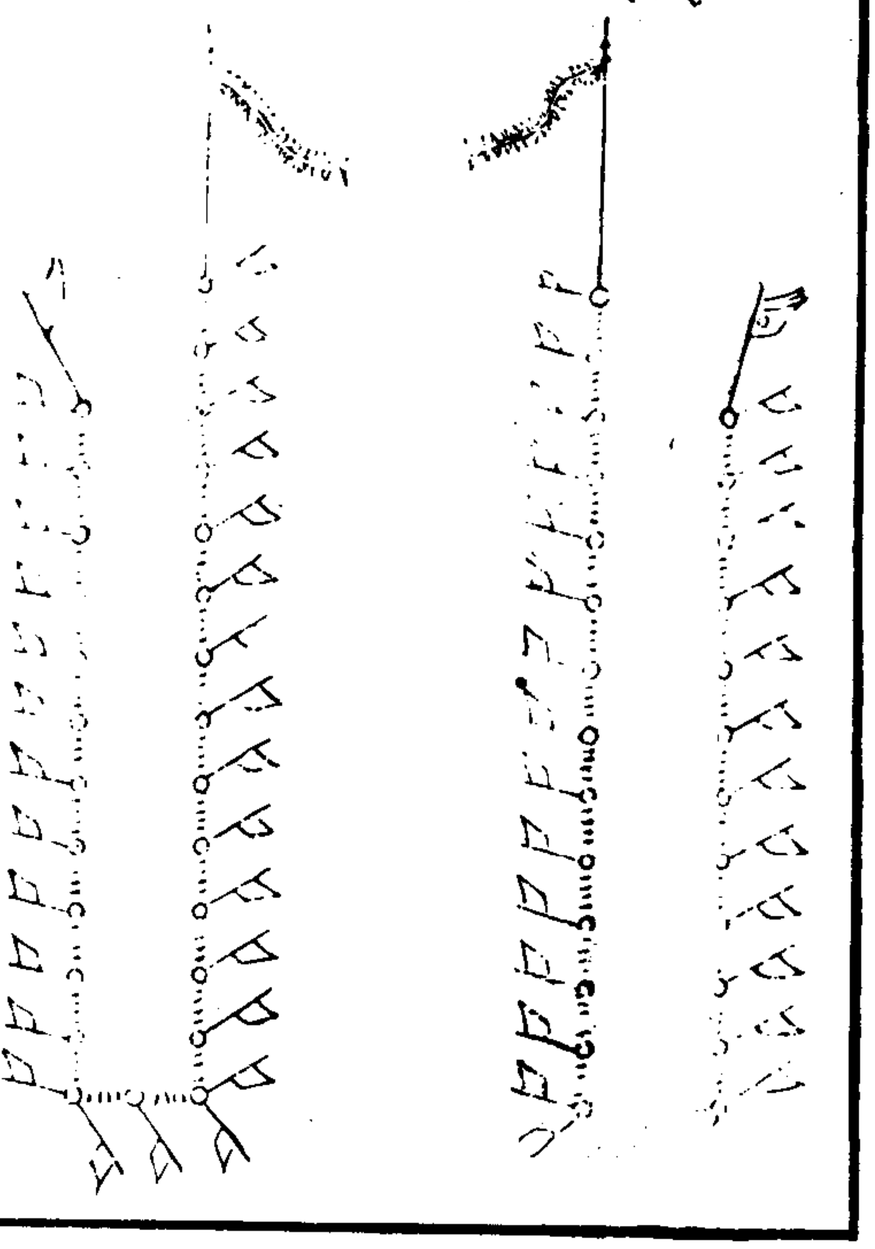
雜兵家長蛇陣圖



武備志卷六十七　陣練制　陣十六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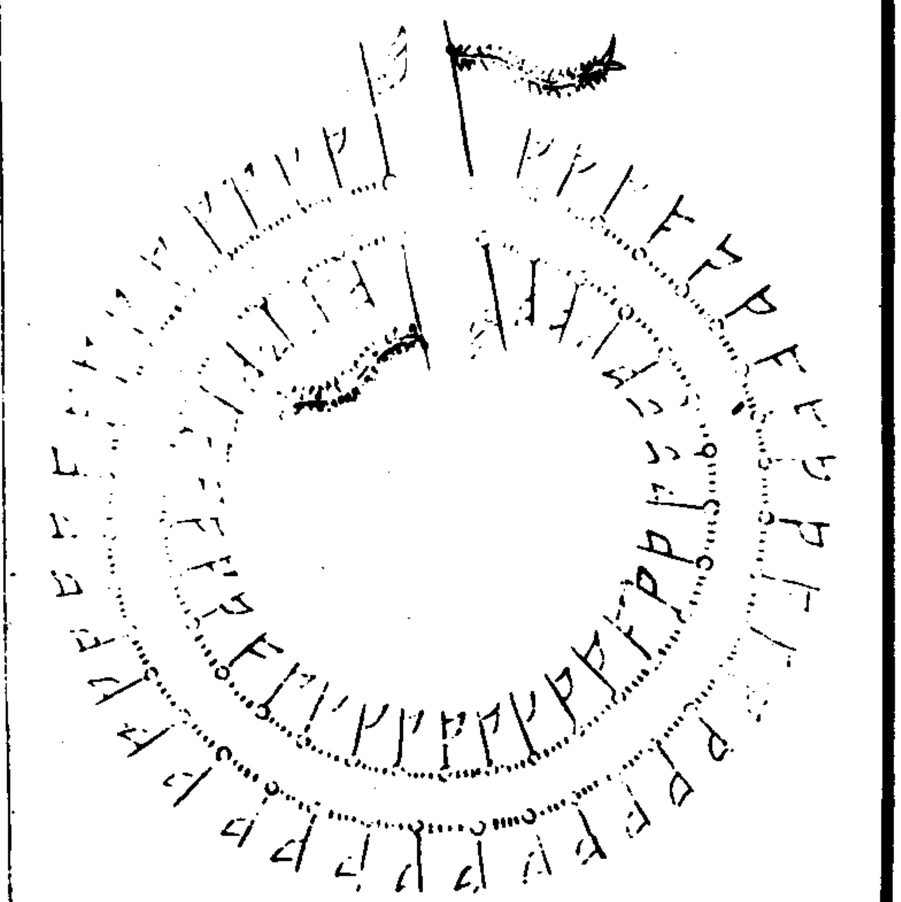
長蛇陣勢如常山之蛇若出師行兵或以奇爲首或以正爲奇若遇敵人攻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衝其中則首尾相應如平坦之路則變伍攢遇逢別警即列鴛鴦勢敵羊腸鳥路就以長蛇勢夾攻如征伐前進居中必備强候首尾必須奇兵爲正或以正兵爲奇設變以奇正疑之屢驗敵人擊我中者多矣彼來衝中以計斷之使我兵首尾不得應援我須備强設伏以逸待勞整候敵之再來借勢就而擒之又在暗設號令首尾遞顧取勝朗然此長蛇陣戰之妙用也

雜兵家交鋒大衝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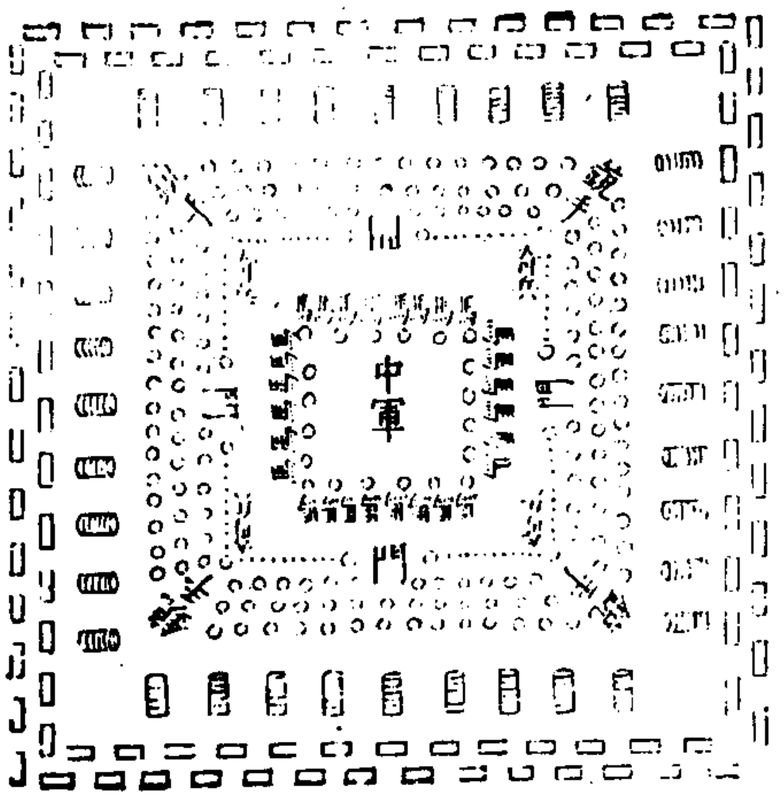
大衝陣攻戰之法忽前忽後操練之規列左列右內外哨伍以按五方形如日字便變諸陣合散無錯紛紜無亂緩急進退不性不少如魚貫此奇正之兵大衝之陣也假如敵人前後來衝或分翼挑戰我兵即收列方營四面迎敵若敵人一面來衝我陣即兩翼變長蛇取勝率然倘遇山林險道必難齊進須變伍兵扎勢探路而行隨路設伏見險設伏遇峻出奇料羽可擒順流可取陣勢操練精兵機見有乎一息此大衝陣聊具矣

雜兵家車輪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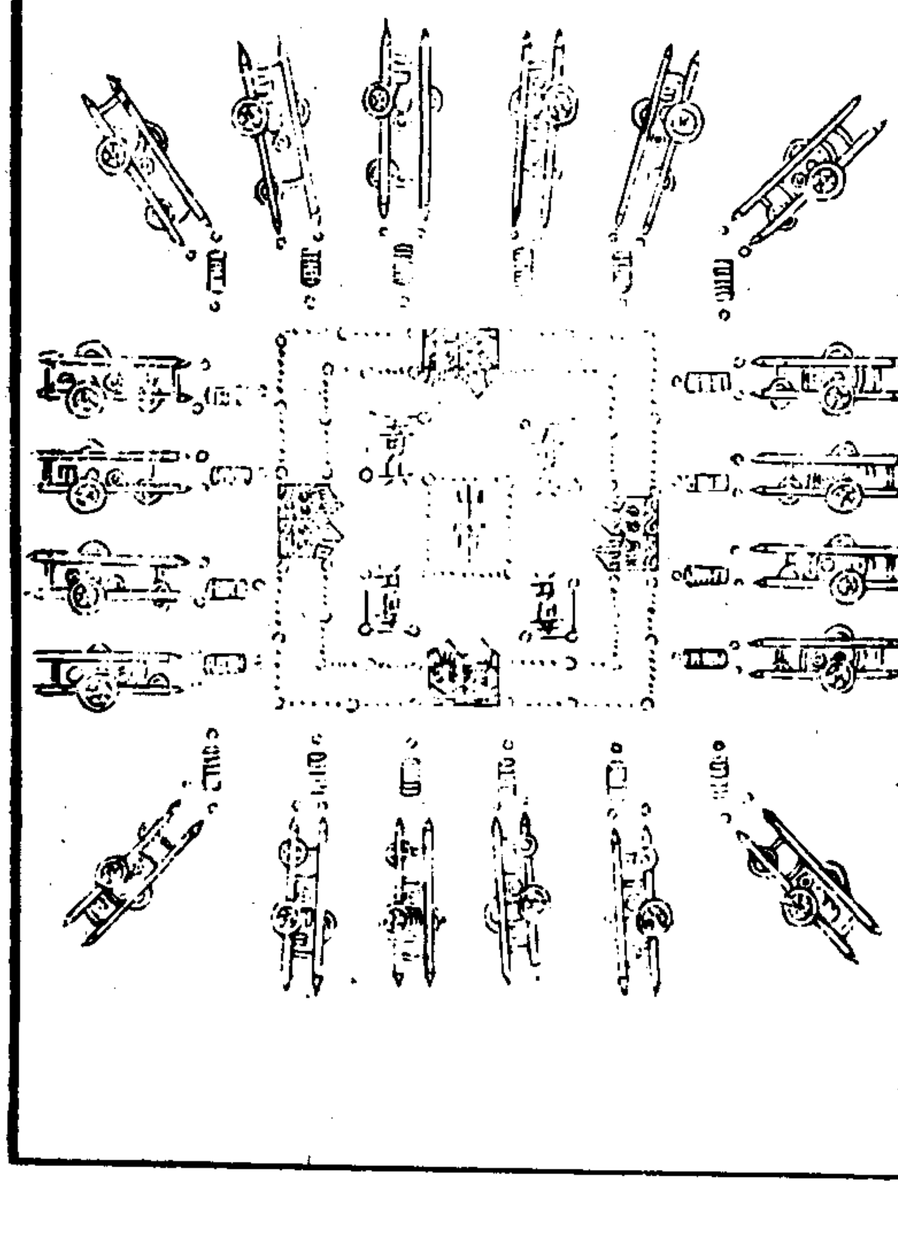
車輪陣勢善攻於山善出奇正便乎進止四顧無窮形如滿月退止有方若操山勢可變長蛇陣而擊之若演教之法須節制兵精能變諸陣非此營伍便宜亦善授八面攻敵設伏出奇哨分隊伍猶利于水戰交鋒鬬師必缺乘敗而擊之順流而取之運用之法變化一時又在就勢寬窄放之則彌山海捲之退似車輪驟散驟聚動如奔猶靜若潭魚耀以旌旗惑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太公有傳此者真節制之兵亦不大勝亦不大敗須習

禦虜戰守四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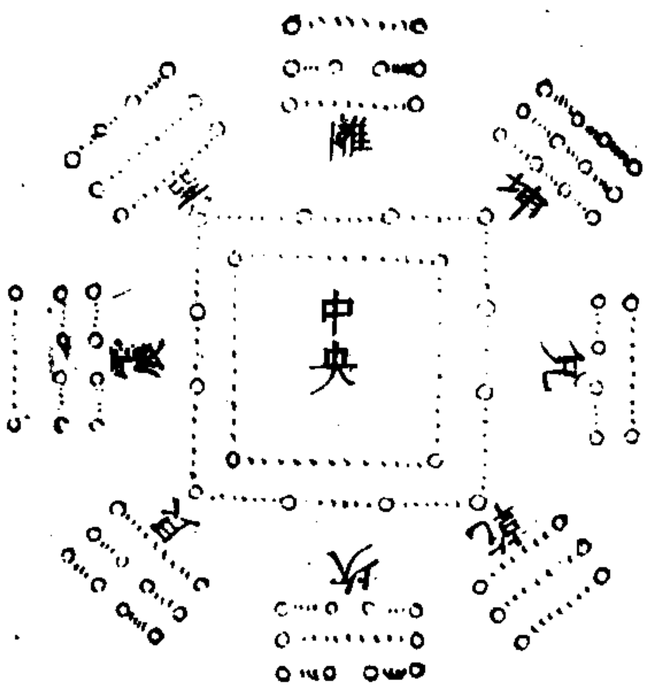
戰守四方陣分布不論兵之多寡在相勢拒守寺敵臨時秘令軍丁離營十餘丈留兵出路餘坑坑深三尺口闊尺餘上覆各軍隨帶號布一方四角錠覆坑口用竹木籤四根剳於坑中上用草土蔽其形跡如虜衝營先用大砲點打次用排牆銃手分班對打如頭排完退後裝藥二三班循環如之如賊近營必陷品坑急令精兵突殺無不勝也

禦虜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圖



此陣擺兵三千之餘多者益善營外三十餘步排車炮後伏湧珠等炮各沉燃火軍二名中陣四面重列三眼銃手兵分三擊如虜衝營聽中軍吹號大一聲覘來去向齊點車炮畢復入營再鳴號尖二聲對放湧珠等炮畢中營放號炮一聲放銃一眼如此三銃放畢退後裝藥二班急出聽號放畢退後三班急出放畢則頭班復出循環如之彼時量其緩急吹號令其銃炮次第衝打然後視其賊勢驅奇兵追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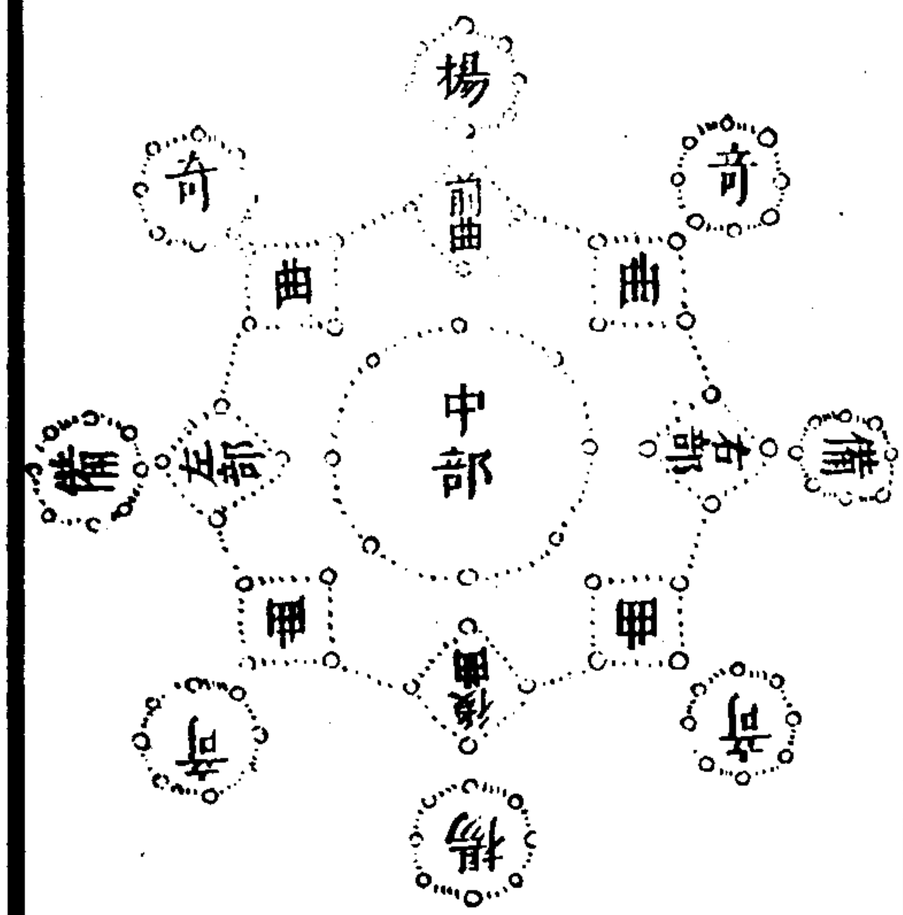
八卦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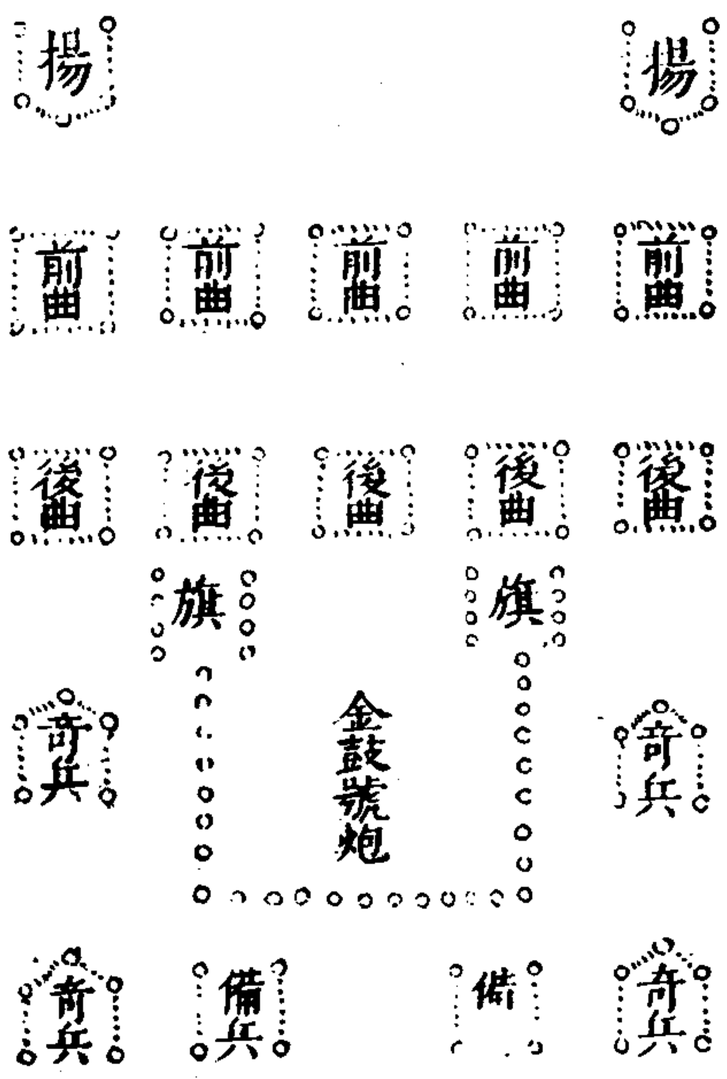
此陣用萬兵之多者周圍旋列八卦中象太極施號各按卦象一旅銳手立前以待敵衝二層排弓箭手三伏奇兵若衝乾而坎兌應之衝巽而離震應之坤艮隨勢而援奇正相合攻擊無不勝也、

實假虛陣量兵按部分方位外以揚奇備兵隱伐高阜如對敵令旗所召急合外攻若彼倘增敵兵戰我則左右皆助如勢大令曲兵援之中部固守夜則中營將兵偷出內鳴金鼓誘彼若賊劫營中軍放大炮我兵八面夾攻所謂以實假虛也、

實假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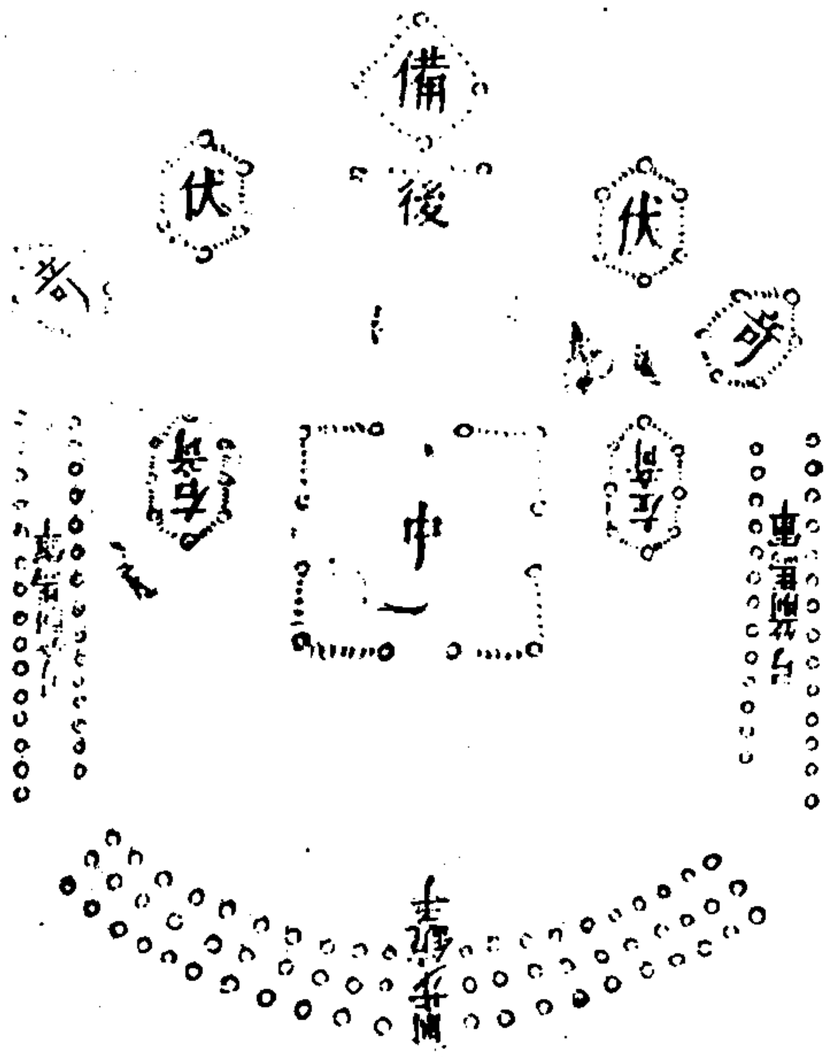
中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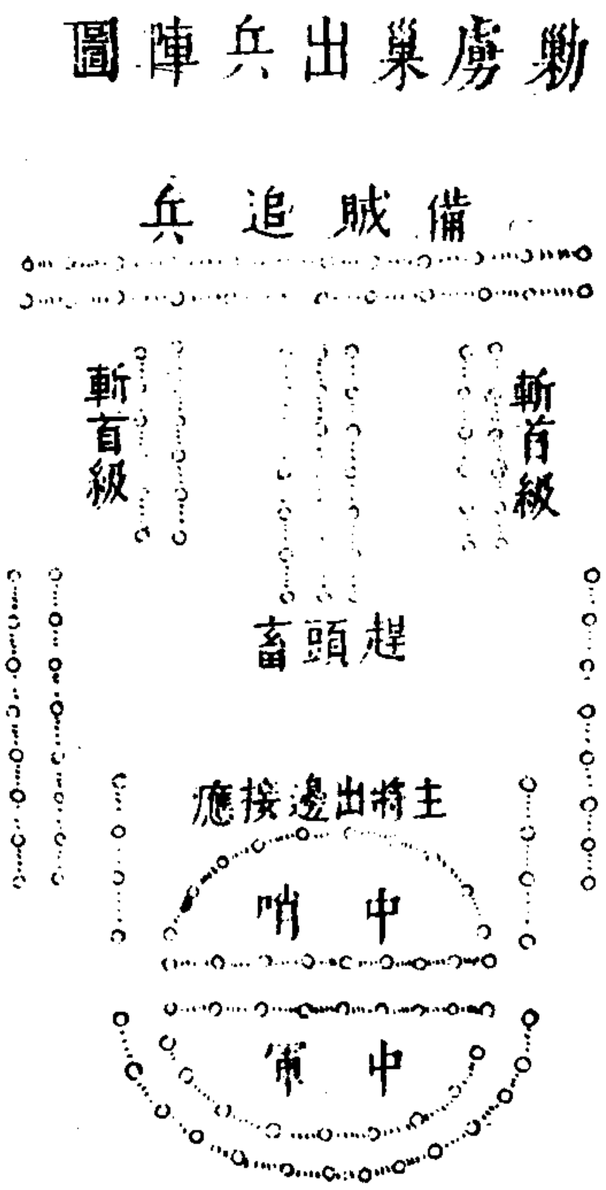
中虛陣與賊對壘彼衆我寡即可將虛變實外布遊奇之兵中繁旗幟金鼓頻煨煙火蔽日赫然軍旅之壯分守嚴肅使知智者不能窺勇者不能進晝則聯固夜則秘伏僻野遺其中營待其來劫鳴炮齊攻斯可以寡而擊衆也

追賊三出一堵墻陣量賊衆寡用兵追戰三眼銃列爲前面分爲三層後伏奇兵應之遇敵先令銃手三班對打循環裝藥接續勿斷然後視强弱衆寡出奇戰之、

追虜三出一堵墻圖



勦虜巢出兵陣圖



不北水草所鮮虜馬春冬瘦弱乘其困疲我兵刼營勦巢圖於春二三月彼時偵眞帳之多寡我軍以三擊一足備五日餱糧約行往還三日之路出其不意晝夜兼行嚴明號令軍分三事一備戰拒一趕頭畜一斬虜帳首級必俟黎明撤馬撲砍虜帳得功速回切勿貪利散延繼後大兵迎接前軍如賊後追護過獲功軍丁先行大兵且戰且退此勦巢全勝之機也

茅子曰練不可易言也士不練則不可以陣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以營不可戰不可以專水火之利有馬而不可馳有餉而徒以飽天時地利不能以先人爲略爲法不可以强施然則言武備者練爲最要矣夫士不選則不可練也志曰兵無選鋒曰北然必人人而選之則百金之士非比屋而生十萬之師難倉卒而合非所以通論也要在選步騎車水之宜而用之即四者不兼用亦必分材而授之器最下者給使令古所謂蒼頭廝養也定則而等其食則常廩之中賞罰寓焉從而損益之選即所以練也然後行束伍之法頒禁令之條使其心與膽日就我之練而不覺然後教以進退之節使目練於旌旗耳練於金鼓我臨敵制奇百變百出而其耳目之所習者如一此可以稱節制之師

矣、然不可以捍格取捷也故唐之制、以八日教藝、二日教旗、最爲得中、藝有衆習者、如弓弩手砲刀棍之類是也、有分習者、如戈戟刀矛大砲之類是也、火器別有見、其它則詳說而圖列之、故練凡五等、曰選士、曰編伍、曰懸令、曰教旗、曰教藝、其詳各有目、

選士
編伍
懸令
教旗
教藝

選士

茅子曰、選士而無去取、是驅市人而戰也、有去取而無分別、則車轅舟漿、違用而不可致遠、參苓芎附、誤投而可以隕生、故首去取、次分別、

去取
分別
去取

孔效新書曰、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若草昧之初、招徠之勢、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車書混同、編民忘戰、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今天下一家、邊腹無虞、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第、一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第二不可用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貌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者、黑大麤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是也、第二可用乃慣戰之人、曾見賊無功之人、慣戰知利害、知利害則奸猾生、但熟知戰陣勢所必用、無功必膽怯、但曾見情狀、故以二項爲次等、然司選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爲準、何則、豐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韋不能疾趨、反爲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皇、至有倒執矢戈、盡失故

態常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警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時預思走路臨事之際除已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輩爲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是則吾人選士之術荒矣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藝高止可添壯有膽之人非懦弱膽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膽大也惟素有膽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謂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輩不可易得思其次則武藝尚可以教習必精神力貌兼收之奈此數者皆選兵之一籌而必膽爲主膽包在腹不可見何以選爲殊不知人之精神露于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油滑寧用鄉野愚鈍夫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頓倒之術誠信易于感孚懾氣易于振

作若將威素立則先收之以恩若將威未行則先振之以威使就我彀中而已中有妙機因情爲政不過欲使爲我用命若愛先玩于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威而忘恩矣但威嚴不能自行永無阻壞而所以使威嚴之永行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于孝子是也子之聽命于父者以其生我也育我也設使父必于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況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故必恩以佐使使其威嚴庶威嚴爲之畏爲有濟如載物者舟而所以使之安載如意轉捷從心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乎

分別

行軍須知曰兵法曰雖有虎狼之將必藉豺犬之兵將雖智勇禦敵攻討不能獨取其勝將不得兵如鳥無翼兵不得將如虎無頭是故將得兵而有勢兵得將而有勇漢書曰指蹤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漢將霍去病以智勇之士聚爲爪牙夫兵不選不精則自敗之兆也諸家兵法並有選士之篇士

有老少勇怯强弱材伎貴賤仁義鄉俗之性不同用之各有所長故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太公曰選士之法因能守職各取其長兵法曰貪者守財廉者主賜仁者納降辯者通使謀者應敵怯者守門勇者破敵奪監健者搶關探報聾者善視瞽者善聽各取其性所用爲其股肱羽翼自然之道統軍領衆賊壘相望晝夜相守爭一時之勝軍需之要缺一不行今具選士一十五條不可不明察也一或貪窮忿怒不顧生死將決其志遇賊爭先務取進者爲一等可使衝闉破壘倫營斫寨奪取旗鼓三略曰貪者好趨利愚者不顧死

一有勇力出衆者爲一等可使攻城奪門負重填濠破金鼓絶旌旗也

一有口辯巧辭利舌機捷之人爲一等可使軍中游說間諜激勵將士譎詐妖言毀敵勝負惑動賊情太公曰豪士四人主飛名馳譽威休人材動四境以弱敵心游士八人探伺好究誘察敵情倏往忽來游說間諜術士三人巫覡譎詐妄依鬼神以惑敵心

一有弓弩射遠的中者爲一等可使偏攻開路射其主將頭目之人

一有武藝出衆力氣壯者爲一等可使爲奇兵大將應急驅使

一有過犯凶惡頑跡不顧死生少壯者爲二等可使晝則遊奕夜則伏路守隘破堅入險出爲先鋒

一有攻醫藥戎具木匠鐵匠雜手藝者爲一等可使軍前緩急雜用太公曰選士二十八人主百藥入爲後殿

一有小心軟弱怕鬪者爲一等可使守門防姦知更號

一有年老殘疾者爲一等不用隨軍令防守倉庫

一有知風俗鄉導山川遠近迂直本國土人者爲一等可使通引山川道路知軍馬屯止去處又知

賊馬出沒道路、太公曰選地利三人、主三軍屯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也、一有能知天文地理、深謀遠慮、通變財貨、糧草旗鼓節號、覽視四方、採探軍情者、爲一等、可爲腹心、太公曰選天文三人、主占星曆候風氣、推日時、考符驗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兵法曰、凡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

一善識水勢、可渡江河、能爲狗盜雞鳴者、爲一等、可潛偷夜號、切探賊情、備急使用、

一將若不能銓度士衆、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不盡其力、兵法曰、智過十人可爲十人之長、智過百人可爲百人之長、智過千人可爲千人之長、智過萬人可爲萬人之長、各盡其智能、兵必自練、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是也、

一有賊軍避罪而投來者、另爲一等、可以採問敵情虛實、

右已上數等之士、預可選定歸部伍、各立將校、置簿拘管、臨事驅使、使無決誤、兵法曰良匠無棄材、

一將無遺士、乃至雞鳴狗盜、孟嘗君得以脫身而無貴賤高下、有一德而可用矣、

師律提綱曰、孫子曰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貴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所謂勢者、各隨人之所長以爲用也、兵法曰貪者守財、廉者主賜、仁者納降、辯者通使、謀者應敵、怯者守門、勇者破堅、奪隘捷者搶門、探報聾者善視、瞽者善聽、人皆可用、而用之道必在當其材也、故曰良匠無遺材、良將無遺士是也、今將選士之目條列于後、

一敢死樂傷、奮不顧身、遇賊爭先務進取者、選爲一等、名曰冒刃士、可使衝圍陷陣擣營砍寨搴旗斬將、三略曰貪者好趨利、愚者不顧死、

一有能踰高絕遠、輕足疾走、精健者、爲一等、名曰健步、可使覘聽賊情、

一氣銳力壯、拔距伸鈞、强梁暴橫者、爲一等、名曰陷陣之士、可使攻堅破銳、爭險奪路、

一通曉四夷言語、舌辯辭巧、機捷能移人意者、爲一等、名曰遊士、可使入敵游說、以爲間諜、

一弓弩能射遠貫堅者爲一等名曰長箭士可偏攻夾擊射敵主將以奪敵心

一武藝出衆膂力過人負重執銳者爲一等名曰力士可使邀截敵人輜重攻奪險阻躍塘襲伏

一好犯稔惡不顧死者爲一等名曰決死士可使晝夜遊探裝塘報伏路或爲殿後先鋒以備急用

一歷練老成辦事勤謹者爲一等名曰慎士可使守門盤姦看倉庫封鎖鑰

一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水草有無路道迂直溪河深淺者爲一等名曰鄉導可使指引道路涉渡關津

一攻醫人馬疾疫瘡腫百工技藝能造戎具者爲一等名曰藝士可使隨軍各効技能以備使用

一精通天文地理諳曉占卜謹言愼行者爲一等名曰術士可爲耳目使之占候風雲推日擇時凡占有休咎不可宣洩惑衆兵法曰禁祥去疑

一能猿騰鵰擊狗盜雞鳴踰溝越壘者爲一等名曰抄掠士可使潛竊夜號亂敵營寨焚敵蓄積

一左手射箭者爲一等名曰偏攻上以備賊從右來逆鬬

武備志卷六十九

陣練制

練二

編伍一

茅子曰束伍之法古來尚矣簡切可用無若戚繼光其步騎車水無不詳也故特採之可以作古矣

編步兵

編騎兵

防風茅元儀輯

編車兵

編水兵

編步兵

紀效新書曰將選過堪以教練官兵若干員名先日分各執事爲木牌六每牌用卓一張縛豎各列一處預定各編伍官生書手姓名填于牌陰司選者然後行事先儘把總自澤哨官五員驗堪分爲左右中前後令于堂傍地坐必坐乃不亂又令第一哨官下一哨官下一哨長令其擇扯隊長三名驗堪如前地坐隊長俱完又將前第一哨官一旗總下隊長喚起于衆兵中擇扯十一名公座前一字橫立以年少骨軟有神氣者二名爲第一第二充藤牌手年大貌偉有坌力者二名爲第三第四充狼筅手有殺氣有骨力精神結實者四名爲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充長鎗手有殺氣有膽性者二名爲第九第十充鈀手甘爲人下者一名爲第十一充火兵凡定第一二俱橫看兩人一並惟隊長在前之中火兵在末之中先將隊長用束伍內腰牌紙一張于習藝空內填領隊二字給與該方色隊旗一面填營伍處先給營伍無姓名隊伍冊一本將隊長并兵十一名俱送到牌下將腰牌紙內照隊填畢又連人牌送與填縣分都圖住居地方處照腰牌紙內格空填畢又連牌送填年貌處照腰牌紙內格空填畢又連人送填尺寸斤力處照腰牌紙內格空填畢又送至填疤記處此用知

識官司之凡兵身貌間所不同者不必專在疤
紀其難假易辨者填于格空四五字足矣再送掌
年貌冊者將腰牌內填過緣由備填冊內令赴空
地照隊伍坐聽候再編由一隊至三隊完旗總亦
照隊長挨填給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即執于先編
過本旗該管幾隊頭坐地又編一旗三旗完將哨
官給與認旗即往本管哨內地坐聽候又將一哨
官者照前從隊兵越編完一司又一司日長可編
三司日短可編二司每編隊一司先殺手四哨完、

次鳥銃一哨、
凡選編必用把選哨哨選旗旗選隊隊選兵聽各
任眞任怨擇各平素所知或先同當兵或係同鄉
相認或在同歇相隣平日守法生事膽力勇怯渠
觀于不作意中得于所忽甚眞今令自選于繫在
選者若臨時不堪上陣平時生事胡爲原擇扯之
人何辭自諉庶行連坐亦不怨于上若官府面前
一時選驗不過年貌力氣而已全無可憑且飾爲
兵態怒目抵掌口稱忠義膽勇心事包藏于胸如
何足信故上一層不可有意掣肘仍要多方開譬
使等等自擇此軍中第一要着第一至緊
凡隊長三隊以至五隊皆可一隊二伍五人爲伍
也一隊十二人即十人爲什也每一旗下三隊五
隊皆可五人爲隊也一哨官下三旗以至五旗皆
可百人爲哨也一把總下三哨以至五哨皆可五
百人爲司也一把總下三司以至五司皆可三千
爲營也三千一營以至四千五千皆可爲一營三
營五營皆可爲一帥即什保帥旅井田內政之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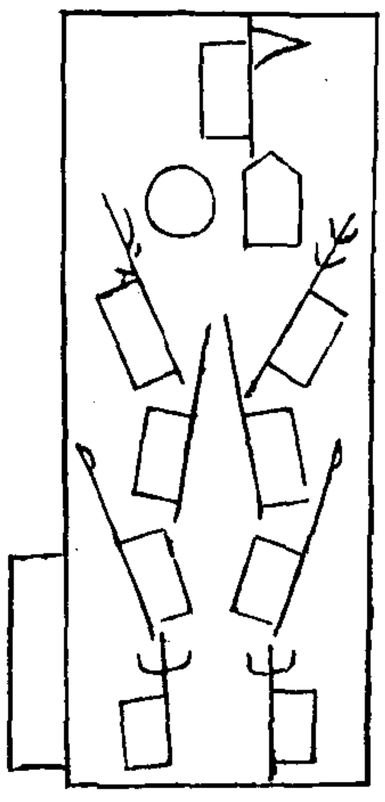
也不必拘定數目五人而後謂之伍他皆倣此但
順人土之利相時措之宜因兵食之額要之不出
乎用法而不泥于法是已自此爲始凡行動立止
俱照鴛鴦隊次序恁是如何不許時刻縱橫錯亂
久則自熟且于虛胃不復能容矣內惟十二名一
隊仍分左右伍不可易之法何也此中行軍法爲
便老于兵中者方得此彀耳
凡閱營選完發放其日再集將腰牌如前對讀過
作弊者即以重法連坐施行一二隊以立初信此

旷重信一立以後如驅羣羊惟我號令是聽而旹
可言練也此一節于練兵已有五分工夫矣
凡冒兵頂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軍法細打所僱
之人即充兵收操工食即將原僱之人分交一半
凡稱主將非大將也但主所屬之兵上一等者不
坐面前面見在第一尊者即爲主將假如大將不
在則偏裨即稱主將偏裨不在則把總即稱主將
把總不在則哨官即稱主將下至旗總不在則隊
長即稱主將是也

此法甚妙

凡隊直而爲二伍方而爲九分而爲三如四隊爲
一旗虛其中旗總居之如三隊以二爲外以一爲
內幾旗總幾哨幾司幾營俱如前
凡雜流每司把總下號鋭手一名掌號一名鼓手
二名哼囉一名喇叭一名捽鈑一名鑼一名高招
手一名督陣巡視旗四名醫生一名書記二名每
哨官下馬夫一名認旗一名以上俱要見在精健
營中實用者也把總家丁八名哨官家丁四名醫
生家丁一名乃聽厮役者也旗隊以食糧爲差每
一營如爲偏裨所統馭者旗牌三員號鋭手三名
哼囉手二名喇叭手二名號笛手二名鼓手八名
鉦手一名鑼手一名捽鈑手一名五方旗手五名
高招手五名角旗手四名認旗手二名門旗手二
名巡視旗手十二名火藥匠一名木匠一名鐵匠
二名醫生一名各帶全副器具軍牢十八名健步
十二名塘報十二名兵只三總係守備欽把用其
半係將官用其多半兵至四五總用其全以上俱
用精健諳習實用者也厨役二名馬夫二名薪水
三名家丁五十名旗牌馬丁三名醫生馬丁一名
以上任將官增減虛實之必係將領照此如係都
守欽把各遞減
凡各營分派　先照編伍冊式造文冊二部俱
己總一收大將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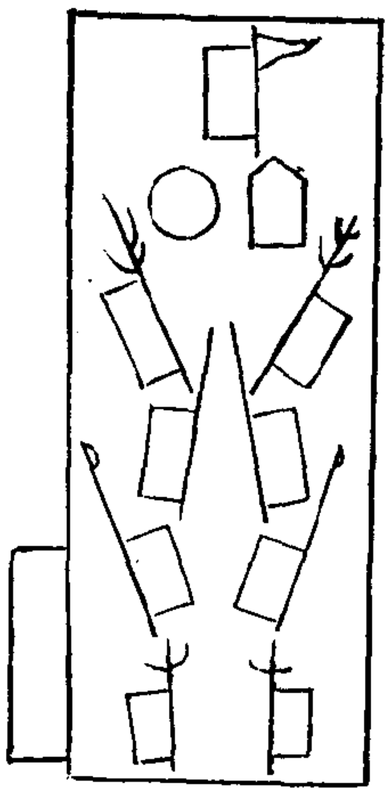
兵腰牌陰面



兵腰牌陽面

營	哨	哨長下	隊長	
年		年	歲	
都	人身長	尺	寸	
鬚	上有	處力		
斤	地方住習	藝		
年	月	日給		

隊長腰牌陰面



隊長腰牌陽面

營	哨	哨長下	隊長		
年		年	歲	係	
都	人身長	尺	寸	面	
鬚	上有	處力	百		
斤	地方住習	藝			
年	月	日給			

哨長腰牌陽面

營哨哨長	年		
歲	縣	都人身	
長尺寸面	鬚	丄	
有	處力百	斤	
地方住習	藝		
年月	日給		

哨長腰牌陰面

一隊長			
二隊長			
三隊長			
四隊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一

練兵實紀曰步兵自上而下保無不堪式後騎書准此

某叅遊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哨下千總並非怯懦不堪如虛
甘罪結狀是實

某千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部下把總並非怯懦不堪如虛
甘罪結狀是實

某司把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司下百總並非怯懦不堪如虛
甘罪結狀是實

某百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局下旗總並非怯懦不堪及冒
名頂替如虛及有逃走甘罪結狀是實

某旗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宗下隊總並非怯懦老弱及冒
名頂替如虛及有逃走甘罪結狀是實

某隊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隊下各兵並無老弱怯懦不堪
及冒名頂替如虛及有逃走甘罪結狀是實
步兵自下而上保本管不致失陷式
千總某某等今當
處實保領過本管將官某前去上陣並不致
臨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償命
把總某某等今當
處實保領過本管千總前去上陣並不致臨
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償命

旗總某某等今當
處實保領過本管百總前去上陣並不致臨
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償命
隊總某某等今當
處實保領過本管旗總前去上陣並不致臨
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償命

編騎兵

練兵實紀曰預日先將部下官生夙守軍人習知
束伍之教者各分執事填于白牌或紙上其填營

伍次第者爲一號牌填年貌籍貫者爲二號牌填
疱記武藝者爲三號牌總填隊伍姓名者爲四號
牌抄隊伍清冊者即隨之爲五號牌平明每一牌
用卓一張縛竪一號即守主將之傍餘號各于空
地分設挨號而下又一面將腰牌隊冊照各種式
樣預日刋刷齊備式開于後次日早將投募見在
軍士人等以次喚進如一千先定千總一員令千
總選部下把總幾員驗中又令各把總選百總幾
員驗中又令各百總選旗總三名先以一百總下

一旗總令選隊總三名先以一隊總自行揀兵九
名一字向上立定主者與之辨驗堪否以年力壯
健能射者一名爲一伍長能射者二名爲一伍第
一名在左第二名在右俱充鎗鈀手以骨肉結實
精健者爲二伍長即第四名也第五名在右第六
名在左俱充夾刀棍手又以力大貌黑而粗猛者
爲三伍長即第七名也第八名在右第九名在左
俱充大棒手以善于炊爨背爲人下者一名爲火
兵給大棒一件先填隊總爲第一名連牌送一號

填隊伍訖、連人傳與第二號、牌填籍貫年貌畢、連人又傳與第三號、牌填疤記武藝畢、又連人傳與第五號牌填隊伍姓名、于腰牌紙上、如是、又以一名與腰牌紙一張、連人挨次挨填如式、又喚一隊、如此三隊畢、即喚一旗總領于空地、將隊伍擺個式樣、一面即將預日做就如式方色認旗一面、付執、以辨行伍、三旗總俱完、即命一百總、四百總俱完、即命本把總領于空所擺明、申明約束、領回如此每一哨將官下既完、一面照腰牌造冊五本、有

式在後、出示于第二日點名、隨即均給馬匹、凡戰兵俱與上等馬、係火器差使不屬前鋒者、與二等馬、其下等馬汰去不用、每哨三部雖同一體而號、健伶俐好漢須多歸中部、專爲架梁等用、每一旗內、火器一隊居中、左右二隊俱殺手、其左右二部、每一旗內、火器二隊居左右、殺手一隊居中、東伍事竟、又約日于教場、公同再三訂論、宣明上意、即取各官挨次呈遞、無有不堪甘結狀、

騎士腰牌

軍○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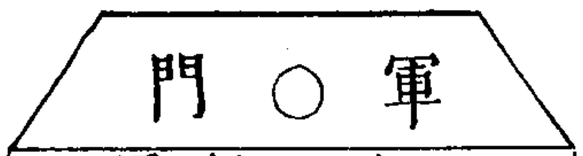
哨部司局宗旗
隊伍第名
歲
面鬚　人在　年拾
習藝無牌者不給月糧軍法治　處住
同伍伍長　土　處
年　月　日考驗憑此

騎士伍長腰牌

軍○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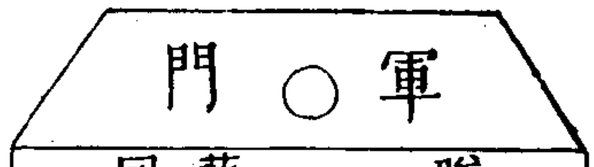
哨部司局宗旗
隊下伍長　人在　年拾歲
面鬚　上　住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仍軍法治　處習
同伍伍長
年　月　日考驗憑此

騎士旗總腰牌



哨部司局宗旗總
年拾歲 人
在 住面鬚
上 處習 藝
無牌者不給月糧仍以軍法細打
同宗宗長
年 月 日考驗憑此

騎士隊總腰牌



哨部司局宗旗
隊長 年拾歲
人在 住面
鬚上 處習
藝無牌者不給月糧仍以軍法治
同隊隊長
年 月 日考驗憑此

騎隊兵冊式 殺手、餘係弓箭手、仍執殺器長鎗鉤鈎大棒之類是也、

	二隊總	一隊總	三隊總
哨	火器火器	殺手殺手	火器火器
左右	左伍火器	左伍殺手	左伍火器
部	火器火器	殺手殺手	火器火器
司	右伍火器	右伍殺手	右伍火器
局	火器火器	殺手殺手	火器火器
宗	兵火	兵火	兵火

	二隊總	一隊總	三隊總
哨	火器火器	殺手殺手	火器火器
中	左伍火器	左伍殺手	左伍火器
部	火器火器	殺手殺手	火器火器
司	右伍火器	右伍殺手	右伍火器
局	火器火器	殺手殺手	火器火器
宗	兵火	兵火	兵火

騎兵旗

軍士盔有纓而無旗

隊總盔旗長六寸上書隊哨字顏色照哨將旗之色

旗總背旗身方二尺斜角用邊旗桿長三尺六寸

百總認旗身方二尺五寸斜角用邊桿用鎗頭長九尺上書字一局書振勇二局書揚勇三局書威勇四局書武勇

中一司把總旗紅心黃邊藍帶

百總旗紅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紅心黃邊

隊總盔旗紅

中二司把總旗紅心黃邊藍帶

百總旗紅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紅心黃邊

隊總盔旗紅

左部千總旗紅心藍邊藍帶

左一司把總旗紅心藍邊藍帶

百總旗紅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紅心藍邊

隊總盔旗紅

左二司把總旗紅心藍邊藍帶

百總旗紅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紅心藍邊

隊總盔旗紅

右部千總旗紅心白邊藍帶

把總認旗長三尺五寸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三尺用纓頭號帶一條長五尺

千總認旗長五尺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三尺號帶一條長七尺

哨將認旗長六尺五寸斜角有邊桿用纓頭雉尾高一丈五尺號帶一條長八尺五寸

前哨哨將認旗紅心紅邊藍帶珠纓雉尾上書前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紅心黃邊藍帶

旗式見千戚集旌旗中

右一司把總旗紅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紅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紅心白邊藍帶
隊總盔旗紅
右二司把總旗紅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紅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紅心白邊
隊總盔旗紅
後哨哨將認旗黑心黑邊藍帶珠纓雉尾上書後

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黑心黃邊藍帶
中一司把總旗黑心黃邊藍帶
百總旗黑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黑心黃邊藍帶
隊總盔旗黑
中二司把總旗黑心黃邊藍帶
百總旗黑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黑心白邊
隊總盔旗黑
左部千總旗黑心藍邊藍帶
左一司把總旗黑心藍邊藍帶
百總旗黑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黑心藍邊
隊總盔旗黑
左二司把總旗黑心藍邊藍帶
百總旗黑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黑心藍邊

隊總盔旗黑
右部千總旗黑心白邊藍帶
右一司把總旗黑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黑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黑心白邊
隊總盔旗黑
右二司把總旗黑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黑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黑心白邊

隊總盔旗、黑、
左哨、哨將認旗、藍心藍邊藍帶、珠纓雉尾、上書
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藍心黃邊藍帶、
中一司、把總旗、藍心黃邊藍帶、
百總旗、藍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藍心白邊、
隊總盔旗、藍、
中二司、把總旗、藍心黃邊藍帶、

百總旗、藍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藍心黃邊、
隊總盔旗、藍、
左部、千總旗、藍心藍邊藍帶、
左一司、把總旗、藍心藍邊藍帶、
百總旗、藍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藍心藍邊藍帶、
隊總盔旗、藍、
左二司、把總旗、藍心藍

百總旗、藍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藍心白邊、
隊總盔旗、藍、
右部、千總旗、藍心白邊藍帶、
右一司、把總旗、藍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藍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藍心白邊、
隊總盔旗、藍、
右二司、把總旗、藍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藍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藍心白邊、
隊總盔旗、藍、
右哨、哨將認旗、白心白邊藍帶、珠纓雉尾、上書
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白心黃邊藍帶、
中一司、把總旗、白心黃邊藍帶、
百總旗、白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白心黃邊、

隊總盔旗白、
中二司把總旗白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白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白心黃邊、
隊總盔旗白、
左部千總旗白心藍邊藍帶、
左一司把總旗白心藍邊藍帶、
百總旗白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白心藍邊、
隊總盔旗白、
左二司把總旗白心藍邊藍帶、
百總旗白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白心藍邊、
隊總盔旗白、
右部千總旗白心白邊藍帶、
右一司把總旗白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白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白心白邊、
隊總盔旗白、
右二司把總旗白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白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白心黃邊、
隊總盔旗白、
中哨哨將認旗黃心黃邊藍帶珠纓雉尾上書中
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黃邊藍帶、
中一司把總旗黃心黃邊藍帶、
百總旗黃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黃心黃邊、
隊總盔旗黃、
中二司把總旗黃心黃邊藍帶、
百總旗黃心黃邊藍帶、
旗總旗黃心黃邊、
隊總盔旗黃、
左部千總旗黃心藍邊藍帶、
左一司把總旗黃心藍邊藍帶、

百總旗黃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黃心藍邊藍帶、
隊總盔旗黃、
左二司把總旗黃心藍邊藍帶、
百總旗黃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黃心藍邊藍帶、
隊總盔旗黃、
右部千總旗黃心白邊藍帶、
右一司把總旗黃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黃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黃心白邊藍帶、
隊總盔旗黃、
右二司把總旗黃心白邊藍帶、
百總旗黃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黃心白邊藍帶、
隊總盔旗黃、
凡雜流每一哨下大小將領金鼓雜流吹鼓手十六名養馬軍十名以上俱步軍執五方旗五名虎帶五名金鼓旗二名坐纛二名大標三名燈籠二名識字三名旗牌十二名軍牢二十四名夜不收五十名伴當八名弓匠箭匠火箭匠共四名獸醫一名醫士一名厨役二名家丁五十名以上俱馬軍每中軍官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夜不收八名家丁六名每一千總下識字二名軍牢六名夜不收六名家丁四名每一把總下識字一名軍牢六名家丁四名每一百總下馬夫一名家丁一名、

陣練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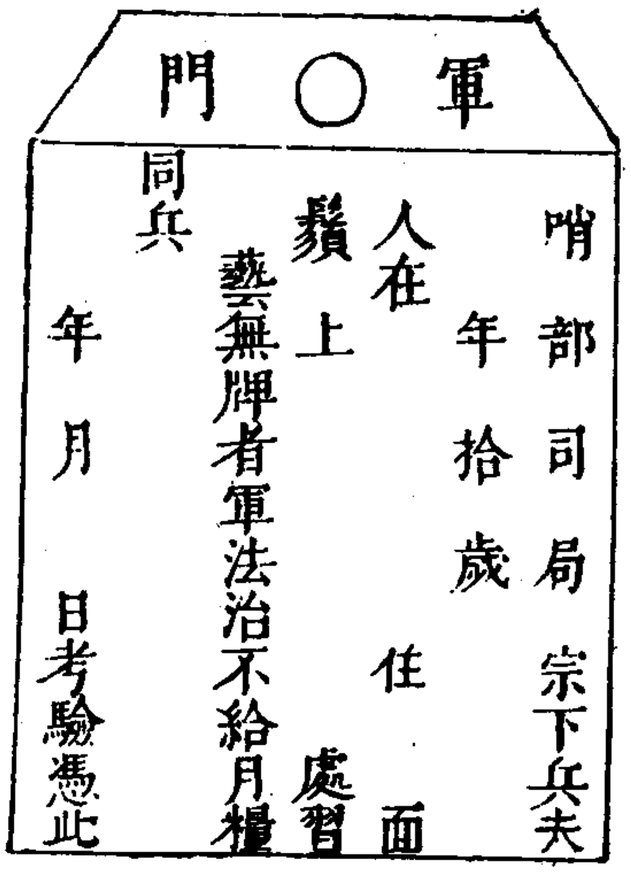
練三

編伍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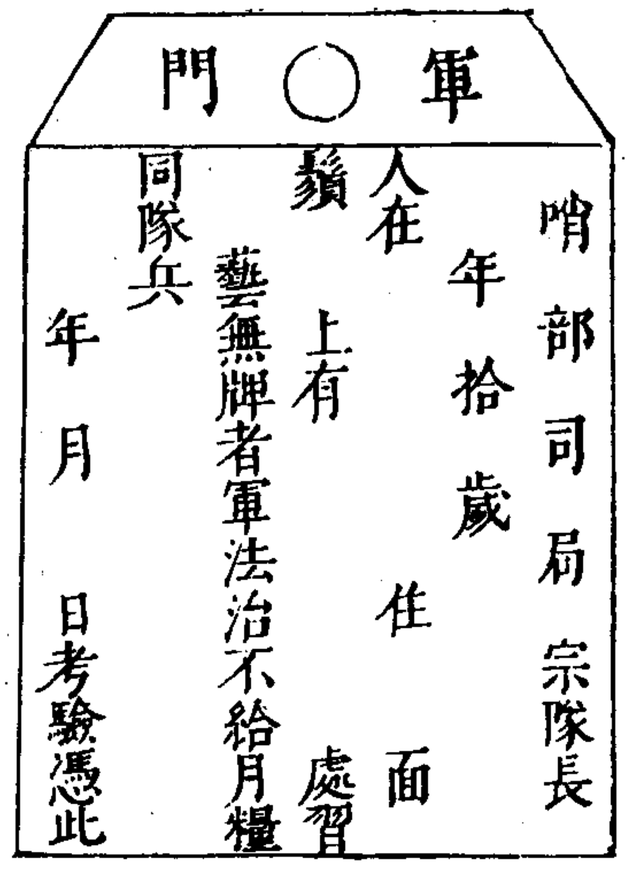
編車兵

練兵實紀曰預日備牌號卓次并刷腰牌冊俱與騎兵束伍同是日選時先擬千把百總車正隊長亦同騎兵例但點車正必須伶俐知事有膽有張膽好漢一名爲隊長聽隊長于選中隊內有殺氣少年二人爲圓牌手力健有神氣骨肉勻稱二人爲長刀手又如此二人更加粗壯有力者二人爲大棒手身長肱長二人爲釘手又以堪役使者一人爲火兵逐名選過即給牌挨送查填一車完即給方色如式認牌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張令車正領在空所照圖擺成行伍坐定一把總者俱完放出各車正將圖用木牌粘懸車上備查以憑管束一將官下完足示日于教場領車給器聽演習派主者一名側立聽車正將衆軍中取三十二名前來中年上下曾經受苦挑擔耕耡出得坌力之徒六人爲車兵專管推車又有力而稍伶俐者一人爲舵工各給腰牌紙照騎兵例送填又擇年少伶俐力量少弱才貌細小者二人爲火箭手爲一次填牌如前又選伶俐有肱力者四人爲鳥銃手爲一次照前填牌又選年紀中大謹愼者六人爲佛郎機手爲一次填牌此車上之兵也如以馬兵爲宗城司哨明白至則各照所派車上去處各爲信地尺寸難移另有軍法條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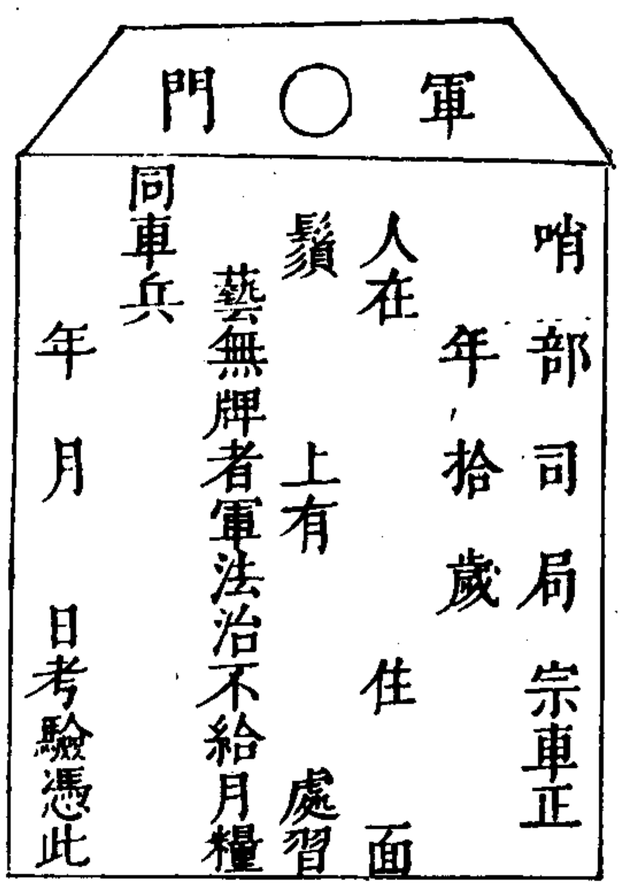
車士腰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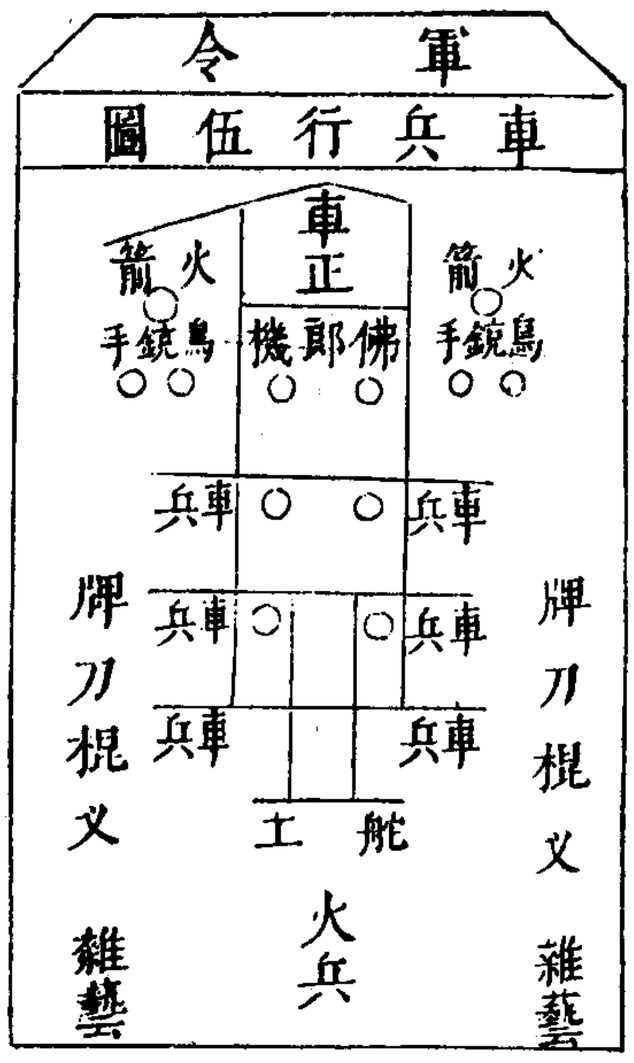
車士隊長腰牌



車正腰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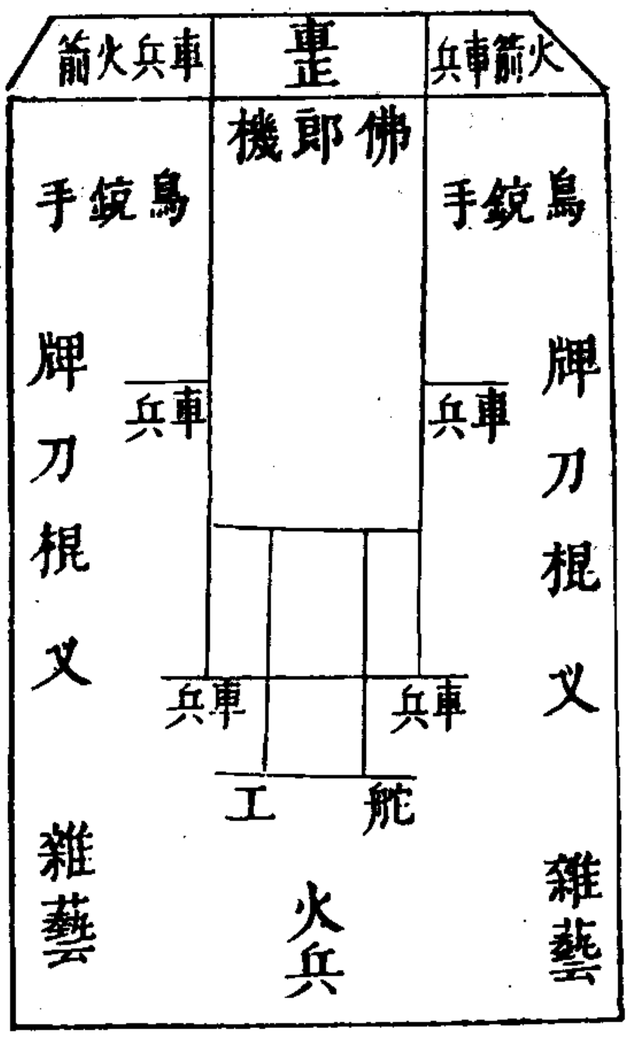


車正總牌



右殺手一隊、令因軍少不設者、不必用、

式冊隊車



車兵旗

車兵不用盔甲、

車正用盔甲方旗、長二尺、

哨官號旗、長三尺、

把總號旗、長四尺、

千總號旗、上角開三尺長五尺、號帶長四尺五寸、

哨將號旗、上角闊四尺、長六尺、號帶長五尺五寸、

前哨哨將號旗紅、凡旗上字如騎兵哨同、

左千總、紅旗藍邊、

一司把總、紅旗紅邊、

二司把總、紅旗藍邊、

三司把總、紅旗白邊、

四司把總紅旗黑邊、

以上纓頭俱用藍色、

右千總、紅旗白邊、

一司把總、紅旗紅邊、

二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紅旗白邊、
四司把總紅旗黑邊、
以上纓頭俱用白色、
後哨哨將號旗黑、
左千總黑旗藍邊、
一司把總黑旗紅邊、
二司把總黑旗藍邊、
三司把總黑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黑邊、
以上纓頭俱用藍色、
右千總黑旗白邊、
一司把總黑旗紅邊、
二司把總黑旗藍邊、
三司把總黑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黑邊、
以上纓頭俱用白色、
左哨哨將號旗藍

左千總藍旗藍邊、
一司把總藍旗紅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藍旗白邊、
四司把總藍旗黑邊、
以上纓頭俱用白色、
右千總藍旗白邊、
一司把總藍旗紅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藍旗白邊、
四司把總藍旗黑邊、
以上纓頭俱用藍色、
右哨哨將號旗白、
左千總白旗藍邊、
一司把總白旗紅邊、
二司把總白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白旗黑邊、

以上纓頭俱用藍色、

右千總白旗白邊、

一司把總白旗紅邊、

二司把總白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白旗黑邊、

以上纓頭俱用白色、

中哨哨將號旗黃、

左千總黃旗藍邊、

一司把總黃旗紅邊、

二司把總黃旗藍邊、

三司把總黃旗白邊、

四司把總黃旗黑邊、

以上纓頭俱用藍色、

右千總黃旗白邊、

一司把總黃旗紅邊、

二司把總黃旗藍邊、

三司把總黃旗白邊、

四司把總黃旗黑邊、

以上纓頭俱用白色、

四司把總黃旗黑邊、

以上纓頭俱用白色、

凡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凡每車舵工專管車兵而車正專管其殺手一隊聽隊長管而車正通得兼管除機手箭手鳥銃手俱聽車正專管其佛郎一車每一車爲一宗每三宗用百總一員是爲一局每四局用把總一員是爲一司每四司用千總一員是爲一哨哨多放此每正車外加糧車十六輛每車車正一名舵工一名兵十二名騾十頭正營行時頗窄今加十六輛於四門永無議矣、

凡造完車乘派到哨內取各千把百總車正各管御不致損壞收管繳報一面將車上各項軍民兵勇每日撥一名守車每日輪把總一員車正每一總一名巡邏過夜至次日平明交代與換班之人赴主將處回話稱云巡車無事如有車上什物釘

鐵之類損失一件俱該日把總之事除細打外仍責巡風總正車兵賠償交代之時上班官兵務要將車細看如有前項損失即扭前班之人赴該管查究如容隱不舉及已代替進城而方覺舉者只坐見班之罪仍將此項每一總刊寫輪班水牌二面撥兵塡牌發與遵守牌到而赴代遲悞者軍法重治

凡雜流每一哨下大小將領金鼓雜流吹鼓手十六名養馬軍八名五方旗五名五方號帶五名金

鼓旗二名大標一桿三名燈籠二名識字三名旗牌八名軍牢二十名伴當十二名木匠四名鐵匠四名厨役一名家丁十二名馬一百匹不足者聽之

每一千總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家丁四名馬十匹

每一把總下識字一名軍牢六名家丁四名馬五匹

每一哨官下馬夫一名家丁二名馬二匹

每車正下家丁一名

以上馬不足者聽之

編水兵

紀效新書曰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斗手二名瞭手二名椗手二名守艙門二名掌號一名艄器四名此一定不可增減兵八隊每隊長一名兵十名共八十八名或七隊或六隊五隊相船相地損益之

凡船號最忌名色雜踏不一則號令繁雜則士難辨混淆無有綱領何以坐籌制勝應只一號至六號而止不呼船名者直閩廣等處俱稱滇閩皆有海腹裏江河尤多隨處土造船隻名色不等各地方駕使相宜各執其便故有以小船而繫賊巨艦者有以大艦而輕覩小船者有以寡覩衆者有以衆困寡者此書欲東南凡有江河湖海之處通融爲用故不執一處船名各處于定號之外如船名一字更爲易辨每一寨係一將領者不拘係一寨之尊不拘叅

遊都守把總一例曰主將各量分親船爲中中
中軍領之緣將領所職應在衝要故多其數以便
督進若主將往中左右各司巡邏監督只將中中
隨從便於往來一到彼哨又有該哨相幫即稱重
矣永不許抽零司哨之船若主將仍抽取司哨寸
板以致司哨寡弱誤事只重罪主將主將中軍船
不及各司數者以其常與一司合爲一處勢已倍
於他哨而船中必擇其第一堅大者爲中軍司將
勢已厚餘分爲中司左司右司每司分二哨共六

哨船多則加前司後司又各分二哨共十哨由此
知之大小相兼大約十船以下五船以上爲一隊
哨官領之兩哨爲一司分總領之三司二司則爲
一部主將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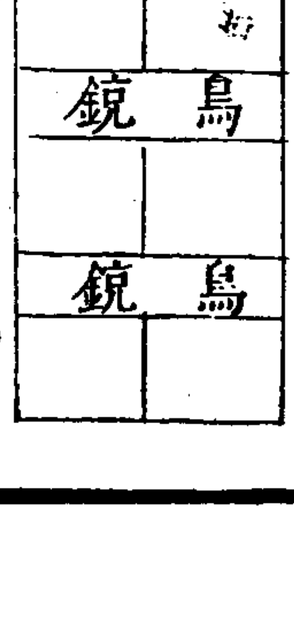
凡每船上大旗俱用黑布一則便於遠瞭一則合
於水性也仍用白布取寨名一字大書加於旗心
各照方色製以號帶每隊長小旗一面各照本船
號帶方色

凡捕盜專管一船之務無所不理凡人船客兵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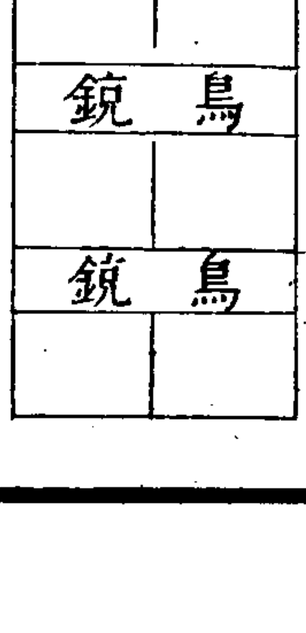
聽管束第一當重其事權俾有專力無掣肘可也
舵工專管舵兼防舵門下攻守掟手專管掟正頭
前攻守綠手專管帆檣繩綵主持調籤斗手遇賊
則上斗用犁頭鏢下射賊舟神器手專管定發無
敵神飛砲掌號手專管接應司哨號令及獨船對
敵進止號令守艙門者臨敵牢守艙門平時管一
應家火楨具支銷晝夜出入關防隊長司一隊內
攻守督兵用命賊近專發火桶平時督兵習藝脩
治軍火器械

一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
斗手二名瞭手二名掟手二名守艙門二名掌號
一名神器四名此一定不可增減兵八隊每隊隊
長一名兵十名共八十八名或七隊六隊五隊相
船相地損益之後各號船皆倣此旗幟方色俱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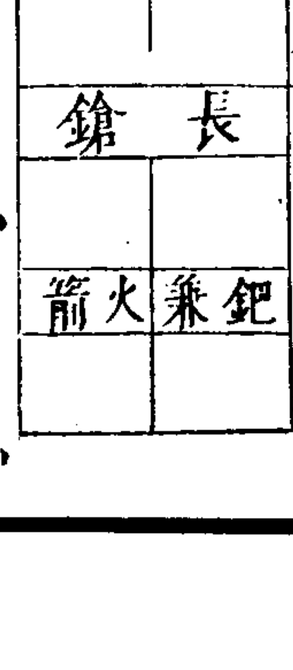
第一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狼機二位餘同第二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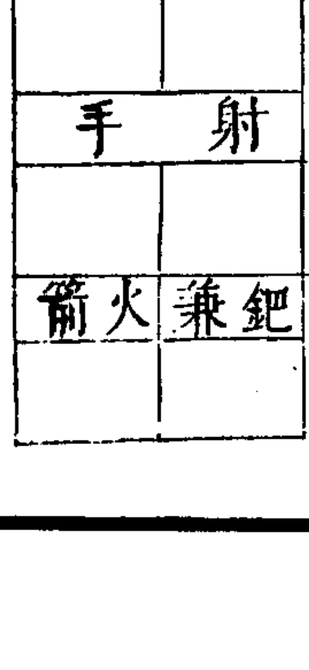
第二隊　此隊在船始終用此器隊長習用火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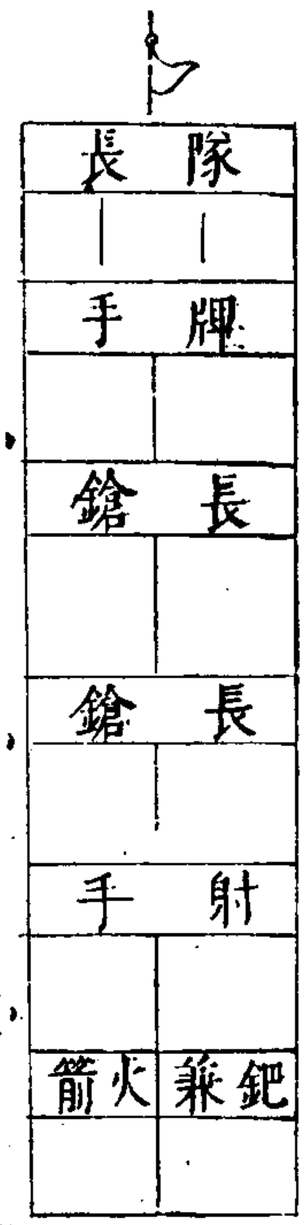
第三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狼機二位牌手管射鏢仍用牌射手仍用鈀射手賊遠射火箭賊近堆噴筒隊長習用火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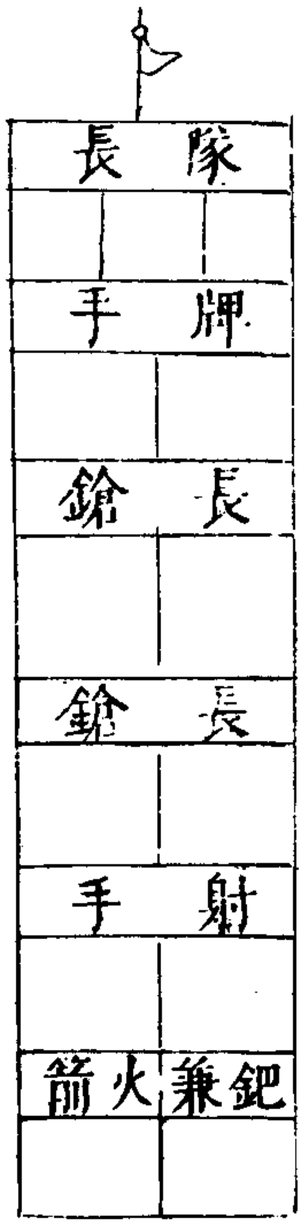
第四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百子鋭二位餘同第三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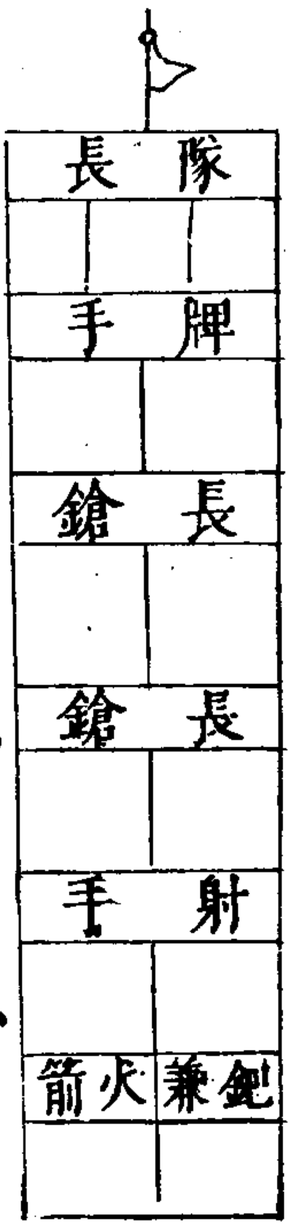
第五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狼機二位餘同第二隊



第六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百子鋭二位餘同第三隊



第七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狼機二位餘同第三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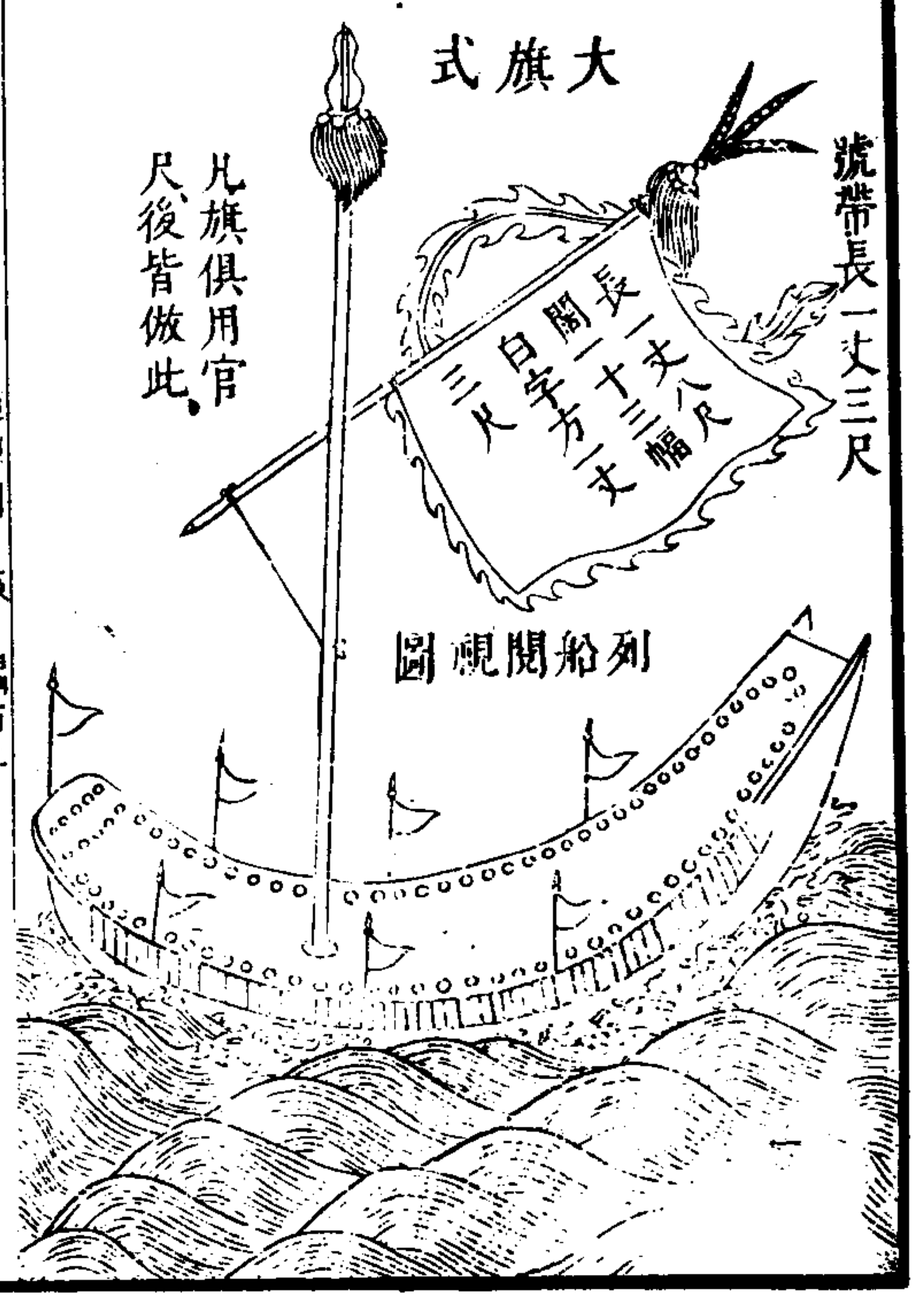


第八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百子鋭二位餘同第三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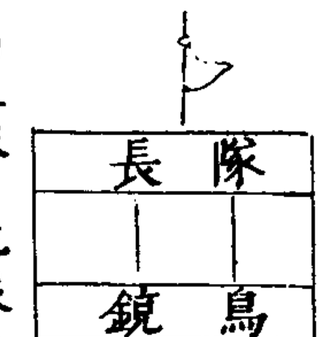
二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
斗手二名、瞭手二名、椗手二名、守艙門二名、掌號
一名、神器二名、隊長六名、兵夫六十名、旗幟方色、

大旗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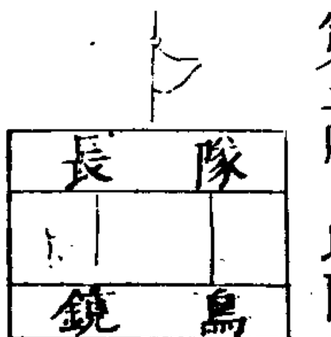


列船閱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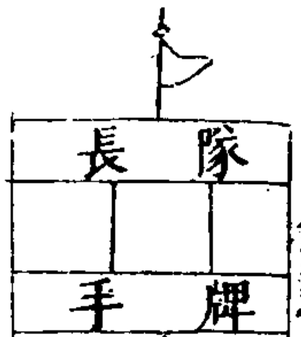
此隊在船始終用此器、隊長習用火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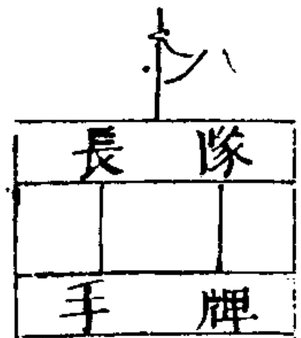
第二隊　此隊在船始終用此器、隊長習用火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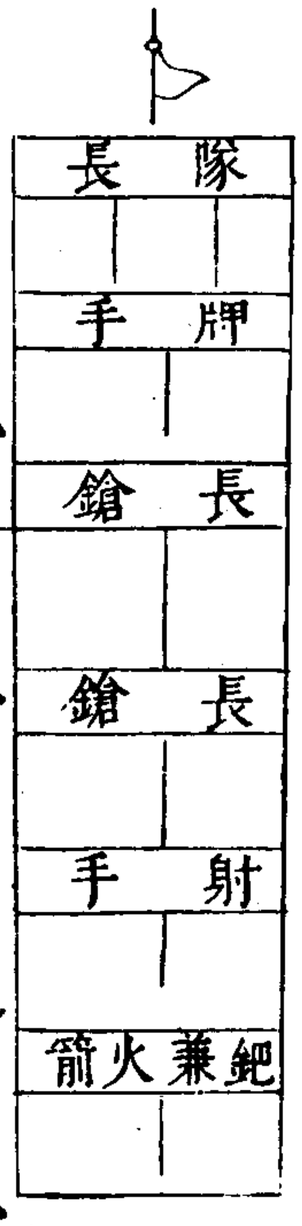
第三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四名管狼機二位、牌手管射、驟仍用牌、射手仍用鈀手、賊遠射火箭、賊近舉噴筒、隊長用火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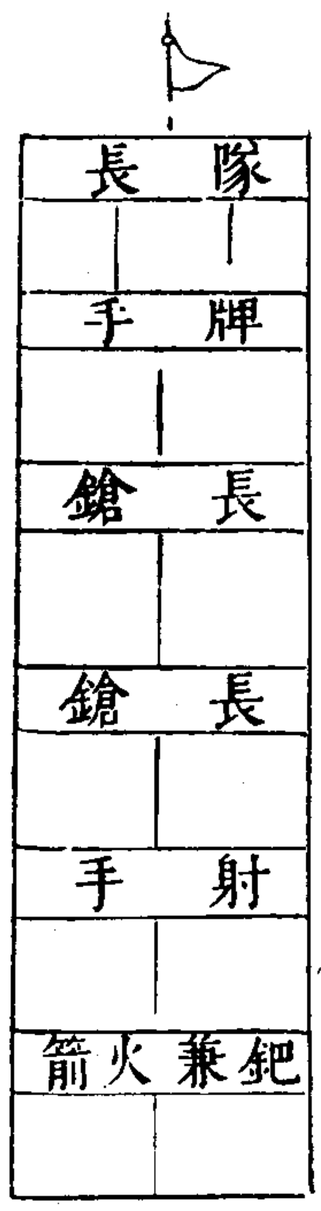
第四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四名管百子鏡二位、餘同第三隊、



第五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四名管狼機二位餘同第三隊



第六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四名管百子銃二位餘同第三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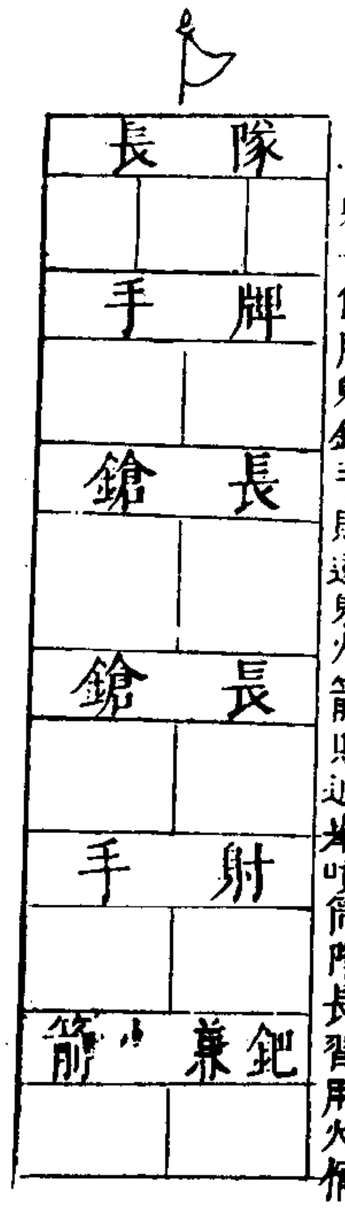


三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庇工工名、十手二名、瞭手二名、椗手二名、守艙門二名、掌號一名、神器二名、隊長五名兵夫五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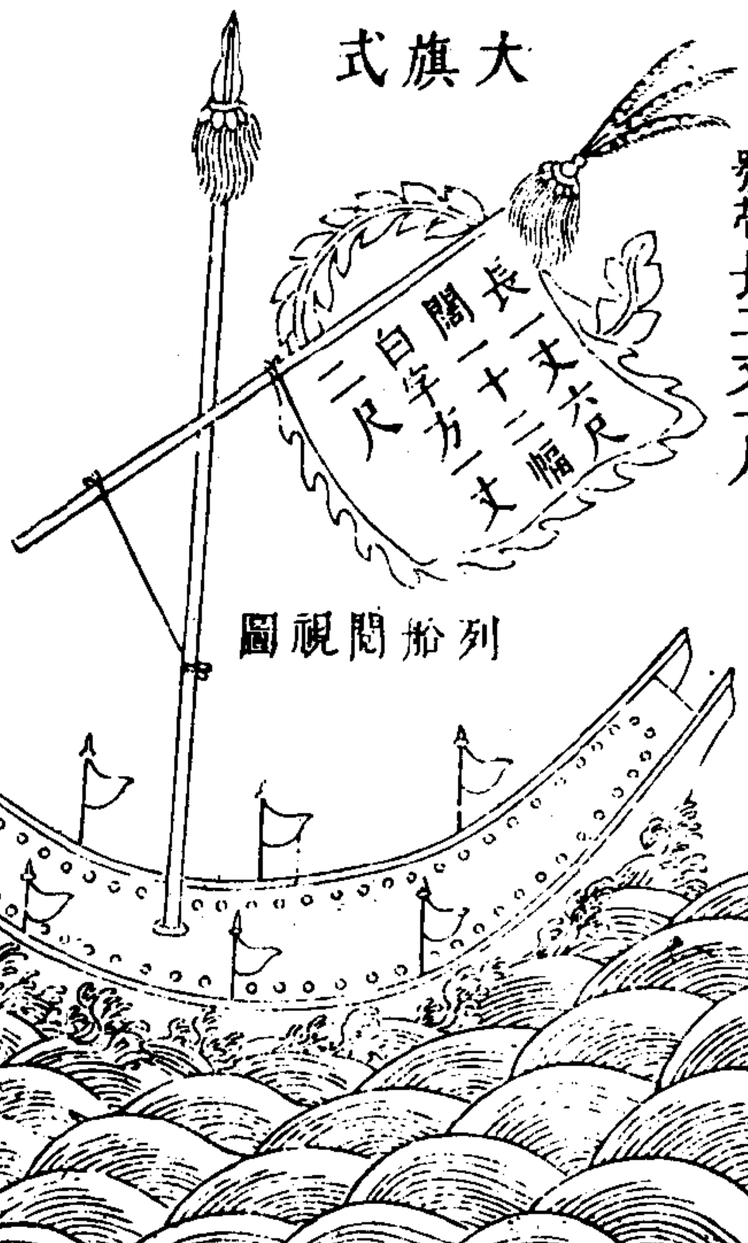
第一隊　此隊專舉鳥銃、隊長習用火捅、



第二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狼機二位、牌手管射鏢仍用牌、射手仍用射鈀手賊遠射火箭、賊近舉噴筒、隊長習用火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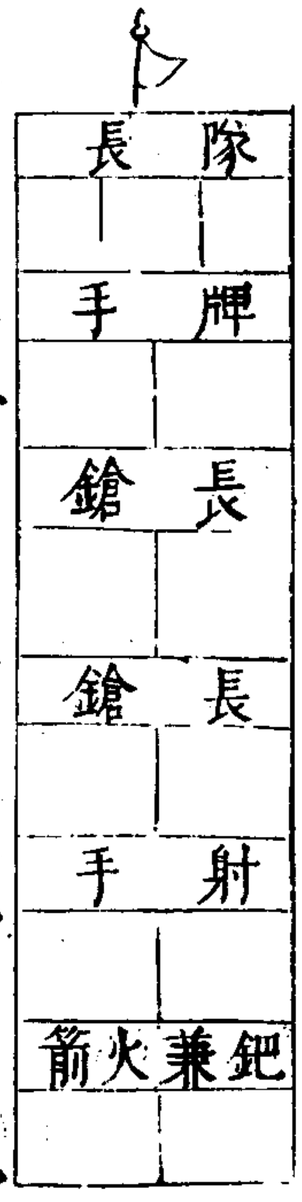
大旗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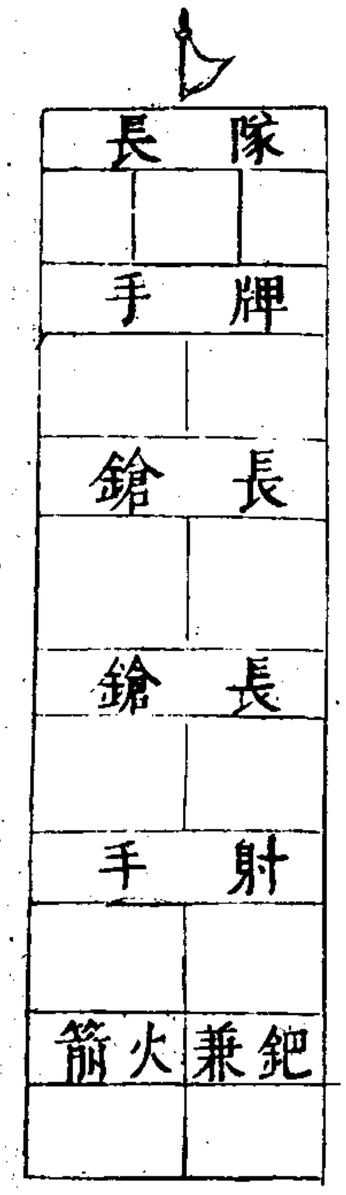
號帶長二丈一尺

列船閱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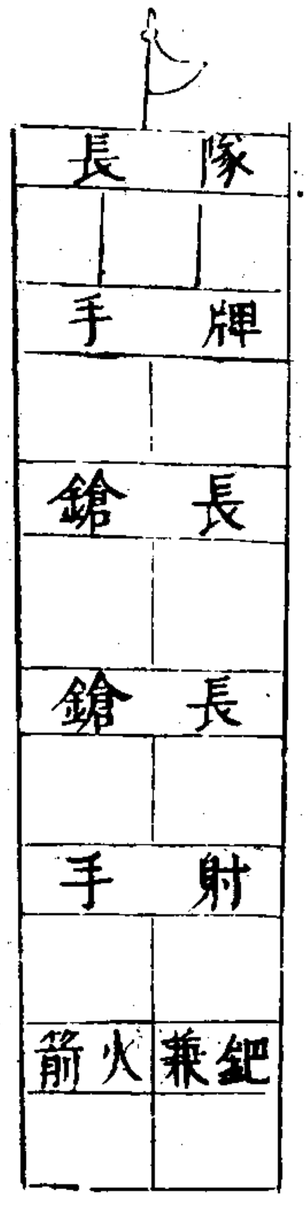
第三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百子銃二位餘同第二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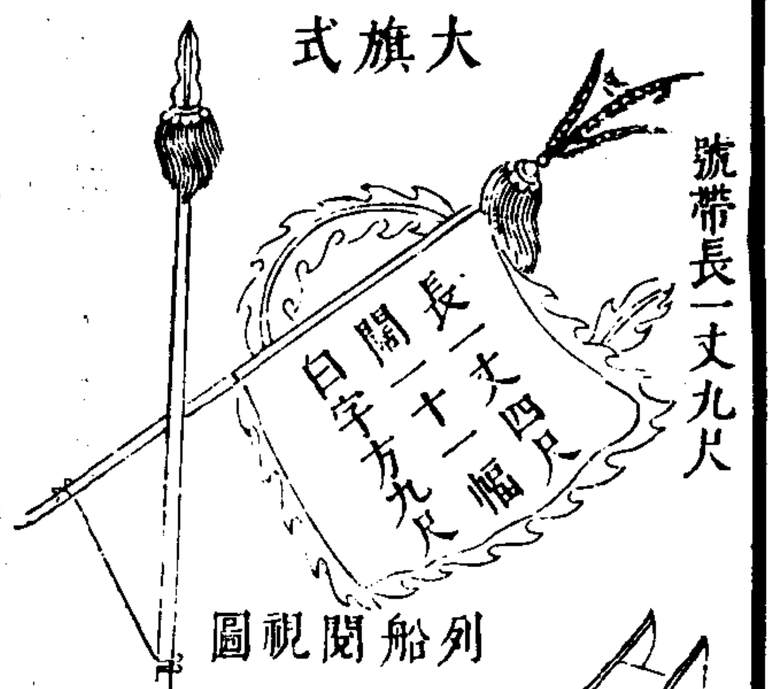
第四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狼機二位餘同第二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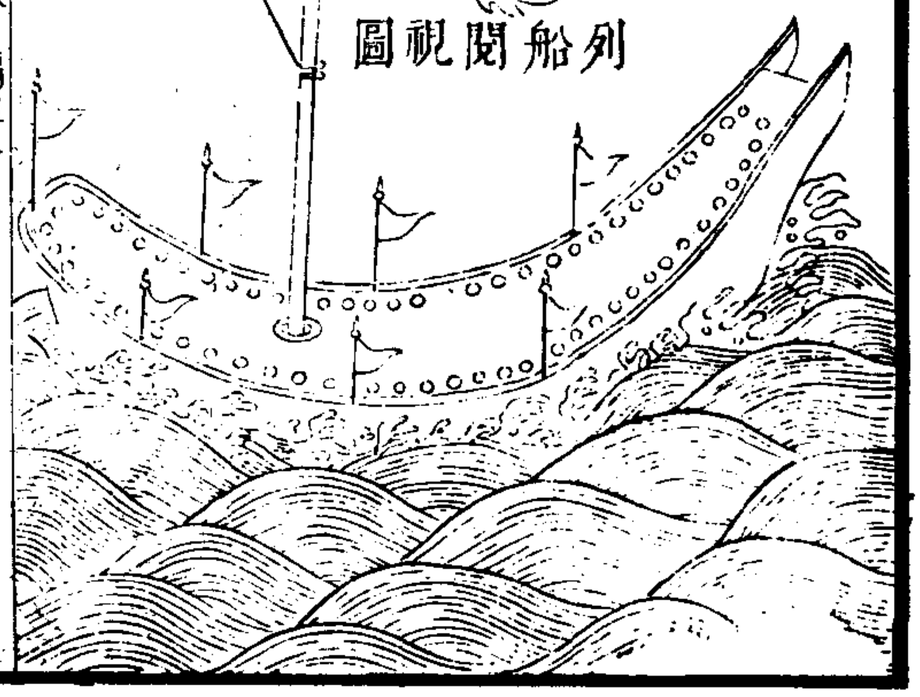
第五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百子銃二位餘同第二隊、



大旗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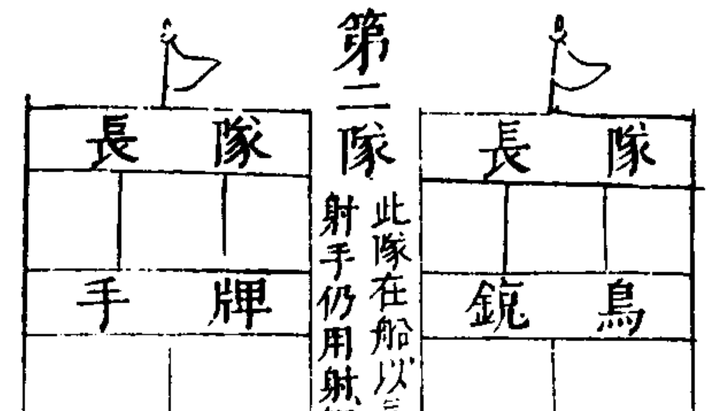


列船閱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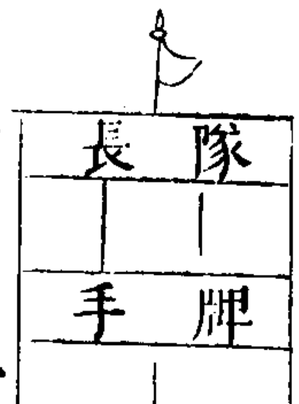
四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
勝手二名、斗手二名、椗手二名、神器二名、掌號一
名、隊長四名、兵夫四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哨、

第一隊　此隊專舉鳥銃隊長習用火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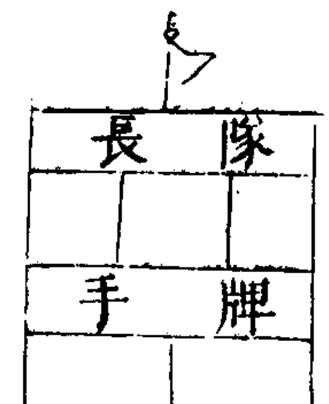


第二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狼機二位牌手管射鏢仍用牌射手仍用射鈀手賊遠射火箭賊近舉喇筒隊長習用火桶

第三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百子銃二位餘同第二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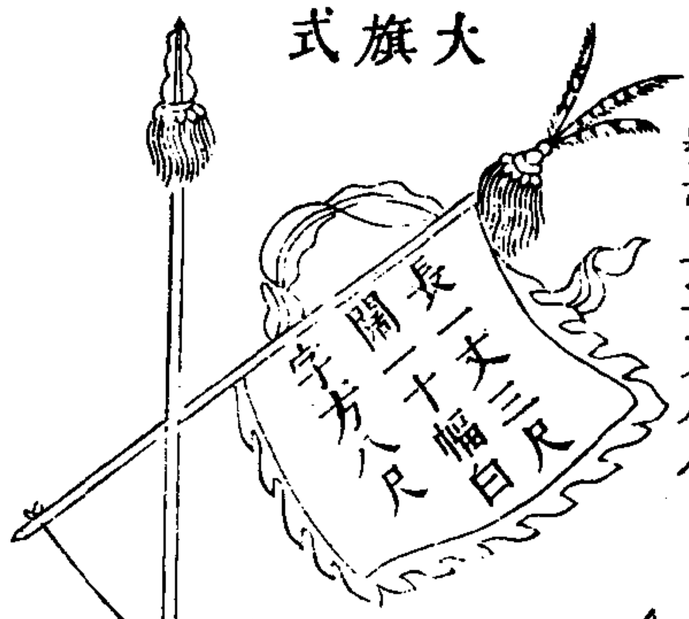


第四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管狼機二位餘同第二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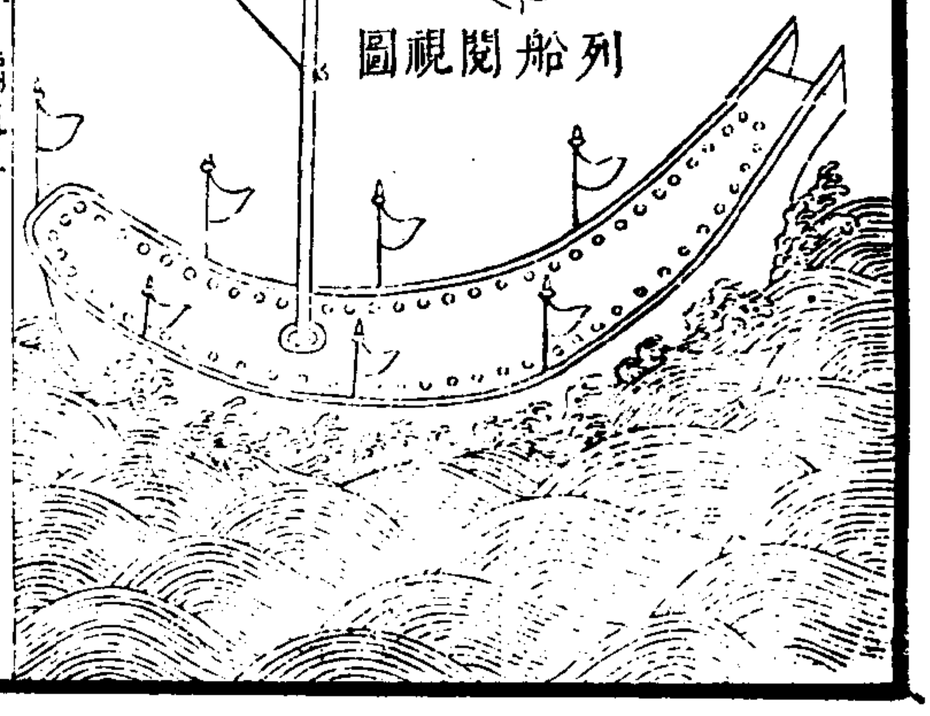


五號其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招手二名、瞭手一名、椗手一名、掌號一名、隊長三名、兵夫三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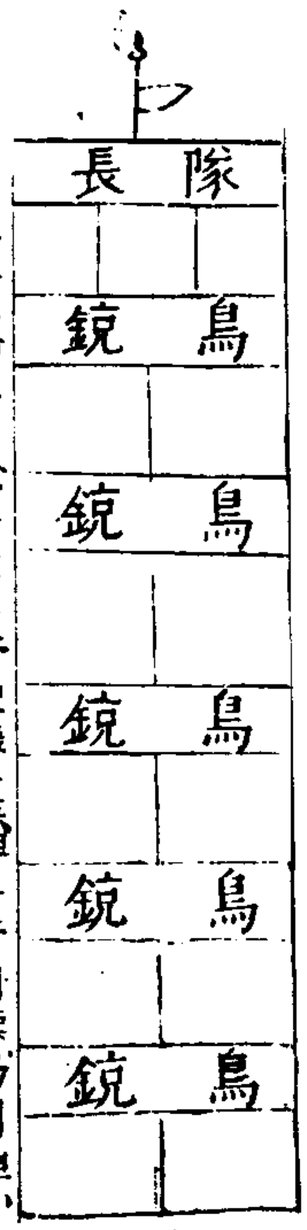
大旗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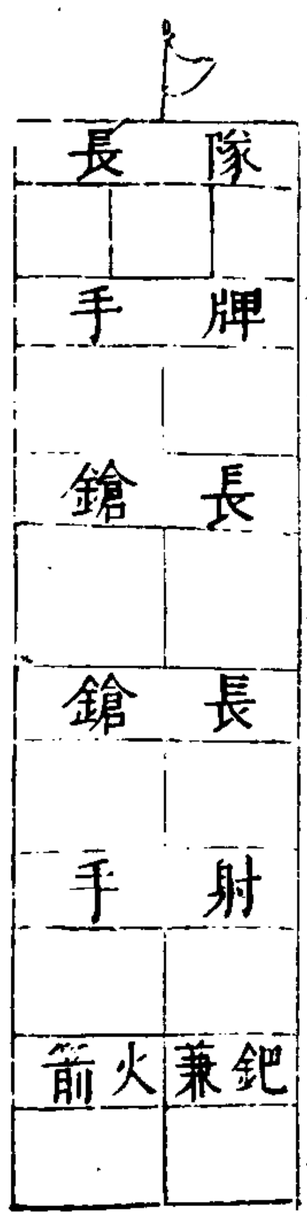
列船閱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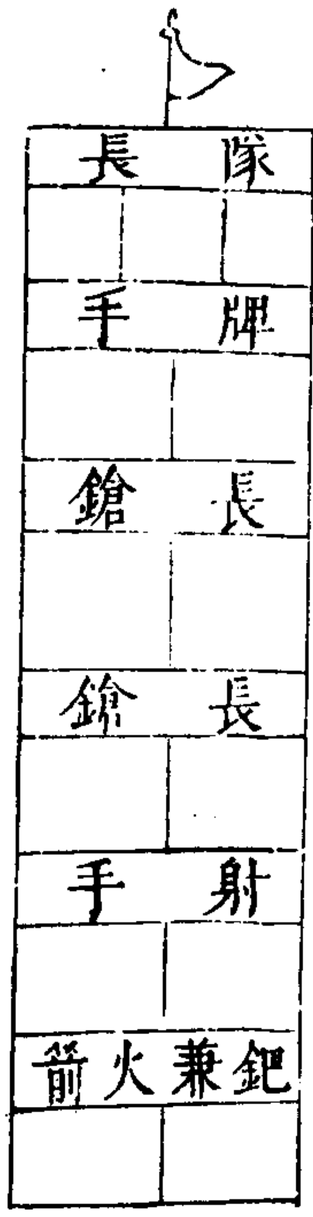
第一隊　此隊專舉鳥銃、隊長習用火銃、



第二隊　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領二位、牌手管引銀仍用牌、射手仍用射、把手瞰遠射火箭、瞄近舉哨、隊長習用火桶、



第三隊　此隊在船以長銃手四名管百子銃二位、餘同第二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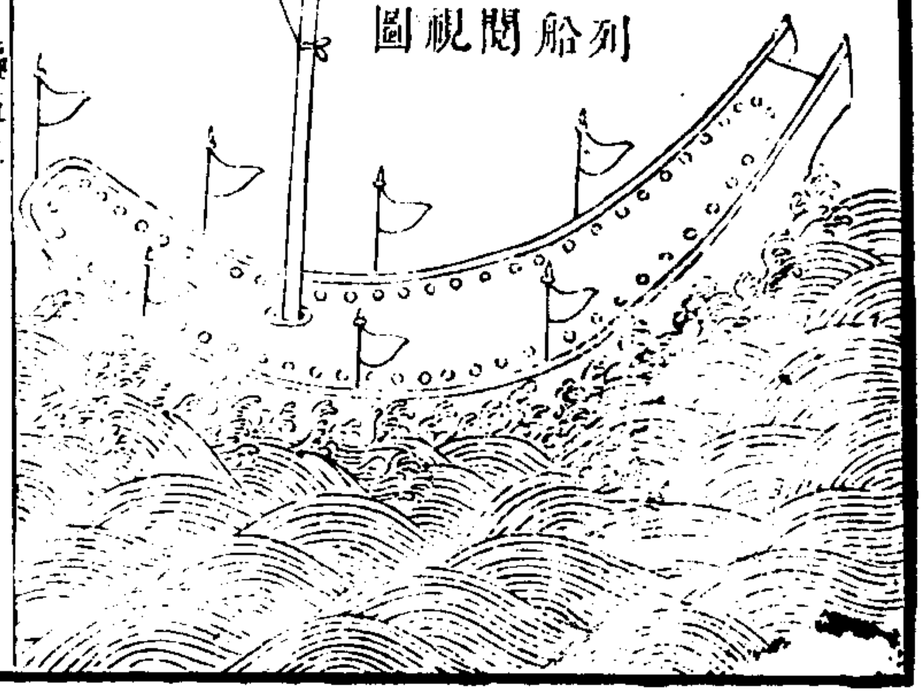
六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一名、招手一名、瞭手一名、椗手一名、掌號一名、隊長二名、兵夫二十名、旗幟方色、俱隨本哨、

大旗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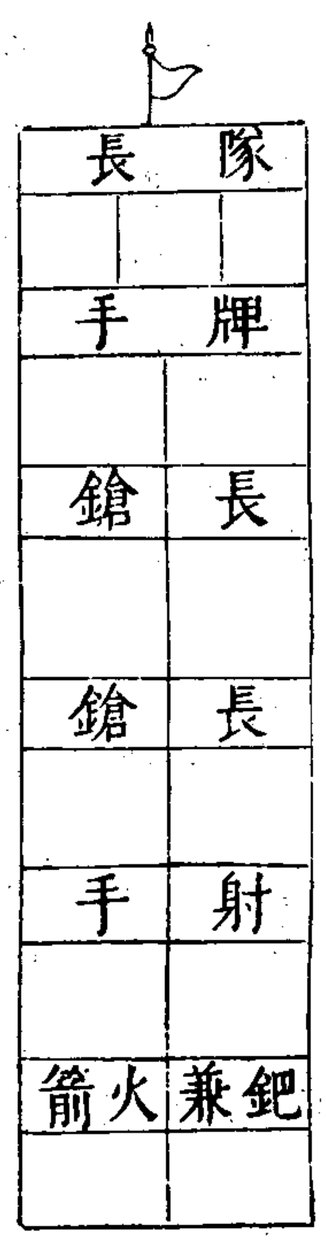


號帶長一丈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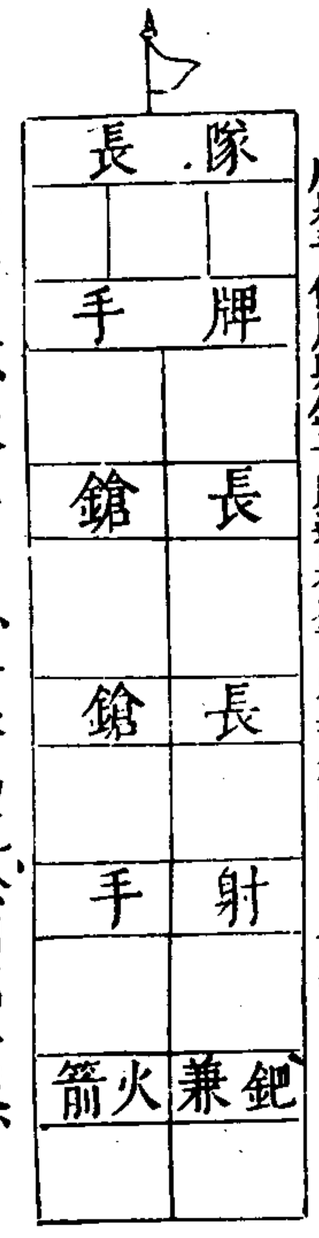
列船閱視圖



第一隊　此隊在船以長鎗手四名兼狼機一位百子銃二位牌手管射鏢仍用牌射手仍用射鉅手賊遠射火箭賊近飛哨隊長習用火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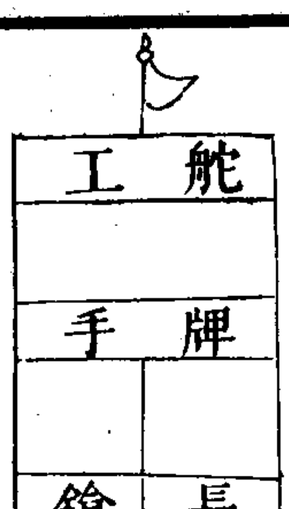


第二隊　此隊在船長鎗手四名專舉鳥銃餘同第一隊



七八號船如喇叭唬八槳船漁船哨馬之類飛哨或用銃箭賊舟大而無風便于圍逵困攻隨所地方挨次編定每船舵工一名兵一名大約不出家丁一名瞭手一名守船一名二十名之外陸操即以舵工充隊長照執把軍器不必用火器如叭喇唬用人多聽臨時于大船撥發

第一隊　此隊照大船殺手惟長鎗四名兼習鳥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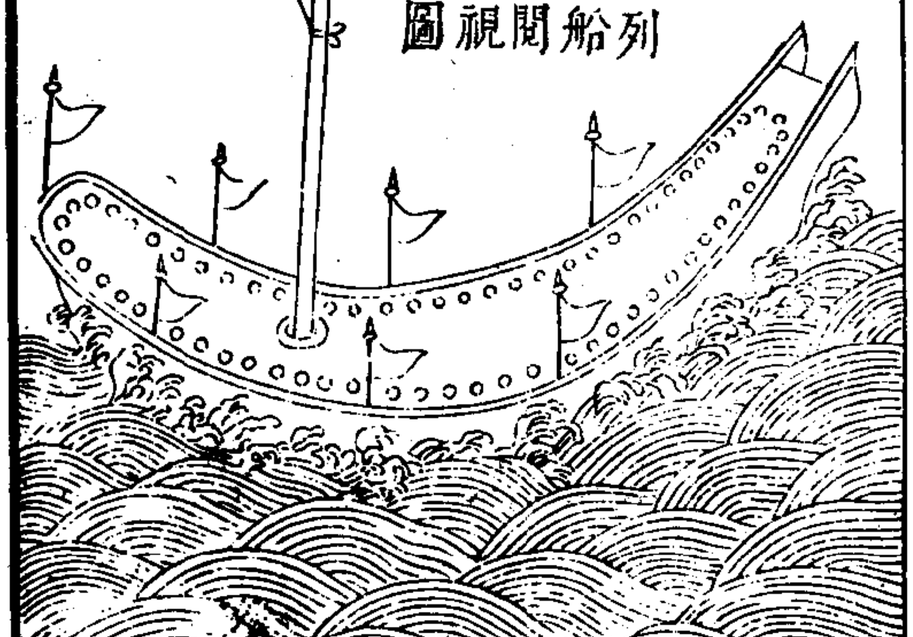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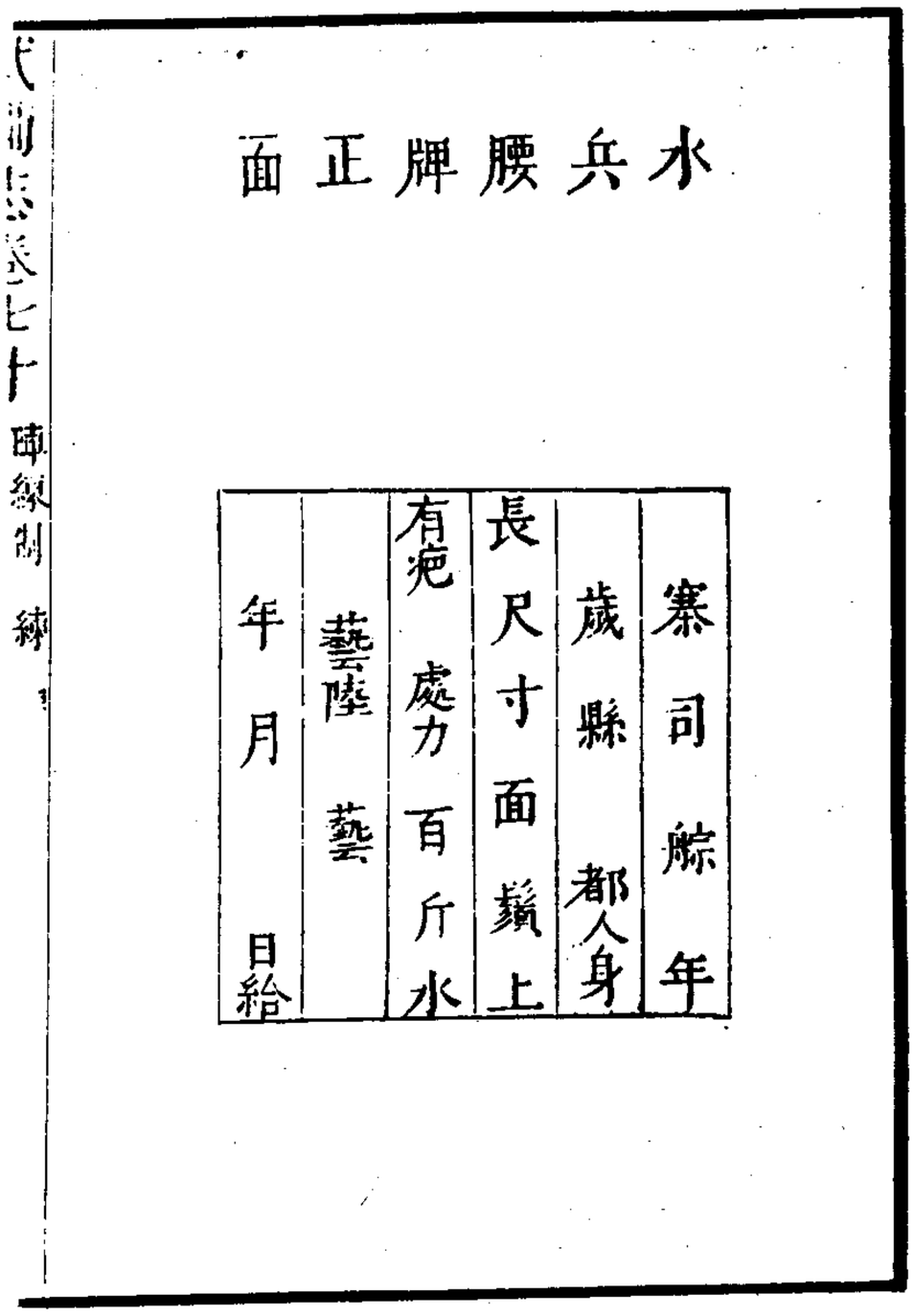
大旗式



號帶長一丈四尺

列船閱視圖





陣練制

練四

縣令一

茅子曰縣令有二則一曰禁令一曰賞罰卽禁令之中而罰亦具矣所以著古今賞罰之格者欲將士曉然於利害之途而以固其守禁令之心也軍師將出必三令而五申之然不先懸於教訓之時而欲驟發其恪遵之志必不能也故不歸於戰而歸於練別有條件獨切于其事者則見于其乘茲不復再

禁令

賞罰

禁令一

行軍須知曰兵法曰以賞爲表以法爲裏又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統軍領衆賞不明則士卒不盡功罰不嚴則士卒不整齊故曰賞爲陽

罰爲陰賞罰平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寒暑不差寒暑不差則萬物得時軍貴在上下和上下和則三軍如一三軍如一遇戰齊心齊心則必勝故孫武穰苴賞罰明則威加敵國也又諸葛武侯云禁令五十九條於後宜遵守之

（世傳爲武侯新書上不見此應知武侯別有逸書也）

有七一曰輕軍謂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廻避務上初近而復遠喚名而不應軍甲不具兵器不備二曰慢軍謂授令不傳傳之不審以惑士吏金鼓不聞旌旗不覩三曰盜軍謂士不廩糧軍不部伍賜財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知之如漏泄致賊變生者斬之

一吏士承受到軍令合行告諭衆人知者不得妄有增減言語或動搖衆情別生利害

一承受到軍期密約號令及聞報賊情聲息事宜文字只令長吏自知常作提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泄致賊變生者斬之

一承受到應係所屬官司告報文字合行告報曉諭衆人知之即不移時須當分明一名名盡知不得轉托他人附語告報事不審實致有錯誤設或文字合有關報申舉不得時刻遲滯如係常程文字別有疎虞罪有所歸如誤軍期急速文字者斬一應係軍在野營關報賊馬事宜文字但一事有違罪在不赦

一士衆實有病患難於行履驅使者即時報覆主將速令攙徃寄所不可枉占少壯攙行或避役而

奪人頭首以獲功名四日欺軍謂變易姓名衣服不鮮金鼓不具兵刃不利器杖不堅箭矢無羽弓弩無弦主者吏士法兵不從五曰背軍聞鼓不行聞叩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興指揮不隨避前在後縱橫亂行毀折弓弩怯退不鬬或左或右挾傷舉死托故歸還六曰亂軍出軍行路務要爭先紜紛擾擾車騎相連咽塞路道後不得前呼喚諠譁無所聽用先行亂次上下縱橫七曰誤軍屯營所止聞其鄉里親戚相隨共食相保謳歌錯亂聞令

托病者罪有所歸吏士相容者同罪
一士衆有聞自家軍中變動或聞賊軍消息來
主吏不拘晝夜即時引報主將不得時刻遲滯却
而不實者罪之
一出軍在外常切點檢隨身衣甲器械鞋履整齊
准備緩急用之
一寅夜點檢更號餵飼戰馬檢拔大隊恐有容隱
姦細之人偷竊軍機夜號
一常備隨身器械整齊合用相須之物不可缺一

或有弓弩無弦箭無羽鏃或有而不牢及有弩牙
器械不利施放不行主將用心點檢備敵用之
一衣甲破損尋常串聯官給皮線錐刀務整齊
一鎗刀器刃劒戟等物常要快利
一後期不至至而隨身器械不具者斬
一行列不齊旌旗不整金鼓不鳴者並坐罪
一與賊私相交語與書跡同疏同罪之
一不得漏泄軍中陰陽事
一失主將者隨行即坐罪

一失旌旗節鉞者全隊斬之
一臨難不相救護戰鬪失閧河險隘之處者斬
一不許訛言誑惑軍衆及妄說陰陽卜筮鬼神或
採合歌詞搖動人心者斬
一軍士無故驚叫奔走妄言烟塵事者斬
一遺棄隊伍軍器兵裝不謹或見而不拾拾而不
細者以其罪罪之
一進發前隊遺下兵器及錢物等後隊拾得在路
須要收拾將至營寨令本將識認給付

一自相竊盜一針一縷同罪
一吏卒不許相容賊情事理情由
一恃強凌弱忿爭酗酒喧呼無禮不服者罪如律
官賜犒勞酒醉者不坐
一借貸賒貨買物依市交還錢物不許遠約
一無故不許軍中奔走軍馬
一破賊不許虜掠入境即回
一擅棄五兵衣甲飲食汗井竈敗粮草罪之不赦
一入他境不許欺凌婦女殺害老小毀折墳墓燒

毀民屋倉庫斫伐林木
一人他境不得令入賊界取河井水飲之恐放毒藥在內
一入他境不奉令不得擅掘水塘放火延燒積聚
一更鋪失記接夜號及止宿他火吏士知而相容者問罪
一守圍不固罪及主吏
一不服差使或主吏不均平罪有所歸
一不許將帶異色及他貨并婦人入軍中

一應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一弓一箭須書名在上記號或遺失易爲照驗
一違將軍一時之令者斬
一先鋒殿後遇有賊犯火速傳報主將
一先鋒遊奕捉生入他境不得先放烟火恐驚自家人馬及賊見預備
一行軍得令即住軍住得令即行違悞罪之
一金鼓得令即鳴得令即止
旌旗得令即開得令即捲營陳同

一採報白旗者見賊即開無賊即捲
一配定諸隊旗號不得雜亂若過換交加如有不便即上請
一隨身衣甲器械不得容私脫換如有損折或不便使用者即別請如善弓弩鎗刀之類者從士卒之便
一配定人馬隊伍不許私自轉換如有疾病即與主吏押隊人說知報有所屬別差人填替
一配定隊伍次第而行雖遇急速路逢險阻後隊不得攙過前隊
一賊壘相近事有招呼不許高聲叫喚恐賊聞知凡主將有令指揮事理須是令惺惺人當面一隊一隊告報押隊人員須逐名曉諭令兵士會得事意或勾動押隊人員主將當面指揮如兩軍對牌即不得勾動押隊人員須是使得偏將親行告諭各各會意則臨事不悞也
一野營日出開門日在閉門其守門人要辯認奸詐

一野營日暮、差出伏路人馬、已出營門、其有事回報、即隔門傳報、先辯軍號、及辯語音識認是自家軍人方可向前問得事宜次第報知方可開門

一伏路人馬在外、多恐被賊兵所捉、於夜黑監放來、詐作有事故報覆寨中及賊施計謀欲陷我軍者、須是隔門仔細辯認

一野營中夜後伏路人去先放其號與之則營中別令放號、不得令伏路人知之恐被賊所捉偷號亂營

一營中專令一人主管夜號簿籍、放號不許重疊、恐有交錯其號、須是主將臨夜親行發放、不得預定、

一野營中、遇夜透入奸細在營內、但得令士衆不得動身叫喚、肅靜禁聲、諸隊安坐、則細作自然不敢興動、候天明識認如身動者即賊也

多是暗坐五更、若要知更數、須是於營裏外周圍數里、傳箭爲準、如令夜初更至曉、傳得五十轉、則每更得十轉、以此爲

一野營賊壘相近、

右已上禁令之法已定、若有違犯不依律令者、罪有所歸、如軍在野營、有臨陣違犯主將令者、並斬定須審察事情重輕、臨時處分、軍未發前一日分明三令五申各曉其意、精嚴告諭訖、然後軍發、如此則士心知懼、人人自勸矣、

武經總要曰、凡行軍及在營應軍中條約、主將並須先出榜曉告令將士知審、

凡軍行大將平明與諸將論一日之事、暮與諸將議一夜之事、

凡欲攻圍、只主將知委、應行將士不得預知、並候臨時唱發、

凡前有鬬敵、主將先須下令、合到遠近處所、及收軍記號準節、

凡軍行在路、四面各三里止絕行人、不得令輒犯隊伍、犯者並執送所在官司、其山川狹隘處、更不定地里、但犯隊伍者即坐、

凡將佐在行營、應交代者舊將不得出迎、先令嚴兵守備、待新將到營、發符敕合同即聽交代、

凡賊已臨境、事機急切、而主將不在軍、又馳報不及者、即副使商議與發兵馬、仍飛報主將、

凡將佐及將士內有宿相讐嫌者、不得相監統及同營隊、士卒具事申主將、主將奏聞、

凡未發軍三日以前、所須排比畢定、臨行一日、須內外寂靜如常日、

凡主將給親兵外、不得更於諸軍諸隊抽揀勇士、爲隨身防衛、

凡行軍、不得踐踏田苗、

凡與敵戰勝逐賊、須留軍於後守輜重、諸軍亦得輒動、其奇兵追赴、不得過百步、審知賊勢敗散、乃許遠逐之、

凡行營吏卒、非於親戚、不得輒受他人饋遺財物、

凡營幕作食事已訖、未昏以前、須滅火、或夜中有文牒及抄寫、須火燭者、申主將判押了聽、

凡營壘已定、兵士須出採樵及市易者、人持一木牌、書其姓名、門司驗認、始聽出入、者三人以上、不得獨自行、

凡營門常須嚴整、呵察出入、雖救使至、皆須先報主將、候嚴整軍備、然後見、

凡破城陣所得軍器糧儲、即收入官、餘物並給獲功之人、

凡敵中有人來降、即直引見主將、餘人不得輒問賊中事宜、

凡步軍既入城境、除器械外、不得負重、過十斤、如不在賊境、任輕重自負、

凡馬軍除器甲及戰須物外、不得負斤兩之重、

凡隨軍發糧運須主將密定行期關報官司不但漏泄

凡一軍正給旗鼓外更多具其數以備疑兵之用

凡士卒給弓弩須分軟硬俾爲三等量人力彊弱均配衣甲亦定長短爲三等量人材大小給之

凡朝廷問機密事宜及兵甲錢糧文字不得只憑口宣須親見宣敕方得奏報

凡行軍主將不以有無事機並須日一發奏仍入急遞或事非文字可傳者卽差親信馳奏

凡士卒臨事務熟主將指呼如已分定使臣主領其所管部隊不得頻有移易

凡軍行在道十里一令整齊二十五里食乾糧五十里宿食或步騎衆多或山川險阻並令主將約此裁令

凡軍中不得多繫俘虜以防掩襲

凡軍行所至處有水泉及放牧草地並差人監管不得令濁亂及非理踐踪

凡破賊得殊方異物堪以奉人主者隨物給價直所獲人物卽歸官

凡士卒臨陣隨身私物將挈不行者各書姓名色件付本隊輜重主者

凡將欲臨陣士卒不得執作勞役聽補緝衣履務令安逸

凡兵士軍裝衣資並將校檢察勿得浪費

凡士卒乘馬皆本軍將檢遞爲檢轄令謹切愛護

凡馬軍未見賊騎十里步十里事非警急不得輒馳走以損馬力

凡馬須擇揀遲速相等者給配同隊有彊惡者別揀爲羣以備衝突若性惡不可制者不得給配戰士

凡戰士給配得馬有鈍弱不堪入戰者許自白主將聽與換給

凡採候得賊事宜並與隣道主將密相關報

凡軍行主將先令士卒曰軍行所到之處兵士不
得妄割稼穡擅伐林木殺六畜掠財物姦犯人婦
女
凡將佐三日一巡本部吏士營幕閱其飲食精麤
均勞逸恤疾苦
凡軍中不得採風言及受匿名論人是非者恐賊
人謀害良善
凡軍中不得諷誦歌詩曲調感切人心者及樂中不
得爲悲涼之聲

凡士卒有過本因錯失非有害軍士者主將量情
減擬以懷人心
凡軍彊暴凌人不受羈制者並當除去
凡軍中除依時教閱外主將不得勞擾軍士務令
休息
凡軍行住營三日外並須教習武藝繕備器械
凡軍中教射先教射親次教射遠
凡輜重常令在中軍不得在前後恐賊偏攻
凡軍營無利不在經時久則弛慢賊因得計但時
有移易則人不寧息賊亦不測
凡陣破不許捉生恐因爭競以致軍亂
凡吏士殺敵得資財畜產並悉數以白大將無得
輒隱
凡合戰時不許收賊器恐軍號錯雜
凡軍中掠獲除按條賞士外大將不得輒取
凡得被掠將佐及敵中偏裨並驗問申奏
凡陣中不使羸老疾病人在戰列恐牽潰行陣及
不使工巧人戰鬭妨葺理軍器

凡書生雜吏不許臨陣觀瞻
凡得敵中降人自陳軍中利害者不可即聽須受
而審覆之
凡得生口無問逆順皆不得輒殺以招來者漸以
誘開敵情亦不可縱逸防爲間諜
凡賊勢未窮慮輒求和者當佯許勿拒之益戒軍
中爲備
凡行營每隊定官一員專察高聲或諸軍前後相
遠須傳聲喚人則委差定當傳者他人不得輒傳

陣練制
練五
懸令二
禁令二

練兵實紀曰、練將吏之膽凡二十二條、

第一公賞罰凡賞罰軍中要柄、如該賞者、即與將領有不共戴天之恨、亦要錄賞、患難亦須扶持、如犯軍令、便是親子姪、亦要依法施行、決不許報施恩讐有此者以其所報之罪坐之、

第二信口耳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疑惑故云將無還令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揭示外若值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將門上掌號笛各哨將傳帶頭目自百總以上赴聽面諭或哨將門上掌號笛百旗總以上俱赴哨將聽諭若曰主將官兵數萬一句說話如何傳得徧知但主將號令

凡軍中除習武藝爲戲外、如拔距投石之類也、餘博戲並皆禁斷、

凡軍中有克捷所送露布由都部署以聞乃牒轉運使徧下管內、

只傳哨將、哨將只傳千把總千把總只傳百總百總只傳旗總、旗總只傳隊總、隊總只傳伍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熟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挨次再問所傳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攙越推挨、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誤事者、軍法重治、干係哨將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官、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挨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謄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幅幅之事、

第七稽士情、主將常察士卒饑飽勞逸、強弱勇怯、材技動靜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則和氣生、和氣則心齊、兵雖百萬、指呼如一人、

第八禁勞役、凡軍中除教閱外、將領不得以無要緊事勞擾軍士、務令休息、即用一人如勞自己一般、

第九重身率、哨將千把總各有坐馬、有家丁馬、百旗隊總各有騎馱馬、必須自己先照條約逐一點檢、然後方可責軍以不如式之罪、如自己不點檢者、哨將每一月一驗、輕則自行責治、扣其處辦、重則解送主將重治、哨將之馬、聽主將驗治

第十定軍禮、千總見本管主將、兩跪一揖、合營主

第四戒漏泄、承受到軍期、密約號令、及關報賊情事宜文字、只可傳到將領等人、自知提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泄致賊變生者、軍法不貸、

將亦如之、路迎從便、別營主將官衙拜帖、角門參、一跪兩揖後堂旁坐待茶把總見千總平時兩揖一跪、入營奉臺上發放、則跪而聽之、私諭旁立受教、途遇本管千總下馬拱立、過合營千總待如本管禮、路迎從便、遇別營千總、讓道馬上拱候、隊總之於旗總、旗總之於百總平時於教場俱照兵士之於隊總、其途遇本管把總百總俱下馬、倘見遲下馬稍誤、不必加罪、但終於下馬即已、非所管者、道旁策趨、不許抗禮、凡議過禮節定要遵行、諺云、軍中立草爲標、但一言出口、就是軍令、更易不得、雖卑如隊長、所管九人、既知惡屬下九人、抗違不能行事、即知己身不可又効屬下之人、復抗在上頭目、夫軍機乃國家重務、情難掩法、敢有親識相容故違明抗容者犯者通以軍法重治、

第十一禁慕越隊總旗總文移只至千把總千把總文移只至哨將哨將各區者只至督工鎮道轉達、不許擅往都會說人是非、遲已功勞、有下者只至各標主將轉達如有慕越各上司徑行者查究

叅、堂甚或有仍前結交京要私寫揭帖、有所傾害人者、訪出定行重治明有天道、幽有鬼神、決不相此奸心險行之徒、

第十二明責成凡責成之例不拘平時臨陣、小而一切號令有違作奸犯科大而退縮致誤軍機每二名必連及隊總二隊必連及旗總二旗必連及百總二局必連及把總二司必連及千總二部必議及哨將若先呈舉者免坐至於賞亦如之、但自二伍以上以至二部非謂盡伍可之人皆犯也、

蓋以各伍俱有犯者即是器械不光亮專責旗總號令不明通專罪千把總武藝不精習專責百總逃去奸盜等事不詰首專罪隊總與同隊甲兵所謂專者特於此等人加重也非是只責此下人員而本管大小頭目便不相干、

第十三稽騎什馬上鞍轡什伍每雙月哨將點驗一次每月把總點驗一次每月初一十五二恩點驗一次每月把總點驗一次每月初一十五二延旗隊總督查一次

第十四補軍限凡遇事故頂補每

次呈送驗發、
第十五禁差濫、凡軍稱曰軍士戰士力士勇士義士士卒夫、必稱曰士者、所以貴之也、朝廷之命名貴士如此、所以望之出力疆場、衛國保民、其責非輕、今却使之爲轎夫厮役、以厮役待士、而欲其出死力、捐命禦寇、有是理哉、緣往日責實未至、習弊成痼、恣人占用、迎送上司、無不安然順承、只恐結下怨恨、陰爲害害、未思將軍馬累壞失損、復失其心、萬一有事、不能戰禦、利害在誰、即使平日執持得罪於人、比敗軍失守之罪孰重、況主客將領、既定有雜流、以供差用、復以何辭擅役伍軍、如有私情應迎送者、准於雜流內差撥、敢將編定戰兵擅遣差使迎送者、各以責成欵內分數治罪、坐區副參遊守把等官、除正額應用人役外、凡守埜守墩遠哨守口之人、一名不許擅行差遣、比各處公差人到亦不許擅作威福強取跟用、今置循環差簿二扇、其頂缺帶糧不該輪差者、俱不必開、只將實在軍士、逐名一字平列開在冊內、馬軍另爲一起、步軍另爲一起、該營自置票板一方、印刷差票發各中軍提調收候、凡差一軍、必須填票一張、明註爲某事、見差某人、票收軍人之手、差註循環之簿、每半年查比外、仍聽不時調票查對、如票有而冊無、或票無而冊有者、俱係將領私用及賣放之弊、並不准作數、其軍士買票者、定從重懲治補差、如填某差而却私用者、許各軍即時將票赴府陳告、定與查處審出、定將填票官議重治、本告免差半年、決不許各隊抽差致亂行伍、違者哨將而下通

以軍法責究
第十六稽功過、各哨將立功過總簿二扇、每千分與一扇、凡遇百旗隊總及兵夫、尋常勤勞、譬如多差他行了幾十里路、多差他幹了一件事、紀在功條一次、與人言語之爭、不至軍法處者、紀在過條一次、兵之功過、隊旗總開送百總、轉送把總紀之、凡百把千總與中軍家丁、夜不收雜流功過俱哨將紀之、附於總簿、每積一月聽弔查一次類行賞罰、

第十七體初犯官兵除犯有行營野營對陣軍
及謀逆殺人奸盜詐僞賭賸等項重情不論初犯
二犯必行軍法外其餘一切小過并違犯新出號
令平時操行號令者初犯免究二犯紀過於簿三
犯方綱打

第十八視病期凡病兵初病者視之以後在隊總
則時時看視旗總則一日一看百總則三日一看
把總則五日一看千總則十日一看哨將每半月
一看主將惟看病重者存恤之

第十九稽逃故凡遇有逃故伍即刻報隊總隊
總報旗總旗總報百總百總把總把總報千總
千總報哨將即於本日門
令該管隊伍將故者一切
有無銀兩聽詳給付本主家屬有敢剋留者以軍
法論仍加倍追恤故軍之家

第二十分軍餉軍士月粮賞賜出先將數報知即
時委官并請主將委官監鑿包封先刊即板一方
上書某月粮額該若干每人以一分爲耗委官点
人鑿限二日内完足請主將下教場或在衙門通
候軍士集到唱名給與先取一封秤兌如一封不
足則所包諸封盡行等數倍償治罪軍士已散到
手若復情愿送人者日後告狀亦不許扯引在内
如未散到手而本管官私剋並不稟鑿包封而徑
散者通坐以邊海錢糧論徑聽告理

第二十一定捕掬各營官軍有犯事同一起者不
許擅自拘捕問理須呈本營哨將轉行彼哨取來
仍令各中軍官會問通詳主將定奪不許一營偏

斷

第二十二明勾攝軍衛有司提取官軍一面留差
人等候一面呈請主將酌量時勢緩急事體輕重
摘發收問如不請詳而擅聽拘去者同隊同夥該
管官員把總以下通治若已呈詳而本總哨將不
爲留人轉詳及遲延者拿書手治罪若差人強拏
不由分說者先將此令與看說之不聽一面拘守
一面飛報主將收監定以打攪軍政阻撓練兵參
治

練士卒之謄凡二十二條

第一辯眞操夫陳師鞠旅列衆於場謂之操練爾等知之矣殊不知教場操練不過明金鼓號令習射打擊刺手藝之能此等事不是在人家房門院墻內做得故設教場操練之平時在各教家之時若肯心心在當兵起念一心以殺賊爲計蓄養銳氣脩治軍裝講明法令通之以情結之以心何常不是操練也

第二正名法行伍既定軍士與旗隊總同宿歇一房者立則傍立坐則傍坐所睡床坑不拘方向飲食之際軍士候旗隊總旗隊總務先取其次者以成揖讓之風凡有當行事體軍士務聽旗隊總言語不許抗違如旗隊總有過集本旗并一隊之人合辭諫止一次不聽再諫又不聽三諫稟百總知總既不知過又計害軍士以圖報復者軍士避之不可與爭只赴百總處告知百總亦曉諭旗隊總知過再不知過若與軍挾怨者送把總處治若軍士有小過旗隊總即時口責三次若因諫止旗隊總既不知過又計害軍士以圖報復者軍士避之不可與爭只赴百總處告知百總一面再報該管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哨將知會所以百總即報主將者蓋病人一時感患立待救濟若循資挨報七八處衙門何時報達得遍也凡報病者不論大小衙門啟閉冗暇即時投入如有把門人阻攔及將官施行遲候者罪坐所由報病遲過一日者罪在報遲之官若因遲報致病

兵身死者究其遲悞之人以軍法

第四達士情軍士若有公事私事緊急欲訴本管者先與旗隊總言之徑赴應該千把百總處門上即時放入不許攔阻執辱把百總以下不拘暮夜食寢之時即穿衣領赴某衙門或應自往者諭其自往務要耐煩待他如或厭惡作性不與他好好曉諭者或被訪出或問本人得知定將該管官記過類論

第五連覺察同隊之人即不同住同住之人雖不

好避他稟赴本管轉達應該上司定與處分從寬若與爭競縱是軍士十分理長先打軍士不忍之故然後另與審處若強買民物虧折價值等項因而爭競者不論曲直只將軍士先處然後聽有司剖斷

第八禁博奕凡軍中除習武藝爲戲不禁若將條約隨俗改爲唱曲習學以代戲樂者有賞凡別項博戲俱皆禁之違者照條治若軍士與非管隊總

隊總與非管旗總車正旗總車正與非管百總百總與非管把總把總與非管千總爭毆者先治其各細打然後查其所由加治若軍士與非管隊總犯法報在旗總本管如軍士犯法報在隊總隊總犯法報在旗總旗總犯法報在百總之類各先行量處如處過不悛報在哨將再處不悛報在主將必以軍法重治

第九禁爭毆自已軍士頭目兩相鬪毆不論曲直第六嚴禁賊平時恃強凌弱酗酒忿爭喧驟無禮跴取人果稼作踐人廬器分別輕重治之貫耳遊毆者以毆父母論定行軍法從事

第十定竊禁自相竊盜者不計物多少在軍中以軍法從事非出軍臨陣自有常法

第十一定逃禁凡募兵必取保結若遇逃走同隊

之人各連坐細打保拳三月不獲原保人抵罪仝伍一箇月月粮扣官募軍

第十二書器名應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一弓一箭須書各名伍在上或遺失易爲檢給或臨操易爲辨賞

第十三禁尅減本管官尅減錢糧者許本屬軍士及屬官告治此不坐犯上之罪若係責比武藝督治愆過因而懷恨或刁誣者定以軍法從事

第十四勵火兵編過火兵有能倉學武藝精熟者

陞爲戰兵戰兵內懶墮不習武藝號令生疎者降改火兵每季終次月初二日一考平時聽各火兵自首即與驗陞

第十五居常戒同夥住歇兵士入晚則安眠靜睡以養精神不許枕上嘔吟唱曲以耗精氣勾惹淫念鼓惑思鄉仍輪流喂馬務要勤起添草白晝早起梳洗畢各團聚一處將所給號令逐款聽一識字人講說一遍早飯畢各出當差放馬買賣等事午間休息或坐或睡務在安閒日西各於便處習

第十六申途令凡軍士途遇文武大小官俱下馬讓道若在營中操練奉金鼓號令者一惟號令是聽不必迴避

第十七禁冒頂凡冒兵頂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軍法細打所雇之人即充兵收操工食即將原雇

之人分支一半

第十八禁喧譁凡軍中要緊第一件只是不許喧譁說話凡遇動止進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許說話但開口者着實重處夜間尤是切禁

第十九遵號令軍中惟有號令宋時虜稱岳忠武軍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夫軍士一人不過一百斤氣力如何比山難撼益山是土石可以掘取鑽空軍士萬人一心一箇百斤力萬箇百萬力矣如何撼得動若人各一心一箇身子

即賊一箇、便可衝動之、古者義勇武安王即今天下廟中關王也、生前曾獨馬單刀於萬衆中斬顏良、正是顏良之兵、人各一心也、或者又謂萬人各具一箇身、如何使得一心、要我一箇身子、合得百萬斤力氣來、不亦難乎、是不然、你只看用人擡巨之、今日號令決要比岳爺爺軍、又如一株大木、一石大木、萬萬斤木石、用千數箇人便能擡得來、葢數千人雖是力在各人身上、而繩子扛子、則可均在衆人身上也、如今操練的賞罰號令、節制規矩、連坐之法、都是擡石木的繩扛一樣、人人遵守號

令、重如性命、死便就死、不敢違令死於賊手、尚有優恤、立廟祭祀、犯了軍法被殺、空喪了性命、又無前項許多恩典、人人只得揀着好處死、且與賊對敵、因恐殺死、所以怕他、却不想見他走了、被他快馬赶來、却也是死、走在水裏、不免淹死、山上跳下、不免跌死、但愚衆不怕死、只是怕賊、若將走了死的念頭、肯向前與他厮殺、殺他一箇做箇好漢死也報了我的仇恨、自然萬人一心萬身一力、況爾輩與人爭競一句一言、都要報復他、却被賊殺來、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那箇不是耕種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即當思量今日食糧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定不放過騙食官粮之人也、

第二十一省已過、凡你們本爲立功名報効而集兵、是殺賊的東西、賊是殺百姓的東西、百姓們豈是不要你們去殺賊、官府豈是好爲作踐輕視你

們設使你們果肯殺賊守軍法不擾害地方百姓如何不奉承官府如何不愛重只是你們到箇地方百姓不過怕賊搶擄你們也曾搶擄百姓怕賊殺你們要討功也曾殺他這百姓如何不避而怨之如何不關門鎖戶官府爲爾粮餉千思百慮東那西處日日只見運粮運草及至虜入時却並不見你一人出力只是任虜縱横官府如何不作踐如何不惡棄也今練之後但凡軍行必是依令擡營一人不得擾越城市無陰凉之隙可牽於城外人家村落林木陰鬱之所與東西北三面城墻之下拴喂盛寒則拴於南墻之外向陽明與近人煙處入夜將屁入肚帶縛在馬眷上遮冷庶堪戰陣之用但各該官軍率無敵愾之心惟是奉身之計剋減草料飲餌不時再如差役繁多以致馬匹損憊勞傷不知臨時以何爲命況今降罰之例甚嚴主將偏裨悉所不免誠不可不嚴加稽考各哨將置立等第循環文簿二本將該管見在馬匹通行查出逐一躬親驗

生事

第二十二治戰騎夫國之大事在戎兵之馳騁在馬西北原野以馬爲命所賴不亦重乎但馬之饑飽勞佚濕燥疾病有口無言不能自白必須在我領馬官軍時其水草適其性情節其饑飽勞佚加意調息戢其蹄耳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御必令全好乏絕輒補冬歸深廐夏入涼廡今者既無深廐涼廡可不思所以處之乎每於盛暑之時務將馬匹拴繫就陰所在如選如果膘壯者定爲頭等次膘者定爲二等再次者定爲三等通將各軍花名等第開入循環册首其頭等二等馬匹省令各軍自行取便用心喂養三等者責委勤慎官一員專管攢槽喂飼逐日查驗各軍草料仍查夜草如有不用心及短少料者徑自責治將責治過緣由填註簿內　將官每二箇月一次點驗膘分如二等畏至頭等三等喂至二等俱免比責即於循環內明開　原係二等令入二等令入頭等其人原係三等令入二等各另自

行喂養如三等喂至頭等亦要明開其人原係三等今入頭等免其攢槽仍具名呈來以憑犒賞免工免差如三等馬匹膘分不加各細打二十其間如有頭等反爲二等二等反爲三等者責如之三等反致瘦弱者細打四十各照舊攢槽喂養每兩箇月一次將塡註循環責令經管書手賫送赴鎮倒換查考通以四箇月爲則二等者俱要喂至頭等中間如有膘分不增呈請發落仍係三等或瘦弱者各細打四十責令變買膘壯好馬解烙若將

瘦弱馬匹不行明白開報那移作弊者定將作弊人役痛以軍法懲治將領連坐馬軍加倍重處斷不輕恕

凡夏秋輪隊趕就水草牧放至晚歸交各主如其放牧不以實致令各馬饑餓者將該日之人送把總處治登於簿上各軍情願自出割草喂馬者聽

凡春冬馬匹上槽須多留夜草每日飲水以時如無夜草及飲水失悞者隊總旗總查治之一次責五棍如事重仍開送把總附過於簿

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切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之覆我也凡走驟之時欲住者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自約度毋致喘損

凡戰馬除本軍自馭馬草馬料之外若代他人馭物及雇人騎乘者雇者與者各罰馬一匹本軍以軍法細打一百枷號示衆

凡馬軍除器甲及飲食外不得馭物過十五斤凡馬操一日次日必歇操各五更早出放馬採草備馬一日之食以便次日進操

凡馬匹草料本折兼支本爲定例但各軍只將本色三日者勻作六日喂馬而三日折乾遂爲已用是本折兼支本爲體悉便軍之意而今反資剋落之奸致減馬口之食馬安得不瘦損哉今後三日草准作四日喂養其餘二日須用折銀買草買料喂之若仍再減不行買料草喂馬

者定行軍法重治折銀追究下落以上一法全在哨將之督責千把總之訪查而旗隊之稽考也、

凡關支本色草料出日該隊總一日一查哨將千總時常差人緝訪若將草料賣借與人者查舉得出本軍軍法細打旗總免罪如被拏獲而非該隊總檢報一體連坐賣者買者同罪、

凡馬雖畜類其効汗血之勞戰陣之間爲國家宣力與官軍無異又爲爾輩騎乘代勞且最有功於爾也死在出征地方止許割耳蹄回報應該衙門全體掩埋不許開剝食用如違者軍法重治凡官府有責其不以皮張送驗者執此條爲証、

凡比較武藝之日馬匹或付火兵出放或留在槽喂養火兵看守不必進操軍士亦不必着盔甲、

陣練制

練六

縣令三

禁令三

練兵實紀曰戰約凡二十四條、

第一練戰實六金鼓號令行伍營陣皆戰事也必日實戰爲何只緣往時場操習成虛套號令金鼓

走陣下營別是一樣家數及至臨戰却又全然不同平日所習器技舞打使跳之術都是圖面前好看花法之類及至臨陣全用不對却要眞正搏擊近肉分鎗如何得勝又如平日只用短小竹箭臨時射大箭高下如何得中大砲平日不演習臨時遠近如何着對又如火箭平日不放過臨時都放高了或落在眼前安得實用便是晝夜在敎場不歇手習一不合式徒費勞苦還是不習一般若是平日敎場所操練金鼓號令行伍營陣器技手藝

一一都是臨陣一般、件件都是對大敵實用之物、便學一日有一日受用、學一件有一件助膽、所謂藝高人膽大也、學則便熟、不學便生、學的便會殺賊、保得自已性命、立得功、不學便被賊殺、你們知道這箇緣故、豈肯不學、今凡教場內、行一令、舉一號、立一旗、排一陣、操一技、學一藝、都是臨陣時用的實事、臨陣行不得的、今便不操、器械不是臨陣實用的、舞打之法、不是臨陣實用的、不做與你領、不是臨陣有功賞、若被圍在內、不誓死戰、更有何計敗走時不使你學、到彼時實行出、實用出、爾官軍方信之、

第二論用命、往年將官有虛套、冒功避禍、軍士無節制、任其退走、騎馬者望風而奔、步行者躲奔山林、挑壕而營者爲上等、今酋皆用車營、車不能上山、車過不得溝險、必是平原曠野明明白白列爲箇人、車兵多是步卒、便走亦不能過虜馬、車城稍疎、如失城事同、不思拚命、與虜砍殺、何處逃避、設若無功、償事大將自有朝廷典刑、決放不過一切頭目、與償事軍也、至說謊彌縫之套、必當痛禁、寧拚死、決不合同你們欺心欺國、各宜細思、毋蹈覆轍之晚矣、

第三查火器、凡將近賊之時、火器什伍該管、把百總再行點閱、臨時少火線銃馬鉛子并燒火藥者、軍法斬首、

第四作怒氣、臨陣各人壯起膽來、發起怒來、想起法連坐、亦不饒我、是走回也免不得死、既食朝廷錢糧、身屬戎行、命在人手、何處可避、務各一心發猛、肅肅靜靜、惟主將號令是聽、主將不必大官府、但一營人馬之中第一大者便是、如一隊只有九箇人在彼、再無別人、則隊總便是主將、以上類此、

第五申連坐、你們自來不知節制、大小不相鈐束、以故進前者徒死而無賞、雖欲賞之、無處查考、退後者倖生而無罰、雖欲罰之、無處查考也、今定節制、取有甘結矣、如一伍同退、只殺伍長、一隊同

退只殺隊總一旗同退只殺旗總一局同退
百總一司同退只殺把總一部同退只殺千總以
上皆然如此看之所殺不過三五人似與你衆人
無干還可退走也你不曾細思此法一行便是百
萬兵一時進前退後我也都有查考所殺幾箇人
不怕你百萬人都退不得聽我說其故且如一部
人齊退必殺千總千總但見他一部人退時他決
不退若是他不退必被賊殺了我便將他管下把
總都殺了償千總之命把總見千總不退恐陣亡
了千總就該償命便是把總亦不敢退他所管下
百總見把總不退恐賊殺了把總所管下百總怕
我殺了就守着把總不敢退百總不退若被陣亡
他部下旗總都該殺旗總怕殺便不敢退他管下
隊總怕賊殺了旗總必然官府殺他他也不敢退
就護着旗總站住了伍下軍恐怕賊殺了隊總其
一伍軍都該殺便都護着隊總站住如此不是我
所殺止於陣亡的部下三五箇人便是百萬人也
要同心那箇還敢輕先退走若一齊上前同力殺
賊者頭目致有陣亡不坐以屬下償命之罪如有
斬獲仍以功論而以首級先恤死者然後分與生
者

第六齊士心殺賊只是萬人一心強者不得先進
弱者不得退後如臨陣敢有一人非令先進即斬
賊首得賊馬而還亦以違令軍法從事

第七禁貪利法云射人先射馬仆賊自敗往時
只因愛他馬要得活獲故難取勝你們看賊馬頭
有三尺人在馬上高又五尺我步兵衝在馬頭尚
有匹馬前足相隔賊刀三尺豈能到我身上我
只將血瞧作墻般一堵密密一字向前用我長
刀大棒打馬頭馬腿馬傷跌倒此時賊被跌落
身方未起就用大棍劈頭打下無有不死者你殺
得賊敗首級每顆賞銀五十兩盔甲衣仗那件不
是便宜何必要馬況一賊有數馬我欲殺者賊身
下所騎一馬也大勢一敗以後馬匹那箇不是你
的若臨陣不先砍賊馬枉費氣力取賊馬者俱斬首千
把總以下故縱同罪砍傷馬匹戰畢即於營前燒

熟代飯、生存好馬、俱與衝鋒之人、以十匹爲率、只抽一馬與收馬者、餘皆均散、

第八禁貪級、自來北軍殺虜專好爭功殺倒一賊、三五十人互相爭奪、却將敗賊忘了追殺、每每致賊以數人爲餌、誘你上前、都去爭功、他却大衆一擁殺來、一箇首級又不得、不知倒被他殺了多少、乘衆少却將營盤衝破、全軍沒了、迷而不悟、其故何也、此乃將官平日無嚴制教塲内不曾千言萬語說得明白、臨時又不曾殺了幾箇違令的、以此

養成風弊、再不知改、今日比前不同、若殺倒首級馬匹都不必管他、殺手只管殺向前去、我自另定一班人割首級收馬匹、但以殺退賊爲主、即將級二顆割首級與劄營者二顆俱係陣前回營均分、仍有臨陣爭首級者、首級入官、所爭之人理虧者、斬首、各官旗隊百總一體連坐、把總各以分數坐罪、

第九戒銃手夫銃手善能打賊、使狂勢少挫、以助火藥氣力、及至賊到近與擁衆衝來、却稱火藥鉛子都用盡了、束手送了、可乎、今遇賊來、不論遠近、只聽軍中放銃一箇、吹天鵝聲、就要銃手放銃、照依操時之法、輪班點放、着准打賊、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奉中軍銃響不吹天鵝聲便是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放銃者、便一銃打死二賊亦不准定以軍法斬首、

第十一戒銃器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致藥濕線濕放銃不響者、俱以軍法斬首、把總以下知而不

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悞事者、一體斬首、
第十二禁戀傷陣上血戰之時、遇有我兵戰傷、就
聽在地、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便是父子有傷、
你只管向前殺去、殺了賊便可收拾調理、即是與
父子報仇了、若因而守顧、不行向前殺賊、致軍大
敗、賊馬追來、就守之扶之向何處去也、自已命不
保、如何救人、違者斬
第十三禁故避、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車梁損
壞、及預先損失而臨陣方舉、希圖免戰者、斬首示

衆、仍查治本管旗隊人役、
第十四禁仇私、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互相報者、軍
法從事、
第十五處水陌、凡軍前有水陌、我則據高以待之、
候賊至陌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第十六處山谷、凡有山谷處戰、必然設伏、佯兵誘
之入、發伏攻之、
第十七失旗鼓、凡失旗鼓旌節者、全隊斬、或爲賊
所取者、亦全隊斬、有功准贖、

第十八失戰馬、臨陣失馬者、斬、力戰馬被傷殺者
不坐、
第十九整追兵、凡戰勝追賊、約一里遠、則聽摔鈸
響、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鬬、軍亂難整、此令俱出於
同戰將領爲主者不必稟中軍、以其去遠不相聞
也、俟稍整、又擂鼓追逐、一面分遣騎兵、各處山頭
林木都要留人搜瞭、恐賊埋伏佯敗、從來虜套如
此、果係大敗、亦即長驅、不許乘此縱賊得脫、雖有
前功不敘、

第二十給戰獲、凡軍中掠獲、按條賞士、將領不得
輒取聽主將從宜分之、
第二十一分零功、凡雕剿零剿、俱不開世襲紀錄、
只作賞聽各下手之人自報、不必均論、亦無衝鋒
之賞、若報功已完、又復報有斬獲者、非趕散零賊、
必有不明、斷然不准驗係眞正、亦只報賞假僞者
斬、
第二十二處陣降、凡當陣之時、賊方迎鋒而來、若
係被擄驅之前向者、令給每哨降旗二面、遠遠共

呼丟了鎗刀不殺、若係丟了鎗刀者、令徑往白旗下、聽他投附偷生、若妄殺一級、定斬下手之人償命、各相近隊伍頭目不行舉首者同罪、若聞呼不改、徑持鎗刀前來者、聽於陣上殺之、仍以虜功併論報功之日、即與開說明白、

第二十三禁俘姦凡姦淫民間婦女固在不赦、若臨陣追獲虜婦未奉明文配賞而姦淫者、以軍法論、比在南方有此一事、犯者曰、此婦被賊擄去、爲夷狄妻奴、今其無知收留、尚是中國一處人、本府亦曾折之曰、他是賊、你也是賊耶、遂無言可對、

第二十四戒妄殺你聞釋家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浮屠者、造塔也、地獄輪廻之說、變做生畜、償他冤債、天道好還、鬼神報應不爽、且你要掙得功來紀錄世襲子孫輩輩受用、賞的銀子、又係百姓膏脂、百姓不幸被賊擄掠、復得到中國或一時被賊趕散、室家分離、人人可憐之時、便是達子倭子、見中國人跪告哀憐、亦且慈悲放了多少、你我是中國一類人、朝廷設來保障百姓、今百姓在危地、反殺其首級、冒功與子孫受用、此等無天理之人、天決不宥、今後戰賊既敗、所獲子女人口、即是眞達賊、不許殺取首級、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賞、若戰後殺取降人、并中國婦女報功者、不特紀功官不准、主將臨敵時面見鮮血猶存驗有前弊查、眞動手提級來報之人、即時斬首償命、雖夙有功者不宥、此一節萬萬叮嚀、凡我將士務要痛改、盡洗此方第一弊也、

戰後約凡六條

第一報戰傷、每戰畢收兵到營、一面各哨將督據千把總即開戰傷者爲一手本先遞、凡弓箭傷、係致命處爲一等、雖重不開、超等被中三箭以上、雖輕亦開一等中二箭者、雖輕不開三等、凡射在手足四肢爲二等箭入不深再輕者爲三等再輕者爲四等止、其刀傷當面者爲超等傷手足重者爲一等輕者爲二等三等止、凡箭刀傷俱在背後者不准、亦不給醫藥若賊衆四面圍砍、我軍在中向敵者雖背傷亦准作等數、須取哨將及臨陣將官

畫字於手本末、若衆軍同敗、一齊奔走而傷者、不論面前背後俱不准恤、即不必開報若有幾人能於衆人敗走之中復回身對敵、能阻賊回者、即無傷俱開頭等傷者原合一二三四等例、俱各進一等開報超等者開超超等

第二報陣亡、另開一手本、其人傷某處、須面前傷、乃坐同隊伍償命之罪、傷在背後、死者不恤、亦不連坐同隊伍若大衆敗走而亡者、不恤當鬬坐退縮被殺、但有一傷在前者、即准血戰陣亡之數

第三報功級、另開一手本、本哨共斬若干、衝鋒某人某人、斬取首級某人某人聽主將照前例均派、願紀錄者、約自己該銀若干、衆人分銀若干、除已分外、仍出銀與各應賞者、其首級聽紀錄、衝鋒者除分派首級之外、另有特賞

第四報人口、另開一手本、以憑發主、獲者照數賞銀、

第五報軍器、另開一手本、解官貯庫、

第六報馬匹、另開一手本、以憑議賞衝鋒之軍、并有功人員、

陣練制

練七

懸令四

禁令四

紀效新書曰操令凡二十條

凡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如某色旗竪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

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合萬衆一人故可以敵萬人歟

凡掌號笛即是吹鎖吶是要聚官哨隊長來分軍中事務

凡正行之間放銃一箇就是要更變號令即立定看聽有何旗竪有何號令再行

凡歇處吹喇叭一遍火兵即做飯衆人收拾吹喇叭第二遍各兵吃飯吹喇叭第三遍各兵出赴信地劄營候主將到發放施行

凡喇叭吹天鵝聲是要各兵吶喊

凡喇叭吹擺隊伍是要各兵即於行次每哨一聚各留空地擺定

凡喇叭吹單擺開是要各隊即便挨隊甲疎疎擺開每一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

凡旗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是要各兵轉身照旗所向轉過

凡打銅鑼是要各兵坐地休息

凡吹哮囉是要各兵起身執器械站立

凡點步鼓是要各兵照先樹起的旗次發兵行營每點鼓一聲走十步

凡擂鼓是要各兵趨跑向前對敵交鋒
凡下營定擂鼓立中軍旗是放火兵出營樵汲掌
號是收回
凡各舉動與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即便立止又鳴
一聲是要各兵退還連鳴二聲是要名兵又於脚
下便再轉身向前立定
凡打金邊是發人探賊
凡摔鈸響是要各收隊即將原單擺開的兵照舊
收成各哨再收成每營一處

武備志卷二十四　陣練制　練兵令四　三

凡塘報搖小黃旗是有賊至
凡旗幟各兵認定各總哨顏色但本總旗立起即
便收拾聽令若旗左點則即左行右點即右行前
點即前行後點即後行隨旗所指而往本總旗收
捲在地即各聽令立定如旗不起脚下即是信地
雖天神來叫移動也不許依從擅動夜看高招火
鼓與晝一般
凡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
銃裝不及往往悞了衆人性命今後遇賊至一百

步之內聽吹竹筒響在兵前擺開每一哨前擺一
隊聽本管放銃一箇纔許放銃每吹喇叭一聲放
一遍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銃一齊盡
放不必分層
凡弩手射手候鳥銃打放將完賊至六十步之內
起火放方許繼銃後射箭無令不許擅發

水軍凡二十五條

一平日各照派定武藝時常檢點船上器具每日
一次看驗損壞火藥遇天晴五日一曬收閣乾燥

武備志卷二十四　陣練制　練兵令四　四

避火之處鎗刀鐵器半月一磨遮蔽風雨一件收
磨不如法扣罰工食甲長連坐
一每船斧口石大擂石務足若干八分放在船底
二分放在船面用過即補不補者扣工食
一每甲兵六名如有在逃一名將甲長細打收監
甲下兵夫以五名收監以五名齎文分投捉挈獲
日即以本犯歷過工食充賞限三月挈不回將差
過之兵各打四十監併又差在監一半去挈如此
輪挈一年不獲全甲兵夫俱革其一年工食通扣

在船修艙船隻、凡差出挐逃兵者工食、即日扣收在官、挐獲有功之日給與、其逃兵自首免罪、不到者、春汛時月發船之期、依臨陣在逃法示衆、每甲俱有逃兵、連坐捕盜每船俱有逃兵、連坐哨官、各哨俱有逃兵、連坐領兵官依次連坐、即行覺舉者免罪、

一兵逃、甲長即時稟捕盜捕盜呈哨官、轉呈把總、呈府註冊、枸該甲兵夫、給文行挐、

一每月初一十五補兵、即於廿九十四日該管捕

盜募兵到船、送付哨官帶到、領兵官驗呈把總類驗、本府驗中給與腰牌、發總呈道收冊、發船駕操、

一各船捕盜遇夜出哨、脚船三板船、俱要收藏穩便、不許拖帶、恐遇風急潮滾頓流、如在船兵役取水不便悞失者、管船兵夫、一面治以軍法、一面扣月糧賠造、

一在港、每日清晨中軍船定營吹打三通、放砲三箇、升太平旗、左右前後四營依序安攏、各擂鼓鳴金、亦升太平旗、

一捕舵兵夫上岸買辦柴米及神福船具、俱赴中軍船給籌票、刻限時日回銷、敢有不行稟鳴、私自擅離及該管小甲互相容隱、知而不舉者、一體連治軍法、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捕舵兵夫、風汛時月、不許偷安、假托事故、在岸宿歇、虛竊錢糧、致悞事機者、不分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巳畢而未到船、巳起掟而方來、俱係畏避、即發保候、無功者、斬、

一各船捕舵小甲兵夫、各照安名分長幼尊卑、務念同舟共命、如父子兄弟相處、不許嗜酒在船爭打、違令喧嘩、俱以軍法連坐、然後另行發官問理曲直、

一兵與甲長、凡事務相推讓、惟甲長是聽、甲長平時見捕盜、一跪一揖、遇軍中發放、跪聽號令、

一捕盜見哨官、平時青一撒一跪一揖、遇在中軍、或臨敵、以軍法施行、

一哨官見領兵官、一跪一揖、臨敵臨操軍法施行、

一領兵官戎裝見把總兩跪一揖平時許以官
臨操臨陣戎裝聽令小則徑自細打
一哨官見把總兩跪一揖臨操叩頭捕盜見把總
叩頭捕盜見領兵官平時兩跪一揖臨操叩頭跪
見
一各船官捕兵役各備簑衣箬笠一副以便遇雨
應用毋得抗違
一隔日先行牌諭各捕兵將以出洋若干日該備
鰲米水數目令備完限時點查欠者細打罰工食

凡中軍吹長聲喇叭一通立起黃旗一面各哨船
出洋哨賊如報有警本總即升船廳聽砲三箇大
吹打畢先吹哱囉一遍各船一面起碇長號笛官
捕旗甲俱坐三板赴中軍船下兩邊照營列定掌
號官稟稱官旗到齊聽發放船上叫官旗進來水
倉門報門俱起船面掌號官叫官旗過來以下俱
照常時在於水寨操練規矩發放畢各官捕回船
亦照寨操一體發放畢中軍船擂鼓升行旗吹第
二遍哱囉響各船起篷第三遍哱囉依次開船在

一遇夜泊船聽中軍船招艙喇叭響各船依序隨
艙安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疎虞斬首示衆
哨官連坐
一守夜號令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加鳥銃手二
名點火執銃遇疑即便對放
一各船遇夜有急看中軍旗五方高豎燈五盞是
欲設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左右一
盞前桅上加燈二盞
一中軍船戰聲喇叭響各鳴鑼齊擂戰鼓天鵝聲

響、大聲吶喊、奮勇剿殺、獲有功級、各送領兵指揮驗實、類送中軍紀驗解報、退縮後至者斬、其捕盜舵工、遇淺者斬、其船行遲曲而後到者斬、其捕盜舵工、遇淺者斬、其拔招手、船雖先到而不直射賊船旁邊擦過者斬、其舵工瞭手、使風不正者斬、其舵工瞭手、如已使逼賊舟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舟復走者斬、其捕盜各甲長、有能挾報某兵不用心、某兵不用心者、其不用心之兵斬首、甲長止於細打、

一敵人慮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

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船之功、餘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各治以軍法、

一報警至急、起舵不前、即便用大猫竹一段、計長一二丈、縛於舵繳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悞、舵手割耳示衆、

一各船捕舵兵夫遇泊船山畏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人、挈治不恕、

一往來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舉放煙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煙焰、就行開帆、望火前進哨剿、聯近烽堠、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白往踪跡、親報領哨官、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若哨船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致失傳報悞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以軍法斬首、

陣練制
練八
懸令五
賞罰
宋制
賞格
陣獲轉遷賜物等第

防風茅元儀輯

三陣
以少擊多爲上陣、數相當爲中陣、以多擊少爲下陣、

三獲
據賊數十分率之、殺獲四分已上、輸不及一分爲上獲、二分已上、輸少獲多爲中獲、一分已上、輸獲相當爲下獲、以上並謂大勢得勝者、若雖有獲而奔敗、不用此例、

轉官
七資爲第一等、五資爲第二等、三資爲第三等、二資爲第四等、一資爲第五等、
右轉及諸司使、副者、即依平轉例、以五額爲資

賞等
上陣上獲第一等、轉官、上陣中獲第二等、上陣下獲第三等、
中陣上獲第二等、中陣中獲第三等、中陣下獲第四等、
下陣上獲第三等、下陣中獲第四等、下陣下獲第五等、

右以上都監巡檢、及隨軍使臣用此例、其賜物、臨時準陣獲上下約數支給、鈐轄已上、定陣獲上下奏取、

轉階級
三轉爲第一等、兩轉爲第二等、一轉爲第三等、
右廂禁軍、藩落義軍、弓箭手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用此例、凡軍頭十將以下、隨屬處牒補訖、奏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先用此例給付身功

狀憑牒、奏乞降宣、其軍都指揮使以上、奏取朝旨、五轉爲第一等、三轉爲第二等、一轉爲第三等、

右廂禁軍蕃落及義軍弓箭手、自長行軍士軍以上用此例、

賜物

絹十疋錢十貫爲第一等、絹七疋錢八貫爲第二等、絹五疋錢五貫爲第三等、絹三疋錢三貫爲第四等、絹一疋錢三貫爲第五等、

右廂禁軍用此例、軍都指揮使以上、委諸主將量大小、約此等優加酬賞、給訖奏聞、

絹十疋爲第一等、絹八疋爲第二等、錢十貫爲第三等、錢五貫爲第四等、錢三貫爲第五等、

右蕃落義軍弓箭手用此例、此上二等賜物、或有舊支錦襖子腰帶者、自依舊例支、仍將價直納準賜物等第配折、第四等以下、更不支錦襖子腰帶、

一臨陣對賊矢石未交、先鋒馳入陷陣突衆賊徒、因而破敗者、爲奇功、或寇賊堅銳城池險固山水阻隘、道路遥遠、及救兵不繼、如此之類、既制勝克敵、難易相遠、並不可以常格酬敘、委主將臨時錄奏旌賞、

一殺賊斬一級者、與第四等賜、其臨陣斫營率先用命、及突衆深入、各有殺獲者、與第二等轉、轉者謂轉階級、下條轉准此、

一臨陣或斫營生擒賊、每一人與第二等轉、

一生擒賊人員者、與第一等轉、

一臨陣能用命殺退賊者、除主將準陣獲行賞外、其餘軍士非擒生斬級者、每人給第五等賜、若與賊對陣未決勝負、因策應而得勝者、其策應將士各加一等賞賜、

一能邀獲賊探馬遊騎者、與第二等轉、
一深入殺賊致中傷者、給第四等賜、雖中傷仍有
獲、除轉遷外、給第三等賜、重者加一等、
一擒生斬級有中傷者、除轉遷外、別給第四等賜、
重者加一等、
一臨陣斫散頭首旗鼓者、與第三等轉、仍與第五
等賜、如能奪致旗鼓者、與第二等轉、仍給本等賜、
奪致者須生將臨陣親見、及衆人保委、方得行賞、
一將校臨陣被傷、有能救免者、與給第一等賜、

一數人共擒斬賊一人或數十人共擒斬賊數人
者、除親擒斬到依上條賞賜外、餘隨從人各降一
等、
一將士每有戰傷、官司並給與公憑、若重傷兩次、
輕傷三次、與第三等轉、
一覘得賊情者、賜物、如因此敗賊優與酬賜、
一捕獲賊姦細者、賜物、
一告人與賊通情得實者、賜物仍別給所犯之家
妻子雜畜資財、以上三條、並隨功大小酬給、賜物
先定數、如有探知賊大謀秘計、因此廣致克獲若
誘降酋長城戍、及賊庭用事將相者、並爲奇功錄
奏、特議旌賞、
一攻戰所獲軍帳人畜資財雜物等、並賜所獲之
人、內馬及甲仗、納官給償、
一大捷多獲、除賞奇功外、一半入官、一半均賞戰
士、其物非私家得用者、官給其直、
一擒斬到賊、近上頭首、並理入奇功、委主將錄奏、
一將士得功、或高於所立賞格者、並比奇功錄奏、

一破蠻獠立功者、減西北邊戰功二等賞之、

戰傷例

禁軍副指揮使以上至軍都指揮使傷重者支絹
七疋、輕者五疋、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重五疋、輕
三疋、長行以上、重三疋、輕二疋、
廂軍義軍弓箭三副指揮使以上、重五疋、輕三疋、
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重二疋、輕一疋、
右爲裹瘡之賜、其酒藥錢物並臨時約舊例隨輕

重支給、以公用物充、

戰士例

陣亾軍士、各隨軍分指揮、給與賻贈、其等第用三司、

宣例

陣亾軍士之家、子孫及親弟姪取最長一名、年二十已上、充填本軍、內有人材過本軍等樣、或不及元軍、分等樣配軍、並倍支入軍例物、內十五以上、身無殘疾、願充軍者、且支半分請受、候年及二十、

宋人以字孫補

軍為優厚今古不同如此以宋發軍厚故人樂趨之也

據等配軍、其無人充軍者、家屬隨便仍給錢十貫、

陣亾軍員子孫、指揮使副指揮使、錄用三人、副都頭副兵馬使已上、二人並充殿侍、或已在軍者、與十將、如十將以上者、量與轉遷、若無子孫可錄、指揮使家給錢一百貫、副指揮使八十貫、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七十貫、其都虞候以上錄用子孫、列奏取旨、

行賞約束

一立功將士應合酬敘者、皆令主將於賊退後、諸軍才散時、對衆敘定、直言斬獲中傷次第、務從簡速、

一將士得功、主將即時對定、明其姓名申奏、不得以隨身牙隊親識移換有功人姓名、致抑壓先鋒遠探及臨陣効命之人、如士卒顯有功狀、為人移易抑壓者、許經隨處官司自言、

一申得功將士使臣、皆具官任軍、分姓名、本屬主帥並官軍賊衆多少、彼此殺獲輸失之數、及奪到軍資器械并戰時月日、戰處去州縣遠近、仍具部

款要窮明

着等姓名開奏、亦須文字簡速、不得淹運、

一定將士戰傷、內臨陣者、如背後傷中、不在賞例若深入殺賊、斫營陷陣、雖傷中在背後、不緣退怯、亦與賞賜、

一隨軍賞賜錢帛袍帶等、約數將行備軍前合要即時支給外、若將士得功應賜者、並主將先給印紙、開坐色件付身、其印紙不得臨陣對壘給散、別致喧擾、軍回日、所在州軍、疾速申請、若有違約束者斬、

署作

一臨陣非主將命、輒離隊先入者、斬、

一賊軍去陣尚遠、謂射力不及之地、弓弩亂射者、斬、

一臨陣聞鼓聲、合發弓弩而不發、或雖發而箭不盡、不盡、謂若衆射三箭、已獨射二箭之類、及拋棄餘箭者、斬、

一臨陣弓弩已注箭而回顧者、斬、

一將校士卒臨陣詐稱病者、斬、在邊鎮詐有所規免者、絞、或副或署以上、詐病者、奏裁、

一臨陣或在賊境、非應得傳言而輒高聲者、斬、非臨陣在賊境者、杖一百、

一下營訖、非正門輒出入者、斬、

一覘候謬說事宜、更相抵托及漏泄者、斬、

一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以相報復者、斬、

一臨陣失馬者、斬、力戰馬被傷殺者、不坐、即軍員將弱馬換軍士壯馬者、亦斬、鈐轄已下、除名決配、副部署已上、約取奏裁、

武備志卷七十五　陣練制　練　過今五　九

一合戰爭宅人所獲首級者、斬、若衆力殺獲、不辨王名輒取首級者、亦斬、

一逐賊將帥指定遠近、逐所而輒過者、斬、或不及指定處所者、亦斬、

一不戰而降賊者、或背國歸賊者、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仍沒其家、沒家者、男子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祖孫兄弟姊妹資財田宅並沒官、餘凡沒官准此、

一戰陣失主將者、親兵並斬、臨陣擅離主將左右者、並科違制之罪、

一漏泄事、或散號漏泄者、斬、

一尅日會戰、或計會軍事後期者、斬、計會軍事、如大雨雪及水火力不能赴者、不坐、

一軍中非大將令、副將下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軍號者、斬、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大將、如事當機速、不及先申、其改易實便者、不坐、即叫呼或吹物涉爲號者、亦斬、

一排陣已定、都監使臣軍員以下、輒抽一人一騎

法亦今宜求

者斬
一會戰或臨賊下寨、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鼓不鳴、主者及所犯者皆斬、教陣而違者杖一百、
一下營誤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賊庭者斬、
一背軍走者斬、非出軍臨陣日、依廂禁軍勑罰、
一邊塞有警急、及探得賊中事機不取主將節度而擅發兵者斬、若賊已叩境、即時須兵馬策應、關報主將不及者勿坐、
一不候銅符木契與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輒發兵

者斬、得符契不發、及不即發、不即發、謂出軍臨陣之時、若尋常抽發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雖得符契、不依次第、及無宣命文牒相副、而報發者亦斬、
一臨陣先退者斬、
一逐隊部被攻危急前後及左右隊部、當救不救、因至陷者、全隊部皆斬、
一失旌鼓旌節者全隊斬、或爲賊所取者、亦全隊斬、
一陣定後輒進退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列之將、聽便斬、
一設奇伏掩襲、務應機速發、前將先合、後將即赴進退應接乖者斬、
一令遠探卓望、不覺賊來者斬、
一賊來可出軍而不出者斬、
一差探賊軍、及入賊境、可往而不往、更相推托、及回不以實者斬、
一有警急不舉烽、及見前烽已舉、後烽不應者斬、或無警而誤舉烽、致警擾城寨、及舉烽多少不如法致誤事者亦斬、承誤而應者不坐、

一守城不固者、本地分及主者皆斬、或圍賊城不固亦斬、
一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火者斬、
一行軍不赴隊伍、犯蘭後馬者斬、
一器仗不預修整、致臨陣不堪施用、或給受之際不即言上、致臨陣敗事者斬、
一部署鈐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即時裁遣、違者以違制論、若所執顯涉頗曲者除名、

一部署鈐轄等、每有行下宣勑文字、並具承受時疾速奏報、遲者以違制論、
一出軍在道、及緣邊城寨、支請受典級、敢減尅糧食草料衣資賞賜者、不計多少皆斬、
一吏卒與賊私交通、或言語書疏者、斬、沒其家、
一主吏役使不平者、斬、主吏謂指揮使已下、
一不伏差遣者斬
一自相竊盜者、不計物多少並斬、非出軍臨陣、自從常法、

一巧詐以避征役者、斬、
一避役自相殘者、斬、
一將吏受賕枉法、及論功定罪、故不以實者、斬、失者委主帥量罪斷遣、妄張賊數、至悞奏陣獲者、亦斬、
一隱欺破賊收獲及死亡兵士資財者、斬、
一以強凌弱、忿爭酗酒、喧悖惡罵、或扇搖恐赫軍伍、及犯階級、於理不順者、斬、
一博戲賭錢物者、斬、非出軍臨陣、自依常法、
一失去衣甲器械者斬、主將見而不收者、違制之者、亦斬、
一大軍在路、遺落器械衣物、皆須移在道傍、令收後人收候、下營處召主分付、如他人妄認及隱匿者、斬、如收後人不收者、杖一百、
一軍中奔車走馬者、斬、自指揮使以下、並須步入營寨、違者杖一百、營寨謂主帥所在、
一貪爭財物資畜而不赴殺賊者、斬、

一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以動衆心者、斬、
一無故驚軍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夜呼驚衆者、並斬、即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亦斬、
一軍中有卒警急、及失火所在、軍人輒叫呼奔走者、所在官司得斬之、若在城守圍中、亦斬、
一放火者斬、仍沒其家、或遺火燒屋宇軍幕及財物積聚、通計錢二貫足、已上者、斬、
一軍中有火、除救火人外、餘人皆嚴備若輒離本

職掌部隊等處者、斬、
一入賊境、軍士擅發冢墓、焚廬舍、殺老幼及婦女、
踐禾稼、伐樹木者、斬、如主將有命令蹂踐賊地禾
稼伐樹木、或焚蕩廬舍者、不坐、
一軍士雖破敵有功、擅掘冢燒舍掠取資財者、斬、
一姦犯居人婦女及將婦女入營者、斬、
一賊使人入軍、非主司輒與語者、斬、若擒獲敵人
及來降者、並領見主帥、不得詢問敵中事宜、若違
因而漏泄者、斬、

一行營吏卒、私議軍中事宜者、斬、
一行營吏卒、受他人財賄、情涉交通者、斬、親戚供
饋者、不坐、
一得賊射書、吏卒即時封送大將、輒開讀者、斬、如
士卒有親故贈遺書信者、領赴主將驗認給付、違
者杖一百、
一賊軍棄仗來降、而輒殺者、斬、
一破賊先虜掠者、或入賊境擅虜掠者、斬、
一破賊後、因爭俘虜相傷者、斬、
一戰罷抽軍須徐緩而行、輒走者斬、
一違主將一時之令者、斬、謂隨事號令、
一軍行下營、亂行失伍、及樵牧汲飲出表外者、杖
一百、
一凡見奇禽異獸怪物入營、畏敵則不畏我、此賞
罰之所以設也、明將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曉衆、
信賞必罰以勸功、及對陣交和、咸見斧鉞爵祿之

具在、則士卒雖欲勿戰、亦不可得也、故使疲者勇、
懦者決、進有幸生、退有必死焉、昔戰國時、秦人兵
力最雄、蓋能教蓄銳士、恤之以慶賞、輔之以刑罰、
凡民欲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其有軍功者、各以
律受、上五甲首而隸伍家、以此爲賞民無不勉也、
若軍大戰而大將死、吏自五百石已上不能死敵
皆當斬、大將左右吏卒亾軍者皆斬、士卒有軍功
者、奪無軍功者、戍三歲、五人爲伍、五十人爲行、戰
而亾其伍、同五人奪功、無功者亦戍三歲、以此爲

罰、民無不懼也、所以四世有勝、衡擊六國、六國莫敢抗之非幸也、有術數然也、是以善用兵者、誅大以爲威、賞小以爲明、刑上極而不避貴重、賞下通而不遺厮賤、誅戮一辛而萬夫畏勸者、用此道也、

本朝制

賞格

國朝陞賞功次軍職官有功、查勘明白、造冊到部、當陞賞者、各照立功地方則例具奏陞賞、其論功以剿殺北虜爲首遼東女直次之西番及苗蠻又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其捕盜并緝獲妖言、亦有陞賞之例、附見於後、

洪武十九年、令從征官没於陣所者、子孫襲職陞一等、

二十九年、令各衛指揮千百戶、獲倭船一艘及賊者、陞一級、賞銀五十兩、鈔五十錠、在船軍士、生擒殺獲倭賊一人者、賞銀五十兩、陞地交戰生擒殺獲一人者、賞銀二十兩、

三十五年、令官軍對敵之際、能立奇功者、陞二級、頭功陞一級、次功不陞、

永樂四年、令一家陣亡二人者、陞二級、

宣德九年、定南方殺蠻賊例、凡斬賊首三顆以上及斬獲首賊者、俱陞一級、斬首二顆、俘獲一二人斬從賊首一顆以上、及目兵欵有功者、俱加賞不陞、

景泰元年、令馬昂等處當先殺賊者、百戶所鎮撫以上、陞署職一級、總旗以下、陞實授一級、不賞、軍職舍人有官帶者、陞實授百戶、無者陞所鎮撫、文

職舍人陞試所鎮撫義男餘丁人等、不分有無冠帶、俱陞小旗、有不願加陞、給賞其南方金沙江等處頭功四次三次及衝胃瘴毒以者、陞一級、陣亡者、陞二級、

二年、令遼東官軍二次當先斬獲賊首馬匹者、陞一級加賞、被傷及戰回死者、陞一級、俱給賞、一次斬獲者、陞一級、不賞、

三年、令貴州香爐山等處獲功九次至十七次者、陞一級、內百戶所鎮撫以上、殺獲三名顆者、陞實

授、不及數者、陞署職、
四年、令父在而子孫隨軍陣亾、別無應繼者、陞共
父二級、
五年、令自已獲功該陞而同藉親人、有陣亾無嗣
者、許併其功於見存之人、通論陞賞、
六年、令浙江福建殺賊官軍、獲功五次至七次者、
陞一級、不賞、民快人等冠帶、本身陣亾者、與其子
冠帶、仍給賞、一次至四次給賞、不陞、
天順元年、令陝西殺虜領軍官并敵退劫營達賊

當先敗賊、及擒斬賊級爲首、并陣亾者、俱陞一級、
給賞、其力向前并生擒斬獲爲從者、給賞不陞、其
南方誘獲苗蠻僞王侯、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
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二名、及陣亾者、陞一級、給
賞、十三次至十九次、斬首三顆者、陞一級、不賞、殺
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不及數、及陣亾土
官人等俱加賞不陞、凡土官有功無陞例、
六年、令擒斬達賊一名顆爲首陞一級、不賞、爲從
及傷故者、給賞不陞、

七年、令六次先登致敗達賊者、陞一級、加賞、三次
及陣亾者、陞一級、給賞、齊力策應者、給賞不陞、
成化二年、令官軍妄報功次、冒受陞賞者、事發革
去、仍降原職役一級、調衛差操、
四年、令四川平山都掌官軍擒斬八名顆以上、及
俘獲男女者、陞二級、加賞、七名顆以下、有俘獲及
陣亾者、陞一級、量賞、五名顆以下、有俘獲陞一級、
不賞、三名顆以下、及土官擒斬四名顆以上、與陣
亾土兵俱加賞不陞、

六年、令夜不收出境哨探被賊殺死者、陞賞依陣
亾例、奪去馬疋免追、
十四年、申明陞賞功次、一甘肅寧夏陝西延綏偏
頭關大同宣府山海關一帶、虜賊一人、擒斬一名
顆、陞一級、至三名顆、陞三級、二人共擒斬一名顆、
爲首陞一級、至三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
幼男婦女、與署職、爲從及四名顆以上、俱給賞、一
遼東女直、一人擒斬二名顆陞一級、至六名顆、陞
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七名顆以上、

并不及數者、俱給賞不陞、一陝西甘肅四川貴州湖廣兩廣番賊苗蠻、一人擒斬三名顆、陞一級、至九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婦女、與十名顆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一內地反賊、一人擒斬六名顆、陞一級、至十八名顆、陞三級、驗係壯男、與實授、幼男幼女、與十九名以上、并不及數者、俱給賞、其功次須驗不係一日一處者、方如前例、若係一日一處之數、止擬一級、其餘給賞、陣亡官軍與哨探被殺夜不收人等、俱陞一級、一陣前刀

箭重傷者、陞署職一級、當先次數多者、分別等第加賞、無傷而當先數多者、止給賞、有輕傷者、亦加賞、一俘獲賊屬人口、奪獲頭畜器械、并齊力助陣者、量賞、人口就給俘獲原主、一把總領軍官所部五百人、擒斬達賊五名顆、陞一級、每五名加一級、所部一千　首、十名顆陞一級、每十名加一級、俱至三級而止、二級實授、一級署職、若係都指揮使以上、止陞署職二級、　賞別種賊寇推類而行、已陞之外、功次更多、并不及數者給賞一陣前當先殿後斬將搴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臨時奏議陞賞、一土官功次各照前項地方則例陞散官、至三級而止、其餘功次與土人、俱厚賞不陞、一報捷官舍人等、以擒斬虜賊多寡爲等第七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一套、九十五名顆以上賞鈔一千貫、陞一級、一百十名顆以上賞衣服一套、陞試所鎮撫、別種賊寇遞加、女直三倍、番賊六倍、番賊十倍、一軍人有功、陞一級至小旗、舍人陞一級至冠帶小旗、小旗陞一級至總旗、冠帶小旗陞一級

至冠帶總旗、總旗陞一級至試百戶、冠帶總旗陞一級至實授百戶、試所鎮撫、實授所鎮撫陞一級至實授百戶、百戶陞副千戶、副千戶陞正千戶、正千戶陞指揮僉事、僉事陞指揮同知、同知陞指揮使、該陞都指揮都督者、類推而行、其軍人舍人至小旗、小旗至總旗、舍人至試所鎮撫、總旗至試百戶、俱無署職、惟百戶以上聽以次署陞、其署職至實授、亦作一級、有緣事該降、即以此爲則遞降、一官軍人等、爭奪擒斬功次

者不許紀錄一詐冒功次者勘問降一級功次不准一出師監督總兵等官并鎮守總兵巡撫紀功官及提督軍務官供給等官班師之日本部照功次冊具奏陞賞凡遠年功次不許奏擾

弘治元年令領兵守備官不得自報功次所部旗軍斬獲不及五名顆者領軍官不准陞賞

十三年奏准跟隨內臣將官頭目不分有無職役者非奏帶不許報功果係奏帶獲功該陞職役只合註於本管衙門不許希求註於錦衣衛違者該

陞職役俱革罷扶同勘報者參究治罪凡臨陣報有斬獲賊級者紀功官從公審驗若用錢買者賣者俱問罪係官旗就在本衛係軍發邊衛民并軍丁人等發附近俱充軍若虜寇犯邊官兵明知被虜人口遺棄在彼因而妄殺冒作賊級者與殺平人者一體論斷一凡擅殺平人報功其本管將官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勇敢入陣斬將搴旗者本隊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進前者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爲頭功

凡建立奇功其親管頭目即爲報知妄報者治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

哨馬生擒虜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賞銀二十兩

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問答號不同者皆即擒之來降虜賊所携人口財畜分毫不許侵犯即時來報

凡與賊對陣雖齊力殺賊不許聚爲一處奪搜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

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失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拘

號令兼賞罰二條

凡我敗虜賊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違者重罪、如乘馬困乏、許所以擒賊馬換乘、

凡對敵之際、一隊遞看一隊、有不齊力進前者、戰勝之後、許連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容情不首者、罪同、

凡管軍頭目須愛恤軍士、軍士聽令、不許怠慢、如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報百戶、以次報知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有在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

凡軍士須人馬相應、不許以軟弱不堪者抑入隊伍、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自已有馬、臨陣之際能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不願分者聽、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營馬驢須愛惜馱載、該管時常點閱、有故違及將軍器拋失或盜賣者、俱重罪、

凡軍士行粮該管官旗、時行點閘有過用及遺棄者、并該管頭目皆斬、

凡軍行及下營之時、須入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離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撥步軍、或伍隊十隊、馬軍五隊、或三四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伺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已定、方許入營休息、有盜人衣粮諸物、及盜驢馬宰殺、并檢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知情首實者、給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驢馬騾埜者、即送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者治以重罪、

凡各營有失火者、即是與賊遞送消息、并該管頭目俱重罪、共每日行營、不許在途炊飯、違者并本

營頭口皆斬、下營掘井、必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并占藏自用、

凡軍中有病者、管隊官軍即令醫療、掌藥料官及醫士常加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

凡長圍及坐冷者、須晝夜開防、各營架砲者、務依方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聞哨馬營及四面砲響者、即時傳報、其管事官遇有事、隨即飛報、不許頃刻遲慢、

凡掠陣官臨敵時視有良避退後者、即斬之、紀功過官、遇有功者、即紀之、有過者、即錄之、以憑賞罰、

凡臨陣、令內官持象牙牌、視有勇敢當先殺賊能立奇功頭功者、即與牙牌收執、徑赴大營、給與勘合、以憑陞賞、

凡軍中有妄談災異及妖言、或漏泄軍機者、皆斬、知情不首者罪同首實者重賞、

凡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及望見鹿起或旋風揚沙、野獸騰踏、及見死馬牛羊、與牛羊駝馬遺穢踪跡、或拾得一應物件、若男女衣服

首餘并文字等項、不論久近、隨即報知、

凡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似馬非馬、似鹿非鹿、似人非人、白日見烟、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即報、

凡功次務須實報、有虛誑者重罪、所報實者、給與勘合、無勘合者、不准陞賞、

凡號令、總兵官告都指揮、指揮告千戶、千戶告百戶、百戶告總旗、總旗告小旗、小旗告軍士、務令遵守、

正統十四年令、每隊伍中立公正掌令官二人、務令頭月軍士死生相顧、臨陣有進無退、若頭目不顧軍士先自退怯者、掌令官即斬其首、別選頭目代之、若軍士不顧頭目、先自退怯者許後隊斬前隊准常功陞賞、軍士不勇不進致頭目失陷者斬其全隊、頭目不勇不進致軍士失陷十人者斬首至二十人者、斬首不與承襲、至三十人及全隊斬首餘并文字等項、不論久近、隨即報知、贖免其總兵官申令不明不嚴、致十隊退怯者罰俸一年、至三十隊者降二級、至五十隊以上罷職、

S
Z121.5
156(963)
ZW 21101000772664

全軍退怯者、斬、但降敵者、全家斬首籍沒財產、信軍之際、有敢搶擄民財至十貫以上者、斬首示衆、頭目縱容軍士搶掠至十人者、罷職充軍二十人以上至全隊、梟首營門軍士並皆處死軍中及募新來之人、不知軍法、敢有造言惑亂人心、阻撓號令、致壞事機者、凌遲處死籍沒其家臨陣在逃、及不聽總兵號令者、斬、

成化元年令、總兵官出師臨敵、軍中有違犯號令者、聽以軍法從事、尋常出哨等項不許、

弘治十三年奏准、凡官軍遇有征調點選已定、臨發避難在逃者、依律問斷、若征期已過、宣府獨石等處沿邊哨瞭半年、滿日回衛、若仍發出征、及哨瞭而復逃者、依從征私逃再犯者律、處絞、